普通人都能懂的

教育哲学导论

三十位教育家，三十道缝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普通人都能懂的教育哲学导论——三十位教育家，三十道缝》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285 号
ISBN	979-8-90690-019-7
定价	US$2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33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书中所引三十位教育家的原话，中文典籍（《论语》《孟子》《荀子》《庄子》《传习录》《存学编》等）已逐字核对通行本；外文著作一律转述，不作直译引语；凡经核查仍不能落到一手文献的，改写为「一般认为」「据记载」「相传」，并逐条登记于附录五「失效户」。书中各章的日常场景与人物均为虚构，写作「设想」「比如有这样一位」。关于孩子与家庭的章节讲理解、习惯与相处，不构成教育、医学或心理专业建议。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五卷三十三章；结语、参考书目、附录五件。量具（装挖长三字、台阶三问）于统稿时裁平，裁平规则与三十位重判记录见附录四、附录五；原列「待裁」的三组（中心名、三十句新话、读法与口径）与统稿裁平的五条，2026 年 10 月 3 日一并定稿，条目照原样留在附录四。

作 者 介 绍

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首席执行官。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曾在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

他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2017 年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起）、SIO 本体论（2024 年起）、SDE 本体论（2026 年起；同年 5 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

前 言

为什么一本导论要写三十个人

◆ 一、读完一本导论，手里剩下什么

一般的教育学导论，第一章讲「什么是教育」，第二章讲教育的目的，第三章讲教育与社会，往后是课程、教学、评价。这样写很清楚，条理也站得住。毛病只有一个：读完以后，脑子里剩下的是一堆定义，而定义不会帮你决定今晚要不要替孩子检查作业。

一位家长在暑假第一天给孩子排了一张作息表，贴在冰箱门上。七点起床，八点到九点半语文，十点到十一点半数学，下午练琴、游泳、阅读。表贴出去第三天，孩子在数学那一格里趴着发呆，在「休息」那一格里搭了两个小时的积木，还自己算出了一面墙要多少块砖。这位家长站在冰箱前犹豫：刚才那两个小时，他是不是比在数学格子里学到的还多？

这个犹豫，没有一条定义能替他解开。它不是「什么是教育」的问题，是「我手上这件事到底怎么办」的问题。本书第一页正式的正文——导论第一节——就从这张表讲起，一直讲到这张表的第三版。

所以这本书换一种写法：不从定义开始，从人开始。人类历史上真正改变过「人怎样被教大」的人，挑三十位，一人一章。一章读一个人，读完三十章，你手里的不是一堆定义，而是三十种「把人教大」的做法，以及每一种做法在哪里会出毛病。出毛病的那个地方，正是你自己要补的地方。

◆ 二、三十个人，三条线

中华九位，从孔子到陶行知。前八位跨了两千多年：孔子看学生在一问一答里长进，孟子看人心里那一点不忍，荀子看一块木头要蒸要压才直，庄子看人不被削成器具的那一份天然；朱熹用读书，王阳明用问心，颜元用动手。最后两位把旧学接到了现代学校上——蔡元培办大学，陶行知下乡。

印度五位。第一位是坐在老师脚边的那个学生，以奥义书里的耶若婆佉为代表，他教人一层一层剥掉「不是这个」，直到认出本来的自己；第二位是佛陀，他对不同的人换着说法，像一位看过很多病人的医生。后三位是二十世纪印度的三种办学：泰戈尔的树下学校，甘地的纺车学校，克里希那穆提那所不许比较的学校。

西方十六位，从苏格拉底到苏霍姆林斯基。西方占得多，理由很实在：今天全世界的学校——班级、年级、课表、学科、测验、幼儿园、家长会——大多是从这一条线上长出来的。要拆的「已经定型了的东西」，这条线上最多。以杜威为界分成两卷：上卷从雅典的广场走到德国的幼儿园，下卷从芝加哥那间只办了七年多的学校走到机器进教室的前夜。

最后三章是合论：把三十道缝摆在一起看，看三种文明各自把同一件事收成了哪一台机器，再看机器进教室以后还剩下什么。

选人有三条标准。第一，他的主张真正改变过一种文明里「人怎样被教大」的方式，不只是写过几篇教育论文。第二，他本人办过学、教过书，或者他的学说直接被盖成了学校——纸上的主张和办起来的学校不是一回事，本书要的是后一种。第三，三十人合起来要能覆盖「装、挖、长」三种眼光，和自我、现实、理念三个世界，不能全挤在一处。

有几位是特意请进来的。选荀子，是为了让孟子有一个真正的对手；选庄子，是为了让儒家有一个从外面看它的人；选颜元，是因为他在杜威之前两百年就主张用手学，而站上还没有人写过他。也有认真考虑过、最后没有收进来的：韩愈、墨子、晏阳初、梁漱溟、叶圣陶、维韦卡南达、阿罗频多、昆体良、雅斯贝尔斯、布

鲁纳、马卡连柯。《礼记》里的《学记》没有单列一章，但它放在导论里当了开篇的参照——「教学相长」四个字，是两千多年前对「长」最早的一次命名。该补谁、为什么该补，写在附录二最后一栏。

◆ 三、同一把尺的第一面：他看见的，和他收回的

写三十个人，最怕写成三十篇互不相干的小传。所以每一章都用同一把尺去量。这把尺有两面。

一面量他的学说：他亲眼看见了学习是怎样长出来的，又在哪一步，把这场「长」说成了「本来就在那里、只等去装进去或者挖出来」的东西。

孔子看见学生在一来一往里长进，孟子看见人心里有一点不忍，柏拉图看见一个没读过书的孩子在追问下自己推出了几何题，皮亚杰看见日内瓦的孩子一步一步改掉自己的错。他们都看见了真东西，一位也没有编。后来的问题出在下一步：看见的是一次一次的发生，写下来的却是一台早就装好的机器——良知、真我、理念、天性、阶段、敏感期。

这里要说清一件事：起名字没有错。被他们命名的那类现象是真的，而且反复出现。错在再往后一步——这个名字被抬成了「教育本来就是这样」，成了整个领域唯一的门。一抬上去，就会留下三样痕迹：这个理论说不清自己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的；推广开以后会出现一种它特有的毛病；还会留下一块老师们都看得见、却没有一栏可以写下来的东西。每一章第四节就做这件事：先把他对在哪里说足，再指出那台机器装在哪里。

◆ 四、同一把尺的第二面：他教的那一半，和他活过的那一半

另一面量他的人生：他写下来教别人的东西，和他自己实际上是怎样长成一个大教育家的，中间有一道缝。

蒙台梭利教孩子在安静的屋子里专注，把外面的风雨替孩子挡在门外；她自己却是在风雨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被同行挤出去，被战争赶出家门，一个人带着孩子的秘密活了很多年。这一条是王德生在 2026 年 9 月 27 日的一次口述里认出来的：她教的是自我世界里的忍耐，她靠的是另外两个世界里的韧性。本书把这一条推到三十个人身上去检验，一位也不放过。

每一章第五节都把这道缝压成一句话，句式固定：**他教的是 A，他靠的是 B**。A 和 B 都要大白话，最好是一个画面，而且只能用在这一个人身上。裴斯泰洛齐教人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蔡元培教人超脱，他靠的是守门；杜威教人从做中学，他靠的是从读中想、从写中成。

为什么几乎人人都有这道缝？最常见的是四个来由。第一，能教的才写得成理论，只能遇上的只好留在人生里：专注可以教，被人排挤、被战火赶走、被一位批评者写书驳倒，这些教不了。第二，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看得见自己怎样使劲，看不见家里、时代、身边的人替他铺的那片地。第三，心疼：吃过苦的人最不愿意让孩子再吃同样的苦，于是把逼出自己本事的那一份难，从教法里整个拿掉。第四，理论常常是某一阶段的总结：年轻时什么都敢碰，成名以后收拢到一处当招牌，而让他成为大教育家的，往往正是那个什么都敢碰的阶段。

◆ 五、一把尺量三个世界：台阶

两面量完，还需要一样能逐人比较的东西。本书只新立一个词，叫**台阶**：一套教育有没有在三个世界里，各为学生设一级「按剂量加上去的难」。

拿每家都经历过的一件事来说。孩子学骑车，第一级难在自己心里：摔了再上去，怕了也要踩。第二级难在人和事物：第一次骑上小区的路，有人迎面走来，有车倒出来，有一段下坡。第三级难在一个道理：孩子问为什么骑快了反而不倒，大人说了一个说法，孩子不信，两人争起来，最后一起骑一趟试试。三级都有，孩子学会的就不只是骑车。只有第一级，孩子在空地上骑得很好，上了马路就慌；只有前两级，车骑得很好，可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剂量」两个字很要紧。台阶不是越高越好，更不是越苦越好。难分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消耗，应该替孩子挡掉；一种是逼出新本事的难，要按剂量放进来——每次只比他能扛的多一点点，而且旁边始终有人托着。本书不歌颂苦难，只主张看清哪一份难是养分。

每一章第六节就拿这三问去问这位教育家，逐问打勾：写进了教法、传得下去的打 √；只在他本人人生里有过、没写进教法的打 ○；两头都没有的打 ✗。打 ○ 的那一格最要紧——他自己是被那一级炼出来的，却没有把它留给学生。

◆ 六、不是找茬

说一位大教育家「教的是 A，靠的是 B」，不是说他骗人，也不是揭短。

理论只写得下能教的东西。心疼不是虚伪。一个人替孩子挡掉自己吃过的苦，是人之常情，不是人格问题。读完一位教育家，你应当比读之前更敬重他，同时更清楚该怎样学他：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

全书三十章要说的，其实只是一句话，说三十遍：

> **每一位教育家都在孩子身上看见了学习是长出来的，又都给这场「长」配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他们教人「挖」，自己却是「长」出来的。**

这句话也是一句自白。一本讲缝隙的书，自己也站在缝里：它量的是三十位写下来、传下去的那一份，不是他们课堂上真正发生的那一份；它的量具不是动笔前就定好的，是三十章一章一章写出来、最后才裁平的。这两件事都写在附录五里，连着改动了哪几位一起写。一件东西交出去的时候，连它的缺口一起交出去。

◆ 七、为什么是现在

机器进了教室。

讲清楚一个知识点、批改一份作业、按难度给孩子排题目、陪孩子把一个问题问到底、把一篇外文讲演几秒钟变成中文——这些事，机器做得越来越好。三十位教育家留下的做法里，有一大半正在被机器接手。

用本书的三个字说：机器最擅长的是「装」，其次是「挖」。一个好的 AI 家教可以一步一步追问，把孩子心里本来模糊的答案问清楚，苏格拉底和孟子都会欣赏它。它不擅长的是「长」：它不能替孩子摔那一跤，不能替孩子在马路上躲那辆倒车，也很难真的跟孩子争一场、而且在争输的时候改掉自己。

所以台阶三问在今天多了一层意思：机器可以很好地陪孩子走第一级，却很难替孩子设第二级和第三级。谁来设？这是三十位教育家留给今天的家长和老师的题目。第三十三章专门结算这件事，而且会承认一处反证——「长」的外壳，机器也接走了一部分。

◆ 八、接着判，不改判

三十位里有十四位，在德麦国际已经有整卷或整章的解构：孔子、蔡元培、陶行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杜威、蒙台梭利、皮亚杰、苏霍姆林斯基，以及第二十八章一并带出的桑代克与华生。另有八位在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里有逐人判断。

本书对这些判断一律接着判，不改判。已经立过的判语照用，一个字不另起；有新读法的地方写成「收窄」，并写明理由；拿不准的写「初判」，并说明证据在哪里弱。所有接判、收窄与仍需裁定的条目，逐章汇在附录四。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这本导论读完，可以接着去读任何一卷，前后说法对得上；也有一个代价：本书不会为了好看而推翻别人，哪怕推翻看起来更精彩。

◆ 九、这本书不做什么，写给谁

先说不做什么。

不比高下。把中华、印度、西方放进同一本书，最容易犯的错是比东方西方谁更高明。本书同一把尺量出来的不是高低，是三种文明各自把「长」收成了哪一台机器，以及三台机器各自把什么关在了外面。

不替大师编原话。古文只短引有把握逐字准确的原文，现代人的话一律转述，传说写「相传」。书里的日常故事都写「设想」「比如有这样一位」，没有一处「我认识的一位朋友」。

不作专业建议。本书不写政策表态，不作医学诊断，不给投资建议。

不写成一本教案。三十章里没有一张可以照抄的课表。每一章末尾给的是两样东西：一句带走的话，和两行小账。

再说写给谁。写给家长：你不必读完《爱弥儿》，也能知道卢梭的主张在自家饭桌上哪里好用、哪里会出毛病。写给老师：你每天在用的班级授课、一节课走几步、最近发展区，背后都站着一位教育家，本书告诉你他当年看见了什么、漏掉了什么。写给学生和自学的人：三十种被教大的方式，总有一种是你自己经历过的，读到那一章，你会认出自己。也写给任何一个想弄明白「我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的人——最后一章的镜子，是转向读者的。

导 读

这本书怎么用

◆ 一、四条判决，先看一眼

这本书不是从定义出发的，所以它也不以「证明了什么」收尾。它开卷立了四条承重命题，三十章一章一章去量，到结语逐条验收：站得住的说站得住，要收窄的照实写，最弱的那一条自己点出来。

先把这四条摆在这里。左边是开卷立的，右边是读完三十章以后的结果。想知道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看这张表就够了；想知道凭什么这样说，才去读那三十章。

这四条有一个共同的用法：它们不是结论，是赌注。一本书把自己的赌注写在最前面，读者才有地方下手；写在最后面，就只剩总结了。所以这张表左边那一列，三十章一个字也没有回头改过——改的只有右边那一列，而且每一处改动的理由都写明了在哪一章的第几节。

开卷立的四条	读完三十章的判决
一、同一条「命名—升格」的路，在中华、印度、西方三种文明里同样走得通：中华多升格成「心性」，印度多升格成「真我」，西方多升格成「理念、自然、阶段」	前半句站得很稳，三十位一位也没漏。后半句要大改：中华真正共用的是「位子与次序」，不是心性；印度那一句判负，共用的是「一眼认出」这个动作；只有西方成立，而且还要补第四样——一张写得下来、可以培训、可以复制的表
二、教育家替学生挡掉的那一格难，常常正是炼出他自己的那一格	站得住，读数最整齐：三十位的「人生另活」一栏没有一行是空的。「正是」两个字要去掉——有四位靠的那一格，不是他心疼着挡掉的，是他压根没想起要写的
三、「挖」是教育里最难拆的发现学	站得住，而且比开卷估的还难拆。三十位的收回处，二十三位落在「挖」，七位落在「装」，一位也没有落在「长」——三十比零

开卷立的四条	读完三十章的判决
四、AI 做掉的是「装」和「挖」，留给人的是「长」	四条里最弱的一条，本书自己把它点出来。它说的是将来，三十章里一个读数也没有；而且书里已经有反证——「长」也有一层壳（做完写成字、拿去给人驳），那层壳机器也接走了。收窄成：真正留给人的只剩两件事：担保那一段悬着的时间，和当一个输了会改的人

除了四条承重命题，开卷还写死了两个可错的预言，一个数「装、挖、长」三个字各有多少人，一个数三级台阶各有多少个勾。预言写死在导论第七节，原文照抄在附录二，结算在第三十一章和结语。两条都成立——但本书同时写明了它们成立的强度有一部分是量具给的，不是三十个人给的。这件事写在附录五第三栏的第五条，是全书自认最弱、也最该先读的一条。

◆ 二、三条读法路线

第一条，通读。从导论读起，再按卷读下去。导论八千字上下，讲清全书用的那几个词和那把尺；读过导论，后面三十三章每一章都能单独读懂。

第二条，按文明读。只想了解中国的教育传统，读第一卷；想看印度，读第二卷；想看今天的学校制度从哪里来，读第三卷和第四卷。三种传统各自读完，再读第五卷的合论，看同一把尺量出来的三幅图有什么不同。

第三条，按手里的难题读。孩子什么都要大人安排，读蒙台梭利和卢梭；孩子会背不会用，读颜元、杜威和陶行知；孩子很乖但不敢跟人争，读苏格拉底和弗莱雷；孩子沉迷积分和打卡，读斯金纳和亚里士多德；你是老师，班上几十个孩子进度不一，读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和维果茨基。附录三是一张完整的索引，按十来种常见的难题排好，每一条给章号和一句能带走的判语。

还有一条省时间的读法：只读五篇编序和三章合论。五篇编序各用三五段交代这一卷有几章、各章一句话、本卷是哪一条判决的主场；三章合论把三十道缝摆在一起结算。这样读下来，书的骨架就在手里了，哪一根骨头想看清楚，再翻回那一章。

读哪一条都不必从头到尾。这本书是按「一章一个人」做的，三十三章之间不靠前后文牵着走；唯一要先读的是导论，因为那几个词和那把尺只在导论里讲一遍。

◆ 三、每一章的十节怎么读

每章九千字上下，分十节，节名每章不同，顺序一样：

一、一个今天的家庭或教室里的场面，和这位教育家的主张撞上；　二、他说的秘籍，先说他对在哪里；　三、他的一生，重点写成名以前那几年和不得不做的事；　四、他亲眼看见了什么「长」，又在哪一步把它收回成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　五、缝隙在哪里，以一句「他教的是 A，他靠的是 B」收住；　六、台阶三问，逐问打勾；　七、反驳他的人怎么说，本书让一步，再结算一句这一章自己的新话；　八、他身后，学说被盖成了什么学校、什么课程，机器又接手了哪一处；九、只学他理论的人会卡在哪，配一个今天的家常故事；　十、带走的话，和两行小账。

读的时候有三处要留意。

第一处，第一节和第九节是一对。前一个场面引出他，后一个场面写只学他理论的人会在哪里卡住。两个场面不同，缝是同一道。一章读完，回头把这两个场面对一对，缝就看清楚了。

第二处，第四节和第五节是两把刀。一把量学说，一把量人生。两把刀落的地方常常很近：一位教育家从教法里拿掉的，往往正是他自己人生里最硬的那一段。

第三处，第七节不要跳过。每一章都请至少两位真正反驳过他的人出场，一位同阵营，一位是对手；本书在这一节要让一步，承认反驳者说对了什么，再结算一句新话。不肯让步的解构，只是换了一台新机器。

◆ 四、几个词

全书只用少数几个词，第一次出现时都先说大白话。这里先列一下，便于翻查。

S（显露）：长出来的样子，一个人最后成了什么样、说出了什么道理。　D（差异）：走出来的路，一步一步试、错了改、改了再试。　E（特征纠缠）：脚下那片地，家庭、时代、身边的人、手里的工具。　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道理和说法的世界，人和事物的世界，自己心里的世界。　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过头改写脚下那片地。学会读书的孩子，改写了家里饭桌上的话题。　装、挖、长：三种看学习的眼光，导论第三节细讲。　台阶：本书唯一新立的词，导论第六节细讲。

◆ 五、判词，和它可以怎样被推翻

全书的判词，第二次出现：

> **每一位教育家都在孩子身上看见了学习是长出来的，又都给这场「长」配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他们教人「挖」，自己却是「长」出来的。**

一本书说得这么干脆，就得交出推翻它的办法。本书把办法写死在两处，读者可以照着查，不必客气。

查作废条件，去附录五第一栏。那里照抄着三条作废条件，每一条底下写明当前状态。最值得动手的是第一条：挑任意一章，核他的教法成形的年份与关键人生经历的先后——这一章的缝隙判定能不能站住，就看这个先后。附录五第四栏给了复核者六步路线，连哪四个点最值得核都点了名。

查读数，去附录二。附录二第一栏是三十行台阶勾表，每一个注着「初判」「打折」的格子后面都写了反向证据；按导论第六节的规矩自己重打一遍，如果你打出来的理念界 √ 数超过自我界或现实界，开卷那条预言当场判负。附录二第二栏照抄着两个预言的原文，一字未改；第三栏是结算，并且写明了本书自己量出来的读数最薄的地方在哪一个人身上。

附录五第二栏还逐章登记了正文里凡写「一般认为」「据记载」「相传」的地方——它们不是编的，也不是查实的。能查实一项，就把那一句改成有出处的陈述；查反了一项，就看它有没有撑着某一章的缝。

◆ 六、随身三问

三十章讲完，真正带得走的只有三句话。读任何一位教育家、任何一位大师、任何一个让你佩服的人，都可以用：

一问，他说自己靠的是什么，站在哪一格？　二问，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三问，中间那道缝，我该补上什么？

三句话都不需要专业知识。第一问看他写下的东西；第二问看他成名以前那几年；第三问看你自己缺哪一格。

结语会把这三问转向读者自己，再加上最要紧的一句：我传给孩子、传给学生、传给手下的人的，是不是只有写下来的那一半？

◆ 七、关于引文、译名与书名

古典诗文，如《论语》《孟子》《传习录》，短引原文，逐字核过；拿不准的一律转述，不替任何人编一句原话。现代人的话只转述要点。传说写「相传」。

外文著作在正文里用意译的书名，原题见书末参考书目。译名全书统一，一个人只用一个名字。

书里的日常故事都是设想的，不是作者亲历，也不是某一个真实的家庭；凡写「设想有这样一位」「比如有这样一家」，都是为了把一个道理放回日子里，不指任何具体的人。

本书与德麦国际站上各卷的关系，一句话：接着判，不改判。接判、收窄与仍需裁定的条目，逐章汇在附录四；想接着往下读某一位，附录四第一栏给了卷号。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ii
前言　为什么一本导论要写三十个人 · · · · · iv
导读　这本书怎么用 · · · · · xi

导论　一面镜子，三十道缝 · · · · · 1

第一卷　中华：九位教育家 · · · · · 17
第 1 章　孔子：被学生顶嘴最多的人，教人各安其位 · · · · · 18
第 2 章　孟子：说善本在心里的人，搬过三次家，吵过半辈子架 · · · · · 35
第 3 章　荀子：一块要蒸要压才直的木头，一座吵了几十年的学宫 · · · · · 50
第 4 章　庄子：教人忘言的人，在惠施坟前讲了一个斧子的故事 · · · · · 65
第 5 章　朱熹：考场上一字不许动的注，他临终前三天还在改 · · · · · 80
第 6 章　王阳明：格了七天竹子的人，说不必向外求 · · · · · 95
第 7 章　颜元：照书守礼守出一场病的人，叫学生别背琴谱 · · · · · 110
第 8 章　蔡元培：教人抬头看月亮的人，一辈子站在门口 · · · · · 125
第 9 章　陶行知：教人先下田的人，两个筋斗都翻在书页上 · · · · · 140

第二卷　印度：五位教育家 · · · · · 155
第 10 章　耶若婆佉：说「不是这个」的人，牵走了国王的一千头牛 · · · · · 156
第 11 章　佛陀：三座宫殿，六年苦行，和一碗乳糜 · · · · · 171
第 12 章　泰戈尔：树下的歌，河上的账 · · · · · 186
第 13 章　甘地：教人用手纺线的人，先用笔写出了一架没见过的纺车 · · · · · 202
第 14 章　克里希那穆提：海滩上被选中的少年，亲手解散了为他建的教团 · · · · · 217

第三卷　西方（上）：从雅典到幼儿园 · · · · · 233
第 15 章　苏格拉底：说自己只会接生的人，是一座城接生出来的 · · · · · 234
第 16 章　柏拉图：教人走出洞穴的人，自己三次渡海回到洞里 · · · · · 250
第 17 章　亚里士多德：教人把好事做熟的人，蹲在泻湖边把墨鱼一只只剖开 · · · · · 265
第 18 章　夸美纽斯：一张不许插班的进度表，和两场烧掉书稿的火 · · · · · 279
第 19 章　洛克：写育儿手册的医生，把自己的书改了四版 · · · · · 294
第 20 章　卢梭：教孩子十二岁前别碰书的人，五六岁就在灯下读到天亮 · · · · · 308
第 21 章　裴斯泰洛齐：一座赔光的农场，一本读遍欧洲的小说 · · · · · 322
第 22 章　赫尔巴特：全世界的课堂走五步，他在伯尔尼开的是三道门 · · · · · 337

第 23 章　福禄贝尔：没人管的林务学徒，给孩子造了一座有人照看的花园 · · · · · · 353

**第四卷　西方（下）：从实验学校到 AI 前夜 · · · · · ·

导 论

一面镜子，三十道缝

◆ 一、一张贴在冰箱上的作息表

暑假第一天，很多家庭的冰箱门上会出现一张表。七点起床，七点半早饭，八点到九点半语文，九点半到十点休息，十点到十一点半数学，下午练琴、游泳、阅读，晚上九点睡觉。表是家长用心排的，每一格都有道理。

这张表背后，其实站着好几位教育家。按时间把一天切成格子、每一格装进一门功课，这是夸美纽斯在三百多年前给学校排课表的办法。先语文后数学、先易后难，这是「按自然的次序教」的想法。休息三十分钟，是怕孩子累坏了，这里面有卢梭的影子：别逼孩子，让他顺着天性长。晚上九点准时睡，是洛克那一路：好习惯要从小一点一点写进孩子身上。

表贴出去的第三天，事情开始走样。孩子在数学那一格里趴着发呆，在「休息」那一格里却搭起了一座乐高城堡，搭了两个小时还不肯停，搭的过程中自己算出了一面墙要多少块砖。家长面对这个场面，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把孩子拉回数学格子里；另一种是犹豫：刚才那两个小时，他是不是比在数学格子里学到的还多？

这个犹豫，就是整本书要讲的东西。那张表写下来的，是一套「学习应当怎样被安排」的道理；那两个小时里发生的，是学习自己长出来的样子。两者之间有一道缝。三十位教育家，每一位都站在这道缝的某一边，又都在这道缝里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为什么从三十个人开始

教育学里的每一个大词，背后都有一个人。「有教无类」是孔子，「产婆术」是苏格拉底，「白板」是洛克，「自然教育」是卢梭，「幼儿园」是福禄贝尔，「做中学」是杜威，「敏感期」是蒙台梭利，「最近发展区」是维果茨基。这些词今天已经成了常识，常识的坏处是：我们只记得词，忘了那个人当初是在什么地方、对着什么样的孩子、为了解决什么难题，才说出了这个词。

把词放回人身上，词才重新活过来。「有教无类」放回孔子身上，是一个没有官做的人，在列国之间奔走十几年，身边跟着一群出身各异、脾气各异的学生。「做中学」放回杜威身上，是芝加哥一所只办了七年多的实验学校，和一位一辈子在书桌前写作的哲学家。放回人身上，你会发现每一个大词都是一次真实的看见，也会发现每一个大词后来都被说得比它当初大了。

所以本书写三十个人，不写三十个词。

◆ 二、三个「本来就在」

把三十位教育家摆在一起看，会发现他们虽然主张各不相同，底下却常常共用三个假定。本书把它们叫作三个「先在」，意思是「在学习发生之前就已经在那里」。

先在的知识。要学的东西本来就在，在经书里、在理念世界里、在自然的秩序里。教育就是把它送进孩子脑子里，或者从孩子心里把它唤出来。

先在的儿童。孩子身上有一套本来就在的东西：善端、天性、潜能、敏感期、发展阶段。教育要做的是等它、护它、让它展开。

先在的方法。有一种对所有孩子都对的教法，只要照着做，谁来教都一样。

这三个假定不是错的。没有它们，学校办不起来：课本得先编好，年级得先分好，教学法得能培训给成千上万的老师。第 103 号《老路已被包办》把这件事说得很透：把一样东西的来路和土壤抹掉、只留下结果，这叫「光滑化」；光滑化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只有光滑化。

发生学换一个看法：知识、孩子、方法，三样都是在一间教室、一个家、一段日子里缠在一起，沿着一条一先一后的路长出来的；长出来之后，又回头改写那片土。冰箱上那张作息表也一样，它不是一开始就对的，是孩子和家长在一个夏天里一次一次改出来的。改到第三版，它才真正适合这一个孩子。

◆ 三、装、挖、长

三个先在落到课堂里，变成三种看学习的眼光。本书用三个字来记。

装：孩子像一个容器，或者一张白纸。学习就是往里装东西、往上写字。洛克的「白板」、斯金纳的「一步一强化」、荀子的「化性起伪」，底色都是装。

挖：要学的东西本来就在孩子身上，教育是把它挖出来、唤醒、展开。柏拉图说学习是回忆，孟子说人心本来有善端，福禄贝尔说孩子像种子，蒙台梭利说孩子身上有一位「内在的老师」。这些都是挖。

长：学习在土里、沿着路长出来，长出来又回头改土。乐高城堡那两个小时，就是一次长：没有人往孩子脑子里装「一面墙要多少块砖」，这个数也不是本来就藏在他心里等着被挖出来，它是在搭的过程中、在城墙倒了又重搭的过程中长出来的。长出来之后，孩子下次再搭，会先算，这就是回写。

三个字不是给教育家打分的。它是一把读者用的小尺，帮你看清一种主张大致站在哪边。一位教育家往往不止一个字，他看见的常常是「长」，写下来的却常常是「装」或「挖」。每章第二节会读出他的主字，第四节会写他在哪几处越出了这个字。

为什么「挖」最难拆

三个字里，「装」最容易被看出毛病。灌输式教学、填鸭、题海，今天几乎没有人为它们辩护。

「挖」不一样。它承认孩子是主动的，承认学习是在孩子身上发生的，听上去和「长」只差一步，所以它是最有魅力、也最难拆的一种。启发式、发现学习、儿童中心、唤醒潜能，都属于挖。它的毛病藏得深：它把学习写成一台早就装好的机器在运转，孩子身上的每一步都被预先写进了机器的说明书里。善端本来就有，只等扩充；阶段本来就排好，只等到时候；敏感期本来就定了，只等抓住。

这样想有一个后果：凡是说明书上没写的，都被当成走偏了。乐高城堡那两个小时，在「挖」的眼光里，要么是说明书上某一个阶段的正常表现，要么是走神。它很难被看成一次没有人预先写好的、真正新的东西在长。

第 103 号有一句话说得很准：探究式、发现学习、做中学，把「抵达」这件事做得像「发生」，是老路上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本书对「挖」的教育家特别小心：先把他们对的地方说足，再指出那台机器装在哪里。

◆ 四、第一把刀：命名没有错，垄断才错

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立过一条律，本书处处用它，叫**发生命名律**。用大白话说就是：

每一位大教育家都真的看见了一类反复出现的学习现象，并且给它起了名字。孔子看见了「学而时习之」，维果茨基看见了「有人扶一把就能往前一步」，蒙台梭利看见了「孩子在某段时间对某样东西特别着迷」。起名字没有错，被命名的东西是真的。

错在后面一步：这个名字被抬成了「教育本来就是这样」，成了整个领域唯一的门。一抬上去，就会留下三样痕迹：

- 这个理论说不清自己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的。敏感期在罗马贫民区的儿童之家里看得很清楚，换到一个整天看平板的孩子身上还成立吗？
- 推广开以后，会出现一种它特有的毛病。「最近发展区」推广开，很多课堂变成了老师永远在旁边扶，孩子永远不必一个人走。
- 会留下一块「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每个老师都知道，课堂上最好的那几分钟往往不在教案里，但教案上没有一栏可以写它。

这条律给每一章的第四节定了四问：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留下了什么看得见却说不出的东西？

◆ 五、第二把刀：他教的是写下的那一半

第一把刀量学说，第二把刀量人生。

2026 年 9 月 27 日，王德生在一次对话里口述了一个发现，原话是：「蒙台梭利，她的教学法是自然法，培养孩子的专注力，但是缺乏孩子的忍耐力，即面对张力，如何忍耐和坚持。因为她的教育流程里面尽量减少外界的张力。可是她自己的人生都是因着坚韧的耐力而一步一步提升和走向成功的。这是一个大师成功的悖论。」随后又补了一句：「她的忍耐只属于自我世界，即张力不会来自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

这两句话后来长成了第 166 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读了二十位各行各业的大师。全书的判词是：大师教的是他写下的那一半，靠的是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

教育家是这条判词最集中的一群人。原因很简单：教育家的理论，写的恰恰是「怎样把别人教大」；而他自己，恰恰是一个被教大、又自己长大的人。两件事放在同一个人身上，缝隙就特别容易看出来。

每一章第五节都会填一张缝隙定位卡，最后压成一句判语，句式固定：他教的是 A，他靠的是 B。A 和 B 都要用大白话，最好是一个画面，而且只能用在这一个人身上。样子如下：

- 裴斯泰洛齐：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第 251 号）。
- 蔡元培：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第 246 号）。
- 杜威：他教的是从做中学，他靠的是从读中想、从写中成（第 235 号）。

缝是怎样来的

为什么几乎每一位教育家身上都有缝？第 166 号总结了五个来源，放到教育家身上，最常见的是这几条。

第一，能教的写成了理论，只能遇上的留在了人生里。专注可以教，秩序可以教；被人排挤、被战火赶出家门、被一位批评者写书驳倒，这些没法教，只能遇上。

第二，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一位教育家回顾自己的成长，最容易看见的是自己怎样一步一步努力，最容易漏掉的是家庭、时代、身边的人替他铺的那片地。泰戈尔批评死板的学校，他自己却在一个满屋子诗人、乐师和先生的大家庭里长大，这片地他写得很少。

第三，心疼。吃过苦的人最不想让孩子再吃同样的苦，于是把逼出自己本事的那一份难，从教法里整个拿掉。蒙台梭利是原型。

第四，理论是某一阶段的总结。年轻时什么都敢碰，成名后收拢到一处当招牌。让他成为大教育家的，往往是那个什么都敢碰的阶段。

◆ 六、台阶：本书唯一的新词

读三十位教育家，需要一把能逐人比较的尺。本书只新立一个词，叫台阶。

台阶，指一套教育有没有在三个世界里，各为学生设一级「按剂量加上去的难」。

举一个每家都经历过的例子：教孩子骑自行车。

第一级台阶在自我界。大人扶着后座跑，孩子要学的是自己跟自己较劲：摔了再上去，怕了也要踩。这一级的难来自孩子自己心里。

第二级台阶在现实界。孩子会骑了，第一次骑上小区里的路：有人迎面走来，有车倒出来，有一段下坡。这一级的难来自人和事物，是孩子控制不了的东西。

第三级台阶在理念界。孩子问：为什么骑快了反而不倒，停下来就倒？大人说了一个道理，孩子不信，两人争起来，最后一起去骑一趟、试一试。这一级的难来自一个道理、一个说法、一个会跟你争的人。

三级台阶都有，孩子学会的就不只是骑车。只有第一级，孩子在小区空地上骑得很好，上了马路就慌；只有前两级，孩子车骑得很好，但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台阶这个词不是凭空立的。它来自上面那两句蒙台梭利口述——「她的忍耐只属于自我世界」，也来自第 166 号第十二节写过的「家里的三级台阶」：先是自我世界的难，系鞋带别替他系；再是现实世界的难，两个孩子一个玩具，让他们自己商量；再是理念世界的难，饭桌上认真跟孩子争一个问题。本书把它立成一把尺，逐人去量。

剂量两个字很要紧。台阶不是越高越好，更不是越苦越好。难分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消耗，应该替孩子挡掉；一种是逼出新本事的难，要按剂量放进来：每次只比孩子能扛的多一点点，而且旁边始终有人托着。本书不歌颂苦难，只主张看清哪一份难是养分。

台阶三问怎样打勾

每一章第六节，都对这位教育家问三句话：

1.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
2.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

3.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

每一问答三档：

· √：他的教法里设了这一级，而且写得出来、传得下去；

· ○：这一级在他自己的人生里实实在在有过，但没有写进他的教法；

· ✗：他的教法里没有，他的人生里也看不出来。

○ 这一档最要紧。一位教育家在某一问上打 ○，就等于在那里找到了一道缝：他自己是被那一级台阶炼出来的，却没有把它留给学生。

打勾要守两条规矩。第一，只凭他本人的著作和办学记录打勾，不凭后人的发挥。第二，拿不准的写「初判」，并说明证据在哪里弱。

◆ 七、两个可错的预言

照德麦国际断代群像卷的规矩，全书动笔之前，先写死两个预言。它们可能错，错了照实写，不回头改原文。

预言一（装、挖、长）。 三十位教育家的学说主体，读作「挖」的人数，多于读作「装」和读作「长」的人数之和；而且中华与印度十四位里「挖」所占的比例，高于西方十六位。

判负条件：读作「挖」的不超过十五位；或者东方的比例不高于西方。

预言二（台阶）。 台阶三问里，理念界那一级打 √ 的人最少，不超过十位；而且「理念界台阶在他本人身上有、没写进教法」（○）的人，不少于八位。

判负条件：理念界打 √ 的人数多于自我界或现实界；或者打 ○ 的少于八位。

每一批章节写完，都会登记一次累计。结语照实结算：成立的写成立，判负的写判负，已经不可能被推翻的也要说出来，因为一个稳赢的预言是坏预言。

另外顺带登记第 166 号留下的三条悬着的推论：缝隙是不是最常落在 E（脚下那片地）上；「美」这个视角是不是仍然没有人占；缝落在同一组三视角之内（格内），和落到另一组三视角里（跨格），哪一种对追随者伤害更大。第 166 号读完二十位大师，三十个视角里两边都没人碰过的只剩「美」。本书的泰戈尔和蔡元培，是最有可能填上这一格的两位。

◆ 八、为什么是这三十位

选人有三条标准：第一，他的主张真正改变过一种文明里「人怎样被教大」的方式，不只是写过教育论文；第二，他本人办过学、教过书，或者他的学说直接被盖成了学校；第三，三十人合起来，要能覆盖装、挖、长三种眼光，和自我界、现实界、理念界三个世界。

中华九位：孔子、孟子、荀子、庄子、朱熹、王阳明、颜元、蔡元培、陶行知。前八位跨了两千多年，从「学而时习」到书院，从心学到习行；最后两位接上了现代学校。选荀子，是为了让孟子有一个真正的对手；选庄子，是为了让儒家有一个从外面看它的人；选颜元，是因为他在杜威之前两百年就主张「用手学」，站上还没有人写过他。

印度五位：奥义书的古鲁传统（以耶若婆佉为代表）、佛陀、泰戈尔、甘地、克里希那穆提。前两位是印度教育的两个源头，一个讲「认出本来的自己」，一个讲「应机说法」；后三位是二十世纪印度的三种办学。

西方十六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夸美纽斯、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福禄贝尔、杜威、蒙台梭利、皮亚杰、维果茨基、斯金纳、弗莱雷、苏霍姆林斯基。西方占得多，是因为今天全世界的学校——班级、年级、课表、幼儿园、学科、测验——大多是从这条线上长出来的，要拆的「定型了的东西」最多。斯金纳一章同时带出桑代克和华生，因为三人共用一台「刺激—反应」的机器，站上已有桑代克、华生两卷。

候补与出入。韩愈、墨子、《学记》、晏阳初、梁漱溟、叶圣陶、维韦卡南达、阿罗频多、昆体良、奥古斯丁、雅斯贝尔斯、布鲁纳、伊里奇、马卡连柯都认真考虑过。《学记》放进本导论当开篇的一个参照：「教学相长」四个字，是两千年前对「长」最早的一次命名。维韦卡南达那句「教育是把人本来就有的完美显露出来」放进第十章，作为耶若婆佉的近邻。雅斯贝尔斯已有第 249 号整卷，不再重写。与第 47 号第四、五大编的人选相比，本书新加了荀子、庄子、颜元、泰戈尔、克里希那穆提、斯金纳六位。

《学记》：两千年前的一次命名

在三十位之前，先请一篇文章出场。《礼记》里有一篇《学记》，一般认为成于战国末年，作者已不可考。它篇幅不长，却是中国最早专门讲教与学的文字。里面有一句大家都熟：「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这句话值得多看一会儿。它说的是：学生学了，才知道自己哪里不够；老师教了，才知道自己哪里卡住。知道不够，才会回头检查自己；知道卡住，才会逼自己往前。所以教和学是互相长出来的。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对「长」的一次很早的命名。它没有说知识本来就在经书里，也没有说学生心里本来就有答案，它说的是：学生和老师在一教一学之间，两边都在长，而且长出来的东西会回头改变两边——学生「自反」，老师「自强」，这就是回写。

《学记》后面的部分，也讲了许多「挖」和「装」的办法，比如「时教必有正业」，讲按时按序地教；「不陵节而施」，讲不要越过次序。这正是本书要说的那条路：看见了「长」，接着把它安排成次序。安排次序是必要的，但只剩次序的时候，「相长」两个字就被忘了。本书三十章，可以看作把这四个字一个人一个人地找回来。

三种文明，同一把尺，不比高下

把中华、印度、西方放进同一本书，最容易犯的错是比高下：东方重心性、西方重知识，东方重整体、西方重分析，然后说哪边更好。本书不做这件事。

同一把尺量出来的，不是谁高谁低，而是三种文明各自把「长」收成了哪一种机器。初看的印象是：中华多收成「心性」，善端、良知、各安其位；印度多收成「真我」，本来清净、只等认出；西方多收成「理念、自然、阶段」，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孩子身体里，一个在实验室的表格上。这只是开卷前的印象，写完三十章再在第三十二章结算。

五卷的安排也照这个意思。卷一中华九位，大致按时代排，前四位是先秦的四种看法：孔子看路上的长进，孟子看心里的善端，荀子看外面的矫正，庄子看不被削成器具的那一份天然。中间三位是宋明以后的三条路：朱熹读书，王阳明问心，颜元动手。最后两位把旧学接到新学校上。卷二印度五位，前两位是源头，后三位是二十世纪的三种办学：泰戈尔的树下学校，甘地的纺车学校，克里希那穆提的不比较的学校。卷三、卷四西方十六位，以杜威为界分上下：上卷从雅典的广场走到德国的幼儿园，下卷从芝加哥的实验学校走到 AI 进教室的前夜。卷五用三章把三十道缝摆在一起结算。

三种机器还有一个共同点值得先说：它们都让教育变得可以传下去。书院可以一代一代办下去，是因为有朱熹的学规；幼儿园可以开遍全世界，是因为有福禄贝尔的恩物和蒙台梭利的教具。机器不是坏东西，没有它，一位大教育家的看见只能活在他自己身上。问题只在于，机器装好以后，那一次一次的「长」被关到了机器外面。

◆ 九、几条规矩：接着判、怎样读、本书自己的缝

接着判，不改判

德麦国际已经判过的教育家，本书一律接着判。这条规矩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判词沿用。第 166 号判王阳明「他教的是道理都在心里，他靠的是被心外的东西一次次逼到墙角」，本书第六章照用，不另起一句。第 233 号记了王德生对孔子的口述：孔子的教导中心是「如何成为一个在自我世界里面的场中的和谐幸福的人，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的人，造成的一种无张力的幸福」，本书第一章以它为根。

第二层，有新读法就写成收窄。例如苏霍姆林斯基，第 176 号的判词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本书第三十章只给初判，写明「须与第 176 号对齐」。凡收窄、凡新读法，都登记在附录四，交王德生裁定。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这本导论读完，可以接着去读任何一卷，前后说法对得上。

每章十节怎样读

导读已经列过十节。这里补三点读法。

第一，第一节和第九节是一对。第一节用一个今天的场面引出这位教育家；第九节再写一个今天的家常故事，写只学他理论的人会在哪里卡住。两个场面不同，但缝是同一道。读完一章，回头对一对这两个场面，缝就看清楚了。

第二，第四节和第五节是两把刀。第四节是第一把刀，量学说，看他在哪一步把「长」收成了机器；第五节是第二把刀，量人生，看他教的和他靠的有什么不同。两把刀落的地方常常很近：一位教育家从教法里拿掉的，往往正是他自己人生里最硬的那一段。

第三，第七节要认真读。每一章都要请至少两位真正反驳过他的人出场，一位和他同一阵营，一位是他的对手。本书在这一节要让一步：承认反驳者说对了什么，然后结算一句这一章自己的新话。不肯让步的解构，只是换了一台新机器。

先用两把刀读一读自家的作息表

方法讲了这么多，先回到冰箱上那张作息表，试着用一遍。

第一把刀：它看见了什么「长」，又收成了什么机器？排这张表的家长，其实看见过「长」。他记得孩子上学期有一段时间，每天放学后自己主动读半小时书，那段日子孩子进步很快。他想把那段日子复制下来，于是在表上写：下午四点到五点，阅读。那一段自己长出来的日子，被收成了一格固定的时间。机器装好了，那段日子里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孩子那阵子正迷一套书、读完了有人听他讲——却没进表格。

第二把刀：家长教的是 A，靠的是 B？再往下问一句：排表的家长自己，当年是靠什么学出来的？很多人回想起来，最长本事的日子，不是按表格过的日子，是某个暑假没人管，自己把一样东西琢磨透的日子；或者是遇到一位老师，跟他争过一次，被他驳得哑口无言、回家又查了一晚上书的日子。家长教给孩子的是表格，他自己靠的却常常是表格外面的东西。

台阶三问。这张表设了自我界的台阶：到点坐下、坐满一小时，孩子得自己跟自己较劲。现实界的台阶很少：一天里没有一格是要孩子去跟别人商量、去碰一件自己控制不了的事。理念界的台阶几乎没有：没有一格是要孩子跟谁认真争一个问题。按剂量补上去，可以很简单：每周留一个下午，让孩子去菜市场替家里买一次菜，钱和清单交给他；每天晚饭时，让孩子讲一件今天读到的事，大人故意提一个反对意见。

这个小练习就是全书的缩影。三十章做的是同一件事，只是换成了三十位教育家。

写作纪律

本书照德麦国际通俗哲学专著的规矩写。和读者有关的几条如下：

- 日常案例当主讲。讲道理用做饭、骑车、写作业、开小店、带老人看病这样的事，不用学术案例。每一件家常事全书只当一次主例。
- 不编亲历，不编原话。书里的日常故事都写「设想」「比如有这样一位」，没有「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大教育家没说过的话，一句不替他说。

- 古文短引，逐字核对；今人讲话，只转述。传说写「相传」。例如孟母三迁，本书照写「相传」。
- 不揭短，不诛心。卢梭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克里希那穆提晚年与教团旧人的纠纷，这些事只在与缝隙有关的地方照实写一句，不渲染。
- 每章最多一张表，正文以段落为主，加粗只留最承重的几句。
- 两道工序。每写完一批，交给没有参与写作的核查环节，把拿不准的地方逐条查实、改正或改写成「一般认为」；成书前正文不留待核标记。

AI 在这本书里的位置

每一章都有一小段谈 AI，全书又在第三十三章专门结算。先把本书的看法说在前面。

王德生 2026 年 9 月 20 日立过两条创新原则，一条叫发现死亡，一条叫发生升级。落到教育上：教育里的「发现」部分——讲清楚、答对、批改、按阶段排序、把知识送到——正在被机器做掉；只有升级，教育才能找回它的意义，也就是创造、自由、幸福。

用本书的三个字说：机器最擅长的是「装」，其次是「挖」。一个好的 AI 家教可以一步一步追问，把孩子心里本来模糊的答案问清楚，苏格拉底和孟子都会欣赏。它不擅长的是「长」：它不能替孩子摔那一跤，不能替孩子在马路上躲那辆倒车，也很难真的跟孩子争一场、并且在争输的时候改掉自己。

所以台阶三问在 AI 时代多了一层意思：机器可以很好地陪孩子走第一级台阶，却很难替孩子设第二级和第三级。谁来设？这是三十位教育家留给今天的家长和老师的题目。

本书自己的缝

一本讲缝隙的书，自己也有缝。本书写死三条作废条件：

第一，如果可靠史料显示，某位教育家的教法是在他关键的人生经历之前就已成形，而且他的成功主要靠的就是教法里写下的那一格，那么这一章的缝隙判定作废，要改判。

第二，如果三十位里有五位以上，找不到任何一道缝，也就是他教的和他靠的落在同一个视角上，那么全书的总判词要收窄，从「他们」改成「多数人」。

第三，本书主张「做补丁，不做复制品」：照着教育家的缝去补，比照着他的理论原样学，孩子在缺掉的那一级台阶上会走得更好。如果将来有人在写明范围、检出力和预先登记的条件下比较过，发现两种学法在缺掉的那一格上看不出差别，这一主张作废。在那之前，只能说「还没有发现差别」，不能说「已经证明没有差别」。

> 带走的话
>
> 三十位教育家都看见了孩子身上那场「长」，又都在下一步给它配了一台机器；这本书只做一件事，把机器挪开一寸，让「长」重新露出来。

> **小账** 本书用什么量？——两把刀：学说看他把「长」收成了哪台机器，人生看他教的 A 和靠的 B；加一把尺：台阶三问。　　开卷前写死了什么？——两个预言：「挖」多于「装」与「长」之和；理念界台阶最空。

第 一 卷

中华：九位教育家

编 序

这一卷九章，从孔子到陶行知，跨两千五百年。第 1 章孔子，他教学生各安其位，自己大半辈子不在位子上；第 2 章孟子，他说善本来就在心里，自己是被一次次推到对手面前才把话说硬的；第 3 章荀子，他说人要像木头一样被绳墨矫直，自己靠的是在一座会跟他吵的学宫里待过；第 4 章庄子，他教人忘掉言语，靠的是有一个听得懂他的人可以说话；第 5 章朱熹，他定下了考场上一字不许动的注，自己临终前三天还在改；第 6 章王阳明，他说道理都在心里，自己是被心外的东西一次次逼到墙角；第 7 章颜元，他叫人放下书本用手学，自己照书守礼守出一场病，又回到书里对出了错；第 8 章蔡元培，他教人抬头看月亮，自己一辈子低头守着一扇门；第 9 章陶行知，他教人先下田，靠的是先把老师的话读透，再把它倒过来。

这一卷的机器，不叫「心性」，叫「位子与次序」。开卷时本书猜中华九位共用的是心性——善端、良知、各安其位；读完九章，这一猜只对两位半。九个人真正共用的，是先替人排定该走的路和该站的地方：孔子的礼，荀子的绳墨，朱熹的书单与学规，颜元的功课单，陶行知在生活和教育之间画的那个等号。这台机器有一样别处比不上的好处——不要国家、不要校舍也传得下去，一张纸、一个师门、一座书院可以办八百年。

这一卷是第一条承重命题的主场，也是它后半句被改掉的地方。要留意的读数是理念界那一格：九位里八位打 〇——他们自己几乎人人都是在争里、在被顶回来里长出来的，却几乎都没有把「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认真争一场」按剂量设进教法。最称许的学生是「不违」的那一个，立下的规矩是「非礼勿言」。

九位的排法是时代顺序，但读的时候可以成对地读。前四位是先秦的四种看法，孟子和荀子正面对撞，庄子站在儒家外面看；中间三位是宋明以后的三条路，读书、问心、动手，一个反一个，三个人都没有把机器拆掉，只是换了地方；最后两位把旧学接到了现代学校上，一位办大学，一位下乡。

第 1 章

孔子：被学生顶嘴最多的人，教人各安其位

这一章的问题

一位教人「各安其位」的老师，自己大半辈子不在位子上，还常常被学生当面顶回来。他教给我们的那个「位」，是从哪里来的？

◆ 一、家长群里的小红花

周五傍晚六点多，一年级的家长群里跳出一条消息。班主任发了三张照片，每张照片上一个孩子举着一朵纸剪的小红花，下面一行字：「本周最听话之星：田果果、贺朗、周一诺。上课坐得端正，老师说的话一次就听，从不插嘴。请家长们向这几位小朋友学习。」

消息下面，很快排起了一长串大拇指和「向果果学习」。田果果的妈妈回了一句「谢谢老师，孩子在家也很乖」，又发了一个害羞的表情。

设想群里还有一位爸爸，他儿子叫石头，这一周没有拿到小红花。周三放学时老师跟他提过一句：石头上数学课的时候举手问，为什么「十减三」一定要从十里拿，不能从三往上数到十？老师说这节课先不讲这个，石头又问了一遍。老师说他「有点爱插嘴」。

这位爸爸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手指在输入框上停了一下，最后也发了一个大拇指。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最听话」三个字，在很多家长和老师心里是一种很朴素的好：孩子知道自己在课堂上的位置，老师讲，学生听；该坐的时候坐，该举手的时候举手；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各就各位，课才上得下去。往上追，这份朴素的好有一个很老的源头。两千五百年前，有一位老师教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每个人守住自己的位子，天下就太平了。

可是翻开记录这位老师言行的《论语》，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课堂。他的学生里，有人当面说他「迂」，有人当面给他脸色看，有人问他「三年的丧期是不是太长了」，有人跟他说「为什么非要读书才算学问」。他有时候被驳得发誓，有时候笑着认错，说「刚才那句是跟你开玩笑的」。

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倒是很「听话」。他说颜回「于吾言无所不说」，我说什么他都高兴。可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回也非助我者也。」颜回不是能帮我长进的人。

如果把这位老师放进今天那个家长群，他会把小红花发给谁？这一章就从这个问题讲起。

◆ 二、他说的秘籍：学，习，各就各位

孔子留给后人的教育秘籍，用大白话说，可以归成三句。

第一句，学了要反复练，练熟了心里会高兴。《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三句话是一条完整的路：自己学、自己练，练出了滋味；有朋友从远处来一起切磋，更快活；别人不了解你，你也不恼火。学习在这里不是一件苦差事，它有自己的甜头，这甜头是在一遍一遍的「习」里长出来的。

第二句，不到学生憋急了，不去开导他。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学生心里想通却没通、急得发闷，这时候才去开他；嘴上想说却说不出、憋得难受，这时候才去点他。告诉他桌子的一个角，他不能自己推出另外三个角，就先不往下讲。这是在等学生自己长，老师只在最要紧的那一刻搭一把手。

同一个问题，孔子会给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回答。子路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说：有父亲兄长在，怎么能听到就做？冉有问同样的话，孔子说：听到了就去做。旁边的公西华糊涂了，孔子解释：「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冉有做事畏缩，所以推他一把；子路一个人顶两个人的胆，所以拉他一下。后人把这种教法概括成「因材施教」四个字。这四个字不是孔子的原话，是后人的概括，常被引用的是宋代程颐「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一句。

第三句，每个人守住自己的位子，按礼去做。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管住自己，回到礼的规矩上去，就是仁。齐景公问怎样治国，孔子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路问治理卫国先做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先把名分摆正。他还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礼，在孔子那里，就是一张把每个人放到合适位置上的图：在家里你是儿子，在朝堂上你是臣子，在老师面前你是学生，每一个位置上都有一套该怎样说话、怎样走路、怎样行礼的做法。

这三句话，先说他对在哪里。

第一句对在：他看见了学习是在反复里长出来的，而且长出来的时候人会高兴。今天的老师都知道，一个孩子第一次自己把一道题做通时脸上那种光，是任何小红花都换不来的。

第二句对在：他看见了学习有一个「憋住」的时刻，那个时刻最宝贵，老师太早给答案，就把它抢走了。石头在数学课上追问「为什么不能从三往上数」，正是一个「愤」的时刻。

第三句也有它对的地方：一群人在一起，没有一点秩序，谁也学不成。一间教室、一个家、一个村子，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心里才安稳，安稳了才能学。

那么，用本书的小尺去读，孔子的学说主体是装、挖，还是长？

第一句、第二句，看见的都是长。可是第三句是他学说的落脚处，也是后世传得最广的那一部分。礼是早就在那里的，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要回到的是周代已经定好的一套秩序。仁呢，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不在远处，就在你自己身上，想要它，它就来了。一套本来就在的秩序，加上一份本来就在自己身上、只等你伸手的仁心：教育要做的，是把人带回到这张图上他该在的那个位置，把他本来能有的仁心引出来。

所以本书把孔子的学说主体读作「挖」。他看见的是「长」，路走到最后，落在一张早就画好的图上。

◆ 三、土和路：一个没有位子的人

孔子一生的土和路，可以分成四段来看。

第一段：少年贫贱，什么活都干过。　　孔子生在鲁国，父亲叔梁纥是一位武士，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史记》说他生下来不久父亲就死了，后世多说是三岁那年）。母亲颜徵在带着他过日子，家里没什么依靠。孔子后来说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我小时候地位低，所以会做很多粗活。

《孟子》里记了他年轻时做过的两份差事。一份是「委吏」，管仓库、管出纳，他说：「会计当而已矣。」账目算对就行了。另一份是「乘田」，管牛羊，他说：「牛羊茁壮长而已矣。」牛羊长得肥壮就行了。

这两句话很朴素，却很要紧。一个后来讲了一辈子礼乐、讲天下秩序的人，年轻时的活是记账和放牛。账要对，牛要壮，这是现实界里最硬的两件事，没有一句漂亮话能替代。在这片土上，没有人给他安排好一个体面的位子，他的位子是一件活一件活干出来的。

第二段：学无常师，一路问，一路比。　孔子没有一位固定的老师。他的学生子贡后来被人问：你们老师的学问是跟谁学的？子贡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我们老师哪里不学？又何必有固定的老师？

相传他曾向老子问礼，向师襄学琴。《史记》里记，他跟师襄学一首曲子，学了十天不换新曲。师襄说可以学新的了，他说曲子会弹了，可弹奏的门道还没摸到；过些天又说门道有了，曲子的意思还没摸到；再过些天，说曲子是什么样的人写的，还没摸到。一首曲子，他一层一层往里比，一直比到作曲的人。这个故事出自《史记》，细节属于相传，但它和《论语》里的孔子是同一个样子。

《论语》里还有一个更可靠的场面。孔子进了鲁国的太庙，每件事都要问一问。有人在背后笑他：谁说这个鄹邑人的儿子懂礼？进了太庙什么都要问。孔子听到了，说：「是礼也。」问，就是礼。

他自己说过一句话，几乎把这一段的路说全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个人一起走路，里面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好的地方跟着学，不好的地方对照着改自己。这就是一路比：跟身边的人比，跟古人比，跟自己昨天比。

第三段：中年从政，碰了一鼻子灰。　孔子五十岁上下才在鲁国做官，先做中都宰，后来做到司寇（《史记》称大司寇），管刑狱。他想削弱掌握实权的几家大夫，主张拆掉他们的城墙，事情办了一半，办不下去。

《论语》只用一句话记下了他离开的原因：「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齐国送来一队歌舞女子，执政的季桓子收下了，三天不上朝，孔子就走了。

这一段对理解孔子非常要紧。他一生主张「正名」，主张君臣各安其位，可他亲眼看见的鲁国，是君不像君、大夫比君还有权。他的理论是在一个处处不在位的现实里说出来的。他说「君君，臣臣」，是因为他身边的君不君、臣不臣。

第四段：周游十四年，然后回家教书。　离开鲁国以后，孔子带着一群学生，在卫、宋、陈、蔡、楚等国之间辗转，前后大约十四年（一般认为是前 497 年离鲁、前 484 年返鲁）。这十四年，他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肯用他的国君。

路上他吃了很多苦。在匡地被人围住，因为他长得像一个曾在那里作恶的人；在宋国，有人要害他，据记载砍倒了他和学生们演习礼仪时靠着的大树；在陈国和蔡国之间，粮食断了，跟着他的人饿得站不起来。子路憋着一肚子火来见他，问：「君子亦有穷乎？」君子也会走投无路吗？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也会走投无路，只是走投无路时守得住，小人走投无路就什么都干得出来。

路上他还碰到一群不以为然的人。两个在田里耕地的隐者，对子路说：天下到处都乱成这样，谁能改得了？你与其跟着一个躲开坏人的人，不如跟着我们这些躲开整个世道的人。孔子听了，叹了口气：「鸟兽不可与同群。」我总不能跟鸟兽住在一起吧。一位扛着农具的老人，看子路找不着老师，说了一句很刺耳的话：「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手脚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你老师？鲁国城门口一个看门人，听说子路是孔子的学生，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就是那个明知做不成还要去做的人吧？

这些话，都被他的学生老老实实记进了《论语》。

大约六十八岁那年，孔子回到鲁国，不再求官，专心教书，并整理古代的典籍。一般认为他整理过《诗》《书》，正过礼乐，并依鲁国史书修了《春秋》，具体做了多少，历来说法不一。司马迁说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其中精通六艺的有七十多位，这是后世通行的说法。晚年他最心爱的学生颜回先他而死，他喊：「噫！天丧予！天丧予！」天要亡我啊。第二年，子路死在卫国的内乱里。又过了一年，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身边的人：一群会顶嘴的学生。　写孔子的一生，不能不写他的学生，因为这群学生就是他那片土里最活的一部分。

子路是顶嘴最多的一个。孔子说要先「正名」，子路当面说：「有是哉，子之迂也！」您真是迂腐啊！孔子去见卫灵公那位名声不好的夫人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急得对天发誓。孔子想去应一位叛臣的召请，子路又不高兴，当面质问他。子路让一个年轻同学去做地方官，孔子说这是害人家孩子，子路顶回来：「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有百姓，有土地和庄稼，为什么非要读书才算学问？

宰我是另一个。他当面说三年的丧期太长，一年就够了。孔子没有压他，反问他：丧期没满，你吃白米饭、穿锦缎衣服，心安吗？宰我说：安。孔子说：你心安，就那样做吧。等宰我出去了，孔子才叹气说他不仁。宰我白天睡觉，被孔子骂了一句「朽木不可雕也」，接着孔子又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我以前看人，听他说的就信他做的；现在看人，听他说的还要看他做的。是宰予让我改了这个做法。

还有子游。子游在武城做地方官，用礼乐教化百姓，城里到处是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笑着说：「割鸡焉用牛刀？」杀只鸡哪用得着宰牛的刀？子游不服，说：我从前听老师讲过，君子学了道就会爱人，百姓学了道就容易使唤。孔子马上转身对跟着的学生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同学们，子游说得对，我刚才那句是开玩笑的。

一位被学生骂过迂、被学生拦过路、被学生逼得发誓、被学生改过看人的办法、当着一群学生认错的老师：这就是孔子实际上的课堂。他的一生，很少有安坐在一个位子上的日子；他的学问，很少是在一个听话的课堂里长出来的。

◆ 四、那一刀：看见了路上的长，收回到一张位子图

用本书的第一把刀来量孔子的学说，判词分三句说。

他看见了什么「长」？　他看见了学习是在人和人之间一问一答、一比一改里长出来的。「学而时习」是长，「不愤不启」是长，「三人行必有我师」是长，同一个问题对子路和冉有给出相反的答案，也是长：答案不是先写好的，是看着眼前这一个人现场长出来的。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对孔子的前判正落在这里：他「看见学习者在师友、经典、礼乐、政治和日用关系中，能够反复通过学与习生成仁义礼智」，应当把孔子还原为「D2 长期习行的发现者，而不是固定君子模板的制造者」。（前判里的「关系」一词原文如此，照引不改；本书术语作「纠缠」。）这里的 D2，就是一步一步试、错了改、改了再试的那条路。

他在哪一步收回？　在「位」这一步。路走到最后，他要人回到一个位子上：「克己复礼」，回到礼；「正名」，把名分摆回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在自己的格子里。一路比、一路变长出来的东西，最后要收进一张早就画好的图。长出来的是什么样子，不由这条路说了算，由那张图说了算。

收回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是什么？　是一张先在的位子图，加上一颗先在的、在自己心里就能找到的仁心。图是周公那一代人定好的，所以要「从周」、要「述而不作」；心是本来就有的，所以「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有了这两样，教育就变成：把一个人放回他在图上的位置，让他心里本来能安的那一份安下来。

王德生 2026 年 9 月 27 日对孔子有一段口述，正好把这台机器的样子说清了，照原话抄在这里：

「孔子的教导中心主义是：如何成为一个在自我世界里面的场中的和谐幸福的人，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的人，造成的一种无张力的幸福，损害就是没有理念界和现实界的创造和自由了，自由也是一种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即礼仪），或者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

这段话是本章的根。拆开来读，它说了四件事。

第一件，中心在哪里：在「自我世界里面的场中」。这里的「场」，是一整片弥漫的气氛（本书用的 S2 三个样子之一：一颗一颗的粒子、一阵一阵的波、一整片的场）。孔子要的，是一个人心里有一片安稳和睦的场，他在这片场里是和谐的、幸福的。

第二件，这份幸福是什么样的：「无张力的幸福」。尽量没有张力，尽量减少张力。张力，用大白话说，就是被拉扯、被顶住、心里不得劲的那股劲。礼的一大用处，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少一点拉扯。

第三件，代价是什么：「没有理念界和现实界的创造和自由了」。理念界，是想法和道理的世界；现实界，是人和事物的世界。在这两个世界里造出新东西、不被捆住，需要的恰恰是张力。

第四件，自由被改写成了什么：「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即礼仪）」，或者「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自由不再是另开一条路，而是在一张缠在一起的网里（纠缠），按规定好的先后去选；在现实里，学会顺着、适应着。

接着用发生命名律的四问，再量一遍。

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　　孔子命名了两类。一类是「学而时习」：人在反复练习里长出本事，并且长出来时会高兴。另一类是「各安其位」：一群人在一起，各自清楚自己的位置时，会出现一种安顿、一种和睦。两类都是真的，任何一个老师、任何一个家长都见过。

在什么条件（E）下为真？　脚下那片地（E，特征纠缠）是这样的：一个宗法的家族社会，人从生下来就在一张亲属的网里；一个十几个、几十个人面对面、跟着老师走南闯北的小师门；一个礼崩乐坏、人人都在抢位子的乱世。在这片地上，「安位」是稀缺的，是一剂药。一个乱哄哄的班级、一个刚刚吵翻的家，先让人各就各位，确实能让大家先安下来。

在哪一步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　在「正名」被当成一切的起点那一步。子路问先做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言就不顺，事就不成，礼乐就不兴。位子成了第一块砖。这一步在孔子本人那里还留着活口，他一辈子在路上变；到了后世把它写进制度，就成了一套先定的等级，人从出生就知道自己在哪一格。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　留下的是孔子课堂上最亮的那些时刻：被子路骂迂的时候，被宰我问住的时候，对子游说「前言戏之耳」的时候。每一个读《论语》的人都看得见这些时刻，都觉得这才是活的孔子；可在「各安其位」这张图上，找不到一格可以放它们。学生顶了老师，老师改了口，这件事在礼里算什么？礼没有这一格。

◆ 五、缝隙在哪里：一张位子图，一条长路

第 166 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读过孔子，给了他一张卡。本书接着判，不改判，只把教育这一面补上，并按第 233 号的口述补出第二道缝。

【缝隙定位卡】　大师：孔子（教育·教化，前 551–前 479）　理论站在：S1 规范维 · 分布（各安其位：站在全局看，每个人在一张图上有自己的格子）（中心主义名：分布中心；第 233 号口述：自我界的场中心，「无张力的幸福」）　人生另活：对比（学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太庙每事问；学琴一层层比到作曲的人）　变化（五十岁才从政又离开；周游十四年；「于予与改是」；「前言戏之耳」）　缝隙位置：格内（S1）　第二道缝：E1 三界。理论把人安放在自我界的和睦场里，尽量减少张力；　人生是在现实界（记账放牛、陈蔡绝粮、匡人围困）和理念界（子路骂迂、　宰我驳丧期、隐者的讥讽）的张力里一次次被推着长出来的。　保底：一个刚乱起来的班、一个刚吵翻的家、一个人人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团队，　先让大家各就各位，是对的；十几个人面对面的小师门里，　礼给了一块能安心说话、也能安心顶嘴的地。

这张卡压成一句，就是第 166 号的判语：

> **他教的是各安其位，他靠的是一路比、一路变。**

先说主缝。S1（规范维）问的是一个人怎样看世界：靠比较高下（对比），靠看它怎样变（变化），还是靠站在全局看它怎样分布、各在其位（分布）。孔子教给人的，是第三种看法：天下是一张图，每个人在图上有自己的格子，格子对了，天下就安。可是他自己最要紧的那些判断，都不是站在全局里看出来的。他是在太庙里一件一件问出来的，在三个人一起走路时一个一个比出来的，在宰我白天睡觉之后改出来的，在十四年的路上一国一国碰出来的。他靠的是对比和变化，教的是分布。

再说第二道缝。这一道缝，第 233 号的口述说得更深：他教人做一个「自我世界里面的场中的和谐幸福的人」，尽量没有张力；可是他自己的一生，张力从没断过。现实界的张力来自饥饿、围困、一个不肯用他的国君；理念界的张力来自一个骂他迂的学生、一群笑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隐者。第 233 号的书页副题这样写：他教人在自我世界的场里做一个没有张力的和谐幸福的人，可他自己是在理念界与现实界的张力里一次次被推着长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本书导论第五节列过缝的几个来源，孔子身上最明显的是两条。

一条是「理论是某一阶段的总结」。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整理典籍、坐下来教书，这时候他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位子。他对学生讲的很多话，是在这个位子上讲的。让他成为孔子的，却是前面那几十年没有位子的日子。

另一条是「心疼」。一个在乱世里颠沛了一辈子的人，最想给学生、给天下的，是一个不再颠沛的世界。他把逼出自己本事的那份拉扯，看成了乱世的病，想用礼把它治好。这不是虚伪，是一个吃过苦的人的愿望。

还有一处细节，值得停下来看一眼。孔子最喜欢颜回，说他「不违，如愚」，整天跟他说话，他从不反驳，像个笨人；回去一看他自己的言行，却能发挥，所以「回也不愚」。可是孔子也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回不是

能帮我长进的学生，我说什么他都喜欢。孔子心里是清楚的：最听话的学生，最让他放心，也最不能让他长。他把小红花发给了颜回，把长进记在了子路和宰我的账上。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　有，而且写得很足。「克己复礼」，第一个字就是「克」，管住自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见好人想着赶上，看见不好的人回头查自己；「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老师故意不给答案，让学生自己憋着。这一级他设了，传得下去。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　这一级在他自己的人生里再硬不过：记账放牛，从政受挫，陈蔡绝粮。学生们跟着他走了十四年，也实实在在碰了这些。可是这些难是「遇上」的，不是他写进教法里「设」的。写进教法里的现实界，是口述说的那一句：「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君子固穷」，走投无路时守得住。守，是应对张力的一种办法，却不是按剂量放进来、逼出新本事的一级台阶。打 〇。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　他自己一生在这一级上长：被子路骂迂，被宰我问住，被隐者讥讽，并且真的改过口。他也说过「当仁，不让于师」，面对仁，连老师也不必让。这一句是反向的证据，说明他心里给这一级留过一道门缝。可是在他的教法里，争辩没有被写成一级台阶；他最称许的学生是「不违」的颜回，他立的规矩是「非礼勿言」。本书初判打 〇，证据弱处在「当仁不让于师」一句，登在附录四。

按全书统一的登记格式补一栏：他的收回处也落在「挖」——他看见的那场一问一答里的长，写下来时回到了一张早就画好的图上（古之道、各安其位），和他学说的根落在同一个字上。理念界那一格是初判，弱处在「当仁，不让于师」一句。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〇、理念〇

◆ 七、顶住战：替孔子说话的人

这一章的读法，一定会有人不服。本书请两位真正说过话的人出场。

第一位，同阵营的孟子。　　孟子一生以孔子为师，他对孔子有一个著名的评价：「孔子，圣之时者也。」伯夷清高，伊尹担当，柳下惠随和，各有各的样子；孔子不一样，他是随着时候变的圣人，该走就走，该留就留，该快就快，该慢就慢。

如果孟子读到本章，他会说：你说孔子「教的是各安其位」，这不公道。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恰恰是他不死守一个位子。他教子路退、教冉有进，本身就是「时」。你把他的学说读成一张先定的位子图，是把后世的死规矩安到了他头上。

本书让一步：孟子说得对，孔子本人是「时」的，而且这个「时」字就是本章说的「一路变」。孟子看得很准，他把孔子人生里的那一半，用一个字说了出来。可是也要看到，孟子这句话是「圣人」的评语，不是教法：「时」是孔子身上的本事，却没有变成一级可以一步一步教给学生的台阶。后世学孔子的人，学去了「正名」和「复礼」，很少有人学得去「时」。孟子替孔子说出了缝里的那一半，恰好证明了那一半是在缝里。

第二位，对手墨子。　　墨家是孔子之后第一个跟儒家正面交锋的学派。《墨子》里有一篇专门批评儒家，大意是说：儒者把礼乐弄得太繁复，一个人一辈子也学不完那些仪节；讲究「述而不作」，只肯传述古人不肯自己创造，好的东西怎么会越来越多？墨子主张，古代好的要传下来，今天好的也要造出来。

墨子从对面打过来，正打在「位」和「从周」上：你要回到一张古人画好的图上去，那今天的人还造不造新东西？

本书也让一步：墨子说中了一处要害，就是创造的问题，这和口述里说的「没有理念界和现实界的创造和自由」是同一个方向。但墨子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孔子本人恰恰不是一个只会「述」的人。整理六经，本身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挑选、删

改、重排；他在鲁国办私学，把原来只在贵族家里传的学问教给出身各异的人，「有教无类」，本身就是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孔子嘴上说「述而不作」，手上一直在作。

两位的话放在一起，本章结算出一句新话：

位子不是路的起点，是路走稳了以后的样子。孔子一路比、一路变，走到晚年，才走出了一个安稳的位子；后人把这个位子当成了起点，让孩子一开始就坐进去，于是把那条路整个省掉了。

这句话用 SDE 的话说，就是：秩序态是显露（S）的稳定态，它是从差异（D）的路上走出来的，不是先摆好的。

◆ 八、世界写回他：从杏坛到小红花

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学说被一层一层盖成了很大的房子。

先是学生和再传学生把他的言行记下来，编成了《论语》。到了汉代，儒学被立为官学，这是后世通行的说法；讲经的博士、太学，把孔子的书变成了进入官场的必读书。「三纲五常」一类的说法，是汉代以后的儒者发展出来的，不是孔子本人的话，却常常被挂在他的名下。隋唐以后有了科举，再往后，朱熹注的《四书》成了考试的标准答案（元代延祐年间开科，考经义以朱注为准），一个读书人从六七岁起背它，一直背到进考场。各地建了孔庙，孔子成了「至圣先师」。

在这一层一层盖上去的过程中，缝一代一代变宽了。

孔子本人身上，这道缝最窄。他嘴上讲位子，身上一直在路上，两样都在他一个人身上活着。到学生一代，缝宽了一点：记进《论语》的，有子路的顶嘴，也有颜回的不违，两样都还在。到后世的制度里，缝就很宽了：顶嘴的那一半进不了考卷，礼和位子的那一半写进了家规、族规、官场的规矩。「君君臣臣」本来是一句要君也像君的话，传到后来，常常只剩下臣要像臣、子要像子。

再往下传到今天，一部分就变成了家长群里的那朵小红花。「最听话」被当成了好学生的第一条。这不是孔子的错，是传播本身的样子：一套学说越传得远，越容易只剩下能写成规矩、能打钩检查的那一半。「坐端正」可以检查，「从不插嘴」可以检查；「跟老师争一场，争完改了主意」没法检查。

到了 AI 进教室的时候，孔子留下的做法里，有两处正在被机器接手。一处是「装」：背诵经典、讲解注释、按标准答案批改，这些机器做得又快又准。另一处是「挖」：「不愤不启」那一套追问，恰好是一个好的 AI 家教最擅长的，它可以耐心地等孩子憋住，再轻轻点一下。

机器接不走的，是孔子人生里的那一半：一群人在路上走，互相比、互相顶，被顶了的人真的改了口。这一半，从来就不在他的教法里；今天，它更不会在机器里。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位合唱队的老会计

只学孔子写下那一半的人，是很大的一群。一位班主任，把班级管得井井有条，每个孩子都知道自己的座位、自己的值日、自己的职责，班上从来不乱，可是一到辩论赛、一到要学生自己拿主意的时候，全班鸦雀无声。一位父亲，家里规矩分明，吃饭谁先动筷子、说话谁先开口都有讲究，孩子长大后很懂礼貌，可是第一次在单位会议上遇到领导说错了，他知道错在哪，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一位中层干部，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成处世的第一条，自己那一摊做得无可挑剔，可是公司一变，他那一格没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站到哪里去。他们学到了各安其位，碰到需要一路比、一路变的时候，就只剩下守。

比如有这样一位老钟。他在一家国营厂当了三十多年会计，账做得清清楚楚，从来没出过差错。退休以后，社区办了一个中老年合唱队，他报了名，被分在男低音声部。

老钟唱歌跟他记账一样认真。每一首歌他都把自己那一声部的谱子抄在一个小本子上，音高、节拍、换气的地方用红笔标出来。排练时他站在第二排最边上的位置，从来不换，声音稳稳地托在下面，一个音也不跑。指挥很喜欢他，说有老钟

在，低声部就放心。老钟自己心里也有一句话：合唱合唱，各守各的声部，就不会乱。这是他嘴上信的，也是他三十年记账的道理：每一笔进它该进的科目，账就平了。

可是老钟没怎么想过，他自己这三十年，其实不全是靠「守」过来的。设想回到九十年代厂里改用电脑记账那一年，科里好几个老会计不肯学，他是第一个去夜校报名的，白天手工账、晚上对着电脑，一笔一笔跟手工账比，哪里不一样就查到哪里。又有一年厂里改制，他发现一套老规矩的科目放在新账里怎么也平不了，跟来查账的年轻审计员争了一个下午，最后是他改了自己的做法。这些日子，都不在「各守各的科目」这句话里。他是一路比、一路变过来的。

合唱队排到第三年，社区要参加区里的汇演，选了一首歌，中间有一段男低音领唱，只有四句。指挥让老钟来唱。老钟连连摆手：我就是托底的，领唱不行，我不是那个位置上的人。指挥说你音准最好，老钟还是不肯。那一段最后换了一个音准差一些、胆子大一些的人。汇演那天，老钟站在第二排最边上，唱得一点没错，可是散场以后，他在小本子上那四句领唱的谱子旁边画了一个问号，看了很久。

这就是天花板。老钟在声部里练出来的，是一种只有一个位置的本事：在一个定好的格子里，把自己那一份做到不出错。这本事是真的，一支合唱队少不了这样的人。可是格子一换，要他从托底的位置走到前面来，他发现自己没有这一级台阶。

补上这一格，不必一步跳到领唱。可以先在声部里比：请邻座的人听听自己哪句偏了，自己也听听别人；再在排练时变：对一处换气的处理有不同的想法，就在排练时跟指挥说出来，哪怕最后被否掉；等到这两步都走过了，再去试一句领唱，唱砸了也没关系，合唱队里有人托着。

按导论的四步检查一下同构。第一步，嘴上信的是什么？老钟信「各守各的声部」，站在分布，也站在自我界那片和睦的场里，和孔子的理论站在同一处。第二步，真正靠的是什么？是改用电脑那年的一笔一笔比，是改制那年跟审计员的一场争，和孔子人生里的对比、变化，现实界、理念界的张力对上了。第三步，在哪一

刻碰到天花板？是被请到位子外面去的那一刻，和只学「各安其位」的人卡住的地方对上了。第四步，怎样补？先比、再变、再领，是按剂量把缺掉的那两级台阶放回来，和本章说的补法对上了。四步都对得上。

> **带走的话**
>
> 位子不是路的起点，是路走稳了以后的样子。给孩子一个位子之前，先让他在路上比一比、变一变，也被人顶一次。

>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主缝 S1 格内：理论站分布（各安其位），人生另活对比、变化；第二道缝 E1：教的是自我界的无张力幸福，长在现实界与理念界的张力里。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各安其位，他靠的是一路比、一路变。

第 2 章

孟子：说善本在心里的人，搬过三次家，吵过半辈子架

这一章的问题

如果孩子心里本来就有善，我们为什么还要替他搬家、替他挑同学？

◆ 一、搬家那天的一句老话

设想有这样一家人，姓罗。儿子罗远八岁，上二年级。这一年春天，爸爸妈妈把住了十年的老房子挂了出去，在城东一所口碑很好的小学旁边，租下一套小两居。面积小了一半，爸爸上班路上要多坐四十分钟地铁，妈妈把阳台改成了孩子的书桌角。

为了这次搬家，妈妈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了一张清单：新小区里有几家培训班，楼下有没有同龄的孩子，学校门口的文具店卖不卖漫画书，班主任带过几届毕业班。每一条都是冲着「身边」去的：身边的学校、身边的孩子、身边的店。清单最后一行写着：离网吧远。

搬家那天，亲戚来帮忙抬箱子。有人问：值得吗？妈妈笑着回了一句大家都熟的话：「孟母还三迁呢。」屋里的人都点头，这句话好像把什么都说清楚了。

晚上收拾完，爷爷坐在一堆纸箱中间，慢悠悠地说了另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远远心眼好，用不着这么折腾。」妈妈也点头。

同一个晚上说出这两句话，其实有点怪。学区怎样划、该不该为学区搬家，本书不评；这里只看这一家人嘴里的两句话。

第一句说的是：孩子长成什么样，要看他住在哪里、身边是什么人。所以要搬，要花钱，要多坐四十分钟地铁。第二句说的是：孩子好不好，是他心里本来就有的，大了自然会显出来。两句话都挂在孟子名下。前一句出自关于他母亲的传说，后一句的根在他自己的学说里。可是两句话其实在吵架：如果好本来就在心里，搬家干什么？如果非搬不可，那「性本善」又管多少用？

罗家后来的日子，也在这两句话之间来回摆。新学校第一个月，罗远交了两个朋友，放学后一起在楼下踢球，回家说话都响亮了些，妈妈觉得这一趟搬得值。第二个月，班上几个孩子课间把一个同学的文具盒藏起来，看他满教室找，罗远也跟着藏了一回。放学时，老师把这几个孩子的家长留下来说了几句，里面有罗远的妈妈。她先是一愣，接着想：是不是搬错了地方？爷爷说：孩子心眼好，一时贪玩，大了就懂了。

一个家里，同时住着两个孟子：一个忙着换地方，一个说不必换。这一章要做的，就是把这两个孟子放回同一个人身上，看看他自己到底是靠哪一个长大的。

◆ 二、他说的秘籍：心里有四棵苗

孟子的学说，大白话说就是一句：人心里本来就有善的苗头，教育就是把这点苗头护住、养大。

他举过一个每个人都能验证的例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一个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心里都会猛地一惊，生出不忍。他特别说明，这一惊不是为了跟孩子的父母攀交情，也不是为了在乡里博个好名声，更不是嫌孩子哭声难听。它是一下子冒出来的，来不及算计。

从这一惊出发，他说人心里有四个苗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不忍，是仁的苗头；羞耻，是义的苗头；推让，是礼的苗头；分得清对错，是智的苗头。「端」这个字，

就是线头、苗尖，是一样东西刚冒出来的那一点。他自己把这叫「四端」，还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人有这四个苗头，就像有四肢一样，是生来带着的。

苗头有了，还要长。他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有这四个苗头的人，懂得把它们扩大充满，就像火刚点着，泉水刚冒出地面。这叫「扩充」。

苗头也会丢。一个人整天被欲望和杂事牵着走，那点不忍、那点羞耻就散了。所以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做学问没有别的，就是把放跑了的心找回来。

他还把这件事说得更彻底：「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不用学就会的，叫良能；不用想就知道的，叫良知。小孩子没有不知道爱父母的，长大了没有不知道敬兄长的。

那么老师做什么？孟子讲了一个很有名的笑话。宋国有个人，嫌自己的禾苗长得慢，就一棵一棵往上拔，回家累得不行，还得意地说：「予助苗长矣！」他儿子跑去一看，「苗则槁矣」，苗都枯死了。这段话孟子本来是讲怎样养「浩然之气」的，前面还有一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要一直在上面用功，但别急着要结果；心里别忘了它，也别去拔它。后人拿它来讲教孩子，意思是一样的。

孟子也讲过老师有几种教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有的学生像庄稼等来一场及时雨，一点就化；有的帮他成全德行；有的帮他发挥才干；有的只回答他的问题；还有的根本没见过面，是隔着书、隔着人间接学去的。连拒绝也算一种教：「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我不屑于教他，这本身也是在教他。五种教法里，没有一种是往学生脑子里灌东西，都是在学生身上已有的那点东西旁边，等、点、答。

他还说过一件很有家常味道的事：「古者易子而教之」，古时候的人交换儿子来教，因为「父子之间不责善」。父亲亲自逼儿子学好，逼急了父子就生分了。这话今天的家长读来会心一笑：辅导自家孩子写作业最容易吵架。孟子看得很清楚，教人的那只手，最好不是离孩子最近、最着急的那一只。

用本书的三个字来读，孟子是典型的「挖」。善不是从外面装进去的，也不是在路上长出来的，它本来就在孩子心里，教育要做的是把它护住、唤回、扩大。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对得很深。第一，他看见了孩子身上确实有一些不是教出来的东西：很小的孩子看见别人哭，自己也会跟着难过；分到糖多的孩子，有时会犹豫要不要分出去一块。第二，他反对拔苗，这在两千多年前就说出了今天教育最常犯的错：大人急，替孩子长。第三，他把教育的重心放在孩子自己身上，孩子不是一张等人写字的白纸，他心里有东西可以依靠。这三条，今天的老师和家长照样用得上。

◆ 三、土和路：一个被母亲搬大、自己又走了半辈子的人

孟子名轲，邹国人，一般认为生活在公元前 372 年到前 289 年前后（生卒另有几种说法），比孔子晚一百多年。邹国很小，离孔子的鲁国不远。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四段来看。

第一段：母亲替他挑地方。　关于孟子小时候，流传最广的是两个故事，都出自西汉刘向编的《列女传》，属于相传。一个是三迁。孟家起初住在墓地附近，小孟轲和邻家孩子玩的是送葬、哭丧的游戏；母亲觉得不妥，搬到集市旁边，他又学着商人吆喝买卖；母亲再搬，搬到学宫旁边，他开始学着摆祭器、行揖让之礼。母亲这才说：这里可以住了。另一个是断织。孟子上学半途跑回家，母亲正在织布，拿刀把织了一半的布割断，告诉他：你半途不学，就像我割断这匹布。东汉赵岐给《孟子》作注，在题辞里也说他「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早年丧父，幼年受过母亲三迁之教。

这两个故事不能当史实用，但它们说出了一件后人都相信的事：孟子不是自己在一片空地上长出来的，他身后站着一个一次次替他换土的人。

第二段：找一个学不到的老师。　孟子没见过孔子。司马迁在《史记》里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跟着孔子孙子一派的弟子读书。孟子自己说得更坦白：「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我没能做孔子的学生，我是从别人那里间接学来的。这正是他自己说的五种教法里的最后一种：私淑。他一辈子的志向也只一句：「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这一段很要紧。一个人把一位死去一百多年的人当老师，靠的不是心里本来就有的什么，而是一套传下来的书、一群传书的人、一条可以追上去的线。他把自己搬进了孔子那一路的门里。

第三段：到处去见国君，到处碰壁。　中年以后，孟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车队浩浩荡荡。出游的年岁和先后次序，各家说法不一。他见过魏国的梁惠王，梁惠王开口第一句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先生，你大老远来，能给我国带来什么好处？孟子回答：何必说利，有仁义就够了。话说得漂亮，梁惠王没用他。

他在齐国待得最久，做过卿。齐宣王看见一头被牵去祭钟的牛在发抖，心里不忍，叫人换成一只羊。孟子抓住这件事，对齐宣王说：你这一下不忍，就是能行仁政的苗头。这是他四端说最精彩的一次现场演示：他不是在书房里想出了不忍，是在一位国君身上、在一头发抖的牛身上，指认出来的。可齐宣王后来伐燕，没听他的，燕人反叛，齐王说自己「甚惭于孟子」。孟子还是离开了齐国。他也去过小小的滕国，滕文公向他请教怎样治国、怎样办丧礼，这是他少有的一次被当真采纳。鲁平公本来要见他，被身边的宠臣拦下，孟子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我见不到鲁侯，是天意，一个小人哪里挡得住我。

这些年里，他始终不肯在国君面前低头。他教学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去游说大人物，心里要小看他，别被他高高在上的样子吓住。这是一个要一次次走进别人地盘、在别人的规矩里开口的人，给自己练出来的一份底气。

这一段是孟子一生最长的一段，也是最难的一段。他一次次走进宫门，一次次被客气地送出来。他没有等善在国君心里自然长大，他是追到国君面前，拿一头牛、一个比方、一句反问，逼着对方承认那一点不忍。

第四段：跟所有人吵。　　孟子那个时代，各家学说满天下都是。他自己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他跟主张人性无善无恶的告子辩人性，跟农家许行的门徒陈相辩国君该不该亲自种地，骂杨朱、墨子。

和告子那几个回合，《孟子·告子上》记得最细。告子先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人性像柳条，仁义像用柳条编成的杯盘。孟子反问：你是顺着柳条的性子编成杯盘，还是要先伤了柳条才能编？如果要伤了柳条，那是不是也要伤了人才能成仁义？告子又说人性像急水，又说「生之谓性」，又说仁在内、义在外。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孟子的性善说就是在这几次交手里越磨越尖的。和陈相那一场也一样。陈相说贤明的国君应该和百姓一起种地，孟子一连串追问：许行戴的帽子是自己织的吗？煮饭的锅是自己打的吗？最后逼出了那句后人争论了两千年的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连他的学生都听到外面的议论，问他：外人都说先生喜欢跟人辩论，为什么？孟子答：「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哪里是喜欢辩论，我是不得不辩。

晚年他回到家乡，和学生万章等人整理诗书，写成《孟子》七篇。这是司马迁的说法，也有人认为书是他的学生整理的。今天我们读到的孟子，一大半是在对话里：跟国君对话，跟论敌对话，跟追问不休的学生对话。一部讲「善本来就在心里」的书，几乎每一页都是在心外跟人较劲。

◆ 四、那一刀：他看见的火苗，和他埋下的矿

用第一把刀量孟子，照三句法走。

他看见了什么「长」？他看见了人心里那一下不忍，是会冒出来的。看见孩子要掉井里那一惊，看见牛发抖时那一软，这些都是真的，而且反复出现。他也看见了这一下会长大，也会被弄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得到滋养，没有东西不长；失去滋养，没有东西不消。他还看见了土。牛山那一

段，是他写得最好的文字：「牛山之木尝美矣」，牛山上的树本来很茂盛，因为挨着大城，天天被斧头砍，砍了以后，夜里雨露一润，又冒出新芽，可牛羊又来啃，山就光秃秃了。他甚至知道收成好的年头，年轻人多懒散，荒年多凶暴。这些话都在说：长成什么样，跟地、跟雨露、跟斧头和牛羊，都缠在一起。

他还讲过一个学说话的例子。楚国有位大夫想让儿子学齐国话，请谁来教？当然请齐国人。可是「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一个齐国人教，一群楚国人在旁边吵，就是天天打他，也学不会齐国话；要是「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把孩子带到齐国都城的街巷里住上几年，就是天天打他逼他说楚国话，也做不到了。孟子讲这个，本来是劝宋国国君身边要多放好人。可这个例子说的，正是他母亲做过的事：学什么，看你被放在哪条街上。他还有一句更直白的感叹：「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住的地方能改变人的气度，吃的穿的能改变人的身体，住处真是大事啊。

他在哪一步收回？就在牛山这段话的下一句：「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人看见山秃了，以为它从来没长过好树，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这一问把前面看见的一切都收了回去。斧头、牛羊、雨露，统统算在「山的本性」外面；山真正的样子，是那个从来没被砍过、本来就茂盛的样子。同样，人心里的善，不管后来长成了什么、被啃成了什么，都不改它本来的样子。他说得很干脆：「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收回底下，是一台什么机器？是「性」。四端被写成了性，性被写成了天给的：他说心会思考，这是「天之所与我者」。于是那一下一下冒出来的不忍，被装进了一座早就埋好的矿里：矿本来就在，只要挖。火苗是会灭的，要柴、要风，还得有人护着；矿不会，它一直在那里，等人挖。

再用发生命名律的四问过一遍。

第一问，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他命名的是：人在别人受苦、自己做错、需要推让、需要判断的时候，心里会一下子冒出的那点反应。这是真的，今天带过孩子的人，多半也在很小的孩子身上见过类似的一下。

第二问，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孟子自己其实说过条件。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没有稳定家产还能守住稳定善心的，只有读书人做得到；老百姓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这句话等于承认：善心能不能守住，要看肚子饱不饱、日子稳不稳。换成本书的话：四端在一片安稳的地上最容易长成仁义，地塌了，苗头就难说了。

第三问，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人无有不善」这一步。一类反复出现的现象，被说成了所有人都有、而且本来就有的东西。从此，孩子没长好，就只能是被「放」掉了、被「陷溺」了，而不是本来就还没长。

第四问，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孟子自己看见了：同样有四端，有的人成了圣人，有的人差了几倍、几十倍，他说那是「不能尽其才者也」。可「尽」是怎么发生的，同一个苗头为什么在这家长成了、在那家枯了，他没有说清。每个老师都看得见这件事，四端说却没有一栏可以写它。

◆ 五、缝隙在哪里

把孟子写下的和他活过的并排放。

	他写下的	他活过的
善从哪里来	心里本来就有，「我固有之」	相传被母亲搬到学宫旁才学礼；私淑孔门，把自己搬进一条传书的线
怎样长大	扩充、求放心、勿助长	在国君面前指认、在论敌面前反驳、在学生追问下改说法
辩论算什么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一部《孟子》，大半是辩出来的

【缝隙定位卡】 大师：孟子（教育·教化，约前 372–前 289，生卒诸说不一） 理论站在：E1 三界 · 自我界（善端在心，求放心，反求诸己；自我界中心） 人生另活：现实界（证据：相传三迁、断织；周游列国，见梁惠王、齐宣王，屡不见用） 理念界（证据：与告子辩性，与陈相辩并耕，距杨墨；自称「不得已」而辩） 缝隙位置：格内（E1） 第二道缝（初判）：九宫之外 · 123 原

理的「回写」。理论不许回写——斧头与牛羊改不了「山之性」；　人生里，他的性善说恰恰是在与告子的几个回合里被一次次改写、磨尖的。　保底：在一个孩子吃得饱、住得稳、身边有人护着的家里，相信孩子心里有善、别拔苗、　把他放跑的心找回来，是对的；在只会往孩子脑子里灌规矩的地方，四端说是一剂好药。

先说保底。孟子并没有错在「看见了善」。他错在把看见的那一下，写成了一座一直在那里的矿。在一片安稳的地上，孩子吃得饱，大人不打不骂，身边有好同伴，孟子那一套几乎处处对：信孩子，别拔苗，守住他那点不忍。他的问题只在于：让那片地安稳下来的东西，搬家的母亲、传书的老师、逼他把话说清楚的论敌，他很少写进自己的教法。

这道缝和本书第六章王阳明落在同一格。这并不奇怪，「良知」两个字就是王阳明从孟子这里接过去的，一起接过去的还有这道缝。区别在于人生那一边：王阳明是被心外的东西一次次逼到墙角，孟子是被人一次次搬到对的地方，又自己一次次走到对手面前。孟子的人生里，理念界那一边特别重，他一辈子最有力的话，几乎都是在跟人争的时候说出来的。

这道缝是怎么来的？第一个原因，是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孟子回顾自己，最看得见的是自己怎样「养吾浩然之气」、怎样守住本心；母亲的三迁、孔门那条线、齐国那片聚着各家学者的土（《孟子》里记着他和稷下名士淳于髡的几番交锋），都成了背景。第二个原因，和他要说服的人有关。他面对的是国君。要劝一位国君行仁政，最有力的说法是：你心里本来就有仁的苗头，那头发抖的牛就是证据。如果善要靠搬家、靠吵架才长得出来，国君就有理由说：我没搬对地方，我没人跟我吵。把善写成「固有」，是他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

> 他教的是善本来就在心里，他靠的是一次次被搬到对的地方，又一次次被推到对手面前。 这句判语前半句是他的学说，没有争议。后半句的「搬」，一半靠传说，所以本章不单靠三迁：私淑孔门、周游求见、长居齐国，这些都是《孟子》和《史记》里有记载的「搬」。「推到对手面前」则几乎每一篇都有。更短的说法是：他教的是往心里挖，他靠的是换地方、跟人争。

◆ 六、台阶三问

第一问，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而且写得很清楚。「求其放心」是自己把跑掉的心拉回来；「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是事情办不成先回头查自己；养浩然之气要「必有事焉」，天天在上面用功。这些都写进了教法，两千年一直在传。打 √。这一级甚至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级：「勿助长」提醒大人别替孩子较劲，较劲的只能是孩子自己。

第二问，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这一问要小心。他确实写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吃苦是为了「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是对现实界之难最有名的一段话。可是这份难是「天」降的，不是老师按剂量设的；他的教法里，没有哪一步是让学生去跑一趟、碰一次、被拒一回。他自己的人生里，这一级台阶却实实在在：一次次被国君客气地送出宫门。初判打 〇，证据弱在：若把「天将降大任」读作教法，可升为 √，交裁定。

第三问，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他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是敢跟书较劲；他的学生也敢追问他。可是细看，他不信《武成》，是拿自己心里的仁去判书，不是让一个对手来改自己；学生追问，是他来答。辩论在他嘴里是「不得已」，不是一条要学生走的路。而在他自己身上，这一级台阶最高、最硬。初判打 〇。

这里要说明一句：本书开卷时写死了一个预言，理念界打 〇 的人不少于八位。孟子打 〇，对预言有利，所以更要小心。本章打 〇 的理由，只在于辩论没有被他写成学生要走的一级台阶；如果把「尽信书」和他跟学生的问答算作教法里设了这一级，这里就该打 √。本书取前一种读法，登在附录四，不为预言留情。

按全书统一的登记格式补一栏：他的收回处也落在「挖」——他看见的那场在人与人之间被推出来的长，写下来时回到了「四端本来就在心里」，和他学说的根落在同一个字上。现实界、理念界两格均为初判，弱处写在上面两段里。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〇、理念〇

◆ 七、顶住战：告子和荀子

第一位反驳者是对手告子。告子说：「性犹湍水也」，人性像打着旋的急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往东边开口子就往东流，往西边开就往西流。人性本来没有善不善，看你往哪边引。这不是告子第一次出招。他先前说人性像柳条，孟子回他：编杯盘要不要先伤柳条？这一招，孟子赢在一个问题上：如果仁义要伤了人性才做得出来，天下人就会把仁义当成祸害。

孟子的回答很漂亮：水确实不分东西，可它分上下吗？「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这一比，告子的比方被他翻了过来。可是请注意，孟子接下去自己也承认：拍水能让它溅过额头，堵水能让它上山，这不是水的本性，是形势逼的。形势，就是地。

第二位反驳者和他同一阵营。荀子也学孔子，也办学、也讲礼，可他在《性恶》篇里点名反对孟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些善是人为做出来的。荀子是本书下一章的主角，他会说：善不是挖出来的，是照着圣人的模子，一点一点矫出来的，就像弯木头要蒸、要压才会直。

本书在这里让一步。告子说对了一件事：水往哪边走，要看在哪里开口子，这是孟子自己在牛山、在齐国话、在荒年里都看到过的。荀子也说对了一件事：光说善在心里，说不出一个人是怎么一步步变好的，得有礼、有师、有规矩。孟子的四端，在两个人的夹击下，并没有被推翻，孩子心里那一下不忍是真的。

后来的儒者也替他打过补丁。宋代的理学家觉得光说性善，解释不了人为什么千差万别，于是在「本来的性」之外又加了一层「气质」：本性都是好的，气质有清有浊，所以有人好学、有人难教。这一说一般认为由张载提出、二程发挥、朱熹集其大成。这个补丁很聪明，可它还是在心里找原因，只是把矿分成了两层：上面一层纯金，下面一层夹着石头。地，仍然没有写进去。

但是两边都没看到的，是那一下不忍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一座等着挖的矿，也不是一块等着矫的弯木头。它是一簇刚冒头的火苗。火苗是真的，不是外面装进去的；可它往哪边烧、烧成什么样，一半在柴，一半在风，还有一半在旁边有没有人跟它较劲、逼它烧得更旺。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端是苗，不是矿；苗的去向，一半写在地里，一半写在跟人争的那几句话里。

◆ 八、世界写回他

孟子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只是诸子里的一家。唐代韩愈讲儒家道统，把孟子排在孔子之后，说孟子之后道就断了。到了宋代，他的书被列入经书，朱熹把《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编在一起作注，合称四书。元代延祐年间开科，考试以朱熹的四书注为准，孟子的书成了读书人必背的课本；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他被加封「邹国亚圣公」，明代嘉靖年间改称「亚圣」。到了明代，王阳明从「良知」两个字里接出一门心学，书院里讲的是「致良知」，孟子那一句「不虑而知」，成了一整个学派的地基。

这一盖，就把他的学说盖成了一套考试的内容，和一种很稳的说法：人性本善，读书就是找回本心。

他母亲的故事，走的是另一条路。《三字经》开篇不久就写：「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几乎每个中国孩子都背过。于是有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孟子的「善在心里」进了书房和考场，孟母的「换地方」进了千家万户的饭桌。两半被拆开，各传各的。

缝在传播中变宽了。到了今天，「性本善」常常被说成「孩子天生是好的，不用管」；「孟母三迁」常常只剩下一件事：花钱换一个好学区。两半都还在，可孟子一生最硬的那一段，跟国君面对面、跟论敌一句一句地争，哪一半都没带上。今天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常选《孟子》的篇章，学生背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背下「鱼，我所欲也」，却很少有人被要求像孟子那样，站到一个不同意自己的人对面，把道理一句一句说出来。

在 AI 时代，孟子的「挖」有一部分已经可以交给机器。一个好的 AI 家教，可以像孟子问齐宣王那样一步一步追问，帮孩子认出自己心里那一下不忍。但它很难替孩子搬家，也很难真的站到孩子对面，认真地、有来有回地跟他吵一场。机器接走的是孟子的「挖」，接不走的是他母亲的「搬」和他自己的「争」。这两样，恰好是他没写进教法的那两级台阶。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位奶奶

只学孟子学说的人，会卡在同一个地方。家长相信孩子本性好，于是孩子犯了错，只说一句「他心是好的」；老师相信要启发，于是一节课都在问「你心里是不是也觉得不对」，却从不让学生去碰一件难办的事、去跟一个不同意的人争。另一些人只学了孟母，花光积蓄换学区，以为地方换对了，孩子自然就好。前一种人只信心里的矿，后一种人只信外面的土。还有一种老师，把「求放心」讲成了一句空话：学生上课走神，就说「把心收回来」，却从不问他的心跑到了哪里、为什么跑。心被当成一只会自己回笼的鸟，笼子在哪、谁开的门，都不必管。他们学到了孟子写下的那一半，或者他母亲传下的那一半，碰到需要跟人较劲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比如有这样一位奶奶，姓葛，退休前在纺织厂当挡车工，现在帮儿子带十岁的孙子豆豆。葛奶奶有一句口头禅：「我们豆豆本性好，长大自然就懂事。」豆豆打翻了邻居家的花盆，她替他赔；豆豆考试抄了同桌的答案，她说小孩子一时糊涂。

她嘴上信的，和孟子站在同一格：好本来就在孩子心里，不用大人多操心。

可她自己是怎么长成一个明事理的人的？她很少讲。儿子有一次翻出一本旧工作笔记，才知道母亲十九岁进厂，头两年跟的师傅脾气坏，她差点辞工；后来车间主任把她调到另一个班组，跟了一位肯教的老师傅，才学出了手艺。她当过班组长，为了给新来的女工争取倒班，拿着排班表去车间主任办公室，前后争了三回。她真正靠的，是被调到对的地方，和一场一场跟人争下来的道理。

天花板出现在豆豆十岁那年。小区里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常常拿一个说话慢的孩子取乐，豆豆跟着起哄，还学人家说话。那孩子的妈妈找上门来。葛奶奶第一反应还是：「豆豆本性好，是被那几个大孩子带坏的，大了就懂了。」话说出口，她自己也愣了一下：如果是被带坏的，那等他长大，又是谁来带好？

她后来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替豆豆换了一片地：不再让他放学后跟那几个大孩子在楼下转，而是带他去社区的乒乓球室，那里有几位退休的老人天天打球，讲规矩，也肯带孩子。第二件，她在饭桌上跟豆豆认真吵了一架。她问：那个孩子被笑的时候，你猜他心里怎么想？豆豆说：大家都笑，又不是我一个。她不让，一句一句地问下去：大家都笑，就对了吗？豆豆争得脸红，最后自己说了一句：要是我被这样笑，我会想哭。

这就是孟子说的那一下不忍。它确实在豆豆心里，可它不是自己冒出来的，是在换了一片地、又被奶奶逼着争了一场之后，才冒出来的。四步对一对：她嘴上信善在心里，落在自我界；她自己靠的是被调到对的班组、跟人争排班，落在现实界和理念界；她卡在「本性好」救不了一个正在起哄的孩子；她补上的，是换地方和一场认真的争论。四步都对得上，这是和孟子同一道缝。

所以学孟子，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信孩子心里有那一下不忍，这一半照学；另外两半，得自己补上：替孩子挑地方的时候，别只挑一所学校，要挑他每天放学后跟谁待在一起；更要紧的是，在家里给他留一个可以跟大人争、争输了也不丢脸的地方。孟子自己的善，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被一次次逼出来的。

> **带走的话**
>
> 孩子心里那点善是真的，但它是一簇火苗，不是一座矿。替他挑一块好地，再认真跟他吵一架，火才烧得起来。

>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E1 三界格内：理论站自我界，人生另活现实界与理念界（第二道缝初判在 123 原理的回写）。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善本来就在心里，他靠的是一次次被搬到对的地方，又一次次被推到对手面前。

第 3 章

荀子：一块要蒸要压才直的木头，一座吵了几十年的学宫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说「人生下来就是弯的，得靠外力矫直」的人，自己是被谁矫直的？孩子照着模子长成了样子，摘掉模子以后，还会不会自己往前长？

◆ 一、矫正器戴上的第一个月

设想有这样一个家。女儿安安十一岁，牙齿有点乱，门牙往外龇，下面两颗挤在一起。周六上午，口腔医生给她戴上了矫正器：每颗牙上粘一个小方块，一根细钢丝从左到右穿过去。医生说，接下来每个月来复诊一次，把钢丝换一根、拧紧一点，大概两年。

第一个星期最难熬。牙酸，咬不动苹果，只能喝粥；钢丝的尾巴刮嘴，晚上疼得睡不着。安安哭着问妈妈：我的牙本来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受这个罪？妈妈只好说：牙长歪了，不管它会越来越歪，趁现在骨头还软，一点一点推回来。

到了第三个星期，安安不怎么哭了。她发现镜子里的门牙好像真的往里收了一点点。复诊的时候，医生拿着上个月的牙模和这个月的比，说：挪了半毫米。然后又补了一句让妈妈愣住的话：牙不是被钢丝硬推过去的。钢丝只是一直轻轻地压着，牙根那一边的骨头被压着，就慢慢化掉一点，另一边松开的地方，又慢慢长出新骨头来。牙是跟着骨头一边拆、一边长，才走过去的。

医生还说了第三件事。两年以后矫正器拆掉，还得戴保持器，至少晚上戴，不然牙会慢慢「跑回去」。至于这两年里每次拧多紧、先动哪颗，要看每个月牙实际挪成了什么样再定，谁的牙都不一样，方案是一路改出来的。

把这一个月连起来看，一副矫正器里，同时站着两种看法。一种是：牙天生是歪的，不压就不直，压了也要一直看着，一松手就回去。另一种藏在医生的那句话里：真正让牙挪过去的，不是钢丝，是骨头自己在长；而怎样压，又是看着它怎样长一次次调出来的。

两千三百年前，有一个人把第一种看法说得比谁都透。他说人的本性就像一块弯木头，要蒸、要压、要用墨线比着，才能直。他叫荀子。本章要看的，是那副钢丝，也是钢丝底下那块自己在长的骨头。

◆ 二、他说的秘籍：木受绳则直

荀子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这句话常被误解成「人都是坏人」。其实他的意思更朴素：人一生下来，就想吃饱、想穿暖、想要好东西、见了便宜就想占，这些都是本性，本性里没有现成的礼让和规矩。人身上那些好的东西——谦让、守信、讲道理——都是后来「伪」出来的。这个「伪」字不是虚伪，是「人为」：人用力做出来的。

所以教育在他那里，是一件加工的活。他在《劝学》里打了一串比方：「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一根本来直的木头，用火烤着把它弯成车轮，弯得正好合圆规，以后就算晒干了也不会再挺直，是烤弯的那一下造成的。反过来，木头用墨线比着就能取直，刀在磨刀石上磨就能锋利。在《性恶》里说得更硬：弯木头一定要等檃栝（矫正木材的夹具）夹住、火蒸、用力压，才能直；人也一样，一定要有老师、有礼义，才能走正。

那么学什么、怎么学？他在《劝学》里答得清清楚楚：「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从背诵经书开始，到读懂礼结束；从做一个读书人开始，到成为圣人结束。路是现成的，终点也是现成的。

怎么走这条路？一个字：积。「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几句今天的中学生几乎都背过。刻一下就停，烂木头也刻不断；一直刻下去，金石也能雕出花来。

外力不只来自老师，也来自周围。他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蓬草本来东倒西歪，长在一片笔直的麻地里，不用人扶也直了。所以他主张「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住要挑地方，交往要找有学问的人，好防着自己走偏。他还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君子生下来和别人没什么不同，只是善于借助外物，就像登高望远、顺风呼喊、坐车坐船。在他眼里，一个人成什么样，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他被放进了什么样的环境、借到了什么样的工具。这一点，今天的家长选学校、选同桌、选兴趣班时，其实天天在用。

还有一样要紧的：老师。他说学习最便捷的路，是亲近一位好老师；又说一个人如果不照着老师和礼法走、偏要自作主张，就像瞎子分辨颜色、聋子分辨声音。理想的学生，是礼怎样说就怎样做，老师怎样说就怎样说，他叫作「师云而云」。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对的地方很多，而且很实在。

第一，他看穿了一件孟子没有正面说的事：好不是天生现成的，是做出来、攒出来的。前一章孟子说，人心里本来有一点善端，像牛山上的树，本来是茂盛的，被人砍、被牛羊啃，才成了秃山。荀子偏偏也拿树打比方，却说木头本来就是弯的。两个比方放在一起，孟子看的是「别砍坏它」，荀子看的是「得把它做出来」。对一个家长来说，荀子这一边常常更有用：孩子不会天生就懂得排队、分享、说谢谢，这些都得一遍遍地教、一遍遍地练。

第二，他把「积」说得无比清楚。天分不够不要紧，「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好马一跳也跳不出十步，笨马拉车走十天，也能走很远，功夫在不停。这句话安慰过两千年里无数不聪明的孩子。

第三，他把学习从天命里拉了出来。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会因为好皇帝就存在、坏皇帝就消失。人成什么样，不是天定的，是自己学出来的。他还说，路上随便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禹那样的圣人（「涂之人可以为禹」）。这是一句非常平等的话。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荀子的主字是「装」。本性里没有现成的善可挖，善要从外面加上去：礼是模子，老师是工匠，经书是材料，学生是那块木头。但这一回的「装」和往空瓶子里倒水不太一样，它是往一块有脾气的木头上施力，木头会弹回来，所以要一直夹着、一直压着。记住这个「装」字，也记住那个「积」字，本章第四节要回到它身上。

◆ 三、土和路：一个晚来的学生，一座不治而议论的学宫

荀子的生平，史书留下的很少，许多年份说法不一。下面只按一般的说法写，拿不准的地方标出来。

他名况，赵国人，当时的人尊称他「荀卿」。汉代的书里又常写作「孙卿」，旧说以为是避汉宣帝刘询的名讳，清代也有学者认为荀、孙两字古音相近，两说至今并存。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纪，比孟子晚几十年，和庄子的晚年有一段重叠。

第一段，是来齐国之前的那些年，几乎是空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只有一句：「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五十岁才去齐国游学，这个说法很奇怪，所以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穷通》里写作「年十五始来游学」，两说争了近两千年，至今没有定论。如果是五十岁，他成名前的大半生在哪里、跟谁学，几乎不可考；如果是十五岁，他就是在稷下长大的。无论哪一说，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让他成为荀子的那片地，是齐国的稷下。

第二段，稷下。齐国在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办了一座学宫，招揽天下的学者。《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齐宣王时这些学者被赐给宅第、封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不管政务，专门议论。这里先后住过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宋钘等许多人，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都有。孟子也在齐宣王时来过。今天说「百家争鸣」，最热闹的现场就在这里。

荀子在这座学宫里待了很久。《史记》说，到齐襄王的时候，田骈这些老一辈都已经去世，荀子「最为老师」，成了资格最老的一位；齐国恢复列大夫的空缺，荀子「三为祭酒」。祭酒是学宫里带头主持仪式的人，大致相当于学宫的首席。三次当首席，可见他在这里站得有多稳。

站稳的方式，是吵。《荀子》这本书，很大一部分就是吵架的记录。《非十二子》一篇，把当时六派十二位学者逐一点名批评，连儒家内部的子思和孟子也在其中，说他们大致学了先王，却不懂先王的纲领。《解蔽》一篇说，人最大的毛病，是「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被一个角落遮住了眼睛，看不见大道理；接着又一家家点过去：墨子只看见实用，不懂文采；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只看见自然，不懂人。《性恶》一篇，干脆是一场对孟子的长篇辩论，一开头就摆出孟子的说法，再一条条驳。《天论》驳的是那些把人事都推给天命、推给怪异征兆的说法。

这些吵架不是隔空喊话。稷下的规矩就是当面议论。一个观点提出来，隔壁住着的就是反对它的人。荀子的「性恶」要是说不圆，第二天就会有人追着问：人性若恶，第一位圣人的善又是从哪里来的？他在《性恶》里专门回答了这个问题，说礼义是圣人长期思虑、反复做事，一点一点「积」出来的。这个回答，是被人问出来的。

第三段，是被赶出来之后的路。《史记》说齐国有人说他的坏话，他只好离开，去了楚国。在这前后，他到过秦国，见过秦昭王和秦相范雎。书里记着秦昭王问他「儒家对国家没有用吧」，他当面替儒家辩；范雎问他到秦国看见了什么，他

说秦国的百姓质朴，官吏认真，朝廷办事利索，治得很好，只是缺了儒者（《强国》篇里他的原话是「其殆无儒邪」，大概是没有儒者吧）。他还在赵孝成王面前和一位将军辩论用兵之道，记在《议兵》里。

秦国这一站，对他很要紧。他亲眼看见一个不讲儒家、只讲法令赏罚的国家，确实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件事没有让他放弃礼，却让他的主张里多出了一个「法」字。今天说荀子「隆礼重法」，把礼和法并在一起讲，这是他和孟子最大的不同之一。这一处，是现实硬塞给他的。

第四段，兰陵。楚国的春申君任他为兰陵令，兰陵大致在今天山东南部。春申君死后，他丢了官，就在兰陵住了下来，著书，最后死在那里。春申君死于公元前238年，荀子的卒年当在此后，确切年份不详。他晚年的学生里，有两个名字后来比他还响：李斯和韩非。一个成了秦国的丞相，一个成了法家集大成的人。

把四段放在一起看，荀子这一生，没有一段是在「照着一位老师的话、一步一步积」中度过的。能查到的，是他在一座各家混住的学宫里，当面跟十几派人争了很多年；被赶走了，就到秦国去看一个跟自己主张相反的国家，到赵国去跟将军辩兵法；辩完、看完，回头改自己的说法。书里那么多「积」字，他自己确实积了一辈子；只是他积的，不是一位老师的话，而是一场接一场的争论。

◆ 四、那一刀：他亲眼看见了「积」，又把它交给了一副夹具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他看见了善不是天生现成的，是一代代人、一个个人，一点一点积出来的。这一处他看得比先秦任何一位都清楚。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谈「名字」的那一段。在《正名》里，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一个东西叫什么，本来没有一定之规，是大家约好了这样叫，约定俗成了，就算合适；跟约好的不一样，就算不合适。成语「约定俗成」就出在这里。名字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和人之间商量出来、用出来的。这是一次非常干净的「长」。

他对礼的来历也这样看。前面说过，稷下有人追问他：性恶，那第一套礼从哪里来？他的回答是，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礼义是圣人反复思考、反复做事，攒出来的，不是从人的本性里天然长出来的，也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一句里，礼是会长的。

他在哪一步收回？在转向学生的那一步。圣人的礼是积出来的，可一旦积成了，交到学生手里，就成了一根不许再弯的墨线。学生的路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终点是圣人；学生的样子是「师云而云」。圣人可以约定，学生只能遵守；圣人可以积出一套礼，学生只能照这套礼把自己矫直。当初那场「约」，在学生这里被悄悄地关上了。

收回底下的那台机器是什么？是一副本来就在的夹具：先王之道、圣人之礼。它在学生出生之前就已经做好，尺寸不许改，学生的全部功课，是把自己塞进去，塞够了年头，就直了。本书导论说的三个先在，荀子占了两个：先在的知识（礼和经），先在的方法（师法）。他唯独没有占「先在的儿童」，他不认为孩子身上有什么现成的好东西可挖。这正是他和孟子分道扬镳的地方，也是他比孟子离「长」更近的地方：他至少不假定答案藏在孩子心里。

再用发生命名律的四问过一遍。

一问，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他命名的是「矫」和「积」：人身上的好习惯、好规矩，大多是在一股持续的外力下、经过很长时间一点一点攒出来的。孩子学排队、学写字、学说话的礼貌，确实都是这样。被命名的东西是真的。

二问，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E）下为真？在他那片土里，几乎处处为真：战国末年，列国打了两百多年仗，人和人之间最缺的是止争的规矩；他教的学生多是准备去做官的读书人，要学的内容——礼节、典章、经书——是已经定型的；学生先要学会守，才谈得上改。今天也一样，在基本功阶段、在规范性很强的内容上，比如写字的笔顺、交通规则、实验室的操作规程，「木受绳则直」都是对的。

三问，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他把「性恶」写成所有人的本性、把「师法」写成唯一的正路、把圣人写成唯一的终点的时候。他在《礼论》里说「礼者，人道之极也」，礼是做人之道的顶点。顶点定了，路就只剩一条；路只剩一条，学生便只剩「积」的份，没有「约」的份。

四问，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就留在《劝学》开头那一句里：「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青色从蓝草里提出来，却比蓝草更青；冰是水结成的，却比水更冷。这句话说的是学生可以超过老师。可是，学生是怎样超过老师的？在「师云而云」的路上，照着老师的墨线一分不差地矫，只能矫得和老师一样直，矫不出比老师更青的那一层。那多出来的一层青，他看见了，写在了开篇，却没有在自己的教法里给它留一条路。这就是他的「看得见、说不出」。

这里要把「积」和「长」分开说一句。「积」是一层一层往上加：一天一张字，一年三百多张；一天一句礼，十年就成了习惯。「长」也要一层一层地来，但多一样东西：长出来的那一层，会回头改下面的土。孩子学会了写一个字，下一次不只是多会写一个字，他看别的字的眼光也变了；一群人约定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用久了，又会反过来改变大家怎样看那样东西。荀子在「约定俗成」和「圣人积思虑」里，写到了这回头的一笔；到了教学生的「积」字里，这一笔不见了，只剩往上加。所以本书说他的主字是「装」，但「积」字里有「长」，只是被他压成了单向的累加。

回到矫正器。牙不是被钢丝推过去的，是骨头自己一边化、一边长，跟着走过去的；每个月拧多紧，要看上个月挪成了什么样再定。荀子看见了钢丝，也看见了积——「锲而不舍」的那股持续的力。可他没有写那块骨头，也没有写医生每个月看着牙模改方案的那一步。他的学说里，力是从外往里一个方向走的，没有从里往外回来的那一条。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荀子（教育·教化，约公元前三世纪，生卒年说法不一）　理论站在：E1 三界 · 现实界（中心主义名：绳墨中心）　—善从外面来：礼法、老师、环境这些外力，持续地压、持续地积；　「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学生的难来自一副夹具　人生另活：理念界（证据：稷下数十年，三为祭酒；《非十二子》点名六派十二人；　《解蔽》逐家论其所蔽；《性恶》通篇驳孟子；被追问「第一位圣人从哪来」　而写出「圣人积思虑」一说）　自我界（证据：被谗离齐、失官兰陵，晚年仍著书不辍）　缝隙位置：格内（E1）　第二道缝：九宫之外 · 显露光谱。理论只认秩序态（礼是「人道之极」，终点是圣人）；　他自己最有创造力的年月，泡在稷下百家混住、各说各话的混沌态里，　「隆礼重法」是在秦国那一站碰出来的介生态（正在成形）。　保底：在基本功与规范内容的阶段，在大乱之后先要止争的土里，在学生还没有　能力判断对错的时候，「木受绳则直」是对的；「积」字尤其对，没有积就　没有长。他还把学习从天命里拉了出来，说普通人都可以成圣。

把卡上的两边并排放，缝就出来了。

> 他教的是照着圣人的绳墨矫直，他靠的是在稷下跟百家吵了几十年。　短一点说：他教的是矫，他靠的是吵。

这个判语只能用在荀子身上。孔子一路比、一路变，靠的是路上遇到的各色人；孟子一次次被搬到对的地方，靠的是有人替他挑了一片土。荀子不一样，他身边一直住着反对他的人。他的性恶论，是对着孟子的性善说出来的；他的礼法并重，是在秦国看见了法令的力量之后才长出来的；他那句「圣人积思虑」，是被人追问得没有退路时才想明白的。一个学者被同时代的十几派人当面盯着，任何一句话说不圆，都会被抓住。这是理念界里最硬的一级台阶，而他在这级台阶上站了几十年。

可他给学生设计的，是另一种学习：先背经，后读礼，照老师说的说，不合先王的话不听。他在《非相》里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凡是不合先王、不顺礼义的话，就是奸言，说得再雄辩，君子也不听。他自己是靠跟「不合」的话较劲长出来的，却把这类话从学生的耳朵边挡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导论第五节列过几条缝的来源，荀子身上最明显的是第二条和第三条。第二条，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他看得见自己几十年锲而不舍的「积」，看不见稷下那片地一直在逼着他积。第三条，心疼，不过换了一个对象：他心疼的不是学生，是天下。他亲历的战国末年，是一个各说各话、各打各仗的年代；在他看来，百家争鸣的另一面，就是天下大乱。他想要的是一个「一」字——一套礼、一个标准、一种说法，好让人不再争。于是他把自己在争论里得到的东西，当成了乱世的病，从教法里一刀切掉。

这不是虚伪。一位在稷下吵了几十年的人，最知道吵有多累、多危险，也最知道一套说法立起来有多难。他想让学生少走弯路，直接拿到那套立起来的礼。他只是没有看见：让他自己成为荀子的，正是那段弯路。

◆ 六、台阶三问

第一问，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而且写得最足。「锲而不舍」「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都是要学生自己跟自己的懒、自己的慢较劲。《劝学》几乎整篇在讲这一级台阶，两千年来一代代学生背着它长大。打 √。

第二问，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有。礼本来就是在人和人之间练的，什么场合站在哪里、对长辈怎样说话、有了好东西怎样分，每一样都是在真实的人群里碰出来的难。他在《儒效》里还说，听到不如看到，看到不如懂得，懂得不如去做，「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只是「居必择乡，游必就士」这一条，又替学生挡掉了一部分粗糙的现实。初判打 √，证据弱在他没有写怎样让学生去碰一件礼也管不到的事。这一格和第 1 章孔子打 ○ 不同，理由在礼的用

法：孔子的礼，照第 233 号口述，是让人少一点拉扯、学会顺从和适应；荀子的礼是一副夹具，本来就是从外面压上来、要学生一直顶着的力，这份难是他有意设下的。

第三问，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教法里没有设。这里要把话说公道：他写过「君子必辩」，也写过「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把当面批评自己又说得对的人当老师。可是细看，他的「辩」是学成之后替先王去驳别人，不是让学生跟老师、跟经书争；他认的批评，是合乎礼的批评，礼本身不在被批评之列。学生那一头，仍是「师云而云」。而他自己，恰恰是在理念界这一级台阶上走了一辈子。打 〇。

按全书统一的登记格式补一栏：他的收回处也落在「装」——他看见的那块会弹回来的木头（「积」的那一面）确实近「长」，可墨线不许被木头改，没有回写这一步，写下来仍是「从外面按次序加上去」。现实界那一格是初判，弱处在他没有写怎样让学生去碰一件礼也管不到的事。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装；收回处：装；台阶＝自我√、现实√、理念〇

◆ 七、顶住战：两千年来反驳他的人

第一位反驳者，来自儒家内部。宋代的程颐、朱熹一路，把孟子抬成正统，对荀子下手很重。程颐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朱熹《孟子序说》引）荀子偏得厉害，单是「性恶」这一句，根本就已经丢了。朱熹也批评他把人性说坏了。在理学家看来，人性若真是恶的，一切修养都成了从外面硬套上去的枷锁，人就没有了向善的根，这样的教育走不远。

这一驳，说中了一半。荀子的学生确实没有「根」可守，只有夹具可靠；夹具一松，就会像摘了保持器的牙一样往回跑。所以荀子要求终身在礼里，不敢放手。但理学家的药方是把答案放回心里去挖，那是「挖」，本书第二章和第六章已经说过它的毛病。

第二位反驳者，是对手阵营的庄子。庄子比荀子稍早，未必读过荀子的书，可他的《马蹄》一篇，几乎是冲着「木受绳则直」写的。他说，陶匠夸口会治陶土，圆的合圆规，方的合矩尺；木匠夸口：「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弯的合钩，直的合墨线。接着反问：陶土和木头的本性，难道想合规矩钩绳吗？在庄子看来，墨线一上身，木头就不再是木头，是器具了。荀子反过来批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两人各自看见了对方看不见的一面。下一章讲庄子，这场隔空的争论还要接着写。

本书让一步：理学家说得对，只靠外力，学生身上没有自己往前长的那一股劲，一撒夹具就回弹；庄子也说得对，墨线用得太久、太满，就会把一个人削成一件只能按图纸用的器具。这两处，荀子都没有回答好。

但反过来，荀子也顶住了两件事。对理学家，他顶住的是：好不会天生现成，要一件一件做出来，这一点今天每个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对庄子，他顶住的是：人不是天生就会跟人相处，不加任何约束的「自然」，在一群人里往往意味着强者说了算。他那句「涂之人可以为禹」，比「本来就好」和「顺其自然」都更平等，因为它不看天分，只看积。

落到安安家里，这一让一顶可以变成很具体的做法。牙要矫，规矩也要立，这是荀子对的那一半，家长不必心虚。补丁在另一半：规矩立下以后，隔一段时间跟孩子一起看一看，哪一条管用、哪一条卡人、哪一条该改，让孩子说理由，大人也说理由，说不过就真改。每改一次，孩子就参加了一次「约」；等到有一天，某一条规矩孩子已经不用人盯也能守住，就大方地把它拆掉，像拆掉矫正器那样。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绳墨没有错，错在只许墨线弯木头，不许木头回过头来改墨线。矫正器要有两样东西，一是按月看着牙怎样挪、改一次尺寸，二是拆下来的那一天。荀子的礼是「约定俗成」出来的，那么学生也该有一天，被请进来参加下一次的「约」。

◆ 八、世界写回他

荀子身后的命运，起伏得厉害。

汉代，他的书被刘向整理成篇，他的学问经由学生一路传下去，据清代学者汪中等人的考证，汉代几部经书的传授，不少都能追到他的门下。唐代韩愈在《读荀》里说，孟子是「醇乎醇者也」，荀子和扬雄是「大醇而小疵」，大体纯正，有些小毛病。到了宋代，理学家把孟子抬成了孔子之后的正统，荀子被排了出去；北宋时他本来已经进了孔庙从祀，到明代嘉靖年间，牌位又被撤掉了。清末谭嗣同在《仁学》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把两千年的学风都算到了他头上。一个人，既被说成是被排挤出正统的边缘人，又被说成是两千年真正的主流。

两种说法其实都有道理。他的名字被排挤了，他的做法却留了下来：书院的学规、私塾的戒尺、「严师出高徒」、描红本和字帖、一遍遍抄写背诵，底下都是「木受绳则直」。他的《劝学》长期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青出于蓝」「锲而不舍」「积少成多」成了几代人的座右铭。

缝就在这里变宽。荀子本人身上的缝最窄，因为他一边讲矫，一边自己在吵。到了学生李斯、韩非那一代，只剩下法和术，稷下那种当面议论的风气反而断了。到了课本里，《劝学》只选了讲「积」的段落，性恶、稷下、非十二子全删了，留下的是一个勤学苦练的荀子。到了家长嘴里，往往只剩一个「严」字。

机器进了教室以后，荀子这一路最先被接手。照着字帖打分、照着标准音纠发音、照着答案批改、按遗忘曲线安排背诵，这些「矫」和「积」的活，机器做得又准又不知疲倦。被做掉的是钢丝；做不掉的，是那块自己在长的骨头，和那座当面吵的学宫。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个练字的人

只学荀子的人，身上有一种很好认的样子。他们勤奋、守规矩、底子扎实，一件事交给他，照流程做得一丝不苟。这样的人，在一个标准定好、只差执行的地方，是最靠得住的：新学期的课表、一条生产线、一套考试。他们卡住，是在标准用完的地方。碰到一件书上没写、老师没教、流程里没有的事，他们第一反应是去

找那根墨线；找不到，就站在原地。更难的是跟人争：有人当面说「你这样不对」，他们要么立刻服从，要么立刻翻脸，很少能跟对方认真辩一场、辩完改掉自己的一部分。他们学到了「积」，没有学到让荀子长成荀子的那座学宫。

设想有这样一位老宋。他在公交公司当调度员，三十五岁开始练颜体楷书，每天早上上班前一个钟头，照着字帖一笔一笔临。十年下来，他临的《多宝塔碑》，挂在公司的职工之家里，几乎可以乱真。老宋常说：写字没有别的窍门，就是一个「临」字，笔笔照着帖，写一万遍自然就对了。

可老宋自己心里清楚，他进步最快的，不是临帖最多的那几年。那是刚练的第三年，他进了公司工会的书法小组。组里有个写欧体的老师傅，总说颜体太肥；还有一个年轻人，专门看出土的碑刻，说字帖上的笔画很多是后人描出来的，不是原样。三个人每周凑一次，常常为一个「横」该怎么起笔争得面红耳赤。那一年，老宋回家一遍遍对照几种拓本，才第一次明白自己写的横为什么总是发僵。只是回头说起来，他记得的是那一年他临了多少张，不记得那一年他吵了多少次。

天花板是在一个春节来的。车队请他写一副春联，贴在调度室门口，内容是队长自己编的，十四个字里有六个，《多宝塔碑》里根本没有。老宋翻遍了字帖，拼不出来，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去别的帖里找偏旁凑。写出来一看，每个字都像颜体，放在一起却互相不认识，整副对联是散的。他这才发现：十年里他学会了照着写，却没学会自己写。

后来他是怎样补上的？他没有扔掉字帖，而是换了一种用法。他又回到书法小组，请那位写欧体的老师傅专挑他的毛病；他开始把同一个字的几种写法并排摆着，自己先说为什么这一家这样写、那一家那样写，再听别人驳；然后试着背着帖写，写完再对帖，写完再对帖。书法里原本就有这几步：先照着临，再背着临，再按意思临，最后自己写。老宋过去一直停在第一步。

拿四步检查一下同构。第一，老宋嘴上信的，是「照着帖写一万遍」，和荀子的「师云而云」「锲而不舍」站在同一格：学习的难来自一副外面的模子。第二，他真正靠的，是书法小组里那一年的争，和荀子在稷下的几十年对得上。第三，他

在春联那一刻碰到天花板：模子里没有的字，他就不会写，这正是只学荀子的人卡住的地方。第四，他补上的办法，是回到争里去、一步步摘掉字帖，正是下一节小账要说的补法：模子要有，也要有被驳、被改、被摘掉的那一天。

> **带走的话**
>
> 墨线能把木头取直，取不出比老师更青的那一层。那一层，要回到一座会跟你吵的学宫里去长。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E1 三界格内：理论站现实界（绳墨中心：礼法、老师、环境的外力），人生另活理念界（稷下之争）与自我界；第二道缝在显露光谱（只认秩序态，靠的是混沌态与介生态）。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照着圣人的绳墨矫直，他靠的是在稷下跟百家吵了几十年。

第 4 章

庄子：教人忘言的人，在惠施坟前讲了一个斧子的故事

这一章的问题

说不出来的本事，能不能教？一个一辈子劝人「忘言」的人，自己又是靠什么长出来的？

◆ 一、手机日历上的七种颜色

设想有这样一户人家。孩子叫冬冬，八岁，上二年级。妈妈手机日历上，冬冬的一周排成了七种颜色：周一机器人编程，周二英语口语，周三跆拳道，周四画画，周五奥数，周六上午游泳、下午小主持人，周日上午围棋。每一格都是妈妈比较了好几家机构、听了试听课才定下的，每一格都有一个说得出口的理由：编程是未来，英语是工具，跆拳道练身体，画画养审美，奥数练脑子，游泳保命，主持练胆子，围棋练定力。

排出来的那天，妈妈心里是踏实的。孩子的每一窍都有人在开。

一个学期过去，事情变了味。冬冬在去跆拳道的车上睡着了，到了门口不肯下车；画画课上他照着老师的范画涂颜色，涂完就交；奥数老师说他「接受得很快，就是不肯自己想」。有一个周日晚上，妈妈找不到他，最后在阳台上看见他蹲着，看花盆里一只蜗牛从盆沿爬到盆底，又从盆底爬回来。他在那里蹲了快一个钟头，一句话没说。

两千三百多年前，《庄子》里有一个故事，放在这户人家身上，读起来有点刺耳。南海的帝王叫儵，北海的帝王叫忽，中央的帝王叫浑沌。浑沌待这两位很好，两位想报答他，商量说：「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于是一天替他凿一个窍，「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七个窍，一周七天，冬冬妈妈要是读到这一段，大概会愣一下。

庄子还有一句更直的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人的一辈子有边，要知道的东西没边，拿有边的去追没边的，就危险了。

故事到这里，好像庄子已经替这户人家下了结论：少报几个班，让孩子去看蜗牛。

可是后来的事情，比这个结论多拐了一道弯。妈妈跟冬冬商量，七个班只留两个，让他自己挑。冬冬挑了游泳，还挑了围棋。妈妈以为他喜欢围棋的「定力」，一问才知道不是：围棋班上有一个同学，每次都赢他，赢完两个人还要趴在棋盘上吵，吵这一步该不该这么走，吵到老师来赶人。冬冬说，他就是想赢那个人一次。

留下来的，不是最「无用」的那一格，是有一个对手的那一格。这一章要讲的，正是这一道弯。

◆ 二、他说的秘籍：真本事在手上，不在嘴上

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庄子没有办过学校，没有开过私塾招生，书里也没有一篇专讲怎样教孩子，本书凭什么把他当教育家读？

理由有两条。第一，《庄子》这部书，翻开几乎每一篇，都是一个人在学一样东西：厨子学解牛，老木匠做车轮，驼背老人学用竹竿粘蝉，船夫学驾船，游水的人学在急流里游，颜回学「心斋」「坐忘」。它讲的不是一套课程，而是一个问题：一样真本事，到底是怎样学会的，能不能被别人教会。这正是教育的根问题。

第二，导论说过，选庄子，是为了让儒家有一个从外面看它的人。孔子、孟子、荀子都在讲怎样把人教成一个合格的人；庄子站在旁边问：你们要把人教成「有用」的样子，那被削掉的那一份，谁来心疼？

他的秘籍，用大白话说，有四条。

第一条，真本事在手上，不在书上。《天道》篇里，齐桓公在堂上读书，一个叫扁的做车轮的工匠在堂下干活。工匠放下锤子凿子问：您读的是什么？桓公说是圣人的话。工匠又问：圣人还活着吗？桓公说早死了。工匠说：那您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原文作「糟魄」）。桓公发怒，要他说出道理，他就讲自己做车轮：削得慢了，轮子松而不牢；削得快了，涩而进不去。「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分寸就在手上和心里，嘴说不出来；他教不会儿子，儿子也没法从他这里接过去，所以七十岁了还在自己做车轮。

第二条，顺着纹理走，别硬砍。庖丁替文惠君解牛，刀用了十九年，像新磨的一样。秘诀是「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顺着牛身上本来的纹理，劈开大的缝，引刀进大的空处，照它本来的样子走。

第三条，别把人凿成「有用」的样子。浑沌凿七窍是一例；《骈拇》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野鸭腿短，接长了它发愁，仙鹤腿长，截短了它伤心；《至乐》说鲁侯用宫廷的酒肉音乐供养一只海鸟，海鸟三天就死了，「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人间世》收在一句话上：「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第四条，学到头，要把学的工具忘掉。《外物》篇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荃（后来多写作「筌」）是捉鱼的竹篓，捉到鱼就忘了竹篓；话是用来传意思的，意思到了就把话忘了。颜回学到最后，是「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看得很准：手艺、身体上的本事，确实装不进去。二十世纪的匈牙利裔英国学者波兰尼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大意是人知道的比能说出来的多，这就是轮扁说的「口不能言」。他也看得很准：大人按自己的「有用」去塑孩子，常常是在凿浑沌。《马蹄》篇说，马本来吃草饮水、高兴了交颈摩擦、生气了背对着踢，自从伯乐说自己善于治马，又烧又剪又钉又勒，马就死掉了不少。一个自称最懂马的人，恰恰是马的灾难，这话放在今天的培训市场上，仍然扎人。

用本书的小尺量，他读作哪一个字？本章的判断是：挖。理由第四节细说，这里先说一句：庄子写得最动人的，是一次一次在手上长出来的本事，这是「长」；可他把这些本事最后的去处，写成了顺着一个本来就在的「天理」、回到一个本来就完整的「真」。长的是路，终点却是先在的。

◆ 三、土和路：一个编草鞋的人，和一位当宰相的朋友

宋国蒙地，一个小吏。关于庄子本人，可靠的记载很少。司马迁在《史记》里只写了寥寥几行：庄子是蒙地人，名周，「尝为蒙漆园吏」，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前三世纪初，生卒年各家说法不一，常见的一说是约前 369 年到前 286 年。他做过的，是一个管漆园的小官。宋国夹在几个大国之间，那是一个诸侯拼命扩张、读书人四处找买主的年代。孔子的后学、墨家、名家、各种游说之士，都在讲怎样把自己的一套卖给国君。

还要先交代一件事：今天的《庄子》三十三篇，一般认为内篇七篇比较可能出自庄周本人，外篇、杂篇里有不少是后学所作。所以本章说「庄子」，有时指这个人，有时指这部书和这一派；讲人生的地方，尽量以内篇和《史记》为主，用到外篇、杂篇时照实说明。

拒绝做一只供在庙堂上的龟。书里和《史记》里都记着一件事：楚国的国君听说他贤，派人带着厚礼去请他做官。《秋水》篇写的是，庄子正在濮水边钓鱼，头也不回，问来人：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三千年，国王用锦缎包着、放在庙堂

上供着；这只龟是愿意死了留下骨头被人供着，还是愿意活着在泥里拖着尾巴爬？来人说当然愿意活着。庄子说：「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你们走吧，我要在泥里拖着尾巴爬。

这不是清高的姿态，是有代价的。《外物》篇写他家里穷，去向管河道的官借粮，对方说等我收了封地的租子再借你三百金，他当场讲了一个车辙里快干死的鲫鱼的故事。《山木》篇写他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用麻绳绑着鞋去见魏王，魏王问他怎么这样困顿，他说是「贫」，不是「惫」。杂篇《列御寇》里，宋国人曹商出使秦国得了一百辆车，回来讥讽他住在穷巷里、靠编草鞋过日子、饿得脖子细面色黄。这是别人挖苦他的话，又出在杂篇，只能当作一种记载来看。一个拒绝了宰相的人，过的是这样的日子。

一位朋友，一个对手。庄子这一生，身边最要紧的一个人，是惠施。

惠施是名家的大人物，做过魏国的宰相。《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学问杂，书多，一车一车地装。他喜欢辩论，提出过一串让人头疼的命题，比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一个在朝堂上当宰相、靠逻辑和辩论吃饭；一个在穷巷里编草鞋、靠寓言说话。两个人几乎事事唱反调，却一辈子没断了来往。

翻开《庄子》，惠施出场的次数多得惊人。内篇第一篇《逍遥游》末尾，就是两段惠施和庄子的抬杠：惠施说魏王送了他大葫芦的种子，结出来的葫芦大得没法用，他把它砸了；庄子说「夫子固拙于用大矣」，您真是不会用大东西，为什么不把它做成腰舟去江湖上漂？惠施又说有一棵大树，树干臃肿、树枝卷曲，木匠看都不看；庄子说，那就把它种在空旷的原野上，在树下躺着，斧头砍不着它，也没有东西害它。「无用之用」这个庄子最出名的想法，头一次出场，就是在跟惠施的一场争论里。《德充符》末尾，两人争人有没有「情」，庄子数落惠施靠着树干高谈阔论，用「坚白」之辩耗尽精神。外篇《秋水》里，惠施当了魏相，有人传话说庄子要来抢他的位子，惠施在国中搜了三天三夜；庄子去见他，讲了一只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的鹓鶵，和一只守着死老鼠、抬头冲它「吓」一声的猫头鹰。还有那场最有名的濠梁之辩，后面细说。

就连庄子的妻子死了，他坐在地上敲着瓦盆唱歌，来吊丧、来质问他「不亦甚乎」的，也是惠施（《至乐》）。

坟前的一个故事。惠施死在庄子前面。杂篇《徐无鬼》记了一个场面：庄子送葬，经过惠施的墓，回头对跟着的人讲了一个故事。楚国郢都有个人，鼻尖上抹了一点白灰，薄得像苍蝇翅膀，让一个叫石的匠人用斧子把它削掉。「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斧子抡得呼呼生风，白灰削得干干净净，鼻子一点没伤，那个郢人站在那里脸色都没变。宋元君听说了，叫匠石来给自己再表演一次。匠石说：我从前是能削的，可是，「臣之质死久矣」——我那个站着让我削的人，早就死了。

讲完这个故事，庄子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自从先生死了，我再没有可以下斧子的对象了，我再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

这是《庄子》全书里少有的一处，庄子自己把自己的来路说破了。一个一辈子劝人忘掉言语的人，在朋友的坟前说：我没有人可以说话了。

晚年与死。书里还记着他有弟子：弟子问他山里的大树和不会叫的鹅，到底「材」好还是「不材」好（《山木》）；他临终时弟子想厚葬他，他说我拿天地做棺椁，还要什么陪葬（《列御寇》）。一个没有学校的人，身边也有一小群学生；他教他们的，多半是一个个故事。

◆ 四、那一刀：长出来的手，和本来就在的天理

先照判词三句法，把第一把刀落下去。

他看见了什么「长」。庄子看见的，是一样本事怎样在一个人手上、在一段年头里长出来。庖丁讲得最清楚：「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刚开始，眼里是一整头牛；三年以后，眼里不再是整头牛，是一处一处的骨节和空隙；到现在，用不着拿眼睛看了。这是一条三段的路，每一段都是在刀和牛的碰撞里一点一点改出来的。而且路走到头也没有完：「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碰到

筋骨盘结的地方，他照样心里一紧，眼神停住，动作放慢。《达生》篇那个在急流里游水的人说得更干脆：「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开始于我生来的那片地，在水里长成了习性，最后成了说不出所以然的本事。一个「长」字，庄子书里自己就写出来了。

他在哪一步收回。可是，这场「长」长到哪里去了？庖丁的答案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顺着牛身上本来就有的纹理，照它本来的样子。缝隙本来就在，「彼节者有间」，刀刃薄，插进本来就有的空隙里，自然游刃有余。学了十九年，学的是怎样不碰牛本来的纹理。长出来的，是一双越来越会「顺着」的手；被顺着的那个东西，没有被写成长出来的，被写成了本来就在的。

《大宗师》把这个本来就在的东西说得很满：「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道自己是自己的根，天地没有的时候它就在了。《知北游》里有人问道在哪里，庄子说「无所不在」，一路说到在蝼蚁、在瓦片、在屎尿里。

收回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这台机器，就是「天」与「真」。《秋水》篇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牛马生来四条腿，这是天；给马套笼头、给牛穿鼻子，这是人。接着说要「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学习最后的方向，是守住、回去，回到那个没被人凿过的真。颜回的「坐忘」、女偶教学生一层一层「外」掉天下、外物、生死，走的都是做减法的路：一样一样放下，本来的那一个就露出来了。所以本书读他作「挖」：不是往里装，也不是从里面往外掏，而是把盖在上面的人为一层层拿掉。拿掉以后露出来的，是先在的。

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对庖丁有过一句前判：「自由不是任意，而是深度在轨后的无碍。」本书接着判：这话说得对，庖丁的游刃有余，确实是十九年在轨之后才有的自由。本书只多问一句：那条轨，是刀和牛一起走出来的，还是牛身上本来就铺好的？庄子的回答是后者。

再照发生命名律的四问走一遍。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是「技进乎道」：一样手艺熟到一定程度，就长出一种说不出、却又准得吓人的本事，轮扁叫它「有数存焉于其间」。这类现象是真的，每一个老厨师、老木匠、老司机身上都有。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在手艺和身体技能里；在材料有稳定纹理的地方，牛有骨节，木有木纹，水有流向；在年头足够长、没有人催你交成果的地方；在一个人对着一样东西、身边不需要跟人讲道理的地方。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从「手艺里有说不出的东西」一步跳到「凡是说得出的都是糟粕」的时候；在把「顺着材料的纹理」一步跳到「顺着天、别动人为」的时候。一旦升格，凡是人为设计的难、凡是跟人争出来的道理，都被划到了「凿」的那一边。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最明显的一样，恰恰是「教」本身。《庄子》里学成的人很多，把别人教会的过程写得很少：轮扁明说教不会儿子；庖丁的前三年跟谁学、怎么学，一个字没写。还有一样，是这部书自己的样子：满纸都是辩论，理论里却没有辩论的位置。

◆ 五、缝隙在哪里：忘言的人，需要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把他写下的和他活过的并排放。

	他写下的	他活过的
学在哪里	在手上，在心里，「口不能言」	在跟惠施一场一场的嘴仗里
学的方向	忘言、坐忘、辩无胜负	「吾无与言之矣」：没人可说，是一种失去
用什么说	得意忘言，言是竹篓	「寓言十九」，他是先秦最会用言的人

【缝隙定位卡】　大师：庄子（思想·教化，约前四世纪–前三世纪初，生卒诸说不一）　理论站在：E1 三界 · 自我界（心斋、坐忘：把心里的东西一层层放下；手艺故事里的现实界只当「顺着」的对象，不当「碰撞」的对象）　中心主义名：自我界中心（以「忘」为路）　人生另活：理念界（证据：内篇《逍遥游》

《德充符》与外篇《秋水》等记他与惠施反复辩论； 杂篇《徐无鬼》惠施墓前「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现实界（证据：漆园小吏、拒楚聘、借粮、编草鞋—碰人碰事的难，教法里只教「避」） 缝隙位置：格内（E1） 第二道缝：E2 信息三模态。理论要人忘掉符号（得意忘言），他自己靠符号吃饭：《寓言》篇自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与惠施的辩论又是逻辑的交锋。 保底：在手艺与身体技能的学习里，在材料有纹理、年头够长的条件下，他是对的— 说出来的规则装不进手；按大人的「有用」去凿孩子，会凿死孩子身上的那一份天然； 工具用完了要放得下。

> 他教的是忘言，他靠的是跟惠施抬了一辈子杠。 这句判语里的「一辈子」是画面，不是史料上的年数。两人相识于何时、来往多少年，史料说不清；能说清的是，从内篇第一篇到杂篇，惠施一路都在场，而庄子在他坟前说的，是自己失去了下斧子的地方。

缝为什么会在这里？第一个原因，是导论说过的：能教的写成理论，只能遇上的留在人生里。「手熟」可以写，写成一个个手艺人的故事；「遇上一个跟你一样聪明、又偏偏不同意你的人」，这没法写成功课，只能遇上。庄子遇上了惠施。

第二个原因，更深一些。庄子想教的，是那个学成以后的样子：游刃有余，不争，不辩，得意忘言。这是长到头的样子。可是一个人怎样长到头？他自己的答案藏在匠石那把斧子里。匠石的斧子再神，也得有一个站着不动、敢把鼻子伸过来的郢人；没有这个人，本事就只剩一句「臣则尝能斲之」，我从前是能的。惠施就是庄子的郢人：他不同意庄子，又听得懂庄子，每一次反驳都逼庄子把一个说不出的意思，换一个故事再说一遍。

濠梁之辩是最好的一个样本。《秋水》篇写两人在濠水的桥上散步，庄子看着水里的小鱼说，鱼游得从容，这是鱼的快乐。惠施马上顶回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反问：「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施不让：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所以你不知道鱼的快

乐，这就完全清楚了。逻辑上，惠施占着上风。庄子最后一招是「请循其本」，回到开头那句问话：你问我「怎么知道」，说明你已经知道我知道了才来问我，「我知之濠上也」，我是在这桥上知道的。这一招算不算赢，两千年来争论不休。本书只看一件事：没有惠施那一句「子非鱼」，庄子那句「我知之濠上也」就不会被逼出来。一个人站在桥上，从鱼那里知道了什么，这是说不出的；可有一个人偏要他说，他就被逼着找到了一种说法：知道，是在一个地方、在一次碰面里长出来的。这恰恰是本书要的那个「长」字，它是在一场嘴仗里冒出来的。

还有一处，读起来几乎像庄子自己在笑自己。「得意而忘言」那段话，后面紧接着的一句是：「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我到哪里去找一个忘了言语的人，跟他说说话呢？忘言的尽头，他想要的，仍然是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庄子的教法里，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写得很足，而且传了下去。驼背老人用竹竿粘蝉，先练在竿头上叠两个泥丸不掉，再叠三个，再叠五个，练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达生》）；颜回的「心斋」要他「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再进一步「听之以气」，「唯道集虚」（《人间世》）。后世书画、琴、武里讲静心、讲定，都从这里取过东西。

现实界台阶：√（初判）。碰物的难，他写了，而且写成了一级一级的：庖丁三年、十九年，碰到筋骨盘结处照样「怵然为戒」；轮扁对付木料的「徐」与「疾」；游水人对付急流。证据弱在碰人的那一半：《人间世》里颜回要去劝一个暴君，庄子借孔子之口劝他先做「心斋」；同一篇里另一个要去给暴躁的太子当师傅的人，得到的忠告是别像螳螂举臂挡车。碰人，他教的主要是怎样保全自己，是避。

理念界台阶：〇。他的教法里，跟一个道理、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不但没设，而且被劝退了。《齐物论》说「辩也者，有不见也」，争辩的人总有看不见的地方；又说「大辩不言」。可他自己的人生里，这一级台阶实实在在，而且一踏就是几十年，踏的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不打 √？《庄子》书里明明满是辩论。区别在辩论的去处：书里的每一场争，最后导向的是「是非」可以一齐放下，而不是一个人被驳倒以后改掉自己的说法。濠梁之上，庄子没有让步；《齐物论》里他问，你我辩论，你赢了我，你就一定对、我就一定错吗？争辩被写成了要超过去的东西，不是要走进去的台阶。为什么不打 ✗？因为惠施。

按全书统一的登记格式补一栏：他的收回处也落在「挖」——手上一次次长出来的本事（庖丁、轮扁、粘蝉的老人）是真的长，可他把这些本事的去处写成了顺着一个本来就在的天理、回到一个本来就完整的真。现实界那一格是初判，弱在碰人那一半教的是避。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〇

◆ 七、顶住战：荀子说他只知道天，郭象说他没有机器

第一位反驳者是他的对手。荀子在《解蔽》篇里评点诸子，给庄子只下了七个字：「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被「天」遮住了眼，不懂得「人」。荀子的意思是，人的本事是一点一点积起来的，是老师教、礼法矫、自己学出来的，这些都是「人为」，庄子一概看成了对天然的破坏。

本书让一步：荀子说对了一半。庄子确实把人为的教、人为设计的难，都推到了「凿」的一边；轮扁说教不会儿子，庄子就停在「不可传」上，没有再往前问一句：那怎样才能让儿子长出自己的手？这一问，正是教育要回答的。但荀子自己走到了另一头：他把人的本事几乎都交给了外面的模子和矫正，这是第 3 章讲过的「装」。

第二位反驳者和他同一阵营。西晋的郭象为《庄子》作注，今天通行的三十三篇本，一般认为就是经他删定的。郭象一路讲万物「自生」「独化」，没有一个造物者在后面安排。照郭象的读法，本书说庄子底下有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是冤枉了庄子：庄子的道「无所不在」，恰恰不是一件摆在那里的东西。

本书也让一步：说庄子的「道」是一台机器，这个比喻重了。庄子的道确实不是一个在天上设计好一切的主宰。可是郭象接下来的一步，正好把这台机器装得更牢：他讲大鹏和小鸟各有各的本性，各安其分就都是逍遥。本性各有定分，守住就好。这一读，连庖丁那十九年的路都省掉了。一个本来就有、只需守住的「性分」，比「天理」还要先在。

还有第三个反驳者，就是惠施本人。《外物》篇记他对庄子说：「子言无用。」你说的这些都没有用。庄子回他：懂得了无用，才能跟你谈用；大地又宽又大，人用得着的不过是脚踩的那一小块，可要是把脚边以外的地都挖到黄泉，脚下那一块还有用吗？惠施说没用了。庄子说，那无用的用处，也就明白了。惠施的反驳是对手式的，一句「没用」直接顶上来；庄子的回答，是在这一顶里才长出来的。惠施这一回没有说服庄子，可他替庄子做了一件庄子自己的教法里没有的事：逼他把一个想法，从一句口号推成一个能站住的例子。

把三位反驳者放在一起看，荀子嫌他不教，郭象替他辩护说他本来就没有机器，惠施一句一句跟他顶。三个人里，真正让庄子长出东西来的，是那个最不同意他的人。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得鱼忘筌，说的是鱼到手以后；鱼到手以前，筌一样都不能少。庄子写的是长到头的样子，忘言、不辩、游刃有余；他没写的是那条路，路上必须有一个听得懂你、又偏不同意你的人。

◆ 八、世界写回他

庄子身后，没有一所庄子学堂，他却被写进了中国人学手艺、学艺术的每一个角落。魏晋时，《庄子》和《老子》《周易》并称「三玄」，名士们在清谈里讲「得意忘言」。唐玄宗时把他尊为「南华真人」，《庄子》也被称作《南华真经》。再往后，书论、画论、琴论、武术里的「技进乎道」「以神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几乎都能在他的书里找到源头。

魏晋的王弼借「得鱼忘筌」的意思讲读《周易》的方法：得了意思就忘掉卦象，得了卦象就忘掉言辞。这是把庄子的「忘」从手艺搬进了读书。到了今天，它又换了一身衣服：有些家长信「快乐教育」「放养」，孩子不想学就不学，觉得天性自会长出来。庄子若在，未必认这些家长，因为他书里的每一个手艺人，都在一样东西上熬了三年、十九年、七十年。

缝就在这条路上一点一点变宽。在庄子本人身上，「忘言」旁边一直站着一个惠施。到了后世的师徒传承里，「只可意会」常常变成了师傅不讲、徒弟干熬；「悟性」两个字，变成了一张贴在孩子身上的标签：有悟性的，熬出来了；没悟性的，就是没悟性。这正是「挖」在传播中的样子：本事被说成本来就有或者本来就没有，中间那条要人陪着、逼着、争着才走得出来的路，不见了。再往大众那里传，「无用之用」「逍遥」变成了一种不必较劲的姿态，连惠施那一份嘴仗也省掉了。

到了 AI 时代，事情有一点反讽。机器接手的，首先是能说出来的那一半：动作要领、步骤讲解、一遍一遍的示范和纠错，轮扁说不出的「数」，机器正在一点一点把它说出来。机器也能「挖」：它可以一句一句地问，把孩子心里模糊的东西问清楚。它接不走的，一是手上的年头，二是一个真的「质」：一个站得住、不肯轻易顺着你、输了会改、死了会让你「无与言之」的对手。一个什么都顺着你说的机器，做不了郢人。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个木匠家

只学庄子理论的人，大致有这样几种。有学「只可意会」的师傅，觉得手艺讲不清也不必讲，徒弟跟三年，会就会，不会就是没这个命；有学「无用之用」的家长，从七个班一下退到一个班也不报，觉得放着就会长；有学「辩无胜负」的年轻人，一碰到争论就说「都有道理」，从不跟任何人争出个高下。他们学到的是长到头的那个样子：不说、不争、顺着。碰到需要一个对手把自己逼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了那把斧子要削的鼻子，本事停在「手熟」上，再也长不上去。

设想有这样一位木匠爷爷，姓褚，在镇上做了四十多年木工，打过的桌椅柜子数不清。孙子褚牧上初二，暑假回老家，说想学刨木头。爷爷递给他一把刨子，只说了一句：「看着，手上有了就有了。」孙子问刨刃要伸出来多少，爷爷说：「说不清，你推两下就知道。」孙子问为什么这块板要顺着这个方向刨，爷爷说：「木头自己会告诉你。」孙子推了一个暑假，刨花从一截一截断掉，推到一条一条卷起来，手上有了。

可褚爷爷自己是怎样成了镇上最好的木匠的？他很少提。镇上老人都知道，东头还有一个贾师傅，跟褚爷爷同年出师，两个人较了三十年劲。谁家请了褚爷爷做柜子，贾师傅一定要去看，看完就挑：你这个榫头做得太紧，天一潮就要胀裂。褚爷爷不服，回家拿两块料做了两个榫头放在灶屋里，一个紧一个松，放了一个梅雨季，看到底哪个裂。两人为一个燕尾榫的角度，能在小卖部门口吵到天黑。前几年贾师傅走了，褚爷爷去送，回来对老伴说了一句：「以后做东西，没人来挑了。」那以后，他的活还是好，只是再没有做出过新样子。

孙子的天花板来得很快。开学以后，他在学校的劳动课上帮老师修一张课桌，一个同学说他的榫头做得不对，应该怎样怎样。褚牧知道自己是对的，手上知道，可是说不出为什么，只会说「我爷爷就是这样做的」。那个同学不服，他也不服，两个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最后谁也没长进。

后来是褚爷爷自己想明白了一点。寒假孙子再回来，他不再只说「看着」，而是故意做错一个榫头放在那里，让孙子挑毛病；孙子挑出来了，他再装作不服，逼孙子说出个道理来。孙子说得磕磕绊绊，他就拿两块料，让孙子自己做两个放一冬天去看。他把当年贾师傅给他的那一份，按一点一点的剂量，还给了孙子。

照四步查一遍。一，褚爷爷嘴上信的是「手上有了就有了」，和庄子的「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站在同一格。二，他真正靠的是一个挑了他三十年毛病的对手，和庄子靠惠施对得上。三，天花板出在对手不在的时候：爷爷自己「再没有做出过新样子」，孙子碰到第一个反驳就卡住，和「吾无以为质矣」对得上。四，补法是在理念界那一级台阶上按剂量加难：故意出错、装作不服、逼他说出道理，再回到手上去验，和第七节那句新话对得上。四步都对上了。

带走的话

说不出的本事，是在手上长出来的；可手上的本事要再往上长一截，得有一个听得懂你、又偏不同意你的人。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E1 三界，格内：教法站自我界（心斋、坐忘），人生另活理念界（惠施）；第二道缝在 E2 信息（教人忘言，自己最会用言）。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忘言，他靠的是跟惠施抬了一辈子杠。

第 5 章

朱熹：考场上一字不许动的注，他临终前三天还在改

这一章的问题

一本书按次序读、反复读，读够了，是不是总有一天会「通」？那个「通」，是书里本来就有、等你挖到，还是你一边读一边改、自己长出来的？

◆ 一、三本错题本

设想有这样一位高三学生，叫潘越。进入二轮复习，班主任在黑板上写了一条规矩：错题本按章节排，一章一页，先抄原题，再用红笔写正确解法，最后一栏写「错因」。每周日晚上，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一题一题过。老师说：错题是你自己的教材，按次序、反复地看，看到第三遍，一个章节就通了；每个章节都通了，整门课就通了。

潘越照做。到三月，她有了三本厚厚的错题本，数学一本，物理一本，化学一本，每一页都工工整整。可是一模的卷子发下来，函数那一章她又错了两道，错法和错题本上抄过的几乎一样。

她的同桌更让人着急。同桌的错题本比她还厚，封面上贴着一张打印的「复习进度表」，哪一周过哪几章，打着一排排的勾。同桌说：我已经翻到第四遍了，老师说第三遍就该通，我怎么还没通？两个人都在等那个「通」，都觉得是自己翻得还不够多。

那天晚上她没有从第一页往下翻。她把函数那一页摊开，盯着「错因」那一栏看。一连七八道题，错因写的都是「粗心」「概念不清」「计算失误」。这些字写得很认真，却什么也没说。

她做了一件老师没要求的事：拿一支铅笔，在一道旧错题旁边，把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一步一步写下来。写到第三步，她愣住了：原来她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把「定义域」当成了「值域」来用，而且这个错法并不是乱来，它来自她初中时做惯的一类题，在那类题里这样想恰好是对的。她把原来那条「概念不清」划掉，在旁边写了一行新的。

第二周，她又回到那一页，发现上周写的那一行也不全对，又改了一次。一个月下来，函数那一页被改得密密麻麻，红的、黑的、铅笔的，三层字叠在一起，一点也不工整了。模考里，函数再没丢过分。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黑板上那条规矩，是一个八百多年前的人立下的读书法：按次序读，反复读，读够了自然贯通。潘越真正长进的那一个月，靠的却是另一件事：她在改自己写下的注。那个立规矩的人，自己一辈子也在做同一件事。

◆ 二、他说的秘籍：读透，然后通

朱熹（1130—1200），南宋人，一般认为是孔子、孟子以后对中国读书人影响最大的一位。他的秘籍，用一句大白话说，就是：天下的道理本来就在，一件一件去读、去想，读够了，某一天会忽然全通。

这个意思，他写在给《大学》补的一段话里。《大学》原文说「致知在格物」，朱熹认为原本解释这一句的那段文字早已散失，就自己补了一段。开头一句是：「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要让自己知道得透，就得走到每一样东西跟前，把它的道理追到尽头。为什么这样做有用？他接着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本来会知，万物本来有理。所以只要一件一件去追，「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功夫下得久了，有一天忽然前后都连起来，那时候「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心里的一切都亮了。

这就是「格物致知」：走到东西跟前（即物），把它的道理追到底（穷理），攒够了，豁然贯通。

「格物」这两个字，常被人理解成去盯着一棵草、一根竹子看。朱熹接过程颐的说法，说得宽得多：读书讲明道理是穷理，评论古今人物、分辨是非是穷理，遇到一件事想想怎样处置才妥当，也是穷理。只是在这几条路里，他花力气最多、写得最细、传得最远的，是第一条。

他还把人的学习分成两段。大约八岁入小学，学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日常的规矩，学礼、乐、射、御、书、数；大约十五岁入大学，学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据《大学章句序》转述）。小学学「怎么做」，大学学「为什么这么做」。先把身子放进规矩里，再把道理放进心里，这也是一条次序。

落到教书上，他最用力的是读书。他主张先读《大学》，定下整体的架子；再读《论语》，立根；再读《孟子》，看道理怎样发出来；最后读《中庸》，求最精微的地方。他的原话是：「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每一本书，也要一句一句读，前面没读懂，不读后面。后人把他谈读书的话归成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用大白话说：按次序来，读熟了再想，先放下自己的成见去泡在书里，把书里的话往自己身上贴，下狠功夫，心要收住。

先说他对在哪里。

第一，读书确实有次序。一个孩子没学过分数就去学比例，只会越学越乱。今天的教材讲究先基础、后综合，课程表讲究先修后续，和朱熹说的是同一个道理。

第二，「熟读精思」是真的。一篇文章读一遍和读十遍，读出来的东西不一样；读到第十遍，前面几遍看不见的地方会浮上来。这是每个认真读过书的人都有过的经验。

第三，「豁然贯通」也是真的。一门功课学了很久，零零碎碎，某一天忽然发现几个章节原来说的是一件事，这种一下子连起来的感觉，很多人都有过。朱熹把它说了出来，还说得很准。

第四，「虚心涵泳」救过很多人。读书最常见的毛病，是还没读懂就急着表态。朱熹让人先把自己放低，泡在书里，这是治「浅读快判」很早、也很好的一剂药。

那么他读作哪个字？本书读作挖。道理本来就在物里、在心里，读书是一层一层把它挖出来，挖到底，心里本来就有的那个全体就亮了。他看得见学习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这是「长」的样子；可他相信攒到最后，照见的是一个早就在那里、对谁都一样的理。

◆ 三、土和路：一个改了一辈子的人

尤溪的草堂，和一个十四岁就没了父亲的孩子

朱熹生在福建尤溪。父亲朱松做过地方小官，因为反对和金人议和，在朝中不得志。相传朱熹刚会说话时，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这是天。他接着问：天上面是什么？父亲在他十四岁那年病逝，临终把他托付给崇安五夫的刘子羽一家，又嘱咐他去跟刘子翬、刘勉之、胡宪三位先生读书。刘勉之后来把女儿嫁给了他。一个少年，靠父亲的朋友们把他接住、养大、教大，这片地是别人替他铺的。

佛老十余年，和一位不肯顺着他说的老师

朱熹十九岁就考中进士，年纪很轻。可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回顾，说自己年轻时「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在佛家、道家里进进出出了十几年。这不是一段荒废的日子，是一段什么都敢碰的日子。二十四岁去同安做主簿，一个管文书、管县学的小官。他在同安待了几年，整理县里的簿籍，给县学的学生讲课，在一个小地方把一件件琐碎的公事办下来。这是他第一次在现实里碰事，他后来一辈子重视「小学」、重视洒扫应对，也许和这几年不无关系。赴任前后，他拜见了父亲的同

学李侗。据朱熹晚年自己回忆，他把自己那一套说给李侗听，李侗只说「不是」，只教他去看圣贤的话。朱熹一开始并不服气，倒怀疑是李侗没弄懂，再三追问。后来他把那一套暂且放下，回到圣人书里去读，越读越有味，又专程徒步去找李侗，前后往来问学好几年，直到李侗去世。他的学问是在一次次被老师顶回去的路上走出来的。

两次推翻自己，一场鹅湖的争论

李侗死后，朱熹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想了好几年：人心在没有动念头之前，是什么样子，功夫该下在哪里。他先得出一套说法，和朋友张栻反复讨论，几年后自己又把它推翻，换成另一套。后人把这两次叫「中和旧说」和「中和新说」，一般记在 1166 年和 1169 年。一个已经有名望的学者，写信给朋友承认自己前面讲错了，这件事比任何一条读书法都更像他。

1175 年，吕祖谦到福建看他，两人在寒泉精舍一起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书里挑出六百二十二条，编成一本给初学者读的《近思录》。这本书的意思是：大书太多，先读这一本，作为进门的台阶。朱熹对「次序」的讲究，在这里又一次落了地。

这一年夏天，吕祖谦又约他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江西铅山的鹅湖寺见面，想让两边把学问的路子谈拢。结果没谈拢。陆九渊主张先立住本心，书不必读那么多；朱熹主张一件一件格物、一本一本读透。陆九渊当场作诗，有一句是「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意思是：简单直接的功夫才能成大事，零零碎碎的功夫终究浮浮沉沉。这是冲着朱熹说的。据记载朱熹很不高兴。几年后他追和了一首诗，里面有两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旧的学问经过商量更加细密，新的见识经过培养更加深沉。这两句话，恰好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他的学问是在跟人「商量」里变细的，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贯通的。

白鹿洞，和一个请对手来讲课的院长

1179 年，朱熹到南康军做知军，找到了庐山脚下荒废的白鹿洞书院，把它修起来，亲自去讲学，还写了一篇《白鹿洞书院揭示》。这篇揭示后来被很多书院照抄，成了中国书院最有名的一份规矩。可是这份规矩的末尾，他特意说明：这些条目不是用来防着学生、管着学生的，是希望学生自己明白了道理、自己去做。近世书院那种事事设防的「学规」，他嫌它把学生看得太浅，这里不用，只把圣贤教人的几条大端列出来，「揭之楣间」，挂在门楣上。所以它叫「揭示」，不叫「学规」。

1181 年，陆九渊来南康看他。朱熹请这位在鹅湖跟他争过的人，到白鹿洞给学生讲一课。陆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据记载讲到动情处，有学生流泪。朱熹后来对学生说，这一讲把义利说得分明，说得好。他请陆九渊把讲稿写下来，刻在书院里。一个书院的主人，把最尖锐的反对者请上自己的讲台，这件事他没有写进任何一条读书法。

又过了几年，他跟浙江的陈亮写了好几年信，争的是汉朝、唐朝那些做成了大事的君主，算不算合乎天理。陈亮说，能把事情做成、让百姓过上日子，就不能一笔抹掉；朱熹说，事情做成了，不等于心是正的。两人谁也没说服谁，信却一封一封写下去，一般记为从 1184 年起。朱熹一生的通信数量极大，很大一部分是这样跟人争出来的。

伪学的罪名，和临终前的那一章注

朱熹做官的日子加起来不长，可他在地方上办过不少实事：在家乡五夫设社仓，荒年借粮给农民；在南康、在浙东办过救荒。1194 年，他在潭州（今长沙）任上修复岳麓书院，公事再忙，也抽空去给学生讲课。同一年他被召进朝中给新即位的皇帝讲书，讲了四十几天，因为上书议论朝政、得罪了权臣，就被赶了出来。接下来是「庆元党禁」，他的学问被朝廷定为「伪学」，门人有的改换门庭，有的被牵连。他在建阳考亭继续教学生、继续改书。他给《四书》作的注，从中年写

起，一直改到晚年。据他的门人蔡沈记载，他去世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一章的注，改完叫人誊写，又改了几个字。1200 年春天，他在考亭去世，那时他的学问在朝廷眼里还是「伪学」。

◆ 四、那一刀：他看见的，和他收回的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　他看见了读书人身上那一场真实的积累和连通：一句一句读，一处一处想通，攒到某个时候，零碎的东西忽然连成一片。他还看见，这个连通要靠时间、要靠次序、要靠一个人把自己放低。这都是「长」的样子：它在一个人和一本书之间，沿着一条一先一后的路，一点一点长出来。

他在哪一步收回？　就在「一旦豁然贯通」后面那半句：「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一场一场具体的连通，被说成了照见一个完整的、早就在那里的全体。连通不再是长出来的新东西，而是本来就在的理，终于被挖到了底。次序也跟着定了下来：先读哪本、后读哪本、每本怎样读，都有一条对所有人都对的路。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是什么？　是天理。天下只有一个理，分在万物身上（他沿用程颐的话，叫「理一分殊」）；人心本来能知，万物本来有理，读书就是让本来能知的心，去碰本来就有的理。这台机器很漂亮，它让读书有了方向，也有了终点。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　命名的是「积累之后的忽然连通」。这是真的，每一个认真学过东西的人都遇到过。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E）下是真的？ 在一部已经被很多代人反复注释过的经典面前；在一个有闲暇、有老师、有同学可以问的读书人身上；在一门知识本身比较稳定、不会一年一变的时候。宋代书院里的士人，差不多正好是这样的人。换一个条件，比如一门天天在变的手艺，或者一个没有老师可问、只能自己跟书较劲的少年，这个「贯通」就没有那么准时，也不一定会来。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 就在「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和「全体大用无不明」这两处。一旦说理是一，说贯通之后全都明白，读书就只剩下一种样子：沿着定好的次序，把本来就有的理挖出来。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对朱熹有过一句前判：格物穷理是理念世界的严密化；制度化为考试路径以后，穷理被答案记忆取代。本书接着判：严密化本身是他的功劳，可「一个理、一条路、一个终点」这三样合在一起，就是那台机器。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 留下的正是他自己。一个相信「一旦贯通、全体皆明」的人，为什么到临终还在改注？如果理本来就在，他贯通过了，注就该定了。他改了几十年，说明那个「通」每次都不是最后一次，通了还会再不通，不通了还得再改。这件事他天天在做，却没有写进读书法里。读书法里有「熟读」「精思」，没有一条叫「改掉自己的注」。

用本书的三个字再说一遍。他看见的是「长」：一个读书人在一本书跟前，一次一次想通，想通了回头改自己的注，改过的注又改了他下一次读书的眼睛，这就是回写。他写下来的是「挖」：理本来在那里，挖到底就全明白。他那一套注，本来是回写最好的证据，每一次修改都是书和人一起长了一截；被写进读书法以后，注成了挖出来的成果，修改的那一截就看不见了。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朱熹这台机器，在他那个时代的土里是有用处的。宋代印书多了，读书人多了，各家讲经各说各话，初学的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一条定好的次序、一部可靠的注本，能让一个乡下的读书人也有路可走。机器不是坏东西，问题只在它装好以后，把「改」关在了门外。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朱熹（教育·理学与书院，1130–1200） 理论站在：九宫之外 · 显露光谱 · 秩序态（循序读透，一旦贯通，全体皆明； 中心名：贯通中心） 人生另活：介生态（几十年改《四书》注，临终前三天仍在改；中和旧说→新说， 自己推翻自己） 混沌态（出入佛老十余年，未有定见） 缝隙位置：九宫之外（显露光谱格内） 第二道缝：E1 三界 · 理念界。教法里的理念界是「虚心」听圣贤， 有疑是为了无疑；人生里的理念界是跟李侗、张栻、吕祖谦、 陆九渊、陈亮一场一场地争，还把对手请上自己的讲台。 保底：在一部经典已经被反复验过、一个读书人刚刚入门、 最缺的是耐心和次序的时候，「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几乎处处是对的。

主缝落在显露光谱上，也就是本书用来看「长出来的样子到了哪一段」的那组三视角：一锅粥的混沌态，正在成形的介生态，已经定型的秩序态。朱熹教给学生的，是往秩序态去：次序是定的，终点是贯通，贯通之后全都明白。他自己活在哪一段？年轻时十几年出入佛老，是一锅粥；中年两次推翻自己，晚年一直改注，是一直在成形、一直没定型。他教的那一段，他自己其实很少真正停留过。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第一个原因是导论第五节说的，能教的写成了理论，只能遇上的留在了人生里。次序可以教，熟读可以教；被李侗顶回去、在鹅湖被人当面说「支离」、几年后才和出一首诗，这些没法教。第二个原因是心疼的另一种样子：他见过太多读书人浅尝辄止、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所以要给他们一条稳稳的路、一个看得见的终点。有终点，人才肯下苦功。可正是「没有终点」这一件事，让他自己一直在长。

第二道缝在理念界。他的读书法里并不是没有疑问。他说过读书要能生疑，没有疑问要读出疑问来，有了疑问又要读到没有疑问，这才是长进。《朱子语类》里记着他的原话：「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这一步离理念界的台阶已经很近了。可是这个「疑」是为了消掉的，消到最

后，消在圣贤的话里、消在他的注里。学生要疑的是自己没读懂，不是书错了。他自己却敢疑书：他调整过《大学》的次序，给它补了一段传文，一般认为，他还是最早怀疑《古文尚书》出自后人之手的学者之一。他敢跟经书争、跟当代最强的对手争，教给学生的却是先把自己放低。

> 他教的是按次序读透，他靠的是到死还在改。　这句话不是说他的读书法是假的。读透是真的，改也是真的，改恰恰是读透以后才改得动的。缝在于：他把「读透」写成了终点，把「改」留在了自己身上。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　有，而且写得很足。「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要人收住心、下狠功夫；「熟读精思」，一遍不够读十遍；「切己体察」，把书里的话贴到自己身上来量。这一级他设了，也传下去了。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　他的学说里，「格物」原本包括应接事物、看事情处置得当不当，《白鹿洞书院揭示》里也有「处事之要」「接物之要」。他主持编成的《小学》，教孩子洒扫应对。可是写下来、传下去的，主要是读书的次序和读书的方法；洒扫应对是照着礼做，不是去碰一件自己控制不了的事。他本人却在这一级上走过很多：同安县的文书，五夫的社仓，荒年的赈济，朝中四十几天就被赶出来，晚年被定为「伪学」。这一级在他身上实实在在有，没有成为教法的主干。打　〇，初判，证据弱在「格物」本身的范围宽，看从哪一头读。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　他的读书法有「生疑」这一步，这是离 √ 最近的地方。但疑的方向是朝着把疑消掉，消在圣贤那里；学生被要求先虚心，不是先去驳。他自己的一生，恰恰是一场接一场的争：跟老师争，跟朋友争，跟陆氏兄弟、跟陈亮争，还把对手请来给自己的学生上课。打 〇。

三问放在一起看，朱熹的教法把自我界这一级修得极扎实，写得细，也传得远。缺的两级，恰好是他自己吃得最多的两份难：现实里的公事与罢官，理念里的争论与自我推翻。这正应了本书的第二条承重命题：教育家替学生挡掉的那一格难，常常正是炼出他自己的那一格。

按全书统一的登记格式补一栏：他的收回处也落在「挖」——他看见学习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可他相信攒到最后照见的是一个早就在那里、对谁都一样的理。现实界那一格是初判，弱在「格物」本身范围宽。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〇、理念〇

◆ 七、顶住战：两位反驳者

第一位是陆九渊。　他和朱熹同是道学中人，同样推崇孟子，同样想让人成为圣贤，算得上同一个阵营。他的反驳在鹅湖那句诗里已经说完了：功夫做得太碎，就成了「支离」。一个人先要立住本心，书读得再多，心没立住，也是浮的。落到今天，这句话很好懂：一个学生把三本错题本整理得无比工整，心里却没有一个「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整理本身就成了目的。

本书让一步：陆九渊说对了一件事。次序一旦被当成全部，人会一直在路上排队，永远等「读完了再说」。朱熹的读书法确实容易被这样用。

第二位是戴震。　他是清代的大学者，生在朱熹身后五百多年，那时朱熹的注已经是天下读书人考试的标准答案。戴震读透了这一套，然后转过来批评它。他的意思大致是：人死在法律下面，还有人可怜他；死在「理」下面，谁来可怜他？（见戴震《与某书》，此为转述）他批评的不是朱熹这个人，是一个被抬成「天理」的道理，落到普通人身上，会压得人喘不过气，而且让人连抱怨的理由都没有。这是一个对手的反驳，而且打在要害上。

本书也让一步：戴震看见的，是那台机器装好以后的样子。一个「本来就在」的理，一旦由别人替你认定，就不再是你格出来的，而是压下来的。

可是本书也要替朱熹说一句。陆九渊说他支离，他几年后和诗说「旧学商量加邃密」，他把「商量」当成了学问变细的路。戴震批评的那一套「天理」，是朱熹死后被定死了的朱熹，不是那个临终还在改注的朱熹。两位反驳者都打中了机器，都没有打中那个改注的人。

再把两位的话放在一起看，会看出一个有意思的地方。陆九渊嫌朱熹的路太长、太碎，要人直接立住本心；戴震嫌朱熹的理太高、太硬，要人回到日常的情和欲。一个从心里反，一个从日子里反，方向相反，反的却是同一台机器：一个先在的理，加上一条替人定好的路。朱熹自己一生，其实同时在走这两条反对者的路：他在跟陆九渊的「商量」里改细了学问，在同安、南康、五夫的日子里碰过真实的事。他没有把这两样写进读书法。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读透一本书，不是读到它不能再改，是读到你能改它。潘越在函数那一页上做的，就是这件事。

◆ 八、世界写回他

朱熹去世后没过几年，「伪学」的禁令就松了，后来朝廷还给他定了谥号。此后他一路被追封，后来又被请进孔庙从祀。真正把他的注变成全国读书人必读之书的，是元代。1313 年，元朝下诏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的经义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两年后开考。明代永乐年间又编了《四书大全》，朱注成为官方的标准解释，后来又配上八股文的格式。从那时起直到 1905 年废除科举，大约六百年，中国读书人从小背的「标准答案」，就是朱熹的注。

这件事要两面看。一面，它让一个农家子弟只要肯读、读得透，就有机会凭一张考卷改变一家人的日子，六百年里不知多少人靠这条路走了出来。另一面，一部注一旦成了唯一的答案，读书就从「穷理」变成了「背注」。一个考生不必真的想通什么，只要把朱注记牢、按格式写出来就行。

书院也跟着变。白鹿洞的揭示被各地书院照抄，挂在墙上。原本他说「这不是用来管着你们的」，挂上墙以后，它就成了一份规矩。

缝在传播里是这样变宽的。朱熹本人身上的缝最窄：他教人按次序读透，自己一边读一边改。到他的门人一代，改的人少了，守的人多了。到了科举考场，缝宽到了顶：他临终还在改的那一章注，变成了考卷上一个字都不许动的标准。「到死还在改」，被传成了「一字不许改」。第 47 号的前判正落在这里：制度化为考试路径以后，穷理被答案记忆取代。

到了 AI 时代，朱熹那台机器里最可复制的一部分，正在被机器接手。按次序排好的书目，一句一句的注释，读不懂的地方给你讲清楚，按章节把错题归类，每周提醒你再翻一遍，这些是「挖」和「装」，机器做得又快又耐心。更进一步，今天的学生可以让机器替他写「错因」，写得比他自己写得还全。可是机器写的错因，是按一类题的常见错法归纳出来的；潘越那一行「我把定义域当成值域来用，而且它在初中做惯的那类题里恰好是对的」，是她跟自己的旧想法较了一次劲才长出来的。接不走的，正是潘越手里那支铅笔：在自己写过的注旁边，划掉一行，再写一行。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个读书会

只学朱熹读书法的人，常常是很认真的人。家长给孩子排好书单，一本读完才许读下一本；老师要求学生把笔记记全、按章节整理、每周复习；自学的人给自己定下「一本经典读三遍」的计划。他们学到了次序和耐心，这是真本事。他们卡住的地方也很像：读到最后，等来的不是「豁然贯通」，而是一种「我已经读完了」的安心；碰到有人拿书外面的事、或者另一本书来跟他争，他只会回到书里找原话。他们学到了按次序读透，碰到需要改掉自己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有一种卡法更隐蔽：他们越读越相信「通」在书的最后一页等着，于是把没通的感觉当成自己不够用功，再读一遍、再抄一遍。潘越的同桌翻到第四遍还在等，就是这一种。

比如有这样一位四十多岁的鲁先生，在一家设计院做桥梁设计，业余办了一个读书会。他立的规矩很硬：一本书读一年，每周一章，逐句读，每人轮流领读，不许跳读，不许先看别人的解读。他说，现在的人读书太浅，一年只读一本，才能读透。读书会开了三年，读了三本书。人来来去去，留下的几位都说，跟着鲁先生读，确实读得比自己读深。

第一步，他嘴上信的是什么？按次序读透，读够了自然就通。这和朱熹的读书法站在同一处。

第二步，他真正靠的是什么？鲁先生自己的那本书，是他第四次读了。书页边上有三种颜色的批注，蓝的是第一次读写的，黑的是第二次，红的是第三次；红的常常把蓝的划掉。他能领着大家读深，靠的不是这一年的次序，是他自己前三次读完又改掉的那些旁注。这和朱熹一生改注对上了。

第三步，他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第三年读到一半，来了一位新成员，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年轻人。读到书里一段讲人怎样面对病痛的话，她说：这一段跟我在病房里见到的不一样。鲁先生愣了一下，翻回书里，把原话又念了一遍，说：我们先把作者的意思读懂，不急着评判。那天散会后，那位护士没有再来。鲁先生后来想起这件事，觉得不太对，可又说不出哪里不对。他的规矩里，只有「虚心读」，没有「跟书争」。这和只学朱熹读书法的人卡住的地方对上了。

第四步，他后来怎样补上？他在规矩里加了一条：每读完一个月，开一次「改笔记」的会，每人拿出一条自己上个月写的笔记，说说现在觉得哪里不对。他又给那位护士打了电话，请她回来，专门在每月的这一次会上讲一讲「书里说的和我见到的哪里不一样」。这有点像朱熹把陆九渊请上白鹿洞的讲台：把一个会跟你争的人，放进你自己的课堂。这和补缝的办法对上了。四步都对得上，才算同构。

这个故事也要说一句分寸。鲁先生不必放弃「一本书读一年」。次序和耐心是他的读书会最宝贵的东西。他缺的只是一格：让人有机会改掉自己的注，也让书有机会被人顶一下。

带走的话

次序是真的，熟读是真的，贯通也是真的；只是贯通从来不是最后一次。读透一本书，是读到你能改它。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九宫之外，显露光谱：理论站秩序态（循序读透、一旦贯通），人生活在介生态（几十年改注，两次推翻自己）；第二道缝在 E1 理念界。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按次序读透，他靠的是到死还在改。 下一章的王阳明，年轻时照着朱熹的话去格竹子，格出了一场病。他要反的，正是这一章里那台「理在物上、按次序去挖」的机器；可他后来会发现，自己也给「长」配了另一台机器。

第 6 章

王阳明：格了七天竹子的人，说不必向外求

这一章的问题

孩子说「我自己心里知道该怎么办」，大人该信几分？一个说「道理都在心里」的人，自己又是被什么教大的？

◆ 一、周日晚上的一句话

设想一个周日晚上，饭桌刚收拾完。初二的宋一鸣没有像往常一样回房间，他坐在沙发边上，等妈妈把碗放进水池，才开口：「下学期那个数学补习班，我不去了。」

妈妈手里还拿着抹布。这个班是她托了两个人才报上的，周六上午三个小时，一个学期四千多块。她第一反应是问：「谁跟你说什么了？」

「没人说。我自己想的。」他说得不快，像是早就想好了，「那个班讲的，一半我在学校就会了，另一半讲得太快，我没听懂，它也不停。我这学期错的题，都是几何证明写不完整，它一次都没讲过。我想周六上午在家，把错的证明一道一道重写。」

妈妈愣了一会儿。她心里有两个声音在吵。一个说：孩子长大了，有主见了，他知道自己哪里不会，这不正是大人盼了好多年的吗？另一个说：他是不是就想周六睡懒觉？初二是分水岭，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补，他一停，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这一刻，很多家长会想起王阳明。这几年，「知行合一」「致良知」在书店和短视频里很热，不少家长读过一两本。照王阳明的意思，孩子心里本来就有一杆秤，什么对、什么不对，他自己清楚；大人要做的，是别把这杆秤压住。《传习录》里有一句他对学生说的话：「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你心里那一点良知，就是你自己的准则。照这句话，妈妈应该点头。

可是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宋一鸣说「我自己想的」，这句话是真的，没有人教他这样说。但是他那份「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是他在补习班里坐了一个学期，坐在后排听不懂、又不好意思举手的那十几个周六；是他期中试卷上那三道只拿了一半分的证明题；是他跟同桌为一道辅助线争了一个课间，争输了，回家又画了一晚上。这份「心里知道」，不是一开始就在他心里的，是一个学期的日子磨出来的。

还有一件事也要看见：他做了决定，事情才刚开始。周六上午在家，没有老师盯着，他能不能坐得住？下一次考试如果没进步，他还坚不坚持？妈妈如果坚持要他去，他是闷声服从，还是把理由摆出来跟她争一场？

王阳明会说：他既然真知道了，就一定会去做；做不到，说明还没真知道。这句话说得很硬，也说得很对。可是他没有细说的是：一个孩子心里那一点「知道」，是在哪些门外的事上被逼出来的；它亮起来以后，又要在哪些门外的事上接着校准。这一章就讲这两件事。

◆ 二、他说的秘籍：道理在心里，要在事上擦亮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浙江余姚人，后人称他阳明先生。他的学问叫「心学」，第 166 号已经把心学的几样名目一样一样讲过。这里换一个角度，只问一件事：他怎样教人，尤其怎样教孩子。

先说成人。他的教法可以压成三句话。

第一句，道理的根在心里。他说「心即理」：孝顺的道理不在父亲身上，忠诚的道理不在君主身上，都在你这颗心里。教学的起点，不是先把外面的道理一条一条装进来，而是先认出学生自己心里那一点是非之心。他把这一点叫「良知」，这个词是从孟子那里借来的。

第二句，知道了就是要去做。《传习录》里，他对学生徐爱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道了却不去做，那只是还没真知道。这句话落到课堂上，意思是：背得出、答得对，不算学会；要看他在日子里是不是真那样做了。

第三句，功夫要在事上磨。他反对只坐在屋里静坐讲学，要学生在审官司、管账、接到坏消息这些事上用功。心是在事上擦亮的。

再说孩子。王阳明在江西南部做巡抚那几年，一边剿匪，一边让各地办社学，也就是给平民子弟开的蒙学。他给社学的老师写了一篇《训蒙大意》，又附了一份《教约》，后来都收进《传习录》中卷。这篇文字不长，却是中国教育史上少见的、专门替孩子说话的文章。

他先说孩子的天性：「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孩子的天性就是爱玩、怕被管束，像草木刚发芽，让它舒展，它就长得通畅；去折它、压它，它就蔫了。

所以他主张三样东西一起教：「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唱诗，让孩子心里的志气和情绪有个出口；习礼，让孩子的身体动起来，进退有度；读书，让孩子开窍明白。歌、礼、书，一样管心，一样管身，一样管脑子。

他还点名批评了当时的蒙学：老师每天只督促孩子断句、描红，要他们规规矩矩，打骂捆绑，「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像对待囚犯一样。结果孩子「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把学堂当监狱，把先生当仇人，想方设法躲着、骗着去玩。他说，这是把孩子往坏里赶，又要他们变好，怎么可能。

《教约》里还有一条，今天的家长读了会吃一惊：「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以授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一个孩子能学二百个字，只教他一百个，让他有余力，不厌烦，还能自己尝到学会的滋味。

把这些合起来，用本书的三个字来读，他的主字是「挖」：良知本来就在，教育是把它「致」出来，擦亮它，推到每一件事上去。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对得很具体。第一，他看见了孩子的心情就是学习的土：孩子怕的地方长不出东西，高兴的地方才长得快。这在一个把「严师出高徒」当常识的时代，是很难得的眼光。第二，他看见了身体要进教室：唱歌、行礼、进退，不是读书之外的杂事，是学习的一部分。第三，他看见了分量：宁可少教一点，让孩子有余力、有自己尝到的甜头，也不要一桶水全倒下去。第四，他看见了「会背」和「会做」之间的那道沟，而且坚持说，沟那边才算数。

这四样，放在五百年后的今天，没有一样过时。

◆ 三、土和路：一个好学生，一片蛮荒地，一边打仗一边办学

状元家里的好学生（1472—1505）

他生在一个读书人家。十岁那年，父亲王华中了状元，他后来随父亲住到北京。十三岁那年，母亲郑氏去世。一个状元的儿子，走科举做官是一条铺好的路。

他是一个真想把书读通的好学生。那时候读书人的标准答案是朱熹的注解，朱熹教人「格物致知」：一件一件推究事物的道理，推究多了，自然贯通。他信了，就对着一丛竹子去「格」，格了七天，病倒了。这件事第 166 号已经细写过，这里只从教育的角度说一句：这是一个最听话的学生，把老师给的方法一丝不苟地照做到底，做到身体撑不住，仍然一无所获。标准答案没有错，错在它不是从他自己的路上长出来的。

竹子之后，他在各样现成的道理里试来试去：写诗作文，骑马射箭，研究兵法，又一度沉迷道家养生、佛家静坐。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做了官。三十四岁前后，他在京城开始收学生讲学，又结识了广东来的湛若水，两人约定一同倡明圣学。据《年谱》，这一年是「门人始进」的一年。一个后来开宗立派的人，第一批学生是在他自己还没想通的时候收的。他是一边教、一边找。

龙场：没有书的地方，他当了老师（1506—1510）

三十五岁，他上书替被宦官刘瑾关押的言官求情，被下狱，廷杖四十，贬到贵州龙场当驿丞。廷杖、山洞、石墩前等死、半夜大悟，这些第 166 号也写过，这里不再重演。我们看另一面：在那个地方，他当了老师。

龙场没有书院，没有成套的书，身边说得上话的人很少。可当地的人慢慢亲近他，替他盖了几间木屋，他就在那里给当地子弟和前来求学的人讲学，这个地方后来叫龙冈书院。他给这些学生立了四条规矩，叫《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前三条是对自己的，第四条是朋友之间要互相劝善，劝的时候要忠诚、委婉，受劝的人要心服。

请注意这四条的样子。一个刚从生死线上爬回来的人，给学生立的第一条是「立志」，不是「背书」。他没有拿朱熹的书单来排课，因为龙场根本没有那张书单能用的土。他只能从学生的心起步。

一年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他去贵阳的书院主讲。据《年谱》，席书先来问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有什么异同，他不谈这个，只讲自己在龙场悟到的东西；席书起初不信，回去想了一夜，第二天再来，两人往复辩了好几次，席书才豁然信服。「知行合一」就是在这一年、在贵阳的讲堂上开始讲的。这一段很要紧：知行合一不是在书房里想出来的，是在一片蛮荒地上、对着一群没有被科举塞满的学生、又跟一位认真的官员辩了几轮之后讲出来的。

南赣：一手打仗，一手办学（1516—1521）

四十五岁，他去江西南部当巡抚，那一带山贼盘踞几十年。剿匪的事第 166 号写了。教育上，这几年是他动手最多的几年：他让各地立社学，请老师，写了《训蒙大意》和《教约》，时间大约在一五一八年；他颁布《南赣乡约》，让乡里的人互相劝善、调解纠纷；他修书院，给来访的学者讲学。同一年，他的学生薛侃在赣州刻印了《传习录》最早的一卷。

很难想象一个人同时做这两件事：白天调兵进山，晚上给社学的老师写信，叮嘱他们别打孩子，要教孩子唱歌。可正是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才看得出他的教育主张是从哪里来的。他亲眼见过被逼到绝路上的人怎样变成山贼。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落到孩子身上，就是：与其将来去剿，不如现在让他们高高兴兴地长。

一五一九年，宁王在南昌起兵，他临时招兵，一个多月平定，随后被人诬陷，险些丢了性命。相传在前线最紧的时候，他仍在营中与学生讲学，有急报传来，满座变色，他出去处置完，回来神色如常，接着讲。两年后，他正式提出「致良知」，后来对人说，这三个字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

越中讲学：学生多了，争论也多了（1521—1529）

晚年他回到浙江，在余姚、绍兴一带讲学，四方来的学生极多。有一位从泰州来的盐丁出身的王艮，穿着自己仿古做的衣帽来见他。相传王艮起初是来跟他辩的，坐在上座，一来一往辩了几回，才起身下拜，又回去想了一夜，第二天再来辩，最后才正式做了学生，王阳明还替他把名字改成了「艮」。

这件事他后来很看重。一个老师收学生，不是学生先低头，是学生先来顶。他最出名的学生里，徐爱是他的妹夫，早逝；钱德洪、王畿两人在他临行前为他的四句话争执不下，他在天泉桥上替两人调和。他的讲堂，是一个吵得起来的讲堂。

一五二九年初，他从广西回乡途中，病逝在江西南安的船上。

把这四段连起来看，会看到一条教育家特有的线：他每到一处，先当老师。在京城收徒时他自己还没想通；在龙场他身无长物；在南赣他日夜打仗；在越中他已经名满天下。四个地方，四种土，教法一路在变。龙场立的是志，贵阳讲的是知行，南赣写的是童蒙，越中提的是良知。他的教法不是一次定下来的，是跟着他走过的地一段一段长出来的。

◆ 四、那一刀：看见了萌芽，却说芽本来就在

第一把刀：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他看见学问是在事上一次一次磨亮的，不是从书上抄下来的；他看见孩子像刚发的芽，心情舒展才长得好，一桶水倒下去反而泡坏；他看见真懂和会背之间有一道沟，只有做过、碰过，才过得去。《传习录》下卷有一段话，把这件事说得最透。他说跟人讲学问要随对方的分量：「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又说：「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这几乎就是一段关于「长」的白描：芽一点点长，水一点点加，长多少，加多少。

他在哪一步收回？在龙场那一夜。那一夜他想通了，想通的那一刻，他觉得那个道理一直就在自己心里，只是以前被遮住了。于是他把「想通」叫成了「认出」，把「长出来」叫成了「本来就有」：「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从那以后，萌芽不再是一粒要在土里一点点长的种子，而是一块被灰尘盖住的明镜，功夫只剩下擦。

收回底下的那台机器是什么？叫良知：一杆人人心里现成的秤，自带准星，不用学，不用校，只要不被私心遮住，称什么都准。

三句连起来：他看见了学问是在事上磨出来的、孩子是在春风里长出来的；却在想通的那一夜，把磨出来的亮光说成了本来就在的镜子；底下那台机器，是一杆人人现成、从不用校的秤。

发生命名律四问。

一问，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两类。一类是「知行同步」：一个人真懂了一件事，身体会跟着变，懂和做分不开；懂了却不做，往往是还没懂到那个份上。另一类是「豁然想通」：人在一段困顿之后，忽然明白了，明白的那一刻觉得「原来我早就知道」。这两类现象都是真的，每个老师、每个家长都见过。

二问，在什么条件（E）下为真？「回到自己的心」这剂药，对三种人特别灵：被标准答案塞满了、只会背别人道理的人；已经在外面摔打过很久、需要一个收束的人；对面有一个又大又硬的正统，需要一个立足点去顶它的人。王阳明时代的读书人，三样全占。他那句「心即理」，是在一个人人背朱注考功名的时代，给读书人开的一扇窗。

三问，在哪一步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人人心中有良知，良知是自足的」这一步。一旦说良知自足，那么学生在外面碰到的一切，书本、对手、现实，就都降成了擦镜子的布、磨刀的石头。教育的全部工作，变成了「致」：把本来就在的东西推出来。

四问，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留下的是「想通之前的那一段」。每个人都看得见：一个孩子要想通一道题，得先卡住、先做错、先跟人争过；王阳明要想通格物，得先格竹七天、先挨四十廷杖、先在龙场等过死。这一段人人都看得见，可心学里没有一个词专门写它。它被叫作「功夫」，一个很亮的词，把那段日子里的迷茫、摸索和别人给的东西，都收进了心里。

用上一章朱熹对照着看，会更清楚。朱熹给书院立揭示，把读书排成次序，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一步一步往书里的理挖下去，他站在「先在的知识」那一边。王阳明把这张书单撕开了，说道理不在书单上，在心里，他站到了「先在的儿童」那一边。两个人吵了几百年，其实共用着一个假定：那个道理，总是在某个地方早就存在。一个说在书里，一个说在心里。

◆ 五、缝隙在哪里：他挡掉了鞭子，也挡掉了冰霜

第 166 号给王阳明下过判语，本书照用，不改：

> 他教的是道理都在心里，他靠的是被心外的东西一次次逼到墙角。 第 166 号已经把这道缝说得很细：王阳明不是把现实挡在门外，而是把现实请进门、改名叫「功夫」；他不是对苦沉默，而是把苦翻译成了心的语言。这里只从教育这一面，往前推一步。

《训蒙大意》里，他用了一对画面。他说好的教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像及时的雨和春天的风落在草木上，没有不发芽舒展、一天天长大的；坏的教育「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像冰霜打下来，生气一下子就没了，一天天干枯下去。

他给孩子的，是时雨春风。他自己呢？四十下廷杖，一片万山丛棘，一次功成被诬。他是在冰霜里长出来的。

要说清楚：这不是说冰霜好。廷杖是暴力，是纯粹的消耗，没有一个孩子应该挨那样的打。王阳明把「鞭挞绳缚」从学堂里拿掉，这一刀砍得完全对，而且砍在了他那个时代最该砍的地方。格竹七天格到病倒，也是一份该挡掉的难，他在《教约》里写「能二百字者止可以授一百字」，正是不让孩子再吃这种苦。

缝不在他挡掉了什么，在于他挡的时候，把两种难当成了一种。冰霜里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棍子、恐惧、白白耗掉的身体，这是该挡的；另一样是冰霜逼着他去做的事：在龙场自己砍柴煮粥、给当地子弟讲学，在贵阳跟席书往复辩论，在南赣编十家牌、办社学，一生顶着朱熹的书较劲。这一样是逼出新本事的难，是他真正的老师。他的教法把第一样挡在了门外，把第二样收进了心里，改名叫「事上磨练」，只留下了「磨」，没有留下「给」。

【缝隙定位卡】 大师：王阳明（教育·心学，1472–1529） 理论站在：E1 三界 · 自我界（良知自足，心即理；功夫落在心上，外面的事只当磨刀石）（自我界中心） 人生另活：现实界（证据：龙场驿给当地子弟讲学、立龙冈书院；南赣一边剿匪一边立社学、行乡约；平宁王后被诬） 理念界（证据：格竹照朱注做

到病倒；贵阳与席书往复辩知行；一生顶着朱子学的正统；王艮等学生上门辩难）缝隙位置：格内（E1），与第 166 号同 第二道缝：九宫之外 · 123 原理的三拍。教法写了「形状改变」（想通那一刻）与「回写」（此心推到事上）， 「张力积累」只写成功夫，没写成来路；童蒙教法里更是有意把它降到「精神力量有余」之下。 保底：对被标准答案塞满的人、对刚开蒙怕学的孩子、对已经在外面摔打够了需要收束的人， 「先认自己的心」「别打孩子」「少教一点让他尝到甜头」都是对的，而且对得极深。

还有一处细节，把这道缝照得更清楚：剂量。本书导论说，台阶上的难要按剂量放，每次只比孩子能扛的多一点点。王阳明的《教约》也讲剂量，方向却正相反：能扛二百，只给一百，让孩子「精神力量有余」。对刚开蒙、一见书就怕的孩子，这个剂量是对的，先让他尝到甜头，比什么都要紧。可是如果一直只给一半，孩子就永远碰不到「多一点点」的那一格，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力气用尽的地方还能再走几步。王阳明自己的每一次长进，恰恰都发生在力气用尽的地方：竹子前、石墩前、鄱阳湖上。他把那一格留给了自己，把余力留给了孩子。

从教育家这一行看，这道缝有一个特别之处。多数教育家是把自己吃过的苦从教法里拿掉，王阳明拿掉了一半、翻译了一半。拿掉的一半是鞭子，翻译的一半是龙场。追随者看得见他吃过苦，却只学到了「心」。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 这一级他设得最足。立志、勤学、改过，是学生跟自己较劲；「省察克治」要学生时时查自己的念头，像猫捉老鼠一样盯住私心，这是很硬的一级自我功夫。写得出来，也传得下去。

现实界台阶：〇。 这一格统稿时按全书统一的尺重打过一次，原稿打的是 √（初判、打折），现在降为 〇，理由要说清楚。他确实写了「事上磨练」，要学生到公文、官司、家事里去用功；童蒙里的「习礼」也让孩子的身体进退于人前。可按统一的尺，√ 要的是这一级的难由教法摆进来、而且落下来的那一下不被收

回。「事上磨」摆进来的不是难，是一种对已经遇上的难的用法：事自己会来，他教的是来了怎样用它磨心。「习礼」是照礼做，和第 5 章朱熹的洒扫应对同一形状。更要紧的是他给现实安排的身份只是磨刀石：学生碰人、碰事，是为了磨心，不是为了从外面学到自己心里没有的东西——外面的东西不许改他心里的那一套。

降为 ○ 以后，还顺手解掉一处相抵：第 166 号与本章第五节的定位卡，都把现实界写在「人生另活」一边；按导论第六节，那一边对应的正是 ○。他自己在这一级上走得极远——龙场的瘴气、驿站的差役、南赣的山、宁王的兵——一样也没有写成学生要走的一级台阶。

理念界台阶：○。 他自己一生的理念界台阶极高：照朱注格竹到病倒，顶着正统编书，被罗钦顺指出考证错误还回信承认，在贵阳与席书往复辩论，收王艮这样先来顶他的学生。可是这一级没有写进教法。他教的是「求之于心」，争论的终点是自己的良知，而不是一个能驳倒你、让你改掉说法的对手。「责善」是朋友之间劝善，劝的是做人，不是争道理。一个被朱熹炼出来的人，没有给学生留一个「朱熹」。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

◆ 七、顶住战：三个不服气的人

第一位是同一阵营里的人，黄宗羲。他的老师刘宗周是王学的传人，他自己编《明儒学案》，给王阳明一系立了最大的篇幅。可也是他，照实写了王学在后来的走样：泰州一派、王畿一派把良知说得越来越现成，一些后学只剩当下一念，不肯再下读书、考证、办事的苦功。他的意思大致是：王学的毛病不在阳明本人，在后人把他的结论当成了起点。刘宗周当年就想用「慎独」把这股风气收回来。

第二位是对手，罗钦顺。他是和王阳明同时代的大儒，守朱子学，两人通过信。他在《困知记》里反复讲一个意思，大致是：把心当成理，是认错了东西；心是会动、会偏的，理是要在事物上一点点求的，只守着心，心里觉得对的，未必就是对的。这一刀砍在良知那杆秤上：秤是谁校的?

第三位来得晚一些，是下一章的颜元。他对朱熹和王阳明两边都不客气，意思是：一边坐着读书，一边坐着想心，都是坐着；学问要用手、用身体、在射箭驾车、种地治水里练出来。下一章细说。

本书在哪里让一步？

让罗钦顺一步：他说得对，心这杆秤会偏。一个孩子说「我心里知道」，可能真知道，也可能只是不想做。心学把判断的最后一道门交给了心，这道门没有锁。

让黄宗羲一步：他说得也对，走样主要在后人。王阳明本人是在三界里走过来的人，他说「在心上用功」的时候，心里装着一整个三界。

可本书也要替王阳明说一句：罗钦顺那一边也有自己的机器，理在事物上，等着人一件件去格，格竹七天的失败，已经把那台机器的毛病演示过一遍了。两边都假定道理早在某处。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良知不是一杆现成的秤，是一杆一边称、一边校的秤；校秤的砝码，都在门外。　称的时候用自己的心，校的时候要用外面的事和外面的人。王阳明一生都在校秤，他教给学生的，只有称。

回到开头那张饭桌。照这句新话，宋一鸣的妈妈不必在「信」和「不信」之间二选一。她可以先点头，因为孩子那一点知道是真的，而且是他自己一个学期磨出来的；再跟他约一个校秤的办法：周六上午在家重写证明题，每一道写完，拿给数学老师或者一位学得好的同学看一看，六个星期以后，把期中那三道题再做一遍，对一对。如果对不上，就坐下来再商量，大人可以认真反对，孩子也可以认真反驳。这样，孩子那杆秤就不是只在心里称，而是一次次拿到门外去校。

这不是跟王阳明作对。他在贵阳跟席书辩的那几轮，在越中收王艮那样上门来顶的学生，本来就是这样做的。只是他做了，没有写成规矩。

◆ 八、世界写回他

他死后，朝廷一度把他的学问斥为「伪学」，禁止传授。几十年后恢复名誉，又被请进孔庙从祀。王学传得极广，分出浙中、江右、泰州等好几支。各地的讲会一个接一个办起来，读书人定期聚在一处，讲论、辩难。泰州的王艮一支把讲学带到了樵夫、陶匠、农人中间，说日常过日子里就有道。这是王学在教育上最了不起的回写：学问第一次大面积地走出了书院，走到了不识几个字的人面前。他的学问后来也传到了日本，一般认为在江户时代有人专门讲它，到十九世纪又被不少人读，这一段本书不细说。

可缝也在传播里变宽。在他本人身上，心是向外敞开的；到后学手里，心越来越现成；到今天，常常只剩几句写在墙上的字。不少学校用「知行合一」做校训；各种国学班、成长营，把「致良知」做成了课程名。四个字本身是好字，只是那片龙场、那本朱熹、那几轮辩论，没有跟着上墙。

他的回写还有一条特别的线，一直伸到本卷后面。一位二十世纪的中国教育家，年轻时因为服膺「知行合一」，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知行」；后来想法变了，认为应当先行后知，又把名字改成了「行知」。他就是第九章的陶行知。一个名字改了两回，正是对王阳明最认真的一次「顶」。

AI 时代，他的哪一处被机器接手？「挖」的那一半。今天有不少陪伴类的软件，最常问的一句就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一步一步把答案从你心里问出来，问得耐心又温柔。这正是「致良知」的一种机器版本。它甚至比很多老师做得好：不急、不烦、不打骂，完全合乎《训蒙大意》的要求。可它问出来的，只能是你心里已经有的东西；它很少说「你错了」，更不会在跟你争输以后改掉自己。机器接不走的，是那个把你逼到墙角的龙场，和一个肯跟你认真吵、吵完各自改掉一点的人。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家水果店

只学他写下的那一半，在今天的教育里会卡在几个地方。

有一类家长，读了心学，决定「相信孩子自己心里知道」，把补习、安排、督促一概撤掉，等孩子自己亮起来。有的孩子真亮了，更多的孩子是被撤掉了外面所有的砝码，心里那杆秤只剩下自己的舒服。有一类老师，把「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写进班训，拿它当戒尺：「你没做到，说明你根本没懂。」一句替人松绑的话，变成了新的鞭子，王阳明最反对的「鞭挞绳缚」，换了一个样子回到了教室。还有一类学生，学到了「心里不认的就不认」，老师讲的不服，书上写的不服，却从没找一个真正的对手、跟他从头到尾争一场。第 166 号说学王阳明的人缺的是「把外面当成外面的那份眼光」，落到教育上，就是缺一个会驳倒你的人，和一件会反过来教你的事。

再说一个今天的故事。比如有这样一位二十岁的姑娘，叫晓棠，在一家开在小区门口的水果店当店员。

她做事很凭良心。熟客来买哈密瓜，她会小声说这一批不够甜，隔两天再来；有老人来买苹果，她把磕破的那几个挑出来，按半价算；果篮里有一个橘子软了，她不声不响换掉。她觉得这些事不用解释，良心的事，谁看了都懂。她这份良心也不是凭空来的：读中专那年，她在路边摊买过一箱面上好看、底下全烂的橙子，蹲在路边哭了一场。从那以后，她心里就有了一杆秤。

月底老板老滕对账，损耗比上个月高出一截，半价单一张接一张，又听隔壁摊主说，晓棠总给几个熟人「便宜」。老滕没问她，直接在店员群里说：「以后谁都不许私自打折。」晓棠看到这句话，眼圈一下就红了。她没去解释，心想：我凭良心做事，还要跟你说清楚？

这就是天花板。她心里那一点良知是真的，可是它碰上了两样她没准备好的东西。一样是现实界的纹理：水果店的损耗怎么算，哪些次果可以挑出来做特价、哪些只能扔，熟客和生客在账上是什么样子，这些她从没去弄懂。另一样是理念界的对手：老滕有老滕的道理，一家小店，店员人人都凭自己的心打折，店是开不下去的。她不肯把自己的秤拿出来，放到桌上让人称一称，于是良心成了一件只有她自己看得见的东西。

后来她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她找了一个小本子，每一次折价都记一行：什么货、为什么、卖给谁、折了多少。记了两个星期，她自己先吃了一惊：有一半的折价，其实是可以在早上理货时就挑出来单独标价的。第二件，她拿着本子去找老滕，认认真真吵了一架。老滕说了他刚开店那几年被熟客「人情价」拖垮过一回；她说了那箱烂橙子。吵完，两人各改了一点：店门口多了一个「今日次果」的筐，明码标价；她不再私下打折，老滕也不再一刀切。

用四步查同构。一，她嘴上信的，是「凭良心，心里有杆秤」，和王阳明的理论同站自我界。二，她真正靠的，那杆秤最早是一箱烂橙子给的，是现实界逼出来的，和王阳明的良知来自龙场同构。三，她卡住的地方，是良心碰上别人看不见的心、碰上一套自己没弄懂的纹理，和追随者卡在现实界与理念界对上。四，她补上的办法，是去认店里的纹理，再找老板认真争一场，这正是本章说的「校秤」。四步都对得上。

> 带走的话
>
> 心里那一点知道是真的，可它是在门外被逼亮的；学王阳明，别只学称，也要学校秤。

>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E1 三界格内：理论站自我界（良知自足），人生被现实界（龙场、南赣）和理念界（朱熹、席书、王艮）一次次逼着走；第二道缝在 123 原理的「张力积累」。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道理都在心里，他靠的是被心外的东西一次次逼到墙角。

第 7 章

颜元：照书守礼守出一场病的人，叫学生别背琴谱

这一章的问题

把琴谱背得滚瓜烂熟的人，为什么还是不会弹琴？可是，一个叫人放下琴谱去弹琴的人，自己又是怎样醒过来的？

◆ 一、菜园里的两排豆子

设想一所城郊小学，教学楼后面有一块菜园，每个班分到两垄地。四年级的劳动课第一次上，班主任童老师先发下一张「种豆说明卡」：黄豆先泡一夜；坑深两三厘米；每坑两三粒，坑距一拃；浇透一次水，以后见干再浇。卡片发下去，童老师让大家照卡上那几个数字，一项一项比着做。

班上有个男孩叫甘川，做事最细，掏出尺子把每一项都量过，一厘米不差。另一个女孩叫邵蔓，卡片塞进口袋就再没拿出来，她蹲在地头，先用手指头戳了戳土，说这土是湿的，底下还凉。

这节课剩下的时间，大家分头下地。有的孩子蹲在地头反复数豆粒，数了半天不敢往下放；有的孩子怕弄脏手，用铲子尖一点一点地拨；甘川把卡片压在一块砖头底下，一边种一边低头看一眼，生怕漏了哪一步。邵蔓的手早就黑了，指甲缝里全是泥。

两个星期以后，两垄地长得不一样。甘川那一垄是照着卡片种的，浇水也照着卡片，只是他把「见干再浇」记成了「每天浇」，豆子泡在泥里，大半烂了。邵蔓那一垄出苗出得早，可也不齐：一头密，一头稀。她没有再去量卡片上的数字，她把稀的那一头刨开一个坑看了看，发现那边的土板结，豆子顶不上来。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邵蔓回家问了种菜的外公，又翻出那张揉皱的说明卡，一行一行对：卡片上写「坑深两三厘米」，她那一头挖得太深了；卡片上没写的是，板结的土要先松一遍。第二次补种前，她在卡片背面画了两垄地，把西头圈起来，旁边写了三个字：先松土。

童老师在期末给劳动课打分，犯了难。按说明卡考，甘川满分；按出苗算，邵蔓领先。可她心里明白，邵蔓真正学会的，既不是那张卡，也不只是那一双手，而是在手和卡之间来回对了一遍账。

三百多年前，有一位清初的读书人，要是站在这块菜园边上，一定会先替邵蔓鼓掌，再把甘川的说明卡没收掉。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把琴谱读得烂熟、讲得头头是道，能算会弹琴吗？这个人叫颜元。这一章要说的是：他替邵蔓鼓的那一下掌，拍对了一半；另一半，是邵蔓回家以后那一晚上对账的功夫，而这份功夫，恰恰是颜元自己醒过来时用的。

◆ 二、他说的秘籍：学琴要弹，不要背谱

颜元，字易直，号习斋，清初直隶博野人，生于 1635 年，卒于 1704 年。他和学生李塨开出的一路学问，后人叫「颜李学派」。

他的主张可以用一个字说完：习。《论语》开头「学而时习之」的那个「习」，他读得很重。在他看来，「习」不是温习、不是复读，而是亲手去做、反复去做，做到身上会了为止。所以他把自己的书斋叫作「习斋」，后人也叫他「习斋先生」。

他最常用的比方是学琴。他在《存学编》里说：「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意思很白：诗书好比琴谱，把琴谱背熟了、讲明白了，你还是不会弹。把读书讲书当成求道的功夫，离道还有一千里。他紧接着又加了一句更狠的：要是有人指着琴谱说「这就是琴」，那就离了一万里。接下去他说，手不去弹，心不去会，光拿讲读琴谱当学琴，好比渡了一条小河就去远望长江。

那么要习的是什么？颜元说，是周公、孔子当年教人的实在功夫：六德、六行、六艺，古书上叫「三物」；再加上兵、农、钱粮、水利这些管天下的实事，他称为「六府」。他在《存学编》里说得明白：「博学之，是学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事也。」礼要亲手行，乐要亲手奏，射要亲手拉弓，算要亲手去算。

他对读书人的批评很重。他看到的清初读书人，一辈子伏在书桌前，读注、讲理、静坐、写八股，身子弱，手里没有一样本事，天下有事时派不上用场。他把这种学风的源头算到了宋儒头上，尤其是朱熹：千百年来把天下人都领进了故纸堆里，读成了弱人、病人、无用的人。这是他的原意，话说得比这还冲，本书只转述。

他的书后来合称《四存编》：《存性编》讲人性，《存学编》讲为学，《存治编》讲治天下，《存人编》劝那些被佛老迷住的人回到日用人伦里来。《存治编》是他二十四岁时写的《王道论》，《存人编》原名《唤迷途》，都是后来改的名字。四部书的「存」字，意思是把周孔的真学问保存下来，别让它被讲读和静坐淹没。四部里，跟教育最近的是《存学编》，这一章引他的话，多半出自这里。

他对「格物」两个字也另有读法。朱熹把「格」读作「至」，到事物那里去穷尽它的道理；颜元说，这个「格」应当像史书上「手格猛兽」「手格杀之」的「格」，是亲自伸手去跟它搏一搏、摆弄它。知识要从手上碰出来，碰过了，才算知道。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对的地方很大，大到今天几乎人人点头：书读得再熟，不等于会做；讲得再清楚，不等于身上有；一个人会不会，要到事上去看。菜园里的甘川就是他要骂的那种学生，卡上的数字量得一丝不差，豆子却烂在泥里。他这一刀砍在书桌中心主义上，砍得准。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他看见的，是「长」。知识不是本来躺在书里等你去装，也不是本来藏在心里等你去挖，它是一遍遍动手、在手上慢慢长出来的，手会了，心才真会。这是卷一里第一次有人把「长」放在教法的正中间。但他把这场「长」安排在哪一条路上、配了哪一台机器，要到第四节再看。

◆ 三、土和路：朱家的孙子，颜家的儿子

朱家的孩子。　颜元的父亲颜昶，本是博野颜家的儿子，家里穷，被邻县蠡县一位姓朱的人家收作养子，那人叫朱九祚。所以颜元是生在朱家的，小时候叫朱邦良。他四岁那年，父亲和养祖父闹翻，跟着入关劫掠的清兵去了关外，从此没有回来。十二岁时，母亲改嫁。这个孩子就由养祖父母带大，一直以为自己是朱家的亲孙子。

少年时他学过一阵求仙导引之术，后来娶妻，十九岁进了县学。朱家家道中落，他得养活一家人，于是种地、浇园，又学了医，给乡里人看病，还开过村塾教书。这些年很少写进「颜元思想」里，可是种地要看天看土，行医要看人看病，教书要看一个个孩子，他的手在这几年里，一直是满的。

这里要多看一眼。后来人读颜元，常以为他是先想通了「动手要紧」，才去动手的。次序其实反过来：他是先被日子逼着动了十几年的手，种地、看病、教蒙童，那时候他心里信的却是另一套，是静坐读书的那一套。手上的功夫和心里的道理，在他身上并排走了很多年，谁也没管谁。要等到三十四岁那一场丧礼，两样东西才撞到一起。

从陆王到程朱。　二十五岁上下，他读到陆九渊、王阳明的书，心向心学；二十七岁前后，读到《性理大全》，转而服膺程朱。从此他是一个极虔诚的程朱门徒：静坐，读书，写日记检点自己的过失，一举一动照着朱子的规矩来。他后来痛骂的那一套，他自己是真心实意、下死功夫地做过的。

一场几乎要了命的丧礼。1668 年，他三十四岁，养祖母朱家老太太去世。父亲不在，他作为长孙替父亲居丧，一切照朱熹的《家礼》办。据记载，他照《家礼》的规矩，不到规定的早晚时辰不敢吃东西，到了时辰又哀痛得吃不下，早晚按时痛哭，饿到身体垮了，几乎送了命。

就在这场丧事里，一位朱家的老人告诉他：你父亲本是抱养来的，你不是朱家的血脉。他去问已经改嫁的母亲，证实了。据年谱记载，他得知这件事以后，心里的哀痛一下子减了，在丧庐里再也伏不住了。

身子垮了，身世也翻了个底。他在这时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拿朱熹的《家礼》去对古代的礼书。据记载，他先是觉得《家礼》压人情压得太过，再拿古礼一对，发现它有些地方并不合古礼。他照着做、做到几乎送命的那一套，原来连古礼都不是。从这一次对账开始，他对程朱起了疑。

第二年，他写出《存性编》和《存学编》，一论人性，一论为学，矛头都指向程朱。大约也在这前后，他把书斋的名字从「思古斋」改成「习斋」。一个人从「思」改到「习」，就改在这几年里。

归宗，出关，南游，漳南。1673 年养祖父去世，他回到博野，恢复颜姓。1684 年，他五十岁，出关去寻父亲，在关外奔波了一年多，吃尽苦头，才打听到父亲早已去世，据记载，最后把父亲的遗骨背回故乡安葬。1691 年前后，他南游河南，一路看到的读书人几乎都在讲程朱，他更坚定了：「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这一趟南游还留下一个故事：相传他在河南遇到一位以武艺出名的人，两人比试，年近花甲的颜元拿一根竹子当刀，几个回合就胜了对方。故事未必处处可靠，但它说明，在同时代人眼里，这位老先生手上是真有功夫的。

出关寻父那一年多，常被当成孝子故事一笔带过。放在本书里看，它是颜元一生里最硬的一次现实界：没有书可查，没有规矩可守，只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挨家挨户地问，一次次扑空，再换一处去问。他后来说「学问在事上」，这句话里有这一年多的分量。

1696 年，六十二岁，他应肥乡县士绅郝文灿再三邀请，去主持漳南书院。他把书院按自己的主张重新规划：东边设文事斋，西边设武备斋，再往里是经史斋、艺能斋；大门内另设理学斋、帖括斋，他说这两斋是暂且收下，以应付时下的科举制度。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礼乐书数、射御兵农、水学火学工学，都要在院里实实在在地习。可是开院只有三个月上下，那年八月漳水泛滥，书院被淹，他只好回家，此后再没有出来办学。1704 年，他在家乡去世，年七十。

那张六斋的布局值得多看一眼。文事和武备站在最前面，东西相对；经史和艺能跟在后面；理学和帖括，也就是讲程朱和练八股的两斋，被放在大门里侧，他自己说是「暂收」。一座书院怎么排屋子，就是一个人心里怎么排学问。在他心里，读书讲理没有被赶出门，只是从正堂挪到了门边。这一点常被后人忽略：他骂读书骂得最凶，真到自己办学，还是给书留了屋子。

他的学生李塨，蠡县人，比他小二十四岁，一生传他的学问，还和王源一起，根据他的日记编了《颜习斋先生年谱》。今天我们知道的颜元的一生，大半是从这部年谱里来的。

回头看这四段，最硬的一段不在漳南书院，也不在出关寻父，而在三十四岁那场丧礼：他照着一本书、用身体一丝不苟地做，做到几乎送命；然后回到书桌前，拿另一本书去对这一本，对出了错。

◆ 四、那一刀：看见了手上长出来的知，收成了一张古圣功课单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　他看见知识是在手上长出来的：礼要行过才知道哪里别扭，琴要弹过才知道哪根弦不准，病要看过才知道药方灵不灵。长出来的东西还会回头改人，一个人天天习礼、习射，他的身子和脾气都会变。这个看见是真的，而且在书院讲学的风气里很难得。

在哪一步收回？　在「习什么」这一步。他把要习的东西定死成周公孔子的「三物」和「六府」：一张两千年前就已经列好的功课单。习，就是照着这张单子，把古人的礼乐射御一样一样练熟。手是活的，单子是死的；手上练出来的一切，都只记在「练熟了没有」这一栏里，单子本身从来不在被检查的范围里。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　这台机器有两个零件。一个是那张古圣功课单：道早就在周孔的三物里，后人只需照着去习。另一个在他的《存性编》里：他反对宋儒把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说气质有恶，他主张人的气质本身就是善的，恶只是后来被引诱、被遮蔽、被习染坏的。性本来全善，道本来俱在，剩下的只是动手把它习出来、守住它别被染坏。这一步，「长」被收成了「装」：通过手，把一套先定的古礼古艺一遍遍装进身子里。

把他和前两章放在一起看，更清楚。朱熹的机器是一个在物上、在书里的理，按次序读透就能挖到；王阳明把机器搬回心里，良知本来就在，向内一照就亮；颜元把机器搬到手上，道在周孔的三物里，照着去习就能练成。三个人都在反前一个人，三个人都看见过真的「长」：朱熹看见读书读出了疑，王阳明看见事上磨出了心，颜元看见手上做出了知。三个人也都在最后一步，给这场「长」配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书里的理，心里的良知，古圣的功课单。读书、问心、动手，三条路走下来，机器换了三个地方，没有被拆掉。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　他命名了「习」：一个人会不会一样东西，不看他讲得多明白，看他做过多少遍；许多知识只有在做的过程里才长得出来。这是真的，而且反复出现：学游泳、学炒菜、学开刀、学打铁，没有例外。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　在明清之际北方乡村那片地上，它格外真。读书人被八股和讲学困在书桌前，天下兵荒马乱，最缺的是会种地、会治水、会打仗、会看病的人。在这样的地上，大声说「手比书要紧」，是一剂对症的药。再细一点：凡是技艺性的学问，礼乐射御书数、医农兵工，东西摆在那里可以碰，做错了看得见，这个命名几乎处处成立。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　在两句话上。一句是「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读书讲书本身被判成离道很远。另一句是把道锁进周孔三物：学问的全部，就是习这几样。前一句把读书从学里赶了出去，后一句把习的内容钉死在古代。两句合起来，「习」就从一种学习方式，升成了学习的全部。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　就是他自己三十四岁那一年灯下做的那件事。他把《家礼》和古礼一行一行对，对出了错，这既不是背琴谱，也不是弹琴，而是拿身体的反应去质问一本书，再拿另一本书去质问这本书。这份功夫在他的学说里没有名字：它太像读书，所以他不肯承认它是学；它又太像争辩，所以不在三物里。菜园里的邵蔓回家那一晚做的，也是这件事。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颜元（教育·实学与书院，1635–1704） 理论站在：E1 三界 · 现实界（学问在手上、在事上、在物上； 习行、实做、「手格其物」；中心名：手上中心） 人生另活：理念界（居丧后拿《家礼》逐条对古礼，对出错来； 著《存性编》《存学编》，一生与程朱争； 南游后定下「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 自我界（照书守礼守到病倒；居丧中得知身世； 写日记逐日检点自己，一生自省极严） 缝隙位置：格内（E1） 第二道缝：D2 路径组织。教法站「动手」与「迭代」（照三物反复练熟）； 他的转机出在「评估·反馈·修正」——身子说「不对」， 他停下来核对、改掉。 保底：凡是技艺性、可以动手碰、做错了看得见的学问， 在一个读书人终日伏案、手无一技的时代， 「习行」几乎处处是对的，而且是对症的药。

主缝落在 E1 三界里。颜元的学说把学问放在现实界：碰物、碰事、碰人，礼乐射御，兵农水火。可他自己醒过来的那一次，现实界只是起点：他在现实界里照书做、做到病倒，这是一次真实的「习」；可真正让他转过身的，是后面两步。一步在自我界：病中的身子、翻了个底的身世，逼着他回头问自己，我这些年信的是什么。一步在理念界：他没有只凭身子的难受就把书扔掉，他去找了另一本更古的书，跟《家礼》对质，跟朱熹这位权威较真，对出了错，写成了书。

这就有了一个很尖的悖论。他骂得最狠的是读书，可救他的那一次，是一次非常细的读书；他教得最多的是照着古礼去做，可差点要了他命的，正是照着一本礼书去做。他从这场病里得出的结论是「书不可信，要动手」；可这场病真正教给他的，也许是另一句：照着书动手，还不够，身子说不对的时候，要回到书里去对账。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第一个原因是导论第五节说的，能教的写成了理论，只能遇上的留在了人生里。拉弓、行礼、打算盘，都能教；一场几乎送命的丧礼、一个翻了底的身世，只能遇上。第二个原因是心疼的一种样子：他亲身尝过书桌把人读病、读弱的滋味，就想把学生从书桌前整个拉开。他替学生挡掉的，正是书桌前那一场较真；而炼出他自己的，偏偏也有书桌前那一场较真。

只在现实界练出来的本事，会碰到什么样的天花板？王德生口述蒙台梭利时说过一句：「只有一个维度的忍耐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放到颜元身上，可以照样说：只有一个维度的「习」，也会很快碰顶。一个人习礼习到极熟，礼本身错了，他是看不出来的，熟只会让他错得更稳。颜元三十四岁以前，正是这样一个把程朱之礼习到极熟的人。他能从这个顶上翻过去，靠的不是习得更熟，而是停下来，拿另一本书去对。

还要把保底说足。颜元的「习行」在什么条件下几乎全对？一是学的东西本身是一门手艺，做错了会立刻露出来：箭射偏了、琴走音了、豆子烂了。二是学的人已经被书桌困得太久，最缺的就是那一双手。三是有一份靠得住的「谱」可以照着

习，古礼也好，师傅的示范也好，那份谱本身没有大错。三个条件都在，照着习、反复习，就是最快的路。颜元的问题不在这条路，在他没有给第三个条件留一道检查的口子：谱要是错了，怎么办？

第二道缝在 D2 路径组织。他的「习」重在动手和反复，一遍遍做到熟；他自己的转机，却出在评估、反馈和修正：做到一半，身子报告「不对」，他停下来核对，然后改。第 166 号读曾国藩，判语是「他教的是动手，他靠的是修正」，颜元在这一格上和曾国藩是近邻。不同的是，曾国藩的修正多半对着败仗，颜元的修正对着一本书。

> 他教的是用手学，他靠的是照书守礼守到病倒，又回到书里对出了错。 这句话不是说「习行」是假的。他照《家礼》做到病倒，本身就是一次真的习行，没有这一场用身子做的实验，他对不出那些错。缝在于：他把「做」写成了全部，把「对账」留在了自己身上。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 有，而且很重。习礼、习射、习乐，都要一遍遍练，练到身上会；他自己三十岁以后跟朋友约好一起记日记，一言一行、一个念头都逐日检点，这份严格也带进了他的教学。这一级他设了，也传下去了。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 这是他最用力的一级。漳南书院的武备、艺能二斋，射御、兵法、水利、工艺，都是要去碰一样自己不能随意摆布的东西；他在家乡教学时也带学生习礼、习射。这一级不但设了，而且设在教法的正中间。打 √。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 他本人一辈子都在争：跟朱熹的《家礼》争，跟整个程朱学风争，南游时跟各地读书人争，写书驳宋儒。可是他给学生定下的路，是习周孔的三物，读书讲论

被他压得很低，理学、帖括二斋只是「暂收」。学生要做的是照古人去习，不是去质问古人，更不被鼓励回过头来质问老师。他自己靠这一级醒过来，却没有把它留给学生。打　〇。这一格的证据弱在两处：漳南书院只办了三个月上下，没有留下完整的课程记录；他在家乡教学时有没有让学生辩驳，史料说得不多。所以这是初判，登记时注明。

主字的登记，统稿时按全书统一的规则重判过一次，这里要写明。原稿登的是「长」，理由是他看见的那场长；可统一规则只看学说主体，不看他看见过什么。他的学说里，要学的那样东西是周孔的三物，先定在古人那里，学生照着习，习到身上会，不许回过头去改它——没有「长出来以后回头改那片土」这一步。按三问的次序：问一（本来就在学生身上）不是，问二（把外面已有的东西按次序练进学生身上）正是，问三（造出来并回写）不过。所以主字改登「装」，收回处仍是「装」。他看见的那场长没有被抹掉，它在第二节、第四节都写着，只是不进主字这一栏——这正是全书判词的前一半：看见的是长，写下来的是另一个字。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装；收回处：装；台阶＝自我√、现实√、理念〇

◆ 七、顶住战：一位学生，一位对手

第一位是李塨。　他是颜元最得力的学生，颜李学派的「李」就是他，和颜元同在一个阵营。可是他传老师的学问时，做了一件老师不太做的事：读书、考证，两次南下江浙跟毛奇龄等学者往来，又到京城跟万斯同等人论学，用考据的办法替老师的主张找证据。他甚至在自己的书里直接批评老师：把力行当成格物，是行在知先，次序倒了。他的意思大致是：光在乡里习礼习射，这门学问出不了博野；要让天下人信，就得在书上、在辩论里站得住。

本书让一步：李塨说对了。一门主张「手比书要紧」的学问，最后能传到今天，靠的恰恰是书：《存学编》，《存性编》，李塨编的年谱。手上的功夫传不远，传得远的是写下来、争过的那一半。

第二位是程朱一路的学者。　在颜元身后，京城里的程朱学者对颜李之学多有不以为然，其中桐城的方苞是李塨的朋友，一般认为他曾劝李塨回到程朱，这件事后来还成了一桩学术公案。这一路的反驳，大意可以替他们说清楚：你要人习周孔的三物，可你是从哪里知道周孔的三物是什么的？还不是从《周礼》这部书里读来的？不读书，手就不知道往哪里伸；不讲理，手上长出来的东西就说不清对错。

本书也让一步：对手说中了颜元学说里最薄的一块。他那张古圣功课单，本身就是一份书上的清单。他反对「以书为道」，他的「道」却是按一部书列出来的。

可是本书也要替颜元说一句。李塨和程朱学者，都是从书的那一头来补他；颜元自己那一次醒过来，其实已经把两头都走了一遍：先照书去做，做出病来；再回到书里，对出书的错。两位反驳者说的，都是他活过却没写下的那一半。

再把两位的话放在一起，会看出一件有意思的事。李塨是从里面补：老师的学问要传下去，得请书回来。程朱学者是从外面驳：你的学问本身就出自书。一个补，一个驳，方向相反，指着的却是同一个空处：颜元的「习」只画了一个方向，从书到手；从手回到书的那一个方向，他走过，没画上。这个空处还有一层后果。只画一个方向，他的学生就只能去习老师定好的东西；要是学生在手上习出了跟三物对不上的地方，学说里没有一条路让他把这个发现带回来，去改那张单子。颜元自己当年在《家礼》上做过的事，他的学生没有被允许对他做。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从书到手，是一半的「习」；从手回到书里对一次账，才是另一半。

◆ 八、世界写回他

颜元身后，他的学问并不热闹。李塨一代还在京城有些声势，到了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大兴，读书人又回到了书桌前，只不过读的方法换了；颜李之学渐渐冷下去，一百多年里少有人提。晚清的戴望编了一部《颜氏学记》，专门辑录他们师徒的言行，重新把这一路学问摆到人前。

真正把他推到台前的，是民国。一群提倡实学、实用的人从他身上看见了「中国自己的实用主义」；梁启超等人把他和刚传进来的杜威放在一起讲。他和李塨被请进了孔庙从祀，一般记在 1919 年。1920 年，在当时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北京成立了「四存学会」，名字就取自他的《存性》《存学》《存治》《存人》四编；第二年又办起了四存中学，他的家乡也办了四存小学。

缝在传播中是这样变宽的。在颜元本人身上，缝最窄：他嘴上说「动手」，身上还带着那一场对账。到李塨，已经不得不把读书和考据请回来。到了四存学会，他成了一块牌子，一个「实学」的口号，漳南书院那张六斋的图，被当成了「中国早有职业教育」的证据。再往后，「习行」两个字在一些地方被简化成「书本没用，干就完了」，这就离他三十四岁那一夜更远了。他当年要救的是只会读书的人；只学他口号的人，却可能被教成只会干活、不会对账的人。

今天的学校里，劳动课、手工课、种植园、实践活动越来越多，这里面有颜元当年那一声呼喊的回响。可是缝也跟着进了学校：一堂劳动课，最容易被记下来的，是「做了没有」，是一张干活的照片、一份打了勾的记录；最难被记下来的，是豆子没出苗以后，那个孩子有没有回头去问一句「为什么」。第一节里童老师犯难的，正是这一处：说明卡能考，出苗能数，那一晚上的对账，没有一栏可以填。

到了 AI 时代，颜元那台机器里最先被接手的，是「装」的那一半：一份标准的动作说明、一段一步一步的示范、一张照着练的功课单，机器给得又快又全，比任何琴谱都详细。它接不走的，是手上那一下「不对」的感觉，以及接下来那一晚上，拿这个「不对」回头去质问说明书的功夫。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套新房子

只学颜元的人，往往是很实在的人。家长觉得书读多了没用，要孩子多干活、多动手；老师把劳动课、手工课排得满满的，按「做了没有」来记分；学手艺的人信「师傅带、自己练，书一页也不用看」。他们学到了动手，这是真本事，比只照卡上数字量的甘川强得多。他们卡住的地方也很像：手感成了新的琴谱。做顺了的

事做得飞快，碰到一处手感对、道理错的地方，就说不出错在哪；有人拿一份说法来跟他争，他只会说「我干了二十年了」。他们学到了用手学，碰到需要回书里对账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比如有这样一位新房主，姓岑，三十出头，刚买下一套老房子，准备自己翻修。起初他是只看不动的那种人：装修视频看了几百个，从水电改造到瓷砖铺贴，每一步都能讲得头头是道，亲戚来了还给人家上课，可三个月过去，房子里连一块旧砖都没敲。他父亲看不下去，说了一句：「你这是背菜谱不下锅。」

这话把他点醒了。他关了视频，买齐工具，从卫生间干起。他真的动手了，而且很快上了手：拆旧砖、找平、贴墙砖，一面墙比一面墙贴得漂亮。他成了一个坚定的「动手派」，在群里跟人说：「看视频没用，干两天全会了。」到这里，他嘴上信的，和颜元的学说站在同一格：学问在手上。

天花板出现在地面上。卫生间地砖铺完，一放水，水不往地漏走，汪在墙角；过了一个月，楼下邻居来敲门，说天花板上洇了一片。他用手去摸，地面平得很，手感一点没错。错在他摸不出来的地方：地面要有坡度，找平恰恰把坡找没了；防水层上墙的高度不够，边角没有加强。这两样，靠手感永远感觉不出来。

他真正靠什么补上的？他没有把刚铺好的地砖一撬了事，也没有回到只看视频的老路。他做了一件跟颜元三十四岁那年很像的事：把两段讲卫生间防水的视频和一份施工规范摊在一起，一条一条对，对出自己漏了哪几步；又请来一位做了多年防水的师傅，当面争了一回。他坚持说地面平才好看，师傅说地面平水就不走。争完，他服了，把地砖重新做了一遍。

对一对四步。他嘴上信的，是「干两天全会了」，和颜元的学说同在现实界。他真正靠的，是渗水以后的那一场对账，拿身子吃的亏去质问说法，再跟一个会跟他争的人争一场，这是颜元人生里另活的理念界和自我界。他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手感对、道理错的那一处，和只学颜元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他后来怎样补上？在动手旁边，添了一本对账本：每做完一处，找一份说法对一对，找一个人争一回。四步都对得上。

所以学颜元，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他的学说缺的是理念界那一级，补法也就落在那一级上，而且要按剂量放。在家里，孩子做完一件手上的事，钉好一个鸟窝、修好一个玩具，大人别急着夸，先问一句：「跟图纸、跟说明书比，你哪一步做得不一样？为什么？」在学校，一次劳动课结束前留五分钟，让出苗最差的那一组先说，说他们找到的原因，再让别的组来驳。自己学一门手艺，旁边放一个本子，专记「手感和说法对不上的地方」，攒到三五条，找一个懂行的人争一回。三样都不难，都只比动手多走半步：从手回到书，从书回到人。

后来他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一行：「贴砖靠手，找坡靠尺，防水靠规范，跟行家对一回才知道自己哪里不懂。」这一行，跟邵蔓在说明卡背面圈出来的那三个字，是同一件事。

> **带走的话**
>
> 手上长出来的，要回书里对一次账；书上写下来的，要到手上试一次。颜元教了后一半，自己靠的是前一半。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E1 三界格内：理论站现实界（手上中心），人生另活理念界（拿《家礼》对古礼、一生与程朱争）与自我界（守礼病倒、身世翻底）；第二道缝在 D2，教动手与反复，靠评估与修正。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用手学，他靠的是照书守礼守到病倒，又回到书里对出了错。 下一章的蔡元培，要在北京大学的门里摆进一片「美」。读书、问心、动手，宋明以后这三条路到颜元为止都走了一遍；三条路都没有专门为「美」留一间屋子。

第 8 章

蔡元培：教人抬头看月亮的人，一辈子站在门口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劝学生用美超脱利害的人，自己靠什么在利害里站了一辈子？孩子学会了欣赏美，碰到要站出来说「不」的那一天，手里还剩什么？

◆ 一、艺术节的节目单

设想一所城区小学，每年五月底办一次艺术节。周五下午，操场上搭起一座台子，红色的背景板上写着八个字：「放飞童心，感受美好」。台下坐着一千多个孩子和两百多位家长，区里还来了两位领导。

节目单是印好的，一共十四个节目：钢琴独奏、民族舞、小合唱、朗诵、课本剧。第九个节目有点怪，叫《饭盒与水桶》，是四（2）班五个孩子自己编的：三只倒扣的塑料水桶，两摞不锈钢饭盒，两根擀面杖，敲一段四分钟的节奏。排练时有老师笑，说这算什么艺术。

那天下午，台下反应最热烈的偏偏是这个节目。敲到一半，五个孩子把饭盒一齐举过头顶，停了两拍，全场静下来，接着一声齐敲，操场上的孩子几乎是跳起来鼓掌的。校长在闭幕时讲话，说得很动情：艺术节就是让孩子们暂时放下分数、放下比较，一起感受美，美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台上的事到这里都很圆满。台下的事，只有负责艺术节的音乐老师简老师知道。

三周以前，一位家长找到她，说孩子钢琴过了九级，希望排在最后一个压轴。简老师说，节目顺序由各班抽签定。家长不太高兴，第二天换了一个说法，愿意赞助全部奖品，只要在台边挂一条他们家亲戚开的培训机构的横幅。简老师说奖品学校自己出，横幅不挂。再过几天，学校里有人看了《饭盒与水桶》的排练，觉得「不太雅」，领导来了不好看，建议换成一个舞蹈。简老师去找了校长，谈了二十分钟，节目保住了。她还定了一条规矩写进方案：每个班至少一个节目，不看考级证书，只看孩子自己排了没有。

这三周，她说了很多次「不」。每一次说「不」，都在利害的正中间：家长的面子，机构的钱，领导的观感，同事的眼光。台上那一段让全场忘了分数的四分钟，是靠台下这一连串的「不」才留下来的。

台上台下放在一起，就是一道缝。台上写的是「感受美好」，校长讲的是「放下比较」；撑住这个下午的，是一个人在比较和计较里一步一步守住的门。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人在一所更大的学校里，做过同样的两件事：嘴上讲的是美，讲的是超脱利害；手上做的是守门，而且一守就是一辈子。他叫蔡元培。

◆ 二、他说的秘籍：用美把人从计较里带出来

蔡元培，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生于 1868 年，卒于 1940 年。他做过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做过北京大学校长，后来又办大学院、主持中央研究院。今天的人记住他，大多记住两样：北大的「兼容并包」，和「以美育代宗教」。

先说美。1912 年他当教育总长，写了一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把教育分成五种：军国民教育（强身、能当兵），实利主义教育（学会谋生），公民道德教育（自由、平等、博爱），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前三种他叫作「隶属于政治」的，是为眼前这个国家服务的；后两种是「超轶乎政治」的，是为人本身、为更远的东西。美感教育的位置很特别，他说美感「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津梁就是渡口和桥。

用大白话说，他把世界分成两层。下面一层是我们天天过日子的地方，有利害，有得失，有你我之分。上面一层是一个更真、更整全的世界，他叫它「实体世界」。人怎样从下面到上面去？他说，宗教本来担着这件事，可宗教排他，各教互相攻击；美也能做这件事，而且不排他。于是有了 1917 年 4 月在北京神州学会那次讲演：以美育代宗教。

他讲美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普遍：一座山你游我也游，一轮月亮隔了千里大家都能看，他的原话是「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谁也不能把它藏进自家口袋。一个是超脱：面对一幅好画、一支好曲，人会暂时忘掉得失，计较心松下来。美既普遍又超脱，所以能慢慢消掉「人我之见」和损人利己的念头。

这里要先把两处常见的说法摆正。「美育」这个词不是他造的，王国维 1903 年就用过；蔡元培做的，是把美写进了一个国家的教育宗旨。另一句常挂在他名下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梅贻琦 1931 年在清华说的，不是他。

再说他在北大立的规矩。1917 年 1 月 9 日就职，他对学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又说：「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流传最广的那句「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是他 1934 年写《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时回头压出来的概括，不是就职当天的原句。1919 年回林纾的信里，他把自己办学的原则写成两句，对学说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派只要言之成理，都让它们在学校里自由发展。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对的地方很实在。第一，美真的能让人松开计较。艺术节上那四分钟，台下一千多个孩子忘了谁考了多少分，这不是空话。第二，在一个宗教之争、孔教国教之争正凶的年头，用一样不排他的东西去对冲，是一步好棋。第三，他看出人要在一片不被任何一方独占的地方，才长得出自己的见识，这一条是他留给后来所有办学的人的底子。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主字是「挖」。美感是人人本来都有的，那个「实体世界」也是本来就在的，美育要做的，是把人心里那份普遍的美感陶养出来，让它领着人朝那个本来就在的世界走。他看见过「长」，看得很清楚，那一段要到第四节细说；但他写下来的美育，是一台挖的机器。

◆ 三、土和路：钱庄、翰林院、墨水瓶和莱比锡

一个钱庄孩子走到翰林院。　蔡元培生在绍兴山阴县，家里经营钱庄。钱庄是靠「信」吃饭的生意：记得清，信得过。他十一岁上（虚岁）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母亲不肯受亲戚接济，自己撑着门户。他读私塾，考科举，一路考上去：1892 年中进士，进翰林院，1894 年授编修。一个钱庄孤儿，走到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最高处。

这一段常被当成「早慧」的序幕一笔带过。放在本书里看，它给了他两样东西。一样是真本事：他后来能跟新旧两派都说上话，旧学的底子是实打实的。另一样是一个见识：升官发财这条路，他不是没见过，是走到了顶上，亲眼看过。

从顶上自己走下来。1894 年甲午战败，他开始读翻译过来的西书，学日文。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这年秋天他离开翰林院，回了绍兴，此后再没有回去做这个官。据他后来口授的传略，他认为康、梁那一派之所以失败，是没有先培养一批革新的人才，只想靠少数人夺取政权；所以他决意离开京城，投身教育。回绍兴后，他当了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也就是校长。学堂里新派旧派的教员天天争，他夹在中间，第一次尝到守门的滋味。

这里有一个次序要记住：他辞官是在 1898 年，学美学是在十年以后的德国。一个人先在利害的正中间推开了一扇最体面的门，后来才去学「超脱利害」的学问。

一只墨水瓶。1901 年，他到上海南洋公学当特班的总教习。特班的学生里，有后来的黄炎培、邵力子，还有后来在中国教图画、教音乐、写歌的李叔同。他教学生读书，更要学生每天写札记、上台练演说，自己一篇一篇批。1902 年 11 月，学校里出了一件事：一位国文教员在讲台上看见一只洗干净的墨水瓶，认定是学生

讥讽他，追查不出，就要连坐开除。学生罢课抗议，一百多人退学。他劝校方不成，自己也辞了职，带着这批学生另起炉灶，由他参与发起的中国教育会办起了爱国学社，又办了爱国女学。

这一年他三十四岁。一个总教习，拿着学校的薪水，最省事的做法是劝学生低头。他没有这样做。这是他一生里第一次，用自己的去留去挡一扇门。那几年他在上海还当过光复会的会长，给自己取号「孑民」，意思是劫后剩下的一个普通百姓。

同一个时期还有一件家里的事。1900 年他的第一位夫人病故，上门说媒的人很多。据记载，他提出了几条：女子不缠足，要识字，男子不娶妾，男子死后女子可以再嫁，夫妇不合可以离婚。在 1900 年的绍兴，这是惊人的。他讲的新道理，先落在了自己家门口。

快四十岁，坐回教室。1907 年，他三十九岁，去了德国，先在柏林学一年德语，1908 年秋进莱比锡大学，读了三年，在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听哲学、美学、心理学、民族学的课，老师里有实验心理学的开创者冯特。一个翰林编修，重新坐进学生的座位。他后来那套「现象世界、实体世界」的底板，康德、席勒一路讲美的书，大多是在这几年读进去的。

门口的十年。1912 年他回国当教育总长，写下那篇五种教育的文章，半年后就辞了职，又去了欧洲。1917 年初，他到北大当校长。那时的北大，学生很多是来混资格、找门路的，他自己晚年回忆，说那里的风气是从京师大学堂的「老爷」学生传下来的。他做了两件相反的事。一件是关门：用演说立牌子，1918 年发起进德会，会员签名守不嫖、不赌、不娶妾，高一级的还要不做官吏、不做议员；辞退不称职的教员，外国公使来说情也不让。一件是开门：请来新派的陈独秀、胡适，也留着旧派的辜鸿铭、刘师培；开校役夜班，允许旁听，1920 年收进了第一批女生。

1919 年五四，学生被捕，他和各校校长一起去保人；人保出来了，他留下一纸启事，悄悄离开北京，里面有一句「杀君马者道旁儿」。这年秋天他回校，北大的制度大动了一次：评议会由全校教授互选，12 月定下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凡大学立法都要评议会通过，系主任由教授会选举。他说，北大要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1923 年初，他为抗议当时的教育总长，又一次辞职离京。此后他去办大学院，在大学院名下开了国立音乐院、国立艺术院，交给萧友梅、林风眠去办；1928 年起主持中央研究院十二年。1940 年，他在香港病逝。据记载，他一辈子没有一所自己的房子，去世时还欠着医院的医药费。

四段连起来看，他一生用力最狠的地方，都是门口：翰林院的门，他自己推开走了；南洋公学的门，他跟着学生走了；北大的门，他挡住一批人，又请进一批人，挡不住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去留押上去。

◆ 四、那一刀：看见了一片谁都不独占的地，收成了一座通往天上的桥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　他看见人是在一片谁都不独占的地上长出来的。1917 年以后的北大一点也不和气，辜鸿铭拖着辫子讲英国文学，陈独秀在隔壁编《新青年》，胡适写文章驳倒了校长自己的《石头记索隐》，校长照样支持他做研究。学生今天听这一派，明天听那一派，吵着吵着，长出了一代人自己的见识。他还看见，一群人一起看一样美的东西时，计较心会松开一块，彼此能多容下一点。这两样看见都是真的，而且都不是装进去的，是在一片场里碰出来的。

在哪一步收回？　在「普遍」「超脱」「实体世界」这几个词上。他没有把美写成一群人在一片地上一起长出来的东西，而是写成人人本来都有的一种感受，写成要先把利害隔出去才出现的一种状态，写成通向一个本来就在的世界的一座桥。一群人碰出来的，被收成了一个人对着月亮的静观。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　　是他从康德、叔本华一路带回来的两层世界。下面是现象世界，利害、政治、谋生都在这一层；上面是实体世界，本来就在，等人去对上；美感是中间的渡口。教育的最高两格，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都「超轶乎政治」，朝上走。卷一前面七位，把机器放在书里、心里、手上；蔡元培把它放到了天上。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　他命名的是「美育」：人在欣赏一样美的东西时，计较心暂时松开，人与人之间能多容一点。这种事反复出现，一场音乐会，一次集体画展，一个艺术节的下午，都有。名字不是他起的，王国维先用过；是他把它写进了国家的教育宗旨，让它有了一张课桌。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　在他那片土上格外真：帝制刚倒，科举刚停，孔教要不要定为国教吵得正凶，各派都想用一样东西统一人心。在这样的土里，拿一样不排他的东西去对冲，是对症的。再细一点，美能松开计较，有一个前提：利害已经被人挡在门外了。艺术节上那四分钟之所以能让人忘掉分数，是因为横幅、名次、领导的观感，已经有人在台下挡住了。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　在两处。一处是「代宗教」：美从一种能松开计较的经验，被抬成了能担起人心最高一级的东西。另一处是「超轶政治」：美和世界观被放到了利害之上，好像人只要往上走，就可以不在利害里站。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　就是守门本身。北大那几年，人人都看得见一个人一次次递辞呈、挡人、请人、保学生。可他写下的学说里，没有一篇专门讲谁来守门、拿什么守、挡到什么地步宁可自己走。艺术节的节目单上也一样，印着十四个节目，没有一行写着台下那三周。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蔡元培（教育·大学与美育，1868–1940） 理论站在：S3 价值维 · 美（以美育代宗教：美普遍、超脱利害， 是通往「实体世界」的桥；中心名：美中心） 人生另活：善（辞官不复出；征婚几条；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 不做官；一次次辞职；清贫到老） 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请做学问的人； 评议会、教授会；主持中央研究院十二年） 缝隙位置：格内（S3） 第二道缝：E1 三界。他教「教育独立」「大学超然于政党」，站理念界； 自己一辈子站在现实界的门口：东家、政府、欠薪、学潮， 以辞职相抗。收窄（接第 246 号）：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1919 年组织章程、 评议会、教授治校），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 （经费、政府、继任者）。 保底：一片各派互不相容、谁都想用一样东西统一人心的土里， 把升官发财赶出校门、把各派请进校门、用美去对冲国教之争， 这三步都对。

主缝落在 S3 价值维，也就是真、善、美这一格。他的学说亮在美上；他的日子亮在善和真上。三样同在一格，所以是格内的缝：一张桌子三条腿，他在学说里只写了一条。

善在他身上是很具体的东西。它不是一种温和的脾气，是在利害面前一步不让：翰林的位子不要了，墨水瓶那一回跟着学生走，进德会里「不做官」那一条自己先守，政府伸手就递辞呈，到老租房住。真也很具体：他要北大做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请的是有真本事的人，自己的书被人驳倒，他认。北大那片场，是一个在利害里说「不」的人守住的，不是一个超脱利害的人看出来的。

还要照第 246 号的收窄，把话说准。他不是一个人硬撑。评议会、教授会、系主任由教授选举，他写进了 1919 年的章程，他离京以后北大靠这一套照常运转了好几年。门里的锁，他换成了制度。写不进校内章程的，是校门外那几样：政府要

不要欠薪，军阀要不要合并学校，继任的人肯不肯守这套章程。1927 年北大被并进京师大学校，评议会一度停了；1932 年改章，评议会改成校务会议，院长、系主任改由校长任命。门外的墙，始终是他的身子。所以善管的是门外那一段。

这道缝的来路，导论第五节列过几条，在他身上最显眼的是两条。一条是能教的和只能遇上的分了家。美是能教的：一轮月亮大家都能看，可以排进课表。守门很难教：什么时候该挡，挡谁，挡到什么地步宁可自己走，只能在一次次具体的利害里遇上。另一条是理论只总结了人生的某一段。他的美学是四十岁以后在莱比锡读进去的，可他最硬的那一步，辞官，是在读美学之前走的。次序和他的学说正好相反：不是先超脱了才站得住，是先站住了，后来才去写超脱。

第二道缝在 E1 三界。他写《教育独立议》，要教育超然于政党、超然于宗教，把大学放在理念界。他自己却一辈子站在现实界的门口，1927 年那一场，他身在其中，也没能站在政治外面。真实的独立，在他身上不是超然出来的，是在三界的张力里一次次守出来的。

这道缝还有一层特别的意思。第 166 号读完二十位大师，三十个视角里只剩「美」没人碰过。蔡元培是第一位理论站在美上的人，这一格填上了一半；人生那一栏里，美仍然空着。第 246 号自己也登记了一处最弱：他 1921 年在北大亲自讲过十几次美学，后来又为美另开了两扇门，美也许漏在他「长」的日子里，只是这套读法更容易看见「熬」的日子。本章照录，不替它下结论。

> 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这不等于说他嘴上一套、手上一套。他从没隐瞒自己辞过多少次职，也不认为自己的定力是看画看出来的。他只是把能教的写成了学说，把只能遇上的留在了日子里。他劝学生从利害里超脱出来，他自己的那份定力，恰恰是在利害里一次次炼出来的。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　有。美育本身就是一种自己跟自己的功夫：把计较心一点点放下来。就职演说要学生「砥砺德行」；进德会分等级，自愿签名，签了就要自己守，守不住就是跟自己食言。这一级写了，也传下去了。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　有。五种教育里，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就是碰身体、碰谋生的；在北大，他支持学生办社团、办刊物，1918 年开了校役夜班，由学生给校里的工友上课，五四前后学生们又办起了面向附近百姓的平民夜校；他还参与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让学生一边做工一边读书。打 √。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　这一问在卷一前七章里一直打 〇，到蔡元培这里要认真想一想。兼容并包，就是把互相看不上的人请进同一所学校，让学生在对台戏中间自己判；学生自己办的刊物，新派的《新潮》和旧派的《国故》同在一所学校里出版、互相驳，学校还给新潮社拨过经费和房子；他自己被学生辈的胡适驳倒，照样支持对方。这一级他写进了原则，落进了制度，而且传了下去。本章初判打 √，并写明两处弱：一是这一级设在大学的场里，没有设进他的美育，他的美育恰恰要消掉人我之见，不是要人争；二是它只在大学里，中小学的教法里看不出来。

三问都答上了，还有一件事要记一笔。他身上最硬的那一样，是守门：在三界交界的地方，替一片场说「不」。这件事他替学生做了一辈子，却没有设成一级台阶让学生去练。三问量不到它，它落在三问之外。

两处登记写明。一，收回处落在「挖」，内容是「美感人人本有、那个实体世界本来就在」，与主字同字——他的收回正好回到自己学说的根上。二，理念界 √ 是初判：按统一的尺，这一格要有一个会回话、有权说「你错了」的对手，和一个

被驳倒以后要改自己的地方，兼容并包与两派刊物当面互驳（学校出经费、出房子）都过了这两问；弱处是它设在大学的场里，没有设进他的美育，也没有设进中小学。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

◆ 七、顶住战：一位写信的老先生，一位接班的校长

第一位是林纾。 他是对手。1919 年 3 月，这位翻译过上百部外国小说的老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蔡元培，责备北大里有人要推倒孔孟、铲除伦常，要废古文、用白话，大意是：你把什么人都请进来，北大就要乱了根本。他的反驳落在兼容并包的软处：一片什么都能进的场，靠什么分辨好坏？没有一个共同认的「善」撑着，场就会被最响亮的那一派占掉。

本书让一步：林纾问到了一件真事。兼容不是没有边。蔡元培回信时自己也划了线：教员在校讲授，不得违背兼容并包这一条，校外的言行学校不管。用大白话说，谁都能来讲，可谁也不能拿讲台去取消别人的讲台。场要有门，门要有人守，这一点林纾看得不错，只是他要的门是替一家守的，蔡元培守的门是替各家守的。

第二位是蒋梦麟。 他是同阵营的人，1919 年蔡元培离京时请他来北大代为主持，1931 年初他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把校内的权力往校长手里收了一些。他的理由，放在那几年的北大很实在：政府欠薪，经费时断时续，时局一乱再乱，评议会人多议久，挡不住门外的风，得有一只手做得了主。

本书也让一步：蒋梦麟说中了收窄句的后半截。门里的锁可以换成制度，门外的墙却靠不了会议。评议会能决定学校里开什么课，决定不了政府哪天发薪。守门外那一段，总得有一个人把去留押上去，蔡元培在任时押的是自己，继任的人要么也押自己，要么就得往回收权。

把两位的话放在一起看，会看出一件事。林纾从外面驳：你的场没有门。蒋梦麟从里面补：你的门，制度守不全。一个说缺门，一个说缺守门的手，指着的都是他学说里没写的那一样。他写下来的是月亮，是人人都能看的美；两位反驳者追问的，都是月亮底下那扇门。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美只在守住了的门里才普遍；超脱是门里的事，守门是门口的事，门口的事也要有人学。

◆ 八、世界写回他

蔡元培身后，他的两样东西都被写进了墙里，只是写法不一样。

「兼容并包」成了许多学校墙上的字、演讲里的词。字留下了，门口那个人没留下。一句写在墙上的「兼容并包」，不能替谁挡住一条横幅，也不能替谁顶住一次欠薪。一代一代传下来，缝一层层变宽。他本人嘴上讲兼容，身上还站着一个守门的人；到下一代，剩下一套会被改掉的章程；到今天，常常只剩一个口号。连他的名字底下也挂上了别人的话，梅贻琦的大楼与大师，常被安到他头上；他 1934 年回头压出的一句概括，常被当成 1917 年讲台上的原话。

美育的写法是另一种。1912 年他把美写进了教育宗旨，后来学校里有了美术课、音乐课，有了艺术节。他晚年写《美育与人生》，结尾说人要有一份谋生的职业，「于工作的余暇」又不可不读文学、听音乐、看美术馆。这几个字是他自己留下的口子，美被放到了「正事之外」。到今天，一所学校的美育，报表上填得出的是才艺证书、考级等级、演出场次；填不出的，是一群人一起看、一起争「这到底美不美」的那一个下午。「超脱」被读成了「不相干」：美是分数之外的调剂，和孩子怎样在利害里做人不相干。第一节那所小学的艺术节，台上写着「放飞童心」，台下三周的「不」没有任何一栏可以填。

到了 AI 时代，机器先接过去的，是他那套美育里「挖」的活儿：讲解一幅名画为什么美、生成一段好听的曲子、把孩子的画一键修得更漂亮，机器做得又快又好；推荐流还按每个人的口味把美分好送到眼前，同一轮月亮，从大家一起看变成了各看各的。机器接不走的，是门口那一段：在一个具体的利害场里，有人站出来说「这条横幅不挂」「这个节目留下」，并且为这句话担后果。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位业委会主任

照着蔡元培的学说去做的人，身上多半有一份情怀。家长给孩子报美术班、音乐班，相信美能让孩子心胸宽一点；老师把艺术节办得漂漂亮亮，相信美能让一个班少一些争吵；单位里爱讲「格局」的领导，遇事就劝大家「别计较，往大处看」。超脱他们学到了，这份东西是真的，一个会欣赏美的人确实更容得下人。可一碰到必须有人站出来说「不」的事，他们会一齐卡住：手里只有一句「别计较」。美能松开计较，可它挡不住伸进来的手。

比如有这样一位业委会主任，姓钮，六十出头，退休前在区文化馆工作，会拉二胡，爱养花。三年前小区第一次成立业主委员会，他报了名，竞选时只讲了一个意思：把小区弄得好看一点，大家心气顺了，矛盾自然就少了。他当选以后，真这么做了：楼下空地种了一圈月季，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晚上，在中心花园办一场「楼下音乐会」，谁都能上去唱一段。邻居们说，这三年小区里吵架的确实少了。

他自己也是这么总结的，在一次街道的经验交流会上，他说：美是最好的调解员。这句话，和蔡元培的学说站在同一格。

可是翻开这三年业委会的记录本，写满的不是花和音乐会。物业想把地下车位的临时停车费全部收进自己账上，他不签字；一家装修公司想在小区公告栏长期贴广告，愿意每年给业委会「活动经费」，他退了回去；有一位楼栋长想把业主群变成自己的传话筒，他定了一条规矩：群里的事，重大的一律拿到业主大会表决。他坚持每个月把公共收益的账目打印出来，贴在每一部电梯里。楼下音乐会能办下

去，是因为场地没被人占、经费没被人挪、谁都能上台这条规矩没被人改。这些，才是他真正靠的。他嘴上信美，身上靠的是在利害里一步不让，和一本经得起查的账。

顶头的那一下，来在他换届那一年。他腰椎手术，住院两个月，按章程由两位副主任代行。月季还在开，音乐会也照办，可电梯里的账目表，第二个月就没再贴；物业重新谈车位分成，副主任觉得「别把事情闹僵」，签了。钮主任出院后才知道，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当年写下的议事规则还在，业主大会也还能开，门里的锁都在；可门外那几样，物业、分成、谁来顶那一句「不签」，一直是他一个人的身子。副主任学会了他的花和音乐会，没学会他的「不签」。

出院以后，他既没去怪副主任，也没把花坛拆了，而是做了三件事。第一，把「每月贴账」从他个人的习惯写成章程里的一条，写明哪天贴、谁来贴、漏贴了业主可以提什么要求。第二，下一次跟物业谈合同，他不再一个人去，带着两位年轻委员，让其中一位当面把「这一条我们不同意」说出来，他坐在旁边，只在对方拍桌子时接一句。第三，他在楼下音乐会的节目单背面，添了一行小字，写的是本月公共收益多少、花在哪里。美和账，印在同一张纸的两面。

拿四步来核一遍。他嘴上信的，是美让人心气顺、矛盾少，和蔡元培的学说同在 S3 美这一格。他真正靠的，是不签字、退钱、立规矩、贴账，是善与真，和蔡元培人生另活的两个视角对上。他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自己离场、门外有人伸手的时候，副主任手里只有「别闹僵」，和只学蔡元培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也和收窄句里的「继任者」对上。他后来怎样补上？把能写进章程的写进去，把写不进去的「说不」，按剂量交给后来的人去练，这正是下面要说的补法。四步都对得上。

学蔡元培，照样是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补丁要打在守门上，一次只加一点。在家里，孩子学画学琴，除了问他美不美，偶尔也让他替一件小事守一回门：家里周末看哪部电影，让他去跟弟弟妹妹商量，定了规矩，谁插队他来说。在学校，艺术节可以让学生自己组一个小小的节目组，由他们去回绝一次不合规矩的

请求，老师在旁边托着。给自己，一年里记下一两件「我说了不」的事，写清楚当时怕什么、后来怎样。美要学，守门也要学；前一样能排进课表，后一样只能一次一次地练。

> **带走的话**
>
> 美只在守住了的门里才人人看得见。蔡元培教人抬头看月亮，他自己一辈子低头守着那扇门。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S3 价值维格内：理论站美（美中心，普遍、超脱，通往实体世界的桥），人生另活善与真（辞官、进德会、一次次辞职、请真做学问的人）；第二道缝在 E1，教超然，身在现实界门口。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超脱，他靠的是守门。　下一章的陶行知，也在这片刚换了空气的土上办学。蔡元培守的是一所大学的门，陶行知要把门拆掉，把学校开到田埂上去。

第 9 章

陶行知：教人先下田的人，两个筋斗都翻在书页上

这一章的问题

孩子教大人用手机，是先按还是先懂？一个喊了一辈子「行是知之始」的人，自己最漂亮的两次转身，又是从哪一头起步的？

◆ 一、手机地图上转来转去的蓝点

设想一个周六下午。闵爷爷七十一岁，退休前在县邮政局送了三十年信。他想学一件事：用手机地图查公交，自己坐车去城东的老年大学，不再每次麻烦儿子开车送。

教他的是孙子闵嘉树，十岁，四年级。嘉树的教法很干脆：「爷爷你别问，先按。按这里，输『老年大学』，再按这个小公交车，看，出来了，坐 12 路。」他手指头在屏幕上点得飞快，三秒钟一条路线就摆在那里。

闵爷爷看得眼花，说：「你慢点。你先告诉我，这张图，哪边是北？」

嘉树愣了一下：「不用管哪边是北，你跟着蓝点走就行。」

爷爷不肯。他送了三十年信，县城的地图装在脑子里，纸地图从来是上北下南。可手机上这张图，他往左转个身，图也跟着转；他往右一扭，街道全歪了。他拿着手机在院子里转了半圈，越看越糊涂：「这图怎么不老实，自己乱动？」

事情卡在这里，卡了一刻钟。嘉树急了，说了好几遍「你按就行了嘛」。爷爷也有点下不来台，把手机往桌上一放。

后来是嘉树先松了口。他拿起手机，自己在院子里慢慢转了一圈，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才看明白：蓝点前面那个小扇形，是人脸朝的方向，图跟着人脸转。他又在屏幕角上找到一个小指南针，点一下，图就停住了，上北下南，跟爷爷的纸地图一模一样。

他把这个讲给爷爷听。讲的时候结结巴巴，因为这件事他自己也是刚刚才弄懂的。爷爷一听就通了：「早说嘛。图是跟着脸转的，那我先把它定住，再走。」

第二天，爷爷一个人坐 12 路去了老年大学。

一百年前有一位教育家，要是看见一个十岁的孩子教爷爷，一定高兴坏了。他一辈子提倡「小先生」：认得几个字的孩子，回家就去教不认字的大人，知道了马上传出去。他也一辈子提倡先做后知：别背道理，先下手去做，做了才知道。这个人叫陶行知。

可这一下午真正起作用的，偏偏有两处不在他那几句口号里。一处是爷爷那句「你先告诉我，哪边是北」：一个带着满脑子旧知识的人，不肯先按，非要先懂。另一处是嘉树被问住以后，自己回头把那张图从头弄明白，把爷爷的纸地图和手机的转图摆在一起，找到了两者对不上的地方。这一章要说的是：陶行知自己一生最漂亮的两次转身，走的正是这两步。

◆ 二、他说的秘籍：生活即教育，行是知之始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原名文濬，二十岁上下改名知行，四十多岁又改名行知。

他的主张，后人概括成三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意思是过日子本身就在教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教育；教育不是在日子外面另起一座房子。他自己打过一个比方，大意是：把学校当成一个小社会，好比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进笼子。他要把鸟放回天空。

「社会即学校」，意思是整个社会都是学习的地方：田里、厂里、街上、家里，都能学。学校的门要打开，学校的墙要拆低。

「教学做合一」，意思是事情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和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

还有一句，他看得比这三句更重，重到刻进了自己的名字：「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先去做，做了才有知道；知道了，这一段做才算完成。他还把这个次序写成过一首三句的小诗，大意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行生知，知生创造，一辈一辈往下传。

「做」在他那里也不是蛮干。他讲过要「在劳力上劳心」：手上做着，脑子也要跟着转，做出新东西来，才算真做。所以他骂两种人：一种是只劳心不劳力的书呆子，一种是只劳力不劳心的苦力。他要的是手脑都动的人。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对的地方又大又实。一百年前的中国，读书人多半关在书斋里，背熟了四书五经，田不会种，账不会算，自家村子的难处说不出一件。大多数人根本进不了学校，先生极缺，日子正在剧烈地变。在这样的土里，他说「过日子就是受教育」「先下手去做」，是一剂救命的药。今天也一样：学手艺、学说话、学带孩子、学一份从没干过的工作，先动手，碰了壁再找道理，道理才长得进身上。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他看见的是「长」：知识不是躺在书里等你装，也不是藏在心里等你挖，它是人在日子里一件一件做事、一次一次碰壁，磨出来的。而且他看见了往上长：孩子教会奶奶，孩子自己也在长；学生能改先生，先生也是学生。这是卷一九位里，把「长」说得最响亮的一位。

站上第 221 号《邬燕琴讲陶行知》用了二十几万字拆他，判词是：「他把关在笼里的鸟放回了天空，又在天空和课堂之间画了一个等号。」本书接着判，不改判。第四节用第一把刀，看这个等号画在哪里；第五节换第二把刀，看他教的和他靠的。

三、土和路：一个读书读到能把书倒过来的人

徽州山里的读书孩子（1891—1914）。 他生在歙县西乡一户清贫人家。1897 年，他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县里一位叫方庶咸的秀才看他聪明，免费替他开了蒙；相传秀才是看见他在邻居家厅堂里临摹墙上的对联，才动了心。此后几年，他辗转几位先生门下读旧书，科举一废，旧路断了。1906 年，他进了县城里一所教会办的崇一学堂，第一次学到英文和西方的新学；1908 年考进杭州一所教会医学堂，因为学校歧视不入教的学生，入学三天就退了学。新学的路也走得不顺，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手里剩下的是几年旧书和一点英文。这时候他没有田，也谈不上「做」；正是那一点英文，后来把他带到了南京，又带到了纽约。

1909 年，他考进南京的汇文书院，第二年升入新成立的金陵大学文科，当过校刊《金陵光》中文版的主笔，1914 年毕业时在二十名毕业生里名列第一。在金陵这几年，他读到了王阳明，被「知行合一」打动，给自己改名「知行」。名字里知在前、行在后，照的是王阳明「知是行之始」那个次序。

在美国读书的三年（1914—1917）。 毕业那年他去了美国，先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市政，后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改学教育，老师里有杜威，有教育史家孟禄。杜威那两句「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他是在这里听到的。1916 年 2 月，他给院长罗素写信申请奖学金，信里说，这一生唯一的目的，是经由教育、而不是经由军事革命，造出一个民主的国家。1917 年秋，他回国。

这三年常被一笔带过，好像只是「留过学」。放在本书里看，这是他一生里最像「知在前」的一段：没有田，没有学生，只有课堂、图书馆和一位要读透的老师。还要留意一个转弯：他去美国时学的是市政，想的是怎样治理一座城；到了第二年，他转去学教育。这个转弯不是在田里做出来的，是在书桌前、在一封写给院长的信里想出来的：他先想清楚了「经由教育，不经由军事革命」这条路，然后才回国去走。

回国后的十年（1917—1926）。 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教育学。1918 年，他在校务会议上提议把「教授法」改名「教学法」，辩论了两个钟头，没有通过；1919 年，他写了《教学合一》，主张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五四一起，南高师终于把全部课程里的「教授法」一律改成了「教学法」，这个叫法后来传遍全国。同一年，杜威来华，他是去上海迎接的人之一；杜威到南京讲学，他陪同、翻译，后来又审校了邹韬奋译的《民本主义与教育》，还把南高师的实验学校命名为「杜威学校」。

1923 年起，他投身平民教育，推《平民千字课》。他看见家里的孩子教奶奶读千字课，由此想出「连环教学法」：识字的人随处教不识字的人。1925 年前后，他在南开大学讲「教学合一」，校长张伯苓提议把题目改成「学做合一」，他一下子豁然贯通，从此干脆叫「教学做合一」。

这十年里，学生替老师做了几乎所有的事：请他来，替他翻，替他校书，拿他的名字给学校命名。当翻译这件事值得多看一眼。站在讲台边上，把老师的一句英文当场说成中文，意思差一点，台下几百人就听歪了；译错了，老师不知道，可自己知道。一场讲演译下来，比坐在台下听十场都读得深。一个学生要把老师的话读到这个地步，才谈得上后来把它翻过来。

他在这十年里写的文章，也是一步一步在跟老师的话较劲。1919 年那篇谈「教学合一」的短文，大意是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先生教的法子要跟学生学的法子连起来；做先生的要一面教一面学。这三条今天读来一点不旧，可它们是写在纸上、先想出来的。

晓庄以后（1927—1946）。1927 年春，他在南京城外一片荒山下办起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生先开荒、盖房、种地，在做里学当乡村教师。据他后来说，「行是知之始」就是在这一年提出来的。1930 年 4 月，晓庄被当局封闭，他遭通缉，避往日本，第二年春天回到上海。1932 年，他在上海宝山办起山海工学团；1934 年 7 月在《生活教育》上发《行知行》一文，把名字倒过来，改成「行知」，理由之一是：七年前他提出「行是知之始」，正和王阳明相反。同一时期他推行「小先生制」：上学的孩子回家教大人、教没上学的伙伴，讲究的是「即知即传」，知道

了就传出去。一个识了几个字的孩子，就是一位先生，全国几乎请不起的先生，一下子多出了千千万万。1936 年夏到 1938 年，他出国两年多，走了二十多个国家，演讲，为抗战求援。1939 年，他在重庆合川一座古寺里办育才学校，收战时的难童，按孩子的特长分成音乐、戏剧、美术等组；1946 年又办社会大学。那年 7 月 25 日，他在上海突发脑出血去世，还不满五十五岁。

四段并排看，最该多看一眼的，不是晓庄的田，而是晓庄之前那十几年：读王阳明读到改名，读杜威读到替他翻译、替他校书。晓庄三年是他的「行」，可那片田是一个把两位老师都读透了的人，带着一整套想法下去开的。

◆ 四、那一刀：他看见了磨擦里的长，又画了一个等号

先用判词三句法，照第 221 号的三句接着写。

他看见了什么「长」？　他看见教育在人和人、人和日子的磨擦里一次一次长出来，而且两边都会变。他有一句话，大意是：生活和生活一磨擦，便起教育的作用，磨擦的两边都变了，都受了教育。孩子教奶奶，奶奶识了字，孩子也懂了自己原来哪里没懂；学生下田，田改了学生，学生也改了田。这是真的看见。

在哪一步收回？　在他最响亮的几句话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即」字一族，把一场有先有后、会来回的长，压成了一个等号：生活就是教育，两边一样，不必再问中间隔着什么。第 221 号把这叫作「封口词」。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是生活本身。他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早就在日子里了，只要去过、去做，就会被教。后来他写《创造宣言》，讲「六大解放」，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嘴、眼睛、时间和空间，底下是同一个意思：创造力本来就在孩子身上，只等把捆着它的东西解开。一个在日子里，一个在孩子身上，两处都是本来就在、只等放出来。这一步，「长」被收成了「挖」。

那首三句的小诗，也是同一台机器的一个零件。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辈分只往下排，孙子不会回头当爹。可他自己的路，偏偏是会倒过来的：先有王阳明那个「知」，才有晓庄的「行」，再有倒过来的新「知」。第 221 号把这叫作「一条会倒过来的路，被写成了只往下长的家谱」。本书接着这一条往下说一句：家谱里没有写进去的那一辈，正是他自己的来处。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　书本以外、学校以外，人在做事里学到的东西，常常比课堂上多，而且学得牢。这是真的，人人经历过。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　在书本压倒日子、大多数人进不了学校、先生极缺、日子变得极快，而且做错了还回得来的地方。那正是他那个年代的中国乡村。到了今天，多数孩子坐在学校里、书本从来不缺，这一条就要换个问法：不是有没有日子，是日子里的哪一段在教人。

在哪一步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　在「即」字上。「生活即教育」一出口，一切生活都算教育，好日子教好的，坏日子也在教；他自己后来补过一句，大意是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可口号只传下了前半句。一个把一切都包进去的命名，就再也说不出哪一段日子不教人、哪一段日子教错了人。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　就是他自己在「行」之前的那十几年书页。一个人要把「知是行之始」倒过来，先得把这句话读到骨头里；要把「教育即生活」翻成「生活即教育」，先得把杜威读到能替他翻译。这份读透的功夫，在他的学说里没有名字：它太像读书，他不愿叫它「行」；它又是他一生最关键的转身，不能叫它「死知识」。第一节那个下午，嘉树被爷爷问住以后回头把地图弄明白，也是这件事。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陶行知（教育·乡村师范与平民教育，1891–1946） 理论站在：E1 三界 · 现实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行是知之始； 学在田里、厂里、街上；中心名：下田中心） 人生另活：理念界（金陵读王阳明读到改名「知行」；哥伦比亚随杜威、孟禄； 替杜威翻译、校书；把「教育即生活」翻成「生活即教育」， 把「知是行之始」倒成「行是知之始」，1934 年当众改名） 自我界（三天退学；科举路断后一再换路；当众改口、自己改自己） 缝隙位置：格内（E1） 第二道缝：跨格 E1 → E2 符号。他教的是在日子里学；他成事，常常靠改一个字 （授→学、加一个「做」）、写一首大白话诗、喊一句好记的口号， 平民教育本身教的也是认字。 保底：书本压倒日子、多数人在学校外、先生极缺、日子剧变、做错了还回得来— 在这样的土里，先做后知几乎处处是对的，而且是救命的。

主缝落在 E1 三界里。陶行知的学说把学问放在现实界：田里、厂里、街上，先下手做。可他自己一生最漂亮的两次转身，都发生在理念界。一次是把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成「生活即教育」，他 1930 年讲这件事时自己说，是把老师的话「翻了半个筋斗」。一次是把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倒成「行是知之始」，连名字一起倒过来。两次都是先把一句话读到能倒的程度，再跟说这句话的人较一回真。第 6 章说过，他改名这件事，是对王阳明最认真的一次「顶」。

悖论也就出来了。他教人「行是知之始」，可他自己最出名的那句「行是知之始」，恰恰是从一个「知」起步的：他先知道了王阳明怎么说，才倒得过来。一个从没读过「知是行之始」的人，永远说不出「行是知之始」。

要公道。第 221 号说得对，他倒过来，是土推着他倒的：晓庄的三年，一群师范生先开荒、先挑粪，在做里才一样一样知道了种地的道理。没有这三年，那句话他倒不动。所以他的路不是「知在前」一条线，而是读透、下田、再倒过来，一个圈。缝不在于他说错了行的分量，而在于他把圈的后半截写进了学说，把前半截留在了自己身上。

缝是怎样来的？导论第五节说过一条：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他回头看，最亮的是晓庄那几年自己怎样动手；金陵、纽约、南高师那十几年书页替他铺的地，反倒退成了背景。还有一条是心疼：他见惯了读书人读死书、手上什么也不会的样子，一心要把学生拉到田里去。拉出来的时候，书桌前那一场「把一句话读透、再跟它较真」的难，也一起被拉掉了；而炼出他自己的，偏偏有这一场。

一个方向的「行」，走得再远，也有顶。一个只会先按的人，碰到一张会自己转的地图就糊涂；一个只会下田的人，碰到书上一句跟田里看见的对不上的话，只剩两条路：信书，或者信田。第三条路是把那句话读透，找到它在哪里站得住、在哪里要倒过来；这条路，他的学说里没有教。

保底也要说足。三样东西齐了，先做后知几乎全对：学的是一门做错了看得见、回得来的手艺；学的人被书本困得太久；身边既没有多少书，也没有读透一本书的余裕。一百年前的中国乡村，三样全齐。他的问题不在这条路，而在他没给「读透一句话、再倒过来」留下一格。

> 他教的是先做后知，他靠的是先把老师的话读透，再把它倒过来。　　他的「行」一点不假。晓庄的田、宝山的工学团、古寺里的难童学校，一样一样都是真做出来的。要说的只是：倒过来的那一下，他记在了「行」的账上；读透的那十几年，没有记成一级台阶。

第二道缝跨到 E2 信息格。他教人到日子里去学，可他在全国推得动，靠的常常是符号：把「授」改成「学」，一个字改了全国的课名；「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一行诗传了几代人；平民教育教的，本身就是认字。一个说「书本不是生活」的人，一辈子最会的是用字。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　有。晓庄学生自己开荒、自己盖房、自己管自己；他写过一首流传很广的自立歌，大意是自己流汗、自己吃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都不算好汉。小先生教奶奶，教不会也得自己想办法。这一级设了，也传下去了。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　这是他最用力的一级。开荒、种地、办夜校、进工厂、教不识字的大人、在战时收难童，学生天天碰的都是自己摆布不了的人和事。打 √。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　他本人一辈子在争：跟学校里的「教授法」争，跟老师杜威的句子较真，跟王阳明的次序较真，写文章骂「伪知识」。他的教法里也有接近这一级的东西：一首常被引用的小诗，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六大解放」里有解放孩子的嘴，让他能问。可这些问，多半是向事问、向生活问；书在他的教法里被写成了工具，要用，不要读死。把一位老师的一句话读透、再认真跟它争一场，他自己做过两次，却没有写成学生的一级台阶。打　〇。这是初判，证据弱在一处：如果把「每事问」「解放嘴」算作理念界台阶，这一格可以改 √，登记时注明。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长；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〇

◆ 七、顶住战：他的老师，和他倒过来的那个人

第一位是杜威。　他是陶行知的老师，同一个阵营。陶行知把「学校即社会」翻成「社会即学校」，杜威其实早就写下过一个反对的理由。在《民主主义与教育》里，杜威专门讲过学校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它要把社会里太复杂的东西简化，把不值得传下去的东西滤掉，把孩子各自狭小的环境拉宽、配平。换成大白话：社会里什么都有，好的坏的一锅端，学校正因为不等于社会，才有用。

本书让一步：杜威说对了。一个整片都是学校的社会，坏日子也在教人；学校之所以要有墙，一部分是为了挑。陶行知自己也看见了，补过「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只是口号没有带上这一句。

第二位是王阳明。　他是陶行知倒过来的那个人。王阳明除了「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还有一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一句不排先后，说的是知走到最实的地方就是行，行走到最明白的地方就是知。照这一句，「谁先谁后」这个争法本身就不太对。

本书也让一步：王阳明这一句，比两人争的次序都深。第 221 号已经指出，陶行知两次翻筋斗都只翻了两头，「始」和「成」那个定次序的框子原样留了下来；1935 年起，他还给自己造过一个新字当名字，读作「干」，有研究者说，那个字想装下的正是行—知—行的一个圈；可传下来的，是框子。

不过，两位反驳者说的，恰好都是他活过的那一半。杜威说学校要挑，他自己在战火里办育才学校，也是专门隔出一片地方，按孩子的特长配先生、排功课；王阳明说知行互相透进去，他自己的一生就是读透、下田、再倒过来，转了一整圈。

还有一位不在反驳者名单上、却真改动过他的人：张伯苓。1925 年前后那次在南开讲「教学合一」，张伯苓提议改成「学做合一」，他就把「做」字添进了自己的主张。一个成了名的人，被人当面驳动、当场改口，这份本事，他一辈子用了很多次：改课名、改主张、改名字。能被人驳动，恰恰是理念界那一级台阶炼出来的本事。他自己有，却很少专门设计给学生。

两位一前一后，指着同一个空处：学说里的箭头只朝一个方向，从行到知。从一句读透的话回到田里，这条回头路他走过，却没画进图里。图上没有回头路，学他的人就只会先按，不会先读；田里看见的跟书上一句话打架时，也找不到一张桌子，把两样摆上去对一对。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能把一句话倒过来的人，先得把它读到能倒的程度。

◆ 八、世界写回他

他去世以后，被写成过很多样子：「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有人把他和孔子并提。五十年代初，他所推崇的武训受到批判，他也受到牵连，此后许多年少有人公开研究他；1985 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研究他、学他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今天全国有许多叫「行知」的学校、道路和奖项，南京晓庄的校名也一直传到今天。

越往后传，缝越宽。他本人嘴上说先做，身上还带着金陵和纽约的十几年书页。到他的学生一代，艺友制、小先生、工学团还带着他那股劲。到了口号里，只剩下「生活即教育」五个字，常被读成「过日子就是受教育，书读多了没用」；再往后，还有人把它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混成一句，说成是杜威的话。一个被翻了半个筋斗的句子，又被人翻了回去，连翻筋斗的那个人也不见了。

今天许多学校把他的话写在墙上，把孩子带出校门。带出去这一步，他一定赞成；带回来的那一步却常常没人管：孩子在外面看见的东西，有没有被拿回教室，跟课本上的某一句话当面对一对。

到了 AI 时代，他的哪一处被机器接手？首先是「即知即传」。知道了马上传，今天的机器比任何小先生都快，你一问，三秒钟就答。其次是千字课那样的「装」：一个字一个字教，机器教得又耐心又准。连「生活即教育」也被机器做了一大半：生活里处处可以随手一问、随手一学。还有一件更细的事。第三节说过，他把杜威读透，有一半是在讲台边上当翻译当出来的。今天这件事，机器也做了：

一篇外文讲演，几秒钟就成了中文，没有人再需要站在老师旁边，一句一句地替他找对的字。机器省掉的，正是逼一个学生读透的那一段苦功。所以「读透一句话」这一级台阶，从前是日子顺手送的，今天得有人专门去设。

机器接不走的，是第一节里爷爷那一问「哪边是北」逼出来的那一刻：一个人把手里的旧知识和眼前的新东西摆在一起，读透它们在哪里对不上，然后把其中一个倒过来。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位支教的大学生

照着陶行知的口号去做的人，身上多半有一股热乎劲。家长觉得课本没用，周末带孩子下地、进厂、逛博物馆；老师把课堂搬到校外，按「去没去、做没做」来记分；办学的人把「生活即教育」刻在校门口。先做这一条，他们学到了，也确实比只会背书的孩子强得多。卡住他们的，是另一种时刻：孩子做了很多，看了很多，可一碰到一句写在书上、跟自己看见的对不上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办，要么说「书上写的肯定对」，要么说「我亲眼看见的，书错了」。还有一种卡法藏得更深：把「生活即教育」当成了不必再教的理由。孩子天天过日子，大人便以为他天天在受教育，于是既不陪他读一本难书，也不跟他争一个问题。

比如有这样一位大学生，姓阮，师范大三，报名去一所山村小学支教一学期。她在学校里读了两年陶行知，毕业论文就想写生活教育，行李箱里塞着一本翻得起毛的文集。到了村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六年级的科学课搬出教室：去溪边放树叶，看水流多快；跟着村里人给菜地搭棚；去问老人哪一年发过大水。孩子们从没这样上过课，一个个眼睛发亮。这些课，其实每一样都先在那本文集的页边上写过：哪一课搬到哪里，出门前先问孩子什么，回来怎样收。到这里，她嘴上信的，和陶行知的学说站在同一格：学问在田里、在溪边。

她撞上的顶，是一句话。科学书上写着「物体受热会膨胀，遇冷会收缩」。一个叫卢穗的男孩举手说：「不对。我家院里的水缸，去年冬天结了冰，把缸都撑裂了。冷了反倒胀。」全班一下子分成两派，一派说书上写的不会错，一派说卢穗亲眼看见的。吵了十分钟，没有一个孩子知道该怎样往下吵。阮老师这才发现，她带孩子做了一个月，孩子们会看、会做，却从没学过怎样对付一句话。

那天她既没让孩子们回家再看一眼水缸了事，也没直接宣布答案，而是做了一件陶行知当年做过的事：把那句话写在黑板正中间，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物体」是哪些物体，是所有东西，还是大多数东西？「遇冷会收缩」，是一直冷下去都缩，还是冷到某一步会变？孩子们分成两组。一组把一瓶灌满水、拧紧盖子的塑料瓶放进村口小卖部的冰柜，第二天一早去看，瓶子鼓了起来；另一组把一只套着气球的空瓶先泡进热水、再泡进凉水，气球鼓起来，又瘪下去。书说对了大半：多数东西确实热胀冷缩。卢穗也说对了一处：水结成冰的时候，反倒变大了。孩子们商量着，在课本那句话旁边用铅笔添了一行小字。

她自己也回到那本文集里，重读了「行是知之始」那一段，读出了以前没读出的东西：陶行知倒过来之前，先把王阳明读透了。她这一个月，是只把后半截教给了孩子。

四步逐一核过。她嘴上信的，是「课堂搬到溪边就好」，和陶行知的学说同在现实界。她真正靠的，是两年里把陶行知读透，到了村里才知道该带孩子做什么，这是陶行知人生里另活的理念界。她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孩子们做了很多、却对付不了一句话的那一刻，和只学陶行知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她后来怎样补上？在「先下田」旁边，添了一级「读透一句、倒一次」。四步都对得上。

学陶行知，也是做补丁、不做复制品；补丁打在理念界，一回只加一点。在家里，孩子动手做完一件事，拿一句大人常说的话来对一对：这句话在你刚才做的事里，哪里站得住，哪里要倒过来？在学校，每周挑课本上一句话，先逐字读透，再出门去试，回来写「它在哪里对，在哪里要改一个字」。自己学东西，先做，做完找一本讲这件事的书，挑一句你最不服的，读透了再跟它争。这几样花的工夫都不大，只是在「先做」后面多站一会儿。

学期结束，阮老师在黑板角上留了一行字：「先下田，再读透一句，再倒过来试一次。」

> **带走的话**
>
> 先做后知没有错。可要把一句话倒过来，先得把它读透；陶行知把倒过来的那一下教给了人，把读透的那十几年留给了自己。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E1 三界格内：理论站现实界（下田中心），人生另活理念界（读透王阳明、杜威，再把两句话倒过来）与自我界（三天退学、当众改名）；第二道缝跨格到 E2 符号，教在日子里学，成事靠改字、写诗、口号。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先做后知，他靠的是先把老师的话读透，再把它倒过来。 卷一九位到这里读完。从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到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中华这一路看见了很多「长」，也给它配了很多台机器：位子、善端、矫正、天理、良知、古礼、通往实体世界的桥，一直到生活。下一卷走到印度，第一位是奥义书里的古鲁耶若婆佉，那里的机器，叫作真我。

第 二 卷

印度：五位教育家

编　序

这一卷五章。前两位是源头：第 10 章耶若婆佉，奥义书里那位教人「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一层层剥到底的老师，他教人向内认，自己靠的是在国王的辩论会上向外辩；第 11 章佛陀，他教人琴弦不松不紧，自己是两头都拧到过尽头——三座宫殿和六年苦行，一头一个尽头。后三位是二十世纪印度的三种办学：第 12 章泰戈尔的树下学校，他教的是树下的歌，靠的是河上的账；第 13 章甘地的纺车学校，他教人用手纺线，自己先用笔把纺车写了出来；第 14 章克里希那穆提那所不许比较的学校，他教人不跟随任何权威，靠的是认真跟随过二十年，再亲手把那个教团解散。

这一卷的机器，不叫「真我」，叫「一眼认出」。开卷时本书猜印度五位共用「真我」——本来清净，只等认出。读完五章，这一句判负：真我只站得住一位。五个人说的东西差得很远，机器的形状却是一个：它不要剂量，它要一次到位。「不是这个」推到最后一下认出；四谛一夜现前；一瞬间跟万物合拍；真理是自明的，看见了就该照着做；要的是此刻、当下、不经过任何积累的那一眼。

这一卷是第二条承重命题最干净的样本，也是全书最薄的一卷。薄在两处：五位里只有耶若婆佉一位没有著作、没有办学，三格全凭记载打勾；二十世纪那三位全是办学者，缺一位做教法研究的人。印度的材料本书都是据英译或二手转述读的，梵文、巴利文、孟加拉文、古吉拉特语的原本本书没有能力校，这一条逐章登记在附录五。

一处要先说明的关联：第 12 章泰戈尔把第 166 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留下的一条悬着的推论判负了——「美」这个视角，此前二十位大师里理论栏和人生栏两边都没有人占。泰戈尔两边都占上了。

第 10 章

耶若婆佉：说「不是这个」的人，牵走了国王的一千头牛

这一章的问题

如果「我」本来就在那里，只等自己认出来，那么教人认出它的那位老师，为什么要在国王的大会上一个接一个地辩过去？

◆ 一、熄灯以后的一个问题

设想一户人家，女儿朵朵六岁，刚上一年级。晚上九点，妈妈符晓给她讲完故事，关了灯，刚要起身，黑暗里冒出一句：「妈妈，我是谁？」

符晓笑了：「你是朵朵呀。」孩子说：「朵朵是名字，名字是你们给我起的。你们当初要是叫我别的呢？」符晓说：「那你是妈妈的女儿。」孩子又问：「要是没有妈妈，我就不是了吗？」符晓想了想：「你是一年级二班的学生，是跳绳能跳一百个的小朋友。」孩子马上接：「那我转学了呢？我还不会跳绳的时候呢？」

几个来回下来，符晓每说一样，女儿就摇一次头。说名字，不是；说女儿，不是；说学生，不是；说本事，也不是。最后孩子自己问出一句更难的：「那我睡着了、不做梦的时候，我还在吗？」

符晓说：「在呀，当然在。快睡吧，明天再说。」孩子翻了个身，一会儿就睡着了。倒是符晓睁着眼躺了很久。她发现自己答不上来，又隐隐觉得，女儿刚才那一串「不是」，比她给出的哪一个答案都更像答案。

六岁的孩子这一串追问，没有人教，走的却是一条很古老的路：把别人递过来的说法，一个一个推开。名字不是我，身份不是我，本事也不是我。推到最后，剩下一个推不开的东西：那个一直在摇头的人。

大约两千七百年前，在印度恒河平原的东部，有一位老师把这条路说成了一句话：「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他还专门讲过人在无梦的熟睡里去了哪里。要是他坐在朵朵床边，照《广林奥义书》里记下的教法，他大概会顺着孩子的「不是」往下引：你推开的那些都不是你；那个在推、在看、在问的，才是你。它本来就在，不生不灭，只等你自己认出来。

这位老师叫耶若婆佉（Yājñavalkya）。这一章要说的是：他替朵朵指的这条路，走得通一半。另一半在第二天晚上：朵朵接着问，妈妈接着答，妈妈也反问她，两个人你来我往，那个答案是在一来一回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而这另一半，恰恰是耶若婆佉自己成名时靠的那一半。

◆ 二、他说的秘籍：把「不是」的都推开，剩下的就是你

先说清楚这一章写的是什么。奥义书不是一个人写的一本书。它是古印度几百年间师生问答的记录，传下来的有一百多部，最早、最要紧的十几部，一般认为成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几百年之间。本章写的是这些书背后的一个传统：古鲁（guru，老师）和弟子一对一口传的传统。耶若婆佉是这个传统里最有名、留下话最多的一位，所以请他来做代表。他究竟是一个真实的人，还是几代老师的名字叠在了一起，学者说法不一。本章写到他的生平，一律指「据《广林奥义书》记载」。

「奥义书」的梵文是 upaniṣad，一般拆成三截：upa 是「靠近」，ni 是「向下」，ṣad 是「坐」，合起来是「近坐」，坐到老师脚边去。也有学者认为它本来更接近「秘传的对应之学」，指那些只在师生之间私下交付的道理。两种讲法指向同一个画面：学问不是在大堂上当众宣讲的，是一个学生挨着一位老师，坐下来，听，问，再听。

他们要学的是什么？一句话：认出本来的自己。奥义书把这个本来的自己叫作阿特曼（ātman，真我），把万物的根底叫作梵（brahman），又反复说，阿特曼就是梵。你心里那个最深的「我」，和整个世界的根底，是同一个东西。

怎么认出来？耶若婆佉给的办法，最有名的就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neti neti）。凡是你能指着说「这就是」的东西，都不是它：身体不是，名字不是，财产不是，念头也不是。因为它是那个在看的人，而看的人不能被当成一样东西摆在眼前看。他对妻子弥勒伊（Maitreyī）说过大意如此的一句：那个让一切被知道的，你又拿什么去知道它呢？

具体的路，他也说了。据《广林奥义书》，他对弥勒伊说，这个自己，应当去看，去听，去想，去静静地深想。后来的吠檀多派把它概括成三步：听老师讲，自己反复思量，静下来专心体认。

《歌者奥义书》里有一对父子，可以作他的近邻。父亲乌达拉克（Uddālaka Āruṇi）的儿子白净（Śvetaketu）十二岁离家拜师，二十四岁学成回来，把吠陀背得滚瓜烂熟，心气很高。父亲问他：你学没学过那样一种道理，学了它，没听过的就像听过了，没想过的就像想过了？儿子说没有。父亲便叫他把一块盐放进水里，第二天来取。盐找不着了。父亲让他从上面尝一口，咸；中间尝一口，咸；底下尝一口，还是咸。看不见，却处处都在。父亲说：那个最细微的东西，就是万物的真实，就是阿特曼，那就是你（tat tvam asi），白净。

读作哪个字？挖。本来的自己早就在，完整，不增不减，学习只是把遮在上面的东西一层一层去掉，让它自己亮出来。

先说他对在哪里。第一，他把学习的目标从「装了多少」转到了「看见那个在看的人」。白净背了十二年，背下来的是装进去的东西；父亲问的是另一件事。一个会背一整部经、却从没转过身来看一眼自己的人，这个传统说他还没开始学。今天的课堂同样有这种学生，这一刀砍得很准。第二，「近坐」本身是真知灼见：真

正要紧的学问，往往要一个人挨着另一个人，长时间在一起，才传得过去。第三，「不是这个」是一条很好的思考路：先把错的、浅的、别人塞给你的一样一样排除，剩下的才值得细看。朵朵凭本能就走上了这条路，说明它贴着人心。

◆ 三、土和路：据《广林奥义书》记载的一生

一片口传的地：捧着柴去敲老师的门

耶若婆佉生活的那片地，是一个靠嘴和耳朵传学问的世界。吠陀经文不写在纸上，一代一代由老师念、学生跟着念，一个音都不许错。学生要住进老师家里，这一段日子后来叫梵行期（brahmacarya）。一部奥义书说，想求学的人要手里捧着柴薪去见老师。进了门，学生替老师看守祭火、放牛、出去乞食，一住就是许多年。后来的法论把人生分作四个阶段，梵行期排在第一段，那是更晚才定下来的说法。

《歌者奥义书》里还记着一个学生的故事，最能看出这片地的样子。少年萨谛迦摩（Satyakāma）想去拜师，老师要问家世，他回家问母亲，母亲说：我年轻时四处帮佣，怀了你，不知道你父亲是谁。他就照原话告诉老师。老师说，不是婆罗门的人说不出这样的实话，收下了他。老师给了他四百头瘦弱的牛，叫他赶到远处去放。他说，不放到一千头，我不回来。据文本记载，他在牧场上过了许多年，一头公牛、一堆火、一只天鹅、一只水鸟先后给他讲了梵的道理。回来时，老师说：你的脸亮得像一个认识了梵的人，谁教你的？他说不是人，但仍然请老师亲口教他。

这片地里有三样东西，后面都要用到。一是长：一住多年。二是近：一个老师，身边就几个学生。三是做：放牛、看火、乞食，学问和日子缠在一起。

一个跟老师翻过脸的学生

耶若婆佉的名字，和吠陀里的一支「白夜柔吠陀」连在一起。《广林奥义书》本身，就是这一支里一部大书《百道梵书》的最后一部分；书末的传承名单里说，这些来自太阳的「白」夜柔祭词，是由耶若婆佉宣示的。

后来的往世书里有一个传说，相传他年轻时跟老师毗舍波耶那（Vaiśampāyana）闹翻，老师要他把学到的东西全部还回来，他就把所学的吠陀吐了出来，另外向太阳求得了一套新的经文。故事是很久以后才有的，不能当史实。可它说明一件事：在后人的记忆里，他不是一个坐在老师脚边安安静静听到底的学生，而是一个跟老师翻过脸、另起了一支的人。

同一部《广林奥义书》的另一处还记着，他曾是乌达拉克的弟子，也就是上一节那位教儿子「那就是你」的父亲。这一条先记下，下面马上用得上。

国王的大会：一千头牛

据《广林奥义书》第三章记载，毗提诃国的国王遮那竭（Janaka）办了一场布施极丰的大祭，俱卢和般遮罗两地的婆罗门都赶来了。国王想知道这些人里谁最懂梵，就圈了一千头牛，每头牛的角上系着十份金子。他说：诸位婆罗门，你们当中最懂梵的那一位，把这些牛赶走吧。

没有人敢动。耶若婆佉对自己的学生沙摩室罗婆（Sāmaśravas）说：孩子，把牛赶走。学生就赶走了。满堂的婆罗门都火了：他凭什么说自己是我们当中最懂梵的？耶若婆佉的回答很妙，大意是：我们向最懂梵的人致敬，我们只是想要这些牛。

接下来是一场车轮战。第一个上来的是国王的祭司阿湿婆罗（Aśvala），问祭祀里的门道。接着一位问人死后会怎样，问到最要紧处，耶若婆佉对他说：拉着我的手，朋友，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别在大庭广众之下谈。两人走到一边，私下谈的是业，好的行为让人变好，坏的行为让人变坏。再往后，一位接一位上来发问，其中有他的老师乌达拉克，问的是那个从里面操控万物的「内在主宰」。

最难缠的是一位女子，伽尔吉（Gārgī）。她上场两次。第一次，她一层一层追问：水织在什么上面，风又织在什么上面，一路问到梵的世界织在什么上面。耶若婆佉止住了她：伽尔吉，别问过了头，不然你的头会掉下来。她退下了。可是过了几轮，她又站起来，对满堂的人说：我要问他两个问题，像一位勇士把两支箭搭上弦；他要是答得出，你们谁也胜不了他。她问：天之上、地之下、天地之间，过去、现在、将来，都织在什么上面？他答：虚空。她追问：虚空又织在什么上面？他答：那个不朽者，婆罗门们说它不粗不细、不短不长，没有影子，没有内外。伽尔吉听完，转身对众人说：你们能向他致敬就算不错了，你们当中没有一个能胜过他。

最后上来的是沙迦尔耶（Śākalya），问得最凶，问神有多少，从三千多问到三十三，一路问到一。到头来是耶若婆佉反问了他一个问题，他答不上来，文本用一个很重的说法收了场：他的头裂开了。

国王坐到了脚边

这场大会以后，据第四章记载，国王遮那竭成了他的学生。有一次他问国王：别的老师教过你什么？国王说，有人说语言是梵，有人说呼吸是梵，有人说眼睛、耳朵、心意、心是梵。他一样一样听，一样一样说：这只是一条腿的梵。国王每听明白一处，就说要送他一千头牛和一头大象般的公牛。他回答：我父亲的意思是，没有把人教完，不该拿走报酬。一国之君坐到了一个婆罗门的脚边，一问一答，一答一赏，这就是「近坐」长在宫廷里的样子。

家里的最后一次谈话

据《广林奥义书》，他有两位妻子，弥勒伊和迦旃延尼（Kātyāyanī）。文本说，弥勒伊是爱谈论梵的人，迦旃延尼懂的是寻常家事。有一天，他说自己要离开家，出去过游方的日子了，要把家产在两位妻子之间分好。

弥勒伊问：要是这满地的财富都归了我，我能因此不死吗？他说：不能，你的日子会像富人的日子一样，但别指望靠财富得到不死。她说：不能让我不死的东西，我要它做什么？你知道的，请讲给我听。

于是有了奥义书里最有名的一段对话。他说：丈夫可爱，不是因为爱丈夫，是因为爱自己；妻子、儿女、财富可爱，也都是为了自己。所以，这个自己，应当去看、去听、去想、去深想。他又打了一个比方：一块盐投进水里，就化开了，再也捞不出来，可水处处是咸的。讲到人死后不再有分别的念头，弥勒伊说：先生，你把我弄糊涂了。他说：我没说让人糊涂的话。随后又讲了一段：有二的地方，才有一个看另一个；一切都成了自己，还拿什么去看什么？那个知道一切的，又拿什么去知道它？

说完，他就走了。

这几段排在一起，有一件事很显眼：他一生最硬的几处，没有一处是一个人坐着认出来的。国王的大会是一群人轮番顶他，国王的宫廷是一个学生逐条追问，家里是一位妻子拒绝了家产、逼他把最深的话说出来。每一段里，都站着一个会顶他的人。

◆ 四、那一刀：看见了一问一答里亮起来的「我」，收回成一口本来就满的井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　他看见，一个人对「我是谁」的领会，是在一次次推开旁的说法、一次次被人追问的路上亮起来的。弥勒伊不要家产，逼出了他最深的一段话；国王报上六种说法，他一条一条掂量，才讲出「一条腿」；伽尔吉两支箭搭上弦，他才把「不朽者」说到了底。这是一场真的「长」：领会在问答的路上长出来，长出来又回头改写了人。弥勒伊放下了家产，一位国王坐到了别人的脚边。

在哪一步收回？　在「那就是你」「阿特曼就是梵」这一步。他把问答路上亮起来的那一点，说成一样本来就在、从没变过、也不会因为问答多一分少一分的东西。《广林奥义书》里甚至有一句，大意是：知梵的人那份永恒的伟大，不因做了什么而变大，也不因做了什么而变小。推开是路，路的尽头早已是满的。路上的每一步，都只是在拿掉遮挡，没有一步在添东西。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一个完整、不变、与万物根底同一的真我。教育只是去掉遮蔽。这就是「挖」，而且是挖得最深的一种：挖的不是某一项本事、某一颗善端，而是整个的「我」。

十九世纪末的维韦卡南达（Vivekananda）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可以放在这里作近邻，大意是：教育就是把人身上本来就有的完美显露出来。这句话用的动词正是本书读 S 的那个词，「显露」。可在他那里，显露的是一样早已完备的东西；在本书里，显露是长出来的样子，每一次显露都会回头改写那片地。同一个词，一边是挖，一边是长。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　「认出」：一个人在某个时刻，从盯着外面的东西，转过身来看那个在看的人。六岁的孩子睡前会有这一刻，十五岁的少年会有，中年人换工作、送走亲人时也会有。这是真的，而且反复出现。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　在近坐的小场子里：一位老师，几个学生，同住多年，口口相传；学生带着自己的生死大问来，像弥勒伊面对丈夫离家，像国王身在权位之中。那片地上还有一样东西：一个把祭祀、背诵、规矩做到极繁的社会。在那样的地上，说一句「你背下来的、做过的，都不是你」，是一次真正的松绑。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　在两处。一处是「那就是你」被说成对所有人、所有时刻都一样成立：认出之后就完成了，不增不减。另一处是「看的人不能被看」：既然那个最深的东西不能被说出、被争出，一问一答、你来我往就都被降成了前面的准备，最后只能静下来认。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　两处。一处是他和那位发问者拉着手走到一边、私下说的那段话：大会上最要紧的问答，发生在台下，文本只留下一句「他们谈的是业」。另一处是弥勒伊那一句「你把我弄糊涂了」。那一刻她既没有认出，也没有放弃，她卡在半路，正在长。这个教法里没有一格可以装下「糊涂」，它只有「还没认出」和「认出了」两档。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耶若婆佉（奥义书的古鲁传统，一般认为约公元前八至前七世纪，生卒不可考）　理论站在：E1 三界 · 自我界（真我本来就在，与梵同一；向内认出，「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中心名：真我中心）　人生另活：理念界（国王大会上连答八位发问者、九轮问答，其中有他的老师乌达拉克，　据《广林奥义书》第三章；把国王听来的六种说法逐条判为「一条腿」，　第四章第一节；相传与老师毗舍波耶那翻脸，另立一支吠陀）　现实界（一千头挂金的牛与国王的赏赐；「没有教完，不拿报酬」；　两位妻子、一份家产，离家前的分割）　缝隙位置：格内（E1）　第二道缝：九宫之外 · 三号位。理论站三号位（自己心里、那个在看的人）；　他成名、成师，都在二号位（一问一答、你来我往的现场）。　保底：一个人被名字、身份、名利、别人塞来的说法裹得太紧时，　先把「不是这个」一样一样推开，是对症的药；　在近坐、同住、学生带着真问题来的那片地上，　向内转身的那一刻是真的。

主缝落在 E1 三界里。他的学说把人的根底放在自我界最深处：一个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只等认出的真我。可是他自己的名望、自己的门下、自己最深的那几段话，没有一段是在自我界里一个人静坐坐出来的。国王大会是理念界的战场：八位对手、九轮问答，一位接一位，问题一个比一个刁；伽尔吉搭上两支箭，他得当着满堂的人接住。现实界也一直在场：挂着金子的牛是真的，国王的赏赐是真的，他说出「没教完不拿」这句话，说明他很清楚自己的学问是在一场交换里讲出来的。家里那一场谈话，也是从分家产这件实事开始的。

悖论就藏在这里。他教人别把名利当成自己，却在一场比谁第一的大会上，叫学生牵走了挂金的牛。他说真我不能被说出，只能一路「不是这个」，却是靠说，靠比在场所有人都会说，才成了这个传统里最有名的老师。

第二道缝在九宫之外的三号位。他的理论盯着三号位，自己心里那个看者；他的人生，是在二号位上翻身的：一问一答的现场，你顶我一句，我接你一句。他最有名的话，几乎都是被人问出来的，没有一句是他关起门来写下的。

缝的来路，在他身上也对得上导论第五节的两条。头一条，「向内看」可以教；一位不服气的同行当众顶上来、一位妻子推开家产逼你开口，只能遇上。第二条，理论只总结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据文本，他说出那段最深的话时，正要离家出走，回头看，大会、牛、家产，都成了「不是这个」。一个要走的人把身后的东西一一推开，这很自然；可让他成为他的，恰恰是那些被推开的东西。

只在自我界认出来的自己，也有它的顶。一个人闭上眼，觉得自己看清了「我」；睁开眼，碰到一个当面说「你错了」的人，那份看清常常就接不住了。耶若婆佉接得住，因为他在大会上一遍遍接过。

> 他教的是认出本来的自己，他靠的是在国王的辩会上一个个辩倒对手。 压短一点：他教的是向内认，他靠的是向外辩。认出的那一刻并不假，只是它不是一个人挖到底挖出来的，是被一个个对手顶出来的。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 有，而且是这个传统的看家本领。梵行期一住多年，守戒、克己；「去看、去听、去想、去深想」，后三步都是自己跟自己磨。萨谛迦摩一个人放牛放到一千头，也是这一级。写得出来，也传了下去。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　这一格统稿时按全书统一的尺重打过一次，原稿打的是 √（初判），现在降为 ○，理由要写明。古鲁传统的日常里，这一级实实在在有：住在老师家，看火、放牛、乞食，一样一样碰实事。可这一级是那个传统的日子设下的，不在耶若婆佉的学说里；他的学说反倒把这些都归进「不是这个」。

按统一的尺，他本人没有著作、没有办学，打勾只能凭最可靠的记载；而记载要分两种：记的是他本人怎样教，可以据以打勾；记的是他所在传统的通行日常、而他的学说把它判在学问之外，不能据以打 √——那一级不是他设的。所以这一格登 ○：难在他的日子里有（他是有牛有家、出入王庭的人），不在他给学生指的那条路上。这一改也让本章的登记和第五节定位卡「人生另活：现实界」对齐了。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　他本人一生都在争：跟老师翻脸（相传），在大会上轮番应战，把国王听来的说法逐条驳成「一条腿」。可是留给学生的路，是近坐、听受、自己思量、静下来体认；伽尔吉问得太深，得到的是一句「别问过了头」。辩论会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现成的场子，但那是老师们争牛、争名的地方，不是为学生按剂量设下的台阶。他靠这一级成了名，却没有把它写进给学生的路里。打 ○。这一格的证据弱在一处：奥义书里学生当面追问老师的场面不少，弥勒伊就追问过；若把「允许追问」算作台阶，可以改打 √，所以记作初判。

自我界与理念界两格，所据同样是别人笔下的记载（他本人无著作、无办学），按统一的尺一并标初判。收回处落在「挖」：真我本来完整，教育只是去蔽。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

◆ 七、顶住战：同门、邻人和一位女子

其实第一个顶住他的人，就在文本里。伽尔吉第一次被「别问过了头」挡了回去，第二次换了问法，逼他把「不朽者」说到了底。她问的是「织在什么上面」，一层一层往下追，要的是一个说得清的根。耶若婆佉最后给的，是一串「不是」。伽尔吉认了输，可是她那两支箭提醒后人：这个传统里最精彩的一段，是被一个不肯停下的追问者逼出来的。

第二位是同一阵营里的罗摩奴阇（Rāmānuja），十一、十二世纪南印度的吠檀多大师，一生注释奥义书。他不同意把「那就是你」读成「你和梵一模一样，差别全是幻觉」。在他的读法里，个别的自己是梵的一部分，像身体之于灵魂那样与梵相连；个别的自己是真的，不会在认出之后被抹掉，而要走到梵那里，还要靠虔敬和恩典。他这样读，是守住了一个被抹掉的东西：差别。

本书让一步：罗摩奴阇说对了。一个本来就与万物同一、没有差别的「我」，没法长；长，总是这一个和那一个之间的事。

第三位是对手，佛陀一路的「无我」。按一般的读法，佛陀也教人一样一样地看：身体不是我，感受不是我，念头也不是我。同样是「不是这个」，他推到底，却没有给你留下一个本来就在、永远不变的主人。在他看来，把某样东西认作永恒不变的真我，本身就是一种执着。

本书也让一步：对手说中了最要害的一处。「不是这个」这条路，走到尽头，未必有一口现成的井。

话说回来，两位反驳者都从道理上拆他，拆的是那口井，不是那一刻：认出的那一刻确实会发生。朵朵在黑暗里摇头的那一下，是真的；一个人从盯着外面，转过来看自己，那一下的分量，罗摩奴阇和佛陀一路都不否认。发生学不拆这一刻，只拆这一刻底下那口「本来就满」的井：认出一次，长出一点；下一次再被问，还

会再长。还要让一步给这个传统里后来的守护者：辩论不能代替静下来。光会争的人，争赢了也可能从没转过身。所以理念界那一级台阶，不是拿来换掉自我界那一级的，是加在它后面的。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我是谁」不是一口挖到底就见水的井，是一场要有人顶着问下去的对话，认出一次，长出一点。

◆ 八、世界写回他

他身后，奥义书成了印度思想的一条总源头。一般认为在八世纪前后，商羯罗（Śaṅkara）为《广林奥义书》等作注，开出不二论吠檀多，把「阿特曼就是梵」立成了学派的心；相传他在印度东西南北立了几座道场，师徒一代一代传下去。

古鲁的位置，在传播中越抬越高。《泰帝利耶奥义书》里送学生出师的一段话，要学生视母亲如神、视父亲如神、视老师如神。近坐是一种亲近，传久了，很容易变成依附。第 47 号在讲东方的负向发生时，把「古鲁依附」和种姓排除、苦行损耗并列。照实说一句：一般认为，这条口传的学问千百年里大体只向高种姓的男孩敞开；伽尔吉、弥勒伊那样当众谈梵的女子，在后来的吠陀学习里越来越少见。

到了近代，维韦卡南达把「认出本来的神性」讲给了西方，也讲回了印度的学校；他创办的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办起了许多学校。1902 年，雅利安社的施拉达南德（Shraddhanand）在哈里德瓦尔附近办了一所古鲁库尔学校，想把住师家、近坐的古制接回现代。再往后，「找回真我」「做你自己」成了全世界冥想课、心灵读物的口号。

一路传下来，缝越拉越宽。在他本人那里，嘴上说向内，身上还带着大会的刀光剑影。到后来的道场，辩论还在，已多是学派之间的事，学生对古鲁先是信受。到了今天的口号里，大会没了，近坐的十几年也没了，只剩下一段十分钟的引导音频，告诉你「回到本来的自己」。

到了 AI 时代，这套教法里向内挖的那部分，机器最先接得住。一个 AI 可以陪你把「不是这个」推上一千遍，可以随口背出奥义书，可以按你的心情生成一段引导冥想，比任何一位古鲁都耐心。它接不走的，是国王大会上的那一样东西：一个真的可能赢你的对手，当着众人，押上一千头牛，跟你争到底。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位用冥想软件打卡的上班族

把耶若婆佉当成全部的人，大多很真诚。上灵修课的人相信，答案都在自己里面，外面的争论都是噪音；家长听说「每个孩子本来都是完美的」，就只管护着、不肯驳；读心灵书的年轻人，把「做自己」当成了一切问题的答案。向内看，他们学到了，这是真本事，比一辈子只顾往外抓的人清醒得多。可一碰到有人当面说「你这个想法不对」，他们多半把它归成「外面的声音」，闭上眼睛回到呼吸：该跟人争一场的时候，只会退回心里。

比如有这样一位上班族，姓蒲，三十出头，在一家公司做运营。三年前加班加到失眠，他下载了一个冥想软件，从此每天早上七点打开，听一段十五分钟的引导。软件里的声音常说：念头不是你，情绪不是你，你是那个看着它们来来去去的觉知。他照着练，失眠真的好了，脾气也稳了。连续打卡四百多天，他在朋友圈里写：「终于明白，我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绩效，也不是别人对我的评价。」到这里，他嘴上信的，和耶若婆佉的学说站在同一格：真正的自己在里面，外面的都不是。

他撞到顶，是在一次方案评审会上。他花了一个月做的活动方案，被另一个部门的同事当场拿数据驳了，说目标人群找错了。他没有急，也没有乱，按软件教的，先觉察到心跳加快，再把注意力放回呼吸，心里默念：这只是一个评价，不是我。会开完，他很平静。方案也就这样被砍了。那位同事后来私下跟人说：蒲哥人挺好，就是没法跟他讨论，你说什么他都点头，点完头什么也不改。

补的办法不是卸载软件，冥想他照样每天做。他另做了一件以前觉得「太外面」的事：把那位同事的质疑一条一条抄下来，自己先去核数据，核完约同事再谈一次，这一次不是点头，是当面争。争到一半，他发现自己错了一处，对方也错了一处；两个人一起改，改出来的方案比原来那版好。他在冥想记录旁边另开了一页，每天写一句「今天有谁不同意我，我认了哪一处，顶住了哪一处」。

按四步查同构。他嘴上信的，是「我不是别人的评价」，和耶若婆佉的学说同在自我界。他真正靠的，是那一场当面的争，这是耶若婆佉人生里另活的理念界：大会上的一问一答。他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有人当面说「你错了」的那一刻，和只学耶若婆佉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他后来怎样补上？在向内看的旁边，添了一级向外争的台阶。四步都对得上。

学耶若婆佉也是一样：做补丁，不做复制品。缺的是理念界那一级，就在那一级上一点一点加。在家里，孩子睡前问「我是谁」，别急着给答案，也别只说「你本来就很好」，可以反问一句：你刚才说的「不是」，哪一个你最拿不准？第二天饭桌上接着聊。在学校，一堂讨论「我是谁」的课，留五分钟，让每个孩子找一个跟自己想法不一样的同学，互相问一个问题。自己练冥想，每练一个月，找一个会跟你争的人，把你「看清」的东西说给他听。

> 带走的话
>
> 「不是这个」是一条好路，可路的尽头没有一口现成的井。认出自己，要向内静一静，也要向外争一争。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E1 三界格内：理论站自我界（真我中心，向内认出），人生另活理念界（国王大会上连答八位发问者、驳国王的六种说法、相传与老师翻脸）与现实界（一千头牛、赏赐、家产）；第二道缝在九宫之外的三号位：理论站三号位，人生在二号位的问答现场翻身。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认出本来的自己，他靠的是在国王的辩会上一个个辩倒对手。 下一章的佛陀，也教人一样一样地看「不是我」，却在推到底的地方，没有给人留下一个本来就在的主人。同一条路，走出了印度教育的第二个源头。

第 11 章

佛陀：三座宫殿，六年苦行，和一碗乳糜

这一章的问题

「别走极端」这句话，能不能直接教给一个还没走过极端的人？一位教了四十多年「中道」的老师，自己是怎样找到中间的？

◆ 一、一部手机，两个尽头

设想有这样一户人家，姓封。儿子小名栗子，十一岁，上五年级，班上一多半同学有了自己的手机。封爸爸在工厂管设备，看过太多孩子沉迷手机的新闻，态度很硬：上初中以前，不许碰。家里的平板设了密码，路由器每晚九点自动断网。

头半年相安无事。第二个学期，班主任在家长会后单独留下封妈妈：栗子在学校借同学的手机玩游戏，被抓了三次，每次都说是「借来查资料」。回家一翻，书包夹层里有一部奶奶淘汰下来的旧手机，连着楼下便利店的无线网。那天晚上吵得很凶，栗子哭着说了一句：全班就我一个是「原始人」。

封爸爸冷静了几天，像是跟自己较劲，一下子换到了另一头：手机给你买，买新的，规矩你自己定，我们不管，你已经不小了，要学会管自己。

这一头也没走多久。一个月以后，栗子每天早上起不来，眼睛下面发青；有一回半夜一点，封妈妈起来倒水，看见儿子门缝底下透出一线蓝光。期中考试，数学掉了二十多分。封爸爸把手机收回来锁进抽屉，一家人回到了原点，只是比原点多了一肚子火。

这两头之间，不是没人提醒过。栗子的舅舅早就说过：别太严，也别太松，走中间。道理谁都懂，可「中间」到底在哪里？每天一小时？周末三小时？封家试过好几个数字，没有一个撑过两个星期。

后来真正管用的办法，是走完两头以后才找到的，而且不是一个数字。有一个周末，封爸爸跟栗子面对面坐下来，把这一年摊开说：全禁的那半年你是怎么过的，全放的那一个月你又是怎么过的，两头你都尝过了，你自己说，哪些事非用手机不可，哪些事一碰就停不下来。栗子想了很久，在纸上写了两张单子：约同学打球、查作业、跟外婆视频，是前一张；短视频、一局接一局的游戏，是后一张。规矩就从这两张单子里长了出来：前一张上的事随时可以用，后一张上的事留到周末，手机晚上放在客厅充电。这个规矩后来又改过两次，但再也没翻回任何一头。

这个场面里有一件事要看清。舅舅那句「走中间」是对的，却没有用；封家的中间，是父子俩在两头都撞过墙以后，才一起摸出来的。两千多年前，恒河边上有一位老师，一辈子都在教人「别走两头」。他自己是怎样找到中间的？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一道缝。

◆ 二、他说的秘籍：先看病，再给药，药还要看人

佛陀，本名乔达摩·悉达多，「佛陀」是后人的尊称，意思是「觉醒的人」。他没有办过今天意义上的学校，可他一生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教人：从三十五岁前后讲第一课，到八十岁去世，四十多年里走在恒河中游的城镇和村落之间，对国王讲，对商人讲，对农夫、强盗、失去孩子的母亲讲，对刚剃了头的年轻比丘讲。把他当作一位老师来读，他的秘籍可以说成四条。

第一条，先看病，再给药。他第一次讲法讲的是「四谛」，四条真实的道理：人生有苦；苦有来由；苦可以止息；止息有一条路。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把四谛读成四步：诊断、原因、可能的样子、路径。这是很像医生的一种教法：不先讲宇宙从哪里来，先问你哪里疼，为什么疼，不疼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怎

样一步一步走到那里。有一个弟子追着问世界是不是永恒的、人死后还在不在，佛陀给他打了个比方：一个人中了毒箭，不先拔箭，却非要先弄清射箭的人姓什么、弓是什么做的，等弄清了，人也死了。

第二条，不走两头。同一次讲法里，他一开头就说，出家人有两个极端不该亲近：一头是沉在感官的享乐里，一头是折磨自己的苦行。两头都不通，中间有一条路，叫「中道」。弟子里有一个年轻人，汉译一般叫二十亿耳，修行太用力，来回经行，脚底都磨破了，心灰意冷，想还俗回家。佛陀知道他出家前会弹琴，就问他：琴弦拧得太紧，弹得出好音吗？弹不出。太松呢？也弹不出。不紧不松，才弹得出。用功也是这样。这是中道最家常的一个样子。

第三条，看人说话。后世把它叫作「应机说法」：同一个道理，对不同的人换不同的说法，像医生看病下药，叫「应病与药」。相传有一位年轻母亲，孩子死了，她抱着孩子到处求药。佛陀没有给她讲道理，只让她去城里讨几粒芥子来，但必须出自一户从没死过人的人家。她挨家挨户地问，一家也找不到，走到后来，她自己明白了。又相传有一个比丘叫周利槃特，记性极差，几个月背不下一首短偈，佛陀给了他一块干净的布，让他一边擦一边念「除尘、除垢」；布擦脏了，他忽然懂了。这两个故事都出自后世的注释书，不是最早的经文；但「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件事，最早的经文里到处都是。

第四条，别把老师当成终点。有一群叫迦罗摩的村民来问他：这么多宗师各说各的，我们该信谁？他的回答，大意是：不要因为是世代传下来的、是经书上写的、是推理推出来的、是看上去有本事的人说的，甚至不要因为「这是我们的老师」就信；你们自己去看，哪些做法会带来伤害和苦，就放下；哪些带来好处和安乐，就去做。他还打过一个比方：教法像一只筏子，是用来过河的，不是用来扛在肩上的，过了河就该放下。后来的《金刚经》把这层意思压成一句：「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临终前，他又对弟子说，大意是：以自己为洲渚、为依靠，以法为洲渚、为依靠，不要依靠别的。后人把这层意思概括成六个字：自灯明，法灯明。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看得很准：教不是灌，一句话好不好，要看落在谁身上；他也看得很准：学的人最后要离得开老师，自己走。这两条放进今天任何一间教室，都不过时。

用本书的小尺量，他读作哪一个字？本章的判断是：主字是「长」，收回处成「挖」。他比这一卷里任何一位都更彻底地拆掉了「本来就在的那个自己」；可是他给这场「长」配了一个终点，一个对谁都一样、「不生」的终点。第四节细说。

◆ 三、土和路：宫殿、两位老师、六年，和一碗乳糜

一个小邦的王子。他出生在今天印度与尼泊尔交界一带，释迦族的都城迦毗罗卫附近，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生卒年各家说法相差不小。父亲净饭常被称为国王；一般认为，释迦族更像一个由族中贵人议事的小邦，所谓「王」近于首领。母亲摩耶在他出生后不久去世，他由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带大。

他晚年回忆过少年时的日子。经里记着他的话，大意是：我那时被养得极为娇贵，父亲家里为我挖了几处莲池；我有三座宫殿，一座过冬，一座过夏，一座过雨季；雨季的四个月，我待在宫里，身边只有乐伎，一步也不下楼。后来他娶了耶输陀罗，有了一个儿子罗睺罗。

相传他有一回出城，接连遇见一个老人、一个病人、一具尸体和一个出家的修行人，心里再也放不下，这就是「四门出游」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较早的经文里，讲的是一位更古的佛，后来才被安到他身上，所以本书照写「相传」。按传统说法，他二十九岁那年离开了宫殿、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两位老师。出家以后，他先后投到两位有名的禅定老师门下。第一位叫阿罗逻·迦罗摩，教的是一种叫「无所有处」的定境。他很快就学到了，老师很高兴，请他跟自己一起带领门下的弟子。他谢绝了：这个境界出来以后，老问题还在。第二位叫郁陀迦·罗摩子，教的是更高一层的「非想非非想处」。他又学到了，这位老师请他来领导整个团体。他又谢绝了。

这一段常被一笔带过，其实很要紧。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两次学到了老师的最高处，两次放下了现成的领头位置。他不是学不会，是学会以后，拿老师的顶点跟自己的问题一比，对不上。这是理念界里一场实实在在的较劲：老师的道理再高，也要拿自己的问题去试。多年后他觉悟了，第一个想讲给听的，就是这两位老师，可两人都已经去世了。

六年。离开两位老师，他走到了另一头：苦行。在优楼频螺的林子里，和五位同伴一起，按传统说法前后六年。他后来对一个叫萨遮迦的辩论家讲过这段日子，讲得很细：他练止住呼吸，止到头痛欲裂；他一天只吃一点点豆汤，吃到四肢像枯藤的节，摸肚皮能摸到脊骨，一站起来就栽倒。他说，过去、现在、将来，任何苦行的人受的苦，到这里也就到了头，没有比这更苦的；可他并没有因此得到他要找的那种明白。

转机出在一段很小的回忆上。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在田里忙活，他坐在一棵阎浮树的树荫下，心里自然安静下来，有一种不带贪欲的喜乐。他问自己：这会不会是一条路？又问：我为什么要害怕这种跟贪欲无关的快乐？于是他决定重新吃东西。相传是一位牧牛人家的女子给他捧来一碗乳糜（她的名字各本记载不一，常见的说法叫苏阇多），就是用牛奶煮的米粥。五位同伴看见他吃饭，以为他退回享乐去了，失望地离开，去了鹿野苑。

一个在宫里过了二十九年、又在林子里把自己饿成一把骨头的人，接过了一碗粥。两头都走到了尽头，他才站到中间。

树下和路上。按传统说法，他三十五岁那年，在尼连禅河边一棵毕钵罗树下坐下，后来那棵树被叫作菩提树。那一夜他觉悟了。身边没有老师，也没有同伴。

经里记着，他觉悟以后，头一个念头是不讲：这样的道理太深，讲了也没人懂。后来他看这个世界，看见人就像一池莲花，有的还沉在水底，有的刚到水面，有的已经出了水，只差一点就开。于是他决定讲。他走了很远的路，到鹿野苑去找那五位旧同伴。五人事先约好，他来了谁也不起身；可他走近了，五人还是站了起来。他讲的第一课，就是两头与中间、四谛。五人里第一个听懂的叫憍陈如。

此后四十多年，他一直在路上。每年雨季三个月，比丘们停下来住在一处，这叫「雨安居」；据律藏记载，起因是有人抱怨出家人雨季里四处走，踩坏了庄稼和地上的小虫。雨安居结束那天有一个仪式，叫「自恣」：每个比丘请大家当面指出自己的过失，看见的、听说的、怀疑的，都可以说。他的僧团收婆罗门，也收剃头匠；以精通戒律出名的优波离，出家前就是给释迦族子弟剃头的。

他的课，多半是一问一答上出来的。今天留下的经文，很大一部分是对话：有人来问，他反问一句，对方答了，他再往前推一步，推到对方自己说出结论。经里记着他把问题分成四种回法：有的可以直截了当地答，有的要拆开来分别答，有的要先反问回去，有的干脆放在一边不答。一个问题该用哪一种回法，看的仍是问的人。还有一件小事常被提起：有两位婆罗门出身的比丘，想把他的话改写成婆罗门的雅言诗体，他没有答应，许弟子们用「自己的话」去学。这句话历来有两种读法，一说是弟子各自的方言，一说是佛陀自己说的那种话；照流传更广的前一种读法，话要落在听的人听得懂的地方。

八十岁那年，他病倒在路上。侍者阿难担心他还没有给僧团留下交代。他说，我讲法没有分里面和外面，如来没有攥在「老师拳头里」不教的东西；我也从没想过僧团要由我来领导。前面那句「以自己为洲渚」，就是在这前后说的。在拘尸那罗的两棵娑罗树之间，他三次问弟子们还有没有疑问，有就现在问，别日后后悔。没有人问。他最后的话，大意是：一切因缘和合的东西都会坏灭，要不放逸，努力去完成。

◆ 四、那一刀：此有故彼有，和一个不生的终点

先照判词三句法，把第一把刀落下去。

他看见了什么「长」。佛陀看见的「长」，比这本书里的大多数人都彻底。他的核心，后世叫「缘起」，《杂阿含经》里反复出现的说法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个在，那个才在；这个起来，那个才起来。苦不是命定的，是一环扣一环缠出来的；苦的止息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把那几环一环一环解开。站上《佛法的SDE解构导论》把缘起性空读作 S=F(D,E)：一个显露出来的样子（S），是由走过的路（D）和脚下的地（E）一起生成的，离了路和地，它没有一个单独的本来。本章照这个口径。

落到教育上，他看见了三件事。第一，没有一个藏在里面、等着被认出来的「本来的自己」。他那个时代，奥义书的老师们教人认出一个永恒不变的「我」，上一章的耶若婆佉就是代表；佛陀恰恰说，你找不到这样一个我，你是一串正在发生的东西。第二，学是一点一点来的。他打过一个比方：大海是一点一点往深处去的，没有一下子陡落的悬崖；学法也是次第地学、次第地做、次第地进。第三，教是在两个人之间长出来的。一池莲花，每一朵的深浅都不一样，同一句话落在不同的人身上，长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要看人说话。用九宫之外的三号位说，应机说法是一种二号位的教法：道理不在老师一个人手里，也不在学生一个人心里，在两人一来一回的那一刻。

他在哪一步收回。收回落在终点上。四谛的第三谛，第 47 号读作「可能的样子」，这是往「长」这一边读的，本书接着判。可是佛陀本人讲到这个终点时，有时把它说成一个本来就在的东西。经里有一段著名的话，大意是：有一个不生、不成、不作、无为的；要是没有它，从生、成、作、有为里出离，就不可能了。照这种说法，终点不是在路上长出来的，是本来就在那里，路只负责走到。站上那本书把涅槃也读成一种发生：苦链怎样一环一环止息。本书不改这个读法，只指出佛陀本人说到终点时，措辞里有「本来就在」的一面。而且这个终点对谁都一样：国王和剃头匠，走的是同一条八支的路，到的是同一个地方。

收回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这台机器在他本人那里还很轻，只是一个「不生」的终点，加一个对所有人都一样的诊断。另有一粒种子：经里还有一句，大意是心本来是明亮的，是被外来的尘垢染污了。这粒种子后来长得很大。到了汉地，「本来清净」「人人本有佛性」成了许多宗派的地基；通行本《坛经》里慧能那句「何期自性，本自清净」，已经是一台完整的「挖」的机器：清净本来就在，只等把尘擦掉。所以本书读他：主字「长」，收回处成「挖」；而且在传播中，一代比一代挖得深。

再照发生命名律的四问走一遍。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两类。一类是「偏」：人学东西最容易卡在两头，要么松得一事无成，要么紧得把自己拧断。一类是「对机」：同一句话，对这个人是药，对那个人是毒。两类都是真的，带过孩子、当过老师的人都见过。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在成年人、自愿来学、身后有一个托底的团体的时候；在老师和学生能面对面、一次一次对话的时候；在一个人被一个具体的苦逼着、非找出路不可的时候。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人生有苦」被说成对所有人都成立的同一个诊断、一条路被说成对所有人都是同一条路、终点被说成对所有人都是同一个终点的时候。药可以看人，病和痊愈的样子却不看人了。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恰恰是「应机」本身。他怎样一眼看出这个人是水底的莲花，还是水面的莲花？经里把它归给了佛的一种特别的眼力，没有写成一套可以学的功课。弟子们背得下他对每一个人说过的话，却学不到他当时凭什么选了这一句。

◆ 五、缝隙在哪里：调弦的人，两头的弦都拧到过尽头

把他写下的和他活过的并排放，缝很清楚。

他教给弟子的，是一根不松不紧的弦：别沉在享乐里，也别折磨自己。他替僧团定的规矩也是这样。他的堂弟提婆达多要求把住在林中、只吃乞来的食物、只穿破布缝的衣服之类的苦行，定成人人必守的规矩，佛陀没有答应：愿意守的可以守，不强求。他替弟子把两头都挡住了。

可他自己是怎样找到中间的？二十九年，三座宫殿、几处莲池、雨季里一步不下楼的四个月，这是松到了底。六年，止息、断食、一把骨头，这是紧到了底。他跟萨遮迦讲那段苦行时说得明白：再往前，没有更苦的了。正因为两头都撞到了墙，他才敢说两头都不通；五位同伴肯站起来听他讲，也是因为他们亲眼见过，这个人苦行比谁都狠。

【缝隙定位卡】 大师：佛陀（教化·宗教，约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生卒诸说不一） 理论站在：D3 优化约束 · 误差（中道：不偏两头，把弦调在不松不紧） 中心主义名：误差中心 人生另活：冗余（证据：二十九年宫中生活，三座宫殿、莲池；他自述的「极为娇贵」， 后来成了他看清享乐一头的底子） 损耗（证据：六年苦行，把身子耗到极处；向萨遮迦自述「没有比这更苦的」； 五位同伴因此肯听） 缝隙位置：格内（D3） 第二道缝：九宫之外 · 三号位。教法站二号位：应机、对话、僧团；阿难说善友是修行的一半， 他纠正说是全部。他觉悟那一夜却在三号位：两位老师已离开，五位同伴已走， 树下只有他一个人。 保底：对已经在一头上吃过亏的人，对自愿来学、有僧团托底的成年人，他是对的—— 逼一个人再把苦行走到尽头，是纯粹的消耗；中道替后来的人省下了六年，也可能省下一条命。

> 他教的是琴弦不松不紧，他靠的是两头都拧到过尽头。 缝为什么落在这里？第一个原因是心疼。他差一点死在林子里，当然不愿意弟子再走一遍，于是把逼出自己分寸的那两段日子，从教法里整个拿掉。这不是隐瞒，他把苦行讲得很细；他只是不让弟子照着去做。

第二个原因是：能教的写成了理论，只能走的留在了人生里。「中道」可以说出来，一句话就说完了；两头的尽头说不出来，只能走到。舅舅对封家说「走中间」，说的是真话，可那句真话落在一个没撞过墙的人身上，只是一个数字。

还要补一句，宫里那二十九年不只是「松」。它也是一片地：他受过当时贵族子弟的教育，见过权势和享乐走到顶是什么样子，所以后来说起享乐那一头，他不是隔着墙猜的。这份看似白白过掉的富余，后来成了底子。

有意思的是，他的中道教法最灵验的时候，恰恰是对已经撞到一头的人。那个脚底磨破的年轻人，已经把弦拧到了快断，佛陀才用琴弦点他；那位抱着死去孩子的母亲，已经被痛推到了尽头，一粒芥子才点得醒她。中道不是替人把两头都封死，是在人撞到一头的那一刻，把他拨回来。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他的教法里写得最足，而且传了下来：持戒、禅坐、经行，一样一样按次第加上去；琴弦的比方，就是教人怎样拿捏自己用功的分寸。

现实界台阶：√。碰人碰事的难，他也写进了规矩。比丘每天托钵乞食，施主给什么吃什么，面对的是自己挑不了的人；一年大半在路上走，雨季三个月和一群人同住一处；安居结束，还要请别人当面说出自己的过失。律藏里的戒条，多是一件真事发生以后才定下来的，规矩本身就是在碰事里长出来的。

理念界台阶：〇。这一格统稿时按全书统一的尺重打过一次，原稿打的是 √（初判），现在降为 〇，理由要说足，因为他在三十位里是离这一级最近的几位之一。

先把他设下的东西摆出来，一样不减：迦罗摩人那一问，他答的是连老师也要拿来检验；临终前三次请弟子提疑问；据经文记载，他还说过弟子应当考察如来本人，看他是否真如所说；最后一次远行的路上，他留下一套办法——有人声称「这是我亲耳从佛陀那里听来的」，大家不要急着信，也不要急着驳，先拿去跟经和律一条一条对，对得上才收下。这几条都写进了经律，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放在整部教育史上，这是极了不起的一格。

可按统一的尺，理念界 √ 要的是另一样东西：一个会回话、而且有权说「你错了」的对手，以及学生被驳倒以后要改自己的那个地方。他设进经律的，是一把尺（会不会带来苦）和一套比对的程序（跟经和律对）。尺和经律都不会回话，也不可能被学生驳倒——比对不是对驳。按规则二第（c）条，「只说过要反省、要检验的，不够 √」，他的迦罗摩经正是这一类里最高的一例，仍属这一类。再加两处原来就写明的弱处：检验只有一把尺子；世界是不是永恒、人死后还在不在这一类追问，他一概「不答」，毒箭的比方把这一类争论挡在了门外。

所以这一格登 〇，而且是全书二十四个 〇 里最可惜的一个：他自己在这一级上走得比谁都远——两位老师的最高处，他都亲身学到，再亲手放下；一生与外道当面论议。他把「检验」留给了学生，没有把「被驳倒以后改自己」留给学生。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长；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〇

◆ 七、顶住战：提婆达多嫌他太松，耆那的人说他退了

第一位反驳者，和他同一个僧团，是他的堂弟提婆达多。前面说过，提婆达多要把几种苦行定成人人必守的规矩。他的意思可以这样转述：一个僧团要是只讲不松不紧，大多数人就会往松的那一头滑。佛陀没有答应，提婆达多后来带着一部分比丘另立门户，这是僧团史上第一次大的分裂。

本书让一步：提婆达多看到了一件真事。没有硬的规矩，多数人确实会往松处滑，后世僧团几度戒律松弛，印证了这一层担心。佛陀自己也没把苦行一笔勾掉：愿意守的可以守，他的大弟子大迦叶就以守苦行出名。可提婆达多走到了另一头：他要把一个人的尽头，变成所有人的日常。一个人自愿走到头，是台阶；所有人被规定走到头，是枷锁。

第二位反驳者是对手。和佛陀同时代的耆那教，以苦行严格出名。那位叫萨遮迦的辩论家，是耆那一路的信徒，他来找佛陀辩论，话里的意思是：你们这一派只修心，不好好锤炼身体。佛陀怎么回答？他没有讲中道的道理，而是把自己六年苦行一段一段讲给对方听：你说的那种苦，我走得比谁都远。

本书也让一步：这一回，对手说中了一半。佛陀回击靠的恰恰不是中道，是那个尽头。一个没走过苦行的人说「苦行不通」，萨遮迦不会服；一个把苦行走到尽头的人这么说，才有分量。中道的分量，是从两头借来的。可对手也只说中了一半：苦行走到尽头，给的是说话的分量，不是那一夜的明白。佛陀自己说得清楚，明白是在他放下苦行、想起那棵阎浮树之后才来的。尽头是必经的，却不是答案本身。

还有一种反驳来自后来的自家人。汉地禅宗一路讲「本来清净」「直指人心」，意思是用不着走那么长的次第，一念认出来就是。这一路替许多觉得自己没希望的人卸下了担子，这是它的好处；可它把佛陀的「长」往「挖」那边又推了一大步，连路都不太要了。

三方放在一起看：提婆达多要把尽头变成规矩，耆那的人说尽头才是本事，后来的自家人说连路都不必走。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中道不是两头之间的一个刻度，是两头都撞过墙的人手上的那点分寸；教中道的人，不该把两头都封死，该让学生在有人托底的地方，按剂量碰一碰两头。

◆ 八、世界写回他

佛陀身后，他的话先是靠弟子们一遍一遍地背诵传下来的，相传他去世后不久，弟子们就在王舍城聚会合诵过一次。僧团本身成了一种学校：出家、受戒、跟一位师父住、背诵、问答、辩论。后来寺院越办越大，印度东部的那烂陀寺，大约从五世纪起兴盛了七百来年，直到十二世纪末被毁，成了一座讲经辩论的大学，唐代的玄奘就在那里求学多年。到了汉地，有了丛林、禅堂和一整套清规；在今天东南亚的一些地方，男孩子一生里短期出家一段日子，仍是长大成人的一部分。

缝就在这条路上一点一点变宽。在佛陀本人身上，「中道」背后站着宫殿和苦行林；到了后世的口头禅里，它常常变成了「凡事别太认真」「和和稀泥」。「应机」本来是看清这个人卡在哪儿，传到后来，有时被说成了「看人下菜碟」。「自

灯明，法灯明」说的是别把老师当终点，可许多学佛的人最用力的，恰恰是找一位老师来依靠。《金刚经》说法如筏，过河要舍；后世一部一部的经论，却常被扛在肩上。

问答这一路倒是传得最久。汉地讲经的法师要随时接住听众的提问；禅宗的师徒之间，一句问、一句答、一记棒喝，留下了成百上千则公案。可公案一旦被编成集子、拿来一则一则地参，原来那个「看这一个人、说这一句话」的现场，又被收成了一套标准题。应机，也会被做成一张题库。

到了 AI 时代，有一件事很值得多想一想。「应机」正是今天学习软件最爱说的一个词：看你的水平出题，看你的错处讲解，一个人一套。这一半，机器正在接手，而且接得很快，它能把「装」和「挖」都做得很体贴。可它接不走的，是走到两头的那两段日子。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大模型回答问题，最常见的姿态就是不偏不倚、两边都说一点。它是一根永远调在中间的弦；可它从没在哪一头撞过墙。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位换着说法的医生

只学他理论的人，大致有这样几种。有学「中道」的家长，像栗子的舅舅，逢事就说「别太严也别太松」，说得都对，从没在哪一头真走过一步；有学「应机」的老师，对每个学生都说他爱听的话，一团和气，谁也不得罪；有学「自灯明」的年轻人，谁的话都不肯听，把「自己检验」当成了「只信自己」。他们学到了中间那个样子，碰到需要分寸的时候，手上却没有分寸，因为分寸是从两头的墙上碰出来的。

设想有这样一位医生，姓詹，在一家区医院的老年病门诊坐诊二十多年。骆姐带着自己的父亲和婆婆一起去看他，两位老人都是血压的老毛病，一前一后进诊室。骆姐在旁边听着，觉得奇怪：对父亲，詹大夫说得很轻，「问题不大，药按时吃，少操心」；对婆婆，他却板着脸，把不按时吃药的后果一样一样说给她听，说得老太太脸都白了。出门以后骆姐才想明白：父亲是个一点小事就睡不着觉的人，婆婆是个药吃两天就忘的人。

詹大夫在医院里带年轻医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跟老人说话，别说得太吓人，也别说得太轻巧，要看人。年轻医生都点头，记在本子上。

可詹大夫自己是怎样练出这一手的？他很少提。刚工作那几年，他照着书本，什么都说全：并发症、风险、最坏的结果，一条不落。有一位老人被他说得回家不敢吃饭，儿女找到医院来。他吓坏了，走到了另一头：往后什么都往轻里说，「没事，放心」。又过了一年多，一位老人听了他那句「没事」，再没来复诊，下一次是被救护车送来的。两头他都走到了墙上，才慢慢摸出看人说话的那点分寸。

天花板出在徒弟身上。一位刚来的年轻医生，把「别太重也别太轻」当成了一条规则，对每一位老人都说同一种不重不轻的话，温温吞吞，谁也吓不着，谁也没听进去。碰到一位真需要当面把话说重的老人，他还是那一套中间话。

后来詹大夫想明白了一点。他不再只教那句话，而是把自己当年那两份病历找出来，隐去姓名，讲给年轻医生听：这一头是我说得太重，那一头是我说得太轻。门诊结束以后，他让年轻医生跟着家属走一段路，问一句：今天哪句话说重了，哪句说轻了？让他在有人托底的地方，一点一点碰一碰两头。

照四步查一遍。一，詹大夫嘴上信的是「不重不轻、看人说话」，和佛陀的中道、应机站在同一格。二，他真正靠的是年轻时两头都走到了墙上，和佛陀的宫殿与苦行对得上。三，天花板出在只学到中间的人身上，中道成了一个刻度，和本节开头那几种追随者对得上。四，补法是把两头的经历按剂量还给徒弟，让家属当面说出轻重，和第七节那句新话、和雨安居结束时的「自恣」都对得上。四步都对上了。

带走的话

中间不是量出来的，是两头都撞过墙的人摸出来的。教人不走极端，要让他在有人托底的地方，先碰一碰两头。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D3 优化约束，格内：教法站「误差」（不偏两头），人生另活「冗余」（宫中二十九年）与「损耗」（六年苦行）；第二道缝在九宫之外的三号位（教的是善友是全部，觉悟那一夜只有他一个人）。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琴弦不松不紧，他靠的是两头都拧到过尽头。

第 12 章

泰戈尔：树下的歌，河上的账

这一章的问题

把孩子带到林子里、带进歌里，让他自由地长，够不够？一个一辈子把美放在教育正中间的人，自己又是靠什么长成的？

◆ 一、营地里的那只小钱包

设想一个十月的周末，顾峥和妻子夏蕾带着十岁的女儿顾安，开车一个半小时，到城郊一片水库边上露营。出发前夫妻俩商量好了三条：不带平板，不布置作业，不讲任何「知识点」。夏蕾在家长群里看过一篇文章，说孩子最好的老师是大自然，一片树林胜过十节课。他们想给女儿两天完全自由的日子。

头一个钟头，顾安确实很快活。她躺在防潮垫上看云，捡了一口袋松果，又蹲在水边看小鱼。第二个钟头，她开始问「接下来干什么」，第三个钟头，她坐在帐篷口，拿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说有点无聊。夏蕾有点失望：书上说孩子到了林子里会自己长，怎么长着长着就停了？

转机出在下午四点。营地下面就是河，租船的棚子五点收摊，顾峥正在跟邻帐篷的一家人合力支天幕，腾不出手。他随手把一个小钱包递给女儿：「里面一百块，去租一条船。问清一小时多少钱、押金几多，交完钱把条子和零钱拿回来，再把账报给我。」

顾安捏着钱包跑了。回来的时候她满脸通红：船比她以为的贵，押金还要另付，管船的叔叔又说小孩不能单独上船。她跟人家商量了半天，改成租半小时、让爸爸一起上，又跑回来问行不行。她把押金条和找回的零钱摊在折叠桌上，一张一张数给爸爸听，数到最后差了两块，她急得又翻了一遍口袋。

那天晚上，她在营火边说个不停，说的全是河边那半个钟头：管船的叔叔怎么跟她讲价，邻帐篷的哥哥怎么教她看押金条上写的字，差的那两块钱最后在鞋里找到了。至于白天看过的云和松果，她一句没提。

把这个下午再看一眼。父母给她的，是一片自由的林子；让她那个下午长出东西来的，是一只要报账的钱包，和一个不肯让小孩单独上船的管船人。

一百五十年前，印度有一个十一岁的男孩，第一次跟着父亲出远门，进了喜马拉雅山。他后来一辈子记得山上的雪松林，记得满天的星星；他也记得，父亲把路上用的一只钱匣子交给他保管，要他记账。这个男孩后来办了一所在树下上课的学校，写过一则把死板学校讽刺到骨头里的寓言。他叫泰戈尔。

◆ 二、他说的秘籍：别把鸟关进金笼子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孟加拉人，诗人、作曲家、画家，191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的亚洲人。在教育这件事上，他留下的不是一本体系化的教育学，而是一些讲演、散文、一则寓言，和一所一直办到今天的学校。

先说那则寓言，它最出名，名叫《鹦鹉的教育》（1918）。大意是这样的：一位国王养了一只鸟，鸟会唱歌，会飞，可是什么书也没读过。国王说，这样无知可不行，得教它。于是学者们开会，说鸟之所以无知，是因为它住在草搭的窝里，得先给它造一只金笼子。金匠造了一只极华丽的金笼子，远近的人都来看，个个称赞。接着学者们开始教：把一页一页的书往鸟嘴里塞。鸟不能唱了，连叫也叫不出来。它有时候清早扑一扑翅膀，看守的人就把翅膀剪了，给脚上了链子。后来鸟死

了，谁也说不清是哪一天。国王的外甥来报告：鸟的教育完成了。国王用手指戳了戳鸟，鸟一声不响，肚子里只有纸页沙沙作响。窗外，春风吹过新叶，叹了一口气。

这则寓言骂的是什么，一读就懂：学校成了金笼子，教育成了往嘴里塞纸，所有人都在称赞笼子，没有人问鸟还唱不唱。

那不塞纸，要怎样教？他的主张可以压成三句大白话。

第一句，孩子要在自然里长。他觉得城市里的学校像工厂，孩子被关在四面墙里，按钟点被灌东西。他要把课搬到树下，让孩子看得见天，赤着脚也不要紧，季节变了，课也跟着变。

第二句，孩子学得最多的时候，往往不是被人盯着教的时候，而是在一片好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吸进去的时候。他常说，孩子的心像海绵，身边的歌、画、树、说话的人，都在往里渗。所以学校最要紧的，不是课表，是那一片空气：要有歌，有节日，有画画的人、写诗的人，有真心在做学问的先生。

第三句，老师自己得还在学。有一句常被归到他名下的话，意思是：一盏灯要点亮另一盏灯，自己得一直燃着。一个早就不再学习的老师，只能把自己肚子里的纸页，一页一页塞给孩子。

在他的文字里，教育最高的目标不是记住多少东西，而是让一个人的生命和周围的一切合上拍：和树、和河、和别的人、和整个世界合上拍。他 1916 年到 1917 年在美国讲演，其中一篇就叫《我的学校》，后来收进《人格》一书，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用本书的三个字来读，他的主字是「长」，这是初判。孩子不是容器，他没有要往里装；他也不太说孩子心里藏着一个现成的答案等人挖。他说的是：孩子在一片有树、有歌、有活人的土里，跟着一起过日子，就长出来了。老师也在长，学校也在长。卷一和卷二前两章的教育家里，能这样把一片活土当作教育本身的人，不多。

先说他对在哪里。第一，他看见了「装」的死法，而且看得极早：他 1892 年写过一篇《教育的颠倒》，批评当时的学校，说孩子用一门不懂的外语死背课本，学得没有一点滋味。这比很多西方进步教育家的批评还早。第二，他看见了氛围是会教人的：一个家里天天有人唱歌，孩子不用上音乐课也会唱。第三，他看见了美不是装饰，是一条学习的路。一个孩子在歌里记住的季节，比在课本上背下的季节要牢得多。第四，他看见了老师不能停。这四样今天都没过时。

◆ 三、土和路：大宅子，雪松林，一条河，一片红土地

乔拉桑科的大宅子（1861—1878）

他生在加尔各答北边一座叫乔拉桑科的大宅子里，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上面有十几个哥哥姐姐。父亲德本德拉纳特是宗教改革团体梵社的领袖，人称「大仙」。这个家在当时的孟加拉很特别：大哥是哲学家、诗人，二哥是第一位考进英国文官系统的印度人，五哥作曲、写剧，一个姐姐是小说家。宅子里有人办刊物，有人排戏，有人开音乐会，客人里多的是文人和乐师。

他对学校的记忆，几乎全是坏的。他先后进过好几所学校，东方学校、师范学校、孟加拉学院，后来还进过一所教会学校，没有一所待得住。他在回忆录里写，在师范学校里，他坐着一年一年地数，数还要熬多少年。

可是另一面也要看见。他虽然逃学，在家里却一点也没闲着。三哥对弟弟们的功课抓得很紧，家里请的先生比学校的课还多。据他自己回忆，天没亮就起床，先跟一位摔跤师傅过一两招，一身尘土套上衣服，接着上文学、数学、地理、历史；放学回来有图画和体操先生等着；晚上一位医学院的学生来教英文，九点以后才得空。星期天上午学唱歌，还有人来演示物理实验；教室里挂着一副用铁丝串起来的人体骨架，有人专门来讲骨头的名字。梵文语法要背，他说背得牙都快断了。

这是一个逃学的孩子，也是一个被满满一屋子大人从早教到晚的孩子。

喜马拉雅的雪松林（1873）

十一岁那年，他行过成年礼，父亲带他出了一趟几个月的远门。先到父亲在孟加拉乡下买下的一片地，那里有芒果林，叫圣蒂尼克坦，意思是「和平之乡」；再到阿姆利则；最后上了喜马拉雅山，住在达尔豪西附近山顶的一座房子里。

他后来写这一段，写得最亮的是自由：父亲不拦他，让他拄着铁头手杖，一个人钻进山下那片雪松林，在几百年的大树之间乱走。晚上父亲把椅子搬到屋外，指着满天星星给他讲星座。

可同一章里，还有另外几样东西。天还没亮，父亲就把他推醒，背梵文变格；太阳出来以后，是一小时英文；十点钟洗冷水澡，不许仆人兑一壶热水。一路上，父亲把装着路费的钱匣子交给他管，要他记账，他有一回忘了交还，挨了一顿说。父亲还让他每天给那块贵重的金表上弦，他上得太卖力，表只好送回加尔各答修。他自己也说得明白，父亲这是在练他的责任心。

他在同一本回忆录里还顺手提了一句：很多年以后，他受命管理家里的田产，因为父亲眼睛不好，他每个月要把账目一项一项念给父亲听。十一岁手里那只钱匣子，后来变成了一本很厚的账。

河上的十年（1878—1901）

十七岁他被送去英国，想让他学法律，一年多以后没拿学位就回来了。二十岁出头，他已经是孟加拉有名的年轻诗人，十六岁起就在哥哥们办的家庭刊物《婆罗蒂》上发文章，第一篇就是批评一部孟加拉名家的长篇史诗，他后来自己承认那篇写得又冲又狂。

二十九岁前后，父亲派他去东孟加拉管理家族的田庄。此后十来年，他常年住在帕德玛河上的一条船屋里，在几处田庄之间来回：收租、看账、处理佃农的纠纷，碰上水灾旱年，还要想办法减免、周转。这是他一生里离「诗人」最远的差事，也是他第一次长时间地住在穷人中间。1905 年前后，他在帕蒂萨尔田庄办起

了一家农业银行，借钱给农民，想让他们少受高利贷的盘剥。他许多写乡村小人物的短篇小说，都是在这条河上写的。他关于乡村、关于教育的想法，也是在这里一点点攒起来的。

红土地上的学校（1901—1941）

1901 年 12 月，四十岁的他离开河上的船屋，回到父亲当年那片芒果林，开了一所小学校，头一批只有五个学生，他的长子也在里面。课就在树下上。

学校开起来的头几年，他接连送走了妻子、一个女儿、父亲和一个小儿子。这些事只一句带过：他是在一连串丧失里，把这所学校撑下来的。钱一直不够，据记载，他为学校变卖过家产，四处募款。

1913 年诺贝尔奖来了，据记载，奖金存进了他在田庄办的那家农业银行，借给农民，利息拿来贴补学校。名气也来了，他开始周游世界讲演。1916 年到 1917 年，他在日本和美国讲「民族主义」，批评拿国家当机器的狂热，两边的听众都有不少人冷下脸来。1919 年，为抗议英军在阿姆利则开枪屠杀平民，他退还了英国授给他的爵位。

1921 年，这所学校扩成了一所国际大学，叫维斯瓦巴拉蒂，意思大致是「世界与印度相会的地方」。第二年，他在离学校三公里左右的村子边上，办起了一个乡村重建的学院，叫斯里尼克坦，请一位在美国学农的英国青年埃尔姆赫斯特来主持，教农民种地、合作、手工，又为村里的孩子办学。六十多岁以后，他在涂改手稿的时候，把删掉的字连成了花纹和怪兽，就这样开始画画，一画就是两千多幅。

1941 年 8 月，他在加尔各答那座大宅子里去世。

把这四段连起来看：一个逃出学校的孩子，是在一屋子先生中间学满了一天又一天的；一个写林子与星空的诗人，最长的一段成年日子，是在河上替家里收租、替佃农发愁；一个说「让世界在这里安成一个巢」的人，最响的几年，是在讲台上跟整个时代争。

◆ 四、那一刀：看见了一片会教人的土，收成了一首本来合拍的歌

第一把刀：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他看见孩子是在一片活的土里长出来的。这片土不是课本，是一整个过日子的地方：树、季节、歌、节日、一起干活的人、还在学的先生。孩子在这片土里，不是坐着被装，而是跟着一起过，过着过着，歌就会唱了，季节就认得了，别人的难处也看得见了。更难得的是，他看见土会被人改：学生排的戏、画的画、唱的歌，回过头又成了学校这片土的一部分。这是一次很干净的对「长」的看见。

他在哪一步收回？在「合拍」这两个字上。他给这场「长」找的最后根据，不是一片土、一条路，而是一个本来就和谐的宇宙。孩子一生下来，心就和万物是合拍的，就像一只会唱歌的鸟；学校要做的，只是别把他关进金笼子，别塞纸，把他放回林子里，他自然会和世界重新合上拍。长出来的歌，被说成了本来就在那里的一首歌，教育只要不走调。

收回底下的那台机器，叫「本来合拍的宇宙」。它有古老的来源：他父亲一生诵读的奥义书，讲的是人和宇宙本来是一体。他的学校以一句古代经文作校训，意思是让整个世界在这里安成一个巢。巢是现成的，鸟只要回去。

三句连起来：他看见孩子是在一片有树、有歌、有活人的土里长出来的，而且长出来的东西会回头改这片土；却把这场长说成是回到一个本来和谐的宇宙；底下那台机器，是一首早就谱好、只等孩子跟着唱的歌。

也要说清楚：这台机器比卷二前两章的轻得多。耶若婆佉要人认出本来的自己，那是一个藏在心底的真我；泰戈尔要人合上的拍，一半在宇宙里，一半在一所真实的、天天要排戏、要种树、要募款的学校里。所以本书把他的主字读作「长」，把「挖」记在他收回的地方。

还有一处读法要摆出来，免得读者以为本书只挑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他爱用「吸」这个字：孩子像海绵，把身边的东西吸进去。「吸」也可以读成一种更柔软的「装」：土替孩子准备好，孩子只管吸。本书没有这样读，是因为他同时要孩子爬树、种地、排戏、自己定规矩，孩子不只是在吸，也在往这片土上添东西。可是这个读法的弱处要记下：在他写得最美的那些段落里，孩子常常只是一个安静地吸着空气的人。

发生命名律四问。

一问，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氛围的教育」：孩子在一片有人唱、有人画、有人真心做学问的空气里，会不知不觉学到很多没有人专门教的东西。这件事每个家长都见过：家里有人天天读书，孩子多半也拿起书；家里有人唱戏，孩子张嘴就是腔调。

二问，在什么条件（E）下为真？在一片本身就很浓的土里为真。乔拉桑科的大宅子是这样的土，一屋子人天天在创作，孩子吸进去的全是好东西；圣蒂尼克坦最好的年头也是这样的土，他本人在，一流的画家、乐师、学者被他请来，天天在做事。换一片土，氛围是稀的，孩子一样在吸，吸进去的可能是短视频和电视购物。「吸」本身不挑东西，挑东西的是土。

三问，在哪一步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孩子本来和万物合拍，只要放回自然就会长」这一步。一旦这样说，土的浓淡、土是谁造的、造土要花多少钱和力气，就都退到了后面，站到前面的是林子和天空。

四问，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留下的是「造土的那双手」。谁都看得见，圣蒂尼克坦的那片空气不是林子自己长出来的，是一个人几十年募款、请人、写歌、排戏、跟人争出来的；可是在「合拍」的语言里，没有一个词专门写这双手。

◆ 五、缝隙在哪里：林子是现成的，歌是排出来的

先检验一件导论交代的事。第 166 号读完二十位大师，三十个视角里两边都没人碰过的，只剩「美」。本书第八章的蔡元培，是第一位理论站在美上的人，可他的人生那一栏里，美仍然空着。泰戈尔是这一格的第二位候选。本章照实检验，不为填格子歪判。

第一问：他的理论站在美上吗？本书初判：站在美上，证据比蔡元培还要直接。蔡元培讲的美，是人对着一轮月亮时松开计较的那种静观；泰戈尔讲的美，是一个人和万物合上拍，而他真把它做成了课程：季节的节日、树下的歌、全校一起排的戏、专门的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他常说自己办学是作为一个诗人来办的，不是作为一个教育专家。证据弱处：他的文字里「自由」出现得和「美」一样多，也可以读作 D1 的「自由」中心。本书取「美」，理由是他要的自由，是为了让孩子和世界合上拍；自由是路，合拍才是朝向。还要对一下第 47 号的前判：那本书把他读作「E 的扩展」，把学生脚下的地从教室和考试扩到自然、艺术和别的文明，美是让学生留在场里的那股吸引。本章接着判，不改判：地往哪里扩，是他的路；扩出去以后朝什么亮起来，是美。

第二问：他的人生另活在哪里？这里要格外小心。他的人生里，美一点也不少：两千多首歌，一辈子的诗，六十多岁才开始的两千多幅画。所以不能说他教的是美、靠的不是美。美在他的理论里，也在他的人生里，「美」这一格，从他开始理论和人生两栏都有人了。

缝不在美与不美之间，缝在美旁边的两样东西上。一样是善：河上那十年，他替家里收租，也替佃农发愁，他在那里看见了诗里没有的穷，后来办农业银行、办乡村重建，都是从这条河上来的。另一样是真：从十六岁在家庭刊物上批评一部名家史诗，到五十多岁在日本、美国讲台上逆着时代说话，再到后来跟甘地笔战，他一辈子都在跟一个道理、一个对手认真争。这两样都把他推向前，可到了他写下的教育里，站在正中间的是一个巢、一片林子、一首歌；善被放到了几公里外的另一块地上，真留给了他自己的讲台。

【缝隙定位卡】 大师：泰戈尔（教育·诗与办学，1861–1941） 理论站在：S3 价值维 · 美（在树下、季节和歌里与万物合拍；中心名：美中心，初判） 人生另活：善（证据：约 1890–1901 年帕德玛河上管理田庄，收租、断纠纷、看见佃农的穷； 1905 年前后办农业银行、1922 年办斯里尼克坦乡村重建） 真（证据：十六岁在《婆罗蒂》上批评名家史诗；1916–1917 年日本、美国讲「民族主义」 遭冷遇；1919 年退还爵位；1921、1925 年与甘地笔战） 缝隙位置：格内（S3）。与蔡元培同格同形，不同在于：他的人生一栏里，美也实实在在地有 第二道缝：九宫之外 · 显露光谱。理论里的美是秩序态（本来合拍的宇宙、现成的巢）； 人生里的美是介生态（一屋子人办刊、排戏、挑剔；涂改的手稿长成了画） 保底：对一个被金笼子、外语死背、钟点灌输压住的孩子，把他带回林子、带进歌里， 是对的，而且对得极深；在一片本身很浓的土上，氛围真的会教人。

第二道缝要多说几句，它接的正是导论第五节那句话：泰戈尔批评死板的学校，自己却在一个满屋子诗人、乐师和先生的大家庭里长大，这片地他写得很少。本章查下来，要收窄一点。导论那一句原文不改，这里只登记一句收窄（卷末附录四同时登记）：他不是没写那片地，他写下了那片地上的空气，没写下那片地上的排练。那个家，他在回忆录里写得很细，而且他其实把它搬到了学校里：圣蒂尼克坦最好的年头，就是一座满是画家、乐师、学者的大宅子。他没搬过去的，是那个家的另一面：天没亮的摔跤和梵文，冷水澡，钱匣子，一本请名家看了也敢挑刺的家庭刊物。那个家里的美，不是躺在林子里等来的，是一屋子人天天排练、互相挑剔、一遍遍改出来的。他写下了那片空气，没写下那份排练。

> 他教的是在树下跟着歌长，他靠的是在河上算账、在台上跟人争。 更短的说法是：他教的是树下的歌，他靠的是河上的账。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学校开办之初照古代「梵行学园」的样子办，据记载，作息简朴，早起、静坐、衣食从简；学生自己定规矩，还设过学生自己主持的评理会。排一出戏，要一遍一遍地练，这也是孩子跟自己较劲。这一级写进了办学，也传了下去。

现实界台阶：√（初判，打折）。他写了，也办了：斯里尼克坦教种地、手工、合作，1924 年又为村里的孩子办了一所边做边学的学校，叫「希克沙—萨特拉」，学生要去村里做事。打折在两处。一是地点：这一级大多办在几公里外的另一块地上，圣蒂尼克坦本校的孩子，碰到的现实主要是歌和林子。二是时长：1915 年甘地来访时带来「自己做饭、自己打扫」的试验，他当场赞成，据甘地自传，试验没有坚持多久。

理念界台阶：〇。他自己一生的理念界台阶极高：十六岁挑战名家，中年逆着整个时代讲「民族主义」，晚年跟甘地公开争，1930 年在柏林附近和爱因斯坦谈「真理离开人还在不在」。他的学校也请来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可是这所学校的方向是「一个巢」，是各种文化在这里合拍，不是让一个学生站出来跟一位先生、一种说法认真争一场，争输了改掉自己。他给自己留了讲台，给学生留的是歌。证据弱处：学校请来的外国学者开讲座、学生听不同文明的课，也可以算作理念界的一种碰撞；本书初判它更像「相会」，没有设成「争一场、输了改」的台阶，待合论统一口径。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长；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〇

◆ 七、顶住战：一位诗人，一位圣雄

第一位来自同一阵营，是爱尔兰诗人叶芝。1912 年，泰戈尔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带到伦敦，叶芝读了大为感动，替《吉檀迦利》写了序，还动手润色了译稿。这本小书第二年替泰戈尔带来了诺贝尔奖。可是二十多年后，1935 年，叶芝在给朋友罗森斯坦的一封私人信里说了很重的话，大意是：泰戈尔后来不再让懂行的英国诗人帮他改，自己动手把诗一本本译出来，结果越译越软，成了感伤的东西。

第二位是对手，也是他的朋友，甘地。两人互相敬重，可在要紧处寸步不让。1921 年，甘地号召学生离开英国人办的学校、焚烧洋布，泰戈尔写文章反对，说这是拿一个口号关上人的心，印度要的是心的自由，不是新的服从。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回了一篇，题目叫《伟大的哨兵》，敬他是替国家守夜的人，话却不让，大意是：诗人活在自己创造的美好世界里，可饥饿的人等不起一首歌，他们首先要的是活计。1925 年，两人又为纺车公开争过一回，那一场放到下一章甘地那里细说。

本书在哪里让一步？

让叶芝一步：他说对了一件事。美不是一个人在林子里等出来的，它要有一个肯挑剔的人在对面。泰戈尔最好的早年作品，是在家庭刊物、在哥哥们的剧本、在叶芝的红笔之间磨出来的；一旦对面没人了，歌就容易软。这正是理念界那一级台阶。

让甘地一步：他也说对了。一所只有歌和林子的学校，离饥饿太远。泰戈尔自己心里清楚，否则他不会在河上办农业银行，不会在 1906 年把长子送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农，也不会办斯里尼克坦。

可本书也要替泰戈尔说一句：他反对烧洋布、反对叫全国的学生一齐离校，并不是反对手。他怕的是任何一件事被抬成「人人都必须做的那一件」，这和他怕金笼子是同一种怕。他对甘地也不是一味地顶：1915 年那次自己做饭的试验，他当场说里面有自治的钥匙，据甘地自传所记；斯里尼克坦教的纺织、木工、制革，也都是用手的活。两人争的不是手要不要动，而是谁来决定手该做什么。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美不是一片现成的林子，是一场排练。林子只给了光和风，歌要一群人在一起一遍遍唱错、被人指出、再唱。泰戈尔一辈子都在排练，他交给学生的，常常只是林子。

回到开头那片营地。照这句新话，顾峥和夏蕾不必后悔带女儿来露营，林子是好的，云和松果都是好的。只是下次可以多带两样：一个要报账的小钱包，和一件要跟别人商量着做的事。晚上围着火，还可以问她一句：你觉得管船的叔叔不让小孩单独上船，有没有道理？让她跟爸爸认真争一争。

◆ 八、世界写回他

他身后，那所学校一直办了下来。1951 年，维斯瓦巴拉蒂被定为印度的中央大学，有了国家的经费，也少了一些自己做主的余地。树下上课的小学今天还在，春天的节日、种树的节日年年照办。2023 年，圣蒂尼克坦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他的歌走得比学校更远：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词曲都出自他手。他的学生和再传学生里，出过画家、雕塑家、电影导演，还有后来当了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那位主持斯里尼克坦的埃尔姆赫斯特，回到英国以后，1926 年在德文郡的达廷顿庄园办了一所进步学校，把他在孟加拉学到的东西带到了欧洲。1930 年，快七十岁的他还亲手给孩子编了一套孟加拉文识字课本，叫《简易读本》，请学校里的画家南达拉尔·鲍斯配了插图，至今还有孩子在用。一个骂了一辈子课本的人，最后也写了一套课本，只是他想让它读起来像一首歌。

缝在传播里也变宽了。在他本人身上，树下的歌旁边，始终有河上的账和台上的争；到学校制度化以后，学生要考大学，家长要文凭，学校不得不接上当地大学的考试，树下的课慢慢变成了课表里的一种上课方式；再传到今天，常常只剩一张照片：一群穿白衣的孩子坐在大树下，被当成「自然教育」「诗意教育」的招牌。照片里看得见林子，看不见那本账。

AI 时代，他的哪一处被机器接手？先是他最痛恨的那一处：往鸟嘴里塞纸页。今天的机器可以一秒钟塞进去一万页，而且塞得很温柔。更有意思的是第二处：机器也能做出「现成的美」了，一首配好了画面的歌，一片无穷无尽的好看的图，一个永远合拍的陪伴。一个只会在现成的美里合拍的孩子，最容易被机器养大。机器接不走的，是那场排练：唱错了有人指出、排砸了明天再来、账对不上要自己去翻鞋底、为一句话跟一个真人争到脸红。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间县城绘本馆

只学他写下的那一半，今天会卡在几个地方。

有一类家长，读了「让孩子回到自然」，周末把孩子往郊外一放，平时把作业、比赛、考试一概看轻，等孩子自己跟世界合上拍。孩子确实快乐，一碰到要算钱、要跟陌生人商量、要为一个分数去拼的时候，就不知道手往哪里放。有一类学校，把「诗意」「美育」写成办学特色，走廊挂满画，节日排满演出，可是从不让孩子站出来说一句「老师，我觉得这首诗不好」。还有一类大人，自己爱美、懂美，把孩子护在一个样样好看的巢里，舍不得让孩子碰一点难看的东西：账、争吵、穷。他们学到了树下的歌，碰到需要河上那本账、台上那场争的时候，就卡住了。

再说一个今天的故事。比如有这样一位妈妈，叫凌燕，在一座县城的老街上开了一间绘本馆，叫「青苔」。

她是真爱绘本。馆里一千多本书，是她一本一本挑的，灯光调成暖黄，地上铺着软垫，墙上画着一棵大树。她立了三条规矩：不考识字，不布置读后感，孩子想看哪本看哪本。她心里有一句话：好看的书，自己会把孩子领进阅读。头两年，来的孩子都很喜欢这里。

她自己说靠的是「美」。可这间馆撑下来，靠的其实是另外两样。一样是账。她做过八年会计，每个月把房租、水电、进书款、会员费一项一项记清楚；前年房租要涨，她拿着账本去跟房东老祁谈了三个晚上，最后签了三年的约。另一样是争。开馆第一年，不少家长问「看绘本能不能提高成绩」，她一个一个跟人讲，讲不通就办了一场家长沙龙，当面辩了两个钟头。

天花板出现在第三年。馆里最早的一批孩子上了三四年级，家长发现他们很爱看书，可是学校里一搞读书辩论，这些孩子不肯开口，觉得「每本书都好，有什么好争的」；馆里要办义卖，没有一个孩子敢去跟来买东西的大人讲价。凌燕这才看出来：她把最好看的那一半给了孩子，把让自己站住的那一半，账本和那场辩论，全留在了柜台后面。

后来她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每个周六设一个「小馆长」，由一个孩子当班：办借书卡，收逾期的一毛钱，月底跟她一起对账。第二件，每月办一次「这本书哪里不好」的晚上，孩子挑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专门找它的毛病，她和家长当对手，认真跟孩子争。

用四步查同构。一，她嘴上信的，是「好看的书自己会领孩子进门」，和泰戈尔的理论同站美。二，她真正靠的，是一本账和一场场跟家长的争，和泰戈尔靠河上的账、台上的争对上。三，她卡住的地方，是孩子长在一个样样好看的巢里，碰到要算账、要争的时候开不了口，和追随者卡在现实界与理念界对上。四，她补上的办法，是把柜台后面的账和那场争，按剂量搬到孩子面前，正是本章说的「排练」。四步都对得上。

带走的话

林子是好的，歌也是好的；可美不是现成的林子，是一场排练。学泰戈尔，把歌带给孩子，也把账和争带给孩子。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S3 价值维格内：理论站美（与万物合拍），人生另活善（河上十年）与真（台上之争）；第二道缝在显露光谱，理论的美是现成的秩序态，人生的美是排练出来的介生态。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在树下跟着歌长，他靠的是在河上算账、在台上跟人争。

第 13 章

甘地：教人用手纺线的人，先用笔写出了一架没见过的纺车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位主张「孩子要从一门手艺里学会一切」的人，自己是靠什么让全国的人都坐到纺车前面去的？手上长出来的本事，离了笔，走得了多远？

◆ 一、一只会晃的小板凳

设想一所城里的小学，六年级每周有一节劳动技术课。这学期的作业是做一只小板凳：四条腿，一块面板，两根横撑，不许用钉子，要用榫头插起来。劳技课的尤老师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张图，又把自己做的样品放在讲台上，让大家轮流坐一坐。

班上最会动手的是邝远。他从小爱拆家里的旧闹钟、旧收音机，工具箱比书包还沉。别人还在对着图纸量尺寸，他已经把四条腿锯好了；别人的榫头削得太松、一插就掉，他的榫头要拿小木槌敲才进得去。六个星期下来，他的板凳四平八稳，漆也刷得最匀，尤老师拿起来端详了半天。

宁苒的板凳却一直晃。她锯得不直，第一次做的四条腿长短不一，放在地上一按，东边一翘，西边一沉。她没有急着重锯，而是趴在地上看了很久，又拿一杯水放在面板上，看水面往哪边斜。最后她找出了三个原因：有一条腿锯短了两毫米；有一个榫眼凿歪了；教室的地砖本来就不平。

学期末有一个家长开放日，每件作品旁边要放一张卡片，写一写「我是怎么做的」。邝远的卡片只有一行字：做得很认真，没有返工。宁苒的卡片写满了正反两面，题目叫《我的板凳为什么晃》，画了三张小图，最后一行写着：先把地面找平，再怪腿。

开放日那天，家长们在邝远的板凳前点头、拍照；在宁苒的卡片前却站住了，一行一行地往下读。第二个学期，尤老师把宁苒那张卡片复印了四十份，发给下一届学生。那一届的板凳，晃的少了一大半。

在这间教室里停一停。邝远有一双真手，这没有疑问；可是让下一届四十个孩子的板凳都不晃的，是宁苒那张卡片。

一百年前的印度，有一位老人，要是走进这间教室，一定会先拿起邝远的板凳。他主张孩子的教育要从一门手艺开始，手上学会了，脑子和心也就跟着学会了。这个人叫甘地。这一章要说的是：他拿起邝远的板凳，拿得对；可他自己一生做成的那件大事，更像宁苒那张卡片。

◆ 二、他说的秘籍：从一架纺车里学会一切

甘地，1869 年生于印度西海岸的波尔班达尔，1948 年去世。今天的人记得他，多半是因为他领着印度人用不流血的办法反抗殖民统治。这一章只看他的另一面：他对怎样把孩子教大，有一套很完整的主张。

这套主张后来叫「基础教育」，印度语里叫「纳伊·塔里姆」，意思就是「新教育」。1937 年 7 月，他在自己办的周报《神仆》上连续写文章，提出了这个办法；同年 10 月 22 日到 23 日，在印度中部小城瓦尔达开了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由他主持，通过了四条决议。用大白话说，是这样几件事。

第一，孩子从七岁到十四岁，要有七年免费的、人人都能上的教育。

第二，这七年里，用孩子自己的母语教，不用英语。当时印度的好学校大多用英语上课，一个农家孩子进了学校，先得学一门外国话，再用这门外国话去学算术、历史和地理。甘地觉得，这等于先把孩子跟自己的家、自己的村子割开，再往他脑子里装东西。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条：整个教育要围着一门能生产东西的手艺来组织。最常见的是纺线和织布，也可以是种地、木工、做皮活。孩子不是学完了书再去做手工，而是一边做手工，一边把书里的东西学进来。纺线要数圈，算术就从这里进来；棉花从哪里种出来、布卖到哪里去，地理和历史就从这里进来；一群孩子分工合作、轮流干活，品行就从这里进来。

第四，学校要尽量靠孩子们做出来的东西养活自己，至少要能付得起老师的工钱。

这第四条最常被人拿来挑毛病，可放回当时的地上看，它不是一句空话。那时候印度大多数村子里没有学校，政府说普及教育要等有了钱再办。甘地的意思是：不必等。孩子们本来就在家里帮着干活，与其让这份活白白干掉，不如把它搬进学校，让它一边养活学校，一边变成学问。一个穷国要让所有孩子都读上书，他想得出的办法，就是让学校自己长出饭碗来。

母语那一条，也有同样的来路。他在南非教过一群在当地出生、连自己家乡的文字都不认得的印度孩子，又在英国读过书，两头都尝过：用别人的话学东西，学到的东西也像是别人的。

这四条合起来，就是一架纺车的样子：它是课本，是教具，也是学校的饭碗。本系列第 221 号在写陶行知的近邻时，已经用过这个说法。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对的地方，今天看得越来越清楚。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第十六章给过一个判断：甘地看见的是，当现实里的劳动、身体、村子、母语和做人的规矩一起进了学校，书本上的学问就会重新落到地上，不再漂在

殖民者的课本里。一个孩子天天对着课本上的「一匹布多少钱」做应用题，和一个孩子亲手纺了一个月的线、拿去换回一匹布，算术在他身上长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前一个是题目，后一个是日子。

他还说对了一件常被忘掉的事：手上的活不是低一等的学问。在他那个时代的印度，读书人看不起干活的人，进了学校的孩子回到村里，连锄头都不肯碰。甘地要把这个次序倒过来。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他看见的，首先是「长」。学问不是装进去的，是在一件真实的活里、一次次碰到问题、一次次改过来长出来的。可是他把这场「长」安排在一门固定的手艺上，又把教育的目标说成是把孩子身上本来就有的最好的东西引出来，这就往「挖」那边走了一步。第四节细说。

◆ 三、土和路：一个说不出话的律师

一个怕见人的孩子。　甘地家在当地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父亲在一个土邦里当过首相。他在自传里说自己小时候很胆小，下课铃一响就往家跑，怕同学跟他说话。十三岁，照当时的风俗，他和同岁的卡斯图尔巴成了亲。读书的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坏。

伦敦三年。1888 年，他十八岁，去伦敦学法律，三年后取得律师资格。这三年里，最要紧的事不在法学院里。他加入了伦敦的素食者协会，还被选进了委员会，可是每次开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有一次，委员会要开除一位会员，他觉得不公平，想站出来反对。他不敢开口，就把意见写在一张纸上，揣着去开会；到了会上，他连念都念不出来，是会长请别人替他念的。还有一次，他应邀在一个聚会上讲话，稿子不到一页纸，他站起来，眼前发花，手也在抖，最后是同行的朋友替他念完的。这两件事，他在自传里都照实写了，还给那一章起了个名字，叫「羞怯是我的盾牌」。

这里要多看一眼。一个后来能让一整个国家跟着走的人，年轻时最大的难处，是开不了口。他那时找到的办法，是写。先写下来，再想办法让它被人听到。

孟买的第一场官司。1891 年回到印度，他在孟买挂牌当律师。第一场小官司，他替被告出庭，站起来要盘问对方的证人，脑子一片空白，一个问题都问不出来，只好坐下，把案子退给了别人。他自己说，从那以后直到去南非，再没有进过法庭。可是就在这段最灰的日子里，有一个穷人托他写一份请愿书，他写好了念给朋友听，朋友们都说写得好。他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这一行里是够格的。他想去一所中学教英语，校长嫌他没有大学学位，没要他。

南非二十一年。1893 年，他去南非替一家印度商行打官司，本来只打算待一年，结果一待就是二十一年。刚到不久，他在彼得马里茨堡被赶下了头等车厢，在冷风里的车站坐了一夜。在南非，他从一个开不了口的年轻律师，慢慢变成了在当地印度人里说话有分量的人。他靠的首先还是笔：替当地印度人起草给议会的请愿书，给报纸写信，1903 年又参与办起了周报《印度舆论》，用几种语言出版，他在上面写了十来年。

1909 年，他从伦敦坐船回南非，在船上用十来天时间，用古吉拉特文写成了一本小书，叫《印度自治》。这本书是用对话写的：一位「读者」提问、反驳，一位「编辑」回答。书里他把机器文明骂了个透，把手摇纺车说成医治印度贫穷的良方。

请记住下面这一句。他晚年在自传里回忆，写这本书、把纺车说成良方的时候，他记不得自己见过手摇纺车或者织布机；直到 1915 年回到印度，他也还没真正见过一架纺车（他自己把写书的年份记作 1908 年）。一架纺车，先在他的书里转了起来。

托尔斯泰农场的老师。　写书的第二年，1910 年，他的德国朋友、建筑师卡伦巴赫在约翰内斯堡附近买下一块地，交给他们办一个集体农场，取名「托尔斯泰农场」。农场里住着参加抗争的人家，有一群男孩女孩，信印度教的、伊斯兰教的、拜火教的、基督教的都有，没有钱请老师，也请不到。甘地就自己当老师。

他在自传里写了这段日子，写得很老实。农场里没有仆人，做饭、打扫、挖坑、砍树、搬东西，全是自己干，孩子们干得最多。卡伦巴赫专门去一座修道院学会了做鞋，回来教给甘地，甘地再教给孩子；还有一个小小的木工班。他定了一条规矩：凡是要孩子做的活，老师一定在旁边一起做。

书本上的课，他坦白说做得不好。白天干完活，他累得睁不开眼，下午还得上课。他要教泰米尔语和乌尔都语，可这两门话他自己也只懂一点，是在船上和监狱里学的；泰米尔孩子讲泰米尔话比他流利，有人来访时，孩子们反倒给他当翻译。他说自己从不在学生面前掩饰这些。他不怎么用课本，觉得学生真正的课本是老师：他把自己读过的东西消化了，用自己的话讲给孩子听，孩子们记得比读书牢。他还写了一句很要紧的话：这些孩子成了他的老师，为了他们，他得把自己管得更严。

回国，纺车，瓦尔达。1915 年他回到印度，办起了修行院。院里想自己织布，却没有一个人会；想找纺车，找不到，找到了也没人会纺。最后是一位叫甘加本的寡妇，在巴罗达土邦一个叫维贾普尔的地方，从人家的阁楼上找出了一批早已不用的纺车；修行院里一位很有机械天分的族人马甘拉尔，又把纺车一改再改。甘地自己说，他那时也上手纺过，但纺得不多。此后几十年，他办《青年印度》《新生活》《神仆》几种报刊，每周都写，写到去世；他留下的文字，后来编成一百卷左右的全集。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也是先在他自己的报上一期一期连载出来的。

一直到 1937 年瓦尔达会议，他六十八岁，才把「围着一门手艺教」正式写成了一套全国的教育方案。

回头看这几段，最硬的日子不在瓦尔达，也不在托尔斯泰农场，而在伦敦那张揣在口袋里、自己念不出来的纸，和孟买那份被朋友说写得好的请愿书。一个开不了口的人，先学会了用笔说话。

◆ 四、那一刀：看见了在活里长出来的学问，收成了一架定好的纺车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　他看见学问是在一件真实的活里长出来的：鞋要做得能穿，布要织得能卖，一个问题卡住了，就得去算、去问、去改。长出来的东西还会回头改人，也改老师：托尔斯泰农场的孩子，把他这个老师改得更严格、更诚实。这是真正的「长」，还带着回写。

在哪一步收回？　在两处。第一处是「围着什么长」：他把中心定死成一门手艺，最好是纺车，其余一切学科都要从这门手艺里引出来、跟它挂上钩。手艺成了唯一的一扇门。第二处是「长成什么」：他给教育下过一个很有名的定义，大意是：教育就是把孩子和大人身上，身体、头脑、心灵里最好的东西，全面地引出来（《神仆》，1937）。「引出来」这三个字，意思是那份最好的东西本来就在里面。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　这台机器也有两个零件。一个在人身上：每个人心里本来就有真理的光，劳动、守誓、自我克制，都是把它擦亮、引出来的办法。这正是导论说的，印度多把「长」收成「真我」。另一个在地上：一座本来就自给自足、人人纺线、各守本分的印度村庄。他反对机器、反对城市，他要的学校，是这座想象中的村庄的缩影。孩子在纺车前长出来的东西，只准用来把这座村庄织得更牢，不准回头问一句：这架纺车是不是该换成别的？所以本书读作「长→挖」：主字是「长」，收回成「挖」。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　他命名了「手把学问接回地上」：一门手艺做真了，数学、语言、历史、做人，都会被这门手艺需要，从而长进孩子身上。这是真的，而且反复出现，学徒、农家孩子、在家里帮工的孩子，都是这样学会一大半本事的。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印度乡村，它格外真。绝大多数孩子住在村子里，家里要他们干活；学校用英语上课，读出来的人只想去城里当文员；政府没钱普及教育。在这样的地上，说「用母语教，围着手艺教，学校自己养活自己」，是一剂对症的药，也几乎是唯一请得起的药。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 在两句话上。一句是「一切学科都要从一门手艺里引出来」：手艺从一条路，升成了唯一的路。另一句是「学校要靠孩子的产品养活」：纺出来的线，从学习的材料，升成了学校的饭碗。饭碗一旦压到手艺上，手艺就很难再只为学习服务。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 就是他自己那支笔。一架纺车能从阁楼里被找出来、被改好、被摇遍全国，前面先有一本对话体的书，一份份请愿书，每周几千字的报纸文章，一场场祈祷会上的讲话。这支笔在他的教育方案里没有位置：七年课程围着纺车排，写作只是纺车的附属。他自己靠它成事，却没有给它留一间屋子。

其实在托尔斯泰农场，这个「说不出」的东西已经露过一次面。他自己承认，那里做得最好的，是手上的活；可孩子们记得最牢的，却是他下午累得睁不开眼时，用自己的话讲给他们听的那些东西，还有孩子们被他的话引出来的那些问题。他说，从孩子们问出的问题里，他能量出他们懂了多少。一个讲、一个问，这既不是纺线，也不是读书，是话和话碰在一起。它在农场里天天发生，到了瓦尔达的方案里，没有被单独写成一门功课。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甘地（教育·基础教育与社会运动，1869–1948） 理论站在：E1 三界 · 现实界（一门能生产的手艺为中心； 纺线、织布、种地、做鞋；中心名：手艺中心） 人生另活：E2 信息 · 符号（伦敦把意见写在纸上；孟买的请愿书； 南非的请愿与《印度舆论》；《印度自治》先写纺车、后见纺车；《青年印度》《神仆》几十年每周写作；自传连载） E1 · 理念界（《印度自治》用读者与编辑的对驳写成； 与英国法律、与泰戈尔、与自己的誓言反复争） 缝隙位置：跨格（E1 现实界 → E2 符号） 第二道缝：E1 格内（现实界 → 理念界）。教法里学生照老师的样子做， 老师是活课本；他自己却一生在对驳和论

战里定下主意。　保底：在大多数孩子住在村里、学校语言不是母语、读书人看不起干活、　办学没有钱的地方，用母语、围着手艺、尽量自给，几乎处处是对的；「凡要孩子做的，老师一起做」这条规矩，放到哪里都对。

主缝跨了格。他的学说站在现实界：手、工具、棉花、一件做得出来的东西。他自己成事，却靠的是另一格里的符号：字、书、报、信、讲话。这道缝最尖的一处，是时间上的次序：纺车先是他书里的一个词，后来才是他手边的一件东西。他在一本书里把纺车写成了救国的良方，那时他记不得自己见过纺车，直到回国以后才真正见到、用上它；而把它从阁楼上找出来、把它改好的，是甘加本和马甘拉尔的手。

这道缝和本书第 21 章的裴斯泰洛齐是近邻。裴斯泰洛齐教孩子别靠字，自己靠一本小说出了名，也是现实界跨到符号。不同在于，裴斯泰洛齐是一次跨过去；甘地是一辈子两条腿同时走：手上天天纺，笔下天天写。他晚年每天都要纺一段线，这是真的；可是千千万万人坐到纺车前，是被他的文字和讲话请过去的。和第 9 章的陶行知也要分开：陶行知也跨到了符号那一格，可那是他的第二道缝，主缝在理念界；甘地的主缝就落在这一跨上。和第 7 章的颜元也不一样：颜元的学说也站在现实界，他醒过来靠的是拿书对账，缝在理念界；甘地的缝更靠前一步，他的「手」本身就是从「笔」里生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第一，能教的写成了理论，只能遇上的留在了人生里。纺线能教，一个羞怯的年轻人在伦敦把话写在纸上、在南非把请愿书一份份递上去，这种被逼出来的笔，只能遇上。第二，心疼的一种样子：他亲眼见过英语学校怎样把农家孩子教得看不起自己的手、看不起自己的家，他想把孩子从书本前整个拉回来。他替孩子挡掉的，是书桌前的那一份难；可炼出他自己的，偏偏有一份正是书桌前的难，一个写不出、念不出的年轻人，逼着自己把话写清楚。

> 他教的是用手纺出一个人，他靠的是一支比纺车先到的笔。 这句话不是说纺车是假的。他后半生每天纺线，是真的，托尔斯泰农场跟孩子一起挖坑搬木头，也是真的。缝在于：他把手写成了全部，把笔留在了自己身上。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 有，而且很重。每天纺够一定的量，守时，自己的事自己做，在农场里干活偷懒会被他讲道理拉回来；他一生重誓言、重自我克制，也要孩子学着管住自己。这一级设了，也传下去了。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 这是他最用力的一级。棉花、纺车、木头、皮子、土地，都是不由人随意摆布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还要拿去用、拿去卖，卖不出去就是卖不出去。一群孩子分工合作，也是在碰人。这一级不但设了，而且设在教法的正中间。打 √。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 他本人一辈子都在争：《印度自治》整本书就是一场对驳，跟英国的法律争，跟泰戈尔公开论战，也常在报上认错、改主意。可是他给学生定下的路，是跟着老师做、看着老师的样子学；他说学生真正的课本是老师，老师要做孩子永远的榜样。孩子要做的是照老师的样子活，不是回过头来质问老师。他自己靠这一级定下主意，却没有把它写进教法。打 〇。证据弱在两处：基础教育后来在各地办的学校，有没有让学生辩驳、自治的安排，本章没有查全；托尔斯泰农场只办了两三年，他记下的多是自己怎样教。所以这是初判。

主字的登记，统稿时按全书统一的规则重判过一次。原稿登的是「长」，据的是他看见的那场长：学问在一件真实的活里长出来。可统一规则只看学说主体，而且要看他给「教育是什么」下的那句定义——他自己的定义是：把孩子身上本来就有的最好的东西引出来。终点先定在孩子身上，这是问一，答是。手艺中心是他的

方法，不是他对学习的根本设定；按规则一「定义比方法更根本」，主字改登「挖」，收回处仍是「挖」。主字与收回处同字，说明他的收回正好回到自己学说的根上。第二节、第四节写的那场长照旧，不改一字。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〇

◆ 七、顶住战：一位同路人，一位诗人

第一位是扎基尔·侯赛因。 瓦尔达会议之后，由他领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把甘地的想法写成详细的课程方案，1937 年底和 1938 年春先后交出两份报告。他和甘地同一个阵营，是真心要办基础教育的人。可是据一般的介绍，委员会在两处把甘地的话往回收了收：手艺首先要为「教」服务，不能只为「产」服务；学校完全靠孩子的产品养活，既做不到，也不该硬做，否则孩子就成了廉价的劳力。

本书让一步：同路人说对了。一门手艺一旦同时要当课本和饭碗，饭碗那一头迟早会压过课本那一头。这正是第四节说的升格。

第二位是泰戈尔。 他是甘地的朋友，也是本书第 12 章的主人。1925 年，他在加尔各答的《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题目叫《纺车崇拜》。大意是：一遍遍重复的手工，能练出手上的熟练，却会让脑子像拉磨的牛一样，只绕着一个圈走；叫全国的人都去纺线，是另一种让人整齐划一的办法。甘地在同年十一月的《青年印度》上写文章回应，题目叫《诗人与纺车》，大意是：纺车不是要取代诗和思想，而是在饥饿的村子里，让每个人都能为别人出一份力。

本书也让一步：诗人说中了学说里最薄的一块。手上的活，做真了会长出学问；做成了规定的每日一课，就可能只剩下重复。一个孩子第一次纺线，每一次断线都是一个问题：棉条太粗了，手太快了，轮子转得不匀。纺到第一千次，断线少了，问题也少了，手越来越熟，脑子越来越闲。手艺要一直长出学问，就得不断有新的问题进来，而新的问题，常常不是纺车自己给的。

甘地的回应也不是没有道理。泰戈尔住在一所树下的学校里，身边是诗人和乐师；甘地眼前是一个个吃不饱的村子。对前者，纺车可能是捆住脑子的绳子；对后者，它可能是第一份不靠别人施舍的收入。两个人说的是两片不同的地。

可是本书也要替甘地说一句。这场论战本身，就是甘地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两个人在报刊上你一篇、我一篇，公开地、认真地争。纺车能被千千万万人当真，不是因为它本身会说话，是因为有人为它写、为它辩、被人驳了再写。扎基尔·侯赛因是从里面补：手艺要为学服务。泰戈尔是从外面驳：手艺会把脑子捆住。一个补、一个驳，指着的是同一个空处：他的方案里，没有给笔和争论留一个位置。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一架纺车要转起来，先得有人把它写出来；要转得对，还得有人敢当面说它转错了。

◆ 八、世界写回他

甘地身后，他的基础教育有过一段热闹的日子。1937 年以后，几个省办起了基础学校；1938 年成立了专门推行它的全国性机构「印度斯坦教育协会」；印度独立以后，基础教育一度被定为小学的正路，各地办过一大批。可是没过多少年，它就慢慢退了下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全国教育委员会（一般称科塔里委员会）的报告不再提以手艺为中心，而是把它改写成课程里的「劳动经验」。今天印度的教育文件里，仍能看到母语教学、职业技能这些词，可是「围着一门手艺教一切」，已经很少有人提了。

他的想法也走出过印度。据记载，1938 年从海外回国途中的陶行知，在印度见过甘地；第 221 号还记下他应甘地之请写过一本介绍中国民众教育的英文小册子，这一条那本书注明出自二手材料。一个说「工以养生，学以明生」，一个说纺车是课本也是饭碗，隔着一片大陆，想到了一处。

缝在传播中是这样变宽的。在甘地本人身上，缝最窄：他一手纺线，一手写字。到了扎基尔·侯赛因的委员会，已经不得不把「自给」往回收。到了各地的基础学校，一门手艺常常只剩下每周几节手工课，跟算术、历史挂不上钩，挂钩那一

步最难，也最先掉了。再往后，纺车本身变成了一个符号：它曾经画在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旗子上，印度独立时，国旗中间的纺车换成了一个法轮。一个先写在书里的东西，被手摇过几十年，最后又回到了一面旗子上。

到了 AI 时代，甘地那台机器里最先被接手的，是「挖」的那一半：把一门手艺拆成步骤、讲清道理、一步一步引着孩子做，机器已经做得很好。有意思的是，机器还接手了他的另一半：写。写一份请愿书、一篇文章、一段讲话，今天都不再难。接不走的，是手上那一下「纺断了」的感觉，和接下来有人站出来说一句「这架纺车该改了」的那场争论。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片茶山

只学甘地的人，往往是很真诚的人。家长觉得屏幕和书本把孩子教虚了，要孩子多干活、多做手工；学校把劳动课、手工课排上课表，按「做出来没有」记分；也有人干脆离开城市，去乡下过一种自己动手的日子。他们学到了用手，这是真本事。他们卡住的地方也很像：手上会了，说不出来，也传不出去；有人来问一句「为什么这样做」，或者来驳一句「这样做不对」，他们只会说「你来干一遍就知道了」。他们学到了纺车，碰到需要笔和争论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比如有这样一位程序员，姓裘，三十五岁，在大城市写了十年代码。有一年他辞了职，回到老家的山村，承包了一片老茶园。他的理由说得很干脆：天天对着屏幕，写出来的东西摸不着；种茶、采茶、炒茶，才是真东西。村里一位做了四十年茶的老师傅，教徒弟只有一句话：看着我的手。他就跟着看，手上烫出一层泡，第二年炒出来的茶，已经像模像样了。到这里，他嘴上信的，和甘地的学说站在同一格：学问在手上。

可他这片茶园真正活下来，靠的不全是手。他每炒一锅，都在一个本子上记下锅温、时长、叶子的老嫩和出锅后的样子，记了两年，攒出了一张自己的炒茶表。有一回他照表炒，跟老师傅吵了一架：老师傅说杀青要看叶子的颜色，他说要看锅温，两人各炒一锅，请村里人盲喝，谁也没说服谁，但他把老师傅的看法也记进了

表里。他还写了一个小小的订茶程序，又在自己的公众号上一篇篇写山里的茶事，城里的老同事就是读了这些文章，才一箱一箱来订茶的。他嘴上信手，身上靠的是一个本子、一场争吵和一支笔。

天花板出现在第三年。他收了村里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当帮手，教法照搬老师傅：看着我的手，别看手机。小伙子手很巧，一年就炒得不比他差。那年秋天，他进城住了一个月，把茶园交给小伙子。小伙子茶炒得好，可是城里的客户来问「这批和上批为什么味道不一样」，他答不上来；有人在公众号下面留言说今年的茶火大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订茶程序出了一个小毛病，他只会打电话等人回来。一个月里，订单掉了一小半。

他后来怎样补上？他没有把小伙子换掉，也没有放弃「手上才是真的」。他在手旁边添了两样东西。一样是笔：让小伙子每炒一锅，也在本子上记一行，每个月写一篇短文，讲这个月的茶，先发给他看，他只改错字，不改意思。一样是争：每季度请老师傅、小伙子和两个老客户坐在一张桌上，各泡一壶，专门挑毛病，谁挑出了真毛病，就记进那张表里。

对一对四步。他嘴上信的是「手上才是真的」，和甘地的学说同在现实界。他真正靠的，是本子、文章和那场杀青之争，这是甘地人生里另活的符号与理念界。他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只教了手的徒弟独自面对要说、要写、要辩的那一刻，和只学甘地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他后来怎样补上？在纺车旁边添了一支笔、一张争论的桌子。四步都对得上。

所以学甘地，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在家里，孩子做完一件手上的活，让他写三行：做了什么，哪里不对，下次怎么改。在学校，手工课结束前留十分钟，让作品最差的那一组先讲原因，再请别的组来驳。第一节里尤老师复印的那张卡片，就是这样一块补丁。

带走的话

手上长出来的本事是真的；可要让它走出一间屋子，得有一支笔替它说话，还得有一个人敢当面驳它。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跨格 E1→E2：理论站现实界（手艺中心），人生靠符号（书、报、请愿、讲话）；第二道缝在 E1 格内，教法缺理念界的对驳，他自己一生在对驳里定主意。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用手纺出一个人，他靠的是一支比纺车先到的笔。　　下一章的克里希那穆提，要把「老师是学生的课本」这句话整个掀翻：别跟随任何人，包括我。

第 14 章

克里希那穆提：海滩上被选中的少年，亲手解散了为他建的教团

这一章的问题

孩子不跟别人比，还长得起来吗？一个一辈子教人别跟随任何权威的人，自己又是被谁、用什么法子教大的？

◆ 一、成绩单最右边的那一栏

设想期中考试后的一个周五晚上。初一的樊星放学回家，书包往沙发上一放，就进了自己房间，门关得很轻。妈妈的手机上，班级群里刚发了电子成绩单：语文、数学、英语、道法、历史、地理、生物，最右边还有一栏，叫「班级排名」。上一次月考她是第十二名，这一次是第十九名。

妈妈盯着那个「19」看了很久。其实七门课里有五门分数比上次高，只是别人涨得更多。她想去敲门，又不知道进去该说什么。说「没关系，名次不重要」？那这一栏为什么印在最右边，字还加了粗？说「下次争取回到前十」？她自己上学时就是被这样一句一句推着走过来的，她到现在还记得每次发卷子之前手心出汗的感觉。

那天晚上，她想起前几年在朋友圈里刷到过的一段话，说是印度的克里希那穆提讲的，大意是：拿一个孩子去跟另一个孩子比，就是在伤害他；比较让人嫉妒，让人害怕，一个害怕的孩子学不到真东西。当时她觉得说得真好，顺手转发了。现在这段话和那个「19」摆在一起，她心里更乱了。

门里，樊星没有哭。她把成绩单截图放大，一科一科地对。前十名里，有三个人数学比她高十几分，她记得那几个人上课总是先把题做完，然后举手跟老师争第二种解法。她拿出草稿本，把这次数学最后一道大题重做了一遍，做到一半停住了：她发现自己不是不会，是根本没想过这道题还有另一种走法。

这个晚上值得多想一想。那一栏排名确实让她难受了一个晚上，克里希那穆提说的害怕是真的，一点不假。可是让她今晚拿出草稿本的，也正是那一栏：她是在跟别人一比之下，才看见了自己从没走过的那条路。比较伤了她，比较也给她指了一个方向。

克里希那穆提会说：你真正要看的，不是第十九名，是你心里那一阵害怕；看清了那阵害怕，你自然会去学，而且学得比为名次学的更好。这句话值得认真听。可他没有细说的是：一个人要看清自己，手边得先有些东西可看，一个对照，一个对手，一套他曾经真心信过、后来终于看穿的说法。他自己就是这样看清的。这一章讲他的一生，你会发现，他替孩子拿掉的那一栏，恰恰是他自己少年时被写得最满的一栏。

◆ 二、他说的秘籍：不比较，不害怕，学习不是往仓库里存

克里希那穆提（1895—1986），全名吉杜·克里希那穆提，生在南印度的马达纳帕莱。他一生没有读完过大学，也没有写过一本教育学意义上的专著，却在印度、英国和美国办起了好几所学校，谈教育的讲话和书信结集成好几本书。最常读的一本叫《教育与生命的意义》，一九五三年出版；晚年他又给自己办的学校写了几十封信，那是一九七〇年代末到八〇年代初写的，后来编成《致学校的信》。

他的教育主张，可以压成四句话。

第一句，别比较。他反复讲，拿孩子跟孩子比，拿今天的自己跟一个理想中的自己比，都会生出嫉妒和害怕。一个一直被比的孩子，最后学会的是怎样赢，而不是那件事本身。所以他办的学校，不主张用名次、奖状、竞赛去推孩子往前走。

第二句，别靠奖和罚。奖和罚，都是把孩子往一个外面定好的方向赶。被赶着走的孩子，胆子会越来越小，只敢去做被夸过的事，不敢去碰还没人夸过的事。

第三句，别跟随任何权威。这是他一生最出名的主张落到教育上的样子：老师、书本、宗教、传统，甚至他本人，都不应当成为学生照着走的那条路。他在讲台上常提醒听众，不要因为是他说的就信，要自己去看。

第四句，认识你自己。他说教育的中心不是往孩子脑子里装进多少知识，而是让孩子在日常里看清自己：自己为什么怕，为什么想赢，为什么生气。也是在这个意思上，他说学习不是积累。知识可以一层一层存起来，学习却是每一刻新鲜地看，看完了不必存进一个「我已经懂了」的仓库。

还有一句常被忽略：教育者自己要先受教育。他说老师如果心里满是恐惧和野心，教什么都会把这些一起传给孩子。所以一所学校最要紧的，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学，老师不站在高处。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的主字是「挖」。他不说孩子心里藏着一套现成的知识，这一点他和柏拉图、孟子不同；但他说，只要把恐惧、比较、权威、习惯这一层层「条件作用」拿掉，一种清明的看就会自己出来。这份清明他常叫它「智慧」，意思不是聪明，是一眼看清。在他那里，它本来就在，只等把上面盖着的土挖开。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读他，读的是「无恐惧觉察的自我世界重写」：把恐惧、比较和权威从学生脚下清出去。本章接着判，不改判，只补一句：清出去以后亮起来的那份觉察，被他写成了本来就在的东西。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对得很具体。

第一，他看见了害怕是学习最大的敌人。一个怕的孩子，脑子是缩着的，只顾着躲。这在今天的课堂里差不多是常识，但他在将近一百年前就把它放到了教育的正中间。

第二，他看见了比较会偷偷换掉学习的目的。孩子最后学的是排名，不是数学。樊星妈妈手心出汗的那几年，就是被换掉目的的那几年。

第三，他看见了老师的心情就是教室的空气。老师怕校长、怕家长、怕考核，孩子就跟着怕。所以他把「教育者先受教育」放在很前面。

第四，他看见了「说得出」和「看清了」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可以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心里照样被嫉妒和恐惧牵着走。

这四样放在今天，没有一样过时。一个印度人在殖民地时代，对着满是考试、等级和经文背诵的学校说出这些话，是要有胆量的。

◆ 三、土和路：被选中，被培养，被捧上去，再自己走下来

马达纳帕莱与阿迪亚尔：一个被看作有点呆的孩子（1895—1909）

他生在一个婆罗门家庭，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按印度的讲究，他随黑天神取名，叫克里希那。父亲是英属印度地方政府里的小官员，也是神智学会的会员。神智学会是十九世纪末兴起的一个国际团体，把东西方的宗教和神秘学说揉在一起，总部设在马德拉斯（今金奈）郊外的阿迪亚尔。

他十岁左右，母亲去世。据传记，他小时候体弱多病，常发疟疾，上课走神，常被老师看作迟钝，还因此挨过打。父亲退休以后，带着几个儿子搬到阿迪亚尔，在学会总部做事。

一九〇九年，十三四岁的他和弟弟尼提亚在学会总部附近的河口海滩上玩，被学会的一位领袖人物利德比特看见了（一般记作这一年的春天，也有记作次年的）。利德比特自称能看见人身上的「气场」，据记载，他说这个瘦瘦的、蓬头垢面的孩子，气场里没有一丝自私。就是这一眼，改变了这个孩子的一生。不久，学会主席贝桑特夫人把他们兄弟收为被监护人。

注意这一段的土。一个被学校当成笨孩子的少年，忽然被一群大人认定为「世界导师」将要借住的身体。神智学会当时相信，一位世界导师即将降临人间，需要一个预先准备好的载体。这个角色，他本人没有选。

一个被精心准备的载体（1909—1922）

接下来的十几年，是一场极其细致的培养。有人教他英语，教他洗澡、穿衣、吃饭的规矩，教他写字、做功课；有人每天带他冥想。据记载，利德比特说他夜里会被带去见「大师们」，接受指点。一九一〇年，一本题为《在大师足下》的小书以他的名义出版，署的是学会给他起的名字「阿尔库俄涅」；这本书到底有多少出自他手，后来一直有争议。一九一一年，学会成立「东方之星社」，由他任首领，专门为世界导师的降临作准备。这个组织后来在许多国家都有分支，成员据说有好几万。

同一年，他和弟弟被带到英国。他在那里跟着几位家庭教师读书，准备考大学；据记载，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他考了几次都没有通过。弟弟尼提亚读书比他顺利得多。一九二〇年初，他又被送去巴黎学语言。

这些年里还有一场官司。父亲后悔了，起诉要回两个儿子的监护权，官司一路打上去，一九一二年起诉，一九一四年在英国枢密院终审，贝桑特夫人胜诉。这件事只说一句：一个后来教人不要被任何人占有的人，少年时是两群大人争来争去的那个孩子。

把这一段看细。这是一个被比较得最厉害的少年：他被放在一个万众期待的位置上，天天跟一个「世界导师」的标准比；跟会读书的弟弟比；跟一张张考卷比。这也是一个被权威捆得最紧的少年：他吃什么、穿什么、读什么、说什么，都有人安排，都有人在等着看，是不是「大师」的意思。

可也要看见这一段给了他什么。一口流利的英语，一副在上千人面前说话的镇定，一套完整到可以住进去的世界观，一群真心相信他、愿意为他做事的人，还有一位待他如母的贝桑特夫人。他后来能在全世界的讲台上一坐几十年，这些都是底子。

碎裂与挣开（1922—1929）

一九二二年夏天，在美国加州的奥哈伊，他经历了一段剧烈的身心体验：头颈剧痛，时而昏沉，时而说自己有了强烈的领悟。身边的人把它叫作「过程」，此后断断续续持续了许多年。

尼提亚一直有肺病。身边的人从「大师们」那里得来的说法是，尼提亚会活下来，因为他是这份使命的一部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在去印度开会的船上，得到尼提亚在奥哈伊去世的消息。据传记，他悲痛到一连多日哭泣不止，此后整个人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后来很少谈这件事，可不少研究者认为，从这以后，他对「大师」「使命」「预言」这一整套说法，开始从心里松开。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在荷兰奥门的一次营地大会上，他当着东方之星社约三千名成员，宣布解散这个为他建立的组织。他那天的话，大意是：真理是一片没有路的土地，任何宗教、任何教派、任何道路都走不到那里；真理不能被组织起来，也不应当有任何组织去带着人、逼着人走某一条路；他不要追随者。随后，他把别人捐给东方之星社的产业退了回去，其中包括荷兰的埃尔德城堡。第二年，他退出了神智学会。

据传记记载，当年在海滩上选中他的利德比特，对这件事的反应大意是「降临出了岔子」。贝桑特夫人则一直待他如子，直到一九三三年去世。

请注意这一刻的样子。解散教团这一步，不是在一个没有权威的地方走出来的，恰恰是在一个权威最浓的地方、当着最信他的一群人走出来的。他要推开的那座庙有多高，他这一步就有多重。

讲了五十七年，办了几所学校（1929—1986）

此后五十多年，他在印度、欧洲和美国之间来回，一年里有大半年在讲台上。他不带经卷，常常坐在一把椅子上，跟台下的人一起「看」一个问题：恐惧、欲望、死亡、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孩子该怎样教。他也跟学者、科学家长时间对谈，其中最有名的是和物理学家玻姆的对谈，后来结成《时间的终结》等书。

他办学起步很早。一九二〇年代后半，他在出生地马达纳帕莱附近选中了一片山谷，办起里希谷学校；又在瓦拉纳西的恒河边办了拉杰加特的学校。一九六九年，他在英国汉普郡办了布洛克伍德公园学校；一九七五年前后，又在奥哈伊办了橡树林学校。为了管理讲稿、出版和这些学校，他身边先后成立了印度、英国、美国的几个基金会。里希谷学校的自述说，他直到去世，几乎每年冬天都回到那片山谷住上一段。

他晚年与多年替他打理出版事务的旧友之间，为财产和版权打了十几年官司，从一九七〇年代初一直打到他去世那年。这里只说一句：一个解散了组织的人，身边始终离不开组织，也离不开组织带来的麻烦。

一九八六年二月，他在奥哈伊去世，终年九十岁。

把这四段连起来看，会看到一条很特别的线。多数教育家是先长大、后成名；他是先被「定名」，后长大。前二十年，他住在一套极其完整的说法里，被安排、被比较、被期待；后五十七年，他把这套说法一层一层拆掉，拆的那一路，就是他后来讲的全部东西。他讲的「别跟随」，每一个字都是从「跟随过」里拆出来的。

◆ 四、那一刀：看见了「一下子看清」，却说那份清明本来就在

第一把刀：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他看见学习在一个特别的时刻最真：人在不害怕、不为名次、不为讨好谁的时候，忽然看清了一件事，旧习惯当场就松了，不需要一遍一遍地练。他也看见老师和学生一起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两边都在学，老师并不比学生先到。这两样都是真的。第一样，每个家长都见过：孩子某天忽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总拖作业，那一下明白，比大人一百句叮嘱都管用。

他在哪一步收回？在「真理是无路之国」这一步。一九二九年那句话，本来是对一个教团说的：别拿一个组织、一套仪式当作通往真理的路。这一刀砍得对。可这句话后来被他推到了学习的全部上：任何方法、任何积累、任何老师、任何一步一步的练习，都成了「路」，都成了看清的障碍。于是，看清的那一下，被写成了不需要路、只要把挡在前面的东西拿掉就会自己出现的东西。

收回底下的那台机器是什么？叫「清明的觉察」：一种去掉了恐惧、比较和一切条件作用之后，本来就在那里的看的能力。它不用学，不用练，不用谁来给，只要不被遮住，就亮着。

三句连起来：他看见了学习在不怕、不比的那一下看清里最真；却在「无路」这一步，把看清之前的那条路整条删掉；底下那台机器，是一份拿掉一切遮挡就自己亮起来的清明。

发生命名律四问。

一问，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两类。一类是「比较换掉目的」：孩子一被排名，学的东西就从那件事本身，滑到了「怎样赢」上。另一类是「看清即松动」：一个人真看清了自己的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往往当场松开，用不着一套训练计划。这两类现象都是真的，老师和家长天天都能碰到。

二问，在什么条件（E）下为真？他这一剂药，对三种土特别灵。一是层层权威压着的土，比如他少年时的教团，殖民地时代背诵经文、层层考试的学校。二是已经积累得太厚、需要松一松的人，比如被一套信念捆了多年的成年人。三是已经有了一定底子、又愿意跟老师平起平坐一起看问题的学生。三种土有一个共同点：在看清之前，那里早已堆了很多东西。

三问，在哪一步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学习不是积累」这一步。积累一旦被整个判成障碍，学习就只剩下每一刻重新开始的那一下亮；亮过以后，不留在任何地方。用本书的话说，他承认「长」的那一瞬，却不承认长出来的东西要回头改土。可一个人今天看得清，恰恰是因为昨天的看，已经回头改过了他脚下的土。

四问，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留下的是「看清之前的那一厚层」。他看穿教团，是因为在教团里住了二十年；他看穿比较，是因为被比较了二十年。这一厚层人人看得见，在他的教育主张里却没有一个词专门写它，它只被叫作「条件作用」，一样要被去掉的东西。还有一样也看得见、说不出：他的学校，要靠他每年回来住一段。一个教人不要权威的人，本人就是学校里分量最重的那一份「在」。

用上一章甘地对照着看，会更清楚。甘地要孩子坐到纺车前，一圈一圈纺，手上的功夫是一天一天攒出来的，他不怕积累。克里希那穆提站在另一头：他怕的正是积累，怕它结成新的壳。两个人都想让印度的孩子从殖民地学校里走出来，一个往手上走，一个往心里走。

◆ 五、缝隙在哪里：他替学生拆掉了庙，也拆掉了拆庙的那一下

本书早先的初判是：他教的是别跟随任何权威，他靠的是被一整个教团精心培养了二十年。本书往前推半步，把最后那个动作也写进去：

> 他教的是别跟随任何权威，他靠的是先被一整个教团培养了二十年，再亲手把它解散。 更短的说法是：他教的是不跟随，他靠的是跟随过、再挣开。

要先说清：这不是说他「其实」是个被人摆布的人，也不是说那场培养办得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被领离家，被当作神的载体，被两群大人争来争去，这里面有很多是纯粹的消耗，没有一个孩子应当再这样被养大。他把名次、奖罚和恐惧从学校里拿掉，这一刀砍在他那个时代最该砍的地方，也砍在他自己身上最疼的地方。

缝不在他拿掉了什么，而在于他拿掉的时候，把两样东西当成了一样。教团给他的，一样是捆绑：被安排，被期待，被当成载体，这是该挡掉的。另一样是厚度：一整套完整到可以住进去的说法，一群认真相信它的人，一位值得他用半生去

对质的权威。正是这份厚度，让一九二九年那一步有了分量。他的教法把第一样挡在了门外，也把第二样一起挡掉了。他的学生不必再住进一座庙，也就没有一座庙可以拆。

【缝隙定位卡】 大师：克里希那穆提（教育·宗教思想，1895–1986） 理论站在：E1 三界 · 自我界（认识你自己；别跟随任何权威；看清靠自己此刻的觉察）（自我界中心） 人生另活：理念界（证据：1909–1929 年住在神智学会一整套教义、导师等级与「世界导师」使命里； 1925 年尼提亚之死动摇这套说法；1929 年当众解散东方之星社，与引路人分道） 现实界（证据：少年被领离家、监护权官司；在英国屡考不中；五十多年巡回讲学、 办学、立基金会，晚年的版权官司） 缝隙位置：格内（E1） 第二道缝：九宫之外 · 显露光谱。理论只认每一刻新鲜的看（正在成形），把秩序态整个判为障碍； 人生却是在一个定得极死的秩序态（教团的等级、日课、仪式）里被养大，晚年又亲手 立起几所学校、几个基金会——又一层秩序态。 保底：对被层层权威、排名和恐惧压住的孩子，对被一套信念捆了多年的成年人， 「别比较」「别靠奖罚」「先看清自己的害怕」都是对的，而且是那片土里最急需的一味药。

第二道缝值得多说两句。他信不过一切定了型的东西：组织、方法、仪式、理想。可一样东西要被看穿，先得定过型；一个人要长出「挣开」的力气，先得有过一个真实的模子。他晚年办的学校要办下去，也得定型：要有课表，有校规，有董事会；里希谷学校在一九七〇年代还接入了全国性的考试委员会。放在显露光谱上看，他的理论只站在「正在成形」那一段，他的人生两头都是秩序态：前头是把他养大的教团，后头是他留下的学校。

还有一道更细的缝，只记一笔：势能。他解散了教团，退回了产业，不要追随者；可此后五十多年，最早坐在台下听他讲的，许多正是教团时代聚起来的人。他把水库的闸门拆了，水却已经蓄在那里。

从教育家这一行看，他的缝有一个特别之处。多数教育家是把自己吃过的苦从教法里拿掉；他拿掉的，是一整座他曾住过、后来亲手推倒的房子。追随者看得见他推倒了房子，于是学会了推倒；可他们手里并没有房子。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这一级他设得最足。看清自己的害怕、嫉妒、野心，在日常里时时看住自己的念头，这是一级很硬的自己跟自己较劲。它写进了他的书和信，也落在他办的学校里：学生被鼓励在安静里观察自己，在冲突发生的当下看清自己为什么生气。

现实界台阶：√（初判，打折）。他的学校多半是寄宿学校，孩子和老师住在一起，要照看土地、花木，要学着跟不同的人相处；他常说，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是照见自己的一面镜子。这一级写进了教法。打折在于：他给现实安排的身份是镜子，碰人、碰事，是为了照见自己，不太是为了从外面学会一样自己原本不会的本事。证据弱处：他的几所学校各有各的做法，这里只凭他本人的书信与讲话打勾。

理念界台阶：〇（初判）。他本人一生的理念界台阶极高：二十年住在一整套教义里，最后当众与它决裂；此后五十多年，与学者、科学家、宗教人士长时间对谈、辩难。可这一级没有照原样写进教法。他确实鼓励学生质疑老师，包括质疑他本人；但质疑的终点是放下一切说法，而不是拿一个说法跟另一个说法认真较量一场，被驳倒，改出一个更好的说法。在他那里，观点跟观点相争，多半被看作又一种冲突。证据弱处：他与学生的谈话记录里，确有不少你来我往的追问，能不能算一级「台阶」，待合论统一口径。一个被一座教义大庙炼出来的人，没有给学生留一座庙。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〇

◆ 七、顶住战：一位老友、一位引路人、一位英国哲学家

第一位是同一阵营里的人，物理学家玻姆。他与克里希那穆提对谈了二十多年，是他最认真的对话者之一。他没有写文章去批评这位老友，可他晚年走的路，本身就是一种回应：他发展出一种多人围坐的「对话」，一群人把各自的想法摆到桌上，不急着分输赢，而是一起看这些想法从哪里来、怎样互相牵扯。他身后结集的《论对话》里，有一个意思反复出现：想法大半是众人一起织出来的，一个人独自很难看清它。这是本书的读法：玻姆把「看清」从一个人的觉察，挪到了一群人中间。

第二位是他离开的那个阵营里的人，利德比特。当年是他在海滩上选中了这个孩子。据传记，解散之后他说过大意是「降临出了岔子」的话。这句话底下的意思是：没有一条路，没有一位老师，人是走不到那里的。站在今天看，这话里有旧教团的执念，也有一层不该被轻易丢掉的东西：一个少年能长成后来的克里希那穆提，确实不是凭空来的。

第三位是对手阵营的，英国教育哲学家彼得斯。他没有专门驳过克里希那穆提，但他一九六三年底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就职讲演《作为引领入门的教育》，讲的恰好是反面：教育是把年轻人领进一些公共的传统里去，科学、历史、道德、艺术，这些传统有自己的标准，要有已经在里面的人带着，学生才进得去；独立的批判，是进去以后才长出来的。

本书在哪里让一步？

让彼得斯一步：他说得对，一个孩子要「不跟随」，先得有东西可以跟随过。没进过门的人，谈不上走出门。

让玻姆一步：他说得也对，看清未必只能一个人看，一群人一起把想法摆出来、互相照一照，也许看得更清。

可本书也要替克里希那穆提说一句：彼得斯那一边也有自己的机器，传统被看作一座座早已建好的殿堂，学生的任务是被领进去。克里希那穆提用自己的少年证明过，殿堂是可以把一个孩子吞掉的。两边都假定，那个要被走进或者走出的东西，早就在那里。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不跟随」不是一个起点，是一个结果，它是在一段认真的跟随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挣开。　一个从没真心信过什么的孩子说「我谁也不信」，那只是另一种跟风。

回到开头那张成绩单。照这句新话，樊星的妈妈不必在「撕掉排名」和「盯住排名」之间二选一。她可以把那一栏当成一样可以跟随、也可以挣开的东西：先认真用它，陪孩子看一看前十名的人数学为什么高，他们跟老师争的第二种解法是什么；过一阵子再一起商量，哪几科的名次可以先不管，只看自己比上次多会了哪一种走法。先跟随过，才挣得开。

◆ 八、世界写回他

他身后，名字被盖成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学校。印度的里希谷、拉杰加特，金奈、班加罗尔一九七〇年代办起的几所学校，英国的布洛克伍德公园，美国的橡树林，至今都还在办。这些学校大多小班、寄宿，看重自然与艺术，也大多仍要面对升学考试。里希谷学校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后，又办起了面向周边农村的教育项目，让不同年级的孩子在同一间教室里按各自的进度学，据介绍，这套做法后来被印度一些地方的公立小学借去用。这是他的想法在教育上最实在的一次回写：不比较，在一群乡村孩子身上长成了一种各走各的进度、却又同在一间屋里的课堂。

第二样是书和基金会。他去世后，讲话的录音、录像和书信被整理成几百种出版物，译成多种文字，几个基金会至今在管理这些材料。

第三样是金句。今天在社交网络上，他的名字底下挂着许多句子，有的出自他，有的只是常被归到他名下，比如「对一个病态的社会适应良好，并不是健康的标志」，这一句流传极广，出处却一直说不清。

缝也在传播里变宽。在他本人身上，「不跟随」是二十年跟随之后的一次挣开；到学校里，它成了一种办学的气质，身边还连着一群认真的老师；到今天的金句里，常常只剩一句「别跟别人比」。最微妙的一处是：他说不要追随任何人，许多人却正是以追随他的方式来读他，把他的话当成了新的经文。这一点，他在世时就多次提醒过听众。

AI 时代，他的哪一处被机器接手？「不比较」的那一半，机器接得最快。一个自适应的学习软件，天然只拿孩子跟他自己的昨天比，不排名，不公开，也不会嫉妒；一个情绪陪伴软件，可以耐心地一遍一遍问「你此刻感觉到了什么」。这些都合他的意。机器接不走的，是那座厚到可以住上二十年的庙，是住在庙里的那一群认真的人，也是当着他们的面走出庙门的那一下。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位追星的中学生

只学他写下的那一半，会卡在几个地方。有的家长学到了「别比较」，把成绩单上的排名一栏折起来不看，孩子到了中考那天，第一次面对一张谁也折不起来的排名表，手足无措。有的老师学到了「别靠权威」，在课堂上从不说「这个是对的」，学生于是也没有机会跟一个坚定的说法较一次劲。有的年轻人学到了「谁也别信」，把它当成一种姿态，可他没有认真信过什么，也就没有真正挣开过什么。他们学到了「不跟随」，碰到需要「先跟随、再挣开」的时候，才发现手里是空的。

再说一个今天的故事。比如有这样一位高一的女生，叫柯蔓。

她初二开始追一个偶像团体，进了一个几百人的粉丝群。三年里，她在群里学会了很多事：跟着群里的「大粉」学剪视频，一帧一帧地卡节拍；学写应援文案，被管理员退回来改了七八遍；为了一次打榜的方案，跟群里几个人吵到半夜，吵完她又去翻了一晚上平台的规则。到后来，她自己当上了剪辑组的小组长，手机里存着一个专门记「这版为什么被退」的备忘录。

去年，团体里出了一件让她失望的事，群里又为怎么回应吵成两派。她在群里发了一段很长的话，说自己看清了：追星就是被一群人牵着走，她以后谁也不跟了。然后她退了群。那段话写得很好，好几个人私信她，说被她说服了。

从那以后，她把「谁也别跟」当成了自己的道理。表妹上了初中也开始追星，她只给了一句话：「别追任何人，没意思。」高一学校开辩论课，老师让每个人选一方立场，她不肯选，说「立场都是别人给的」。那一整个学期，她的剪辑软件再没打开过。

这就是天花板。她心里那份「看清」是真的，可她忘了自己是怎样看清的：是三年里被大粉带着，被管理员退稿，跟人吵到半夜，才有了那一段写得好的话。她把挣开留给了自己，只把「别跟」传给了表妹；她自己也不肯再站到任何一个说法里去，于是再也没有东西可以挣开。

后来是辩论课的老师把她叫住，把她当年那段退群的话找出来给她看，说：这段话里的每一条理由，都是你在群里吵出来的。她想了一个周末。第二学期，她报了学校的辩论社，认认真真站到一方，被对面驳倒过两次，回去又改了自己的稿子；她把剪辑软件重新装上，给辩论社剪了一段宣传片。表妹再问她追星的事，她说：可以追，但要认真追，追到你能说清它哪里好、哪里不好的那一天。

用四步查同构。一，她嘴上信的，是「谁也别跟，自己看清」，和克里希那穆提的理论同站自我界。二，她真正靠的，是三年里在一群人、一套群规、一次次争吵里被带着、被驳着，最后挣开，站在理念界和现实界，和他在教团里的二十年同

构。三，她卡住的地方，是只把「别跟」传下去，自己也不再站进任何说法，和追随者「手里没有庙可拆」对上。四，她补上的办法，是重新认真站进一个说法，被驳倒，再改，这正是本章说的「先跟随过，才挣得开」。四步都对得上。

> **带走的话**
>
> 「不跟随」是一段认真跟随之后长出来的挣开。学克里希那穆提，别只学拆庙，也要让孩子先有一座值得拆的庙。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E1 三界格内：理论站自我界（认识自己，不跟随任何权威），人生另活理念界（二十年神智学教义与「世界导师」使命，1929 年当众解散东方之星社）与现实界（离家、监护官司、屡考不中、巡回讲学与办学）；第二道缝在九宫之外的显露光谱：理论只认正在成形，人生两头都是秩序态。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别跟随任何权威，他靠的是先被一整个教团培养了二十年，再亲手把它解散。 印度五位到这里读完。从坐在老师脚边的奥义书学生，到一个说「不要任何老师」的人，印度教育走了一个大圈。下一卷回到雅典，苏格拉底也说自己什么都不教，却让满城的人停下来跟他吵。

第 三 卷

西方（上）：从雅典到幼儿园

编　序

这一卷九章，从雅典的广场走到德国的幼儿园，两千一百年。第 15 章苏格拉底，他说答案在你自己心里，靠的是一整座肯停下来跟他吵的城；第 16 章柏拉图，他教人走出洞穴去看光，自己一次次走回洞里被撞回来；第 17 章亚里士多德，他教人把对的事反复做熟，自己靠的是把老师的话和泻湖边的墨鱼一样一样拆开来重看；第 18 章夸美纽斯，他排出了世上第一张不许插班的进度表，自己误了时令，又一次次在灰烬里重新下种；第 19 章洛克，他教人趁早往白纸上盖章，自己靠的是一张早被写满、又被他自己一改再改的纸；第 20 章卢梭，他教人放开手让孩子顺着自然长，自己在别人的屋檐下守着一张书桌熬了二十年；第 21 章裴斯泰洛齐，他教人别靠字，靠的是一本小说；第 22 章赫尔巴特，他把一节课该走几步教给了全世界，自己靠的是伯尔尼那三个男孩和一份份对出来的账；第 23 章福禄贝尔，他给世界造了一座花园，自己靠的是一片没人管的森林。

这一卷装起了今天学校的大部分零件。班级、年级、课表、进度、学科、教科书、恩物、幼儿园，九章走下来，一样一样都有名有姓地接上了。开卷那句「西方升格成理念、自然、阶段」，在这一卷里三样都齐了：理念在天上（第 16 章），自然在孩子身体里（第 20、23 章），次序在表格上（第 18、22 章）。

这一卷是第三条承重命题的主场——「挖」是最难拆的那一种。九位里有五位的收回处落在「挖」，而且落得最漂亮的几处都在这里：学习是回忆，孩子是种子，天性只等展开。「挖」承认孩子是主动的，承认学习在孩子身上发生，听上去和「长」只差一步，所以它最有魅力，也最难拆。

这一卷也是全书唯一三格都打 √ 出现得最密的一卷——古希腊那三位全部在理念界打了√，三比三。全书理念界只有六个 √，三个在这里。让学生跟一位权威认真争一场这件事，从学校制度办起来以后反而退了，这条读数在第 32 章结算。

第 15 章

苏格拉底：说自己只会接生的人，是一座城接生出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说「答案在你自己心里，我只是帮你生出来」的老师，他自己心里的那些东西，又是谁帮他生出来的？

一、「为什么要写作业？」

设想一个星期三的晚上，九点过十分。五年级的蓝跃坐在书桌前，数学练习册摊开在第三十七页，铅笔在手里转了半个小时，一道题也没动。爸爸第三次走进来的时候，他没抬头，问了一句：「爸，为什么要写作业？」

爸爸没多想，随口答：「因为老师布置了。」

「老师为什么要布置？」

「让你把白天学的练熟。」

「可这一页的题我白天都会了。会了还要写，是为了什么？」

「那是为了……让老师知道你会了。」

「老师上课提问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会了。」

爸爸站在门口，发现自己接不上了。他本来是来催作业的，现在却被一个十岁的孩子问得哑口无言。他心里闪过两个念头。一个是：别跟他绕，说一句「让你写你就写」，把门带上。另一个是：这孩子问的，好像真是一个我从来没想清楚的问题。我每天催他写，到底为了什么？

那天晚上，站在门口的爸爸，其实就是两千四百多年前雅典广场上那些被一个老人拦住的人。那个老人叫苏格拉底，他一辈子做的事，就是走到一个自以为知道的人面前，问一句「那是为什么」，再问一句，再问一句，直到对方说出「我也不知道了」。

今晚在这间屋里，问的人是孩子，被问倒的是大人。苏格拉底会说：好，现在你们两个都知道自己不知道了，这是学习真正开始的地方。

可这句话要成立，还得有一个条件：被问倒的那个人，肯留在门口。爸爸要是一句「让你写你就写」把门带上，问题就断在这里；他要是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说「那我们一起想一想，写作业到底图什么」，一场真正的学习才会在这间屋里开始。苏格拉底一生都在讲问的那一头，很少讲肯停下来的那一头。这一章就从这里入手。

◆ 二、他说的秘籍：我不教你，我只帮你生出来

苏格拉底（约前 469—前 399），雅典人。他一辈子没有写过一个字。我们今天知道的苏格拉底，来自三个人的笔下：他的学生柏拉图写了几十篇对话，让他在里面当主角；另一个学生色诺芬写了《回忆苏格拉底》等书；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在戏里拿他开过玩笑。三个人写出来的苏格拉底并不一样。本章讲的，主要是柏拉图早期对话和《申辩篇》里的苏格拉底，一般认为那里离他本人最近；柏拉图后来借他之口说出的许多主张，留到下一章。

他的教育主张，可以压成三句话。

第一句，认清自己不知道。他在法庭上讲过一个故事：他的朋友凯瑞丰跑到德尔斐的神庙去问，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女祭司答：没有。他很困惑，因为他清楚自己没什么智慧。于是他去找政治家、诗人、工匠，一个一个地谈，最后明白了：这些人不知道，却以为自己知道；他也不知道，但至少不以为自己知道。他就在这一点上，比别人多一点智慧。后人把这压成一句「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原文里并没有这句，他的意思更细：分得清自己哪些知道、哪些不知道，不知道的不装知道。

第二句，答案要从你自己嘴里出来。他说自己干的活，和母亲一样，是接生。母亲给妇女接生孩子，他给年轻人接生心里的想法。接生婆自己不生孩子，他也说自己肚子里没有智慧，只会帮别人把怀着的东西生下来，再检查生下来的是真孩子还是假孩子。这就是后人说的「产婆术」。这个比方见于柏拉图较晚写成的《泰阿泰德篇》，是不是他本人的说法，学者有争论；不过「产婆」这个名字，从此跟定了他。

第三句，一个不经过检验的生活，不值得过。这是他在法庭上说的，意思是：人要时时拿自己信的东西出来问一问，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怎样活才算好。不问，就是在睡着过日子。

他的办法，后人叫「诘问法」。你说一个定义，他举一个例子把它撑破；你再改一个，他再撑破一次；一路问下去，直到你承认说不清。柏拉图的《拉凯斯篇》里，一位老将军说勇敢就是守住阵地不逃跑，苏格拉底就问：那些边退边打的骑兵，算不算勇敢？老将军只好往上改，说勇敢是灵魂的坚韧。苏格拉底又问：一个人算准了钱花出去以后能赚回更多，于是咬着牙一直花，这份坚持算不算勇敢？一场对话下来，谁也没给出定义，可每个人对勇敢想得都比来时深。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的主字是「挖」。答案不是他装进你脑子里的，是本来在你心里怀着、由他帮你接生出来的；他要找的，是一个对所有例子都成立、早就在那里等着的「它到底是什么」。

先说他对在哪里。

第一，他看见了「自以为知道」是学习最大的拦路石。一个以为自己懂了的人，不再问，不再找，也就不再长。蓝跃的爸爸在那个晚上之前，一直以为自己知道为什么要写作业。

第二，他看见了困惑是学习的门口，不是学习的失败。被问倒、说「我不知道了」，那一刻的难受是真的，可从那一刻起，脑子才真正动起来。

第三，他看见了理解是在两个人中间长出来的。不是老师讲、学生听，而是你说一句，我顶一句，第三句是两个人事先都没想到的。

第四，他看见了教人的人要先敢说「我不知道」。一个处处装懂的老师，教出来的只能是处处装懂的学生。

这四样放到今天的课堂和饭桌上，一样也没有过时。一个没有学校、没有教材的人，靠在街上跟人说话，就把这四样讲到了两千多年后还有人引。

◆ 三、土和路：石匠的儿子，从战场走进广场，再从广场走上法庭

阿洛珀刻：石匠和接生婆的儿子

他生在雅典城南一个叫阿洛珀刻的村社。父亲索佛隆尼斯库斯是石匠，也有说是雕刻匠；母亲斐那瑞特是接生婆。相传他年轻时也跟着父亲做过石匠活，后世还有人把卫城上一组美惠女神的浮雕算作他的手艺，这些都出自几百年后的传记，只能当传说听。

他长大的雅典，正是伯里克利当政、这座城最兴旺的几十年。雅典人在公民大会上辩论战与和，在法庭上靠一张嘴替自己辩护，说话在这里真的值钱。四面八方的聪明人都往这里跑：讲自然的哲学家，收学费教人辩论的智者。柏拉图在《斐多篇》里让他回忆，年轻时他迷过研究天地万物来历的学问，读过阿那克萨戈拉的书，读完很失望，因为那本书讲了一堆气、水、以太，就是没讲清楚一件事为什么是好的。他于是转了方向：不问天上，问人间；不问万物由什么构成，问人该怎样活。

这片土要记住。一个石匠家的孩子，长在一座人人都要靠说话过日子的城里，街上随时有人愿意停下来争一个道理。这片土，他后来很少提，因为对他来说，它就像空气一样本来就在。

队列里的重装步兵

他不是一个只会说话的人。伯罗奔尼撒战争里，他作为重装步兵至少上过三次战场：波提狄亚、德利昂、安菲波利斯。重装步兵要自备盔甲，排成密集的队列，一个人退，身边的人就露出了空当。

柏拉图在《会饮篇》里借阿尔喀比亚德之口讲过他在军中的样子：冬天光着脚在冰上走，比穿了鞋的士兵走得还稳；在波提狄亚，他救下了受伤的阿尔喀比亚德，事后将军们论功行赏，他比将军们还坚持把奖给阿尔喀比亚德；在德利昂，雅典军溃退，他和一位将军一起撤，神色镇定，敌人看了都不敢靠近。那位一起撤的将军，正是《拉凯斯篇》里那位说勇敢就是「守住阵地」的拉凯斯。

这里有一处对不上。他一辈子追问勇敢是什么，从来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定义；可是在真正要勇敢的时候，他在队列里站住了。他的勇敢，不是先想清楚再去做的，是在一次次的战场上，一步一步站出来的。

神谕、广场和不收钱的谈话

大约在中年（确切哪一年，古书没有记下），凯瑞丰带回了那句神谕。苏格拉底说，从那以后，他就把去检验别人当成了神交给他的差事。他每天去的地方，是广场、体育场、作坊门口、朋友家的宴席。他跟鞋匠谈，跟将军谈，跟来访的智者谈，也跟有钱人家的少年谈。

他不收钱。这一点他在法庭上特别讲过：那些智者收学费，他没有收过任何人一文钱，所以家里一直很穷，穷到后来在法庭上让他自己提罚金，他说自己大概只拿得出一个明那的银子。他有妻子克珊西帕和三个儿子，家里的日子怎么过，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写得很少。

公元前 423 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上演。戏里的苏格拉底吊在篮子里研究太阳，开一间「思想铺」，教人把输理说成赢理，最后铺子被一把火烧了。那一年他四十六岁左右。在很多雅典人眼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不信神、教年轻人诡辩的怪老头。二十四年后，这幅漫画会出现在法庭上。

他也不是一个躲着城邦事务的人。公元前 406 年，他轮值在议事会的主席团里，雅典人群情激愤，要把海战后没有救起落水士兵的几位将军一起审判。他坚持这样不合法，一个人投了反对。两年后，三十僭主上台，命令他和另外四个人去萨拉米斯抓一个叫勒翁的人回来处死，另外四个人去了，他转身回了家。一次顶的是多数，一次顶的是强权。

公元前 399 年：三十天和一杯毒药

那一年，他七十岁。三个雅典人控告他两条罪：不信城邦所信的神，引进新神；败坏青年。

审判在一天之内完成。陪审团是抽签选出的普通公民，柏拉图和色诺芬都没记人数，一般认为是五百零一人。第一次投票认定有罪，票数差得不多，他自己说，只要有三十票倒过来，他就被判无罪了。按规矩，被告可以自己提一个刑罚。他说，按他为城邦做的事，他应得的是在市政厅里享受免费的饭，就像奥运会的冠军那样。这话在陪审员听来近乎嘲弄。后来他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提了一笔罚款，柏拉图等人愿意担保。第二次投票，判处死刑。

一艘去提洛岛祭神的船还没回来，按规矩这期间不能处决，他在牢里等了大约三十天。老朋友克力同在一个天没亮的早晨来到牢里，告诉他越狱的事都安排好了：狱卒那边打点过了，钱凑够了，去处也找好了。他拒绝了。柏拉图的《克力同篇》记下了他的理由：他假设雅典的法律来到面前对他说话，大意是，你是在这座城的法律下出生、长大、受教育的，你活了七十年，除了随军出征，几乎没离开过它，现在它判了你，你就要偷偷逃走吗？

他最后喝下的，一般认为是毒芹汁。《斐多篇》写了他临终的那个傍晚：他和朋友们谈了一整天灵魂，喝药时很平静，让哭泣的人别哭。

四段合在一起，是一条线。他说自己只是个接生婆，自己肚子里什么也不生；可他这个人本身，是一座城接生出来的。石匠的作坊，接生婆的母亲，人人要说话的广场，排在身边的队友，替他去神庙问话的朋友，把他画成漫画的诗人，担保他的学生，最后连判他死刑的法律，他也认作养大自己的那片土。

◆ 四、那一刀：看见了困惑里的长，却要一个早就在那里的「它是什么」

第一把刀：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他看见一个人被问倒以后，心里真正开始长东西。老将军一开始说勇敢是守住阵地，被反例撑破一次，他就往上走一层，说是灵魂的坚韧；再被撑破，他又得往深处想。这一层一层，没有人事先写好，是在两个人一问一答的缝里长出来的。每一次被驳倒，都回过头改写了下一句话。这是真的「长」，而且是看得最清楚的一种：你几乎能看见一个想法在对话里一点一点变样子。

他在哪一步收回？在「你说的那个 X 到底是什么」这一步。他问勇敢，不满意一个一个的例子，他要的是那个在所有勇敢的事情背后都一样的东西：步兵的勇敢、骑兵的勇敢、病床上的勇敢、面对诱惑的勇敢，统统装得进去的一个定义。在《美诺篇》开头，他甚至说，连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谈得上知道美德能不能教。于是，一场一路长出新东西的对话，被量成了一次「还没找到」；长出来的每一层都不算数，只有那个最后的、一劳永逸的答案才算数。

收回底下的那台机器是什么？一个早就在那里、对一切例子都一样的「它是什么」。它不在老将军的战场上，不在骑兵的马背上，它在所有具体的土之外，只等人一层一层问上去，终于认出它来。接生婆的比方也带着这台机器：孩子是早就怀在肚子里的，接生的人只负责把它接出来，再验一验是不是真的。

三句连起来：他看见了人在被问倒之后一层一层长出新的理解；却在「X 到底是什么」这一步，只认一个对一切例子都成立的定义；底下那台机器，是一个早就在那里、等人问上去认出来的「是什么」。

这正是第 103 号那句话的意思：他的问法是一个混合体，前半段真的在张开岔口，后半段仍然是抵达。前半段，谁也不知道对话会走到哪里；后半段，所有的岔口都要汇到同一个终点。本章接着这句判，不改判。

这里要分清一件事。《美诺篇》里还有一段更有名的：一个没学过几何的奴隶孩子，被一路问到说出「我不知道了」，最后自己看出了一道几何题的解法。对话接着把这说成孩子在「回忆」出生以前就知道的东西，学习就是回忆。一般认为，这个回忆说是柏拉图的主张，借了老师的嘴说出来，那个下午留给下一章细讲。放在苏格拉底身上，只说到这里：他要的是一个早就在那里的答案，至于这个答案住在哪里，他没有说；替它在灵魂里、在出生以前找一个住处的，是柏拉图。

发生命名律四问。

一问，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两类。一类是「自以为知道」：人在自己熟悉的一行里有了本事，就以为在所有大事上都懂。另一类是「被问倒才开始学」：说出「我不知道了」的那一刻，是学习的起点。两类都是真的，蓝跃的爸爸在那个晚上一次碰上了两类。

二问，在什么条件（E）下为真？在一片很特别的土里。一对一，或者围坐的一小圈人；被问的人有闲暇、有面子可丢、却丢了面子也不会丢饭碗；问的是勇敢、正义、友谊这类人人都有经验、却谁也说不死的事；而且，被问倒的人愿意留下来，或者第二天还肯再来。第 103 号算过这笔账：这套办法在一对一时成立，在一对四十时不成立。雅典广场给了他的，是一座有闲暇、爱争论、又肯停下来的城。

三问，在哪一步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美德就是知识」这一步。他相信，一个人只要真知道什么是好，就不会去做坏事；做错事，都是因为不知道。这样一来，教人做好人，就等于帮人找到那个正确的定义。可他自己在《美诺篇》后半段也起了疑心：雅典那些公认的好人，为什么教不好自己的儿子？他没有把这个疑心追到底。

四问，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留下的是被问倒以后走掉的那些人。《美诺篇》里，美诺说自己像被电鳐电了一下，嘴都张不开；在场的阿尼图斯听得不高兴，警告他说话小心，几年后正是这个人站到了控告席上。一场诘问，有人被问长了，有人被问恼了，这一半人人看得见，他的方法里却没有一个词专门写它。还有一样也说不出：他自己的勇敢、他两次对多数和强权说「不」，都不是从一个定义里推出来的。

◆ 五、缝隙在哪里：他教人往心里问，他靠的是在街上问

本书早先的初判是：他教的是答案在你自己心里，他靠的是满城的人肯停下来跟他吵。本书把后半句收得更实一点：不只是人，是一整座城。

> 他教的是答案在你自己心里，他靠的是一整座肯停下来跟他吵的城。 更短的说法是：他教的是向里问，他靠的是在街上问。

先说清楚，这不是说他言行不一。他的理论里确实有别人：没有对话的另一方，就没有诘问法。可是在他的理论里，别人的用处是当一面镜子、当一个接生的对象，帮你看清你心里本来怀着的东西。他很少讲，那座让他能天天问下去的城本身，也在一点一点塑他。

缝在这里。他的教法把一切放在两件事上：你心里本来有什么，你们两个的话里有什么破绽。可是让他成为苏格拉底的，还有第三样东西：一座肯停下来的城。广场上有人闲着，愿意陪一个光脚老头争一下午；年轻人觉得跟着他听别人被问倒很有意思；朋友替他跑去神庙问话，把一句神谕变成了他一生的差事；诗人把他画成漫画，逼得他在法庭上一条一条替自己辩；战场让他在想清楚勇敢之前就先站住了；最后，这座城判了他死刑，他也不肯离开它，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它养大的。这一整片土，只在他临终前的《克力同篇》里露了一次面，从来没有进过他的教法。

【缝隙定位卡】 大师：苏格拉底（教育·哲学，约前 469–前 399） 理论站在：E1 三界 · 自我界（答案怀在你自己心里，照看你的灵魂，认清自己不知道）（自我界中心） 诘问的手段在理念界（一问一驳，逼出矛盾） 人生另活：现实界（证据：石匠与接生婆之家；伯里克利时代说话值钱的雅典； 波提狄亚、德利昂、安菲波利斯三次上阵；不收钱、家贫，靠朋友与家人撑着； 前 406 年议事会里投反对，前 404 年拒捕勒翁；三十天牢与拒绝越狱） 理念界（证据：凯瑞丰的神谕，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云》，与智者的交锋， 法庭上的辩护——他自己也是被一座城问出来、驳出来的） 缝隙位置：格内（E1） 第二道缝：跨格。理论站 S3 真（美德即知识：真知道什么是好，就会做好）， 人生靠 D2 动手（勇敢是在队列里一步一步站出来的，两次说「不」都没等定义）。 保底：对自以为知道的成年人，对问勇敢、正义、友谊这类人人有经验又说不死的事， 在一对一或一小圈、被问的人肯留下来的地方，「先认清自己不知道」「答案要从 自己嘴里出来」都是对的，而且是那片土里最缺的一味药。

再说第二道缝。他相信美德就是知识：你真知道勇敢是什么，就不会怯懦。可他一生最硬的几件事，恰恰没有等知识。在德利昂撤退的时候，他不知道勇敢的定义；在议事会里投反对的时候，他也没有先找到正义的定义。他是一路做过来的，做着做着，做成了雅典最勇敢、最不肯低头的人之一。他教人的，是先想清楚；他靠的，是先站住。

从教育家这一行看，他的缝有一个特别之处。多数教育家是把自己吃过的苦从教法里拿掉；他没有拿掉苦，被问倒的难受，他一点没替人挡，甚至给得太猛。他拿掉的，是接住那份难受的地方。在他自己身上，接住他的是一座城：被驳倒了，第二天广场上照样有人等他。在他的教法里，只剩下问的人和被问的人，没有那座城。

◆ 六、台阶三问

先交代一句：他没有著作，也没有办过学校。本节打勾，只凭柏拉图早期对话、《申辩篇》和色诺芬的记载里他实际怎样跟人谈，不凭后人发挥的「苏格拉底教学法」。

自我界台阶：√。认清自己不知道、时时检查自己信的东西，这是一级很硬的自己跟自己较劲。承认「我说不清」，对一个将军、一个诗人来说，比打一仗还难。这一级写在他的每一场对话里，也被后人一代代传下去。

现实界台阶：〇。他的教法全在话里：在广场上谈，在宴席上谈，谈完各自回家。没有一格是让学生去碰一件自己控制不了的事、去跟一样东西较劲。可他自己的人生里，这一级台阶又高又多：石匠家的日子，三次上阵，家里的贫穷，议事会的一票，三十僭主的命令，法庭和监狱。他的勇敢是在这些地方炼出来的，这一份难没有写进他的教法。

理念界台阶：√。这是他最拿手的一级，也是他留给后人最大的一份礼物：让学生跟一个会追问的人认真争一场，被驳倒，再改，再被驳倒。打 √ 的证据有三样：一问一驳、逼出矛盾、改了再驳，这是一套有步骤的做法，不是一时兴起；它在每一场对话里一再出现；两千多年里，它以「诘问法」的名字被一代代照着用。这一格是初判，而且打了折，折扣有两处。一处在剂量：他的追问常常一口气压到底，美诺被问得像挨了电，许多人被问恼了就走，这一级没有「只比能扛的多一点点」的设计。另一处在方向：学生是跟他争，他却不把自己的主张摆到桌上让学生驳，争的双方不对等。证据弱处：早期对话是柏拉图写的，他本人怎样教，只能从别人笔下看。

按统一的尺，三格都要加同一句说明：他本人没有著作、没有办学，三格全凭柏拉图早期对话、《申辩篇》与色诺芬所记他本人怎样跟人谈来打，一律标初判。理念界 √ 之外另有打折两处（剂量无设计、双方不对等），写在上一段。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〇、理念√

◆ 七、顶住战：一位老学生，一位喜剧诗人，一位德国哲学家

第一位是同一阵营的，他的学生色诺芬。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笔下的很不一样。他不光追问，也常常直接给人出主意：劝人勤劳，劝人节制，劝人对朋友忠诚；他的长子跟母亲闹脾气，他就把儿子叫来，一件一件地数母亲为他做过的事，劝他别对母亲发火（《回忆苏格拉底》第二卷第二章）。在色诺芬这里，苏格拉底首先是一个过日子的老师，教人在家里、在城里怎样做事。这是本书的读法：色诺芬把老师从广场拉回了家门口，他看见的是现实界的那一半。

第二位是对手，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云》里那个老农民，为了赖掉儿子欠下的赛马债，把儿子送进苏格拉底的「思想铺」。儿子学成回家，学会的第一件事，是用一套滔滔不绝的道理，证明儿子打父亲是对的。这当然是漫画，苏格拉底从没教过这种事。可漫画底下有一个真问题：一个年轻人只学会了把别人问倒，却没有一片地让他站住、没有人跟他一起过日子，他学去的就可能只是一门赢的手艺。

第三位也是对手，德国哲学家尼采。他在《偶像的黄昏》里专门写了一节，题目就叫「苏格拉底问题」，大意是说：辩证家把一切都拖进辩论，逼对手去证明自己不是傻瓜，既激怒人，又让人动弹不得；在辩论里取胜的人，未必是活得更好的人；把理性抬到压倒本能的地步，是一种病。

本书在哪里让一步？

让色诺芬一步：他说得对，一个人不只是在广场上被问出来的，也是在家里、在日子里被教大的。只读柏拉图，会把苏格拉底读得太像一台追问的机器。

让阿里斯托芬和尼采一步：他们说得也对，追问是一味猛药。只学会问倒别人的人，并不因此更会活；一场只论输赢的辩论，会把人问得更硬，而不是更软。

替苏格拉底说句公道话：他自己从来不是只会赢的人：他被问住时会说「我不知道」；他在法庭上明明可以哭求、可以带孩子上堂打动陪审团，他不肯；他明明可以越狱，他留下来了。他没有把追问当成赢的手艺，这件事写在他的人生里，没有写在他的方法里。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追问要把人问长，得有一座城在旁边接住被问倒的人。接不住，追问就只剩下赢。

回到开头那间屋。照这句新话，蓝跃的爸爸那晚能做的，不是想出一个答案去赢回来，而是当那座城。他可以拉把椅子坐下，说：「这个我也没想清楚，我们一人说一个理由，看谁的站得住。」再加一件事：周末带孩子去问一个真在用数学的人，比如楼下开五金店、天天算账进货的阿姨，问她当年写作业有没有用。争到最后，也许还是要写那一页，可孩子是自己决定写的，爸爸也第一次想清楚了自己为什么催。

◆ 八、世界写回他

他身后，名字被盖成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书里的一个人物。他一个字没留，柏拉图替他写了几十篇对话，让他在里面问了两千多年。今天读者认识的苏格拉底，很大一部分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哪一句是他的、哪一句是柏拉图的，学者争了很久，至今没有定论。

第二样是一个教学法的名字，「苏格拉底式教学」。1870 年兰德尔出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在课堂上拿判例一问接一问地追问学生，这套问答后来就被叫作「苏格拉底式教学法」，一直用到今天的美国法学院。1922 年，德国哲学家伦纳德·纳尔逊在哥廷根作了一场题为《苏格拉底方法》的讲演，他和后来的学生把这套办法做成一种小组对话：一群人从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出发，慢慢追问到一个共同认可的道理，主持人不给答案。在中国，老师常把它和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放在一起讲，统称启发式。

第三样是一句口头禅：「别直接告诉孩子答案，反问他。」

缝也在传播里变宽。在他本人身上，追问是和一整座城一起过出来的：问的人要冒被赶走、被控告的险，被问的人第二天还在广场上。到课堂上，追问多半变成了《美诺篇》那一种：老师心里早有答案，设计好一串问题，把学生一步步引到那里。第 103 号点破过这一层：这样的引导提问和直接给答案，答案键都是先在的，被传下来的是诘问的后半段，因为后半段便宜。到了口头禅里，常常只剩「反问一句」：孩子问为什么，大人回一句「你说呢」，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城没有了，只剩下问。

AI 时代，他的哪一处被机器接手？「挖」的那一半，机器接得最快。今天不少学习软件都说自己是苏格拉底式的：不给答案，只一步一步提问，把学生引到那个它早就知道的终点。它问得耐心，从不生气，比多数老师都会问。第 103 号在这里说了两件事。一件是道理：让 AI 忍住不给答案，技术上不难，可那段悬着的时间是要有人担保的，万一孩子过不去、从此讨厌这门课，得有一个会为此承担后果的人，模型担不了这个保。另一件是一次押错的注：那本书事先登记过一个最愿意被推翻的预言，赌「苏格拉底式」的学习模式能给孩子留下岔口，实测却接近于零，这些模式的答案键和直接给答案的一样，是先定好的，书里把这次押错原样留着。机器接不走的，是那座城：一个会被孩子问住、肯承认「我也不知道」的大人，一群第二天还会再来吵的人，一个被问倒以后还有地方站的家。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位只问不答的读书会主持人

只学他写下的那一半，会卡在几个地方。有的家长学到了「反问」，孩子问什么都回一句「你觉得呢」，孩子问了几回就不问了。有的老师学到了「引导提问」，一节课问了四十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有标准答案，学生学会的是猜老师心里那个答案。有的年轻人学到了「追问到底」，在饭桌上、在单位会上把人一个个问住，赢了每一场，身边的人却越来越少。他们手里有「问」，没有「接」。

再说一个今天的故事。比如有这样一位四十出头的社区读书会主持人，叫巩文，白天在区图书馆做采编。

她的读书会每月一次，在社区活动室。她有一条自己很得意的规矩：主持人只问不答。她说，答案在每个读者自己心里，主持人一开口给看法，别人就不敢说了。每次读完一本书，她准备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七八个问题，一个接一个地问下去：「你说这个人物勇敢，那他逃走那一段还算不算？」「你说作者在批评，那你怎么解释第十二章？」

她问得确实好。头一年，活动室里常常坐满二十多个人，大家被她问得一愣一愣的，散场以后还在楼道里接着争。

可她自己的眼光，并不是被一张问题卡问出来的。她读大学时，同宿舍有个学中文的姐妹，嘴很厉害，每读完一本书两个人就在床上吵到熄灯，谁也不让谁，第二天早上照样一起去食堂。工作以后，她跟着一位退休返聘的老馆长做了几年书目。老馆长看书杂，看法直，常常一句「你这个读法太想当然」就把她顶回去；顶完的第二天，她桌上总会多出一本书，书里夹一张小纸条，写着「翻到第几页再看看」。她被驳倒过很多次，每一次都有人在后面接着。

第二年，读书会开始冷下来。来的人从二十多个掉到六七个，剩下的几位都是最会答题的。一位退休的电工来过两次，第二次被她追问到接不上话，脸涨得通红，以后再没露面。一个刚来的大学生私下跟人说，这里像考试。巩文很困惑：她明明一个看法也没强加给别人，为什么大家反而不来了？

只学苏格拉底的人会卡在这里。她学到了老馆长那一半「问」，漏了另一半：驳倒之后第二天桌上那本夹着纸条的书，吵到熄灯之后第二天早上的那顿早饭。她把「问」带进了读书会，没把「接」一起带进来。而且她只问、不说自己的看法，被问的人连一个可以回驳的靶子都没有。

后来是她自己想起了那些纸条。她在旧笔记本里翻出一张，上面是老馆长的字：「第八十七页，你再看看。」那天晚上她想了很久。

下一个月，她改了三件事。一是自己也答：每一轮她先把自己的读法摆出来，请大家驳她，驳倒了她就当场认。二是立一块「悬题板」：当晚谁也答不上来的问题，不再追到底，写在活动室的白板上带到下个月，被这个问题问住的人，下个月

第一个发言。三是散场后多走一步：她去电工家楼下，把下一期要读的书送到他手里，书里夹了一张纸条，写着那晚那个问题，和一句「我自己也没想好」。第二个月，电工来了，第一个开口。

用四步查同构。一，她嘴上信的，是「答案在每个人自己心里，主持人只问」，和苏格拉底的理论同站自我界，手段落在理念界的追问。二，她真正靠的，是一个吵到熄灯、第二天还一起吃早饭的室友，一位驳倒她又往她桌上放书的老馆长，是一片肯陪她争、争完还在的人，和苏格拉底靠的那座城同构，落在现实界。三，她卡住的地方，是读书会只剩下会答题的人，被问倒的人走掉了，和追随者「只剩下问」对上。四，她补上的办法，是把自己也摆上桌、把问不完的题留到下个月、把人接回来，这正是本章说的「得有一座城在旁边接住被问倒的人」。四步一一对上。

> 带走的话
>
> 追问要把人问长，得有一座城接住被问倒的人。学苏格拉底，别只学问，也要学当那座肯停下来的城。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E1 三界格内：理论站自我界（答案怀在你心里，认清自己不知道），手段在理念界的追问；人生另活现实界（说话值钱的雅典、三次上阵、家贫不收钱、议事会一票、拒捕勒翁、牢中拒绝越狱）。第二道缝跨格：理论站 S3 真（美德即知识），人生靠 D2 动手（勇敢先站住，后想清楚）。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答案在你自己心里，他靠的是一整座肯停下来跟他吵的城。 苏格拉底死的时候，他的学生柏拉图二十八岁左右。这个学生看着老师在街上问了一辈子，没有问出一个定义，就替那些定义在天上找了一个住处。下一章讲他。

第 16 章

柏拉图：教人走出洞穴的人，自己三次渡海回到洞里

这一章的问题

一位说「学习就是想起本来就知道的东西」的老师，他自己的想法，是在哪里被改写的？如果孩子这一路的终点早就定好了，路上还剩下什么是孩子自己的？

◆ 一、书桌上的一张贴纸

设想一户人家，姓甄。爸爸在一家医院的设备科上班，妈妈在药房。女儿甄珂十岁，上四年级。她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家里就定下了一件事：这孩子将来当医生。

这件事不是随口说说。甄珂的书桌上方贴着一张打印出来的贴纸，上面是她穿白大褂的卡通像，旁边一行字：「未来的甄医生」。书架上有一套给孩子看的人体绘本，一个能拆开的塑料人体模型，心脏、肝、肺一块一块取得下来。每年暑假，爸爸会找熟人，带她去医院的科普开放日。家里的亲戚来了，都爱问一句：「珂珂，长大干什么？」她会答：「当医生。」大人们就笑起来，说这孩子有出息。

甄珂的成绩不错，尤其是科学课。可是到了四年级下学期，妈妈发现了一件事。她每天放学回来，最先去的不是书桌，是阳台。阳台的花盆底下有一窝蚂蚁，她拿一小块饼干放在不同的地方，看蚂蚁多久找到，走哪条路，回去以后是不是会带来一大队。她在一个本子上画了十几张图，箭头一条一条，还自己编了名字：「侦察兵路线」「大部队路线」。

妈妈翻到这个本子，第一反应是高兴：孩子肯观察，是学医的好苗子。第二反应是担心。那天晚饭，她对女儿说：「蚂蚁挺好玩的，可是跟当医生不沾边。你把这个劲头放到人体绘本上去，好不好？」

甄珂低头吃饭，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问了一句：「那医生是怎么知道病是怎么走的？是不是也要像看蚂蚁那样看？」

爸爸想了想，说：「这个嘛，书上都写着呢，你先把书上的学会。」

甄家爸妈没有做错什么。他们爱孩子，想给她一条稳当的路，也真的在按孩子的「天分」安排：她聪明、细心、不怕看模型里的内脏，看上去就是一块当医生的料。他们做的事，有一个很老的样子：先看清一个孩子是什么料，再把她的眼睛转向那个已经定好的方向。至于她自己在阳台上看见了什么，要看它跟那个方向对不对得上。

两千四百年前的雅典，有一位老师，把这个样子想得最透，也说得最美。他说，教育不是往眼睛里放视力，是把整个人转过来，转向那道本来就在那里的光。他叫柏拉图。这一章要说的是：他那句话说对了一半；而他自己那一生，恰恰是在另一半里长出来的。

◆ 二、他说的秘籍：想起来，转过身

柏拉图，约公元前 428 年或前 427 年生于雅典，约前 348 年或前 347 年去世。他是上一章苏格拉底的学生，下一章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一辈子写的几乎全是对话，大多由苏格拉底当主角。他的教育主张散在许多篇里，用大白话说，最要紧的是三句。

第一句：学习就是想起来。《美诺》里有一场很有名的问答。苏格拉底叫来美诺家里的一个小奴隶，在地上画了一个正方形，问他：面积要变成两倍，边长该是多少？孩子很有把握地说：边长也变成两倍。一算，面积成了四倍，不对。孩子又说：那就是一倍半。一算，还是不对。孩子说：我不知道了。苏格拉底接着问下去，在大正方形里画出几条斜线，一步一步，孩子自己认出来：以斜线为边的正方形，面积正好是两倍（82b—85b）。问完了，苏格拉底对美诺说：你看，我没有教他，只是在问；那些答案都是他自己的，可见本来就在他身上，只是像梦一样刚被唤起。柏拉图由此说：灵魂在出生以前见过真正的东西，学习就是把它想起来。

第二句：教育是转向。《理想国》第七卷讲了一个洞穴的比喻：一群人从小被绑在洞里，只看得见墙上的影子，以为影子就是真东西。有一个人被松了绑，被逼着转过身，一步一步走出洞口，眼睛被阳光刺得发痛，慢慢才看清外面的东西，最后看见了太阳（514a—517a）。柏拉图接着说，有人以为教育就是把知识放进灵魂里，像把视力放进瞎了的眼睛；其实每个人灵魂里都有学习的本事，教育要做的，是让它整个儿转过来，朝着该看的地方（518b—d）。

第三句：一级一级往上爬。怎样把人转过来？《理想国》排了一张很长的功课表：小时候学音乐和体育，音乐里包括诗和故事，用来养性情，体育用来练身体；数学从小就学，但要像游戏一样，不能强迫，因为强迫灌进灵魂的东西留不住（536d—e）。二十岁以后，挑出最好的，系统学算术、几何、天文、和声；三十岁再挑一次，学辩证法，也就是在一问一答里检查一个说法站不站得住；三十五岁以后回到城邦里任职十五年，经受各种考验；到了五十岁，最出色的人才被引着去看「善」本身，然后轮流治理城邦（521c—541b）。这些人，就是他说的「哲学王」。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对的地方很多，而且今天还对。

他看见了孩子不是空桶。那个小奴隶没上过学，可他会说希腊话，会数数，会比大小，这些都是那场问答能够发生的底子。好的教育，得从孩子身上已经有的东西出发。

他看见了「卡住」是学习的开始。孩子说「我不知道了」的那一刻，苏格拉底说他比刚才更好了：刚才他以为自己知道，现在他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才肯去找（84a—c）。今天的老师都熟悉这一刻。

他看见了强迫学不进去，数学要像游戏一样学。他还看见了教育不能只管脑子，性情、身体、习惯都要一起养。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他是「挖」的源头。导论说过，「挖」这个字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柏拉图。知识本来就在灵魂里，老师的本事是把它问出来、把眼睛转过去。第四节会细说，他在哪几处越出了这个字。

◆ 三、土和路：一个想从政的年轻人，一座城墙外的林子

一个在战争里长大的贵族少年。柏拉图出生时，雅典和斯巴达的大战已经打了三四年，一直打到他二十三四岁，雅典投降。他家是雅典的名门，母亲一边的两位亲戚，克里提亚斯和卡尔米德，后来都在斯巴达扶植的「三十僭主」政权里身居要职：克里提亚斯是三十人里的头面人物，卡尔米德常被算进三十人，据记载实际是他们任命的管比雷埃夫斯港的十人之一。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古代传记，他年轻时写过诗和悲剧，二十岁起跟随苏格拉底；相传他遇见苏格拉底以后，把自己的悲剧稿烧了。

他本来想走的是另一条路。晚年一封署名柏拉图的长信，就是后人说的《第七封信》，回忆过这段心思。这封信是不是他亲笔，学界争了两百年，至今没有定论：有不少学者认为是真的，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后人托名，还有人说出自他身边很熟悉他的人。下面只当作「他本人或最懂他的人」的回忆来读。信里说，他年轻时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打算一成年就投身城邦的公共事务。三十僭主上台，其中有他的亲戚，还邀他参加。他起初满怀希望，以为他们会把城邦从坏日子里带出来；可没过多久，他就看到这些人做的事，让从前的日子都显得像黄金时代（324b—d）。

前 399 年，推翻了僭主的民主派，又以不敬神、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信里说，他看着这些事，年纪越大，越觉得正确地治理城邦是一件极难的事；没有可靠的朋友和同伴，什么也做不成。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除非真正爱智慧的人掌了权，或者掌权的人真正爱上了智慧，人类的灾难不会停止（325c—326b）。这个结论后来写进了《理想国》。

请留意这里的次序。「哲学王」这个主张，不是他坐在书房里想出来的，是被两次现实撞出来的：一次是自家亲戚掌权的暴政，一次是民主城邦处死了他最敬重的人。

十二年游历。老师死后，他离开雅典，据古代传记，先到附近的麦加拉投奔同门，又去过昔兰尼，相传还到过埃及；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这一段，《第七封信》里写得最实。在南意大利的塔兰托，他结识了阿尔基塔斯：一位数学家，又是城邦的将军和领袖。一个既懂数学、又会治国的人，这大概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哲学王」可能长什么样。

大约前 388 年到前 387 年，他第一次到了叙拉古，西西里最强的城邦，统治者是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他看不惯那里人一天两顿大餐、整日寻欢的日子（326b—d），却在那里遇见了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僭主的内弟狄翁。他说，从没见过哪个年轻人像狄翁那样，对他讲的东西领会得那么快、那么热切（327a—b）。相传这一趟他得罪了僭主，还差点被卖为奴隶，被人赎了回来。这个故事多半是传说，但它背后也许有一个真实的核：他第一次靠近权力，结果并不愉快。

城墙外的一片林子。大约前 387 年，四十岁上下的柏拉图回到雅典，在城西北墙外一片叫「阿卡德米亚」的橄榄林边，开始跟一群人一起谈话、讲课、研究问题。建园的年份各书说法略有出入，一般作前 387 年前后。这就是学园。今天各种语言里「学院」「科学院」的叫法，追到源头都是这片林子。学园没有入学考试，没有学位，一般认为也不收学费，一群人住在附近，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争论，一住就是很多年。十七岁的亚里士多德来了，一待二十年。学园里有人不同意老师的伦理学，有人把老师的「理念」换成了「数」，亚里士多德后来更是系统地批评老师。这些反对，都是在学园里、在他身边长出来的。

三次渡海。前 367 年，老僭主死了，儿子狄奥尼修斯二世继位。狄翁一封接一封写信催柏拉图：新王年轻，爱哲学，你来教他，你说的「哲学王」就能成真。柏拉图犹豫了很久。他在信里说了一句很老实的话：他最怕的，是在自己眼里变成一个只会空谈、从不肯动手的人（328b—c）。他去了。

刚开始宫里一片热闹，据后来的传记家普鲁塔克说，连宫殿的地上都铺了沙子，人人在沙上画几何图。大约到了第四个月，年轻的僭主听信廷臣的话，认定狄翁要夺权，把他放逐。柏拉图被留在宫里，名为礼遇，实同软禁，过了一段时间才得以回去。

前 361 年，僭主又派战船来请，话说得近乎要挟：你来，狄翁的事就依你；你不来，就一件也不依你。年近七十的柏拉图第三次渡海。这一次更糟：狄翁的财产被没收变卖，他自己被挪到雇佣兵营附近住，有兵扬言要杀他。最后是阿尔基塔斯派了一条船，才把他接出来，那是前 360 年。三次渡海的年份，通行的说法是约前 388 年、前 367 年、前 361 年。

前 357 年，狄翁带着一支小小的军队打回叙拉古，几乎兵不血刃进了城。学园里有好几位成员跟着去了。这是柏拉图离「哲学王」最近的一刻：一个跟他学了三十年的人，握住了一座大城。然后事情一步步走样。前 354 年，狄翁在自己家中被刺，刺客卡利普斯也是雅典人，当年跟他一起渡海回来。有古代作家说此人在学园听过课；《第七封信》却特意说，这份交情不是从哲学里来的。

最后一部书。这之后，柏拉图写下了他最长的一部对话，《法律篇》。书里的主角不再是苏格拉底，而是三个老人，在克里特岛上一边走一边商量，怎样给一座要新建的城定法律。他明白地说，这是「第二好的」城邦（739a—e）；他还说，一个天生能掌握真知、又凭神的眷顾坐到那个位置上的人，本可以不需要法律，可这样的人哪里都找不到，所以只能退一步，选秩序和法律（875c—d）。这本书讲教育，不再从五十岁看见「善」讲起，而是从胎儿讲起：孕妇要多走动，婴儿要常被抱着摇，孩子要在歌、舞、节日里，让喜欢和讨厌先长成对的样子（789a—791b，653a—c）。

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有人说他死的时候，《法律篇》还写在蜡板上，没来得及誊清，是学生奥普斯的菲利普抄出来的。

回头看这几段，最硬的日子不在学园里，在海峡上：一个写下「哲学王」的人，三次渡海去一座僭主的宫殿，三次都被撞了回来，还搭上了一个最看重的学生。他晚年的那部书，是这三次撞回来以后写的。

◆ 四、那一刀：看见了沙地上第一次亮起来的线，说成了想起来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他看见了那个小奴隶身上真真切切的一次长。孩子先说「两倍」，错；再说「一倍半」，又错；然后说「我不知道了」。这一句是转折：旧的把握塌了，新的看见还没来。接下来，在沙地上，在一条一条画出来的线旁边，在一问一答里，孩子第一次认出了那条斜线。这一下，不是苏格拉底塞给他的，是在他身上发生的。柏拉图把这个过程写得这样细，说明他看得很清楚：学习要经过错，经过卡住，经过有人陪着一步一步走。

他还看见了另一场长，而且是亲手种出来的：学园。一群人几十年住在一起争，争出了数学、天文、分类学，争出了一个反对老师的亚里士多德。《第七封信》里有一段话，把这件事说得最明白：最要紧的东西没法像别的学问那样写下来，只有在长久的共同生活、共同用功之后，它才会像火花从火里跳出来那样，在灵魂里突然亮起，从此自己养活自己（341c—d）。这是一个「长」字最好的注解之一。

在哪一步收回？就在苏格拉底转身对美诺说话的那一刻。「那些答案本来就在他身上。」这一句话，把沙地上的那个下午整个抹掉了：抹掉了那几条是谁画的线，抹掉了那几个是谁问的问题，抹掉了那两次错、那一次卡住。剩下的只有一个结论：他本来就知道。第 138 号的判词说的就是这一步：你以为是想起来的，其实是第一次生出来的，他把发生错叫成了回忆。

洞穴也是同一步。那个被松了绑、被逼着转身、被拖着往上走的人，一路有人在他身边。可比喻的落点是：视力他本来就有，太阳本来就在，教育只是调一调方向。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有三个零件，正好对上导论说的三个先在。第一个是先在的知识：理念，一个不生不灭、永远不变的世界，数学里的「三角形本身」、道德里的「正义本身」，最顶上是「善」。第二个是先在的孩子：灵魂出生前就见过这些，而且每个孩子生来是什么料，也是定好的。《理想国》里有一个故事，说神在造人时，往有的人身上掺了金，有的掺了银，有的掺了铜和铁（414b—415c）。第三个是先在的方法：从音乐体育到数学、辩证法，一级一级，五十岁见「善」，谁来教都这样走。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他命名了「卡住以后的转身」：一个人被问到自己原来的把握塌掉，再被引着一步一步走，会在某一刻突然看见。每个老师都见过这一刻，它是真的。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在几何这样的地方最真：答案只有一个，每一步都能当场验，有一个耐心的人一对一地问，孩子有一点数数和比大小的底子。《美诺》里挑的偏偏是几何题，不是「什么是勇敢」，这不是偶然。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两步。第一步，从几何推到一切：正义、善、怎样治城邦，都被当成像几何题一样，有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的答案。第二步，从这一个下午推到灵魂的来历：既然答案是他自己的，就一定是出生前见过的。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就是那团火。他自己承认，最要紧的东西写不下来，只能在长久的共同生活里跳出来。学园这片林子，他亲手种了四十年，却在自己的学说里没有给它一个位置。他的学说解释了洞外的光，解释不了自家门口的这片林子。

所以本章读作：主字「挖」；越出这个字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往「长」那边，是学园和那团火，一处往「装」那边，是《法律篇》里从摇篮开始的歌舞养成。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柏拉图（教育·哲学，约前 428/427–约前 348/347）　理论站在：E1 三界 · 理念界（洞外那道光为中心；现实界是墙上的影子，只当考场；中心名：洞外之光中心）　人生另活：现实界（三十僭主与苏格拉底之死把他从政路上撞下来；叙拉古三次渡海三次碰壁；狄翁被刺；由此从《理想国》退到《法律篇》的「第二好」）　自我界（犹豫再三，怕自己「只会空谈、不肯动手」而渡海，328b–c；年近七十仍冒险第三次去）　缝隙位置：格内（E1）　第二道缝：九宫之外 · 三号位。理论站三号位：一个灵魂自己转身、自己想起；人生靠二号位：学园几十年一起吃饭、一起争，火花从长久的共同生活里跳出来（341c–d）。　保底：在答案唯一、每一步可验、有人一对一耐心追问的地方（几何、算术这类），「先卡住、再转身」几乎处处是对的；「强迫学不进去」「从孩子已有的出发」放到哪里都对。

主缝落在三界格内，形状和第 25 章的蒙台梭利正好倒过来。蒙台梭利的学说守在自我界，她自己在现实界和理念界里走出来；柏拉图的学说站在理念界，他自己是被现实界一次次撞出来的。在他的教法里，现实只是墙上的影子，顶多是一间考场：三十五岁以后回城邦任职十五年，考的是你看见了光以后站不站得稳，不是让城邦来改你看见的光。可在他自己身上，现实不只是考场，是老师。三十僭主和苏格拉底之死，让他从政路转向了哲学；叙拉古的沙地上那些被风吹散的几何图，让他从「哲学王」退到了「法律」；狄翁的死，让他把教育从五十岁见「善」，一直往下挪到了摇篮边。现实回过头来，改写了他的理念。这一步，正是他的学说里没有的那一笔：回写。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一是能教的写成了理论，只能遇上的留在了人生里。几何可以一问一答地教，一座僭主的宫殿怎样把一个哲学家撞回来，没法教。二是心疼的一种样子。他亲眼看见一座城邦凭多数人一时的意见杀了他的老师，他最想给学生的，是一样不会被人群一时的喜怒推翻的东西。他替学生挡掉的，是「被现实撞回来」的那一份难；可炼出他自己的，偏偏就是这一份难。

> 他教的是转过身、走出洞去看那道光，他靠的是一次次走回洞里，被撞了回来。 短一点说：他教的是出洞，他靠的是回洞。

这句话不是说理念是假的。几何里的那道光是真的，他一辈子追它也是真的。缝在于：他把光写成了全部，把洞里那几次撞疼留在了自己身上。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而且设计得很细。音乐和体育要把性情调得既不软也不野；护卫者从小要在劳苦、痛苦、诱惑面前被一次次试，看谁守得住（413c—414a）；《法律篇》第一、二卷还讲到，成年人要在酒会上被试一试，看喝了酒还守不守得住分寸。这一级写进了教法，也传了下去。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有。三十五岁到五十岁，要回到「洞」里担任军职和公职十五年，在各种事务里被拉扯，看站不站得稳（539e—540a）。这是写进功课表的，打　　√。但要记一句说明：这一级只当考场，不当老师。现实可以证明你站得稳，不许反过来改你看见的东西。他自己人生里那种「被现实改写」，没有写进来。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有。三十岁以后的辩证法，就是在一问一答里给出理由、接受反驳，把一个又一个说法推倒重来，一直推到最顶上（533c—534c）。这一级写进了教法，学园也把它传了下去。打 √。说明也要写足：这一级打了折。只给少数人，只在三十岁

以后，他说年轻人一尝到辩论的味道，就像小狗一样见什么咬什么（539b—c）；终点是先定好的「善」，辩的是怎样走到那里，不是那里对不对；诗人的故事要先审过（377b—c），城邦的统治者没有一个能被人说「你错了」的位置。《法律篇》第一卷里，他借书中那位雅典客人之口称赞克里特和斯巴达的一条旧法：年轻人不许议论哪条法律不好，老人看出毛病，只能在没有年轻人在场时对官员或同辈说（634d—e）。折扣这样重，这一格仍不降成　〇：辩证法是功课表上写明的一级，有年龄、有步骤，学园也照着做了下去；只是争的是怎样走到「善」，不许争「善」本身，这一折正落在本章的缝上。

登记写明三句。收回处落在「挖」，内容是回忆说——答案本来在灵魂里，与主字同字。他的越出处有两头：近「长」的是学园和那团一起点起来的火，近「装」的是《法律篇》的歌舞养成；两头都不进主字这一栏。理念界 √ 的三处折扣（只给少数人、只在三十岁以后、终点先定不许争）写在上一段，不另立一档。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

◆ 七、顶住战：一位学生，一位邻居

第一位是亚里士多德。他在学园里待了二十年，是柏拉图门下最出色的学生，属于同一个阵营。可是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里，专门批评了老师的「善本身」。大意是：朋友和真理都可爱，但更应当尊重真理（后人把这层意思传成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然后他说，就算真有一个脱离一切具体事物的「善本身」，一个织工、一个木匠知道了它，对手上的活也没什么用；医生看的也不是「健康本身」，是人的健康，而且是眼前这一个病人的健康，他治的是一个一个的人（1096a—1097a）。

本书让一步：学生说对了。一道几何题可以有一个本来的答案；一个医生面对病人，却要在这一个人身上一点一点看出来。第一节甄珂那一问，「医生是怎么知道病是怎么走的」，问的正是这件事。

第二位是伊索克拉底。他和柏拉图同时代，在雅典开了一所学校，一般认为在前 392 年前后，比学园还早几年，教的是演说、写作和怎样为城邦办事，是学园的老对手。他说，学一样本事要三样东西：天资、训练、大量的练习；他不信有一门学问能告诉人在每件事上该怎么做，所以更看重在具体场合里拿捏分寸的判断，而不是追一个永远不变的定义（这些意思散见于他的《驳智者》和《论财产交换》）。柏拉图在对话里没少挖苦修辞术，伊索克拉底也回敬过「空谈的论辩家」。

本书也让一步：邻居说中了学说里最薄的一块。在一座真的城邦里，要做的事一件跟一件不一样，光看过太阳不够，还得在人堆里一次次拿捏。狄奥尼修斯二世学了几个月几何，在宫里的沙地上画得不错，一碰到廷臣的一句挑拨，就把老师最看重的学生放逐了。

一千多年以后，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七章又从另一边说了一句。他先夸柏拉图：很难在哪一家哲学里，找到比他更充分的看见：一个社会怎样教育孩子，和这个社会怎样组织自己，是一回事。然后他说：柏拉图看不见每个人的独一无二，在他眼里人天生只分成少数几类。这正是金银铜铁那个故事。

可是本书也要替柏拉图说一句。他晚年从《理想国》退到《法律篇》，本身就是一次让步，而且是自己向现实让的。学生从里面补：光要照到一个一个的人身上。邻居从外面驳：没有一道光能替人拿捏眼前这件事。两个人指着的，是他在叙拉古亲身撞到的同一堵墙。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光可以先在洞外，路却只能在洞里走；真正的老师，是那个肯让洞里的事改掉自己那张图的人。

◆ 八、世界写回他

柏拉图身后，他的学说被盖成了很多东西。学园的名字成了全世界做学问的地方的通名。《理想国》里那张算术、几何、天文、和声的功课表，后来在中世纪的学校里定型为「四艺」，和文法、修辞、逻辑合称「七艺」，管了欧洲的学校一千

年；「四艺」这个名字，一般认为是六世纪的波爱修斯起的。「选出最好的、一级一级往上筛」，成了后来各种精英选拔、分轨教育的老祖宗。「教育不是灌输」那一段话，几乎被每一种反对填鸭、主张启发的理论拿来当开场白。

这道缝是在一代代往下传的路上变宽的。在柏拉图本人身上，缝最窄：他一边写回忆说，一边在学园里跟一群人争了四十年，一边三次渡海去碰壁。到了学园后来的几代，有一段时间干脆转向了怀疑，什么都不肯定，倒是把他那团火留了下来。到了今天的课堂，「回忆」和「转向」常常只剩下一种做法：老师心里早有答案，却不直接说，绕着弯子一问一问，把学生引到那个答案上。第 103 号说过，这样的提问和直接给答案，答案键都是先在的。《美诺》那个下午，被做成了一张教案；那团火，没人记得了。

到了 AI 时代，柏拉图那台机器里，最先被接手的正是「挖」。一个好的 AI 家教，可以不给答案，一步一步追问，把孩子心里模糊的东西问清楚，跟《美诺》里的苏格拉底很像，而且不知疲倦。接不走的有两样：一是洞里那几次撞疼，机器不能替孩子去碰一座宫殿的墙；二是学园那团火，它要一群真人住在一起、争很多年，才会跳出来。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套效果图里的房子

只学柏拉图的人，往往是很认真、心里有一幅好图景的人。家长早早替孩子看清了「料」，定好了方向，再把孩子的眼睛一次次转过去；老师心里有一堂完美的课，学生的回答对得上就往下走，对不上就「再想想」；做事的人先画出一幅理想的样子，然后照着去建。他们学到了看见目标，这是真本事。他们卡住的地方也很像：现实跟图景对不上的时候，他们只会怪现实不够好，不会让现实回过头来改那张图。他们学到了出洞，碰到需要回洞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比如有这样一户人家，姓聂，一家四口：夫妻俩，一个上初中的儿子，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奶奶常来住。他们攒了多年的钱，换了一套新房，请设计公司做了全套效果图。图上的家真好看：一片白，开放式厨房连着客厅，中间一张大岛台；客厅没有电视墙，只有一整面书架；朝西的窗边做了一个飘窗，铺着软垫，窗外是晚

霞。聂太太把效果图设成了手机屏保，施工时天天拿着图去工地对，差一点都不行。到这里，他们嘴上信的，和柏拉图的学说站在同一格：家本来就该是图上那个样子，装修就是照着图把它请下来。

搬进去一个月，不舒服一件一件冒了出来。炒一盘辣椒，油烟一下子飘满客厅，书架上的书都是味儿。白地砖上，一根头发、一个鞋印都看得清清楚楚。飘窗朝西，下午太阳照进来，坐上去不到十分钟就一身汗。两个孩子写作业的桌子，效果图上根本没画，只好挤在岛台一头，一个写作业，一个在旁边剥蒜。奶奶来了，找不到一个放她那把旧藤椅的地方。

一开始，聂家的办法是往图上靠。油烟大，就少炒菜；地板脏，就规定进门换鞋、一天擦两遍；东西多，就往柜子里塞，塞不下的扔掉。有一回奶奶把藤椅搬到了飘窗前，聂太太说了一句：「这把椅子跟整个风格不搭。」奶奶没吭声，第二天把椅子搬回了自己房间。那段日子，一家人住得小心翼翼，好像房子是主人，人是来做客的。这就是天花板：图景越完美，人越像住在别人的洞里。

真正让这个家住舒服的，不是那张效果图。聂先生后来想起老房子：那套旧房子住了十二年，没有一样是设计出来的。厨房门是第三年加的，因为油烟；阳台上那张小书桌，是儿子上小学以后腾出来的；奶奶的藤椅放在朝南的窗下，那个角落后来成了全家冬天最爱待的地方。旧房子是一年一年住出来的。

他们后来怎样补上？他们没有把新房子砸了重来，也没有把效果图删掉。聂太太把屏保换成了一张家里的照片，把效果图打印出来，贴在厨房门边，改了一个名字，叫「草图」。旁边再贴一张白纸，题目是「哪里住着不舒服」，谁觉得哪里别扭，就写一行。攒了三个月，白纸写满了。他们挑了最要紧的三条改：厨房加了一道玻璃推拉门；飘窗装了遮光帘，又在朝南的角上给奶奶的藤椅留了位置；书架最下面两层拆掉，改成两张孩子的书桌。儿子在纸上又写了一行：「我想要一块能乱贴东西的墙。」这一条，下一次改。

对一对四步。他们嘴上信的是「照着效果图，把理想的家请下来」，和柏拉图的学说同在理念界。他们真正靠的，是一年一年住出来的旧家，和搬进来以后一次次被油烟、西晒、没地方放的藤椅撞回来，这是柏拉图人生里另活的现实界；那张「哪里住着不舒服」的白纸，一家人各写一行，是学园式的一起争。他们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拿现实去将就图景、人反而住不下去的那一刻，和只学柏拉图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他们后来怎样补上？把样板降成草图，让住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图，就像柏拉图自己从《理想国》退到了「第二好的」《法律篇》。四步一步不落，都扣在同一道缝上。

所以学柏拉图，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给孩子一个方向，没有错，可以跟孩子一起画一张「草图」；但要在旁边贴一张白纸，写上孩子自己在阳台上、在蚂蚁窝边、在任何图上没画的地方看见的东西，隔一阵子，让白纸来改草图。在课堂上，留一道老师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题；讲完一节课，问一句：「今天谁的想法，让我改了哪一处？」

> 带走的话
>
> 转身去看那道光，是好教育的第一步；可光在哪里、该怎么照到这一个人身上，常要回到洞里撞几回，才一点一点亮起来。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E1 三界格内：理论站理念界（洞外之光中心，现实只当考场），人生靠现实界（苏格拉底之死、三次渡海碰壁、狄翁被刺，把他从《理想国》撞到《法律篇》）与自我界（怕自己只会空谈）；第二道缝在三号位，教一个灵魂自己转身，靠学园几十年的一起争。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转过身、走出洞去看那道光，他靠的是一次次走回洞里，被撞了回来。 下一章的亚里士多德，就是那个在学园里跟老师争了二十年的学生。他把目光从洞外的光收回到地上，却又把地上的一切「长」，写成了一台早就定好方向的「实现」。

第 17 章

亚里士多德：教人把好事做熟的人，蹲在泻湖边把墨鱼一只只剖开

这一章的问题

天天练、天天打卡，就一定越练越好吗？一个说「做正义的事，才成为正义的人」的老师，自己是靠反复做熟长成的，还是靠别的什么？

◆ 一、六十天的打卡

设想有这样一家。女儿景桐十岁，字写得歪歪扭扭，老师在作业本上批过好几次「注意书写」。暑假第一天，妈妈给她报了一个线上的硬笔字打卡营：每天写一页，拍照上传，老师在群里批一个「优」或「良」，连续打卡满一百天，发一张电子证书。

头三个星期最难。景桐每天晚饭后都要磨蹭半个钟头才坐下来，写到一半喊手酸。妈妈只好守在旁边，一天一天地催。到了第四周，事情起了变化：不用催了，吃完饭她自己去拿本子；有一天全家出门吃饭回来晚了，她困得睁不开眼，还是坐下把那一页写完，说「不写睡不着」。妈妈在家长群里发了一句：习惯真的养成了。

每天批完，老师会在群里出一张榜，把写得整齐、一格不出的几页排在最前面，排头的那一位挂上「本周之星」。这张榜慢慢成了景桐最在意的东西。第四十三天她发烧，躺在床上还要爬起来写，怕第二天榜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到了第六十天，妈妈把第一天和第六十天的两页并排摆在桌上。字是整齐多了，每一格都填得满满当当；可细看，横还是那样平平地拖出去，捺还是那样收得又短又急，和第一天几乎是同一个写法，只是写得更稳、更快了。打卡变成了二十分钟抄完一页的事。

也是这几天，妈妈撞见了另一件事。一天晚上，景桐没有打卡。她从外公的旧抽屉里翻出一封外公年轻时写的信，把字帖上的「永」、外公信里的「永」、自己本子上的「永」剪下来摆成一排，趴在桌上看了很久，问妈妈：外公的捺为什么是先往下沉一下、再往外送的？那天晚上她只写了五个字，写了撕，撕了写，到睡觉也没顾上拍照上传。第二天早上的榜上没有她，她难过了好一阵。可是第二周，她本子上的捺变了。

一个暑假里，景桐的字经历了两件事。一件是天天写，写到不写就难受；另一件是某一个晚上，她把几个字拆开来并排看，看出了不一样。两千三百多年前，有一个人把第一件事说得比谁都清楚。他叫亚里士多德。

◆ 二、他说的秘籍：做了，才成为

亚里士多德谈教育，最有名的话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开头。大意是：德性（好品格）不是天生就在我们身上的，也不是违反天性硬加上去的；天性给了我们接受它的能力，要靠习惯才把它养成。天生的能力，是先有、后用：我们不是看了很多次才有了眼睛，是先有眼睛，才去看。德性反过来，是先做、后有。就像手艺：人通过造房子成了建筑师，通过弹琴成了琴师；同样，人通过做正义的事成为正义的人，通过做节制的事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勇敢的事成为勇敢的人。所以，从小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样的习惯，不是小事，要紧得很，甚至可以说一切都在这里。

他还给「做」分了层次。一个孩子在父母的要求下，把多拿的糖还给了弟弟，这件事是正义的，可孩子未必是个正义的人。要称得上正义的人，得满足三条：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自己选的，而且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对才选它；这样做出于一种稳定、不轻易动摇的品格。前一种做，是后一种做的起点。

怎样知道一个习惯真的长成了？他给了一个很家常的标志：看做完之后是快乐还是难受。一个人忍住了嘴馋，心里还惦记着那块蛋糕，只算「自制」；忍住了还觉得轻松自在，才算「节制」。景桐第四周说「不写睡不着」，在他看来就是习惯开始成形的样子。他讲幸福时说过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话：一只燕子不成春天，一天也不成春天。放到习惯上也是一样，一两次做对，不算数。

那么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对？他的回答是「中道」：勇敢在鲁莽和怯懦之间，慷慨在挥霍和吝啬之间。但这个「中」不是算术平均数。他举过一个例子：十磅食物太多、两磅太少，教练不会一律给六磅，因为对摔跤名手米隆来说六磅太少，对刚开始练的人又太多。中道是「相对于我们的」，要由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在这个人、这个时候、这件事上来定。

这些讲的是品格。落到学校，他在《政治学》第八卷另有一套主张：教育应当由城邦来办，对全体公民一个样，不能各家关起门来自己教；通常学四样，读写、体操、音乐，有时加上绘画。体操要按年龄来，孩子只做轻的，他提醒说奥林匹克冠军里少年组和成年组都拿过奖的只有两三个，小时候练得太狠，把身子练坏了。音乐要亲手学，因为将来要会评判，自己就得上手演过；但不必练到职业演奏的水平，那种苦练是为了取悦别人。他说，人不只要会好好劳作，还要会好好用闲暇，闲暇比劳作更高，是劳作的目的。希腊文里「闲暇」这个词，后来成了西方语言里「学校」一词的来源。

先说他对在哪里。第一，他说德性不是天生现成的，是做出来的，这比「善本来就在心里、只等挖出来」离「长」近得多，前面孟子那一章可以对照着读。第二，「中道相对于我们」，等于承认了同一种教法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剂量要不一样。第三，他把闲暇放进教育，提醒人学习不只是为了干活。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的主字是「挖」，而且是一种特别的挖，叫「实现」。人天生有潜能，像橡子里有一棵橡树；习惯把潜能一步步实现出来，实现的终点，是早由人的本性定好的那个样子。第 19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亚里士多德》给他下的判词是：他看见了发生，却把它写成了「实现」。本章接着这句判。

◆ 三、土和路：医生家的孩子，别人学园里的二十年，泻湖边的几年

第一段，北方的医生之家。公元前 384 年，他生在希腊北部的小城斯塔吉拉。父亲尼各马可是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三世的御医。希腊的医术多是家传的手艺，孩子从小在父亲身边看病人、看伤口。一个医生最先学会的，是没有「一般的病人」，只有眼前这一个：同一剂药，给壮年人是良药，给老人可能就是毒药。后来他讲「中道相对于我们」，这片土就在父亲的诊室里。他年纪还小的时候，父母就先后去世了，由一位叫普罗克塞努斯的监护人抚养长大。

第二段，别人学园里的二十年。公元前 367 年，十七岁的他来到雅典，进了柏拉图的学园。一般认为，他到的时候柏拉图正在西西里，他最先见到的是学园里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年，从十七岁到三十七岁，身份一直是学生和研究者。学园里没有课表，只有一轮又一轮的追问：一个人给出定义，另一个人找反例，定义改了再被驳。相传柏拉图叫他「读书人」，因为别人都在说，他在读。

他也不是一进门就和老师唱反调。他在学园时期写的作品大多失传，只剩后人引用的残篇，其中一篇劝人献身哲学的《劝勉篇》，调子几乎全是柏拉图的：灵魂被困在身体里，最值得追求的是理智。二十世纪德国学者耶格尔正是从这些残篇出发，系统地提出他的思想有一个一步一步变过来的过程。

这二十年里，他越来越不同意老师。柏拉图说，眼前这匹马、那匹马都是「马本身」这个理念的影子，理念住在另一个世界。他越想越觉得，把原因挂到另一个世界去，等于什么也没解释。后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批评老师的「善的理念」之前，他先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朋友和真理都可亲，但更敬重真理，是应当的。后人把这段话压成了一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那是后人的概括，不是他的原话。相传柏拉图晚年也说过一句带刺的话：他踢了我一脚，像吃饱了奶的小马驹回头踢母亲。

公元前 347 年柏拉图去世，学园交给了柏拉图的外甥斯彪西波。他没有留下。为什么走，古人有两种说法：一说他不认同继承人的路子；一说前一年马其顿攻下了北方的奥林索斯，雅典反马其顿的情绪正高，一个和马其顿王室有渊源的外邦人待不下去。两种说法可能都对。三十七岁，没有了老师，也没有了学园。

第三段，海边的几年。他先去了小亚细亚的阿索斯，受一位统治者赫尔米亚斯的邀请，在那里住了大约三年，还娶了赫尔米亚斯的侄女（一说养女）皮提娅斯。大约公元前 345 年，他渡海到了对面的莱斯博斯岛，身边跟着本地青年泰奥弗拉斯托斯。岛中间有一个几乎被陆地围住的浅海湾，叫皮拉泻湖，鱼虾、章鱼、墨鱼、海胆多得数不清。一个在学园里坐了二十年、满脑子定义和理念的人，在这里弯下腰，一样一样地看动物、剖动物。他写下雄章鱼有一条特别的腕用来交配，后人两千年当它是渔民的瞎话，直到十九世纪才被证实；他写下一种小鲨鱼的幼仔在母体里靠一种像胎盘的东西连着母亲，也是到十九世纪才被重新看见。他还写过怎样一天剖开一枚鸡蛋，看到大约第三天蛋黄上出现一个跳动的红点，那是最先长出来的心脏。他的动物学著作前后提到大约五百种动物，不只描述，还要一种一种地比、一处一处地找原因。两千多年后，达尔文在一封信里说，林奈和居维叶是他心中的两位神，可和老亚里士多德一比，他们只是小学生。

第四段，老师和园长。大约公元前 343 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请他去给十三岁的王子亚历山大当老师，地点在都城外的米埃札，前后两三年。他具体教了什么，古书只留下零碎的线索，相传他亲手校订过一部《伊利亚特》，亚历山大东征时一直带在身边。这段师生后来走向了两头：老师心里的好城邦，小到公民彼此认得；学生打下的，是从希腊到印度河的大帝国。其间他的恩人赫尔米亚斯被波斯人诱捕处死，他为赫尔米亚斯写了一首颂诗，这首诗将近二十年后成了别人控告他的罪证。公元前 335 年，将近五十岁的他回到雅典，没有回学园，而是在城东一片叫吕克昂的圣林里开了自己的学校。他是外邦人，按雅典的规矩不能置产，一般认为校舍是租来的。学校有一条带顶的走廊，他爱边走边讲，这一派后来被叫作「逍遥学派」。吕克昂更像一座研究所：他带着学生分头收集了一百五十八个希腊城邦的政制，建了当时少见的大藏书室，泰奥弗拉斯托斯研究植物，别的学生整理数学

史、天文学史。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病死，雅典反马其顿的情绪爆发，有人告他「不敬神」。他把学校交给泰奥弗拉斯托斯，去了母亲的故乡卡尔基斯。据古人记载，他走时说，不愿让雅典人第二次对哲学犯罪，第一次是苏格拉底。第二年，他死在那里，六十二岁。

把四段排成一行，会发现他一生几次换地方，大多不是自己按计划走的：老师死了，国王来信了，帝国换主了，罪名来了。而他最要紧的两段功夫，一段是在别人的学园里跟老师较了二十年的劲，一段是在失去学园之后，蹲在泻湖边一只一只地剖。

◆ 四、那一刀：他看见了「做了才成为」，又给它钉上了一块「终点」的牌子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他看见了好品格不是天生现成的，是在一次一次的做里长出来的。「不出于天性，也不违反天性」这一句，在两千多年的教育思想里，是离「长」最近的几句话之一。他还看见了长要看土：中道相对于我们，米隆吃六磅嫌少，新手吃六磅嫌多。泻湖边剖开的鸡蛋，更是一次一次的「长」摆在他眼前：先有心，再有别的。

他在哪一步收回？在给这场「长」定终点的那一步。他说万物都有它的「功能」，人的功能是按理性去活动，人的好就是把这个功能做到最好；德性养成，就是把人天生的潜能实现到那个早已定好的终点。橡子长成橡树，鸡蛋长成鸡，孩子长成有德之人，终点的样子在出发之前就写好了。中道本来是相对于我们的，可谁来定？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这个人早已站在终点上，孩子的路，是照着他走。

收回底下那台机器是什么？第 19 号把它拆成四个零件：先在的形式、被动的质料、运输的路、完满的停止。形式是终点，早定好；孩子是质料，等着被塑；习惯是那条路，把形式运过去；运到了，就停。这台机器还有一个直接的推论，他照写不误：既然各人的本性早就定了，有些人天生就适合做主人，有些人天生适合做

奴隶；《政治学》第八卷那套读写、体操、音乐的教育，也只给自由的公民，不给奴隶和靠手艺谋生的人。这是他的盲区，不是偶然的偏见，是「形式先定」这一步一路推下来的。

再用发生命名律的四问过一遍。

一问，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他命名的是「习惯成德」：一件事反复做，做到不用想、做完觉得舒坦，就成了这个人的一部分。学琴、练字、刷牙、说谢谢，都是这样。被命名的东西是真的。

二问，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E）下为真？在他那片土里几乎处处为真：一座几千公民的小城邦，法律和风俗稳定，长辈对「什么是正义的事」大体有共识；要学的东西，比如弹琴、造房子，已经有成熟的师傅可以照着做。今天也一样，一门手艺的基本功、一套已经定型的规矩，照着做到熟，是对的。

三问，它在哪一步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他把人的功能、人的终点一次写定的时候。终点定了，路就只剩「做熟」；「做熟」成了教育的全部，怎样从照着做变成自己选、怎样对终点本身起疑，就没有位置了。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头甚至说，年轻人不适合来听讲伦理和政治的课，因为他们缺人生经验、容易跟着情绪走。道理要等习惯养好以后再讲。

四问，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就留在他自己分的那两种「做」中间。一头是孩子照着大人的要求做了正义的事，一头是正义的人知道、选择、稳稳地做正义的事。两头他都写得清清楚楚，可中间那一步，孩子是在哪一刻开始「知道」、开始「选」的，他没有写。景桐把三个「永」剪下来摆成一排的那个晚上，就落在这一步里。它看得见，可「天天做熟」这几个字装不下它。

回到景桐的那张桌子。打卡营的六十天，是一台完整的「实现」机器：终点是字帖上那个样子，早就印好了；景桐是那块等着成形的料；每天一页是运输的路；榜上的名次是离终点还有多远的里程表。机器没有坏，它确实把字运得更整齐了。可那个剪下三个「永」的晚上，走的是另一条路：终点本身挪了。外公那一捺，字帖上没有；景桐看出它、试出它，是她自己在几个样子之间比出来的。长出来的这

一捺，又回过头改了她第二周的每一页，这就是回写。亚里士多德在泻湖边剖开鸡蛋时，看见的正是这样一天一天、先后不同的长；他写进书里的，却是那台早就知道终点的机器。第 19 号的结论可以放在这里：实现是发生在土稳、路熟、终点有名字时的特殊情形，他错不在说了「实现」，错在把这个特殊情形当成了全部。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亚里士多德（教育·哲学，前 384–前 322） 理论站在：D2 路径组织 · 动手（执行）与迭代（中心主义名：做熟中心） ——德性与技艺都靠反复做成；照有德之人的样子做， 做到不用想、做完觉得舒坦；道理等习惯养成后再讲 人生另活：猜想、评估、修正（证据：学园二十年，从柏拉图派青年一步步 拆掉老师的理念论，《伦理学》批「善的理念」； 泻湖边剖墨鱼、剖鸡蛋，一种一种比、一处一处改； 吕克昂收集一百五十八个城邦的政制，摆在一起比） 缝隙位置：格内（D2） 第二道缝：九宫之外 · 显露光谱。教法只为秩序态的土写：法律好、风俗稳、 终点定好的城邦；他自己最出活的年月，是外邦人、失学园、 一路被推着走，泻湖边那门新学问正在成形（介生态）。 保底：在基本功阶段、在规矩已经定型的内容上、在有好师傅可照着做的时候， 「做了才成为」是对的；德性不是天生现成的，这一句比「本来就在」 离长近；中道相对于我们，承认了剂量因人而异。

把卡上两边并排放，缝就出来了。

> 他教的是把对的事反复做熟，他靠的是把老师的话和泻湖边的墨鱼，一样一样拆开来重看。 短一点说：他教的是做熟，他靠的是拆开。

这句判语比本书早先的初判多走了一步。初判是「他靠的是二十年在别人的学园里跟老师较劲」，这是对的，但「较劲」一词和第 3 章荀子的「吵」太近。亚里士多德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较劲的方式和他在泻湖边剖墨鱼的方式是同一个动作：把一样现成的东西拆开，跟别的摆在一起比，看出不一样，再改自己原来的看法。

老师的理念论是现成的，他拆开了；「鱼没有胎盘」是现成的常识，他剖开了。这正是 D2 里猜想、评估、修正那几步，而他写进教法里的，只有同一格里的动手和迭代。和第 166 号的曾国藩同格：教的是动手，靠的是修正。

为什么会这样？导论第五节列过的来源里，他身上最明显的是第四条：理论是某一阶段的总结。《伦理学》《政治学》都是吕克昂那十二三年的讲稿，那时他已是园长，面对的是来求学的雅典青年，要回答的是「一座城邦怎样把孩子教成好公民」。站在园长的位子上，最该交给学生的，当然是稳稳的习惯。他自己十七岁进学园那年，正是他后来说「不适合听讲伦理和政治」的年纪，却一头扎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凶的追问里。这一段，园长回头写教法时没有放进去。

◆ 六、台阶三问

第一问，自我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而且是他写得最透的一级。节制、勇敢都要在一次次忍住、顶住里养成；「做完是快乐还是难受」这把尺，就是教人盯住自己心里的那点别扭，一直练到它消失。打 √。

第二问，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有。正义本来就是对别人的事，要在和人打交道里做；体操、音乐都要亲手上场；他还按年龄给体操定了剂量，孩子练轻的，少年之后再加重，拿冠军的例子提醒别练过头。这是本书见过最早的一份写明剂量的现实界台阶。打 √。

第三问，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这一问要分两段看。他的《论题篇》是一本教人怎样一问一答地辩论的手册，吕克昂里也有学生在老师最核心的看法上写下疑问，泰奥弗拉斯托斯就怀疑过「自然处处有目的」。这一级确实写进了教法、传了下来。可它只给成年的学生；对孩子和少年，他的次序是先习惯、后道理，还明说年轻人不宜听讲伦理和政治。他自己是十七岁就站上这一级的。初判打 √，打折写在这里：台阶设了，放得太晚、只给少数人。这一格和前一章柏拉图同是西方的学园，要分开看的是：亚里士多德把辩论写成了一本可以照着练的手册，这是「写得出来、传得下去」的证据；打折的部分，正是他的缝落下的地方。

登记写明四句。主字是「挖」，而且是那种特别的挖，他自己的名字叫「实现」：潜能和终点都先由本性定好。收回处也落在「挖」——形式先定的那个终点，与主字同字。他的越出处近「长」：德性不出于天性，做了才成为。统稿时特意把这一栏和第 24 章杜威、第 26 章皮亚杰对过一次：三章都接了「他看见了……却写成了……」这个前判句式，可主字不同，差别不在句式，在要学的那样东西是先定的（他的形式与终点），还是在土里造出来的（杜威的经验、皮亚杰的图式）。理念界 √ 是初判，打折在放得太晚、只给成年学生。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

◆ 七、顶住战：一位说「习惯会变成车辙」，一位说「别让孩子养成任何习惯」

第一位反驳者，和他站在同一个阵营。杜威也主张「做中学」，也把习惯看得极重，却在《民主主义与教育》和后来的《人性与行为》里分出了两种习惯：一种是被动的适应，做熟了就不再想，像车轮压出来的车辙，越走越深，越深越出不来；一种是活的习惯，做熟了还能根据新情况调整，里面带着判断。在杜威看来，只讲把好事做熟，很容易养出第一种。

第二位反驳者，是对手卢梭。他在《爱弥儿》第一卷里说过一句很扎耳的话，大意是：唯一该让孩子养成的习惯，就是不养成任何习惯。他怕的是，孩子从小被一套固定的作息、固定的做法捆住，长大以后离了这套东西就不会自己拿主意。第 20 章写卢梭时还要回到这一点。

还可以添上第三个声音。康德也不肯把德性叫作习惯，他在晚年《道德形而上学》第二部《德性论》的导论里说过，德性不能只看成靠练习得来的、做好事的长期习惯，那样它就成了机械的东西，碰到新的诱惑未必顶得住。他要的是一份每一次都由自己重新拿定的主意。

本书让一步。杜威说得对：「做熟」里如果没有留一道改的口子，熟就会变成僵，景桐第六十天的字就是一条浅浅的车辙。卢梭也说对了一半：只靠习惯，孩子学会的是照着终点走，不是自己去认一个终点。

可亚里士多德也顶住了两件事。对卢梭，他顶住的是：没有一点做熟的底子，所谓自由只是每一次都从零开始，孩子连一个字都写不稳，就谈不上写出自己的字。对杜威，他顶住的是：判断不是凭空来的，他说实践智慧要从经验里来，年轻人可以是出色的数学家，却很难有实践智慧；判断本身，也要在一次次做里长。

落到景桐家里，这一让一顶可以很具体。每天一页照写，这是亚里士多德对的那一半，妈妈不必心虚。补丁在另一半：每周留一个晚上不打卡，只做一件事，把这一周写得最别扭的一个字，和字帖、和外公的信、和同学的本子摆成一排，先让景桐自己说哪里不一样、为什么，大人也说自己的看法，说不到一块儿就各写一遍比比看。群里那张榜，可以换成另一种记法：不排谁写得最整齐，记这个月谁改掉了几个写法。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做熟是路，拆开是路口；只有路没有路口，走得越熟，离自己的字越远。好的习惯里，要预先留下几个拆开来重看的晚上。

◆ 八、世界写回他

他身后，吕克昂由泰奥弗拉斯托斯接掌了三十多年。他的讲稿辗转流传，经过阿拉伯注释家传回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把他的书排进课程的核心，阿奎那干脆称他为「那位哲学家」。「自由教育」这个说法，追到源头，就有他那句「闲暇是劳作的目的」和给自由人的教育。二十世纪中叶，一批哲学家把「德性」请回了伦理学，品格教育又成了学校里的热门词，英国伯明翰大学有一个专门研究品格与美德的中心，公开以他为底。

缝一路传下去，一路变宽。他本人身上的缝最窄，因为他一边讲习惯，一边自己在拆、在剖、在辩，学校里还有《论题篇》。到了中世纪的课堂，他自己成了一块不许再拆的终点，学生的功课是把他的书读熟、注熟，他的名字被用来挡住后来的观察，伽利略那一代人要推翻的，很多正是被奉成定论的他。到了今天的励志海报上，只剩下一句「我们反复做什么，就成为什么；卓越不是一次行动，而是一种习惯」。这句话常被归到他名下，其实是美国作家杜兰特一九二六年在《哲学的故事》里对他的概括。再往下，就成了「二十一天养成一个好习惯」。这个说法和他

无关，源头是一九六〇年一位整形医生的观察；伦敦大学学院一项二〇〇九年发表的研究追踪了九十六个人，测出的中位数是六十六天，快的十八天，慢的二百多天。连「多少天」都因人而异，这倒正合他的「中道相对于我们」。

机器进来以后，他这一路最先被接手的是「做熟」的那一半。打卡提醒、按笔画给字打分、照着标准动作纠错，这些事机器做得不知疲倦，比守在桌边的妈妈还准。它接手的是「装」和「挖」：把标准送到孩子手上，把孩子一步步领向一个早定好的样子。接不走的，是景桐剪下三个「永」的那个晚上：问题是她自己起的，比的是外公的一封信，改掉的是她自己原来的写法。机器当然也能把三个「永」并排摆出来，甚至替她说出差别在哪；可如果这一步总由机器先做，孩子便又多了一位「有实践智慧的人」站在终点上，她自己起疑、自己去比的那一下，反倒省掉了。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位私教

只学亚里士多德的人，身上有一种很好认的样子：自律、守时、做事有章法，一件事交给他，他会拆成每天的小任务，一天不落地做完。他们在基本功阶段进步最快，也最容易被当成榜样。他们卡住，是在「熟」到头的地方。练了三年琴，每天两小时一分不少，曲子却越弹越像同一首；带了十年班，每学期流程一样不落，学生却一届比一届难带。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再加量、再坚持，很少停下来把自己做熟的东西拆开来看一看。他们学到了习惯，没有学到那个在泻湖边弯下腰的人。

设想有这样一位殷教练，在小区旁的健身房做私教，三十出头。他带新会员有一套固定的办法：头十二周只练五个基本动作，每周三次，每次动作做标准、次数做够；他常说，健身没有秘诀，身体记住了，习惯就成了。会员老谭四十八岁，开快递站，第一次来的时候连一个完整的深蹲都做不下去。前一个月，殷教练每次提前在微信上提醒；到第二个月，老谭不用提醒也来，一次不来就浑身不舒服，站里的人都说他精神了。

可殷教练自己心里清楚，他进步最快的那年，不是练得最多的那年。那是他二十五岁腰伤之后，有半年不能上大重量。他把自己的动作一次次录下来，跟教材上的示范、跟几位老教练的动作并排比；他找了一位康复师，为「膝盖不能超过脚尖」这条老规矩争了好几回，最后才弄明白，这条规矩对有些人的身材成立，对另一些人不成立。只是回头跟会员说起来，他讲的是自己几年练了多少组，不讲那半年拆了多少次。

天花板在第四个月出现。老谭的深蹲重量卡住不动了，膝盖还开始发酸。殷教练的第一反应是：动作再标准一点，再坚持一个月。又练了三周，还是不动。一天晚上他翻出老谭头一个月的训练视频，和这周的并排放，忽然看出来了：老谭腿长、脚踝紧，照标准站距蹲下去，重心一直往前跑，他练熟的是一个不适合自己身材的动作。十二周的好习惯，让一个错一点点的动作被一丝不苟地重复了几百次。

后来他是怎样补上的？他没有丢掉那套基本动作，而是在里面开了几个口子：每个月拿一节课不加重量，只录像、只对比，让老谭先自己说哪里别扭，再一起试宽一点的站距、垫高一点的脚跟；他还教老谭学着看自己的视频，说出「这一下我为什么往前倒」。老谭的膝盖不酸了，重量也重新往上走。殷教练也提醒他，哪里疼得持续不退，先去医院看，别硬扛。

拿四步检查一下同构。第一，殷教练嘴上信的是「动作做标准、次数做够，身体记住就成了」，和亚里士多德的「做了才成为」站在同一格：D2 的动手与迭代。第二，他真正靠的是腰伤那半年的录像、对比、和康复师争，和亚里士多德在学园拆老师、在泻湖剖墨鱼对得上：猜想、评估、修正。第三，他在老谭卡住那一刻碰到天花板：越熟，错得越稳，这正是只学亚里士多德的人卡住的地方。第四，他的补法，是在做熟的路上预先留下拆开来看的路口，而且把拆开的本事也交给会员自己，这正是本章那一句新话。

带走的话

天天做，才会做熟；偶尔拆开来看，才会长出自己的样子。好习惯里，要留几个不打卡的晚上。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D2 路径组织格内：理论站动手与迭代（做熟中心），人生另活猜想、评估、修正（学园二十年拆老师、泻湖边剖墨鱼）；第二道缝在显露光谱（教法只为秩序态的城邦写，他自己长在介生态里）。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把对的事反复做熟，他靠的是把老师的话和泻湖边的墨鱼，一样一样拆开来重看。

第 18 章

夸美纽斯：一张不许插班的进度表，和两场烧掉书稿的火

这一章的问题

一张排得很好的进度表，为什么总有孩子落在表外面？一个一辈子被战火打乱的人，为什么偏偏最相信次序？

◆ 一、第六周来的插班生

设想一座城市的一个区。暑假还没结束，区里的教研室就把新学期的教学进度表发到了每一所小学：三年级数学，第一周讲什么，第二周讲什么，第几周单元测验，第十八周期末考，全区一张表。表的右上角印着一行小字：各校须按进度执行，期中统一抽测。

奚老师教三年级两个班的数学。她是真心喜欢这张表的：教研员把一学期的内容排得先易后难，一课接一课，哪一课为哪一课开路，一目了然。她刚工作那几年，没有这样的表，常常是讲到期末才发现有一章来不及讲。有了表，她心里踏实。

第六周的星期一，教务处领来一个男孩，叫乔木，跟着在外地打工的父母刚搬过来。他原来的学校用的是另一个版本的教材，进度也不一样：那边还没讲到的「几百几十加减」，这边已经讲完了；这边还没讲的「长方形的周长」，他在那边倒是学过。

奚老师翻着进度表，犯了难。表上没有一栏写着「插班生怎么办」。按表走，这个星期要讲新的一课，乔木缺着前面三周的底子，听不懂；停下来给他补，全班的进度就要落后，期中抽测是全区一起考的。

第一个星期，乔木坐在教室里，像一个晚到的客人。老师讲的每一句他都听得见，却搭不上前面的话。有一次课上讲到周长，他忽然举手，说他原来的老师让他们拿绳子去绕课桌，绕一圈，量绳子。全班都转过头来看他，这是进度表上还没到的内容。奚老师让他说完了，心里却在算：这一课是第十二周的，现在说，下个月再讲就重复了。

那天放学，她把乔木留了下来，没有补课，而是问他：原来学到哪里了，哪几处会，哪几处糊涂。乔木说了一会儿，她在一张纸上画了两条线，一条是全区的进度，一条是这个孩子自己的路。两条线在好几处交错，有的地方他落在后面，有的地方他跑在前面。

这张全区统一的进度表，往上追，要追到三百多年前一个人身上。班级、年级、学年、按周按课排定的进度、统一的课本，都是他在一本书里一样一样设计出来的。这一章要说的是：他排出了这张表，却从没有在表上留一个给乔木的位置；而他自己，恰恰是一个一辈子都在「插班」的人。

◆ 二、他说的秘籍：把一切教给一切人，照着自然的次序

这个人叫扬·阿莫斯·夸美纽斯，1592 年生在摩拉维亚，也就是今天捷克的东部，1670 年死在阿姆斯特丹。他是一位牧师，属于一个叫「弟兄合一会」的新教小教会，晚年是这个教会最后一位主教。教育学史上一般称他「现代教育之父」。

他最有名的书叫《大教学论》。书名页上的意思，大白话说就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全部本事，而且要教得快、教得愉快、教得透。「一切人」三个字在当时是很大胆的：男孩女孩、富人穷人、聪明的迟钝的、城里的乡下的，都该进学校。在那个大多数人一辈子不识字的年代，他要的是人人上学。

他把一个人的受教育期排成四段，每段六年。从出生到六岁是「母育学校」，每个家都是一所，母亲是老师；六岁到十二岁是「母语学校」，每个村镇都该有，用本地话教读写算、唱歌、教义和各种日用知识；十二到十八岁是拉丁学校，每座城都该有；十八到二十四岁是大学，每个王国或省份都该有。四段学校不是教四样不同的东西，而是把同样的东西，照着年龄，由浅入深地教四遍。

他的方法有一个总根，叫「按自然的次序」。他说，自然做事从不乱来。鸟要孵小鸟，不在冬天，不在酷暑，也不在秋天，而在春天；而且一步一步来，先在身子里暖着蛋，天暖了再下到窝里，再慢慢孵，让小鸟一点一点习惯光和热。园丁栽树也选春天，修枝、施肥各有时候。树长大，是从根到干，从干到枝，从枝到叶，一层为下一层开路。教书也该这样：先易后难，先具体后抽象，先认东西后学名字，今天学的为明天学的铺路，一步都不跳。

照这个根，他排出了一套我们今天再熟悉不过的学校：一个班一位老师，同一科用同一本书，全班做同一份练习；学校在每年同一时候一齐开学、一齐结束，一个年级学完一年的分量，全班一起升到下一年级；一年、一月、一天、一小时，各有各的任务，写在表上，照表执行。他还说，每天上课不超过四小时，同样长的时间留给自己学；老师像医生，是自然的仆人，不是自然的主人。

1658 年，他出了一本给孩子的书，叫《世界图解》。一页一幅木刻画，画的是天、地、火、水、树、鸟、鱼、手艺人的作坊、学校、教堂，画里的东西标着数字，旁边用拉丁文和德文写出名字。一般认为，这是第一本成功地系统用图画来教孩子的课本，后来在欧洲用了两百年，今天的看图识字、图画词典，都是它的后代。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对的地方大到今天几乎看不见了，因为我们都住在里面。学习确实有先后，不先会数数就学不了加法；一群孩子一起学，确实能省下大量的老师，而且孩子之间会互相带动；让孩子先看见、摸到东西，再学它的名字，确实记得牢；穷人家的孩子、女孩子也该上学，这在今天是常识，在三百多年前是一场革命。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他的主字是「装」。他在《大教学论》后面专门讲过一个比方，说他的新教法可以叫作「教学印刷术」：学生是纸，课本是字模，老师的声音是墨，学校的纪律是压印的机器，照一定的规矩操作，知识就能像字一样印到心里去，一页一页，一个班一个班，印得又快又齐。这是装。可是这台印刷机底下还垫着一层东西：他在同一本书里说，学问、德行和虔敬的种子，天生就种在每个人身上。纸是能吃墨的，因为种子本来就在。这一层是挖。

◆ 三、土和路：一个迟到的学生，两场火

一个迟到的学生。　　夸美纽斯出生的确切地点有三种说法，乌赫尔斯基布罗德、尼夫尼采和科姆尼亚，都在摩拉维亚东南的一小片地方。父母都是弟兄合一会的信徒。1604 年前后，父亲、母亲和两个姐姐相继去世，一般认为死于瘟疫。他十二岁上下成了孤儿，被送到姑母家，书读得断断续续。

十六岁那年，他才进了普舍罗夫的拉丁学校。照他后来在《大教学论》里排的表，十二岁就该进拉丁学校，他晚了四年，是一个标准的「插班生」。好在有一位贵族资助，他后来去德国的赫博恩学院和海德堡大学读了几年书，在赫博恩遇到了一位想把人类全部知识编成一部百科全书的老师阿尔施泰德。「把一切装进一个次序里」这个念头，大约是在那几年种下的。

他在《大教学论》里有一段很少见的自述，大意是：自己是成千上万个把一生最甜美的春天白白浪费在学校琐碎功课里的人之一，每想起那段荒废的少年时光，就忍不住叹气流泪。这段自述不长，分量却重。后来他那么执着地要给每个孩子排好春天该学什么，这里面有一个晚到了四年、又觉得自己被耽误了的少年。

第一场火和那场瘟疫。　二十出头，他回到家乡教书，1616 年当了牧师，1618 年到富尔内克做牧师，兼管那里的学校，还娶了妻子玛格达莱娜。就在这一年，三十年战争在布拉格打响。1620 年白山一战，新教一方大败，哈布斯堡王朝开始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清除新教。1621 年，西班牙雇佣军进了富尔内克，据记载，他的家和藏书、书稿都在这一年被烧毁或抢光。第二年，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普舍罗夫相继死去，一般认为也是死于瘟疫。

此后几年，他带着教会的人躲在波希米亚一些贵族的庄园里。就在这段东躲西藏的日子里，他写了一本捷克文的寓言小说《世界迷宫与心灵天堂》：一个年轻人走遍世界上的各行各业，处处看见混乱、虚荣和争吵，最后回到自己心里，才找到安宁。这是一个在废墟里写字的人写出来的书。1624 年他再婚。1628 年，新教徒被彻底赶出故土，他带着一批弟兄会的人翻山进了波兰，在莱什诺落脚。他后来再也没有回去。

在流亡里排出次序。　在莱什诺，他在教会办的中学里教书，后来当了校长，1632 年被选为主教。他那几本影响最大的书，都是在这些流亡的年头里写成的：1631 年出版的拉丁文入门书《语言入门》，用大约一千句话把日常事物和拉丁词一起教，很快被译成多种语言，让他在全欧洲出了名；捷克文的《教学论》，大约也写在这前后，后来他自己译成拉丁文，就是《大教学论》；讲母育学校的小书，也写在这里。一个被赶出家门、连一张自己的书桌都保不住的人，坐在异国小城里，给全人类的孩子排出了从出生到二十四岁的整张课表。

被请来请去，又一次火。　他出了名，各国都来请。1641 年他应邀到英国，想在那里办一所研究「泛智」的学院，所谓「泛智」，就是把人类一切知识编成一个人人都能学的次序；可是英国内战爆发，事情没办成。1642 年他转到瑞典，瑞典首相奥克森谢尔纳看重的是实用，要他先给瑞典的学校编一套好用的课本；他心里放不下泛智，只好两头兼做，泛智排在了后面。此后六年，他住在波罗的海边的埃尔宾，手上忙的多是拉丁语课本。1648 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和约里没有给他的教会留一块回家的地。同一年，第二任妻子去世。

1650 年，他应邀去了匈牙利东北的沙罗什帕塔克，想在那里按泛智的次序办一所分七个年级的学校，花了很大力气，据记载成效有限。他在那里写了一组让学生登台扮演的小剧本，把课本编成戏来演，《世界图解》也大半在那里编成。1654 年，他回到莱什诺。

1655 年，瑞典和波兰开战，他在文字里站在瑞典一边。1656 年春天，波兰军队攻进莱什诺，全城起火，他的家、学校的印刷坊和几乎全部手稿都烧掉了。其中有他从年轻时就开始编的一部捷克语大词典，编了四十多年；还有泛智的大部分书稿。这一年他六十四岁。

最后的十四年。　他逃到阿姆斯特丹，一位荷兰商人家族的后人收留了他。第二年，他把能收拢的教育著作编成一部《教学论全集》出版，《大教学论》的拉丁文本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印出来的。1658 年，《世界图解》在纽伦堡出版。晚年他还相信过几位预言家，把他们说的「哈布斯堡很快要倒、流亡者很快能回家」印成书，这件事当时就伤了他的名声。1668 年，他写了一本小书叫《唯一必需》，大意是说自己一生在许多迷宫里走失过，最后只剩下一样东西是必需的。1670 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去世，葬在附近的小城纳尔登。

把这几段连起来，他一生没有一段是照计划走完的。春天被耽误了，家被烧了一次，妻儿死在瘟疫里，故乡回不去，想办的学院被内战打断，想写的泛智被首相改成了课本，想办的学校只办了一半，攒了四十年的词典烧成了灰。每一次，他都是在灰上重新开头。

◆ 四、那一刀：看见了一群孩子一起往前长，收成了一台印刷机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　他看见学习是有先后的，前一步为后一步开路；看见一群孩子坐在一起学，比一个一个地教长得更快，因为孩子之间会互相比、互相带；看见孩子先看见、先摸到一样东西，再学它的名字，名字才长得牢；还看见德行也是做出来的，孩子是靠走路学会走路、靠说话学会说话、靠写字学会写字，同样靠守规矩学会守规矩。这些都是真的「长」，而且他第一次把它们写进了一整套学校里。

在哪一步收回？　在「次序由谁来定」这一步。他看见的次序，本来是从孩子身上、从一群人一起学的过程里长出来的；可他写下来的次序，是从自然那里抄来的：鸟在春天孵蛋，树从根长到叶，太阳在同一时候照亮全地。于是次序在开学以

前就已经写定了，一年、一月、一天、一小时各有任务，全区一张表。他要求全体学生同时入学，开学以后不许中途插进来，也不许学到一半离开；他甚至写道，老师不要单独走到哪一个学生跟前去教，也不要让哪一个学生单独到他跟前来，要像太阳一样坐在高处，同时照着所有的人。乔木这样的孩子，在这套设计里没有位置，不是因为他被嫌弃，而是因为这套设计的前提就是「不会有乔木」。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　这台机器有两层。上面一层是那台教学印刷机：学生是纸，课本是字模，老师的声音是墨，纪律是压印机，照规矩操作，就能一个班一个班地印出学问来。下面一层是两样「本来就在」的东西：一样是自然本来就排好的次序，由上帝定下，人只需照抄；另一样是学问、德行和虔敬的种子，本来就种在每个人身上。纸本来能吃墨，次序本来就在，剩下的只是照着次序把墨印上去。这一步，「长」被收成了「装」，而「装」的底座是「挖」。

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对他有一句前判，本章接着判：他看见的是「学校化、顺序化、可复制教学发生的重复出现」，把教育从少数人的偶然遭遇，推进到可组织的公共道路；风险是「顺序一旦固化为统一流程，普泛教育就可能成为普遍规训」。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　他命名的是「次序」：学习有先后，先后排对了，一大群人可以一起、一步一步地学成。这是真的，而且反复出现：学乐器先练音阶，学语言先认字，学手艺先打下手。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　在十七世纪中欧那片地上，它格外真。印刷术让同一本课本可以印几千份；宗教改革要每个信徒自己读经，识字成了人人的事；三十年战争打了几十年，大批孩子无学可上，老师又少，一个老师必须同时教很多孩子。在这样的地上，排出一个一人能教一百人、人人能照着走的次序，是一剂救急的药。第 103 号说班级授课制的核心约束是「等不起」，说的正是这片地。再细一点：凡是内容本身先后分明、学的人起点相近、日子大体安稳的地方，这个次序几乎处处成立。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　在两句话上。一句是把次序说成「自然」的：既然是自然的，它就对所有孩子都对，一切科目、一切语言都用同一个方法。另一句是把次序写死在时间上：同时开学，同时结业，不许中途进出。前一句让次序不必再问「对这个孩子对不对」，后一句让次序不必再问「被打乱了怎么办」。两句合起来，次序就从一种帮人学的工具，升成了学习本来的样子。第47号说的「自由和创造被安置在秩序之后」，就落在这里。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　是被打乱以后的那一段。插班的孩子，病了一个月回来的孩子，一个在表外冒出来的念头，一场把全年进度冲散的变故。每一位老师都见过这些时刻，也都知道孩子常常恰恰在这些时刻长得最快，可是进度表上没有一栏可以写它。更要紧的是，他自己的一生，就是由这样一段一段组成的：他在废墟上写出《世界迷宫》，在流亡里写出《大教学论》，在被首相改派的课本活里磨出了编课本的手艺，在没办成的学校里编出了《世界图解》。这一段一段的重来，在他的学说里没有名字。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夸美纽斯（教育·学校制度与课本，1592–1670）　理论站在：九宫之外　·　显露光谱　·　秩序态（次序先于孩子写定，　全体同时开学、同时升级，不许中途进出；　中心名：时令中心，初判）　人生另活：混沌态（1621 年富尔内克被焚、1622 年妻儿死于瘟疫、　1628 年流亡、1656 年莱什诺大火烧掉词典与泛智书稿）　介生态（每一次都在灰上重开：躲藏中写《世界迷宫》，　流亡中写《语言入门》《大教学论》，　在没办成的学校里编出《世界图解》）　缝隙位置：九宫之外（显露光谱）　第二道缝：D3　优化约束。教法站「压误差、砍损耗」　（每小时有定额，指导书要「杜绝出错的可能」，　无用之物一概去掉）；他靠的是「冗余」——　被迫编课本的六年、只办了一半的学校，　看起来是绕路和浪费，后来都成了底子。　保底：学的内容先后分明、学的人起点相近、日子大体安稳时，　照表一步一步走，是让最多孩子学成的最省力的路；　在人人无学可上的年代，这张表是一次解放。

主缝不在九宫的九格里，落在九格之外的一组三视角上，叫显露光谱：一样东西可以处在混沌态（一锅粥，什么都还没定），介生态（正在成形），或者秩序态（已经定型）。夸美纽斯的学说几乎整个站在秩序态上：一切在开学前排定，照表执行，最好的一天就是和表上写的一模一样的一天。他自己的一生，却几乎没有一天是在秩序态里过的。混沌一次一次地来：瘟疫、兵火、流亡、战争、大火。他真正长本事的地方，是混沌过后的那一段介生态：在废墟上重新拿起笔，把烧掉的东西重新排一遍，而且每排一遍，都比上一遍更清楚一点。

这就有了一个很尖的悖论。他排了一张一步都不许跳、不许迟到、不许插班的表；他自己却十六岁才进拉丁学校，是个迟到四年的插班生，后来又被战火一次次从表上赶下来，再一次次插回去。他从自己的一生里得出的结论是「人生太乱，孩子该有一个不乱的次序」；可他的一生真正教给他的，也许是另一句：次序不是一次排定的，是被打乱以后一次次重排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头一个原因是心疼。一个觉得自己的春天被耽误了的人，一个在战火里失去了妻儿的人，最不愿意孩子再经历一次混乱，于是把「被打乱」这件事整个从学校里拿掉：同时开学，同时结业，谁也不掉队，谁也不插班。第二个原因，导论第五节列过：能教的进了书，只能碰上的，只好留在他自己身上。次序可以教，课本可以编，表可以排；一场把四十年心血烧成灰的大火，只能遇上。

只在秩序态里练出来的本事，会碰到什么样的天花板？王德生口述蒙台梭利时说过一句：「只有一个维度的忍耐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放到夸美纽斯身上，可以照样说：只会照表走的学生，在表没有被打乱以前，走得又快又稳；表一乱，他不知道从哪里重新进去。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孩子，缺的是一张表；今天的孩子，表已经多得很，缺的常常是表乱了以后重新开头的那份本事。

还要把保底说足。第一，学的东西本身先后分明，比如数数、识字、算术、一门语言的语法，前一步没站稳，后一步确实走不了。第二，学的人起点大致相近，一个班里的孩子年龄相仿、背景相近。第三，日子大体安稳，没有人频繁地搬家、

转学、生病、停课。三个条件都在，照表一步一步走，就是让最多孩子学成的最省力的路。他的问题不在这张表，在于他没有给表留一道「打乱以后怎么重来」的门。

第二道缝在 D3 优化约束。他的教法在这一格上站得很紧：每一小时有定额，每一天有定额；老师要有指导书，告诉他每一步该做什么，好杜绝出错的可能；没用的东西一概去掉。可他自己靠的，恰恰是这一格的另一头，冗余。在埃尔宾被首相改派去编课本的六年，在他心里是耽误了泛智；在沙罗什帕塔克那所只办了一半的学校，看上去是白费力气；可《世界图解》正是从这些「绕路」里长出来的。第 166 号读华罗庚，判语是「他教的是砍损耗，他靠的是攒冗余」，夸美纽斯在这一格上和他是近邻。

> 他教的是按时令下种，他靠的是误了时令，又一次次在灰烬里重新下种。 这句话不是说次序是假的。他在灰里重新下种，下的恰恰是次序：词典重编，课本重排，泛智重写。缝在于：他把「按时令」写成了全部，把「灰里重来」留给了自己。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 有，而且写得很细。每一小时有定额，每一天有定额；学过的要反复练，直到会；课堂之外还要留出同样长的时间自己学；学校的纪律，他比作印刷机的压印，是要逼人坐下来用功的。这一级设了，也随着班级和课表传遍了全世界。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 要打折说。碰物，他是设计过的：先认东西后学名字，《世界图解》把天地万物一样一样摆到孩子眼前；碰人，他也设计过：一百个孩子十人一组，由学生当小组长，彼此带动。可是他摆到孩子面前的物，是画好的、排好次序的物；他设计的人，是一齐开学、一齐升级的同龄人。碰那种自己控制不了的人和事，被打断，被赶走，从头再来，这一类难

被他用「同时开学、不许中途进出」整个挡在了学校门外。而这一类难，正是他一生里最多的东西。打 ○，这是初判：碰物、碰同伴他有设计，碰失控的人和事，他没有设计。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 他的教法里有一点影子：讲解之后，学生可以提出自己的疑问，觉得自己的译法更好的，可以念出来接受批评。可是整套设计的底子是一科只用一位作者的书，一切科目用同一个方法，老师的指导书要杜绝出错。学生要做的是照着课本学会，不是跟课本争。他本人却一辈子在争：跟反对他的神学家论战，跟笛卡尔当面谈泛智，写书回应对他的攻击，为泛智的主张在英国、瑞典、匈牙利一次次游说。他自己靠这一级，没有把它留给学生。打 ○。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装；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

◆ 七、顶住战：一位同路人，一位对手

第一位是笛卡尔。 他和夸美纽斯是同一代人，同样相信人类的知识可以找到一条新的、有次序的方法，算是同路人。1642 年，两人在荷兰莱顿附近的恩德海斯特见过一面，据记载谈了大约四个小时。据夸美纽斯自己后来的转述，笛卡尔对他的泛智并不以为然，大意是：你把哲学和神学混在一起了；我不越出哲学一步，所以我的只是一部分，你要的却是全部。

本书让一步：笛卡尔说中了一处。一个想把「一切」都排进一个次序里的计划，注定排不完，也注定要把许多说不清先后的东西硬排出先后。夸美纽斯一生最大的泛智工程，到死也没有完成，一部分书稿烧在了大火里，另一部分在德国哈勒的弗兰克基金会图书馆里躺了两百多年，直到 1934 年底才被一位学者重新找到。次序排得越全，越难排完。

第二位是伊里奇。 这位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主张「去学校化」，他在《欢快的工具》里专门点了夸美纽斯的名，大意是：夸美纽斯是现代学校的奠基人之一，是最早提出分成七级或十二级的强制学习的人之一；他在《大教学论》里把学校说成

「把一切教给一切人」的装置，画出了一张像流水线一样生产知识的蓝图；他不只是大批量生产的早期理论家，还是一个炼金术士，把炼金术一级一级提纯的办法搬来养育孩子。

本书也让一步：伊里奇看见的那台机器是真的。「教学印刷术」这个比方是夸美纽斯自己用的，学生是纸，老师的声音是墨；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升，确实像一道工序接一道工序。今天学校里许多让孩子喘不过气的东西，统一的进度、统一的考试、落下一步就处处落下，都能在这张蓝图里找到源头。

可是本书也要替夸美纽斯说一句。伊里奇看见的是他的书，没有看见他的人。写出这张流水线蓝图的，是一个一辈子被赶出流水线的人：一个晚了四年才进学校的孤儿，一个家被烧了两次的流亡者。他要这张表，是因为他见过没有表的日子是什么样子：孩子没有学上，大人各自逃命。笛卡尔从理性那一头批他排得太满，伊里奇从自由那一头批他排得太死，方向相反，指着的是同一个空处：这张表只有一个方向，从开学走到结业；从中途、从废墟、从表外面重新进来的那一个方向，他自己走过无数遍，没有画上去。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次序的用处，不在让人不掉队，在让掉了队的人找得到重新进来的地方。

◆ 八、世界写回他

夸美纽斯身后，名声冷过一阵。他晚年信预言的事让不少学者看轻他，他的教会也在流亡中渐渐散了。到了十九世纪，德国的教育家们重新读他，发现今天学校的样子差不多都在他书里写过；1892 年他诞辰三百年，欧美许多地方开会纪念。他在二十世纪被捷克人奉为民族的老师，他的生日 3 月 28 日成了捷克的教师节。195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他的教育著作选，序言是皮亚杰写的，称他是发展心理学里「发生」这一想法的先驱之一。

他设计的那套学校，从欧洲一路传开。班级、年级、学年、统一课本、按课时排的课表，经过普鲁士等国的国民学校，传遍了全世界。中国的学校是在晚清开始采用班级授课的，一般认为 1862 年开办的京师同文馆是最早的一处；到二十世纪

初新学制颁行，年级和学年就成了全国学校的骨架。《大教学论》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是傅任敢的译本，师范学校一代一代地读。第一节里奚老师手上那张全区进度表，就是这条路走到今天的样子。

这道缝传到后人手里，一代比一代宽。在夸美纽斯本人身上，缝最窄：他嘴上说次序，身上带着一次次的重来；他还给表留了一些松动，每天只上四小时课，老师是自然的仆人，学校该像游戏场一样让孩子愉快。到了后来的国民学校，四小时变成了一整天，「自然的仆人」变成了「按进度执行」。再往后，进度表和统一考试连在了一起，表上的每一格都成了要检查的一格，被打乱的孩子不再只是没有位置，而是被记成了「落后」。

到了 AI 时代，他那台教学印刷机，是最先被机器接手的东西之一。按次序推送内容，先易后难，一课接一课，今天学的为明天铺路，这些事机器做得比任何进度表都细，而且可以一人一份：它不必等全班一齐开学，也不必让插班的孩子坐着干等。在这一点上，机器反倒拆掉了他那条「同时入学」的规矩。它接不走的，是灰上重来的那一下：一个人在被打乱以后，决定先重建哪一样、放下哪一样，这件事没有表可以照着走。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堂标准课

只学夸美纽斯的人，往往是很负责的人。教研员把一学期的进度排得滴水不漏，校长要求各班进度一致，家长给孩子报名时先问课程是不是「分龄、分阶、成体系」。他们学到了次序，这是真本事，没有次序，一大群孩子根本学不成。他们的难处也出在同一处：表一乱，就只会「补进度」「赶进度」。插班的孩子来了，让他先把落下的补齐；生病的孩子回来了，让他周末补课；一个孩子在表外冒出一个好问题，先放一放，等讲到那一课再说。他们学到了按时令下种，碰到时令被打乱、需要在灰上重来的时候，手就停住了。

比如有这样一位早教老师，姓邢，在一家连锁早教中心的分店带一岁半到两岁的班。这家中心全国几十家店用同一套标准课：一节课四十五分钟，热身、音乐律动、感官游戏、彩虹伞、绘本、再见歌，第几分钟做什么，总部的教案上写得清清

楚楚；每周一个主题，一学期二十四周，哪一周讲颜色、哪一周讲形状，全国一样。邢老师是标准课的忠实信徒，常对新来的家长说：「孩子的发展是有顺序的，跟着我们的课走，一步都不会落下。」到这里，她嘴上信的，和夸美纽斯的学说站在同一处：次序先排好，照着走。

可她自己是怎么成为一个好老师的？她入行头几年，在城郊一个小小的托育点，没有标准课。那几年几乎每节课都被打乱：停过电，音乐放不出来；有孩子第一次离开妈妈，哭满一整节；有一年托育点搬了两次家，课只能挪到小区的凉亭里上。她那几年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课上到一半，把原来的安排整个放下，看着眼前这几个孩子，重新想一个开头。她真正靠的，是这一次次的重来。

天花板出现在一次总部的课程升级。新版标准课把每个环节的时间卡得更紧，总部还要抽查课堂录像，给「环节完成度」打分。有一个星期，班上来了一个刚从外地转来的男孩，第一节课一进门就躲到垫子底下，死活不出来。按旧办法，邢老师会停下来，把彩虹伞铺到垫子边上，陪他从垫子底下先伸一只手出来。可是那天她看了一眼墙上的钟，第十二分钟该做律动了，她照着教案往下走。一节课走完，环节全部完成，那个男孩一次也没从垫子底下出来。下课后她坐了很久。她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只会照表走的老师，把自己当年最拿手的那样东西弄丢了。

她后来是怎样补上的？她没有扔掉标准课，标准课对大多数孩子、大多数日子是好用的。她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自己的教案本上每一节课后面都留了一格，标题叫「打乱以后」：这节课哪里被打乱了，她是从哪里重新开头的，孩子后来怎样。另一件是每月挑一节课，事先跟家长说好，其中一个环节不照教案走，换成当场由孩子挑的一样东西：孩子抱来一只皮球，就从皮球接下去；孩子只想爬垫子，就从爬垫子接下去。头两个月，她自己也手忙脚乱，一节课下来比平时累得多；到第三个月，她接得顺了，孩子们也习惯了「今天有一段不一样」。那个躲在垫子底下的男孩，是在这样一节课上，自己推着一只皮球爬出来的。

拿四步来核。她嘴上信的，是「跟着我们的课走，一步都不会落下」，和夸美纽斯同站在秩序态。她真正靠的，是托育点那几年一次次在混乱里重新开头，这是他人生里另活的混沌态与介生态。她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孩子躲进垫子底下、

而教案要她往下走的那一刻，正是只学夸美纽斯的人会停住的那一处：表乱了，不知道从哪里重新进去。她后来怎样补上？在次序旁边，添了一格「打乱以后」，又按剂量，每月给自己和孩子留一段「不照表」的练习。四步落在同一道缝上。

所以学夸美纽斯，别原样照抄他的表，去补他的表上缺的那一格。他的表缺的，是「被打乱以后怎样重新进来」那一格，补法也就落在这一格上，而且要按剂量放。在家里，一件事被打断了，比如孩子搭了一半的东西倒了、周末的安排被一场雨冲掉了，大人别急着替他恢复原样，先问一句：「现在从哪里重新开头？」在学校，来了插班生，别只给他补进度，先请他讲讲原来学到哪里、学的和这里哪里不一样，像奚老师画的那两条线；一个学期里，有意留一两节「打乱课」，让孩子练一练计划泡汤以后怎么办。自己学东西，旁边放一个本子，专记「计划被打乱的那一天」，攒到几条，回头看一看，自己是从哪里重新进去的。

> 带走的话
>
> 次序要排，排好的次序会被打乱；被打乱以后，从哪里重新进去，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本事。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九宫之外，显露光谱：理论站秩序态（次序先定、同时开学、不许中途进出），人生另活混沌态（兵火、瘟疫、流亡、大火）与介生态（一次次在灰上重开）；第二道缝在 D3，教压误差、砍损耗，靠冗余。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按时令下种，他靠的是误了时令，又一次次在灰烬里重新下种。 下一章的洛克，也要给孩子写一套从小养成的规矩。他看孩子，像看一张白纸；可写下这套规矩的人，自己手里那张纸，早已写得密密麻麻。

第 19 章

洛克：写育儿手册的医生，把自己的书改了四版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说「孩子像一张白纸，趁早写上好习惯」的人，自己那张纸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写好的习惯，还许不许孩子长大以后自己改？

◆ 一、手册第四十七页

设想有这样一个家。冼家的女儿出生六个星期，小名团子。爸爸妈妈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出院那天，妈妈在床头放了一本厚厚的育儿手册，封面上印着一行字：从第一天起，帮宝宝养成好习惯。

手册的第四十七页，是一张作息样表。每三个小时喂一次奶，喂完陪玩一会儿，再放回小床自己睡；晚上八点洗澡、换睡衣、关灯，天天一样，一步不乱；宝宝哭了，先等几分钟再抱，免得「养成抱睡的毛病」。手册说，头三个月是习惯的地基，这时候写进去的，一辈子都难改。

冼家照着做了。爸爸在手机里装了一个记录软件，每喂一次奶、换一次尿布、睡一觉，都点一下，软件自动画出一条彩色的时间带。妈妈不放心，又在手册的空白处用铅笔记：几点喂、喂了多少毫升、哭了几分钟。两个人夜里轮班，谁醒着谁记。第一个星期，时间带乱成一团。第三个星期，居然有了点样子：晚上八点半，团子真的会自己揉眼睛。奶奶来帮忙，看了很满意，说：孩子就是一张白纸，你画什么，她就是什么。

到了第六个星期，事情起了变化。团子开始在下午四点多闹，哭声跟饿了不一样，抱起来走一走就停，放下又哭。手册上这一格写的是「玩耍时间」，她偏偏在这一格里最难受。妈妈翻遍了手册，找不到这一种哭。满六周去体检，儿科医生听完，笑着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每个孩子的节律不一样，手册上的表是一个起点，不是一张考卷。第二句：你们已经记了六个星期，比任何手册都更懂她，照着记录慢慢调，调不准的地方再来问我。

回到家，冼家把样表改了。下午四点那一格，改成了「抱着到阳台上走一走」；三个小时一喂，改成了看团子的信号再定。改完的表，贴在手册第四十七页的旁边，是这个家的第二版。

把这六个星期连起来看。奶奶那句「白纸」，和手册那句「头三个月写进去的，一辈子难改」，说的是同一件事：大人手里有笔，孩子是纸，写得越早，字越牢。可是冼家真正用上的，是第二版；第二版不是手册写的，是团子用她下午四点的哭声，一笔一笔改出来的。

说「孩子是一张白纸」、又写下一本从吃饭睡觉讲起、影响了三百年育儿书的书的人，是三百多年前的一位英国医生，叫约翰·洛克。这一章要看的，是那本手册，也是那张贴在旁边的第二版。

◆ 二、他说的秘籍：趁纸还白，写上好习惯

洛克的教育主张，集中在一本小书里，中文通常译作《教育漫话》，1693 年出版。它原本不是一本书，是一沓信。1684 年起，他的朋友、乡绅爱德华·克拉克和妻子写信问他：儿子该怎么教？洛克那时正流亡在荷兰，一封一封地回，几年后才把这些信整理出版，而且没有署名。

书一开头就是一句拉丁古语的意思：健全的心灵寓于健全的身体。接着他说，我们遇到的人里，十个有九个，好坏、有用没用，是教育造成的；幼年时那些小得几乎觉察不到的印记，后果又重大又长久，就像几条大河的源头，用手轻轻一拨，水就流向完全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从身体讲起，像一位医生开方子：多在户外，冬天也别总烤火；衣服别穿得太暖太紧；饮食清淡，少吃肉，别给孩子喝酒；少吃药；睡足觉。他还有一条今天不会照做的建议：每天用冷水洗脚，鞋子做薄一点，薄到踩水会渗进去，好让脚习惯湿冷，以后不容易着凉。这是十七世纪的医学，读的时候放回那个时代去看。

讲完身体，讲心。他说一切德行的根基，在于一个人能克制自己的欲望，违背自己的偏好，照理性指出的最好的那条路走，哪怕欲望往另一边拉。怎样养成这份克制？他的回答是本书这一章的关键词：习惯，不是规则。规则总会从孩子的记忆里溜走；你想让他做什么，就在每次机会出现时让他去做，没有机会就制造机会，一遍一遍做到成了习惯，习惯一旦养成，就自己运转，不必再靠记性。他还提醒两件事：提醒要温和，像帮他想起忘了的事，不要像抓一个故意犯错的人；一次不要养太多习惯，一样练熟了再换下一样。

怎样让孩子愿意做？他反对两样东西：棍子和糖果。打孩子，他说，是奴隶式的管教，只会养出奴隶式的脾气，棍子在的时候装作听话，棍子一走照旧；用糖果、新衣服去换好行为，孩子学会的只是贪图享受。他要用的是另一样东西：名誉。孩子比大人想的更早就在乎被夸、被看重；做得好，父亲就亲热他、夸他，做得不好，就冷淡一点。夸要当着别人夸，让夸奖加倍；批评要私下说，语气平和，别让孩子觉得自己的名声已经丢光了、索性不在乎。

读书写字，他也有一套新办法。他说学东西不该变成孩子的苦差事，最好让他觉得是在玩。他设计过贴着字母的骰子，孩子掷着玩，就把字母认会了。他把德行、智慧、教养、学问排了个顺序，学问放在最后，说一个书呆子讲这话也许让人奇怪，但学问确实是四样里最轻的一样。

还有两处常被忽略。一处是见世面：他说挡住世界的唯一篱笆，是把世界看透；年轻人要被一步一步领进世界，能承受多少就放多少，越早越好，但要有可靠的手领着。另一处是手艺：他希望一个绅士的儿子学一两门手艺，园艺、木工都好，还要学会记账。

先说他对在哪里。第一，他把孩子的身体请回了教育的正中间，一个医生的眼光，让育儿从吃、睡、穿开始。今天书店里的育儿书，前几章大多还在讲吃和睡，这个开头，一般认为是他开的风气。第二，「习惯比规则管用」这一条，今天每个家长都能验证：墙上贴十条规矩，不如每天晚上同一个时间刷牙、讲故事、关灯。第三，反对打孩子、反对拿糖果换好行为，在一个校长拿桦木条抽学生的年代，这是很大胆的话。第四，他把学习写成游戏，把学问放在德行后面，在今天机器什么都能答的年月，读起来反而更对。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洛克的主字是「装」。他在书的最后一节自己说得很明白：他写这本书时，把那个还很小的孩子只当作一张白纸，或者一块蜡，可以随意塑造。大人是写字的手，习惯是写上去的字，孩子是那张纸。不过这一回的「装」，装的不是知识，是习惯；不是一次倒进去，是一遍一遍描上去。记住这个「描」字，第四节要回到它身上。

◆ 三、土和路：内战、病床、流亡，和一封一封的回信

第一段，风暴里长大的孩子。洛克 1632 年 8 月 29 日生于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的灵顿村，父亲是乡村律师，清教徒。他十岁那年，英国内战爆发，父亲在议会军里当骑兵上尉，上司是当地有势力的乡绅波帕姆。靠着波帕姆的门路，十五岁上下的洛克进了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公学。校长巴斯比是出了名的严师，信奉不打不成器，而且是保王派。1649 年 1 月，国王查理一世在离学校不远的白厅被处决。一边是替议会打仗的父亲，一边是替国王祈祷的校长。这张「纸」，在他十六岁时，已经被写得密密麻麻，而且字和字互相打架。

第二段，牛津的二十来年。1652 年他进了牛津的基督教堂学院。那时的牛津还在教经院那一套：读亚里士多德，在固定的格式里做辩论。据他晚年的朋友马沙姆夫人回忆，洛克常说自己在牛津读书时没得到多少满足，那一套满是晦涩的术语和无用的问题，他觉得白费了不少时间。他拿了学士、硕士，留校教书，教过希腊文、修辞，当过管道德哲学的学监，也带过学生。真正吸引他的在课堂外面：他跟着同学洛厄走进医学，给波义耳当帮手做实验，读笛卡尔。

这一段有一件事要单独记下。1660 年到 1662 年，二十八九岁的洛克写了两篇短论，主张官府有权规定宗教礼拜里那些细节，要大家统一遵守。刚从二十年内乱里走出来，他怕的是乱，想要的是一只能镇住局面的手。这两篇他生前没有发表，二十世纪才整理出来。记住它，因为二十多年后，他写出了截然相反的东西。

第三段，一位伯爵的家。1666 年，三十三岁的洛克在牛津偶然结识了阿什利勋爵，后来的第一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当时的财政大臣。阿什利来牛津喝一种治肝病的泉水，泉水由洛克张罗送去，两人一见投缘。第二年，洛克搬进阿什利在伦敦的府邸，做他的私人医生，又跟着名医西德纳姆继续学医，学的是一双看病情怎样一天天展开的眼睛。1668 年，阿什利肝上的脓肿恶化到危及性命，洛克会同几位医生商量，力主开刀排脓。那个年代开刀本身就可能要命，手术却成了，伤口里留了一根小银管排脓，阿什利一直认为是洛克救了他的命。

从此洛克不只是医生。他替阿什利起草文件、做秘书、在贸易和殖民地的机构里任职；阿什利的孙子，也就是后来写美学和道德的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出生后的教育也由他照管安排。这是洛克第二次、第三次当起「教孩子的人」。1675 年阿什利失势，洛克去了法国，一住几年，其间又给一位年轻绅士当过家庭教师兼随行医生。在阿什利身边的这些年，他写了一篇讨论宽容的文稿，站到了自己二十八岁那两篇短论的对面。

第四段，荷兰的五年，和五十七岁那一年。阿什利卷进反对王位继承的斗争，1682 年逃往荷兰，第二年死在那里。1683 年，洛克也悄悄去了荷兰。国王下令撤掉他在牛津的职位，他在荷兰几座城市之间搬来搬去，用过几个化名，其中一个是「范·林登医生」。就在这几年里，他把《人类理解论》写完，写了《论宽容》，并开始给克拉克夫妇回那一封封谈孩子的信。这些信不是一次写定的。据记载，1685 年前后他给克拉克夫人写信谈到她女儿的教育，大意是在真理、德行、服从这些事上，他不认为女孩的心和男孩有什么不同，所以给儿子写的那些话，放到女儿身上也不必改什么。一个没有孩子的人，隔着海，一边读朋友家里的新情况，一边改自己的方子。

1688 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1689 年 2 月，他随玛丽公主一行渡海回国，这一年他满五十七岁。接下来一两年里，《论宽容》《政府论》《人类理解论》先后出版；《政府论》匿名，他生前一直不肯公开承认是自己写的。1693 年，《教育漫话》出版。晚年他住进朋友马沙姆爵士夫妇在埃塞克斯的奥茨庄园，一边养病，一边改书。《人类理解论》他生前出了四版：第二版因为朋友莫利纽兹写信鼓励，加写了讨论「我还是不是原来那个我」的一章，还收进了莫利纽兹来信提的一个问题：一个天生的盲人，靠摸分得清球和方块，忽然能看见了，他不摸，能不能认出哪个是球？第四版又加了讨论「观念的联想」的一章。同一时期，他跟一位主教打了几年笔仗，为宽容跟一位牛津的学者往返写信，《教育漫话》也一版一版地增订。1704 年，他在奥茨去世。

把四段连起来看，洛克这一生，被写上去的字从来不少，改掉的字也从来不少。十六岁，纸上已写满了内战；二十八岁，他写下要官府统一礼拜；三十五岁前后，他在伯爵家里写下宽容；五十七岁以后，他把自己最重要的一本书，当着朋友和对手的面，一版一版地改。

◆ 四、那一刀：他看见了一遍一遍描出来的习惯，又把它交给了一只握笔的手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他看见了习惯是一遍一遍做出来的。不是背下一条规则，而是在每一个机会里再做一次，做到有一天不必想就会了。他还看见，这件事每个孩子不一样。他叫家长从小仔细看孩子的脾性，最好在孩子玩的时候、以为没人看着的时候看：是凶还是温和，是大胆还是害羞；孩子不一样，办法也要不一样。他甚至在书的最后一节写道：每个人的心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就像每个人的脸，大概找不出两个孩子能用完全相同的办法带大。这几处，他看得非常清楚：习惯是在一次一次的做里长出来的，而且是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长出来的。

他在哪一步收回？就在同一个段落里。紧接着「找不出两个孩子能用相同的办法」，他说，这本书只谈一般的看法，那个孩子当时还很小，他只把孩子当作一张白纸，或者一块蜡，可以随意塑造。前半句承认了每张纸都不一样，后半句又把纸

放平、抹白，交到大人手里。从此笔只在大人手里，字只往一个方向写：大人写，孩子受。孩子一遍一遍做出来的那一层，会不会回过头改一改大人手里的那支笔？书里几乎没有这一格。

收回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是什么？是一张本来空着、只等被写的纸，加上一只本来就握着笔、知道该写什么的手。纸的那一半，是导论说的「先在的儿童」的反面：不是孩子身上藏着现成的好东西，而是孩子身上什么也没有，只等外面来填，这一点他和荀子站得很近。手的那一半，是「先在的方法」：一位好的家庭教师，照着德行、智慧、教养、学问的次序，把习惯一枚一枚盖上去。本系列第148号的判词说得最准：他看见了人是被经验写出来的，却把写的过程想成了往一张白纸上盖章。本章接着判，只补一个字：他连「描」都看见了，最后还是收成了「盖」。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过一遍。

一问，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他命名的是「习惯」：一件事在同样的时机里反复做，做到不必记、不必想，就成了人的一部分。刷牙、说谢谢、到点睡觉、说实话，确实都是这样来的。被命名的东西是真的。

二问，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E）下为真？在他那片土里几乎处处为真：一个乡绅家庭，一位家庭教师对一个孩子，天天守在旁边；孩子很小，要养的是作息、礼貌、诚实这一类行为；大人自己知道要把孩子带到哪里去，也就是做一个体面、克己、明事理的绅士。今天也一样，在婴幼儿阶段，在身体和生活习惯上，「反复做成习惯」「少打多夸」几乎都对。

三问，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十个有九个是教育造成的」和「白纸或蜡，可以随意塑造」这两句里。前一句把教育说成几乎决定一切，后一句把孩子说成几乎什么也不带。两句一合，教育就成了一件只从大人流向孩子的事。

四问，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就留在他自己写下的那几句里：孩子天生的偏向，他说，用规则、用硬碰硬是治不好的，想尽办法之后，偏向还是会挂在天性最初放它的那一边。又说找不出两个孩子能用相同的办法。这两句他看得见，写进了书里；可他的方法表上没有一栏记它，没有一步是「照着这个孩子长出来的样子，回头改大人的方子」。团子下午四点的哭，就是这一栏。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洛克（教育·哲学·医学，1632–1704） 理论站在：九宫之外 · 123 原理三拍 · 前两拍 ——张力积累（一遍遍照做）与形状改变（做成习惯，从此不必再想） （中心主义名：形状改变中心）；孩子是白纸或蜡，笔在大人手里， 字只往一个方向写，写得越早越牢 人生另活：回写（证据：1660–1662 两篇短论主张官府统一礼拜 → 在阿什利身边写 宽容文稿 → 1689 年《论宽容》；《人类理解论》生前四版，第二版因 莫利纽兹来信加写「同一性」一章，第四版添「观念的联想」； 《教育漫话》本身也一版一版增订） 缝隙位置：九宫之外（123 原理三拍） 第二道缝：E1 三界格内。理论站自我界（克己）与现实界（一步步领进世界、 学手艺），明言不要让孩子学辩论；人生另活理念界（牛津的经院辩论、 与主教的笔仗、为宽容的往返论战、朋友来信的追问） 保底：孩子很小、要养的是作息与品行、一对一且有一位可靠的大人天天在旁 的时候，「反复做成习惯」「不打不贿，靠名誉」「当众夸、私下说」 几乎处处是对的；他把身体放进教育，把学问放到德行后面，今天更对

把卡上的两边并排放，缝就出来了。

> 他教的是趁纸还白，把好习惯一枚一枚盖牢；他靠的是一张早被写满的纸，被他自己一改再改。 短一点说：他教的是盖章，他靠的是改稿。

这个判语只能用在洛克身上。荀子也主张从外面加上去，可荀子要的是一副夹具，压着一块会弹回来的木头；洛克要的是一张纸，一枚章，章盖上去就成了。洛克特别在一个「早」字：幼年的印记像河的源头，一拨就定了方向。可他自己的河，是在三十三岁那年才拐了最大的一道弯。遇到阿什利以前，他是一个写文章要官府统一礼拜的牛津学者；遇到阿什利以后，他在一张病床边、一座府邸里、一场流亡中，把自己的主张翻了个面。他五十七岁才出版成名作，出版以后又改了四版。改他的，是朋友的来信、对手的笔仗、一个盲人能不能认出球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导论第五节列过缝的来源，洛克身上最明显的是第二条和第四条。第二条，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他看得见自己怎样一步步养成读书、看病、做笔记的好习惯，看不见内战、打人的校长、一位伯爵的家，早已在他那张纸上写满了字。第四条，理论是某一阶段的总结：《教育漫话》写的是一个几岁孩子该怎样被带大，而让洛克成为洛克的，恰恰是三十岁以后那段被改写的日子。这一段，写不进一本写给小孩父亲的信里。

还有一条来源，可以叫作「怕」。他亲眼见过一个国家怎样在各说各话里打了二十年，也在牛津见过为辩而辩的经院辩论。他怕的是乱，也怕无休止的争。所以他给孩子定下的，是先有秩序、后有商量；先有习惯、后讲道理；至于辩论，他明白写着别让儿子学那一套，免得成了一个只求赢、不求真的人。这不是虚伪。一位在风暴里长大的人，最想给孩子的，是一个安稳的开头。他只是没有看见：让他自己成为洛克的，正是那些没能一次写定、被迫一改再改的字。

◆ 六、台阶三问

第一问，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而且写得很足。冷水洗脚、少穿衣服、想要的东西不能哭着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照理性而不是照偏好走，全书一半的篇幅都在练这一级。打 √。

第二问，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有。他说挡住世界的唯一篱笆是把世界看透，要一步一步领着年轻人进世界，能承受多少放多少，还要有可靠的手托着，这几乎就是本书说的「按剂量」。学手艺、学记账，也是让

手去碰真东西。要打折的地方是：他主张在家请家庭教师，不送学校，理由之一是学校那一群孩子会把人带坏，同龄人之间的推挤、争抢这一份难，被他挡掉了一部分。他自己也承认，在外面上学会让孩子胆子大一些、更会跟同龄人周旋，同学之间的比拼也能催人用功；他权衡之后还是选了家里。所以这一格有设计、有剂量，只是剂量偏小。

这一格统稿时按全书统一的尺重打过一次，原稿打的是 √（初判），现在降为〇。统一的尺问两句：这一级的难，来源是不是学生控制不了的？难落下来的那一下，老师有没有让它真的落下？第一句他过了——手艺、账目、世界上的人都不由孩子摆布。第二句他没过：剂量由家庭教师定，「能承受多少放多少」，这句话的另一面就是「扛不住就收回来」；而最硬的那一份难——一群同龄人日日推挤、争抢、排挤——他是权衡之后有意挡掉的。难由一只随时可以收回的手递过来，就还不是一级台阶。这和第 25 章蒙台梭利「每样一份，不必抢」原是同一个口径问题，按同一把尺，两处都登　　〇。他自己那一级却从没有人替他收回：牛津的学监，流亡的荷兰，没有人按他能扛的量给他派难。

第三问，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教法里没有设。话要说公道：他主张跟孩子讲道理，说孩子喜欢被当作讲理的人；也主张老师别总是训话，要轮到孩子说的时候听他说。可是他的「讲道理」，是大人用孩子听得懂的话把道理讲明白，不是让孩子跟大人、跟书争；关于辩论，他写得很明白，别让儿子学。而他自己，一辈子在理念界里被追问、被驳、再改。打 〇。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装；收回处：装；台阶＝自我√、现实〇、理念〇

◆ 七、顶住战：一位学生，一位对手，一本站上的书

第一位反驳者来自同一阵营：卢梭。卢梭从洛克那里拿走了很多东西，冷水、户外、少吃药、别把孩子捂得太暖，都能在《爱弥儿》里找到。可他在《爱弥儿》第二卷里点名批评洛克：跟孩子讲道理，是洛克的大原则，也是当时最时髦的做法，可在他看来，最傻的，正是那些被大人讲了一肚子道理的孩子。卢梭的意思

是，道理是长到后面才会有的东西，孩子小的时候，该让事物本身去教他，而不是让大人的嘴去教。这一驳，打在洛克最得意的地方：洛克以为自己在尊重孩子的理性，卢梭却说，那是大人借讲道理之名，把自己的结论提前塞了进去，孩子点头，未必是懂了，只是学会了在大人讲理的时候点头。

第二位反驳者是对手：德国的莱布尼茨。他读了《人类理解论》，写了一本逐章回应的书，拿另一样东西替换白纸：一块带纹路的大理石。石头里本来就有纹，纹路刚好勾出一尊大力士的样子，雕刻的人只是顺着纹路把它凿出来。人心也是这样，有些东西本来就在里面，经验只是把它凿出来。他还给经验论那句老话「凡在理智里的，没有不先在感官里的」补了半句：除了理智本身。纸可以是空的，可那张纸本身会不会自己折出纹路来，洛克没有问。这本书写成时洛克刚刚去世，莱布尼茨便搁下没有出版，六十多年后才印出来。

第三位是本系列的第 148 号。它从出生之前往回看：胎儿在母亲肚子里已经有了十个月的来往，出生时的哭声带着母语的语调。纸在出生那天就已经不白了。

本书让一步：卢梭说得对，只会听大人讲道理的孩子，道理是借来的；莱布尼茨说得对，孩子不是什么都不带就来的，团子下午四点的哭，就是她自己带来的纹路；第 148 号说得对，纸从来就不白。这三处，洛克都没有回答好。

但洛克也顶住了三件事。对卢梭，他顶住的是：孩子不是长到十二岁才配听道理，被当作讲理的人对待，本身就是一种养。对莱布尼茨，他顶住的是：纹路再好，凿子也要一刀一刀下，习惯不会自己从石头里冒出来。对第 148 号，他其实早就留了一句：找不出两个孩子能用相同的办法。他自己看见了纸不一样，只是没写进方法里。

落到洗家，这一让一顶可以很具体。作息要立，习惯要趁早养，这是洛克对的那一半，不必心虚；补丁在另一半：每一张作息表都当成第一版，孩子的每一个意外，都当成改稿的理由。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好习惯要趁早写，但要用铅笔写，留一道边，给孩子长大以后自己擦、自己改。

◆ 八、世界写回他

《教育漫话》出版后，成了十八世纪欧洲最畅销的教育书之一，英文一版一版地印，又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荷兰文，在英国被当作这个题目的标准读本一百多年。英国最早专做儿童书的出版商纽伯里，拿他的话给童书开路；「白纸」一说，经过法国的孔狄亚克、爱尔维修一路，长成了「人是环境和教育造成的」这一大股想法，后来的「实物教学」也从这里借过东西。今天中文里那句家常话「孩子是一张白纸」，一般都算到他身上。

缝在传播中变宽。洛克本人身上的缝最窄，因为他一边写「白纸」，一边写「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一边写「越早越牢」，一边自己改了一辈子书。到了后来的育儿书，「看孩子的脾性」那几节被删短了，「作息表」「好习惯清单」越印越厚。到了大众嘴里，只剩下两句：孩子是一张白纸；好习惯要从小养成。最后一节那半句「找不出两个孩子能用相同的办法」，很少有人记得。

「靠名誉，不靠糖果」这一条，走样得更厉害。洛克的夸，是父亲当着人认真看重孩子做对的那件事，和做错时的冷淡配成一对；他明说不要拿好吃的、好穿的去换好行为。三百年后，夸奖常常变成了随口的「你真棒」，又被做成了一颗颗可以攒起来的星星，攒够了兑换零食和玩具。名字还是「多鼓励」，里面装的却正是他当年反对的那块糖。

机器进了家里以后，洛克这一路最先被接手。定时提醒喂奶、自动画出睡眠曲线、到点推送「该刷牙了」「该读绘本了」，这些「一遍一遍描」的活，软件做得又准又不累。被做掉的是那枚章；做不掉的，是看着这一个孩子改方子的那双眼睛，和一张肯被孩子改写的表。反过来，机器也可以替洛克补上他没设的那一级：让孩子先写下自己的想法，再请机器专门挑毛病、跟他争一回，争完由孩子自己决定改不改。机器能陪着争，改不改，要留给孩子。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本新人培训手册

只学洛克的人，很好认。他们相信开头最要紧，头三个月、头一年、第一份工作，写进去的就是一辈子；他们擅长把要求拆成一条条习惯，定时、定量、天天做，很少打骂，常常鼓励。在一个目标清楚、只差养成的地方，他们带出来的人最省心。他们卡住，是在纸不白的地方，和纸要改的地方：碰到一个带着自己脾性来的人，他们觉得是「没养好」；碰到有人回过头来说「这一条写得不对」，他们第一反应是「先照做，以后你就懂了」。他们学到了盖章，没有学到让洛克长成洛克的那一场场改稿。

比如有这样一位翁澜，在一家家电安装公司做培训主管，带了十二年新人。她编的《新人手册》有一百二十页：进门先套鞋套，先报工号，装完拍三张照片，跟客户说话用哪几句，一样一样都有。新人入职头三个月，她只要求一件事：照手册做，天天做，做成习惯。她常说：新人是一张白纸，头三个月写上去什么，他以后就是什么。

可翁澜心里清楚，这本手册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她刚入行那年，公司什么手册也没有。她跟着一位老师傅跑了半年，第一次独自上门就把一台洗衣机的进水管接反了，客户在电话里骂了她半个钟头。后来她跟主管为「装完要不要当着客户试机」争了一场，她说要试，主管嫌耽误时间；她输了，半年后投诉多了，公司又回头改了规定。手册现在是第七版，每一版都是被投诉、被争吵、被一次次返工逼出来的。只是站在新人面前，她讲的是第七版，不讲前面六版。

天花板是在去年来的。厂家推出了一种要连手机应用的新机型，手册里没有这一页。一位客户当场指出，手册上那句固定的开场话听着像背书，让人不舒服。那批新人手脚都很规矩，却没有一个人会接这个话，只会重复手册上的句子。一位叫郁川的新人倒是在反馈表上写了一行：这一句能不能改？翁澜第一眼看到，下意识想回「先照做」。

后来她是这样补上的。她没有扔掉手册，前三个月照手册养习惯这一条也没改；她只加了两样东西。第一，每个新人满三个月，要交一页「改稿」，指出手册里一处他觉得不对的地方，写清楚理由。第二，每季度开一次评审会，新人当面讲，她和老师傅当面驳，驳不倒就改，改了的地方在手册上注明是谁提的。郁川那一句，成了第八版的一页。

按四步核一遍同构。第一，翁澜嘴上信的，是「新人是一张白纸，头三个月照手册写上去」，和洛克的白纸与越早越牢站在同一处：习惯是大人往上盖的章，方向只有一个。第二，她真正靠的，是七版手册背后的一次次返工和争吵，和洛克改了四版的书、翻了个面的主张对得上。第三，她在新机型和那句开场话面前碰到天花板：纸上没写的，新人不会接；有人要改的，第一反应是先照做，这正是只学洛克的人卡住的地方。第四，她补上的办法，是给手册留一道改的边，再设一场当面争的会，正是本章那句新话：趁早写，用铅笔写，留一道边给后来的人改。

> 带走的话
>
> 趁早写好习惯，洛克是对的；只是要用铅笔写，留一道边，给孩子长大以后自己改。他自己，就是这样被改成洛克的。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九宫之外 · 123 原理三拍：理论只写到张力积累和形状改变（反复做成习惯），人生靠的是回写（从统一礼拜到宽容，一本书改四版）；第二道缝在 E1 三界：理论不设理念界的争，人生一辈子在理念界里被驳、再改。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趁纸还白，把好习惯一枚一枚盖牢；他靠的是一张早被写满的纸，被他自己一改再改。

第 20 章

卢梭：教孩子十二岁前别碰书的人，五六岁就在灯下读到天亮

这一章的问题

让孩子「顺其自然」地长，顺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把书、道理和大人的手都挡在童年外面的人，自己又是靠什么长成的？

◆ 一、一个「放养」的周末

设想城东一个小区里的庞家。爸爸在一家设计公司上班，妈妈是中学的会计，两个孩子：姐姐庞萱十岁，弟弟庞禾六岁。去年秋天，爸爸读了几篇讲「自然教育」的文章，回家宣布：从今往后，周末不上兴趣班，不布置作业，放养。

放养的第一个周六是这样过的。早饭后，爸爸把两个孩子送到小区后面那片还没开发的空地，那里有土坡、野草、一截旧水管和几块砖头。他对孩子们说：想玩什么玩什么，饿了回家吃饭，摔了自己爬起来。然后他坐到坡顶的一块石头上看手机。

弟弟庞禾玩得很疯。他用砖头把水管的一头垫高，往里倒水，看水从另一头流出来；水流得太慢，他把砖头又垫高了一块；水冲得太猛，把下面的小土坝冲垮了，他蹲下来重新垒。一个上午，没人教他，他自己弄懂了「高的地方水跑得快」。

姐姐庞萱玩了半个钟头就不玩了。她从书包里摸出一本小说，坐在草丛里读。爸爸看见了，走下坡来，把书收走了：「说好了，今天放养，不看书。」庞萱不服气：「看书也是我自己想干的事。」爸爸说：「书是大人写的，放养就是要你自己去碰东西。」

下午，弟弟要去空地尽头那条排水渠边上玩。渠不宽，可是雨后水很急。爸爸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拦：让他自己去试。是妈妈追过去，把弟弟拉了回来。晚上两口子为这件事吵了一架。

那天夜里十一点，妈妈起来喝水，看见姐姐房门底下漏出一条光。推门一看，庞萱趴在被子里，打着手电，把白天没读完的那本小说读到了最后一页。

回头数一数这一天。弟弟在水管边学到的东西是真的，爸爸的「放养」没有白放。可是这一天里，有两件事被「放养」两个字挡在了外面：一件是姐姐手里的那本书，一件是渠边上那道本该有的栏杆。

两百六十多年前，有一位作家写了一本书，讲一个叫爱弥儿的孩子怎样被「顺其自然」地养大。书里的爱弥儿十二岁以前几乎不读书。写这本书的人，五六岁起就和父亲一起在灯下读小说，常常一读就是一整夜。他叫卢梭。

◆ 二、他说的秘籍：让童年在孩子身上熟透

让-雅克·卢梭，1712 年生于日内瓦，1778 年死于巴黎北边的乡间。他写过好几本改变了世界的书，这一章只看其中一本：1762 年出版的《爱弥儿》，副题是「论教育」。

这本书的写法很特别。卢梭给自己设了一个学生，一个资质平常、身体健康、家境富裕的孤儿，叫爱弥儿；又给自己设了一位家庭教师，就是他自己，从爱弥儿出生一直带到他结婚。全书五卷，按年龄排：第一卷是婴儿期；第二卷是两岁到十二岁；第三卷是十二岁到十五岁；第四卷是十五岁到二十岁；第五卷写爱弥儿遇到将来的妻子苏菲，学着成家。

用大白话说，他的主张有这么五条。

第一条，孩子不是缩小的大人。童年有它自己的成熟，每个年纪有每个年纪该长的东西。拿大人的道理去灌一个还看不懂道理的脑子，拿明天的要求去压今天的孩子，是最常见的教育错误。

第二条，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当是「消极的」。他在第二卷里说，大意是：最要紧的规则，不是节省时间，而是浪费时间；早期教育不在于教孩子美德和真理，而在于护着他的心不沾上恶习、他的脑子不沾上错误。他甚至说，要是能把孩子带到十二岁，身体强壮，却连左手右手都分不清，那才好。所以爱弥儿十二岁以前不读书；到了十二岁以后，他准许爱弥儿读的第一本书，是《鲁滨逊漂流记》，一个人在荒岛上靠自己的手活下来的故事。

第三条，让孩子依赖物，不依赖人。卢梭认为，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的意志支配，主人和奴隶都会变坏；被物支配，比如被冷、被饿、被一块石头的重量支配，人就不会变坏。所以老师不说教、不罚，让事情本身去教。书里有一个有名的例子：孩子打破了自己房间的窗户，老师不骂他，也不急着修，让夜里的冷风吹进来，孩子冻着了，就知道窗户是干什么用的。今天叫「自然后果」。

第四条，道理、书和人情，要等钟走到那一格再来。十二岁到十五岁，爱弥儿学的是有用的东西：看星星找方向，学一门手艺，老师说他将来最好做个木匠。十五岁以后，激情醒了，他才开始学同情别人、学看人和社会，也才第一次听老师谈上帝，那就是第四卷里有名的「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后来让这本书被焚的主要就是这一段。到了第五卷，爱弥儿二十岁上下，遇到苏菲。卢梭用了整整一卷写苏菲该怎样被教大，写的却和前四卷的爱弥儿几乎相反：爱弥儿要摆脱别人的意见，苏菲要学着讨人喜欢。第七节会回到这一处。

第五条，这一切有一个总根。《爱弥儿》开篇第一句，大意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到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孩子生来是好的，坏是后来一层一层写上去的。教育的任务，是挡住那些坏的写法，让本来的好自己展开。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对的地方很大。「孩子不是小大人」这句话，今天已经成了常识，而在他那个时代，孩子穿着缩小的大人衣服，背着大人的课本，被当成还没长好的大人来管。是卢梭第一个把童年当成一段自己有价值的日子来写。他反对拿童年去预支将来，这句话今天每一个被补习班追着跑的家长都该听一听。「自然后果比打骂好」，多数时候也是对的。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给过一个判断：卢梭真正看见的，是把坏的土清理干净以后，事情本身的后果进入孩子一试一改的路，促成孩子自己修正，这件事反复发生。庞禾在水管边垒了三次土坝，就是这样学会的。

拿装、挖、长三个字来读：他看见的是「长」，孩子在物里碰、在后果里改；他写下来的，主要是「挖」：好本来就在孩子身上，教育只是护着它、等它按年纪展开。本书登记他的主字为「挖」。

◆ 三、土和路：一个被写得很深的人

出生，和一箱小说。　卢梭出生九天，母亲就去世了。他晚年在《忏悔录》里说，他的出生是他一生第一桩不幸。父亲是钟表匠，一辈子没从丧妻里走出来，常常拉着儿子说「我们来说说你妈妈吧」，说着说着父子俩一起哭。五六岁起，父亲带他读母亲留下的一箱小说，晚饭后读，一读就停不下来，常常读到窗外燕子叫，父亲才不好意思地说：睡觉去吧，我比你还像个孩子。小说读完了，又读外祖父留下的书，其中有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他后来说，这些书给了他一种对自由的热爱，一种受不了任何束缚的傲气，这份傲气折磨了他一辈子。

父亲出走，雕刻铺，城门。1722 年，父亲和人起了冲突，为了躲官司离开了日内瓦。十岁的卢梭被送到乡下一位牧师家寄住。回城以后，家里先送他去跟一位书记官学抄写，被嫌笨赶了出来；1725 年又送他去给一位雕刻匠当学徒。师傅粗暴，他在铺子里学会了撒谎，学会了偷。1728 年春天，十五岁多的他和伙伴出城玩，回来晚了，城门的吊桥已经拉起来。伙伴们决定在外面熬一夜、第二天回去挨骂；他当场决定：再也不回去了。

华伦夫人的屋檐。　逃出日内瓦以后，他被人指引，去投奔一位收留新改宗者的夫人：华伦夫人。此后十几年，他断断续续住在她身边，叫她「妈妈」。她给他找出路，送他学音乐、帮她管账，教他怎样在客厅里说话。大约 1736 年起，两人住进尚贝里城外的一座小房子沙尔梅特。这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也是他真正读书的日子。他在书房里读洛克、笛卡尔、莱布尼兹，发现这些人彼此总在打架。他起初想把他们调和起来，弄得头昏脑涨；后来换了办法：读每一位作者，都跟着他的思路走到底，先不评判，先把一批观念攒起来，等攒够了再比较、再挑选。几何记不住，同一段路走一百遍、再走一百遍。没有老师，没有学位，他在别人的屋檐下，把自己读成了一个能思想的人。

里昂的一年。1740 年，他到里昂一位马布利先生家当家庭教师，教两个男孩。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正式教孩子，结果很糟。他在《忏悔录》里写得很老实：两个孩子性情完全不同，要是有耐心、有好脾气，也许能教成，可这两样他都没有。他说，他那时对付孩子只会三样：动感情、讲道理、发脾气；对大的那个，有时动情动到自己落泪，有时讲道理讲到精疲力尽，小的那个却最爱把他惹得发火。一年后他辞了职。二十年后，他在《爱弥儿》里立下的一条规矩，正是：别跟孩子讲道理。

巴黎，樊尚路，焚书。1742 年他去了巴黎，靠抄乐谱、写歌剧过日子，认识了狄德罗等一班朋友，也认识了旅馆里的洗衣女工泰蕾兹，与她相伴一生。他们的五个孩子，一出生都被送进了巴黎的育婴堂；这件事是他自己在《忏悔录》里讲出来的，他在书里说，写教育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忽视了无可推卸的义务，悔恨越来越重。1749 年夏天，他去樊尚看望被关押的狄德罗，路上读到第戎学院的征文题：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他后来说，读到这道题的那一刻，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写了应征文章，1750 年得奖，从此成名。1762 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同一年出版；同年，巴黎高等法院判《爱弥儿》有罪，下令焚书、逮捕作者，日内瓦也烧了这两本书。此后他在瑞士、英国、法国之间辗转，住的多半还是朋友和庇护人借给他的房子。

屋檐一处接一处。成名以前，是华伦夫人的沙尔梅特；成名以后，先是埃皮奈夫人借给他的巴黎郊外小屋「隐庐」；和她闹翻以后，他搬到附近的蒙莫朗西，租了一所小房子，房子修缮的那段日子，又住进卢森堡元帅夫妇给他的一座小楼。《爱弥儿》主要就是在蒙莫朗西那几年写成的。逃亡时，是纳沙泰尔地区的一个小镇，镇上的人往他窗户上扔石头；是比尔湖上的一座小岛，他只住了六个星期左右就被赶走；是休谟替他在英国张罗的房子，不到半年两人就闹翻了。他写了一辈子「人不该依赖人」，自己却几乎没有哪一年，是住在自己挣来的那片地上的。

把这几段放在一起，最硬的日子不在樊尚路上那半个小时。在沙尔梅特的书房里，一个没上过几天学的年轻人，跟着一群互相打架的哲学家，一个一个想到底，攒了好几年；在里昂失败的那一年，他把「我没有耐心」这句话带回去，放了二十年，放成了一本书。他晚年在《忏悔录》里说，《爱弥儿》花了他二十年思考、三年写作。

◆ 四、那一刀：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把土整片揭掉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他看见的比同时代几乎所有人都多：人是被一片土写出来的。一个孩子的口味、自尊、脾气、对财产的看法，都是身边的人、日子里的事，一层一层写上去的，写进去了就拔不掉。他也看见，孩子在物里碰、在后果里改，能自己长出本事来。这是真正的「长」，而且他看见了回写：长出来的东西，会回头改写一个人的一生。《忏悔录》里那间雕刻铺，就是他亲身尝过的回写。

在哪一步收回？第 155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卢梭》给过判词，本书照用：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把土整片揭掉，让人站在无土的地方，等不得，也不许被写。他看土会写坏人，就不要土了。第 247 号《张琼讲卢梭的自由与枷锁》接着往下判：他看见孩子生来有无限选择的可能，便把可能叫成了自由；他看见大人加的约束会写坏人，便把每一道约束都叫成枷锁，连护栏一起拆了。庞家爸爸没拦住的那条排水渠，就是一道被当成枷锁拆掉的护栏。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叫「自然」。王德生在第 247 号的口述里，把这台机器拆开了，原话是：「卢梭的『顺其自然』是发现学——自然＝子宫十个月里 SDE 形成的 E（特征纠缠系统）及由此产生的 D 和 S 的『惯性选择』」。用大白话说：卢梭以为的「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个孩子在母亲肚子里那十个月里，已经被缠出来的一片地（E），和由这片地带出来的第一批顺手的动作（D）与样子（S）。它其实是最早的一次「被写」，只是早到看不见来历。

举一个每个当过父母的人都见过的样子。刚生下来几天的婴儿，哭着的时候，听见妈妈的声音就容易安静下来，换一个陌生人说话，就没有那么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有研究者用新生儿吮吸奶嘴的快慢做过实验，发现刚出生的孩子更爱听母亲的声音，也更爱听怀孕最后几周母亲天天念给他听的那段故事。这看起来像是「天生」，其实是在肚子里那几个月，一遍一遍听出来的。卢梭说的「自然」，就是这一层：它很牢，也很好用，可它不是没有来历的，它是最早的一次回写。

卢梭把这一层当成了「本来就在」，要大人顺着它。所以本书说他的主字是「挖」：好是出厂就有的，教育只负责挡住坏的、等好的按年龄展开。那只按年龄排好的钟，两岁、十二岁、十五岁、二十岁，每一格该醒来什么，都是这台机器的刻度。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他命名了「在物里碰出来的学问」：孩子被事情本身的后果教，比被大人的话教，学得更牢，也更少记恨。这是真的，而且天天在发生。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第 155 号给过保底：当土是坏的，而且写土的那只手不在自己手里、也改不动的时候，不必等、不许写、揭掉土，几乎处处说得对。卢梭那个时代的法国，贵族家的孩子被当成小大人来管，学校里是死记硬背和体罚，他要把孩子从这片土里救出来。第 247 号补了一个条件：事情落在身体和物上，落在子宫写过的那一层上，落在回得来的事上，比如冻一夜、摔一跤，让开最好。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两处。一处是「自然」：子宫里缠出来的那一层惯性，被说成了一切好的源头，连读书、良心、财产这些子宫里从没发生过的事，也要「顺其自然」。另一处是「约束」：凡是大人加上去的东西，都被当成写坏人的枷锁，一概要拆。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就是那只手。第 155 号的判决「藏手」说得清楚：爱弥儿身边的一切，窗户、集市上的变戏法、将来的分离，都是老师事先安排好的，却要孩子以为是自然在教他。卢梭在第二卷里坦白过：让孩子始终以为自己是主人，而实际上始终是你在做主。放养的孩子，身后永远站着一个在安排的大人。这只手真实存在，却在「顺其自然」四个字里没有名字。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卢梭（教育·自然教育与政治哲学，1712–1778） 理论站在：D1 意义目标 · 自由（孩子不被人支配，只服从物的必然； 约束一概视作枷锁；中心名：自由中心） 人生另活：幸福（积住张力再转换：沙尔梅特先攒观念再挑选， 几何一段路走一两百遍；里昂教书失败，带回书桌放了二十年） 创造（在一团乱里自己组织出路：自学成才，自创记谱法， 樊尚路上一个题目，自组织成两篇论文与一本《爱弥儿》） 缝隙位置：格内（D1） 第二道缝：九宫之外 · 三号位。理论站一号位（只依赖物，不依赖人）； 人生靠二号位，人和人之间：华伦夫人的屋檐，狄德罗劝他应征， 一处处朋友与庇护人借给他的房子。保底：土坏而改不动、事落在身体与物上、事情回得来的时候， 放开、不说教、让后果去教，几乎处处是对的； 「孩子不是小大人」「别拿童年预支将来」放到今天也对。

主缝在意义这一格（D1，为了什么走：创造、自由、幸福）。卢梭的教法，是把自由抬成了全部：孩子要自由，不被任何人的意志写；大人的每一道约束都是枷锁。王德生在第 247 号的口述里说的正是这一格，原话是：「自由律的顺利运行

需要幸福律和创造律（即特征律）来护航和引领；从大师的缝隙看，卢梭忽视了这两律」。幸福律，大白话是把一股劲憋住、攒住、再转成动作；创造律，是在一团乱里自己理出一条新路。卢梭的教法里，这两位护航人不在场。

可是他的人生里，它们一直在，只是只守着一张书桌。第 247 号说得很准：他一离开书桌、走进人情，张力一来就转身，城门口是这样，里昂那间屋子是这样；可是一回到书桌前，他能熬。沙尔梅特那几年，面对一群互相打架的哲学家，他没有急着选一边，先攒了好几年；里昂那一年熬不住的难，被他带回书桌，在纸上放了二十年，放成了《爱弥儿》。第 247 号为此给过他的人生判语：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本书接着判，只再补一处：他在哪里等。

> **他教的是放开手、让孩子顺着自然自由地长，他靠的是在别人的屋檐下守着一张书桌，一熬就是二十年。**

这道缝最尖的地方，落在书上。爱弥儿十二岁以前不读书，十二岁以后也只准读一本《鲁滨逊漂流记》，一个不靠任何人、只靠自己的手在荒岛上活下来的人。可是把卢梭写成卢梭的，恰恰是书，是他五六岁在油灯下读的小说，是普鲁塔克，是沙尔梅特书房里那些互相打架的哲学家。他自己不是鲁滨逊，他是一个被书、被华伦夫人、被巴黎的朋友和对手一层层写出来的人。

先把保底说足。他在哪里是对的？在孩子还小、事情回得来的地方，他大多站得住：摔一跤、冻一夜、垒垮一个土坝，让后果去教，比大人追在后面说一百遍管用。在大人的手确实会把孩子写坏的地方，他也是对的：一个动不动就当众羞辱孩子的家，一所只会让孩子背书挨打的学校，把孩子带离那片土，是一种救。他错的，是把这些地方的结论，当成了一切地方的结论。

这道缝从哪里来？一是心疼：他被土写伤过，雕刻铺教会他偷；少年时在都灵给人当仆人，一屋子人盯着问一条丢了的丝带，他当场撒谎冤枉了一个女仆，愧疚了一辈子。所以他想给纸上的孩子一片没有人能写坏他的地。二是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他记得樊尚路上的半小时，记得自己怎样挣脱，却很少把华伦夫人的屋檐、朋友们借的房子，算进自己成材的本钱里。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孩子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爱弥儿从小洗冷水、光脚走路，摔了自己爬起来，学着不哭不闹地服从物的必然；到了第五卷，老师要爱弥儿在婚前离开苏菲出门旅行两年，对他说：以前你只有自由的外表，现在要学会做自己的主人。这一级写进了书，也传了下去。打 √。打折处要说明：前十几年的难多来自冷热和石头，不来自自己心里要熬的一股劲；真正「熬」的那一课，被他放到了二十岁。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孩子碰人、碰事、碰物的难？有，而且是全书最用力的一级。打破的窗户、园子里被园丁拔掉的豆苗、集市上把他比下去的变戏法的人、森林里迷路、靠正午的太阳找回家的方向，都是孩子碰事、碰物的难，自然后果从此传遍了全世界的家庭。打　√。打折处：他碰到的人，多半是老师事先教好台词的，碰的是一场布置好的戏。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孩子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书里没有。十二岁以前不讲道理；以后讲道理，也是老师引着他自己「发现」；老师要的是孩子只想做老师要他做的事，书里几乎看不到爱弥儿跟老师认真争过一回。可是卢梭本人，一辈子活在这一级里：沙尔梅特里和一群互相打架的哲学家较劲，第戎的征文题逼他跟整个时代的风气唱反调，《爱弥儿》出来以后，又跟教会、跟日内瓦、跟伏尔泰这些对手争了好些年。他自己被这一级炼出来，却没把它留给爱弥儿。打 ○。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

◆ 七、顶住战：一位看重他的哲学家，一位驳他的女作家

第一位是康德。他是卢梭的同路人，一辈子敬重卢梭；相传他散步从不误点，唯一的一次，是读《爱弥儿》读得忘了时间。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讲过几轮教育学，讲稿由学生整理，1803 年出版。他同样主张要让孩子自由，可是他提了一个卢梭没有正面提的问题，大意是：我怎样在强制之中培养自由？在他看来，人一出生身上就有一股野性，没有管束，这股野性不会自己长成自由；管束要先来，而且要让孩子明白，被约束，是为了将来能用自己的自由。

本书让一步：同路人说对了。不加约束，孩子得到的是可能，不是能力。第 247 号把这一点分得更细：可能要护，能力要长；约束里拦住回不来的那一部分，是护栏；拦住回得来的那一部分，才是枷锁。康德说的「强制」，有一大半就是护栏。

第二位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她是英国的女作家，1792 年写《女权辩护》，在第五章里用了很长的篇幅，专驳《爱弥儿》第五卷。卢梭写苏菲，说女孩子天生爱打扮、要讨人喜欢，教育就该顺着这份天性，让她学着取悦丈夫。沃斯通克拉夫特驳的意思，用大白话说是：这些不是天性，是一个社会一代一代写在女孩子身上的，你对爱弥儿说习惯要揭掉，对苏菲却把习惯收作天性。

本书也让一步：对手说中了学说里最软的一块。什么算「自然」、什么算「写上去的」，这条线是卢梭自己画的；画在男孩身上是一处，画在女孩身上又是另一处。这正好印证了王德生那句口述：「自然」本来就是被缠出来、被写出来的，只是早到或者熟到看不见了。第 155 号为此立过一条判决，叫「两副尺」。

两位合起来，指着同一个空处。康德是从里面补：自由要在约束里长。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从外面驳：你的「自然」本身就是一道约束。一个补、一个驳，拆的是同一样东西：卢梭以为，自由就是把大人的手拿开。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自由不是把手拿开就会长出来的，它要有人护着一道护栏，还要有一张能坐下来熬、坐下来争的桌子。

◆ 八、世界写回他

卢梭身后，《爱弥儿》被一代一代的人当成了教育的起点。瑞士的裴斯泰洛齐读了它，给儿子取名让-雅克，照着书里的样子养他，1774 年还为三岁多的儿子记了一本教育日记，一般认为，日记里写得最多的，是自由和服从在一个孩子身上怎样拉扯；德国的福禄贝尔把「顺着孩子的天性」盖成了幼儿园；伊塔尔、塞甘到蒙台梭利，一百五十年里一代代改写他的教育学，才有了今天的儿童之家（第 155 号有一条线专写这件事）。二十世纪，苏格兰人尼尔在 1921 年办起一所学校，几年后迁回英国，定名夏山，孩子可以不上课，这所学校常被人看作卢梭一路的后代。到了今天的中国家庭，它变成了几个很响的词：快乐教育、自然教育、放养。

缝是这样在传播中变宽的。在卢梭本人身上，缝最窄：他一边写放开手，一边自己坐在书桌前熬了二十年；书里那位老师，也一刻没有离场。到了追随者那里，「消极教育」的「护着孩子别被写坏」那一半慢慢掉了，只剩下「别管」；「藏起来的手」也掉了，只剩下「让孩子自己来」。再往后，到了一些育儿文章里，只剩下两个字：放养。可是卢梭书里从没有过一个没人管的爱弥儿，他的爱弥儿，是一个身后二十年都站着一位老师的孩子。

到了 AI 时代，机器最先学会的，恰恰是卢梭那只藏起来的手。按年龄推送合适的内容、把每一次后果都设计成一个小游戏、让孩子以为是自己选的，机器做得比书里那位老师细得多。机器接不走的，是那道护栏该装在哪里的判断，和一张书桌前那几年熬出来的东西。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张不及格的卷子

只学卢梭的人，往往是真心爱孩子的人。有的家长小时候被管得太死，发誓不让孩子再受一遍；有的读了几篇讲自然教育的文章，把兴趣班一个个退掉；也有的老师在班上少讲多放，让孩子自己去摸。他们学到了放开手，这是真本事，孩子的好奇心、胆子和身体，常常因此长得很好。群像里常见这样几种样子：孩子三年级还不肯写字，家长说「到时候自然会」；孩子沉迷游戏到半夜，家长说「让他自己

吃了苦就知道了」；孩子跟同学起了冲突，家长说「小孩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不问那是不是一件回不来的事。他们犯难的时刻也差不多：孩子第一次碰到一件放开手也长不出来的事，一件要坐下来熬、要跟人争、要有人在旁边护一道栏杆的事，他们就没了主意。

比如有这样一位爸爸，姓蔺，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儿子蔺朗从小是他「放养」长大的：小学六年没上过一个补习班，作业写不写由孩子自己定，考砸了也不说一句。他常对人说：孩子天生会长，大人别去写他。蔺朗小学过得很快活，爬树、养鱼、拆收音机，成绩中上，从不让人操心。到这里，蔺先生嘴上信的，正是卢梭那一格：自由，放开手。

可是蔺先生自己，并不是这样长大的。他年轻时读的是中专，毕业分到外地的仓库，一住就是好几年。那几年他晚上没事，就在宿舍的上铺，把仓库管理的旧教材一本一本啃，一边啃一边在一个硬皮本上画自己琢磨出来的排货图；有一回，他拿着这个本子，跟老主任争了一个下午，争的是货该按到货先后排，还是按出货快慢排，争输了，回去又改了三版。后来调度的位置空出来，主任推荐了他。他嘴上信放开手，身上靠的是宿舍上铺的那几年、一个本子和一场争论。

天花板出现在蔺朗初一的第一次期中考试。数学不及格，四十七分。卷子拿回家，孩子没哭，只说了一句：「我不想学数学了，我天生不是这块料。」蔺先生愣住了。按他一贯的说法，孩子自己的选择要尊重；可他心里清楚，这不是选择，是孩子第一次碰到一件放开手长不出来的事：几十道题，要一道一道坐下来磨，磨错了还要再磨。孩子从没被要求这样熬过，也从没跟谁为一道题认真争过。

他后来怎样补上？他没有转身去报三个补习班，也没有收回「放开手」。他在放开手旁边添了两样东西。一样是书桌：每天晚饭后，父子俩各坐书桌一头，他看自己的调度报表，孩子磨当天的错题，四十分钟，谁也不看手机，他不讲题，只陪着坐。另一样是争：每周末挑一道孩子自己也拿不准的题，让孩子讲，他故意提一个错的解法，逼孩子驳他。他还跟孩子讲了宿舍上铺和那个硬皮本。一个学期下来，蔺朗的数学考了七十八分，更要紧的是，他说「我不是这块料」的次数少了。

四步逐一对照。蔺先生嘴上信的是放开手、别写孩子，和卢梭的学说同在 D1 的自由上。他真正靠的，是上铺那几年熬出来的劲和一场争输了又改三版的争论，这是卢梭人生另活的幸福律、创造律，以及理念界那一级台阶。他碰到天花板，是在孩子第一次碰到一件要熬、要争的难事那一刻，只学卢梭的人也是在这一刻停住。他补上的办法，是在放养旁边添了一张书桌和一场争论。四处扣在同一道缝上。

学卢梭，别原样照搬他的放养，去补他书里缺的那几样。放开手是对的，但要先分清哪一道是护栏；把书桌也算进「自然」里，让孩子学会熬；再留一张能跟大人争的饭桌。第一节里庞家的妈妈，那天夜里没有收走姐姐的手电，只把台灯给她打开了。

> **带走的话**
>
> 放开手，孩子能长出胆子；可熬的本事和争的本事，得有一张书桌、一道护栏、一个肯跟他争的大人。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D1 格内：理论站自由（自由中心），人生靠幸福律与创造律，只守在书桌前；第二道缝在三号位，教的是只依赖物，靠的是别人的屋檐。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放开手、让孩子顺着自然自由地长，他靠的是在别人的屋檐下守着一张书桌，一熬就是二十年。

第 21 章

裴斯泰洛齐：一座赔光的农场，一本读遍欧洲的小说

这一章的问题

一位一辈子教人「先看东西、别靠字」的人，自己是靠什么被世界认识的？一张一步不乱的次序表，托得住一个孩子的长吗？

◆ 一、一个橘子有几瓣

设想一个周六下午，于外婆在阳台上剥橘子。四岁的外孙鸣鸣趴在小桌边，等着吃。

于外婆年轻时在街道小学代过几年课，最信一条老理：数数不能光背，得摸着东西数。她把橘子皮剥开，不急着给，先掰下一瓣放在桌上：这是一。又掰一瓣：这是二。一瓣一瓣排成一排，排到五就停下，让鸣鸣从头数。数对了，再往下排；数错一个，就从一重来。她的规矩是：五以内数熟了，才许数到十。

头两轮很顺。第三轮，鸣鸣数到七停住了。不是不会，是看见了别的东西：有一瓣特别小，缩在两瓣大的中间。他问：这个小的也算一个吗？于外婆说：算，一瓣就是一个。鸣鸣不大信，把小瓣拿起来对着太阳照了照，又问：它是不是橘子的弟弟？

于外婆笑了，把第二个橘子也递给他。这回鸣鸣自己动手，一瓣一瓣掰，一边掰一边数，数到十一。他愣了一下，跑去把第一个橘子的皮捧回来：刚才那个是十个，这个怎么是十一个？于外婆也答不上来，只好说：橘子跟橘子不一样。那天下午，鸣鸣一口气剥了五个橘子，把每个有几瓣，用蜡笔在一张纸上画成五排小圆圈，最长的一排画了十二个。

晚上女儿来接孩子，问他今天学了什么。鸣鸣没说数数，说的是：小猴子分橘子，老大拿得最多，老三哭了。于外婆这才想起来，上个星期女儿给他读过一本绘本，讲一群小猴子分一堆橘子，谁多谁少吵成一团。鸣鸣下午那股非要把每个橘子都数一遍的劲头，是从那本书里带来的。

把这个下午拆开，里面其实有两样东西。桌上摆的是实物，这没错，鸣鸣确实是摸着一瓣一瓣的橘子学会数到十二的。可让他凑到桌边、非数不可的，是一个故事；把他带出外婆那张「五以内数熟再往下」的次序表的，是一瓣不合规矩的小橘子。

两百多年前的瑞士，有一个人，要是坐到这张小桌边，一定会先称赞于外婆：先让孩子看见、摸到，再教他说出来、写下来。他多半也会赞成那条「数熟了再往下」的规矩。这个人叫裴斯泰洛齐。这一章要说的是：他称赞得对；可他自己一生最要紧的那一回，更像鸣鸣那本绘本。

◆ 二、他说的秘籍：先看见，再说出

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1746 年生在瑞士苏黎世，1827 年去世。今天的教育学教科书讲他，常用三句话：「教育心理学化」「要素教育」「爱的教育」。这三句都有来头，也都说得太短了。用大白话把他的主张摊开，是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先看东西。他用的词，中文一般译作「直观」。意思很朴素：孩子认识一样东西，要先用眼睛看到它、用手摸到它、用耳朵听到它，然后才教他这东西叫什么、怎么写。反过来，先给一个字、一个定义，再让孩子去想这东西是什么样，他认为是本末倒置。他把这一条抬得很高，说直观是一切认识的绝对基础。

第二件，拆到最小，从简到繁。他觉得，外面的世界看上去乱糟糟，其实可以拆成三样最简单的东西：有多少（数），是什么样子（形），叫什么（词）。教一个孩子，就从这三样最简单的一格起步，一格做熟了，再往下一格，中间不许跳。1803 年，他和助手们出了几本练习书，其中一本就叫《直观 ABC》。这套办法后来被叫作「要素教育」。

这三样落到课堂上是什么样子，布格多夫留下过一个画面。据一位当年学生晚年的回忆，那时没有课本，也没有排好的课，老师就带着一群孩子站在一面旧墙前，墙纸破了许多洞。先数：一共几个洞？再看：这个洞是圆的还是长的，比旁边那个大还是小？最后说：用一句完整的话，把这个洞在哪儿、什么样子讲出来。一面破墙，数、形、词三样全在里面。今天读来，这一课最动人的地方，是它就地取材：手边有什么，就从什么起头。

第三件，头、心、手一起长。孩子不只要长脑子，还要长一颗会感激、会信任的心，和一双会干活的手。这三个字常被归到他名下，归得有根据，他的书信里几种排法，这一种出现得最多；不过晚年把一生的想法写成体系时，他把心放在了最前面。

第四件，教育从起居室开始。一个孩子最早的老师是母亲，最早的教室是家里的起居室。学校要学家里的长处：先赢得孩子的心，再教别的。

第五件，这一切首先是为穷孩子想的。他要让一个不识几个字的农家母亲，也能照着他的办法教自己的孩子；要让讨过饭的孩子也能长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只会背书、或者只会干活。

先说他对在哪里。放回他那个年代的乡下学校看，他对得很实在。那时一个农家孩子进了学校，一连几年被拴在字母表和教理问答前面，一本书从头背到尾，出了门，一样东西都叫不全。他看不上一种人，管他们叫「字的人」，说他们像是站在高跷上，还以为自己站得高。把实物放回孩子眼前，先让他碰到、再让他说出，对这样的孩子，是开门。今天幼儿园老师拎来一棵真白菜、一年级数学课发一把小棒，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他还对在一件更深的事上：他知道孩子是在一个人身边长大的。先赢得孩子的心，这句话今天每一个接新班的老师都用得上。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他把学习想成「挖」。他相信人身上的力量是从里面往外展开的，像身体长个子一样，有一条对所有人都一样的「自然的进程」；教育要做的，是找准这条进程，一格不差地跟上它。可是他在一个孤儿院的冬天里，亲眼看见过真正的「长」；他后来那张一格一格的练习表，又让这场长往「装」那边滑了一步。第四节细说。

◆ 三、土和路：办一所败一所的人

寡妇家里的「别乱动」。他的父亲是个外科医生，那时的外科医生更像一门手艺，挣得不多。1751 年父亲去世，他五岁。家里靠母亲，和一个叫巴贝莉的女仆撑着。据他晚年的回忆，父亲临终前求这位女仆别离开这个家，她答应了，一留就是一辈子。家里穷，看得也紧，孩子们少出门、少乱动，礼拜天的好衣服穿一会儿就得脱下来。他常去乡下当牧师的祖父家，在那里第一次看见穷人家的孩子是怎么过日子的。十六岁上下，他读到卢梭的《爱弥儿》，被一本书点燃了。

新庄：一座农场，一所贫儿院，一次破产。二十出头，他在阿尔高州比尔村附近买下一片出了名的薄地，盖了房子，取名「新庄」，1771 年和妻子安娜住了进去，本钱大半来自安娜的嫁妆。他要照当时时兴的新法种地，给周围的农民做个样子。梦很快撞上了地：替他买地的中间人坑了他，银行在他还没收一季庄稼时就抽走了钱，接着是两年大歉收。农场撑不住，他又想出一个主意：大约从 1773、1774 年起，把附近穷人家的孩子接进自己家，给吃给穿，让他们纺纱织布、种地，就在纺车和织机旁边教他们认字、算数。他盘算着，孩子们学会了手艺，他们的活计就能养活这所贫儿院。几年里，家里的孩子从二十来个多到三十多个。

算盘落了空。孩子一旦吃饱了、学会了纺纱，父母就把他们领回家去干活挣钱；孩子手里出来的纱和布卖不上价；又碰上荒年和一场暴风雨。1780 年，钱全用光了，贫儿院关门，新庄背了一身债。他后来只用很短的一句话写这一年，大意

是：不幸已成定局，我现在穷了。朋友散了，邻居笑他，安娜累病了。没走的人里，有一个自己找上门来帮他料理家务的女仆，还有巴塞尔的伊塞林。他后来写道，在人人提起他只会叹气的时候，伊塞林看他，不看成败，看他的劳作。

只剩一支笔的十八年。农场没了，学校没了，他手里只剩一支笔。这十八年，他自己说，是一生的大危机，也是写作最多的时候。1780 年，他在伊塞林办的刊物上发表了《隐士的黄昏》。伊塞林劝他为乡下人写东西。他回忆这段话时，亲笔写下了一句后来很要紧的话，大意是：老百姓只信认得他们的人，只听爱他们的人说话；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于是有了一个给老百姓写书的计划。

计划里的第一本，就是《林哈德与葛笃德》。1781 年，第一卷出版，写一个被贫穷和坏村官搅乱了的村子，怎样靠一位叫葛笃德的主妇，一家一户地回到正路上。书一出，在欧洲各个阶层都引起了轰动。书里那个坏村长，原型就是当年在新庄坑了他的那个人。他在新庄吃过的亏，一样一样都进了小说。可他并不怎么高兴：读者爱他的故事，却不接他的道理，也不照着去做。

斯坦兹的冬天，和两座城堡。1798 年，法军开进瑞士，旧邦联倒了。这年秋天，斯坦兹一带被法军烧了，留下许多没人养的孩子。新政府在一座还没盖完的修道院楼里开了一所孤儿院，交给他。1799 年 1 月 14 日开门，前后收了八十来个孩子，照管他们的，除了一个管家的女人，就他一个人。孩子们身上长疥疮，穿着爬满虫子的破布，眼里全是不信任。他后来写那半年，大意是：我的手在他们手里，我的眼睛看着他们的眼睛；他们哭，我跟着哭，他们的汤就是我的汤；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他们。到了春天，见过这些孩子的人都说，认不出来了。6 月 9 日，房子被征去做军队的医院，他离开了斯坦兹。那时连朋友都在背后说：他这辈子真正做成过的，只有一件事，写了一本小说。

这年 7 月，五十三岁的他在伯尔尼附近的布格多夫，头一回以教书为业，城里只肯在现成的一个班里划给他一个角落。一个有名的作家，从一群穷人家孩子的角落教起，八个月后考试，孩子们进步明显，他才被派去教一个高一些的班。后来有了城堡里的学院和几位助手，他们天天一起试，一样东西先教哪一半、后教哪一

半，常常是在课堂上当场改出来的。1801 年，他出版《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第二回出了名；1802 年一位学者写给政府的官方报告，又把他的方法送出了瑞士。他的助手布斯，是先读过那本小说才来投奔他的。1805 年，学院搬到伊弗东，一办二十年，最兴旺时上下将近二百五十人，欧洲各地的访客天天来，他亲自接待。普鲁士打了败仗，想靠教育把国家重新立起来，从 1809 年起陆续派年轻人来学。一个在伯尔尼当家庭教师的德国青年赫尔巴特，1799 年底到 1800 年初去布格多夫看过他上课；一个林务员出身的年轻人福禄贝尔，1805 年先来伊弗东看过一阵（一般说两个星期上下），1808 年又带着三个学生来，一边教课一边学，待到 1810 年。这两位，就是本书下两章的主人。

伊弗东后来在教师们长年的内斗里散了。他回到新庄，写完最后一本大书《天鹅之歌》，1827 年去世。后人给他立的墓碑，一站一站地写他的一生：新庄，斯坦兹，布格多夫，伊弗东；中间夹着一站，不是一个地方，是一本书。

把这几段连起来，最难熬的日子不在伊弗东，也不在斯坦兹，而在新庄破产以后那十八年。一个把家产、名声都赔进去了的人，手上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看见过的那些穷孩子，和一支笔。

◆ 四、那一刀：看见了一屋子的长，排成了一本字母表

先用判词三句法。这一刀，第 251 号《教人别靠字的人》已经落过，本书接着判，一字不改：他在斯坦兹的冬天看见，孩子是在一屋子的爱和一件件实物里长出来的，却把这场长排成了一本「直观的 ABC」。

他看见了什么「长」？在斯坦兹，他看见孩子是在一个固定的大人身边、在一锅大家同吃的汤旁边、在一件件摸得着的东西和一天天的活计里，一轮一轮长出来的。他在信里说，那里的安排不照事先定好的计划来，是从他和孩子们朝夕相处里长出来的。人手不够，他让学得快的孩子坐在两个慢的中间，教给他们。邻州一个镇子遭了火灾，他问孩子们愿不愿意再收二十个没家的孩子，钱不会多给，大家得

多干活、少吃一口，孩子们说愿意。他说自己先让孩子心里有了这份情，才去讲这份情叫什么。长出来的东西还回头改了大人：他写，自己也跟着孩子们学。这是真正的「长」，还带着回写。

在哪一步收回？在一族封口的词上：「方法」「要素」「自然的进程」「绝对基础」「从简到繁，一步不乱」。他把那一屋子的长，排成了一张从最简单到最难、对谁都一样的次序表。数、形、词，一格一格往下走，一格没做熟，不许往前。他说好的教学法只有一种；他给母亲写的书，要把母亲在每样东西面前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定，一个不识字的母亲照着念，一个字也不必添。第 251 号把这个动作叫作「排成字母表」。

这里要替他说一句公道话。收回不是到了布格多夫才有的。斯坦兹那封信里，已经有一张音节表，前两排背熟了才往下走。看见和字母表，那个冬天就同在一间屋里；只是那时，是他一个人日夜守在孩子中间，托着那张表。到了后来的方法书里，托着表的那个人，慢慢退到了表的后面。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他一辈子最深的一条信念是：人身上的力量从里面往外展开，心、精神、手各照永远不变的法则长，像身体长个子一样，由不得人。有这样一条对所有人都一样的「自然的进程」，那张表才敢说对谁都一样。这正是导论说的，西方多把「长」收成「自然」。于是本书读作：主字是「挖」，力量本来在里面，教育是顺着进程把它引出来；收回处落成「装」，因为照表一格一格往下走、齐声念、每个字写定，做到后来，就是往孩子身上一格一格地装。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他命名了「先看见，再说出」：一个孩子先碰到一样东西，名字才落得住。这是真的，每一位带过小孩的大人都见过。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在十八世纪那种书本压倒实物的乡村学校里，对讨过饭的孩子、没有家的孤儿、刚起步的低年级，它格外真。东西拿得到，孩子刚开始，手里又堆着一堆空字，这时候把东西放回眼前，几乎处处是对的。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绝对基础」和「只有一种」这两处。一条好办法，升成了一切认识的地基；一种次序，升成了对所有孩子都一样的唯一次序。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有两样。一样是托着表的那个人：斯坦兹那半年真正起作用的，是「我只有他们」的那一整个人，方法书里没有他的位置。另一样就是故事。他亲手写过「故事和图画是唯一有效的材料」，可交给母亲和教师的，是一张次序表。小说出版的第二年，他又写了一本《克里斯托夫与艾尔泽》：一对农家夫妇、一个长工、一个男孩，晚上围坐着，一章一章读《林哈德与葛笃德》，读完一章就讲一回里面的道理。据记载，这本书情节乏味，老百姓不爱读，他也就没再写下去。连故事，到了他手里，也被拆成了一课一课。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裴斯泰洛齐（教育·贫民教育与初等教学法，1746–1827）　理论站在：E1 三界 · 现实界（直观：实物、数、形在先，词是看见的仆人；　中心名：现实界中心，第 251 号推荐项）　人生另活：E2 信息 · 符号（第一回出名靠 1781 年的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　第二回靠 1801 年《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与 1802 年的官方报告；　助手布斯先读小说、后来投奔；他自己写下「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　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却只放进给百姓写书的计划，没放进方法）　E3 能量 · 势能（名声攒起来以后，各国送来学生、教师和访客）　缝隙位置：跨格（E1 现实界 → E2 符号）　第二道缝：D2 路径组织。教法讲「从简到繁、一步不乱」；人生是办一所 败一所——新庄 1780 年破产，斯坦兹只开了半年，布格多夫让出城堡，　伊弗东在内斗中散掉——每败一回都改了下一回的做法。　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保底：在书本压倒实物的旧学校里，对讨过饭的孩子、没有家的孤儿、　刚起步的低年级，「先看见、再说出」完全正确；把教法简化到　不识字的母亲也能照着教，是给穷人家的一根扶手。

主缝跨了格。他的学说站在现实界：实物、手、起居室、一件件摸得着的东西。把他推到全欧洲面前的，却是另一格里的符号：一个故事，一本书，一份报告。一个一辈子劝人别只信字、先去看东西的人，欧洲是先读了他的书，才来看他的学校的。

这道缝和本书第 13 章的甘地是近邻，也都是现实界跨到符号。可两道缝的走法很不一样，值得分清。

第一，先后倒过来。甘地是笔在前、手在后：纺车先在他的书里转了起来，过了好几年，回到印度以后，他才真正见到纺车。裴斯泰洛齐是手在前、笔在后：他先在新庄的纺车边上教了六七年穷孩子，农场和贫儿院一起赔光，手里什么都没有了，才拿起笔。他的字，是从一片赔光了的地里长出来的。

第二，笔的用法不同。甘地的笔多半用来请愿、论辩、说服，所以他的第二道缝落在理念界，一辈子在对驳里定主意。裴斯泰洛齐的笔用来讲故事：一个村子，一个主妇，一个坏村长，让人读着读着就信了。他靠的不是讲赢一个道理，是讲活一户人家。所以他的第二道缝不在理念界，在路上：一次一次地败，一次一次地改。

第三，跨的次数不同。甘地一辈子两条腿同时走，手上天天纺，笔下天天写。裴斯泰洛齐是一次跨过去：一本小说把他从破产的农场送进了欧洲的书房，此后他再回到教室，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人。

还有一处更微妙。甘地的教法里没给笔留屋子；裴斯泰洛齐却亲笔写下过故事的力量，他是知道的。他只是把这句话留在了给老百姓写书的计划里，交给母亲和教师的，是一张从简到繁的表。

为什么会这样？第一，能教的写成了理论，只能遇上的留在了人生里。一格一格地看、数、说，排得成表，教得会一个不识字的母亲；一个故事怎样才让人信，一回失败以后该改哪里，排不成表。第二，是心疼。他在那本方法书的第一封信里

回头说起斯坦兹以前那些年，说自己那时死死抓着一些字句，那些字句在他心里早已没了根。一个在字里沉下去过的人，给穷孩子设计教育时，先把字往后放，这是心疼。

> 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 说他靠一本小说，并无挖苦的意思。小说是他写的，故事的力量也是他写的。缝在于：他把「先看东西」写成了全部，把故事和那一回回的重来，留在了自己身上。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而且很细。开头的每一格都要做到完满，没做熟不许往前；齐声念的时候要安静、要跟上；在斯坦兹，他要孩子们为了收留别的孤儿，多干活、少吃一口。这一级写进了方法，也传下去了。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这是他站得最稳的一级。纺车、织机、田地，一件件实物，都是不由人随意摆布的东西；让学得快的孩子去教学得慢的，是在碰人。这一级不但设了，而且设在方法的正中间。打 √。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他本人这一级走得很多：十六岁被《爱弥儿》点燃，写书的十八年里替杀婴的穷苦母亲辩护、写过一本讨论人类发展进程的哲学书；办学时，自己的方法被访客、审查委员会和助手们一再质疑，他也一再回应、修改。可是他给学生定下的路，是先看、再说、跟着念，母亲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定；他提防的恰恰是讲道理、讲体系的「字的人」。孩子在他的方法里，没有一格是要跟老师、跟课本争一场的。他自己被这一级磨过，却没有写进方法。打 〇。证据弱在一处：伊弗东的现场比方法书宽，有没有让学生辩驳的安排，本章没有查全，所以是初判。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装；台阶＝自我√、现实√、理念〇

◆ 七、顶住战：一位访客，一位审查人

第一位是赫尔巴特。他和裴斯泰洛齐算同一个阵营：都要把教学从死背里救出来，都要找一个有次序的教法。1799 年底到 1800 年初，他去布格多夫看过课，后来在文章里记下孩子们齐声念、字音清清楚楚、像一支合唱队的样子；1802 年又专门写了一本小书，考察「直观 ABC」这个设想。他称赞这套办法练孩子的注意，对死记词句和定义却很不放心，还觉得拿正方形当一切形状的底子不对，该换成三角形。1804 年他在不来梅做过一次讲演，说这套方法绝不该拿来排挤别的方法，只该替别的方法打底；讲演里还有一句惋惜，大意是：照方法书看，那位文笔生动、写出《林哈德与葛笃德》的作家，倒像变成了一个把一本厚书填满乘法表的学究。

本书让一步：同路人说对了。一张次序表，要是只凭「从简到繁」往下排，排出来的是大人以为的简单，不一定是孩子心里的简单。赫尔巴特要给次序找一个孩子心里的根据：新学的东西，要接到孩子已经有的东西上去。这比「一步不乱」深了一层。他那句惋惜，更是替本章的缝作了证：同一个人，写小说时让人读着就信，写方法书时只剩下一张表。第 22 章会看到，他自己后来也排出了一套步骤，又被后学排得更死。

第二位是吉拉尔神父，一位瑞士天主教的教育家，在弗里堡主管学校多年。1809 年，裴斯泰洛齐自己请瑞士的邦联会议来审查伊弗东，想让自己的方法成为全瑞士学校的准则。审查委员会由吉拉尔主持，报告也出自他的手，1810 年交了上去。他佩服裴斯泰洛齐，却在几件要紧事上跟他意见不同。委员会的结论大意是：这是一所给富裕人家孩子上的不错的私立学校，却不能当公立学校的样板。瑞士的史家一般认为，这份报告是学院走下坡路的开始。吉拉尔自己后来在弗里堡办学，走的是另一条路：让高年级的孩子带低年级的孩子，把母语教学放在教育的中间。

本书也让一步：审查人说中了方法最薄的一块。伊弗东办得好，靠的是一个有名的人、一群肯少拿工钱的老师、一批慕名而来的学生和访客，这些都写不进方法书。把表抄到一所普通的公立学校去，托着表的那些东西一样也跟不过去。

可本书也要替裴斯泰洛齐说一句。两位反驳者指着的，是同一个空处。赫尔巴特从里面补：次序要接在孩子心里已有的东西上。吉拉尔从外面驳：离了那个人、那份名声，表撑不起一所学校。一个补、一个驳，都在说那张表底下原本垫着的，是表外面的东西。而那张表之所以能被一位德国青年带回去细读、被一个国家的审查会认真审一回，靠的恰恰是他那本小说和那本书信体的方法书先替他开了路。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一张次序表传得出去，托着它的那个人传不出去；想让后一样也传下去，得把故事和改错一起写进方法。

◆ 八、世界写回他

他身后，「先看东西」走得很远。普鲁士派去伊弗东的年轻人，回国以后不少当了师范学校的校长和教员。英国人梅约在伊弗东待过几年，回国后和妹妹伊丽莎白编出一本《实物课》，第一课是一块玻璃：看，摸，和海绵比，最后才给一个词「透明的」。美国纽约州的奥斯威戈，1861 年起把这一路办成了训练教师的学校。1873 年，东京的师范学校给小学定课程，添了一门新课叫「问答」，照这一路的实物教学来上；据日本文部省编的《学制百年史》，那时的人并没弄懂这套办法，问和答都事先备好，反复念，其实只是灌。到了中国，据研究者考察，他最早的中文译本恰恰是那本小说：二十世纪初刊在《教育世界》上，译名叫《醉人妻》。

这道缝一路传，一路变宽。起初它还窄：他在现场常常不照表走，孩子提个主意，他当晚就肯改。到了助手和学生手里，现场慢慢退了，表留了下来。到了各国的师范课本里，表又变成一问一答的卡片，一件实物配一串标准答案。再往后，只剩下墙上印着的「头、心、手」三个字，和一句「要让孩子先看到东西」的口号。一张原本托在一个人手上的表，最后被托在一张卡片上。

到了 AI 时代，他那台机器最先被接手的，是字母表那一半。把一样东西拆成数、形、词，从简到繁排好，配上图、配上声音、一步一步问下去，机器做得又快又好，一句话就能生成一整套「直观卡片」。机器还接手了另一半：讲故事。今天替一位教育家讲故事的，多半是短视频和推荐算法，讲得更快，也更容易只剩一个名字和一句口号。接不走的，是鸣鸣手里那一瓣对着太阳照的小橘子：碰到一样东西的那一下，和那一下之后冒出来的、表上没有的那个问题。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间拼音课教室

照着裴斯泰洛齐一板一眼去做的人，家里、园里、课堂上都有。家长给孩子买全套的看图识字卡，一张不落地过；幼儿园把教具一件件摆好，按说明书的次序玩；老师备课先找实物，一节课从简到繁，环环相扣。「先看东西」和「一步不乱」，他们是真学到手了。难处也落在相近的几处：东西拿不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教；孩子跳了一格、冒出一个表上没有的问题，不知道该拦还是该跟；最要紧的是，自己那一套要讲给别人听、要让别人也信的时候，只会把那张表原样递过去。他们学到了直观和次序，碰到需要一个让人信的故事、一回败了再改的时候，就卡住了。

比如有这样一位老人，姓饶，六十九岁，退休前在机械厂当了三十年钳工。他报了社区老年大学的拼音班，想学会用拼音在手机上打字，给远在外地念书的孙女发消息。他学东西有一条从厂里带来的老理：看得见、摸得着，一步一步来。当年师傅教他，先认工具，再练锉，锉不平不许碰车床。到了拼音班，他照样办：把二十三个声母抄在一张硬纸板上，每个旁边画一样东西，「b」画个广播喇叭，「g」画只鸽子；声母没背熟，不碰韵母。单老师夸他是班上最认真的一个。他嘴上信的，和裴斯泰洛齐的学说站在同一格：先看东西，一格一格往下。

可他真正学会打字，靠的不是那张纸板。有一回，厂里老同事建了个群，有人发了一张当年车间的老照片，大家七嘴八舌，说的全是旧事。饶师傅也想说一段：八几年他们班组连夜抢修一台镗床的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拼，拼错了就删，删了再拼，一段话打了一个多钟头，发出去，群里好几个人回他，还有人纠正他把一个

老同事的名字打错了。那一个月，他几乎天天在群里讲一段厂里的故事，每讲一段，他就把群里有人指出的错字截一张图，存进手机相册里一个专门的文件夹，旁边备注改对的写法。一个月下来，他打字的速度，比在课堂上背了三个月纸板还快。他嘴上信的是纸板，身上靠的是一个想讲的故事，和那个存错字截图的文件夹。

结业那天，他碰上了天花板。单老师请他给下一期新学员介绍经验。他把那张画满图的纸板复印了二十份，一条一条讲：先背声母，背熟了再学韵母，不许跳。新学员听得直点头，可一个月后，一半的人没再来上课。有一位老太太说：背了三个星期声母，还是不知道学这个干什么用。饶师傅那天回家想了很久：他讲了纸板，没讲镗床；他讲了次序，没讲那个存错字截图的文件夹。

他后来怎样补上？他没有扔掉纸板，只是在旁边添了两样东西。下一期再去讲，他先讲那段抢修镗床的故事，讲自己为什么非要学会打字；然后让每位新学员想好一件自己最想告诉家里人的事，第一堂课就试着拼它的头一句。他还教每人在手机相册里建一个文件夹，只存一样：这回哪个字拼错了的截图，后来怎么改对的。

对一对四步。他嘴上信的，是「看得见摸得着、一步一步来」，和裴斯泰洛齐的学说同在现实界，也同样排成了一张表。他真正靠的，是一个想讲的故事和一回回的错了再改，正是裴斯泰洛齐人生里另活的符号，和那一路从败到改。他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只把表递给别人、别人却不肯信也不肯学的那一刻，和只学裴斯泰洛齐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他后来怎样补上？在表的旁边添一个故事、一份改错的账。四步都对得上。

所以学裴斯泰洛齐，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实物照样摆，次序照样排；只是在摆实物之前，先给孩子一个非碰它不可的故事；在排次序的时候，留一个本子，记下孩子从哪一格跳出去了、大人跟着改了什么。于外婆那张画着五排小圆圈的纸，就是这样一块补丁。

带走的话

先看东西，是对的；可让人凑过来看的，常常是一个故事；让表一直管用的，是一本败了再改的账。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跨格 E1→E2：理论站现实界（直观，先看东西），人生靠符号（一本小说、一本书信体的方法书）；第二道缝在 D2，教的是一步不乱，活的是一次次从败到改。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 下一章的赫尔巴特，当年在布格多夫看过他上课，回去以后，要给那张次序表在孩子心里找一个根。

第 22 章

赫尔巴特：全世界的课堂走五步，他在伯尔尼开的是三道门

这一章的问题

一节课为什么要分成几个固定的步骤？定下这些步骤的那个人，自己又是怎样学会给孩子上课的？

◆ 一、公开课的五个环节

设想一所城区小学的公开课。三年级数学，课题是《年、月、日》。教室后排坐了十几位听课的老师，每人手里一份教案，一支笔，一张评课单。

上课的瞿老师把这节课磨了三遍。她的教案页边上，用红笔写着每一段的分钟数：情境导入三分钟，探究新知十五分钟，巩固练习十二分钟，课堂小结五分钟，布置作业两分钟，剩下三分钟留作机动。讲台上放着一部手机，屏幕朝上，计时器开着。

前两段走得很顺。她先放了一段生日歌，问孩子们各自哪天过生日，引出「一年有几个月」；接着发下一张年历，让大家数一数哪几个月有三十一天，哪几个月只有三十天，再教大家握起拳头，数凸起的骨节记大月小月。孩子们攥着拳头数，教室里一片「一月，二月，三月」的小声音。后排有老师点了点头。

第十八分钟，坐在第二组的桂子墨把手举得很高。瞿老师以为他要回答练习题，点了他。他站起来说：「老师，二月为什么这么短？我表姐是二月二十九号生的，她是不是四年才能过一次生日？」

教室里笑了一下，接着安静下来。好几个孩子扭过头去看他，又扭回来看老师。这个问题，比练习单上的每一道题都让人想知道答案。

瞿老师看了一眼讲台上的手机。「这个问题特别好，」她说，「我们下一节课就会学到，先请坐。」然后她翻开练习单，进入了第三段。

课上得很成功。每一段都在时间里，小结时孩子们齐声说出了「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下课铃响的时候，作业刚好布置完。评课时，大家都说环节清楚、节奏紧凑，只有一位老教研员在单子背面写了一句话：第十八分钟那个孩子的问题，本来可以让这节课换一个走法。

那五个环节不是瞿老师发明的，也不是她学校发明的。它们有一个远祖，是两百多年前一位德国人写下的「四步」，后来被他身后的学派改成了「五段」，又一路漂洋过海，进了中国的师范课本。可是写下那四步的人，自己学会上课，并不是靠四步。他是在瑞士伯尔尼一户贵族人家里，对着三个年纪、脾气都不一样的男孩，一个一个摸出门路来的。那一年他才二十出头。

他叫赫尔巴特。如果他坐在后排听这节课，第十八分钟那一下，大概会让他想起伯尔尼。

◆ 二、他说的秘籍：教学就是教育，新的要挂在旧的上

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1776 年生于德国西北的奥尔登堡，1841 年死于哥廷根。他一辈子是大学里的哲学教授，也是第一个认真想把「教育学」建成一门独立学问的人。他的代表作《普通教育学》出版于 1806 年，晚年又写了《教育学讲授纲要》。今天中国师范院校的教育学课本，讲到「传统教育」，第一个名字就是他。

他的主张，可以压成四句大白话。

第一句，教学本身就该是教育。　他不承认有一种只管送知识、不管人长成什么样的教学，也不承认有一种不靠教学、光靠说教就能成的教育。后人把这叫作「教育性教学」。教一首诗、一段历史、一道算术，目的都落在同一处：让这个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有德性、有主见的人。

第二句，要培养的是「多方面的兴趣」。　他说的兴趣，不是「孩子喜欢什么就教什么」，而是一个人的心向世界的许多方向同时打开。他把兴趣分成六种：知识一边三种，对事物本身好奇的，爱追问道理的，懂得欣赏美的；与人一边三种，体会别人苦乐的，关心群体的，敬畏更大之物的。一个只有一种兴趣的人是偏的，教育要让六种都有一点。

第三句，新的东西要挂在旧的东西上，才进得去。　这是他心理学的核心，后人叫它「统觉」。孩子心里已经有一团旧的想法，他叫「观念团」，新东西来了，能跟旧的接上，就留下，接不上，就滑过去。所以老师上课前得先知道孩子心里已经有什么，新课要从那里接。

第四句，一次学习有一呼一吸。　先是全神贯注地钻进去，他叫「专心」；然后退出来回头想，他叫「审思」。专心时，先把一样东西看清楚，再把它和相近的东西联起来；审思时，先把联起来的东西排成一个有条理的整体，再拿它去用、去练。四步连起来，就是「明了、联想、系统、方法」。

此外还有一个三分法：管理、教学、训育。管理是维持眼前的秩序，让课上得下去，本身还不算教育；教学是通过兴趣去造孩子心里那一团观念；训育是直接对孩子的性格和意志下功夫。

这里要先分清一件事。今天中国课堂里常说的「五段教学法」，预备、提示、比较、概括、应用，不是赫尔巴特本人写的。他写的是四步，而且那四步说的是一个人心里学习的节奏，不是一节课四十分钟怎样切分。把四步改成五段、再把五段排进一节课的时间表的，是他身后的学派，主要是莱比锡的齐勒和耶拿的赖因。这一分，后面几节都要用到。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对的地方很实在。第一，新东西要接在旧东西上，这一条今天每个好老师都在用：讲分数前先问孩子分过蛋糕没有。第二，一节课有进有出，钻进去之后要有人带着退出来理一理，不理就是一堆碎片。第三，他把「怎样教」从老师个人的脾气和习惯里拉了出来，变成可以讨论、可以传授、可以改进的东西。没有这一步，就没有后来的师范教育。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他的主字是「装」。孩子心里的观念，在他看来都是从外面来的，经验、交往和教学三条路送进去；他不承认人生来就有什么现成的能力，心里的一切，都是一层一层接上去、堆起来的。老师的本事，就是安排好送进去的次序。这是一种很讲究、很体贴的「装」：它照顾孩子已有的东西，照顾孩子的兴趣。可是次序由谁来定、按什么定，要到第四节再看。

◆ 三、土和路：一个母亲，一个老师，三个男孩

母亲坐在旁边的独生子。　赫尔巴特的父亲是奥尔登堡的司法参事，母亲出身医生家庭，聪明、刚强，据传记记载，和丈夫一直不和。赫尔巴特是独子，身子弱，母亲把全部心思放在他的教育上：请家庭教师来上课，每一堂她都坐在旁边。孩子十二岁以前主要在家里学，1788 年才进城里的文科中学。他早熟，十三四岁就读逻辑和形而上学，中学时读康德，十四岁写过一篇论人的自由的文章；他也有很好的音乐天分。

这一段很少被写进「赫尔巴特教育学」，却很要紧：一个孩子从小就在一对一的课堂里长大，旁边还坐着一位盯着每一步的母亲。他后来写教育学，心里的画面始终是一位老师对着一两个孩子，这一点在这里就定了底。

耶拿：跟费希特学，又跟费希特分手。1794 年他进耶拿大学。父母要他学法律，他不喜欢，据记载，是随他一起搬到耶拿住的母亲出面，才说动了父亲让步。当时的耶拿是德国思想最热的地方，费希特刚到那里当教授，赫尔巴特成了他身边的学生，一度被看作费希特的得意门生。

可是他很快就不服了。他觉得费希特把一切都从「我」里推出来，对外面那个实实在在的世界不公道。1796 年前后，他写了几篇文章批评谢林的早期著作，也批评费希特一路；据记载，他把手稿拿给费希特看，费希特在页边写了批注，他又针对批注写了回应。一来一回之后，他转身走了自己的路。

同一时期，他参加了一个叫「自由人社」的学生团体。一群年轻人大约每周聚一个晚上，轮流登台讲自己的想法，政治、历史、诗、哲学都讲，讲完互相驳。他后来一辈子的好朋友，大都是在这里认识的。

伯尔尼：三个男孩，一份份报告。1797 年春天，他没拿学位就离开了耶拿。自由人社里的一位瑞士朋友，受伯尔尼贵族施泰格尔之托替他家找家庭教师，推荐了赫尔巴特。施泰格尔曾任因特拉肯的地方长官，冬天住伯尔尼城里，夏天住乡下的庄园。他有三个儿子：路德维希十四岁，卡尔十岁，鲁道夫八岁。

这位父亲给了年轻老师很大的自由，课怎么排、教什么，都由他定；只提了一个要求：每两个月交一份书面报告，讲讲孩子们学得怎样。赫尔巴特在伯尔尼将近三年，报告一份一份交上去，今天存下来的，据记载只有五份。

存下来的这几份报告，是看他怎样学会上课的最好材料。三个男孩，三个样子。老大路德维希还不喜欢他，他在报告里老实写：孩子还没有爱上我，所以我很少对他作道德上的评判，不想让他觉得身边多了一个监视他品行的人；对这个孩子，他只能先从道理进去，让孩子凭自己想明白了，才肯服。老二卡尔心软，一句称赞、一句责备都进得去，他在报告里说，回想这孩子怎样把他的每一句称赞和责备都听进去，是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卡尔后来成为的样子，是在两人单独做功课的时辰里长成的。老三鲁道夫年纪最小，心里「东西多」，什么都想碰，他就要单独给这个孩子留出时间。孩子要学他自己不会的科目，他就把自己变成同学，陪着一起学。

他也在这里做了一个大胆的试验：让八岁到十岁的孩子直接读希腊文原文的《奥德赛》，不从拉丁文语法入门，原来用的那本拉丁课本很快被搁到一边。据记载，这本书他们读了很长一段时间。多年以后他回头说，那时他也有做错的地方：开头抠语法抠得太紧，太照着学校的老套，一遍遍追问孩子，其实只该把几个主要的词尾反复讲熟。

1799 年底到 1800 年初，他从伯尔尼去布格多夫，拜访了正在那里办学的裴斯泰洛齐，看他怎样教穷人家的孩子。（也有记作 1798 至 1799 年间结识的；裴斯泰洛齐 1799 年 7 月才到布格多夫，进课堂看课只能在这以后。）十来个五到八岁的孩子，傍晚临时被叫回学校，照样全神贯注，齐声念得像一支合唱队，他后来在文章里说，自己差点也想坐下去当其中一个。回来以后，他把看到的东西放进自己的想法里重新想了一遍。

1800 年初，他辞去了这份工作。原因不在伯尔尼，在奥尔登堡：父母的婚姻破裂了，母亲要他回去。他先回家，又因为家里闹得厉害，投奔了在不来梅的老朋友斯密特，在那里住了两年，写了两篇介绍裴斯泰洛齐的文章。母亲在 1802 年去世。

哥廷根与哥尼斯堡：把三个男孩写成了一门学问。 1802 年他到哥廷根，很快拿到博士学位并获准授课。他第一次开教育学课，就对学生说了一个很要紧的意思：理论和实践之间，有一个中间的东西，叫「教育的机智」，就是在课堂上一瞬间判断该怎么办的那份分寸；理论教不出它，它只能在实践里练成，但先学过理论的人，才能从实践里学到东西。1806 年，《普通教育学》出版。

1809 年，他应聘到哥尼斯堡大学，坐上了康德坐过的哲学讲席，在那里一待二十四年，还参与了普鲁士的学校改革。他在大学里开了教育学研讨班，又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小小的「教学研究所」：十来个中学年纪的男孩住在他家，由他的妻子照料，由研讨班的学生来上课，他自己看着、改着。他的妻子玛丽是一位英国商人的女儿，两人 1811 年成婚，没有孩子。这个家里的小学校，是伯尔尼的放大版：一个屋檐下，一群看得见的孩子。

1833 年他回到哥廷根。1837 年，七位哥廷根教授因抗议国王废除宪法被解职，时任哲学院院长的他想居中调停，受到不少批评，此后他更少过问时事，埋头教书著述。1841 年，他在哥廷根去世，六十五岁。

四段里分量最重的，不在哥尼斯堡的讲席上，而在伯尔尼：一个二十出头、没拿到学位的年轻人，对着三个不一样的孩子，每两个月给他们的父亲交一份账。账里写的不是四步，而是三道门。

◆ 四、那一刀：看见了一层一层接上去的长，收成了一台人人一样的观念机器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　在伯尔尼，他看见学习是一层一层接上去长的：新东西得挂在孩子已有的东西上，挂不上就滑走。他还看见，每个孩子能被抓住的地方不一样，老大在道理上，老二在心上，老三在「东西多」上；而且孩子全神贯注钻进一样东西以后，要有人带着退出来理一理，不然钻得再深也只是一处。这些看见是真的，而且在当时死背拉丁语法的学校里很难得。长出来的东西也会回头改人：卡尔在单独做功课的时辰里长成了一个样子，这个样子又回头改了老师：他在报告里说，有一两回，他一说到失望，孩子就消沉得让他自己吓了一跳，从此他对这个孩子说话更掂量轻重。

在哪一步收回？　在「写成对谁都一样的次序」这一步。他把一呼一吸写成了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步，说它是心灵学习的普遍进程。再往深一层，他把「接上去」写成了观念之间的力学：每个观念像一个有力量的东西，彼此推挤、压下、浮起，谁强谁就升到心的门槛之上；他甚至认为这种推挤可以用数学来算。这样一写，伯尔尼的三道门，就收成了一台对每个孩子都一样运转的机器。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　这台机器是观念团的力学。孩子的心被看成一个本来就按固定规律运转的装置：送进去什么、按什么次序送，它就会照规律组合出什么。老师的活，是站在外面安排送进去的东西和次序。于是「长」被收成了

「装」：一种讲究次序、照顾旧知、照顾兴趣的装，但终归是从外面装进去的。孩子自己那一问，比如第一节第十八分钟的那一问，在这台机器里没有位置去改变次序；它只能被安排到「下一节课」。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　　他命名了三样：新的要接在旧的上（统觉）；学习有专心和审思的一进一出；教学和教育本是一件事。这三样都是真的，每个上过课的人都见过。第 47 号对他的前判说得准：他看见的是路径一步一步组织起来、生成出一个人的样子，也就是「新观念有序进入旧观念团」这件事的反复出现。前判原话把这件事挂在「五段教学」名下；按史实，四步是他本人的，五段是学派的，这里只把名字对正，判断照接。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　在伯尔尼那样的地上，它格外真：一位老师，三个孩子，天天在一起，老师能看见每个孩子心里已经有什么；学的是一层可以接一层的书本学问，古典语言、历史、数学；老师还肯每两个月停下来写一份账。哥尼斯堡家里那十来个男孩，也是这样的地。条件一换，换成一位老师对着五十个孩子、一节课四十分钟、一张统一的进度表，「先知道每个孩子心里有什么」就做不到了，剩下能做的，只有按统一的次序往下讲。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　在两处。一处是他要把教育学建成科学：目的从伦理学里取，手段从心理学里取，而心理学又要写成可以计算的力学。这一步，把伯尔尼那几年的摸索，升成了对一切心灵都成立的规律。另一处是四步被说成学习的普遍进程，于是任何一节课都可以、也应当照着它走。到了学派手里，这一处又被再抬一层，四步成了五段，五段成了每一节课的固定环节。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　这一问的答案，是他自己亲口起的名字：教育的机智。他在第一次讲教育学时就承认，理论和实践之间有一段，理论写不进去，只能在实践里练。可是在他的四步里、在他的观念力学里，这份机智没有一格。第一节那位老教研员写在评课单背面的那句话，就是这份机智在一节公开课上留下的痕迹：人人都看得见那一下，评课单上却没有一栏可以写它。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赫尔巴特（教育·教育学与教学法，1776–1841） 理论站在：D2 路径组织 · 执行（照排好的次序一步一步走： 明了、联想、系统、方法；教师从外面安排送进去的次序； 中心名：次序中心，本书所立） 人生另活：评估·反馈·修正（伯尔尼将近三年，每两个月给孩子的父亲 交一份报告，存下五份；事后自承希腊文开头语法抠得 太紧、太照学校老套） 猜想（三个男孩三道门：老大从道理进，老二从心进， 老三从「东西多」进；孩子要学他不会的，他就当同学陪学） 缝隙位置：格内（D2） 第二道缝：九宫之外 · 显露光谱。理论写的是秩序态（四步、 观念力学、可计算的心）；他自己最有创造力的那几年， 在介生态里（伯尔尼的教法边教边成形；自由人社每周 互相讲、互相驳；与费希特手稿上一来一回）。 他把介生态那一段起名为「教育的机智」，放在理论外面。 保底：一位老师面对一大班孩子、刚上讲台还没有自己的分寸、 学的是一层接一层的书本知识时，先知道旧的、再接新的、 讲完理一理、理完去用，这条次序是好用的起点；它把教学 从随意和习惯里拉了出来。

主缝落在 D2 路径组织里。他的教学法站在「执行」这一步：路已经排好，照着一步一步走，就能从旧知走到新知，从明了走到方法。可是他自己学会上课，靠的不是执行一条排好的路，而是路上的另外几步。先是猜：这个孩子的门在哪里？老大、老二、老三，每人猜一次，猜错了再猜。然后是评估和反馈：每两个月，一份写给孩子父亲的报告，逼着他停下来，把这两个月的课一样一样摆出来看。最后是修正：希腊文开头教得太死，他自己认了，改了。

这就有了一个很尖的悖论。他写下的是一条人人都走的路，靠的却是一户人家里三条不一样的路；他教老师照次序执行，他自己最好的那几年，恰恰是在一份份报告里不停地改次序。第 166 号读曾国藩，判语是「他教的是动手，他靠的是修正」；本书第七章读颜元，第二道缝也落在这一格。三人同格，人生不同：曾国藩对着败仗改，颜元对着一本书改，赫尔巴特对着三个孩子和一位父亲改。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第一个原因是导论第五节说的，能教的写成了理论，只能遇上的留在人生里。四步能教，能印进课本、能在师范学校里考；三道门教不了，因为下一位老师遇到的，是另外三个孩子。第二个原因是理论是某一阶段的总结。伯尔尼时他二十出头，什么都敢试，让八岁孩子读《奥德赛》原文；到了写《普通教育学》，要建一门科学，科学要的是对谁都成立的东西，于是伯尔尼那几年里最活的部分，猜、对账、认错，被收成了「机智」两个字，放到了门外。

还要把保底说足。四步在什么条件下几乎全对？一是学的东西本身是一层接一层的，不接上旧的，新的就是进不去，比如语法、算术、历史年代。二是教的人还没有自己的分寸，一条清楚的次序能让他不至于乱。三是一大班孩子要在同一个时间里学同一样东西，没有次序，就只有混乱。三个条件都在，照次序教，是最稳的路。他的问题不在这条路，在他没有把自己在伯尔尼用过的另外几步，写成老师也能学的东西。

第二道缝在显露光谱上。他的学说写的是定型的东西：四步是定的，观念的推挤有规律，心可以用数学算。可是他自己最有创造力的年月，都在正在成形的那一段里：耶拿的自由人社里轮流登台、互相驳；拿着批评文章去见老师，老师批一轮，他回一轮；伯尔尼的教法，是一边教一边长出来的。他给这一段起了名字，叫机智，却只说它要在实践里练，没有说怎样练。

> 他教的是一节课走四步，他靠的是三个男孩三道门，两个月对一次账。 四步并不假。没有他在伯尔尼一次次的对账，也就没有后来那四步；四步本来就是从三道门里压出来的。缝在于：压出来的只剩了次序，压掉的是猜门和对账。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　　有。「方法」一步要孩子把学过的东西拿去练、去用；训育直接对着孩子的意志和性格下功夫，要孩子养成自己拿主意、自己守得住的品格；他对伯尔尼的老大，就是要他凭自己的理解把道理立起来，不靠别人压。这一级写进了教法，也传下去了。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　他承认孩子心里的观念有三个来源，经验、与人交往、教学，前两样来自真实的世界。可是在他的教法里，经验和交往是教学要去「补足」「整理」的原料，不是要专门设计、按剂量加上去的难；管理的用处，还是把眼前的乱挡开，让课上得下去。反过来，他自己的人生里现实界很硬：父母不和、离异，他为母亲辞掉伯尔尼的工作；在一位贵族父亲手下，每两个月交一份账；在普鲁士的学校改革里跟官府打交道。这一级他身上有，教法里没有专门设。打　〇。这一格是初判：他的「同情的兴趣」「社会的兴趣」里有碰人的意思，但更多停在体会与欣赏，证据弱在这里。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　在他的四步里，新知由老师提供，孩子去接、去联、去理、去用；道德观念要用好的榜样和故事「美地呈现」给孩子，让孩子自己生出赞同。孩子要回过头去驳老师、驳书，这一步没有设。可是他自己，二十岁就拿着批评文章去见费希特，在老师的批注上再写回应；在自由人社里每周上台、被人驳；到了哥尼斯堡，一辈子和谢林、黑格尔那一路争。这一级炼出了他，却没有留给学生。打 〇。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装；收回处：装；台阶＝自我√、现实〇、理念〇

◆ 七、顶住战：一位同门，一位对手

第一位是斯托伊。　他在赫尔巴特晚年到哥廷根跟他学过，后来在耶拿大学任教，又主持一所学校，把大学讲堂和中小学课堂看得一样重；1853 年夏天，他带着全校师生一路走到因泽尔斯山，德国学校的「远足日」一般就从他算起。他和齐勒同为赫尔巴特学派的领袖，却和齐勒长期有方向之争，1876 年争到了个人头

上，他退出了齐勒主持的学会。一般认为，斯托伊这一路不满的，正是齐勒把步骤和教材排得太死。照这一路的看法，老师的学问不是一张步骤表，把它排成每节课的固定环节，是学派走偏了，不是赫尔巴特本人的错。

本书让一步：同门说得对。赫尔巴特本人确实不是死守步骤的人。德国《新德意志传记》里的赫尔巴特条这样概括他的教学观：他对任何能接上孩子自己主动性的路都是开放的，只有那些让孩子变得被动的套路，才叫压人。四步在他笔下是心里学习的节奏，不是一节课的时间表；把节奏切成分钟的，是后人。

第二位是杜威。　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第六章专门评过赫尔巴特。先是称赞：赫尔巴特最大的功劳，是把教学从例行公事和偶然灵感里拉出来，变成有目的、有程序的自觉工作，还把注意力引到了学什么上。接着是批评，大意是：这套理论不承认活的孩子身上有自己主动的能力，这些能力是在跟环境打交道时不断改向、重组的；它是「教书先生」的理论，大谈老师有教学生的义务，却几乎不提老师也有向学生学习的机会；它把自觉定下、自觉使用的方法看得过高，把那些活的、说不出来的态度看得太低。

本书也让一步：对手说中了赫尔巴特学说里最薄的一块。心被写成一堆观念的推挤，孩子就只剩下被推挤的份；老师从外面安排次序，孩子那一问就只能等到下一节。

可是本书要替赫尔巴特说一句。杜威说他「几乎不提老师向学生学习」，这话放在他的书上是对的，放在他的人生上却不对。伯尔尼的报告里，老师一直在向三个孩子学：学老大的门在哪里，学老二怎样被一句话打动，学老三心里有多少东西；孩子要学他不会的，他就当同学。他写进书里的，是老师教学生；他活过的，是学生教老师怎样教。

再把两位的话放在一起，会看出一件有意思的事。同门从里面辩护：僵硬是学派的，不是他的。对手从外面批评：僵硬早就写在他的心理学里。两边都对了一半。四步本身不死，死的是把「一个人心里的节奏」当成「所有人心里的规律」那一步，而这一步，确实是他自己迈出的。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次序是从对账里长出来的；只把次序传下去、不把对账传下去，次序就会变成新的老套。

◆ 八、世界写回他

赫尔巴特活着的时候，教育学的名气远不如他的哲学。他真正被世界「写回」，是在身后三四十年。

齐勒在莱比锡把四步改成五步，把「明了」拆成分析和综合，又办学会、办实习学校，把一套按步骤备课的办法推给了成千上万的小学老师。赖因在耶拿接着改，改成后来最流行的五段：预备、提示、比较、概括、应用。耶拿的实习学校吸引了各国来进修的教师。十九世纪末，这套办法传到美国，九十年代一群留学德国的美国教育家组织起全美赫尔巴特学会，风行一时；也传到日本，清末民初又经日本传进中国的新式学堂。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译成中文，里面「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的课堂五环节，一般认为和这条线一脉相承。今天公开课上的导入、新授、练习、小结、作业，是它的远房后代。

一代一代传下去，缝一代比一代宽。起点上它还窄：他写了四步，又在课堂上讲机智，手边还有伯尔尼的五份报告。到了齐勒和赖因，四步变成了五段，心里的节奏变成了课上的环节。再往后，德国的新教育运动嫌它把每一节课都上成同一个模子，批它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老一套。到了中国的教育学课本里，他被简化成「传统教育」的代表，和杜威的「现代教育」放在两边对着讲：一边是教师、教材、课堂三个中心，一边是儿童、经验、活动三个中心。这个对照好记，却把他在伯尔尼当同学陪孩子学的那个年轻人，完全挤掉了。

到了 AI 时代，机器最先接过去的，就是「装」的那一整套：输入一个课题，几秒钟就能生成一份五环节齐全、分钟数标好的教案；按孩子的答题记录安排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也正是机器最擅长的「次序」。机器接不走的，是另外两样：一位老师被一个孩子的问题当场改了次序的那一下，和每隔一段时间坐下来、给一个真人写一份账、写着写着把自己也改了的那份功夫。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位新老师的三个班

赫尔巴特的学生遍布今天的学校，大多没读过他一页书。师范生把五段背得滚瓜烂熟，写教案先填五个格子；学校教研组把一节好课定义为「环节完整、时间合理」；新老师从网上下载一份优质课教案，逐字照着上。有次序，比上课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强得多，这一条不必看轻。麻烦出在次序成了新的老套。碰到一个班跟教案对得上，课就顺；碰到一个班对不上，他们要么硬拉回教案，要么手足无措。他们学到了一节课走几步，碰到需要猜门、需要对账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比如有这样一位新老师，姓缪，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第一年在一所县城中学教八年级，带三个班。开学前，教研组发给她一份统一的教案，第一单元里《浮力》那一课写得最细：导入用一只鸡蛋，清水里沉，加盐以后浮起来；新授讲浮力的方向和大小；例题两道；小结一句话；作业六道题。每一段都标了分钟数。她在宿舍里对着镜子练了三遍。

她嘴上信的，是「教案写得这么好，照着走就不会错」。到这里，她和赫尔巴特的学说站在同一格：路已经排好，执行就行。

头一个班，一切顺利。鸡蛋浮起来的时候，全班「哇」了一声，后面的环节一个接一个，下课铃响，作业刚好布置完。

第二个班，鸡蛋刚放进清水，后排一个男生就问：「老师，铁那么重，轮船为什么不沉？」这个问题在教案里是下一节课的内容。她照着教案说「这个我们下节课讲」，那个男生就趴下了，后面二十几分钟再没抬头。第三个班更难，鸡蛋浮起来，没人出声，她问「为什么」，也没人接。她照着教案往下讲，讲到小结，自己都觉得这节课是讲给黑板听的。

她的天花板就在这里。同一份教案，三个班三个样，而教案上没有一栏写「这个班心里已经有什么」。

她后来怎样补上的？不是把教案扔掉，也不是换一份更好的教案。她在备课本的后面，给三个班各留了几页，每上完一节课，就在那个班的页上写几行：今天哪一句话有人接，哪一句话没人接，谁问了什么，我是怎么答的。写了一个月，三个班的样子自己浮了出来：第二个班爱问「为什么」，得让问题先出来；第三个班怕说错，得先让大家动手，东西摆在眼前了，嘴才张得开。于是同一课，她给第二个班从轮船讲起，给第三个班先发一盆水、几样东西，让大家猜哪样沉、哪样浮。

她还做了两件事。她请隔壁办公室教了二十多年物理的耿老师来听课，下课以后两人争了一回：耿老师说浮力这一课次序不能乱，先讲鸡蛋最稳；她说第二个班先讲轮船，反倒接得上旧的，孩子都见过船。争到最后，耿老师说了一句：「那你下一轮把两个班的作业对一对。」到了教研组开会，她又把三个班的记录带去，提出统一教案能不能给每个班留一段空白。这一条没被采纳，但组长让她下学期在组里讲一次。

对一对四步。她嘴上信的，是照教案执行，和赫尔巴特的学说同在 D2 的「执行」。她真正靠的，是每节课后那几行记录、三个班三道门、和老教师争的那一回，这是赫尔巴特在伯尔尼另活的评估、反馈、修正和猜门。她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同一份次序对不上第二个班、第三个班的那一刻，和只学五段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她后来怎样补上？在次序旁边，添了一本对账的本子，又找一个会跟她争的人争一回。四步都对得上。

所以学赫尔巴特，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他的学说缺的，是猜门和对账那两步，还有理念界那一级台阶，补法也就落在这里，而且要按剂量放。在家里，辅导孩子前先问一句「这个你以前在哪里见过」，找他自己的那道门，别急着从课本第一句讲起。在学校，一节课留两分钟，让孩子把「我还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写在纸条上，第二天先回答其中一张，让孩子的问题真的改一次次序。当老师的，每隔两周给自己写一份一页纸的账，就写一个班、一个孩子，写着写着，就知道下一次该从哪道门进。

学期末，缪老师在备课本扉页上写了一行字：「教案是第一步，不是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写在每个班的那几页上。」这一行，和瞿老师那节公开课评课单背面的那句话，说的是同一件事。

> **带走的话**
>
> 次序是从对账里长出来的。赫尔巴特把次序教给了全世界，他自己靠的，是伯尔尼那三个男孩和一份份账。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D2 路径组织格内：理论站「执行」（照四步次序走，次序中心），人生另活「猜想」（三个男孩三道门）与「评估·反馈·修正」（两个月一份报告，自承教错）；第二道缝在显露光谱，理论写秩序态，人生在介生态，起名叫「机智」却放在理论外面。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一节课走四步，他靠的是三个男孩三道门，两个月对一次账。 下一章的福禄贝尔，也在耶拿听过课，也去瑞士看过裴斯泰洛齐。他从裴斯泰洛齐那里带走的，不是次序，是一盒积木和一座花园。

第 23 章

福禄贝尔：没人管的林务学徒，给孩子造了一座有人照看的花园

这一章的问题

给孩子一套配好的积木、一个有人陪着的游戏角，是不是就够了？一个发明了「儿童的花园」的人，自己又是在一片什么样的地里长大的？

◆ 一、积木区里的一道坡

设想一所城区幼儿园的中班。上午的区域活动时间，积木区在靠窗的角落，地上铺着地垫，矮柜里一格一格码着原木积木：长条、方块、半圆拱、圆柱，还有一只拳头大的小木球。柜门上贴着这一周的主题图「我们的小区」，印着几栋楼、一个门岗、一条路。带班的郜老师手里夹着一块写字板，上面是园里统一印的观察记录表，每个孩子一行，后面四格：能按图搭建；能说出正方体、圆柱体、球体；能与同伴合作；能收拾归位。

五个孩子进了积木区。三个很快照着图搭楼，一栋比一栋高，郜老师在「能按图搭建」那一格里打了三个勾。一个叫沅沅的女孩不搭楼，她把长条积木一块块拿出来，按长短排成一排，排完又排一排，嘴里数着数。郜老师想了想，给她勾了「收拾归位」。

剩下一个男孩叫麦麦。他拿了那只小木球和一块最长的木板，把木板一头搭在方块上，搭成一道坡，让球往下滚。球滚到一半就停了。他在底下再垫一块，坡陡了，球冲下去撞到墙，弹回来砸倒了旁边的一栋楼。盖楼的孩子叫起来，两个人吵了几句，郜老师过去劝开。麦麦回来接着弄：他在木板两边各立一块长条，当护栏；在坡底接了一段平路，平路尽头放一个半圆拱。前前后后塌了六七回，二十来分钟以后，球从坡顶下来，拐过一个弯，慢慢停在拱门底下。麦麦跳起来喊：「进车库了！」

郜老师低头看表格，犯了难。按图搭建，他没搭；说出球体，他从头到尾只说「这个圆的」；与同伴合作，他刚跟人吵过一架。四格都填不上。可她心里清楚，这二十分钟，是今天积木区里最像学习的一段：坡陡了球会飞出去，太平了球走不动，拐弯要有护栏。没人教过他这些，是他一回一回塌出来的。

今天几乎每一所幼儿园都有积木区，这些原木块有一位共同的祖父：一个德国人。他把这些木头叫作「恩物」，意思是给孩子的礼物；他规定，给孩子的第一件礼物，就是一只球。他还给这个地方起了名字：幼儿园，字面上是「儿童的花园」。

他要是站在积木区旁边，一定会先替麦麦高兴，因为他是第一个认真说「游戏是孩子的正事」的人。可他也会皱眉：球应该先玩，然后是立方体，然后是圆柱，次序是排好的，每一样都有它的意思。这一章要说的是：他替麦麦高兴，高兴对了；可麦麦那二十分钟真正的样子，没人排次序、没人说意思、一回回塌了重来，恰恰是他自己当年长大的样子，而这个样子，他没有写进他的花园。

◆ 二、他说的秘籍：孩子是一粒种子，游戏是他的正事

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1782—1852），德国图林根人。他最重要的书是1826年出版的《人的教育》，书里讲的主要是七岁以前的孩子。他的主张，可以压成三句大白话。

第一句，孩子像一株植物。他在《人的教育》里有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给小树、小动物留出地方和时间，因为知道它们会按自己身上的规律长好；可是对一个小孩子，大人却常常当他是一块蜡、一团泥，想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他主张教育首先应当是跟随的、护着的，而不是规定的、插手的。大人像园丁，园丁不造花，只替花挡风、浇水、松土。

第二句，游戏是孩子这个年纪最要紧的事。在他那个时代，游戏常被看成偷懒、胡闹。他反过来说，游戏是幼儿这一阶段最高的表现，是孩子里面的东西往外走的时候最纯的样子。他特别看重一个词，常译作「自动」：学习要从孩子自己里面动起来，不是从外面推进去。

第三句，要给孩子配好东西。他设计了一套「恩物」：第一件是六只毛线织的软球，红橙黄绿蓝紫六种颜色，吊在绳上给婴儿玩；第二件是一只木球、一个立方体、一个圆柱；第三件是一个切成八块小立方的大立方体；第四件也是一个立方体，切成八块长砖；再往后切得更细、花样更多。恩物的形状是定的，拼来拼去不变。另有一类叫「作业」：折纸、剪纸、用纸条编织、用针沿线扎孔、缝线、画画、捏泥，材料在孩子手里会变样。他还编了一本《母亲游戏与儿歌》（1844 年前后），一页图、一首儿歌、一段写给母亲的说明，教母亲怎样跟怀里的孩子玩手指游戏。幼儿园里还有围成圈的歌舞游戏，和每个孩子自己的一小块园地。

这一切背后，有一个他一辈子没放下的念头：统一。《人的教育》开头就说，万物里都有一条永恒的规律在起作用，这规律的根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活的统一，也就是神。球最圆满，没有棱角，所以是第一件恩物，它代表统一；立方体有面、有棱、有角，代表多样；圆柱半圆半方，把两样联起来。他相信一切进步都是从对立走到联结。

先说他对在哪里。他对的地方，今天已经是常识，常识到我们忘了它曾经是新的。第一，游戏不是偷懒，是三到六岁孩子学东西的主要路子。第二，上学以前的几年要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有伙伴，有花园，有懂孩子的大人。第三，幼儿园的老

师要专门培养，而且可以是女性，他晚年主要就在训练年轻女教师。第四，教具要简单。他嫌当时的积木画得太花、做得太像，反而不给孩子留余地，所以恩物都是素木的几何体。麦麦能拿一块木板搭出一道坡，靠的正是这份简单。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主字是「挖」。孩子长成什么，早就在孩子里面，像植物早在种子里；教育只是让它照着本来的规律展开。「展开」是他自己爱用的词，德文 Entwicklung，英译常作 unfolding。可他也在几处越出了这个字：「自动」、游戏、每个孩子亲手种的那一小块地，都已经很靠近「长」。他在哪一步把这场「长」收了回去，要到第四节再看。

◆ 三、土和路：一道院墙，一片森林，一座花园

院墙里的孩子。 1782 年 4 月 21 日，福禄贝尔生在图林根森林里一个叫奥伯魏斯巴赫的村子。父亲是路德宗牧师，管着一大片教区，忙教区，顾不上家。母亲在他九个月大时去世。他四岁上下，父亲再娶。据他 1827 年写给迈宁根公爵的长信回忆，继母生了自己的儿子以后，跟他说话不再用亲昵的「你」，改用对下人才用的「他」来称呼他；他说自己刚进童年，就已经觉得孤零零的。家里的房子四面是别家的房子、墙、篱笆，出了菜园就不许再往外走，抬头只有一片天。他帮父亲打理园子，这是他跟植物打交道的开始。

十岁那年（1792），舅舅霍夫曼把他接到小城施塔特伊尔姆。他后来写道，父亲家里是严厉、猜疑、拘束，舅舅家里是温和、信任、自由。他第一次和四十来个男孩一起上学，也第一次和一群同龄人一起玩。他在信里记下了一件很难受的事：他跑不快、不灵活，在游戏里常被冷落，下了很大力气，才被同学容进游戏里去。

森林。 家里觉得他的一个兄弟更值得上大学。1797 年夏天，十五岁的他被送去给一位林务员当学徒，学林业、估价、几何和测量，离家要走两天。据他自述，这位林务员懂得多，却不会教，又忙着放木排，答应教他的时间多半落空。他就自己读屋里现成的林学和几何书，找附近小镇上一位爱好博物的医生借植物学的书，趁林务员不在，给周围一带画了一张地图，采植物、压标本。他说那两年自己过得很孤独，上教堂的那份虔敬，慢慢变成了在林子里跟自然相处。满师回家，林务员

先写信给他父亲，把他学无所成的账全算在他身上；他拿出自己私下做的功课，才替自己洗清。据 1911 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述，多年以后，体操家雅恩还跟一个柏林学生说起过一个怪人，能从石头和蛛网里讲出各种了不起的道理，那人就是福禄贝尔。

十年弯路。1799 年前后他去耶拿，在各个讲堂之间转来转去，想找出所有学问之间的那根线。钱很少，家里不肯接济，读到第三个学期末，他欠了一家饭馆的饭钱还不上，在大学的禁闭室里被关了九个星期。1802 年父亲去世，他只能自谋生路，三年多里做过测量员、会计、私人秘书，自己说那几年外面的日子和里面的心离得很远。1805 年他在法兰克福学建筑，经人介绍认识了一所模范学校的校长格吕纳。这所学校照裴斯泰洛齐的路子办，格吕纳劝他：别学建筑了，来教书吧。他试了，说自己像鱼回到了水里。那一年他去伊弗东看过裴斯泰洛齐一次，只待了短短一阵，一般说两个星期上下。后来他给一户贵族人家当家庭教师，1808 年带着三个男孩去伊弗东，一边教一边学，待到 1810 年。他敬重裴斯泰洛齐，走时却不满足，觉得那套办法缺一个更深的根。

他去找那个根。1811 年进哥廷根大学，1812 年到柏林，跟矿物学家魏斯学结晶学。1813 年他报名参加吕佐夫志愿军打拿破仑，在军中结识了朗格塔尔和米登多夫，两人后来跟了他一辈子。战后他回柏林，在大学的矿物博物馆给魏斯当助手，天天整理、察看晶体。他后来说，晶体的世界清清楚楚地向他说出了人生的规律，石头和晶体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人的发展。一个人一辈子念念不忘的「统一」，是在这些石头上慢慢成形的。

花园。1816 年，他辞掉了博物馆的差事。三年前，他一个当牧师的哥哥被法国战俘传染热病去世，留下孤儿寡母。据记载，他一路走到格里斯海姆，把最后几个铜板花在路上买了面包，收下几个侄子办起一所学校，第二年搬到凯尔豪。朗格塔尔、米登多夫都来了，一群人结了婚、住在一处，穷到有时缺吃的。1826 年，《人的教育》出版。

1831 年起他在瑞士待了五年，办学不顺，当地天主教会不欢迎他；后来在布格多夫办孤儿院、培训小学教师。在那里他发现，孩子进学校以前那几年几乎没人管，这让他把心思转到了最小的孩子身上。1837 年，五十五岁的他回到图林根，在布兰肯堡办起一处专给小孩子做游戏和作业的地方，据记载也在那里成套地制作、出售恩物。1839 年妻子去世。1840 年，他正式用上 Kindergarten 这个自造的词；相传这个词是他在布兰肯堡附近的山路上散步时想出来的。第一所幼儿园因为缺钱没能撑下去，他就四处讲演，专心训练年轻女教师。1851 年他再婚，同年，普鲁士下令禁止按「弗里德里希与卡尔·福禄贝尔的原则」办学。卡尔是他的侄子，写过被看作宣扬社会主义的书，叔侄二人被混为一谈，幼儿园被疑为不信神、有危险。第二年 6 月 21 日，他去世。他的墓碑上，立着一只球、一个圆柱、一个立方体。

回头看这四段：院墙里没人陪他玩，森林里没人教他，十年的路没人替他排好次序。最后，他给别人的孩子造了一座花园，里面什么都有人照看。

◆ 四、那一刀：看见了三界缠在一块积木上，收成了一粒写好的种子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本书接着第 47 号判。第 47 号把他和裴斯泰洛齐放在一处，说他们「真正发现的是理念世界、现实世界、自我世界早期纠缠发展反复出现」；又说恩物与游戏是「儿童把现实材料、身体动作、内在想象、社会关系和理念形式连接起来的媒介」。这一看见是真的。拿麦麦那二十分钟对一对：木板和球是现实界，「进车库了」是自我界里的想象，坡陡坡缓、要不要护栏是理念界里的形与理，跟盖楼的孩子吵的那一架是人和人。四样缠在同一块积木上，一回回塌、一回回改，最后长出一样之前没有的东西。福禄贝尔是最早把这件事看清、并且给它造出一个专门地方的人之一。

在哪一步收回？在两处。第一处是「展开」这个词。他把孩子要长成的一切，说成早就在孩子里面，像整株植物早在种子里，教育只是让它按本来的规律出来。第二处是恩物的次序。他写过，每一件新恩物都是前一件「要求」出来的，只要看清前一件怎样发展，就能推出下一件是什么。次序是从球推出来的，不是从看孩子看出来的。一个从球推下去的次序，自然容不下麦麦从球跳到木板、再跳到车库。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两个零件：一粒种子里早就写好的、跟神相通的统一；一道从球排下去的先定次序。有了这台机器，孩子在游戏里长出来的东西，都能在说明书里找到位置：它要么是本来有的在展开，要么是次序上的某一格。要说明的是，把「展开」和「神性的统一」读成收回处，是本章的读法，第 47 号没有这样写，登在附录四交王德生裁定；第 47 号的前判本章照用，不改。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他命名了游戏：三到六岁的孩子，是在手上、在伙伴中、在假装里学东西的；他给这件事造了一个名字和一个地方，叫幼儿园。这是真的，而且处处反复出现。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小城小村里，它格外真。那里三到六岁的孩子要么没人管，要么早早被按到桌前背书；游戏被当成偷懒；母亲们忙得顾不上，也没人教她们怎样陪孩子玩。在布格多夫，他亲眼看见孩子进学校时已经被耽误了几年。在这样的地上，大声说「游戏是正事」、给孩子一块园地和一群伙伴，是对症的药。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游戏被写成统一的象征的那一步。球代表统一，立方体代表多样，儿歌里的每一个动作都连着一个道理，幼儿园成了整个宇宙秩序的一个缩影。到这一步，游戏不再只是孩子的事，它成了一套神圣秩序的演示；次序也不再能改，因为它是「必然」的。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就是麦麦喊的那一声「进车库了」。那是孩子自己撞出来的意思，不在恩物的次序里，也不在大人事先装好的象征里。老师看得见，表格上没有一格能填。更要紧的是，福禄贝尔自己的「统一」，也是这样撞出来的：他在院墙里、在森林里、在晶体前，用了几十年，才认出一只球的意思。这份自己撞出意思的功夫，在他的教法里没有名字。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福禄贝尔（教育·幼儿园，1782–1852） 理论站在：九宫之外 · 显露光谱 · 秩序态（孩子是一粒写好了的种子， 照本来的规律展开；恩物从球起一格一格排定， 每一样都先装好了意思；中心名：花园中心，本书所立） 人生另活：混沌态（院墙里没人陪的童年；森林里没人教的两年， 自己从书、植物、石头里摸路；耶拿讲堂间转来转去； 三年多东奔西走的零工） 介生态（柏林魏斯门下整理晶体，「统一」在石头上慢慢成形； 凯尔豪、瑞士、布格多夫一路试错， 五十五岁才在布兰肯堡把幼儿园试出来） 缝隙位置：九宫之外（显露光谱：理论站秩序态，人生活在混沌态与介生态） 第二道缝：E1 三界。教法把理念先装进玩具和儿歌，孩子只收，不争； 他本人在理念界争了一辈子：嫌裴斯泰洛齐缺一个根， 到结晶学里另找；晚年为幼儿园四处讲演、辩白。 保底：三到六岁、身边有大人陪、手边东西少的孩子，在一个把游戏 当偷懒的时代，「游戏是正事」「上学前先有伙伴和园地」几乎全对； 把教具做成素木几何体，比花哨的仿真玩具更给孩子留余地。

主缝落在九宫之外的显露光谱上。显露光谱说的是一样东西长出来时处在哪一段：一锅粥似的混沌态，正在成形的介生态，已经定型的秩序态。福禄贝尔的学说站在秩序态：种子早就写好了，次序早就排好了，意思早就装进了球里，孩子要做的是照着展开。他自己的一生，却几乎全在另外两段里。童年和森林是混沌态：没人陪，没人教，没人告诉他一块石头、一张蛛网意味着什么，他只能自己乱摸。十年弯路和晶体室是介生态：「统一」这个念头是一点一点成形的，幼儿园也是在凯尔豪、瑞士、布格多夫一路试错，到五十五岁才试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最主要的是导论第五节说的心疼。把他给孩子的和他自己当年的摆在一起，看得最清楚：

他给孩子的	他自己当年的
一本《母亲游戏与儿歌》	九个月大就没了母亲，继母改用「他」来称呼他
一圈手拉手唱歌的伙伴	十岁才头一回跟一群男孩玩，跑不快，常被冷落
一位照看每棵苗的园丁老师	一位忙着放木排、不教他的林务员
一只先装好了「统一」的球	在石头、蛛网和晶体里自己认出「统一」，用了几十年
一道排好的恩物次序	十几年东一段西一段的弯路

左边每一样，都是右边缺过的。他缺母亲，就给孩子写了母亲的歌；他缺伙伴，就给孩子排了圆圈游戏；他缺老师，就把幼儿园老师叫作园丁。这是一个吃过苦的人最自然的心疼。可右边那一栏里还有一样东西，并不只是苦：没人告诉他意思，他只好自己去认。正是这一样，把他炼成了福禄贝尔。他替孩子挡掉的，偏偏也是这一样。

只在花园里长大的本事，会碰到什么样的天花板？孩子会玩给定的东西，玩得很好；一旦东西没人配、意思没人说、身边没人照看，他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花园里长大的苗，移到野地里，头一个冬天最难过。

> 他教的是在一座有人照看的花园里展开本来有的，他靠的是一片没人照看的森林。 更短的说法是：他教的是花园，他靠的是森林。这句话不是说花园不好。森林和花园都是他的：没有森林，他认不出统一；没有花园，统一只会留在他一个人身上，传不到千千万万的孩子那里。缝在于，他把花园写进了教法，把森林留在了自己身上。这道缝和第 12 章的泰戈尔要分清：泰戈尔教的正是树下的林子和歌，他靠的是河上的账、台上的争；福禄贝尔教的是修整过的园子，他靠的是那片没人修整的林子。它也和第 25 章的蒙台梭利不同：蒙台梭利替孩子挡掉的是外面的风雨，福禄贝尔替孩子挡掉的，是自己认出意思的那一份孤单。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孩子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作业」一类几乎全是这种难：用纸条一上一下地编织，用针沿着线一个孔一个孔地扎，折纸要对齐边角；第三、第四件恩物要把八块都用上，不许剩；每个孩子自己的那一小块园地，要一连几个月去浇、去看。这一级写进了教法，传遍了世界。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孩子碰人、碰事、碰物的难？有。幼儿园本来就是为了让孩子从家里走进一群伙伴中间，圆圈游戏、共同的大园子、各自的小园地，都要碰别的孩子，碰天气，碰会死掉的苗。打 √。打折处：这是一片围起来的现实，伙伴之间的摩擦多半被大人用歌和游戏的规矩提前化开了。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孩子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他本人在这一级走得极多：离开伊弗东时嫌老师缺一个根，到晶体里另找一个；一辈子写书、讲演，为幼儿园辩护。可他给孩子的，是先装好了意思的球和儿歌，意思由大人通过歌和说明带给孩子，孩子只收，不被邀请去说「这不对」。三到六岁的孩子当然不能跟人辩论哲学，可「这不是车库，车进不去」这样的争，这

个年纪的孩子已经会了，他的教法里没有给它留一格。他自己靠这一级长大，却没有把它留给孩子。打　〇。证据弱在一处：他晚年训练女教师时的现场做法，本章没有查全，所以是初判。

登记写明三句。收回处落在「挖」，内容是种子与恩物的那道先定次序，与主字同字；越出处近「长」的是「自动」、游戏和孩子亲手种的那一小块地。现实界 √ 按统一的尺站得住：天气和会死掉的苗谁也撤不回，碰物这一级两问都过；碰人那一半被歌和规矩提前化开，是打折，不另立一档。理念界 〇 是初判，弱在晚年训练女教师时的现场做法没有查全。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〇

◆ 七、顶住战：一位替他说话的哲学家，一位要拆掉恩物的教授

第一位是杜威。　他和福禄贝尔在同一个阵营里：都把孩子自己的活动放在教育的正中间。杜威在芝加哥办实验学校时说过，他们是想把「幼儿园的态度」推到整所学校去。他专门写过一篇《福禄贝尔的教育原则》，最初登在实验学校自己办的刊物《初等学校纪录》上，后来收进 1915 年版的《学校与社会》。这篇文章的意思大致是：游戏说的是孩子心里的那种态度，不是外面做的那一套动作，所以老师完全不必照着规定的恩物次序来；老师要自己去看，一种游戏对眼前这些孩子是不是真的活；把福禄贝尔当年那些做法原样供起来，恰恰是对他的原则不忠。他还说，福禄贝尔那一大套象征，是两样条件逼出来的：一是当时对儿童心理所知太少，只好借哲学去解释；二是那时德国的社会政治环境，让幼儿园里自由合作的小日子，没法跟外面的社会接上，只好把作业说成抽象道理的象征。

本书让一步：杜威说对了，而且他说的正是土。象征不是福禄贝尔脑子里凭空多出来的，是他那片地上长出来的。

第二位是克伯屈。　他是杜威的学生，却站在福禄贝尔正统派的对面，1916 年写了一整本书，逐条审查福禄贝尔的幼儿园原则。他的结论很硬：「对立与联结」不是什么宇宙规律；福禄贝尔把发展看成种子里早就有的内容往外展开，这是错的，虽然比当时压制儿童的风气进了一步，也只是一座「半路上的房子」；该挑什

么、留什么，要由社会生活来定，不该推给孩子天生的禀赋。说到象征，他话最重：孩子还没经历过被象征的东西以前，任何象征都够不着他，球永远不会让一个孩子想到统一；所以整套恩物次序都得拿掉，只留下一些材料，改了大小形状，让孩子照孩子的样子玩。

本书也让一步：克伯屈在象征这件事上说中了，而且最好的证据是福禄贝尔自己。一只球在他眼里意味着统一，是他在森林里、在晶体前走了几十年才走出来的。把这份意思提前装进球里递给两岁的孩子，孩子拿到的只是一只球。

可是本书也要替福禄贝尔说一句。克伯屈拆掉了次序和象征，那三界缠在一块积木上的看见，他拆不掉；今天每个积木区里的素木块，也还是福禄贝尔的。两位反驳者一个从土上补，一个从象征上拆，指着的是同一个空处：意思从哪里来。福禄贝尔的答案是大人事先装进去，克伯屈的答案是社会生活来挑。他们都没有写的，是福禄贝尔在森林里亲身走过的那条路：孩子自己在东西上撞出意思来。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一只球的意思，装不进球里；大人能做的，是给孩子留一片撞得出意思的空地。

◆ 八、世界写回他

他死后的头几年，幼儿园在普鲁士是被禁的，到 1860 年才解禁。把它带出德国的，主要是晚年结识他的马伦霍尔茨—比洛男爵夫人，她到英国、法国等地四处讲他的办法。在美国，1856 年舒尔茨夫人在威斯康星州办了一所德语幼儿园，1860 年皮博迪在波士顿办起第一所英语幼儿园，1873 年布洛在圣路易斯把幼儿园办进了公立学校。建筑师赖特晚年回忆，小时候母亲给他买过一套福禄贝尔的枫木积木，那些枫木块的手感，到老都留在他的手指上。1876 年，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幼稚园开办，用的就是福禄贝尔的恩物；「恩物」这个译名是日本人关信三在 1876 年定下的，中文里的这个词，一般认为就是从日本传过来的。1903 年，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昌办起湖北幼稚园，请了三位日本女教师，这是中国的第一所幼儿园；第二年朝廷颁布章程，把它改叫「蒙养院」。

缝是一路传、一路宽的。起初在他自己手里，它还窄：他的恩物有次序，可他的幼儿园还有大园子、小园地、林间散步，还有他自己在森林里走过的那一段。到了他的正统弟子手里，恩物成了一套照口令摆放的练习，老师说一句，孩子摆一块；杜威讥笑过，有的幼儿园教种花，撒的是沙子当种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陈鹤琴、张雪门等人批评国内的幼稚园今天抄日本、明天抄美国，主张拿中国孩子身边的自然和生活做材料。到今天，恩物的象征早没人讲了，次序却换了一身衣服留了下来：按月龄配的玩具，按领域分的区角，一格一格的观察表。「花园」两个字留在了名字里，森林那一段，常常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到了 AI 时代，机器最先接过去的，就是次序和意思那一半：按月龄生成一整套游戏方案，给每一个游戏配一句「锻炼什么能力」，机器做得又快又全，比任何一本恩物手册都细。它接不走的，是麦麦那二十分钟：没人命名，一回回塌了重来，最后自己喊出一声「进车库了」。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家玩具店

只学福禄贝尔的人，多半是很用心的人。家长照着月龄买玩具，每一件的盒子上都印着「开发空间思维」「锻炼手眼协调」；老师把区角布置得满满的，一样材料配一张说明卡、一张观察表；早教机构把一节课切成十几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说得出练的是什么。他们学到了花园：配好、陪着、先把意思说好。这是真本事，比把孩子扔在一边强得多。他们卡在相近的几处：东西一旦没人配、意思没人说、大人不在旁边，孩子就只会说一句「我无聊」；孩子自己撞出来的意思，像那道坡和那个车库，在他们的表格里找不到格子，常常被一句「我们先按图搭」轻轻带了过去。

比如有这样一位玩具店老板，姓匡，四十五岁，在城里一个社区商场开了十来年玩具店。他的店在一带很有名：货架按月龄分成几区，每一件玩具旁边都有他手写的小卡片，写着适合几个月、练什么。家长进门问一句「四岁半买什么好」，他

张口就能配出一套，从拼插到绘本，次序清清楚楚。他常说：玩具不是随便买的，什么年纪玩什么，要配。到这里，他嘴上信的，和福禄贝尔的学说站在同一段：配好次序，装好意思。

可他自己挑玩具的眼力，不是从卡片上来的。他小时候在镇上外公的竹器作坊里长大，大人忙，没人管他，他整天钻在边角料堆里，拿竹片削哨子，拿竹筒拼小车，手上划过好多道口子。哪一样东西孩子拿到手里会玩很久，哪一样玩两下就扔，他摸一下就知道，这份手感是那几年在料堆里撞出来的。

天花板是慢慢来的。先是网上的店也能按月龄配货，配得比他还全，手机上的育儿软件问两句就给出一份清单。再是店里的孩子不对劲：进门摸一下货架上的东西，没两分钟就跑到后门，那里堆着拆下来的纸箱和泡沫，孩子们钻进去就不肯出来，家长一个一个往外拽。有一位妈妈回来找他，说照他配的那套买回去，孩子玩了两天就扔在一边。

他真正靠什么补上的？他盯着后门那堆纸箱看了一个星期，想起了外公的料堆。他在店里腾出一个角落，放了两个大筐，装满没有说明卡的东西：粗细不一的原木块、竹片、纸筒、瓶盖、麻绳，不标年龄，不写练什么。孩子在那里一待就是四十分钟。他又改了一个习惯：孩子拿着自己拼的东西来给他看，他先问「这是什么」，然后故意不同意一回，「这车库太矮了吧，车怎么进去？」孩子就跟他争，争完回去再改。生意没有因此翻身，可店里留得住孩子了，那筐东西后来按斤卖，卖得比好几样带盒子的玩具还好。

对一对四步。他嘴上信的，是按月龄配好、把意思写在卡片上，和福禄贝尔的学说同在秩序态。他真正靠的，是外公作坊里那个没人管的料堆，那是福禄贝尔人生里另活的混沌态与介生态。他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配好的东西留不住孩子、机器又配得比他更好的时候，和只学福禄贝尔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他后来怎样补上？在花园里留出一小片林子，再加上一回认真的争。四步都对得上。

所以学福禄贝尔，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补法落在两处，而且要按剂量放。一处在显露光谱上：家里和园里都留一个「没人命名的角落」，放几样没有说明书的东西，大人在旁边看着，保证安全，但不开口说它是什么、该怎么玩。另一处在理念界：孩子做完一样东西，先问他「这是什么」，再认真地不同意一次，让他跟你争，争完让他去改。两样都只比现在多走半步：从花园往林子里走半步，从「说好意思」往「让孩子把意思说出来、还要守住它」走半步。

> 带走的话
>
> 花园是大人给的，林子要孩子自己走。给孩子一座花园，也给他留一小片没人命名的林子。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九宫之外的显露光谱：理论站秩序态（种子写好、恩物排定、意思装好，花园中心），人生活在混沌态与介生态（院墙、森林、十年弯路、晶体室）；第二道缝在 E1 三界，教法里理念只收不争，他本人在理念界争了一辈子。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在一座有人照看的花园里展开本来有的，他靠的是一片没人照看的森林。 卷三到这里结束，从雅典的广场一路走进了德国的幼儿园。下一章的杜威，是第七节里替福禄贝尔说话的那个人；他要把「幼儿园的态度」推进整所学校，也要替每一个孩子问一句：做过的事，怎样回过头来改下一步。

第 四 卷

西方（下）：从实验学校到 AI 前夜

编　序

这一卷七章，从芝加哥那间只办了七年多的学校走到机器进教室的前夜。第 24 章杜威，他教人从做中学，靠的是从读中想、从写中成；第 25 章蒙台梭利，她教的是自我界的忍耐，靠的是另两界的韧性——全书这把第二把刀，就是从她身上先认出来的；第 26 章皮亚杰，他教孩子一级一级爬楼梯，自己是十岁出头就被几双大人的手托上了大人的楼层；第 27 章维果茨基，他写下了「扶一把」，自己靠的是在满屋子前辈面前顶了一把；第 28 章斯金纳，他造了一台每走一步给一粒豆的机器，自己靠的是豆子断了的那些日子；第 29 章弗莱雷，他教人围坐一圈说出自己的世界，靠的是一本在十六年流亡里被远方读到的书；第 30 章苏霍姆林斯基，他教孩子在蓝天下看见美，靠的是胸口那块跟了他二十八年的弹片。

这一卷补上了开卷没写的第四样机器：一张写得下来、可以培训、可以复制的表。理念、自然、阶段三样都成立，可它们之所以能推到全世界，靠的是第四样。七章里的表一张比一张细：阶段表、敏感期表、教具册、程序教学的小步子、进度与积分。教育第一次可以传给陌生人，代价是表上没有那一栏的东西——课堂上最好的那几分钟，灰上重来的那一年，没有回音的那个下午。

这一卷是第四条承重命题的主场，也是这条命题被本书自己收窄的地方。七章里机器接手的部分最密集：讲清一个知识点、按阶段排题、追问到底、把一篇外文讲演变成中文，都已经是机器的活。可第 24 章和第 9 章一起给出了反证——「长」有一层壳：做完要写成字，写成字要拿去给一个不同意的人看。这层壳，机器也接走了。

这一卷还顶着全书最要紧的一处自查：三十位里自我界一律打 √，一个 ○ 都没有。一把尺在某一格上对三十个完全不同的人给出完全相同的答案，它在那一格上就没有在量东西。这条判负写在第 31 章第七节和附录二第四栏，不替任何一章回改。

第 24 章

杜威：一间只办了七年多的学校，一张写到九十二岁的书桌

这一章的问题

带孩子出去做了一整天，他就学到了吗？一个喊出「从做中学」的人，自己又是在哪里、靠什么长成的？

◆ 一、大巴上吵了二十分钟的两个孩子

设想一所城区小学，五年级的研学旅行。两辆大巴一早开出城，去郊外一个古法造纸的研学基地。带队的是班主任龚老师，手里拿着一叠研学手册。手册印得很漂亮：封面是一张竹帘，里面分五站，砍竹、泡料、打浆、抄纸、晒纸，每站一页学习单，页脚一个空格，等着盖基地的纪念章。最后一页写着本次研学的目标：了解造纸术的基本流程，体验传统手工艺，培养动手能力与合作精神。

一天下来，大部分孩子都很开心。泡料池边上有人把手伸进去摸了一把，惊叫一声；打浆的木槌轮流砸，砸得满头汗。最热闹的是抄纸那一站：每人端一只竹帘，往浆槽里一沉一抬，帘子上留下一层湿纸，翻扣到毛毡上，就是自己的一张纸。讲解员反复说一句话：「手要平，一口气抬起来。」

有个叫臧一鸣的男孩，抄了三张，三张都是一个角厚、一个角薄，厚的那一角像块饼干。他想抄第四张，讲解员看看表，说时间到了，下一组。他被推着去了晒纸那一站，学习单上「抄纸」那一页，他抄了展板上的一句话，章也盖上了。

回程的大巴上，龚老师让大家轮流说一说「今天最开心的是什么」。轮到一鸣，他没说开心，说的是那一角为什么厚。坐在过道另一边的杭禹说，是你手斜了，浆往低处流。一鸣说不对，他三次都特意端平了，是浆太稠，稠了流不动，先落下去的那一边就厚。两人隔着过道吵，吵了二十来分钟，一个比划帘子的角度，一个比划浆的稠稀，谁也说不服谁。车上别的孩子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龚老师收手册。五页学习单几乎人人填满，五个章个个盖齐，答案都差不多，都是从展板上抄来的。一鸣的手册也填满了，跟别人一模一样。那场二十分钟的争论，手册里没有一个格子能装下它；等它落到纸上，已经是周末的事：一鸣在周记本上画了两只竹帘，一只斜着，一只端平，旁边各写一行，左边是杭禹的说法，右边是他自己的说法，中间空着一栏，标题是「下次去要试的」：一槽稠浆、一槽稀浆，各抄三张。写到最后，他自己也不那么确定了，补了一句：说不定我们俩都只对了一半。

研学旅行、劳动教育、项目学习、动手做，今天一说起来，背后站着的都是同一个美国人。按他的道理，那一天最有价值的十分钟，是一鸣对着一只端不平的帘子卡住；最可惜的一页，是盖满了章、却没留一行给「为什么」的学习单。这两句他都说得对。可那一天里还有两段，他的道理没怎么替它们说话：大巴上那场没吵出结果的争论，和周末那一页两栏的周记。这一章要说的是，这两段，偏偏是这位喊「做中学」的人自己一辈子最熟的路。

◆ 二、他说的秘籍：学习是在一件真事上卡住、试过、想过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他活了九十二岁，写的东西后来编成全集，有三十七卷。讲教育的书里，普通读者最常碰到的是四本：1897 年的短文《我的教育信条》，1899 年的讲演集《学校与社会》，1916 年的《民主主义与教育》，1938 年的小书《经验与教育》。他的主张，可以压成四句大白话。

第一句，教育就是生活本身，不是为将来的生活做准备。这是《我的教育信条》里的意思。那时候的学校，让孩子背十年书，说是为了长大以后用；他说，孩子今天就在过日子，学校应当是孩子此刻的一段真日子。中文里流传的「教育即生活」，就是从这里来的。第 9 章的陶行知后来把它翻成「生活即教育」，那是另一句话，不要混成一句。

第二句，学校要像一个小社会。在《学校与社会》里，他讲过一件让他着急的事：从前的孩子在家里就能学到很多，家里要纺线、织布、做蜡烛、打理牲口，孩子跟着大人干，手上有活，心里有数，还知道自己干的活对一家人有用。工业城市里，这些活都进了工厂，孩子手上空了，只剩课本。所以他主张把这些「作业」请回学校：做饭、木工、纺织、种植，让孩子在一群人里一起做一件有用的事。

第三句，从做中学。这四个字是后人对他最通行的概括。他的意思不是「动手比动脑强」，而是知识应当从一件真正要做成的事里长出来：你要做一顿饭，才去称面粉、学分数；你要织一块布，才去问棉花从哪里来。

第四句，想问题有一条路。他在 1910 年的《我们怎样思维》里，把人想问题拆成五步：先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卡住了；再把卡在哪里说清楚；然后想出几种可能的解释；接着推一推每一种，如果它对，还会看见什么；最后去看、去试，留下站得住的那一种。一鸣在大巴上走的，正好是第二步到第四步：卡在一个角厚，说清楚是厚在哪一角，想出「手斜」和「浆稠」两种解释，再各自推一推。他缺的只是第五步：回到浆槽边再试一次。周记里那一栏「下次去要试的」，就是第五步的草稿。

到了晚年的《经验与教育》，他又给这四句补了一把尺子，叫经验的两条原则。一条是连续：一段经验好不好，要看它把人带向哪里，是让人更想往下学、更会往下学，还是让人从此怕了、烦了、散了。另一条是互动：经验总是一个人和他当时的处境碰在一起，同一件事，换一个孩子、换一间屋子，长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拿这把尺子量那次研学：抄纸那十分钟，一鸣的连续和互动都有了；盖章打卡那五页，热闹是热闹，却没有把谁带到下一步去。

先说他对在哪里。第一，他把学习的开头放在「卡住」上，这是他最了不起的看见：人不是闲着没事去想的，是被一件事卡住了才去想。第二，他把学校和日子接上了，一百多年来被课本关在屋里的孩子，因为他走进了厨房、工坊和田野。第三，他把「想」拆成一条看得见的路，一步一步都可以教、可以练、可以查是哪一步没走好。第四，他晚年还肯回过头来，批评那些打着他旗号、把孩子放任不管的学校。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主字是「长」。知识不是往孩子脑子里装的货，也不是孩子心里本来藏着、等着挖出来的宝，它是在一件真事里、一回一回卡住又试过以后长出来的。《民主主义与教育》里说，经验不断被改造，改造过的经验又回头改变后来的经验，这已经很接近本书说的「回写」。在三十位教育家里，他是离「长」最近的几位之一。可他也在一处收了回去，这要到第四节再看。

◆ 三、土和路：一个读书的少年，一间七年多的学校，一张写到九十二岁的书桌

湖边小城的读书少年（1859—1882）。1859 年 10 月 20 日，他生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伯灵顿，一座湖边小城。父亲开杂货店，母亲虔信宗教，常追问孩子的心灵功课。他小时候送过报，给木材场点过数，暑天去外祖父的农场帮忙，这些零活后来常被人拿来证明他「从小就在做中学」。可他自己的回忆和身边人的记述都说，他更多的钟点花在读书上：镇上的公共图书馆，家里订的英国杂志。他是个安静、害羞、不大说话的孩子。十五岁进佛蒙特大学，毕业前一年读到赫胥黎的一本生理学课本，第一次觉得世界上的东西可以连成一个整体。这种要把一切连起来的渴望，跟了他一辈子。

大学毕业，他先去宾夕法尼亚的石油小城油城，在一所中学教了两年书，又回佛蒙特乡下的学校教了一阵。他后来很少讲那几年讲台上的事。真正决定他去向的，是夜里的书桌：他读哲学，写了几篇文章，投给当时美国几乎唯一的一份哲学刊物，编者哈里斯采用了，还回信鼓励他。一个中学教员由此认定，自己可以走哲学这条路。1882 年，他向姑妈借了五百美元，去刚办起来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

黑格尔、讲台与爱丽丝（1882—1894）。 在霍普金斯，他跟着莫里斯读黑格尔。他晚年回忆，黑格尔给他带来一种极大的释放，像是把一直压着他的那些隔断一下子解开了。1884 年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他到密歇根大学教哲学，前后近十年，中间在明尼苏达待过一年。这十年，他差不多一年写一本讲义或一本书，从黑格尔慢慢走到心理学和伦理学。1886 年，他和学生爱丽丝·奇普曼结婚。爱丽丝比他果断，关心眼前的社会，据他们女儿后来的记述，是她把丈夫的兴趣从书斋引向了当代生活。

芝加哥十年（1894—1904）。 1894 年，他应聘到新办的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三摊归他一人管。他常去简·亚当斯办的赫尔馆，那是移民街区里的一处社区服务所，他后来还当过几年理事。学校开门以前，他先自费印了一份办学计划，写明学校要把读写算从手工、烹饪和孩子之间的来往里带出来；1896 年 1 月，大学附属的小学在一栋民房里开课，学生十六个。大学出的钱很少，而且不是现钱，是几位来学校帮忙的研究生的学费；头半年磕磕绊绊，后来据两位当年的教师记述，那段日子主要学会的是「什么不该做」。靠一位支持者捐的一千多美元，学校秋天才重新开张。此后年年亏空，年年靠家长和朋友凑钱补上，家长还自己组织起来，每月开一次会。后来人们叫它「杜威学校」，更通行的名字是「实验学校」。孩子们在这里做饭、做木工、纺线织布、种东西，算术和读写从这些活里带出来。学校最多时有一百四十个孩子、二十三位教师。他的角色是设计、主持、观察，向家长讲解，替学校辩护；每天在校园里带孩子、排课、调停老师的，更多是扬夫人这样的教师，和 1901 年起当校长的爱丽丝。

办学这几年，他的书桌一刻也没停。1897 年写《我的教育信条》；1899 年春天，他给家长和支持者做了三次讲演，印出来就是《学校与社会》，第一年就成了畅销书；1902 年写《儿童与课程》。学校和大学之间后来起了合并与人事上的冲突，1904 年春天，他和爱丽丝同一天辞职。那一年他四十四岁，此后再没有亲手办过学校。

讲台、书桌与世界（1905—1952）。1905 年起，他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一教就是二十五年。1910 年出《我们怎样思维》，1916 年出《民主主义与教育》，名声走出了大学。1919 年春，他去日本讲学，4 月 30 日到上海，码头上接他的有三个在哥伦比亚读过书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本打算待几个月，结果一住两年多，到 1921 年 7 月才离开北京。这两年多，他在十来个省市讲了两百来场，多半由胡适等人当场口译。北京的五组讲演编成《杜威五大讲演》，他离开中国以前已经重印了十次。据研究者在胡适档案里找到的英文打字稿，他每一讲都先在打字机上敲好十来页稿子，交给口译先看，再上台讲；台上讲一段、停一段，胡适翻一段，台下的记录员记下中文，第二天登上报纸。他临走时，胡适写了一篇《杜威先生与中国》送行，大意是：中国和西洋文化接触以来，还没有哪一位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一个教人「做中学」的人，在中国两年多，差不多天天都在写和讲；成千上万的中国教员，也是听来、读来他的「做中学」的。

后来他去过土耳其、墨西哥、苏联，看了学校，回来写报告。1930 年，七十岁的他写了一篇短短的自述《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回头看自己怎样从黑格尔走到了实验的哲学。同一年他退休，又在一位收藏家巴恩斯的画廊里一幅一幅地看画、谈画，几年后写成《艺术即经验》。1938 年，七十八岁的他写了薄薄一本《经验与教育》，批评那些打着他旗号的「进步学校」。九十岁前后，他还在改一篇旧书的新导言。1952 年 6 月 1 日，他在纽约去世。

回头看这四段，时间的分量很清楚。他亲手主持一所学校，前后不到八年；站讲台五十年上下；伏在书桌前写东西，从二十出头写到九十二岁。一个教全世界「从做中学」的人，自己最长的那一条路，是读、是想、是写。

◆ 四、那一刀：看见了在路上长，收成了一个等着合拢的整体

先用判词三句法。本章接着第 170 号判：他看见学习是在路上长出来的，却让每一条路都回到同一个整体。

他看见了什么「长」？第 47 号说得清楚：他是最接近 SDE 教育发生学的西方经典思想家之一，他真正看见的，是「问题—行动—反思—再经验」这样一个循环反复出现。孩子碰上一件卡住的事，动手去试，试出来的结果又回过头改了他下一回的做法，这就是一次「长」。一鸣的三张纸，一场争论，一页周记，正是这样一圈。杜威还看见了一件更细的事：长出来的经验会回头改写后来的经验。这是他对发生学最大的贡献，第 180 号把它叫作回写。

在哪一步收回？在每一次探究的结尾。他在《逻辑》里写，探究是把一个不确定的、乱了的情境，变成一个确定的、统一的整体。《民主主义与教育》里说，教育就是生长，生长以外没有别的目的。两句话合起来，每一条小路都只有一种走完的样子：乱的变齐，裂开的合上。第 170 号把这台机器叫作「合拢」：原本在他路头、让他一辈子动身的那个「把一切连成一体」的望见，被挪到了每一段小路的尽头，成了每一次学习都要回去的地方。第 180 号从另一头看见的是同一件事：回来的结果只记一栏，修好了路、停一停、换个题、开一条新路，都记成「问题解决了」。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就是这个整体。它有一个来源：他早年读生物学，把人看成一个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先是平衡的，被打破了就去找回平衡。所以每一回卡住，都被读成一次失衡；每一回学会，都被读成回到平衡。这样一来，孩子卡住以后长出来的，只能是「回到整体」；长出一个此前没有的新问题、走到一片从没想过的地方，在他的账上没有自己的一格。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他命名了「经验」：一个人在一件真事上卡住、动手、看后果、再调整，由此长出的本事和知识，比背下来的牢得多。这是真的，每个会骑车、会做饭、会修东西的人都有体会。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在芝加哥那所学校的条件下格外真：大学教授和中产人家的孩子，孩子分成八到十人的小组，材料充足，身后有一整所大学和一群肯出钱的家长；在一座孩子手上的活全被工厂拿走的城市里，把活请回学校，是对症的药。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生长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这一步。生长本来是一次一次的，被写成教育唯一的目的以后，孩子长出来的每一样东西都得回到同一个方向；探究本来有许多种结局，被写成都要走向统一的整体以后，打开一扇新门、留下一个没解决的问题，就都算没走完。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就是大巴上那二十分钟。两个孩子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回到什么整体，他们各自守住一种说法，吵到最后谁也没服谁。这场没合拢的争吵，是那一天最用力的一段想，却不在任何一格里。更要紧的是，杜威自己的一生，也不是一次次回到平衡：从黑格尔走到实验主义，从芝加哥走到北京，从教育走到艺术，他是一次次被卡住、又一次次换了一片地。这种换地的长法，在他的学说里没有名字。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约翰·杜威（教育·哲学，1859–1952） 理论站在：D2 路径组织 · 动手（从做中学），兼 E1 三界 · 现实界 （作业、活动、经验；中心名：动手中心，本书初判） 人生另活：E1 理念界（公共图书馆与英国杂志；赫胥黎的课本； 黑格尔「极大的释放」；办学计划先于学校；与赫钦斯、伯恩等人一辈子的笔战） E2 信息三模态 · 符号与逻辑（夜里投稿给哈里斯；密歇根十年一年一本；在华两百来讲先打字后开口； 从 1903 年《逻辑理论研究》到 1938 年《逻辑：探究的理论》； 写到九十二岁） 缝隙位置：跨格（D2 动手 → E1 理念界、E2 符号·逻辑） 第二道缝：S3 价值维 · 美。前大半生写得薄，七十岁以后与巴恩斯 在画前谈了多年，写成《艺术即经验》，自己补上。传播注记：进步学校读成「只要动手」，1938 年他亲自纠偏； 到中国，胡适接

走方法，陶行知接走土，又把句子倒了过来。 保底：在只让孩子背书、课程与生活断开的年代，「做中学」几乎全对； 他从没说过不要读书，1938 年还专门说有组织的教材不可少； 他 1930 年自述，影响他最多的是人和处境，不是书本。

这一道缝跨了格。他的学说站在 D2 路径组织的「动手」上，也就是一条路里「做」的那一步，又兼着 E1 三界里的现实界：厨房、工坊、织机、田地。他自己的一生，却主要长在另外两处。一处是 E1 三界里的理念界：让他动身的，几乎每一次都是一个想法。少年时一本生理学课本让他看见万物连成一片，青年时黑格尔让他觉得被解开了，中年办学，是先有一份印好的计划，才有一栋房子里的十六个孩子。另一处是 E2 信息三模态里的符号与逻辑：他靠写字走进哲学，靠一年一本书站上讲台，在中国靠打字稿和口译走遍十来个省，最后用 1938 年的一本《逻辑》给一辈子的想法收了口。

要把保底说足。第 235 号已核过他 1930 年那篇自述：他说影响他最多的是人和处境，不是书本。这句话不能绕开。本章的读法和第 235 号一致：处境给了他题目，书桌给了他本事。母亲、老师、爱丽丝、芝加哥的移民街区、中国的学生，一次次把他推到一个新题目面前；可每一个题目，他都是回到书桌前，读、想、写，才走成一条路的。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主要是导论第五节说的第一条：能教的写成了理论，只能遇上的留在了人生里。他在芝加哥看见的是一群手上空了的城市孩子，对这群孩子，最缺的就是「做」，他开的药就是「做」。至于他自己那张书桌，读书人以为人人都有，用不着写进教法。

> 他教的是从做中学，他靠的是从读中想、从写中成。 这一句是第 235 号的判语，本书照用。它不是说杜威的「做」是假的。他在芝加哥办学那七八年，是他一生离「做」最近的时候，他让那间学校一边办一边改，头半年就老实承认学会的主要是「什么不该做」。缝在于，他把孩子的学习写成了「做」加「想」，而他自己最长的那一段，是「读」和「写」；在他的教法里，读和写常被当成做完以后顺手的事，在他的人生里，读和写是主菜。

这道缝要和两位近邻分清。第 7 章的颜元也教人用手学，他靠的是照书守礼守到病倒、又回到书里对出了错，那是一次撞墙以后的回头；杜威的转身前面没有这样一堵墙，他是在书桌前一页一页转过来的。第 9 章的陶行知是他的学生，教人先做后知，靠的是先把老师的话读透、再倒过来，那是跟一句话较真；杜威靠的是一整张书桌，读是一辈子，写也是一辈子。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一件「作业」要从头做到尾，一块布织不完不算；《我们怎样思维》里他特别要求，卡住的时候不要急着下结论，要能忍住那份不确定，把判断悬着，先推一推再说。忍住不下结论，是一种很硬的自己跟自己较劲。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这是他写得最足的一级。孩子在学校里碰棉花、碰木头、碰火候，碰一群要一起把一顿饭做出来的伙伴；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意见不合要商量，活干坏了自己收拾。打 √。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他本人在这一级上走了一辈子：跟黑格尔先恋后别，跟罗素、跟赫钦斯笔战，七十八岁还写书批评自己的追随者。他的教法里，想法要拿到事实面前去试，这接近这一级；可一个孩子拿自己的想法去跟一本书、一位老师、一个持相反主张的人

认真争一场、争到改掉自己或者守住自己，他写得很少。在他那里，想法的对手是事实，很少是另一个想法。打 ○。这是初判，证据弱在一处：如果把「五步」里提出几种解释、逐一推敲算作理念界台阶，这一格可以改 √，登记时注明。

登记写明两句。主字登「长」，所据是统一规则里登「长」最硬的那一条——回写：《民主主义与教育》写明经验不断被改造、改造过的经验又回头改变后来的经验。收回处落在「挖」：每条路都回到一个先定的整体。理念界 ○ 是初判，弱处写在上一段。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长；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

◆ 七、顶住战：一位离他而去的学生，一位芝加哥的校长

第一位是伦道夫·伯恩。 他年轻时是杜威最热心的推崇者之一，在杂志上写文章介绍杜威的哲学，和杜威同一个阵营。1917 年美国参加欧战，杜威撰文支持参战，伯恩写了一篇《偶像的黄昏》，公开跟老师分手。他的话大意是：这套讲「用智慧去控制」的哲学，碰上真正的大事就不够用了；它教人怎样把手段用好，却没有一个望得见的远处，不问一种生活值不值得过，只问机器转得顺不顺。

本书让一步：伯恩说中了。他说的正是第 170 号的判：望见被挪到了终点。一条路只要求走通，就不会先问这条路通向哪里；一个孩子只被教会「卡住了就去试」，就不会先想一想，他想做出一样什么东西来。第 180 号说得更直：做之前还缺一步，先立一个意义目标，为了创造、为了自由，还是为了幸福。

第二位是赫钦斯。 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站在杜威的对面。1936 年，他出了一本书《美国的高等教育》，主张教育的核心是人类留下的经典和永恒的道理，大意是：真理处处相同，所以教育也应当处处相同。杜威在杂志上连写两篇文章批评他，说他往回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是一种权威主义。赫钦斯的回应里有一招很厉害：他翻出杜威早些年答复哲学家刘易斯时写下的话，大意是：抽象是思想的核心；要控制和丰富具体的经验，没有别的路，只能先借概念和抽象在中间飞一段。意思是：你嘴上反对读经典，手上用的全是经典和抽象的功夫。

本书也让一步：赫钦斯这一招打在了缝上。杜威一生的本事，确实有一大半是在书页和概念里炼出来的，读黑格尔、写《逻辑》，都是赫钦斯说的那种功夫。

可是本书要替杜威说一句。赫钦斯要孩子读的，是一套先定的、处处相同的真理，那是一台比「合拢」更大的机器；杜威读书，读的是能拿去改日子的东西，读完了还要去试。两位反驳者一个从前头补，要一个远处；一个从背后补，要一张书桌。他们指着的，其实是同一处空：做和做之间，那一段停下来读、想、写、争的时间。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做完的那一下还不是经验，停下来写成字、再拿去给一个不同意的人看过，才算；「做中学」的后半句，一直压在他的书桌上。

◆ 八、世界写回他

他身后，名字走得比他的学校远得多。1919 年，一群家长和教师在美国成立了进步教育协会，到 1955 年才解散；他的学生克伯屈 1918 年写了《设计教学法》，把「做中学」做成一套可以照着排课的办法，传遍美国，也传到中国。在中国，他两年多的讲演，经胡适、陶行知等学生的手，落进了师范学校和新学制；胡适接走的是方法，一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流传至今；陶行知接走的是土，把「教育即生活」翻成了「生活即教育」。一百年后的中国课堂里，项目式学习、综合实践活动、研学旅行，都站在他这一脉上。

这道缝一代比一代宽。在他本人身上，缝最窄：他教做，自己还读着、写着、跟人争着，1938 年发现追随者只剩下「做」，还亲自出来说，不是一切经验都有同样的教育价值，进步学校最弱的一环在教材。到了他的追随者一代，「做」和「想」开始分家：有的学校只要孩子动手、只看孩子高兴，他出来纠过偏；有的课本又把他画成「儿童中心、经验中心、活动中心」的代表，放在赫尔巴特对面，只剩下三个「中心」。到了口号里，只剩四个字「做中学」，常被读成「动手就是学习」；再往后，是一鸣手上那本盖满了章的研学手册。

到了 AI 时代，最先被机器接手的，恰恰是他靠的那一半。孩子做完一天研学，机器三十秒就能写出一篇像模像样的研学报告；做完一个项目，机器能替他把反思日志写得条理分明，五步齐全。机器接不走的，是浆槽边那只端不平的帘子，和大巴上那场没有结果的争吵。可是如果写报告、写反思这一段也交了出去，孩子手上剩下的，就真的只有「做」了。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位做项目的初中老师

只学杜威的人，多半是有热情、肯下功夫的人。家长带孩子上山下乡、进博物馆、去农场，一个暑假走五六个地方；老师把课改成活动，一个单元一个项目，学生分组、动手、做展板；培训机构把「沉浸式」「体验式」印在招生单上。他们学到了做，这是真本事，比让孩子关在屋里背书强得多。他们卡住的地方也很像：孩子做了很多，问他学到了什么，说得出热闹，说不出道理；一碰到要一个人坐下来读一本厚书、写一篇有来有回的文章，孩子就发怵。

比如有这样一位初中物理老师，姓芮，三十四岁，是学校里有名的项目式学习带头人。她带初二的学生做过一个项目，叫「给学校楼顶建一个小气象站」：八个星期，六个小组，有的做风速计，有的做雨量筒，有的写程序把数据传到教室的屏幕上。展示日那天，家长挤满了走廊，校长带着外校的老师来参观，风速计在楼顶呼呼地转。她常说一句话：学生自己做出来的，才是真学会的。她嘴上信的这一句，和杜威的学说站在同一格：动手，经验，一件真事。

可她自己的本事，不是这样来的。她的项目设计之所以出名，靠的是两样不怎么热闹的东西。一样是一个写了十年的本子：每上完一节课，她当晚手写半页，写这节课哪一步卡住了、她当时猜是什么原因、第二天换了什么法子、换完以后怎样，十年写满了二十多本。另一样是区里的教研群：每做完一个项目，她把设计写成一篇几千字的长帖贴上去，专等那几位爱挑刺的老教师来驳，驳得最狠的一回，她把一个做了一学期的项目整个推倒重来。她带学生做，自己靠的是写和被驳。

天花板是在期末露出来的。一次单元测验，考的是压强和流速，几道题正好跟学生做过的风速计有关，做风速计那一组却错得最多。她找组长荆凡聊，问他风杯为什么要做成半球形。荆凡说，照着网上的图做的，做出来能转。她又翻学生交上来的项目报告，发现好几份的「反思」一栏写得漂亮整齐，一看就不是初二孩子的口气。孩子做了八个星期，做得很好，想得很少，写的那一点，也交给了机器。

她后来怎样补上的？她没有停掉项目，改了两处。第一处，每个小组配一本「卡住本」，每次动手以后当场手写，不许打字：今天卡在哪一步，我们猜了几种原因，哪一种被推翻了，是怎样推翻的。本子不打分，只在每周五交换着看。第二处，每个项目中途安排一次「拆台会」：另一个小组专门来当反方，挑这一组设计里最站不住的一处，当着全班争一节课，争完由被拆台的小组决定改不改设计。第二学期的项目慢了两个星期，展示日也没有上一回热闹，可荆凡那一组在答辩时，把风杯为什么要做成半球形讲了整整五分钟，讲到一半还被反方追问住，他们当场承认有一处没想透。

拿四步来核。她嘴上信的，是动手做项目，和杜威的学说同站在 D2 动手与现实界。她真正靠的，是十年手写的半页和教研群里那些挑刺的老教师，那是杜威人生里另活的理念界与符号、逻辑。她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学生做得好、想不透、写不出的时候，和只学杜威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她后来怎样补上？在做里插进手写和一场有反方的争，补的是理念界那一级台阶，也补了符号那一格。四步都对得上。

学杜威，要学他的人，不只学他的口号。补法落在两处，而且要按剂量放。一处在符号与逻辑上：每一段「做」后面，跟一段「写」，哪怕只有几句，要孩子自己的手写，不交给机器。另一处在理念界：每做完一件事，给孩子找一个反方，让他去争，争完自己决定改不改。两样都只比现在多走半步：从做完就走，往「停下来写一写」走半步；从跟事实较劲，往「跟一个不同意的人较劲」走半步。

带走的话

带孩子去做，也给他留一张书桌：做完的写成字，写成的拿去给一个不同意的人看。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跨格：理论站 D2 动手兼 E1 现实界（动手中心），人生另活 E1 理念界与 E2 符号·逻辑（读、想、写七十年）；第二道缝在 S3 美，晚年自己补上。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从做中学，他靠的是从读中想、从写中成。　下一章的蒙台梭利，比杜威小十一岁，也在二十世纪头几年办起了自己的学校。杜威把孩子带进厨房和工坊，让他们一起做一件真事；她把孩子带进一间安静的屋子，让每个孩子一个人对着一件教具。两个人都替孩子挡掉了一样东西，挡掉的不是同一样。

第 25 章

蒙台梭利：一间只留一种难的屋子，一条三种难都走过的路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能对着一件教具专心二十分钟的孩子，为什么撑不过别人伸过来的一只手、一句「你错了」？造出那间安静屋子的人，自己又是在什么样的难里走出来的？

◆ 一、客厅里的教具角

设想一户人家，住在一座二线城市的老小区里，三楼，客厅不大。女儿橙橙四岁，上幼儿园中班。那一年，橙橙妈妈读了好几本讲蒙台梭利的书，又跟着网上一位博主学，花了两个周末，在客厅靠阳台的一角布置了一个「教具角」：一只到孩子腰高的原木矮架，分三层；一块浅灰色的工作毯，用完卷起来立在架子边；架子上摆着十块从大到小的粉红色立方体、一组长短不一的红色数棒、一个扣纽扣的木框、一盒砂纸做的数字。每样只有一份，每样都有自己的位置。妈妈把书里的一句话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意思是：孩子专心工作的时候，大人不要打断。

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橙橙最爱那个纽扣框，五颗大木扣，一颗一颗扣上，再一颗一颗解开。扣错一格，最底下那颗就对不上眼，她自己看得出来，解开，重来。有一个晚上，她坐在毯子上扣了二十多分钟，妈妈端着手机站在旁边，想拍又不敢拍，怕惊着她。那一刻妈妈很满足：这个角落没白布置。

国庆节，七岁的表哥来住了三天。第一天下午，橙橙正在毯子上一块一块垒粉红塔，垒到第七块，表哥走过来，一伸手拿走了最上面那块最小的，说：「倒过来才好玩，大的在上面，像个倒着的冰淇淋。」说着把塔推倒，自己垒了一个上大下小的，垒到第四块就塌了，他哈哈大笑。橙橙愣了两秒，脸一下子红了，嘴一瘪，没有去抢，也没有说一句「不对」，转身扑进妈妈怀里哭：「他把我的工作弄坏了。」

妈妈照书上的规矩办：一件教具一次只给一个人用，不许打扰别人的工作。她把表哥领到另一边，给了他一副拼图，把粉红塔还给橙橙。十分钟后，客厅又安静了。

那天夜里，妈妈躺在床上想这件事。女儿能对着五颗纽扣坐二十分钟，却对着一只伸过来的手、一句「倒过来才好玩」撑不过两秒。那二十分钟是真的，那两秒也是真的。她布置的角落里，难只有一种：纽扣对不上眼，这是女儿跟自己的手较劲。表哥一下子带进来两种角落里没有的难：一只不讲规矩、伸过来就拿的手；一个跟她想的不一样、还说得理直气壮的说法。

这个角落的设计者，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位意大利女医生。她一辈子替孩子挡掉的，正是表哥带来的这两种难；而她自己这一辈子，恰恰是在这两种难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本书那个唯一的新词「台阶」，就是从她身上来的。

◆ 二、她说的秘籍：先备好一片地，然后退开

玛丽亚·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人，医学博士。她的书，常见的中译名有《蒙台梭利方法》（意文初版 1909 年，英译 1912 年）、《童年的秘密》《有吸收力的心灵》等。她的主张，可以压成三句大白话。

第一句，先把地备好，大人退到一边。她说孩子不是靠大人讲道理长大的，是靠跟身边的东西打交道长大的。所以与其天天管着孩子，不如先把孩子身边的东西摆对：桌椅是孩子的尺寸，搬得动；东西是真的，壶能倒水，扫帚能扫地；每样只

有一份，有固定的位置，用完放回去；屋子要安静、整齐、好看。她把这叫作「有准备的环境」。老师在这里不站讲台，她改叫「指导者」：把东西备好，示范一遍，然后退开，看。

第二句，错让东西来说。她做的教具，很多自己会「说话」：纽扣扣错一格，最后一颗就对不上；粉红塔垒错一块，塔就歪了；一组圆柱插错一个，最后总剩一个插不进。孩子不用等大人来说「你错了」，东西自己告诉他。她把这叫作「错误控制」。她还特意把孩子的椅子做得很轻，《蒙台梭利方法》里写过这层用意，大意是：动作一笨，椅子就倒，响声会告诉孩子他哪里没控制好；换成钉死在地上的长凳，同样笨的动作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第三句，孩子里面有一位老师，到了时候会开窗。她借生物学的一个说法，把孩子在某段日子里对某样东西特别着迷，叫作「敏感期」：对秩序、对语言、对细小的东西、对动作的准确，各有一段特别上心的时候。她还说，孩子在对的环境里专心「工作」一阵子以后，会像换了一个人：安静，爱秩序，愿意帮人，脸上有一种满足。她把这叫作「正常化」，意思是孩子回到了本来的样子，先前的乱，是环境把他挤歪了。

先说她对在哪里。第一，孩子的手是认识的起点。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说得很准：在她那里，「手的操作不是低级活动，而是抽象 S 的发生道路」。第二，专注是可以养出来的。只要东西对、没人打断，三四岁的孩子能在一件事上待得比大人以为的久得多。这是她留给世界最大的一份礼物。第三，错不必和羞辱绑在一起。错由东西说出来，就只是一条消息，不是一张脸色。第四，老师先要学会看。她第一个把「先观察，后动手」立成了老师的本分，还要老师先收拾自己：急躁、想被需要、想让孩子表现给别人看。第 164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蒙台梭利》在这一处给了她很重的一句：老师心里那一关，一百年来几乎没有人比她讲得更准。本章照这个判断接着说。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她：主字是「挖」。孩子身上本来有一位「内在的老师」，有一股自己往外长的力，有按时打开的窗；教育要做的，是把地备好，让本来就有的东西展开。可她也在一处越出了这个字：孩子那份专注，是在一遍一遍的工作里攒出来的，不是一开始就摆在那里的，这已经很靠近「长」。她在哪一步把这场「长」收了回去，第四节再看。

◆ 三、土和路：两扇不开的门，一份房产公司的合同，一段被困的晚年

两扇不开的门。1870 年 8 月 31 日，她生在意大利东岸的小镇基亚拉瓦莱，父亲在政府里做会计，母亲读过很多书。全家 1874 年底搬到罗马。那时候，读完小学的体面女孩，出路是读古典、将来当小学老师。她 1886 年进了一所技术学校，想当工程师，同学几乎全是男生。毕业时父母劝她去教书，她偏要学医。父亲反对，医学院的负责人也把她挡了回来。她先在罗马大学读了两年理科，拿到文凭，才算从侧门进了医学院。学费靠一笔一笔的奖学金，加上她自己当家庭教师挣的钱。男同学排挤她；解剖课不许男女同堂，她只能一个人做。1896 年 7 月，她成了意大利最早的一批女医生。同年 9 月，她代表意大利去柏林开国际妇女大会，站在台上讲：女人应当和男人同工同酬。

这一段里的难从哪里来？一扇门在现实界：不让进，不给钱，不跟你同堂。另一扇门在理念界：一整个时代认定女人不该学医，不该拿一样的工钱。两扇门她都没有绕开。要知道，教书那条路一直开着，她随时可以换一件。

一间收容所，一个不能说的孩子。 毕业后，她在医院做外科助理，1897 年到罗马大学精神病诊所做义务研究，常去收容所找病人，看见和成年病人关在一起的孩子。她去读两位法国医生伊塔尔和塞甘的书，1899 年专程去巴黎看塞甘工作过的比塞特尔医院，还把塞甘的书译成了意大利文。1897 年，二十七岁的她在都灵的全国医学大会上说：这些孩子缺的是照料和教育，放着不管，才把他们推向犯罪；第二年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要求专门办学、专门培养老师。这些话在当时很刺耳，她照样说了。后来她和同事蒙泰萨诺一起主持一所矫治学校，白天教孩子，夜里写笔记，两年。

也是在这几年，1898 年，她生下儿子马里奥，父亲就是蒙泰萨诺。两人没有结婚，孩子送到罗马乡下一户人家寄养。她常去看他，却不能说自己是母亲。1901 年，她离开了那所学校，也离开了那段感情，回大学重读哲学、心理学、人类学，1904 年起在罗马大学讲人类学。一件最重的事，她一个人扛了十几年，一天也没停下手里的工作。直到 1913 年前后，母亲去世后不久，她才把十四岁的马里奥接到身边。

一份房产公司的合同。 1906 年底，罗马一家房产协会的经理塔拉莫来找她。协会在圣洛伦佐区翻修了一批廉租公寓，大人白天上工，三到六岁的孩子没人管，在楼道里乱涂乱画，把新刷的墙弄脏了。公司要的，是有人把孩子「看住」。1907 年 1 月 6 日，第一间「儿童之家」在一栋公寓楼的底层开门。她把矫治学校用过的教具搬进来，又添了许多，摆上去，看孩子拿什么，留下孩子爱用的，改掉孩子不碰的。几个月里，一群又野又怕生的孩子安静下来，能在一件事上待很久，五岁的孩子开始自己写字。1909 年她办了第一期培训班，写成第一本书；1912 年英译本在美国出版，登上畅销书榜；1913 年，她第一次去美国讲学。

被赶来赶去的晚年。 1914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克伯屈出了一本小书，逐条检讨她的体系，结论很硬（第七节细说）。美国的热潮很快退了下去。她没有缩回罗马，1915 年又去了美国，1917 年后长住巴塞罗那，1929 年和马里奥一起成立国际蒙台梭利协会。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先是捧她，后来要把她的学校并进法西斯的少年组织，她不肯，1934 年前后与当局决裂；两年后，意大利的蒙氏学校全被关闭。1933 年，德国已经关了她的学校，在柏林把她的书和像扔进火里烧。1936 年西班牙内战，一艘英国军舰把她从巴塞罗那接走。1939 年，她去印度开一期三个月的培训班，战争一来，意大利人成了敌侨，马里奥被拘留，她被软禁。七十岁生日那天，她向当局提的请求是把儿子还给她，获准了。此后几年，母子二人在马德拉斯和南部山城科代卡纳尔培训了一千五百多名印度教师；她在那里想出了给六到十二岁孩子的「宇宙教育」，也见过泰戈尔和甘地，就是本书第 12、13 章的两位。1949 年起，她连续三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1952 年 5 月 6 日，她在荷兰去世。

回头看这四段：她一生里几乎每一次长进，难都不是从她自己手上来的，而是从一扇关着的门、一个说不出口的孩子、一本驳她的书、一个要收编她的政权、一场把她困在异国的战争里来的。她在这些难里没有换一件，待住了，熬过去了。

◆ 四、那一刀：看见专注是攒出来的，收成了一个本来的孩子

先用判词三句法。

她看见了什么「长」？本书接着第 47 号判：她的有准备的环境，「发现的是 E 先行与自我修正的重复出现」。用大白话说：先把地备好，孩子在地上一遍一遍地做、一遍一遍地自己改，本事就长出来了。这一看见是真的，而且她看得比谁都细。拿橙橙的纽扣框对一对：扣错，对不上眼，心里一紧，这是劲在攒；解开重来，手换一个法子，这是形状在变；第二天她去扣妈妈外套上的扣子，这是长出来的东西回到了日子里。导论第三节说的「长」，在她的教室里天天都有。

在哪一步收回？在两处。第一处是「正常化」。孩子专心做了一阵以后变安静、变友善，她说这是回到了「本来的样子」。第 164 号在这里下过一句判断：她把长出来的孩子，说成了本来的孩子。一个一遍一遍攒出来的新样子，被说成了一直在那里、只是被挤歪了的旧样子。第二处是敏感期。一段特别密的学习时光，被写成了一只按时开关的钟，到点开窗，过点关窗。

还有一处，和本章的根最近。她要孩子只跟东西较劲，于是凡是从别人那里来的难，一只抢东西的手、一句不同意的话，都算「打扰」，要挡在工作毯外面。第 164 号记过王德生的另一条口述：「自然教学法，其实就是『遇到张力，就马上转换，进行释放』」。难一冒头，就有一个出口：换一件，放回架子，老师把打扰的人领开。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有三个零件：孩子身上本来就有的一位内在老师；一只按时开窗的钟；一间只许一种难进门的屋子。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她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她命名了专注的发生：三到六岁的孩子，给他对的东西、不打断他，他会在一件事上反复很久，做完以后平静而满足。这件事是真的，在世界各地的教室里一再出现。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在 1907 年的圣洛伦佐，它格外真。那里的孩子，屋子挤，大人忙，挨打挨骂是常事，门外的难已经太多了。第 164 号列过四个条件：大人不在场，或者在场也不懂怎样接住孩子；旧有的对错结算方式全是坏的，羞辱、体罚、排名；没有受过训练的老师，短期内也不会有；这套东西必须能大规模复制。四条同时成立时，一间把外面的乱挡掉的屋子，是对症的药。王德生口述里那半句「她的教育流程里面尽量减少外界的张力」，放在那片地上，正是医生开的药方。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正常化」被说成孩子的天性、挡掉外界的难被说成好教育本身的那一步。一间给贫民区孩子的避风屋，被当成了所有孩子都该住的屋子。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就是橙橙愣住的那两秒。它在这间屋子里没有名字：她没做错什么，没打扰谁，也不是不专心，她只是从来没有在别人给的难里待过。还有一样更要紧的东西也没有名字：蒙台梭利自己那份在门外熬出来的忍耐。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蒙台梭利（教育·儿童之家，1870–1952） 理论站在：E1 三界 · 自我界（有准备的环境只留「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 错误控制把对错交给东西，不交给人；别人的手、别人的理， 一律算「打扰」，挡在工作毯外面；中心名：自我界中心） 人生另活：现实界（技术学校与医学院两扇门；奖学金加家教凑学费； 儿子寄养十几年不能相认；与法西斯决裂、学校被关、书被烧； 西班牙撤离；印度软禁） 理念界（柏林大会讲同工同酬；都灵大会讲这些孩子缺的是教育； 1914 年克伯屈成书驳她，她照样讲下去） 缝隙位置：格内

（E1） 第二道缝：九宫之外 · 123 原理的三拍。教法里张力一起就给出口（换一件、拆了重来、放回架子、打扰的人被领开）； 她本人的张力是积住的，一积十几年，积到形状改变。 保底：三到六岁、门外的难已经太多的孩子，先在一间讲理的屋子里 练出「我能把一件事做成」，这一步是对的，而且是后面 所有台阶的底座。

这一道缝，是全书的根。王德生在 2026 年 9 月 27 日的口述，原话是：「蒙台梭利，她的教学法是自然法，培养孩子的专注力，但是缺乏孩子的忍耐力，即面对张力，如何忍耐和坚持。因为她的教育流程里面尽量减少外界的张力。可是她自己的人生都是因着坚韧的耐力而一步一步提升和走向成功的。这是一个大师成功的悖论。」「她的忍耐只属于自我世界，即张力不会来自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只有一个维度的忍耐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

导论引过前两段。这里连同第三段，一个词一个词地往下读，读出导论没来得及说的三件事。

第一件，专注力和忍耐力不是一样东西。专注，是在自己挑的难里待住：橙橙挑了纽扣框，扣错了，自己重来。忍耐，是在别人给的难里待住：塔被推倒了，话被驳回了，这难不是你挑的，你也换不掉，只能想办法待下去。口述里那个「即」字把忍耐说死了：「面对张力，如何忍耐和坚持」。

第二件，「外界」两个字。教具也在孩子外面，可它不算「外界的张力」，因为教具不会不讲理，也不会跟你争。口述紧接着就说清了：外界，指的是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一个会抢的人，一个会驳你的人，这才是外界。

第三件，「一步一步」四个字。她的人生不是一次大跳，是一级一级往上走的：先是医学院的门，再是一个不能相认的孩子，再是一本驳她的书，再是一个要收编她的政权，再是一场战争。每一级都比上一级的难多一点，每一级她都待住了。本书把「台阶」立成一把尺，根之一就在这四个字上：难是一级一级加上去的，人也是一级一级被炼出来的。

把同一种难放进两处，看它来了以后怎样被接住，缝就看清楚了：

难从哪里来	在教具角和儿童之家里，这种难来了	在她自己的路上，这种难来了
自我界：手跟不上心	东西告诉你错了，拆了重来，做到会为止	一个人做解剖，夜里写笔记，做到会为止
现实界：人和事不配合你	每样一份，不用抢；有人伸手，老师把他领开	正门不开就走侧门；儿子不能认，就等十几年；学校被关，就换一个国家接着办
理念界：有人说你不对	对错只由东西说，没有人来驳你	一个时代说女人不该学医，她去学了；一本书说她落后五十年，她接着讲

第一行，两边一模一样，她把自己最好的那一份给了孩子。后两行，左边是一个出口，右边是一段待住。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导论第五节说的五个来源，这里最重的是「心疼」。一个在解剖室里一个人熬过、把亲生孩子寄养十几年、在异国被当成敌侨管起来的人，最不愿意的，是让一个三岁的孩子也尝一遍门外那些不讲理的难。其次是「能教的写成了理论」：扣纽扣可以教，被一本书驳倒以后怎么接着讲下去，没法编成一件教具。

再说口述里最后一句：「只有一个维度的忍耐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为什么很快？因为自我界的难，是可以商量的难：难受了，可以停；做不好，可以换；再难，也难不过你自己能想到的难。现实界和理念界的难，是不跟你商量的难：它什么时候来、来多少、讲不讲理，都不由你。只在第一种难里练出来的忍耐，高度很漂亮，可它只练过一个方向。门一开，第二种难一进来，天花板就到了，而且到得很突然。橙橙那两秒，就是一次很小的天花板。

> **她教的是自我界的忍耐，她靠的是现实界和理念界的韧性。**

判语照第 166 号，一字不改。放到本书的尺上，还可以说得更短：她给孩子一间只留一种难的屋子，自己走的是一条三种难都有的路。这道缝和第 6 章的王阳明要分清：两人的学说都站在自我界，王阳明说道理都在心里，他靠的是被心外的东

西一次次逼到墙角；蒙台梭利没有说道理都在心里，她说的是难只该从自己手上来，她靠的是一次次从别人那里来的难。它也和第 23 章的福禄贝尔不同：福禄贝尔替孩子挡掉的是自己认出意思的那一份孤单，蒙台梭利替孩子挡掉的，是别人的手和别人的理。

◆ 六、台阶三问

这一节要把台阶三问做成全书最清楚的一次示范，因为这把尺就是从她身上量出来的。先把三档的分寸摆明：教法里设了这一级，写得出、有设计、传得下去，打 √；她自己人生里实实在在走过、却没放进教法，打 ○；两头都找不到，打 ✗。每一问都先看她的教室，再看她本人。

自我界台阶：她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孩子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而且是全书三十位里做得最细、传得最广的一位。纽扣框、粉红塔、数棒、圆柱，每一件都把难放在孩子自己手上；错误控制让孩子自己看出错、自己改；一上午不被切断的工作时间，让孩子在一件事上待得住。这一级写进了教法，印成了教具，传遍了世界。打 √。说明一处：这是孩子自己挑的难，练出来的主要是专注，是忍耐的第一段，不是全部。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孩子碰人、碰事、碰物的难？这里要分清「地」和「台阶」。第 164 号说她给孩子备好了两块地，其中一块是手上摸的现实：真的壶、真的扫帚、混龄的伙伴，这块地是实实在在的。可是地上的难被驯服过了：每样一份，孩子不用抢；不许打扰，冲突还没起就被规矩化开；真起了冲突，老师把人领开。碰物的难有，碰人的难被当成「打扰」挡在外面，没有设计成按剂量加上去的一级。她本人却是在这一级里被炼出来的：门、学费、儿子、政权、战争。打 ○。证据弱在一处：轻椅子一碰就倒、每样一份要等别人用完，这些是被设计进去的小小的现实之难；本章判它们还不成一级台阶，是初判。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孩子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这是第 164 号最用力的一处：说理要做四件事，判对错、给理由、被反驳、改规矩，那块木头只能做第一件。孩子在她的屋子里，从来不必对谁说「我不同意，

因为……」，也没有人对他这样说。她本人在这一级走得最远：二十六岁在柏林的讲台上替女人争工钱，二十七岁在都灵的大会上替被关着的孩子争一个说法，四十四岁那年被克伯屈写成一本书来驳，照样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讲下去。打 ○。

三格读下来，是一个最干净的样子：第一级修得比谁都好，第二级、第三级她自己都走过，一级也没有留给孩子。有地不等于有台阶：地是孩子站的地方，台阶是按剂量加上去的难。

登记写明三句。收回处落在「挖」，内容是正常化那个「本来的孩子」、内在的老师和敏感期的那只钟，与主字同字；越出处近「长」的是工作里一遍遍攒出来的专注。现实界 ○ 按统一的尺是定的，不再是初判：难的来源是真的（真壶、真扫帚、混龄的伙伴），可难落下来的那一下被收走了——每样一份不必抢，冲突未起就被规矩化开，起了就被老师领开；第 19 章洛克原来打 √，按同一把尺也已降为 ○。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

◆ 七、顶住战：一位签合同的学生，一位说她落后五十年的教授

第一位是海伦·帕克赫斯特。她是美国人，跟蒙台梭利学过，一度在美国替她主持全美蒙氏学校的事务。她和蒙台梭利同一个阵营：孩子自己定节奏，老师不站讲台。可她后来自立了一套办法，叫「道尔顿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美国和英国传开。自由照给：孩子自己排先做哪门、在哪间工作室做、做多久。只多了一样东西：每个月一份「任务」，孩子像签合同一样认下来，认了就要做完。她没有写书驳老师，她是用做法把老师的教室改了一格：在「随时可以换一件」的屋子里，放进了一件不能换的事。

本书让一步：帕克赫斯特补的，正是那个出口。一份认下来就要做完的约，把退出的门关上一会儿，又给了一个看得见的终点。这是现实界的难，而且是按剂量放进来的。

第二位是克伯屈，杜威的学生，站在她的对面。1914 年他出了《蒙台梭利体系考察》，话说得很重。他说，蒙氏的孩子是在同老师相对隔开的状态里，靠自由选择学会自立的，连尊重邻座的权利，也是用一种个人主义的办法学来的；他追问，孩子各选各的，一群人的合作从哪里来；他又说，那里讲故事、演戏、想象的游戏几乎没有位置。他的结论是：就学说的内容而言，她本质上属于十九世纪中叶，比当时的教育理论落后大约五十年。

本书也让一步：「隔开」和「个人主义」这两个说法，说中了第二级台阶的空处。一群人一起做成一件事，中间少不了争、少不了等、少不了有人不讲理，这些难在她的屋子里被挡掉了。

可是本书也要替她说一句。「落后五十年」这个判决，历史没有照单收下：四十多年后，她的办法在美国重新兴起；2006 年，美国心理学家利拉德等人在一座城市里比较了抽签抽中和没抽中蒙氏公立学校的孩子，报告五岁那一组在管住自己、转换注意这类本事上表现更好；样本只有一百多个孩子、一座城市，只能当一条旁证。自我界那一级台阶，不是小事，它是底座。没有底座，门外的难只会把孩子吓回去。

两位反驳者一个从做法上补，一个从学说上拆，指着同一个空处：孩子在别人给的难里，谁来陪他待住。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专注是在自己挑的难里待住，忍耐是在别人给的难里待住；前一种能在屋子里练成，后一种只能在门口，一级一级地练。

◆ 八、世界写回她

她身后，屋子越盖越多，门越关越好。1929 年她亲手成立的国际蒙台梭利协会，一直守着教具、培训和认证的标准。美国的热潮退了四十多年，1960 年前后才由一批家长和老师重新点起来，另立了美国蒙台梭利协会。中国早在 1913 年就有《教育杂志》连续撰文介绍她，近几十年里，「蒙氏」成了很多幼儿园和早教机构的招牌，也成了电商页面上的一个词：原木矮架、工作毯、一整套教具，包邮到家，就是橙橙家客厅里那个角落。

这道缝是一层一层传宽的。在她本人身上，缝最窄：那间屋子外面，是圣洛伦佐挤满人的楼道，是她自己一路走来的门、书和战争；屋子挡掉门外的难，是因为门外的难太多了。到了标准化的培训里，屋子有了越来越细的规矩，门外那一半没有写进任何一份标准。到了一个安静的中产家庭客厅里，门外本来就没有多少不讲理的难，屋子又把剩下的一点也挡掉了。原本用来「补」一界的设计，成了孩子的全部。第 164 号的死法诊断说得很准：她的体系是回写死，她的思想靠别人的回写活着。

到了 AI 时代，她那台机器里最先被接手的，就是错误控制。一个学习软件，错了马上提示，对了马上过关，从不皱眉，从不冤枉人，难受了随时可以退出换一个游戏。它是一间做得比她更好的自我界屋子。它接不走的，是另外两级：它不会伸手拿走孩子的塔，孩子说它错了，它多半马上道歉认错。那两级台阶，还得有人来设。

◆ 九、只学她的人卡在哪，和一位年轻的设计师

只学蒙台梭利的人，多半是最用心的人。家长把家里布置得像一间样板教室，孩子专心、自理，让人骄傲；老师把教具摆得一丝不差，一上午没有一个孩子哭闹；孩子长大以后，能一个人把一件事做完，做得又细又好。他们学到了她的屋子。卡住的地方也很像：第一次有人伸手拿走你的东西，第一次有人当面说「你这个不对」，第一次难不是自己挑的，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退回自己熟悉的那件事里去，换一件。

比如有这样一位年轻设计师，姓阚，叫阚晓，二十六岁，在一家做品牌设计的小工作室上班。她七岁进少年宫学隶书，一坐两个钟头，一个字写三十遍，写坏了自己撕掉重写，老师说她是班上最坐得住的孩子。后来考上美院学平面设计，毕业作品是一套手写字体，拿了系里的奖。她常说自己的本事是「坐出来的」：静下心，一笔一笔磨，作品自己会说话。这套说法，和蒙台梭利的学说站在同一处：难只从自己手上来，错自己看得见，自己改。

入职第八个月，她第一次独立负责一个项目，给一家开了十几家社区店的洗衣连锁做新招牌。提案会上，老板柴姐看了三秒，当着她的主管房主管的面说：「字是好看，可我们开洗衣店的，要的是三十米外骑电动车的人一眼认出来。你这是写给自己看的。」阚晓脸一下子烫了，一句话没说出来。散会后她躲进楼梯间哭了一场，当晚一个人把原来的方案又细磨了十二版，第二天一早，去找房主管，想换一个项目。

十二版，一版比一版精细，可柴姐说的那件事，一版也没碰。这就是天花板：她只会在自己挑的难里用力。

房主管没让她换，问了她一句：你的字，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她想了很久，想起的不是少年宫。十三到十五岁那三个暑假，她住在县城的爷爷家，爷爷在老街上开一间写招牌、刻图章的小铺。来写招牌的店主个个难缠：这个说字太瘦看不清，那个非要大红，还有人写好了又不认账。爷爷让她当着店主的面重写，也教她守住该守的一笔：「这一捺不能短，短了，你的店像没站稳。」那三个夏天，她的字长得最快，也是她这辈子头一回跟人争过一个字。可在她给自己讲的故事里，这三个夏天一个字也没有。

她后来是这样补上的。她带着三版新稿再去找柴姐，请柴姐骑上电动车，两人在店对面三十米的地方一版一版地看，让柴姐挑；柴姐要把一个笔画改粗，她同意了；柴姐还要去掉一个收笔，她说不行，讲了为什么，柴姐想了想，依了她。她又跟房主管约好，接下来一个月，每一次见客户她都跟着去，规矩两条：每次至少说一句「我不同意，因为……」；会不散，不离开会议室。

四步逐一核过。她嘴上信的，是静心自磨、作品自己说话，和蒙台梭利的学说同在自我界。她真正靠的，是爷爷铺子里那些难缠的店主和那一回争字，那是蒙台梭利人生里另活的现实界和理念界。她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难第一次来自别人的时候，和橙橙那两秒、和只学蒙台梭利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她后来怎样补上？把门口那两级台阶按剂量走回来，一个月、一句话、一场不离开的会。四步都对得上。

学蒙台梭利，先学她修第一级的手艺，再补她没留给孩子的那两级。第一级一点不能少：先让孩子在一间讲理的屋子里，尝到「我自己能把一件事做成」。然后按剂量开门。现实界这一级，可以从下一次表哥来开始：不先把两人分开，让橙橙自己开口，告诉表哥「这是我的工作，等我垒完」，或者两人说定一个都肯的玩法；大人在旁边坐着，头两分钟不插话，真僵住了再陪着想办法。理念界这一级，可以从睡前讲故事开始：大人故意把一处讲「歪」，说故事里的小熊是存心把碗摔碎的，让橙橙来驳；她要是讲得出道理，大人就当真改口。每次只比她能扛的多一点，身边始终有人。

> **带走的话**
>
> 她把第一级台阶修得比谁都好，另外两级，她自己走过，没写进屋子。学她，先守住那块毯子，再把门一级一级打开。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E1 三界格内：理论站自我界（自我界中心，难只从自己手上来），人生活在现实界与理念界；第二道缝在九宫之外的 123 原理，教法里张力一起就给出口，她本人的张力积住了、转化了。 她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她教的是自我界的忍耐，她靠的是现实界和理念界的韧性。 下一章的皮亚杰，在日内瓦也看着孩子一遍一遍改掉自己的错。蒙台梭利把这场改写收进了一间屋子，皮亚杰要把它写成一部定律。

第 26 章

皮亚杰：十岁出头就被领进标本室的少年，给每个孩子排了一道楼梯

> 这一章的问题
>
> 孩子是不是都要照同一道楼梯、一级一级往上爬？那个给全世界的孩子排出这道楼梯的人，自己又是怎样走上去的？

◆ 一、晚上十点的对照表

设想一户人家，姓鞠。女儿米米三岁零两个月，上幼儿园小班刚满一个月。晚上十点，米米睡着了，鞠妈妈靠在床头，打开手机上一个育儿软件。软件里有一页「三岁至三岁半发展对照」，一行一条，后面一个小方框：能说出红黄蓝绿四种颜色；能双脚离地连续跳；能唱数到十；能按大小给东西排队；能自己用勺子吃饭不洒；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年龄。

她一条一条勾。勺子，勾；名字，勾；双脚跳，勾。到「四种颜色」停住了。米米红色黄色分得清，蓝和绿一直混着叫，昨天还把一片树叶叫作「蓝的」。「按大小排队」也停住了：前天她拿了五个套杯，排来排去，最后排成了「大的、小的、大的、小的」，还说好看。十二条里，勾了九条，空了三条。

鞠妈妈又点开下面的推荐文章，标题是《三岁还分不清颜色，是不是发育慢了？》。她越看越睡不着，又在软件的问答区里搜了一句，跳出来两条回答，一条说：「别急，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阶段，到了那个阶段自然就会了。」另一条说：「早干预早好，我家报了个感统课。」

可这一天里，还有两件事没进表格。下午从幼儿园回来，米米把阳台上晾干的袜子全抱进屋，分成三堆：一堆是爸爸的，大、灰；一堆是妈妈的，薄、有花；一堆是她自己的，小、有小熊。她分得一只不错，还把一只破了洞的单放一边，说「这只生病了」。晚饭后，她拉着爸爸讲幼儿园里一个小朋友哭了、老师抱她、后来她不哭了，前后接得上，还加了一句「因为她想妈妈」。

表格上没有一格叫「按家里人给袜子分堆」，也没有一格叫「讲出一件事的来由」。鞠妈妈勾不上它们，也就想不起它们。

这张对照表背后，站着好几个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一个瑞士人。他说过，孩子的知识不是大人装进去的，也不是本来藏在里面、等着被挖出来的，是孩子自己一轮一轮搭出来的；他又说，孩子的思想要走过几个阶段，次序对谁都一样。前一半，米米分袜子的那一刻正好是证据；后一半，被后人印成了一张一张年龄表，在夜里十点压在一位母亲心上。

公平地说，这张软件里的表不全是他的。一行一行「几岁该会什么」，更多来自另一位美国医生格塞尔一路的发育常模，和后来无数育儿书的层层转抄。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阶段，到了自然就会」这句话，确实是从他那里长出来的。这一章要问的是：给孩子排楼梯的人，自己是一级一级爬上去的吗？

◆ 二、他说的秘籍：孩子是自己搭出来的，而且一层一层地搭

让·皮亚杰（1896—1980），瑞士人，一辈子大半时间在日内瓦。他留下几十部书、几百篇文章，常被人记住的是四样东西。用大白话说如下。

第一样，知识是搭出来的。在他以前，讲孩子怎样学东西，大体有两派。一派说孩子是一张白纸，知识是外面一笔一笔印上去的；一派说知识的种子本来就在里面，长大了自然展开。他两派都不同意。他说，孩子是一个小小的动手者：抓、扔、摇、藏、倒、数，在摆弄东西的时候，自己搭出一套办法来看世界。孩子的错，也不是笨，是那套办法在当时还管用、到这里不管用了。

第二样，搭的办法有一个来回。他用了两个词。一个叫「同化」：拿手里已有的办法去套新东西，比如一个孩子会抓球，看见苹果，也伸手抓。另一个叫「顺应」：套不上了，改自己的办法，比如抓西瓜抓不起来，只好两只手抱。两个一来一回，最后稳下来，他叫它「平衡」。孩子就在这样一次次失衡、再平衡里往前长。

第三样，长有阶段。他把孩子从出生到十几岁分成四段：头两年靠感觉和动作认识世界，叫感知运动阶段；两岁到七岁上下，会用词和图画来代表东西了，但想事情还是只从自己眼前看，叫前运算阶段；七岁到十一二岁，能在具体的东西上来回想，叫具体运算阶段；再往后，能不靠实物、只凭假设去推，叫形式运算阶段。他说年龄只是大概，各地的孩子可以快一点慢一点，但次序不会乱，后一段一定建在前一段上。

第四样，是那几个出了名的实验。把一杯水从矮胖的杯子倒进瘦高的杯子，问五岁的孩子水多了还是少了，孩子多半说高杯里多；同样的事问八岁的孩子，他会笑你：「倒过去又没加水。」这叫「守恒」。一个孩子什么时候懂得东西换了样子、多少不变，他拿这个来看孩子走到了哪一段。

这四样读作哪一个字？他本人把学习想成「长」：不是装，不是挖，是孩子自己在跟东西打交道的过程里搭出来的。这一点，德麦国际第 162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皮亚杰》记作他的头功，本书照记。可他在第三样上收回了：长的次序、长成的样子、长到哪里为止，都先写好了。主字是长，收回处是挖。

先说他对在哪里。第一，他把孩子的错当成了宝。在他以前，测验只数孩子答对几道；他偏去追问孩子为什么这样错，从错里看出一套有道理的想法。今天每一位肯蹲下来问一句「你是怎么想的」的老师，都在用他的办法。第二，他让大人承认孩子不是缩小的大人：五岁孩子说高杯里水多，不是没听懂题，是他真的这样看世界。第三，他主张学校用「主动的方法」，让孩子自己动手、自己发现，老师出难题、给材料、在旁边问，而不是站在前面讲。这些话放在今天也不旧。

还要说清一件事，免得读者弄混。他把自己的学问叫「发生认识论」，本书反复说的 SDE 也叫「发生学」，两个「发生」不是一回事。他的「发生」，问的是人的知识从婴儿到科学家是怎样一步一步长起来的，而且要找出一条对谁都成立的规律；SDE 的「发生」，问的是一样东西在哪一片土里、沿哪一条路长出了什么样子，并且承认换一片土、换一条路，长出来的就不一样。所以要写明一句：SDE 发生学不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他是 SDE 的祖先和近邻，SDE 从他那里借了很多刀，但不借他那一部定律。

◆ 三、土和路：湖、标本室、错答案和日内瓦的几张桌子

湖边与标本室（1896—1911）。　他生在纳沙泰尔，一座说法语的湖边小城。父亲是大学里研究中世纪文学和地方史的教授，做学问一丝不苟；母亲信教很虔诚，性情容易紧张。据他晚年的自传，家里的气氛不轻松，他很早就放下游戏，一头扎进「正经事」里，一半是学父亲，一半是给自己找一个躲清静的角落。

他的正经事是博物学。一般记作 1907 年，他十岁出头，在公园里看见一只羽毛发白的麻雀，写了一则短讯，投给本地一份博物学刊物，登了出来。不久，他去求见城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请求课余进馆里帮忙。馆长是一位研究软体动物的老先生，答应了，让他每周去几回，给贝壳、蜗牛贴标签、分门类，教他怎样认种、怎样看同一种螺在不同水里长得不一样。这样过了四年，直到老先生去世。

这四年，是全章最要紧的一片地。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每周坐进一间大人的标本室，身边有一位懂行的老人一样一样教他，手边是成千上万个真标本，投出去的稿子有大人的刊物肯登。老先生去世后，他接着把没整理完的标本写成文章，十

五六岁已经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软体动物的论文。据他自传，日内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读了他的文章，请这位「皮亚杰先生」去当软体动物收藏的保管员，他只好回信说，自己还有两年才中学毕业。

危机与小说（1911—1918）。　十五六岁，家里一位做教父的长辈嫌他只知道钻蜗牛，带他去湖边度假，一路给他讲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据他自传，那几天他豁然开朗：生物学可以用来回答哲学的问题，知识本身也可以找一个生物学的来历。他立下志向，要用一辈子去回答「知识是怎样来的」。接下来几年他读得又杂又苦，身体也垮过一阵，去山里休养。1918 年，他二十二岁，拿到纳沙泰尔大学的自然科学博士，论文写的还是软体动物；同一年出了一本带自传味道的哲理小说《探索》，里面已经有一个后来贯穿他一生的词：平衡。

这时候，他还没有正经研究过一个孩子。一个楼顶，已经先在他心里画好了一半。

错答案（1918—1921）。　博士毕业后，他先去苏黎世，在心理学实验室和一家大精神病院里待了一个学期，学到一种谈话的办法：不照问卷一条条问，跟着对方的回答往下追。1919 年秋到了巴黎，经人介绍，进了一所男孩学校里的测验实验室，那是智力测验的开创者比奈生前办起来的，当时由比奈的合作者西蒙主持。西蒙交给他一件枯燥的活：把一套英国人编的推理测验翻成法文，拿巴黎的小学生去测，定出每个年龄该答对多少。

他很快对「答对多少」失去了兴趣，却迷上了错答案。同一个年龄的孩子常常错在同一处，而且错得有章法。他把问卷扔到一边，改成和孩子一问一答地谈。这一个转身，是他一生的门槛。有意思的是，他转身的地方，恰好是一张按年龄定分数的表格；他后来留给世界的，又是一张被读成年龄表的楼梯。

日内瓦的几张桌子（1921 年起）。 1921 年，他把这批研究写成文章，日内瓦卢梭研究所的主持人克拉帕雷德读到了，请他去当研究所的研究主任。他二十五岁，就这样到了日内瓦。1923 年，他和研究所的学生瓦伦丁·夏特奈结婚，此后有

了三个孩子：雅克琳、吕西安娜、洛朗。夫妇俩在三个孩子的小床边一天天记笔记：婴儿什么时候开始找被毯子盖住的表链，什么时候知道拉一下床单就能把上面的东西拉过来。这些笔记后来成了他最重要的几本书。

1929 年起，他当了将近四十年的国际教育局局长，那是一个召集各国教育部门交换消息、开国际教育会议的机构。1932 年前后，年轻的英海尔德来到日内瓦，此后几十年是他最要紧的合作者，守恒实验是这一整个团队在日内瓦的小学里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做出来的。1955 年，他在日内瓦办起发生认识论国际中心，把逻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请到一张桌子上，每年定一个题目一起吵。他给自己定下每天写几页的规矩，一放假就躲进山里写，一写几个星期。1980 年，他在日内瓦去世。

把这一生摊开看，每一个关口旁边都站着人。十岁，一位肯带孩子的老馆长；十五岁，一位带他读柏格森的教父；二十三岁，一位把活交给他的西蒙；二十五岁，一位读了文章就请他来的克拉帕雷德；三个孩子的小床边，一位和他一起记笔记的妻子；守恒实验后面，一位英海尔德和一整个团队。还有一片地一直托着他：教授的家，湖和博物馆，肯登一个孩子稿子的刊物，一座说法语、书卷气很重的小城。

◆ 四、那一刀：看见了长，写成了定律

先用判词三句法。第 162 号的判词，本章照用：他在日内瓦的孩子身上看见了知识怎样长出来，却把这场生长写成了一部定律：三种状态排成一道楼梯，一台对谁都一样的机器，一个先定好的楼顶。

他看见了什么「长」？他看见孩子的每一个错里都有一套办法，看见婴儿从一堆零散的抓和踢里，一点一点搭出「东西盖住了还在」「拉这头那头会动」，看见五岁的孩子为高杯里的水争得面红耳赤、八岁的孩子又笑自己当年。这是真的长：没有人装进去，也不是早藏在里面，是在摆弄里一轮一轮搭出来的。

他在哪一步收回？在「对谁都一样」这一步。王德生在第 162 号的口述里点得很直：「不同的孩子，不同的E，有不同的D，产生不同的S」。用大白话说：不一样的孩子，脚下是不一样的地，走的是不一样的路，长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样子。又说：「他总结出来的那些规律，应该是有『特定的E 和 特定S』」。也就是说，他那些规律不是错的，只是每一条都该带着两个括号：在哪一片地上，朝哪一种样子长。皮亚杰把这两个括号去掉了。地，被他当成了处处一样的空气；样子，被他定成了一座逻辑和数学的楼。

收回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有三个零件。一是楼梯：三种状态，从一锅粥似的乱摸，到正在成形的半懂，到定型的清楚，被排成按年龄往上的台阶。二是平衡：同化和顺应一来一回，这台机器只往更稳的平衡走。王德生还把同化与顺应拿来和 SDE 的 D2 路径组织比，也就是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的六步，再加分化、重组、升维的九步，判同化与顺应是一门发现学：它写得极细，是这条路最早最好的描写，可是在 D2 里，每一步都可能停在混沌态、卡在介生态，也可能走坏；在他的机器里，走坏只被写成终会走过去的第一级。第 162 号核对过他 1975 年《认知结构的平衡化》的原文，这一条已经收窄：他写了孩子会不理、会扭曲新东西，但明说从这里往上是「有系统的进步」。三是楼顶：形式运算，一个科学家、逻辑学家的样子。楼顶先画好了，楼梯就只剩怎么往上排。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他命名了「孩子的想法有自己的章法，而且会一轮一轮改」。一个孩子在一个问题上，先是乱答，再是半对半错、自己跟自己打架，最后清清楚楚。这类事在每个家、每间教室里反复出现，他给了它名字，给了它做实验的办法。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第 162 号给过保底：在日内瓦一类的欧洲城市里、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孩子，朝逻辑和数学的样子长，他的规律几乎处处说得对。越往最下面几级，次序越硬：一个婴儿先会找盖住的东西，再会假装喂娃娃吃饭，这个先后各地都差不多。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认识的主体」这个词上。他书里的材料，是他自家三个具体的孩子、日内瓦小学里一个个具体的孩子；他书里的主语，却成了一个普遍的、谁都一样的「孩子」。一到这一步，一片特定的土、一个特定的目标上的规律，就成了一切孩子的定律。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就是米米分袜子的那一刻。按他的楼梯，三岁的孩子分类还乱；可在「家里的人」这件她天天泡在里面的事上，她分得又准又稳。老师和家长都看得见，楼梯上没有一格能放下它。他晚年自己也碰到了这块剩余，后面第五节会说。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皮亚杰（教育·儿童心理与发生认识论，1896–1980）　理论站在：D 差异 · D2 路径组织（同化–顺应–平衡，一级一级往上，次序对谁都一样、不许跳；地被当成处处一样的空气；　中心名：楼梯中心，本书初判）　人生另活：E 特征纠缠（证据：1896–1911 教授之家、湖、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标本室、一位每周带他的老馆长、　肯登孩子稿子的刊物；1911–1921 带他读柏格森的教父、　交活给他的西蒙、请他来日内瓦的克拉帕雷德；　1921 年起妻子、英海尔德和整个团队）　D2 升维（在「贝壳」这一行里早早走到大人的楼层：　十五六岁发表专业论文，被日内瓦的博物馆当成大人来请）　缝隙位置：跨格（D2 → E；路写成了对谁都一样的，地是他一个人的）　第二道缝：D1 意义目标。他写的教育目的是造就能做新事的人（创造）　和能自律的人（自由）；他自己一生靠的，还有一份钻在　「正经事」里的着迷和安顿（幸福），没写进目的。保底：在日内瓦一类城市、上正规学校、朝逻辑数学长的孩子身上，　他的规律几乎全对；婴儿期最下面几级的次序各地都硬；　「知识是孩子自己搭出来的」这一条照记不改。

缝跨了格，从路跨到了地。他的学说站在路上：同化、顺应、平衡，一级一级，这是 D2 路径组织，一条被写成对谁都一样的路。他自己的一生，却长在一片极特定的地上。十岁出头的孩子，身边是什么？一位每周带他的老馆长，一间真标本室，一份肯登稿的刊物，一位做教授的父亲。这片地把他托到了同龄人看不见的地方：在贝壳这一行里，他十五六岁就站上了大人的楼层。本章说他「早早越级」，说的就是这个：不是他跳过了自己想事情的哪一段，而是在一行里，被一片厚土和几双大人的手托着，走到了年龄前头很远的地方。

把他写下的孩子和他自己摆在一起，缝看得最清楚：

他写下的孩子	他自己
一个谁都一样的「认识的主体」	一个教授的儿子，湖边小城，一间标本室
一个人对着杯子、珠子、泥团自己搭	每一个关口旁边都有一双大人的手
形式运算十一二岁以后才来，而且处处一样	十五六岁在贝壳这一行里已经是大人，别处还是个少年
次序不许跳，快了未必好	十五岁上下就被人当作「皮亚杰先生」来请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最主要的是导论第五节说的第二条：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看见的是一个少年怎样一篇一篇写论文、一步一步想清楚一个大问题，这是路；那片把他托起来的地，他在自传里写了，却没有写进学说。还有第四条：理论是某一阶段的总结。他研究孩子的时候，桌子对面坐的是一个个被请出教室的孩子，身边的同桌、老师、妈妈都不在；他自己长大的时候，身边偏偏一直有人。

有一件事要替他说公道。1972 年，他七十多岁，在《人类发展》上发了一篇短文，谈青春期到成年的智力。他在文章里松了口：形式运算未必人人在十一到十五岁到来，更可能是在十五到二十岁之间，而且各人在自己熟悉的行当里先到，一个木匠在木工上、一个技师在机器上能这样推理，换一个行当却未必。这句话，差不多就是他自己十五岁在贝壳上的样子。可他没有顺着这句话回头改他的楼梯，只把它当成楼顶的一个补注。

只照楼梯长大的本事，会碰到什么天花板？大人会把孩子看成「到了没到」，而不是「在哪片地上、朝哪儿长」。孩子在一行里跑到前面，被按回去等；在另一行里落在后面，被说成「还没到阶段」，等着自然会到。两种都少了一问：他脚下是什么地。

> **他教的是每个孩子照同一道楼梯一级一级爬，他靠的是一间标本室和几双大人的手，早早把他托到了大人的楼层。**

更短的说法是：他教的是爬楼梯，他靠的是被托上楼。这句话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用功，一个每天写几页、写了六十年的人，比谁都用功。缝在于：他把爬写进了学说，把托留在了自传里。它和第 25 章蒙台梭利的缝不在一处：蒙台梭利替孩子挡掉的是别人的手和别人的理，皮亚杰在学说里抹掉的，是孩子身边那几双托他的手和脚下那一片地。

第二道缝落在意义三律上。1964 年，他在美国的一次研讨会上说过，大意是：教育的首要目标，是造就能做新事的人，而不是只会重复上一代做过的事的人；第二个目标，是造就能批判、能自己验证、不照单全收的心智。王德生读到这里，问了一句：「做新事的人对创造律，自律的人对自由律，可是幸福律呢？」他的教育目的里写了创造和自由，没有给幸福留一格。可他自己一辈子，靠的恰恰有一份幸福：一个在紧张的家里找到一角贝壳的孩子，一个每天上午和学生在一起、下午散步、晚上写作、假期躲进山里的老人。那份钻在正经事里的着迷和安顿，托住了他六十年。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孩子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而且是他最看重的一级。他说学习是从失衡开始的：孩子原来的办法套不上了，心里打架，只好改。他主张老师别急着给答案，出一道让孩子自己的想法撞墙的题，让孩子自己改。这一级写进了他的教育文字，也被后来的建构主义课堂传了下去。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孩子碰人、碰事、碰物的难？碰物，是他全部学问的底子：倒水、搓泥、排珠子，孩子要亲手摆弄。碰人，他也写了：1932 年他写孩子怎样学规则，看孩子们玩弹珠，说规则是在同伴之间一次次商量、争执里长出来的，主张学校里多让孩子分组合作、自己管自己的小团体。打 √。打折处：他研究时的桌子是一对一的，孩子被请出教室，同伴与老师多半不在场。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孩子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他写了一部分。他看重同伴之间的讨论，说孩子正是在跟别人争的时候，才看见自己的想法只是自己的，这是走出「只从自己眼前看」的一条路；他的访谈里还有一招，大人故意说「可是另一个小朋友说……」，看孩子守不守得住。他也说过，只听大人的话，孩子只会学到服从，所以主张学校里多分组、多讨论、让学生自己管自己的小团体，还专门写过谈学生自治的文章。这些写进了他自己谈教育的文字，有做法、有理由，不只是一句态度，后来的课堂也照着学了，所以打 √。打折很重：争只在同伴之间，是为了让大家走到同一座逻辑的楼上去；楼顶本身不许争。至于他自己，一辈子在理念界里争：跟柏格森、跟家里的信仰、跟行为主义、跟乔姆斯基，一张桌子上请来逻辑学家天天吵。给孩子的，比他自己用的，窄了很多。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长；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

◆ 七、顶住战：一位替孩子提速的朋友，一位换了问法的对手

第一位是布鲁纳。他和皮亚杰同在一个阵营里：都认为孩子是自己在搭，不是被灌满的。他对日内瓦的研究极熟，1959 年还请英海尔德去美国参加他主持的一场课程会议。可 1960 年，他在《教育过程》里说了一句后来人人转引的话，大意是：任何学科，都可以用某种在理智上诚实的形式，有效地教给任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孩子。意思是，楼梯是有的，可教什么不必等孩子爬到某一级，只要换一种孩子这时能接住的讲法，比如先用手做、再画图、最后才用符号。

本书让一步：布鲁纳说对了。楼梯挡不住教，挡住的只是一种讲法。米米三岁分不清蓝和绿，可「按家里的人分袜子」这件事，她已经接得住了。

第二位是苏格兰的心理学家唐纳森。她和同事麦加里格尔在 1974 年做过一个实验：还是那两排一样多的小圆片，可这一回不是大人亲手去拉长一排，而是一只「淘气的泰迪熊」冲出来把一排弄乱了。结果，说「还是一样多」的四五岁孩子明显多了起来。1978 年，她在《儿童的心智》里说：很多孩子答错，不是想不通，是被问糊涂了；一个大人郑重其事地把一排拉长，再问一遍「现在一样多吗」，孩子自然以为大人要的是另一个答案。问题换成孩子过日子里讲得通的样子，孩子能干的事，比楼梯上写的早得多。

本书也让一步，而且让得更多：唐纳森打中的，正是那张桌子。桌子本身就是一片地。同一个孩子，坐在一间空屋子里对着一个郑重的陌生大人，和在家里跟一只捣蛋的熊玩，是两片地，长出来的就是两个样子。这正是王德生那句「不同的E，有不同的D」。

可本书也要替皮亚杰说一句。两位对手都在修他的楼梯，谁也没有拆掉他最硬的那一块：孩子的错有章法，孩子是自己搭的。唐纳森的泰迪熊，用的还是他发明的守恒题；布鲁纳的「先做再画后符号」，本身就像一道换了模样的小楼梯。两个人都在问「几岁」，都没问「这是谁的地」。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一条规律，要先问它长在谁的地上；把地抹掉，规律就成了楼梯。

◆ 八、世界写回他

他死后，他的学说被盖成了三样东西。第一样是建构主义课堂：让孩子动手、讨论、自己发现，老师少讲多问，从美国到中国的课程改革里都能看见它。第二样是年龄表：幼儿园和小学的课程按年龄排，玩具盒上印着「适合三至六岁」，育儿软件按月龄推送「该会什么」。第三样，是他自己最不喜欢的一个问题。据记载，他去美国讲学，几乎每次都有人举手问：能不能让孩子快一点爬过这些阶段？他把它叫作「美国问题」，回答的大意是：可以快一点，但未必是好事，孩子需要自己走的时间。

往后传，缝一步一步宽了。在他本人身上，缝最窄：他知道年龄只是大概，知道各地孩子有快慢，晚年还松口说楼顶会先到在各人的行当里；他自己的一生，身边一直有人，脚下一直有厚土。到了教科书里，四个阶段后面跟上了四个固定的年龄，成了一张时间表。到了育儿软件和早教广告里，只剩下两句话，一句是「还没到阶段，别拔苗助长」，一句是「抓住关键期，别输在起跑线」。两句话方向相反，却出自同一道楼梯：都只看孩子在第几级，都不看孩子脚下是什么地。

到了 AI 时代，他机器里最先被接手的，正是那道楼梯。按年龄、按水平给孩子排题、推送下一级，机器做得又快又细，比任何一张对照表都准。接不走的，是他桌边那一句「你是怎么想的」，和那一双肯每周带一个孩子去标本室的手。第 162 号说机器做掉了他的楼梯、留下了他的访谈桌，本章接着补一句：还要留下他自己身边的那几个人。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个会乘法的五岁孩子

只学皮亚杰的人，多半是很讲道理的人。家长手边有一张月龄表，老师备课前先查「这个年龄段的认知特点」，早教机构的课程表按年龄分好了班。他们学到了楼梯：不催，不灌，等孩子到了那一级再教。这是真本事，比逼着三岁孩子背乘法表强得多。他们卡住的地方也很像：孩子一旦不照楼梯长，在一件事上跑到了前头，在另一件事上落在了后头，他们手里只有两句话，「还没到」或者「已经晚了」，少的是一问：这孩子脚下是什么地，他在哪一行里先长出来了。

比如有这样一家早教机构，开在一个新小区的底商，数学启蒙课的带班老师姓卜，三十出头，教了七八年，家长都说她耐心。她的教案按年龄分得清清楚楚：四到五岁，先用实物做十以内的分合，再认数字，加减要到大班，乘法是小学二年级的事。她常对家长说一句话：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该做的事，跳过去的，将来都要还。她这样信，和皮亚杰的学说站在同一处：一条对谁都一样的路，一级一级，不许跳。

班上来了一个五岁的男孩，叫佟念。第一节课，卜老师让孩子们数盘子里的草莓，佟念数完，说：「三排，一排四个，十二个。」再问他六排五个呢，他想了一会儿，说三十。卜老师查了教案，跟他妈妈说，孩子聪明，可乘法还没到阶段，先把分合做扎实，别让他跳级。佟念在课上越来越坐不住，别的孩子分草莓，他去拆教具盒，被记了两回「注意力不集中」。

卜老师后来问了佟妈妈一句：他这乘法是跟谁学的？佟妈妈说，没人教，他外公在小区停车场看门，这一年接他放学，常把他带进岗亭里坐着。每天傍晚物业要报空车位，外公从不一个一个数，一排几个，有几排，一乘，再减去停着的，就报上去了。佟念趴在岗亭窗口看了一年，后来自己数电梯里的按钮、数蛋糕店玻璃柜里的格子、数楼下那面墙上的窗户。

这句话让卜老师愣了一下，她想起了自己。她父亲是乡镇粮站的过磅员，每年收粮的那两个月，她放了学就坐在磅秤边上，帮父亲记斤两、算价钱，九岁就能心算一车谷子该付多少钱，算得比站里的大人还快。那时候没有人问她到没到阶段。她的心算，是在磅秤边上被托上去的。

卡住的地方，就在这一刻：她拿自己没走过的那道楼梯，按住了一个跟她当年一模一样的孩子。她后来补上的办法不复杂。她不再只看佟念在第几级，改成先问土：他在哪一行里天天泡着。她让佟念带一张停车场的照片来，给小朋友讲「一排几个，有几排」，再让他出题考同学。她也没有让他去上奥数班：佟念在别的事上还是一个五岁的孩子，排队会插队，输了游戏会哭，一杯水倒进高杯子里，他照样说高杯里多。她在观察本上把原来那一栏「是否达到年龄段目标」划掉，写上两栏：「他在哪件事上走在前面，是哪片地托的」「他在哪件事上还在后面，缺的是什么地」。

按四步对一遍。她嘴上信的，是一条对谁都一样、一级一级的路，和皮亚杰的学说同站在 D2 路径组织。她真正靠的，是父亲的磅秤，一片把她在一行里早早托上去的地，和皮亚杰人生里的标本室对上。她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一个被自家

的地托上去的孩子，被她自己的楼梯按回去的时候，和只学皮亚杰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她后来怎样补上？先看地，再定路，给每一条规律加上两个括号。四步都对得上。

学皮亚杰，学他那张桌子，不学他那道楼梯。他的访谈桌要学，一句「你是怎么想的」，比什么都管用。补的地方在地上：看一个孩子，先问他天天泡在哪里、身边是谁，再问他走到了第几级；在一行里跑在前面的，给他一位懂行的大人和一件真活，而不是一张更快的时间表。剂量也要守：只比他现在走得到的地方多一步，身边有人托着。

> **带走的话**
>
> 看一个孩子长到了哪一级之前，先看是哪片地在托他。楼梯是写出来的，地是真有的。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跨格：理论站 D2 路径组织（一道对谁都一样的楼梯，楼梯中心），人生长在 E（教授之家、标本室、老馆长、教父、西蒙、克拉帕雷德、妻子与团队）；第二道缝在 D1，教育目的写了创造与自由，没写他自己靠过的幸福。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每个孩子照同一道楼梯一级一级爬，他靠的是一间标本室和几双大人的手，早早把他托到了大人的楼层。　下一章是维果茨基，一个和皮亚杰同一年出生、只活了三十七岁的俄国人。他读过皮亚杰早年的书，也批评过它：孩子不是一个人对着杯子搭的，他身边总站着一个人。皮亚杰人生里那几双托他的手，维果茨基把它写成了学说的正中间。可只写那只手，又会漏掉什么？

第 27 章

维果茨基：写「扶一把」的人，是站上台去顶了整个行当一把的外行

这一章的问题

孩子写作业，大人在旁边扶一把，扶到什么时候才撒手？一个把「有人扶」讲成学问的人，自己又是被谁扶上来的？

◆ 一、书桌边那把小板凳

设想一户普通人家，晚上八点。爸爸戚远下了班，端一把小板凳坐到女儿糖糖的书桌边。糖糖上四年级，今晚的数学是「植树问题」：一条路长一百米，每隔五米种一棵树，一共要种多少棵？

糖糖写下「100÷5＝20」，就停了。戚远不急着说答案，先说：「画个图试试。」她画了一条线。他又说：「先画短一点，二十米，看看能种几棵。」她画了五个点，数了数，抬头看他。他点点头：「树比空多一个，对吧？」她「哦」了一声，写下「20＋1＝21」。

这样的晚上，一个星期有五个。戚远是个很有耐心的爸爸，他从不替女儿写，只在她卡住的地方说一句，说得刚刚好：多一句她就不用想了，少一句她又过不去。有他坐在旁边，糖糖几乎每道题都做得出来。

问题出在第二周。周五小测验，老师说成绩还行，就是植树问题错了两道。戚远拿过卷子看，错的正是那种题。他想不通：明明每一道都会，怎么一个人就不会了？

又过了几天，戚远加班，打电话回家时顺口问作业。糖糖说今天有一道很怪的题：「小区门口的路，两头都是路口，树只能种在中间。」她说她一边画一边念叨，「一个空……两头不能种……那就少一棵」，自己做出来了。停了一下，她又补了一句：「爸爸，你上回说树比空多一个，那是两头都种。你那句话不是每回都对。」

戚远在电话那头愣了好一会儿。

书桌边那把小板凳，今天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好多老师上课也是这么做的：孩子一个人过不去的那一截，大人在旁边扶一把。给这一截起名字的，是一位苏联心理学家，他把它叫作「最近发展区」。这个名字传开以后会落下什么毛病，导论第四节已经点过，这里不再重复。这一章换一个方向看：糖糖那天晚上做了一件他的学说写到了的事，又做了一件他的学说几乎没写的事。她一个人念念叨叨把题做了出来，这一件他写过；她把爸爸扶她的那句话顶了回去，这一件他没怎么写。有意思的是，他自己恰恰是靠后一件长起来的。

◆ 二、他说的秘籍：一个人跑不动的那一截，两个人能跑

列夫·维果茨基（1896—1934），俄罗斯帝国出生的犹太人，在白俄罗斯的戈梅利长大，一生只活了三十七年。他生前出版的书不多，最重要的一本《思维与语言》（1934），是在他去世那一年才出版的。他的主张可以压成四句大白话。

第一句，看一个孩子，不能只看他一个人会什么。他举过一个例子，大意是：两个孩子，一个人做题，测出来的水平一样，都相当于八岁。可是大人给一点示范、问几个引导的问题，一个能做到十二岁孩子的题，另一个只能做到九岁的。这两个孩子，其实不一样。一个人独立能做到的，叫「现有的发展水平」；有人帮着

能做到的，比它高出一截，中间这一截，就是最近发展区。他还补了一个限制：帮也不是想帮多远就帮多远。一个不会下棋的人，就算国际象棋大师在旁边示范，他也下不了一整盘；帮，只在孩子伸手够得着的那一段里起作用。

第二句，教要走在发展的前面。他说，今天孩子在合作里能做的事，明天就能自己做。所以好的教学不是等孩子「长到了」再教，而是去够那一截还没长成、正在长的东西。英文编本《社会中的心智》里有一句常被引用的比方：这一截里的本事，是发展的「花蕾」和「花」，还不是「果实」。

第三句，人是借着工具想事情的，最要紧的工具是语言。在手帕上打个结提醒自己别忘事，一个结就是一件帮记性的小工具。语言也是这样的工具，只不过它不是用来对付木头石头，而是用来对付自己的注意、记性和想法。他说，孩子身上每一种高级的本事都要出场两回：先出现在人和人之间，大人跟孩子说「先画个图」；后来才出现在孩子自己里面，孩子对自己说「先画个图」。这个从外面搬到里面的过程，他叫「内化」。

第四句，孩子的自言自语不是废话。瑞士的皮亚杰观察到，幼儿园的孩子一边玩一边说许多不是说给别人听的话，他叫它「自我中心言语」，认为这是孩子还不会站在别人位置上说话的表现，长大就会消失。维果茨基不同意。他照皮亚杰的办法组织孩子画画，但故意设一点障碍：要画画了，纸不见了，或者需要的那支蓝铅笔没有。结果孩子的自言自语几乎多了一倍。一个孩子嘟囔：「铅笔呢？我要蓝的。没关系，我用红的画，再蘸点水，颜色一暗就像蓝的了。」维果茨基说，这种话不是在消失，而是在往里走：出声的自言自语，慢慢变成不出声的「内部言语」，成了思想本身。糖糖一边画一边念叨「两头不能种」，正是这一幕。

先说他对在哪里。第一，学习确实常常是在人和人之间先发生的，一个孩子一个人卡死的地方，旁边有人说一句就过去了，这是每个家长都见过的事。第二，测一个孩子，只测他一个人会什么，会漏掉他正在长的那一截。第三，语言不只是说出想法的嘴，它本身就在帮人想，孩子自言自语时大人别急着让他闭嘴。第四，他把盲、聋、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也放进这个看法里：缺了一条路，可以借别的工具绕过去，比如盲文和手语。这在他那个年代很超前。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主字是「长」。学习不是往孩子脑子里装东西，也不是把孩子心里本来就有的东西挖出来，而是在人和人缠在一起做一件事的时候长出来的，长出来之后又变成孩子自己的。可他在一处收了回去，收回的方向是「装」：那一截里长出来的东西，终点是大人和文化里本来就有的那一套。第四节细说。

◆ 三、土和路：一位只问不答的老师，一张签，一个剧院，一个讲台

一位只问不答的老师。 1896 年 11 月，维果茨基生在奥尔沙，不久全家搬到戈梅利。父亲是银行的一个部门主管，母亲受过当教师的训练，却留在家里照顾八个孩子。十五岁以前，他没有进过学校，在家跟一位私人教师读书。这位老师叫所罗门·阿什皮兹。据一些传记的记述，他年轻时参加过革命活动，被流放过；教书很少直接给答案，惯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一问一问地把学生逼到自己想明白。家里还有一位大几岁的堂兄戴维，后来成了诗人、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1911 年他进了当地一所私立犹太中学，1913 年以金质奖章毕业。

一张签。 按当时的规定，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大学里，犹太学生只能占百分之三；那一年名额改为从拿了奖章的犹太毕业生里抽签决定。他抽中了，进了莫斯科大学。父母希望他学医，他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去学法律。与此同时，他又在沙尼亚夫斯基人民大学听历史和哲学。他的学生兼同事列昂季耶夫后来回忆，他在大学那几年兴趣极广，写剧评，读德国古典哲学，最爱斯宾诺莎；而在所有兴趣里分量最重的，是文学批评。他写过《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出名的是一篇分析《哈姆雷特》的长文，1915、1916 年前后写了两稿。他管自己这一路叫「读者的批评」：不管作者想说什么，只问一个读者、一个坐在台下的人，读着看着，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剧院。 1917 年他毕业回到戈梅利，一待七年。他在劳动学校、师范学校、给乡村文化工作者办的训练班里教文学、俄语、逻辑和心理学；在当地教育部门的戏剧科帮着挑剧目，在报上写了几十篇剧评；跟堂兄戴维和一位朋友办过一家小出版社，出了两本诗集；又一起在城里办过一间公共阅览室，常去那里给市民讲文学和科学。就在这几年，他照顾患结核病的弟弟和母亲，自己也染上了结核（一

般认为在 1918 年前后），一度以为自己活不长。病好一些，他在戈梅利师范学校里办了一间心理实验室，给学生讲课的讲稿后来成了他的第一本书《教育心理学》。也是在这里，他碰上了盲、聋、智力落后的孩子，开始想：这样的孩子该怎么教。

一个讲台。1924 年 1 月，他去彼得格勒参加第二届全俄心理神经学大会。那年他二十七岁，没有心理学学位，从一个外省小城来，在这个行当里谁也不认识他。鲁利亚后来在自传里写了那天的样子：他上台没有稿子，连提纲都没有，一口气讲下去，从不停下来想下一句。一个年轻人第一次在满屋子前辈面前开口，照理该挑个小题目；他挑的偏偏是最难的一个：研究条件反射的那一套办法，能不能拿来研究人的意识。当时巴甫洛夫、别赫捷列夫一路的反射学声势正大，莫斯科心理研究所的主导看法也是把「意识」赶出心理学。他却站在台上说，意识不能扔，只是要用客观的办法去研究。鲁利亚说，他没能说服所有的人，可大家都明白，这个外省来的人是一股必须听的力量。会后，研究所所长科尔尼洛夫请他到莫斯科。

那年秋天他到了莫斯科，和比他小几岁的鲁利亚、列昂季耶夫结成一个三人小组，他是公认的带头人。接下来的十年，他同时在好几个地方上班：研究所、教育部门里管残疾儿童教育的科室、后来的实验缺陷学研究所。1925 年夏天，他去伦敦参加一个聋人教育会议，这是他唯一一次出国。回来当年 11 月，结核病复发，住进扎哈里诺的疗养医院，一直住到第二年 5 月，出院后按残疾人养到年底。就在病中和出院后那一年多里，他写了一部讨论「心理学危机」的长稿，把当时各派心理学挨个批了一遍，没写完就放下了。此后几年，病时好时坏，他一边带学生做实验，一边往各地讲课。1931 年，他已经是教授，又到哈尔科夫的心理神经学院从头读医学。1933 年起，他把多年的想法收拢成《思维与语言》；最后一章，相传是在病床上口授完的。1934 年 6 月 11 日，他在莫斯科去世。后人整理他的笔记本，找到一段他晚年写下的话，大意是：这是他在心理学里做的最后一件事，他会像摩西那样死在山顶，望见了应许之地，却踏不进去；末尾一句，用的是哈姆雷特临死前那句「余下的只是沉默」。

把这四段连起来看：他小时候得到的「扶」，是一位只问不答、逼他自己想的老师；他进大学靠的是一张签；他进心理学，不是被哪位前辈手把手带进来的，而是从剧院和书里走过来，站上讲台，把满屋子前辈顶了一把，才被请进门的。

◆ 四、那一刀：看见了人和人缠在一起时跑起来的那一截，收成了一条从外往里的单行道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本书接着第 47 号判。第 47 号的原话是：「最近发展区不是简单『孩子不会但在帮助下会』的区域，而是关系入方程的发生场」。（原文如此；本书术语作「纠缠」。前判原话照引不改。）这句话的意思用大白话说是：大人和孩子缠在同一件事上的时候，孩子一个人跑不动的那一截路，跑起来了；这一截不在孩子身上，也不在大人身上，在两个人缠在一起的那个地方。第 47 号接着说（「支架」是后人的词，第八节细说）：「支架不是帮助本身，而是让对方系统能运行自身尚不能独立运行的 D」。这个看见是真的。戚远那句「先画短一点」，糖糖自己想不到；可光有这句话也没用，得糖糖接住它、画出五个点来，那一截才跑通。

在哪一步收回？在「内化」只朝一个方向走的那一步。第 162 号已经判过：他的内化「只准从外往里」，孩子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大人、改文化，写得不多。本章接着判，再补一处：最近发展区的上沿，是扶的那个人已经会的东西。「在帮助下能做到的水平」，量的是孩子能被带到大人那里多远。大人会的，就是这一截的顶。那么一个孩子要是长出了大人也没有的东西，比如糖糖那句「你那句话不是每回都对」，在这张图上该放在哪里？放不进去。它不在「现有水平」那一格，也不在「帮助下的水平」那一格，它在扶的人前面。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两个零件：一套早已存在于成人和文化里的高级本事（概念、语言、算法），和一条从人和人之间通往孩子内心的单行道。有了这台机器，孩子身上长出来的一切，都被读成「文化里本来就有的，搬进来了」。还要补一个小零件，是挖的味道：「花蕾」这个比方，意思是那些本事已经在孩子身上正在成熟，只等有人帮一把。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有人在旁边说一句、做一下示范，孩子就能做到自己一个人做不到的事；而且过一阵子，孩子会把这句话换成自己对自己说的话。这件事在每个家庭、每间教室里天天发生。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在「要学的东西大人确实已经会」的时候，它格外真：识字、算术、科学概念、一门手艺的规矩。在他身边那片地上，它也格外真：革命后的苏联要在很短时间里让千千万万的孩子和成人识字、上学，残疾孩子的教育几乎从零开始，「大人怎样把文化里已有的本事最快地交到孩子手上」是那个年代最急的事。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内化被写成高级本事发展的普遍规律的那一步：每一种本事都要先在人和人之间，再到一个人里面。这句话本身有大量证据，可一旦成了「规律」，方向就定了：从外往里。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糖糖在电话里那句「你那句话不是每回都对」。孩子把扶他的话翻过来检查，发现它有条件，还指给大人看。每个家长都遇到过这样的时刻，可在这张图上它没有名字。更要紧的是，维果茨基本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几步，全是这一种。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维果茨基（教育·心理学，1896–1934） 理论站在：九宫之外 · 123 原理三拍 · 前两拍（张力积累：一个人跑不动的那一截； 形状改变：内化，从人和人之间搬进一个人里面； 回写只写了一半：扶的人改孩

子，孩子改扶的人几乎没写； 中心名：扶手中心（本书初判）） 人生另活：回写（二十七岁的外省教师、没有心理学学位，在 1924 年大会上 把反射学当道的一屋子前辈顶了一把，被请进门； 十年里和两位比他年轻的同事一起改写了整个行当； 病中写心理学危机长稿，把各派挨个批一遍； 著书反驳同年出生的皮亚杰）缝隙位置：九宫之外（123 原理：理论站前两拍，人生活在第三拍） 第二道缝：E1 三界。教法里设了自我界（自言自语）和现实界（合作、工具）， 孩子跟扶他的大人争一场的理念界没有进设计；他本人从 私人老师的诘问、「读者的批评」到大会讲台，几乎全在理念界里长。 保底：要学的东西大人确实会、孩子伸手够得着、扶的人知道什么时候撤， 最近发展区几乎全对；识字、算术、手艺规矩、残疾孩子借别的工具 绕路，这些地方他的看法至今好用。

主缝落在九宫之外的 123 原理上。这组三视角说的是一件事长出来的三拍：先是张力积累，一个人跑不动、憋在那里；再是形状改变，一截路跑通了，本事换了样子；最后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脚下那片地。维果茨基把前两拍写得极好：最近发展区就是那一截憋着的张力，内化就是形状改变。第三拍他写了一半：学会说话的孩子，会用语言改自己的注意和记性，这是回写到孩子自己身上。另一半，孩子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扶他的大人、改那一套文化，几乎没有写。

他自己的一生，却是一连串的第三拍。把他写给孩子的和他自己走过的放在一起，看得最清楚：

他写给孩子的	他自己走过的
扶的手从会的人伸向不会的人	二十七岁站上讲台，把一屋子前辈顶了一把
这一截的顶，是扶的人已经会的	心理学里没有一位前辈已经会他要做的事
本事先在人和人之间，再搬进一个人里面	一个「读者」心里看出来的潜台词，搬进了整个行当
大人的话变成孩子对自己说的话	私人老师不给答案的追问，变成他对前辈的追问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最主要的一条，第 166 号说过：给别人的，和留给自己的，不是一样东西。他给孩子的，是「应该得到」的那一只手：有人会、有人扶、扶到够得着。他自己一路靠的，却是那一只没人能递给他的手。还有一条是时间。他的理论是在十年里一边咳血一边赶出来的，最后几年他正往孩子自己的感受、动机、意义那边走，《思维与语言》最后一章讲到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层潜台词，讲到想法背后还有欲望和情感；读斯宾诺莎论情感的那部稿子，没写完。门他已经摸到了，没来得及推开。

> 他教的是有人在旁边扶一把，他靠的是一个半路进门的外行，站上台去把整个行当顶了一把。　压短一点：他教的是扶，他靠的是顶。扶并没有错。扶和顶都是他的：没有那位只问不答的老师，没有鲁利亚会后替他牵线，他顶不上去，也留不下来；没有那一顶，他的扶只会留在戈梅利的一间教室里。缝在于，他把扶写进了学说，把顶留在了自己身上。这道缝和第 26 章的皮亚杰要分清：皮亚杰握着孩子自己的手，缝落在他的楼梯上；维果茨基握着扶孩子的那只手，缝落在这只手只朝一个方向伸。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孩子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最近发展区的题目本来就比孩子一个人能做的难一点；他的自言自语实验，正是故意拿走铅笔、制造障碍，看孩子怎样对自己说话、把难处理过去；「今天合作能做的，明天自己做」，明天那一步就是孩子自己跟自己较劲。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孩子碰人、碰事、碰物的难？有。合作是他整套想法的中心，孩子要跟大人、跟比自己强的同伴一起做事；工具、符号、游戏规则，都是孩子要碰、要学着用的东西；给盲、聋孩子的教育，就是让他们借别的工具去碰那个本来碰不到的世界。打 √。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孩子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他本人在这一级走得极多：私人老师的一问一问，大学时的「读者的批评」，大会讲台上顶反射学，病中批各派心理学，写书驳皮亚杰。可他给孩子设计的那一截，方向是孩子向大人靠拢，大人的概念是终点，「孩子反过来检查、推翻扶他的那句话」没有设进教法。他其实写到过争论：1931 年那篇讲高级心理机能怎样发生的长文里，他借皮亚杰的研究说，孩子先在一群人里争，后来才会在心里自己掂量，反省是从争论里长出来的（大意）。可在他那里，争论只是内化的又一个例子，终点仍是把一群人里的说法搬进自己心里；「跟扶你的大人争一场」，没有被设计成一级台阶。他自己靠这一级长大，却没有把它留给孩子。打 ○。证据弱在一处：他大量未刊的讲稿与笔记，本章只读了已译成英文的主要几种，所以是初判。

两处登记要写明。一是理念界：这一格是初判，他大量未刊的讲稿与笔记，本章只读了已译成英文的主要几种；1931 年那句「反省是从争论里长出来的」是最强的反向证据，但在他那里争论只是内化的又一个例子，不是一个会回话、有权说「你错了」的对手被设进教法，所以不够 √。

二是主字，统稿时按全书统一的规则重判过一次。原稿登「长」、收回处登「装」；可统一规则把「回写」定为登「长」的必要条件——长出来以后要回头改那片土。他的学说恰恰没有这一步：要学的是文化里已有的那一套，终点是大人手上已有的本事，内化只从外往里，第 162 号的前判原话也是「只准从外往里」。按三问：问三不过，问二正是（把外面已有的东西按次序扶进孩子身上）。所以主字改登「装」，收回处仍是「装」；「花蕾」那一点挖味，和第四节说的那半截长，都照旧写着，只是不进主字这一栏。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装；收回处：装；台阶＝自我√、现实√、理念○

◆ 七、顶住战：一位老搭档，一位同年生的对手

第一位是列昂季耶夫。他是三人小组里的一个，维果茨基死后，他成了苏联心理学里最有分量的人之一。1979 年他给维果茨基文集写导言，一边称他开创了一整条路，一边照直说老师有几处太粗：把「光着的手」和「拿着工具的手」、「自然的」心理过程和「文化的」心理过程对立得太硬；手本身就是劳动造出来的，自然和文化并不那么截然两分。更早，在 1930 年代初，他和一批同事在哈尔科夫把研究的重心从符号和词，挪到人实际去做的事上，后来发展成「活动理论」。

本书让一步：列昂季耶夫说对了。光盯着大人递过来的那句话、那个符号，会看漏孩子手上正在做的那件事；糖糖是画着画着才念叨出来的，不是听着听着。

第二位是皮亚杰。两人同生于 1896 年，一辈子没见过面。维果茨基在《思维与语言》里用了整整一章批皮亚杰；皮亚杰要到 1962 年，那本书译成英文时，才读到这些批评，那时维果茨基已去世二十八年。皮亚杰的回应很有风度：他说，读到一位已经去世的同行在二十五年前写的书，里面有那么多该当面讨论的东西，心里不免难过。在自言自语这件事上，他说自己完全同意对方的新假设：出声的自言自语是内部言语的起点。可在教学这件事上，他不让步。他说，新的概念并不总是靠大人的讲授学到的；教得太早、太晚，或者讲法跟孩子自己搭起来的东西对不上，孩子的发展反而会被卡住、被带偏；更好的办法，是设一个情境，让孩子自己动手把它做出来。

本书也让一步：皮亚杰说中了要害，而最好的证据恰恰是维果茨基本人。心理学里没有一位大人把「意识要用客观的办法研究」教给他，这是他从剧院、从书里、从自己的病床边一点一点搭起来的。

话说回来，两位反驳者也都没有看见他真正打开的那扇门：学习是在人和人缠在一起的那个地方发生的。列昂季耶夫把重心挪到做事上，皮亚杰把重心挪回孩子自己，两人都往一个人身上退了一步。三个人都没写的，是维果茨基自己一生走过的那一种：被扶的人长出来以后，回头顶了扶他的人一把，两边一起改。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扶一把之后，还要留一回让孩子顶一把；只准从外往里的扶，教出来的是会接，不是会长。

◆ 八、世界写回他

他死后第二年，1936 年，联共（布）中央发出决议，把「儿童学」判为伪科学，他的书被撤下书架，他的名字在苏联心理学里差不多消失了二十年。这是通行的说法；近年也有研究者翻查档案，认为「被压二十年」讲得过头了，他的想法一直借学生之手在流传。1956 年，他的选集在苏联重新出版。1962 年，《思维与语言》的英文节译本在美国出版，皮亚杰那篇回应作为附录一起印行。1978 年，科尔等几位美国学者把他的几篇文稿编成《社会中的心智》，西方的教育界这才大规模认识他。

有一个词必须说清楚：「支架」。今天很多老师以为这是维果茨基的词，其实这是后人提出的，他本人的著作里没有这个说法。它来自 1976 年伍德、布鲁纳和罗斯三人合写的一篇论文，讲大人怎样辅导三到五岁的孩子搭积木，把大人的帮法比作盖房子时搭在外面、盖好就拆的脚手架。后来人们把「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焊在一起，才有了今天这对常用词。

这道缝传下去，一代比一代宽。在维果茨基本人身上，缝最窄：他写的是扶，可他自己一辈子都在顶，身边又是一群跟他争得热火朝天的年轻人。到了「支架」这一代，重心落在大人怎样搭、怎样拆，孩子会不会反过来改大人的搭法，不在题目里。到了教师培训和家教广告里，常常只剩一句「在最近发展区里教」，变成一张分三级的提示卡、一套分层作业。

到了 AI 时代，他机器里最先被接手的就是那只扶的手。一个学习软件能把每道题拆成五级提示，孩子卡在哪一步，就给哪一级，恰好比孩子多一点点，从不多给；它比任何一位家长都有耐心，坐在书桌边从来不累。它接不走的，是糖糖那一句「你那句话不是每回都对」：机器的提示背后有一张写好的答案表，孩子顶不动它，也改不了它。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家汽修店

只学维果茨基的人，多半是最尽心的一群人。家长每晚坐在书桌边，从不代写，只在卡住的地方说一句；老师备课时给每道难题配好三级提示，谁卡在哪一级一目了然；课外辅导机构把「最近发展区」写进宣传册，承诺「难度刚刚好」。他们学到了扶，而且扶得很好。他们卡住的地方，也出奇地一致：孩子离了那只手就慢半拍，越来越习惯先等提示再动手；更少见的，是孩子反过来说「你这个办法不对」。偶尔有一回，大人多半先当作顶嘴，而不是当作一截新长出来的东西。

比如有这样一位汽修店的老板，姓敖，五十岁，在县城边上开了二十多年的修车铺。他带徒弟有名：新来的学徒头三个月只递扳手、看他干；再三个月他在旁边，徒弟动手，一卡住他就伸手点一下「先看油路」「听这个响声」；一年以后才让徒弟单独接车。他常说：手艺是扶出来的。到这里，他嘴上信的，和维果茨基的学说站在同一处：有人扶，扶到够得着，再撒手。

可他自己的本事，不全是这样来的。他年轻时的师傅只会修化油器的老车，九十年代末电喷车开进县城，师傅连故障灯都看不懂。他跑到市里买了一本维修手册，夜里自己啃；有一回一辆车怠速发抖，师傅说是油路，他说是一个传感器坏了，两人争到半夜，最后拆开一看，是他说对了。师傅没说话，第二天把那本手册放在了工具台最显眼的地方。他后来能自己开店，靠的正是那一回顶。

天花板在新能源车开进县城那几年来了。这种车敖师傅也不熟，他扶不动了，他扶出来的徒弟一碰到没见过的毛病，就站在车边等他。有一回来了一辆混合动力车，仪表报了一个故障码，敖师傅照老经验判是电池。他带了四年的徒弟庞亮犹豫了半天，小声说：「师傅，我在厂家的培训视频里看过，这个码可能是冷却泵。」敖师傅头一个反应是想说「你懂什么」，话到嘴边，想起了自己二十几岁那个半夜。拆开，是冷却泵。

他真正靠什么补上的？他改了一个带法：每周挑一辆车，让徒弟先判，把判断和理由写在一张卡片上，压在工具台上，然后跟他争，争完再拆。他自己也常输。店里多了一句老规矩里没有的话：「你先说，说完我们对一对。」

对一对四步。他嘴上信的，是手把手扶，和维果茨基的学说站在同一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他真正靠的，是年轻时那一回顶，和维果茨基人生里另活的回写对上。他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他自己也不会、扶的手够不着的时候，和只学维果茨基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他后来怎样补上？每周留一回让徒弟顶，输了认、赢了记。四步都对得上。

所以学维果茨基，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补法落在一处，而且要按剂量放：扶照样扶，可每扶一段，就留一回反过来的机会。在家，孩子做对一道题以后，问他「我刚才那句提示，什么时候不管用？」；在班上，每个单元留一道题，让学生先检查老师给的方法有没有漏洞。只比现在多走半步：从「扶到你会」，走到「你会了，回头看看我扶得对不对」。

> **带走的话**
>
> 扶一把，是让孩子够得着；留一回让他顶一把，是让他长得出大人没有的东西。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九宫之外的 123 原理：理论站前两拍（最近发展区的张力积累、从外往里的内化，扶手中心），人生活在第三拍回写（外省外行在大会上顶了一个行当）；第二道缝在 E1 三界，教法里没有孩子与扶他的大人争一场的理念界台阶。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有人在旁边扶一把，他靠的是一个半路进门的外行，站上台去把整个行当顶了一把。 下一章的斯金纳，把「扶」拆成了一步一步、每一步都有奖励的格子；他说，只要格子排得够细，就不需要有人坐在旁边。

第 28 章

斯金纳：一台一步一粒豆的教学机器，和一年写不出小说的年轻人

这一章的问题

做对一步就奖一下，孩子是不是就学会了？一个把「每一步都有回音」做成机器的人，自己又是在什么样的日子里找到方向的？

◆ 一、房门上的积分贴纸表

设想栾家，儿子柚子八岁，上二年级。开学第一周，妈妈在柚子的房门上贴了一张表。表是自己用表格软件画的，打印出来，横着是一周七天，竖着是五件事：七点前起床不磨蹭，一颗星；自己收拾书包，一颗星；做完一页口算，两颗星；练二十分钟字，一颗星；一整天不发脾气，一颗星。门边挂一本贴纸，金色的五角星。攒满二十颗换一本漫画，攒满五十颗，周末去一趟游乐场。

头两个星期，这张表灵得像变戏法。以前早上要喊三遍才起的孩子，闹钟一响就跳下床，先跑到门口看自己昨天贴了几颗。口算一天做两页，做完自己拿笔去贴。妈妈在家长群里说了一句，好几个家长来要表格的样子。

第三个星期，事情有了一点变化。奶奶让柚子帮忙把阳台上晾干的衣服收进来，柚子站在门口问：「这个几颗？」表上没有这一栏，妈妈只好临时添了一行「帮家里做事」。又过几天，柚子开始算账：「口算做三页，是不是六颗？」「今天我没发脾气，可是昨天也没有，能不能补一颗？」

到了第四个星期六下午，出了一件表上没有的事。柚子关起门，在房间里待了三个钟头，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用订书机订起来的小本子，十二页，是他自己画的漫画，讲一只晚上不肯睡觉的仓鼠。画得歪歪扭扭，字也有错，可是有故事，有结尾，最后一页还写着「第二集待续」。他把本子递给妈妈，没问这个几颗星。

妈妈拿着本子，犯了难。给他贴星吧，这三个钟头本来就不是冲着星去的，贴了，下次他会不会先问一句「画漫画几颗」？不贴吧，这是这个月他做得最好的一件事，表上却一颗星也没有。

这张贴在房门上的表，背后站着一位二十世纪最有名的心理学家：美国人斯金纳。他一辈子研究的就是一件事：一个动作之后跟着什么，决定这个动作以后是多还是少。他还造过一台机器，让孩子每做对一步，马上就知道对了。他要是看见这张表，大概会说：做得对，只是星星给得太整齐了。可他恐怕不太会注意那本仓鼠漫画。这一章要说的是：那三个钟头没有星的下午，恰恰很像他自己二十出头时最要紧的那一段日子。

◆ 二、他说的秘籍：行为是被后果挑出来的

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1904—1990），美国心理学家，一生大半在哈佛大学。他的学说，拆开来是四句大白话。

第一句，动物和人都是先自己动，后果再来挑。一只饿老鼠关在一个箱子里，箱壁上有一根小杠杆。老鼠东嗅西爬，碰巧压了一下杠杆，一粒食丸掉进小槽。以后它压杠杆就越来越勤。这里的要紧处，是动作先由老鼠自己「发出来」，不是被什么东西引出来的；后果跟上来，把这个动作挑中、留下。他把这种学习叫「操作性条件反射」，意思是动物用自己的动作去「操作」环境。那个箱子，后来被人叫作「斯金纳箱」。

第二句，跟在后面、让动作变多的东西，叫强化。食丸、一句夸奖、一颗星，都可以是强化物。他不问老鼠满不满意、高不高兴，只看压杠杆的次数多了没有。多了，就是强化了。他还主张，奖比罚好：罚只能让人学会怎样躲开罚，奖才能让人学会该做的事。

第三句，怎样给，比给不给还要紧。他和同事费斯特把几十种给法做成了一门学问，叫「强化程式」：每次都给；做满几次给一次；隔一段时间给一次；什么时候给说不准。最后这一种，给得最没规律，动物反而压得最稳、最不肯停。今天人们常拿老虎机来打比方，说的就是这一种。

第四句，难的本事，要拆成一小步一小步来强化。他教鸽子做一件鸽子从来不会做的事，不等它碰巧做对，而是先奖励朝那个方向偏一点的动作，再奖励偏得多一点的，一步一步把动作「塑造」出来。这个办法搬进教室，就是「程序教学」：把一门课拆成几百个小框，每框只多走一小步，学生自己写答案，马上知道对错，对了才往下走，快的快走，慢的慢走。装这些小框的机器，叫「教学机器」。

先说他对在哪里。第一，他真的把「及时知道对错」这件事看透了。一个孩子星期一做错的题，星期四才发下来，早忘了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这样的反馈等于没有，今天几乎没有老师会反对。第二，每个人按自己的步速走，不必全班一起等最慢的，也不必一起拖着最快的。第三，他反对体罚，主张用奖代替罚，在那个打手心、罚站还很常见的年代，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第四，拆小步、看得见的目标、做对了再往前，这些办法在口算、拼写、打字、一门手艺的基本动作上，今天还在天天管用。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主字是「装」。学会什么，由拿食丸的人事先定好；一步一步强化，就是一格一格往里装。可他也在一处越出了这个字：动作要由学习者先自己发出来，机器只是挑选。这一点离「长」很近。他在哪一步把它收了回去，第四节再看。

◆ 三、土和路：一个想当作家的人

小镇上的小发明家。1904 年，斯金纳生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萨斯奎汉纳的铁路小镇。父亲是律师，母亲持家很严，常把「别人会怎么想」挂在嘴上。他小时候最爱做的事是造东西：和好朋友在两家之间拉一条电报线；夏天摘接骨木果去

卖，嫌生果熟果分不开，自己弯一块铁皮做了一道水槽，熟的沉下去，生的被水冲走。他后来那些箱子、记录器、机器，根子在这里。他有一个小两岁半的弟弟，十六岁时因脑出血突然去世。

想当作家的大学生。　他进了纽约州的汉密尔顿学院，学的是英国文学。头一年过得很难受，不会运动，也没有人脉。后来他进了一个爱谈文学艺术的小圈子，开始写短篇小说。他把几篇小说寄给诗人弗罗斯特，得到过对方的鼓励。1926 年毕业，他不顾父母担心，决定拿出一年来专心当作家。

黑暗的一年。　他搬回父母在斯克兰顿的家，家里给了他一间夹在女佣房和阁楼之间的小屋。他手巧，自己钉了书桌和书架，架上摆着乔伊斯、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书桌前，他几乎什么也写不出来，一整年下来，只给报纸写了十来篇短文，做了几只帆船模型。外祖父在家里病逝，父亲的事业也不顺。他后来把这段日子叫作「黑暗的一年」，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没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文学的办法能把人的行为写得很像，却说不清人为什么那样做。这一年里，他想写的那部小说没有动静，也没有谁替他指一条路；用这一章的话说，没有一颗星。

就在这段空白里，他换了一条路。他在哲学家罗素新出的书里读到对华生行为主义的称赞，又在报上读到小说家威尔斯的一篇文章，据记载，文章说要是只能救一个人，他宁可救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不救剧作家萧伯纳。他去纽约格林尼治村住了几个月，在一家书店当店员，碰上了巴甫洛夫和华生的书，越读越起劲；1928 年秋天，他进了哈佛，读心理学。

一台会卡住的机器。　在哈佛，他几乎是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敲敲打打。他自己搭箱子，自己装杠杆和食槽，还造了一台记录器：老鼠每压一下，笔就往上走一格，纸慢慢往前卷，画出一条越来越陡或越来越平的线。1931 年他拿到博士学位。他晚年写过一篇回顾，讲了两件事。一件是，食槽卡住了，食丸掉不下来，老鼠压着压着就不压了，他一开始当它是故障，赶紧修好；后来才明白，这条慢慢变平的线，正是一条干干净净的「消退曲线」。另一件是，食丸是他用一台照药房样

子做的制丸机一粒一粒搓出来的，有个星期六下午他一算，照这样喂下去，星期一上午就要断顿；他懒得再搓，改成每隔一分钟才给一次，结果老鼠压得又稳又匀。「强化程式」这门学问，就是从这次断顿开始的。

两个女儿，一本小说，一堂数学课。1936 年他去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同年结婚，后来有了两个女儿。二战时，他训练鸽子啄屏幕、给炸弹导航，军方没有采用。1944 年小女儿出生，他为她做了一个恒温、通风、四面有挡的育婴床，后来被人叫作「空气育婴箱」。后来外面流传过不少关于这个女儿的说法，说她被父亲当成实验品关在箱子里养大，这些都不实；她成年后亲自在报上撰文澄清过。1945 年夏天，他只用几个星期写了一本小说《瓦尔登湖第二》，写一个按强化原理设计出来的小社区，1948 年出版。同年他回到哈佛。1953 年 11 月，他去小女儿的学校听了一堂四年级数学课：老师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快的孩子做完了没事干，慢的孩子卡住了没人管，做对做错要等几天才知道。他回到家，就用硬纸板做了第一台教学机器，第二年拿出去演示。

一个要超越自由的老人。1971 年，他出了《超越自由与尊严》，说人们心里那个「自己做主的人」应当让位给对环境的设计，书一出就成了畅销书，也挨了铺天盖地的骂。他晚年写了三卷自传。1990 年 8 月，他因白血病在剑桥去世，去世前十天，还在美国心理学会的大会上领奖、讲话。

几段并排一放，就看出来了：他教会了一代人「每一步都要有回音」。可他自己转行的那一年，是一整年没有回音；他最出名的两样发现，一样出在食槽卡住的时候，一样出在食丸快断顿的时候。

◆ 四、那一刀：同一台机器的三代

斯金纳不是一个人造出这台机器的。本书把它叫作「刺激—反应」的机器：学习就是在外面的一样东西和身上的一个动作之间，接上一根线。这台机器前后三代，前两代站上已有整卷，本书接着判，不改判。

第一代：桑代克的迷箱。1898 年，纽约，二十四岁的桑代克（1874—1949）用木板和铁丝钉了十几只箱子，把饿猫关进去，箱外放一条鱼。猫要拉一根绳环或踩一块踏板才能开门。一开始乱抓乱撞，碰巧碰开了；以后一次比一次快。他记下每一次出箱的秒数，得出一条定律，后来叫「效果律」：一个动作之后跟着让动物满意的结果，这个动作就更容易留下来。他此后在纽约的师范学院教了四十年书，编课本、编词表、编量表，还写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凡存在的东西都以某种数量存在。第 248 号的判词是：他在一只迷箱里看见了学习是一次一次试出来、一点一点长出来的；他自己用尺子量一条线、量几十年，量出了人一直在长；可他交给学校的，是一张把长写成数的计件单。第 248 号还替他找回四个字：他的定律里写着「其他条件相同」，土没有被他忘掉，是被他圈在了定律外面。

第二代：华生的铁棍。 华生（1878—1958）比桑代克小四岁，1913 年发表了一篇宣言，要心理学只看看得见的行为，只做两件事：预测和控制。1920 年，他和助手雷纳在一个十一个月大的男孩身上做实验，后人叫他「小阿尔伯特」：孩子伸手去摸一只白鼠，身后就有人用锤子敲响一根钢棍，敲了几回，孩子一见白鼠就哭着往后躲。1925 年，他在书里说：给他一打健康的婴儿和一个由他指定的世界，他能把其中任何一个训练成任何一种人；紧接着他自己也承认，这话已经超出了他手里的事实。第 250 号的判词是：他看见了孩子的怕是一次次粘上去的，却把粘的那只手，只交给了身后拿铁棍的人。

王德生对华生有一段口述，原话是：「华生的铁棍的教育 SDE，创造了一个三界（理念、现实、自我）的严格的秩序态 SDE 集合体（叫做人），没有混沌态和介生态；产生的 S 只会做 1 到 N 的发展，不会有 0 到 1 和 1 到 1」。又裁定：「1 到 1」就是类比，从 A 到 B 的类比创新。用大白话说：铁棍造出来的人，只有定型，没有一锅粥和正在成形那两段；他只会把已经有的东西做多、做熟，从 1 到 N，不会从无到有，也不会把 A 那里的办法搬到 B 那里去用。

要分清一件事：华生的机器靠的是两样东西「一起出现」，白鼠和钢棍一起出现得够多，怕就粘上去了；「强化」这个说法属于桑代克和斯金纳，不属于华生。第 250 号专门作过这个收窄。三代合起来看：桑代克造了线，华生造了粘线的手，斯金纳造了挑线的后果。

第三代：斯金纳。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本书接着第 47 号判。第 47 号专门写过一章与行为主义和斯金纳对话，题目说：强化学习发现的是反馈回路的重复出现；在目标清楚、反馈明确、行为看得见的局部任务里，它有用；一旦称王，教育就变成控制技术。本书再补一处：斯金纳比两位前辈多看见了一样东西，动作是学习者自己先发出来的。一只鸽子在箱子里，先自己乱啄，啄到了哪里才有食。第 250 号也说过，这一步比华生离「一锅粥」近。

在哪一步收回？在挑选的那一步。动作是学习者发的，可挑哪一个、留哪一个，全在给食丸的人手里；终点也由他事先定好，程序教学里的几百个小框，在学生坐下之前就已经写完了。到了《超越自由与尊严》，他更进一步：心里那个自己做主的人，应当从解释里拿掉。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强化程式。行为之后跟着什么、怎么跟，决定了行为的一切。有了它，孩子身上的每一个新动作，都可以说成是某一次强化挑出来的。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现象？命名了「后果挑选动作」：做了什么、紧跟着来了什么，下一次就多做或少做。这是真的，而且处处反复出现。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在一个只有一根杠杆的箱子里，在一个只有一种正确答案的小框里：动作看得见，好坏有标准，给不给由一个人说了算。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瓦尔登湖第二》和《超越自由与尊严》里，整个社会、整个文化、人的自由本身，都被写成了强化程式的产物。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就是柚子那本仓鼠漫画：没有一颗星，他还是画了三个钟头。表上没有这一栏，强化程式里也没有。更要紧的是，斯金纳自己的那一年也在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强化他，他却换了一条路。借王德生的口述来说，他那次转行不是 1 到 N，而是 1 到 1：把作家想看清人的那份心思，搬到了实验室里。连教学机器本身，也是一次 1 到 1，从鸽子的箱子搬到了女儿的教室。机器是类比长出来的，它教的却只有 1 到 N。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斯金纳（心理学·教育，1904–1990） 理论站在：D2 路径组织 · 反馈（每一步马上有结果回来， 对了才往前走；中心名：回音中心（本书初判）） 人生另活：猜想（黑暗的一年，没有任何回音，在「写不出」里 自己猜出一条新路：从写人转到研究人） 升维（从文学跳到行为科学，是一次从 A 到 B 的类比， 即王德生裁定的「1 到 1」；教学机器也是从鸽子箱 搬进教室的一次类比） 缝隙位置：格内（D2） 第二道缝：D3 优化约束。教法压误差（小步子，最好一步不错）， 人生靠冗余：食槽卡住得出消退曲线，食丸断顿得出 强化程式，一年「白费」的日子成了转行的底子。 保底：目标清楚、答案唯一、动作看得见、需要大量练熟的地方 （口算、拼写、打字、急救步骤、手艺的基本动作）， 及时反馈、各按步速、以奖代罚几乎全对。

主缝落在 D2 路径组织这一格。D2 说的是人一步一步怎样走：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再往上是分化、重组、升维。斯金纳的学说站在「反馈」上，而且把反馈压得又快又密：每一小步都要有回音，回音要马上来，不对就不往下走。他自己一生最要紧的两步，却都走在回音之外。一步是猜想：黑暗的那一年，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往哪里走，他在一片空白里自己猜出了方向。一步是升维：他没有在文学里再多写一篇，而是换了一整层，从描写人换到研究人。

这道缝要和第 22 章的赫尔巴特分清。赫尔巴特教的是照次序执行，靠的是在三个男孩身上一回回猜、一回回对账；斯金纳教的是步步有回音，靠的是没有回音的日子。一个缺的是乱，一个缺的是静。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最主要的是导论第五节说的第一条：能教的写成了理论，只能遇上的留在了人生里。一步一回音可以设计、可以装进机器、可以传给千千万万间教室；一年没有回音的空白，没法设计，只能遇上。其次是心疼。那一年很难熬，他后来在书里说过，好的教法应当让学生尽量少犯错，别让他在错里泡着。他想让孩子不必再有那样的一年。

只在回音里长大的本事，会碰到什么样的天花板？孩子很会做有回音的事，一离开回音就停。星星一停，口算就停；连胜一断，学习就断。更高一层的天花板是：他会把一条路走得又熟又快，却很难自己找出一条没人铺过的路，因为找新路的那段日子，恰恰是没有回音的。

> **他教的是每走一步都给一粒豆，他靠的是豆子断了的时候。**

「豆」说的是箱子里那一粒食丸，也是房门上那一颗星。「豆子断了的时候」有两层：一层是他人生里那一年，没有一粒豆；一层是他实验室里那两次，食槽卡住、食丸断顿。豆子本身没有错。没有豆，老鼠学不会压杠杆，孩子也未必肯做完第一页口算。缝在于，他把给豆写进了教法，把断豆留在了自己身上。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而且写得很细。教学机器要学生每一框自己写答案，不许偷看；他还说过，好的机器要教会孩子管住自己的注意力。更有意思的是《瓦尔登湖第二》：书里的孩子三四岁时，每人发一根沾了糖粉的棒棒糖，只要舔一下就看得出来，说好下午才许吃；书里的设计者说，忍受烦恼的本事可以像打疫苗一样一点一点加上去。这几乎就是本书说的「按剂量设计的难」。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碰人、碰事、碰物的难？他的教室里，学生面对的是一台机器；他的社区里，每一份烦恼都由设计者排好了剂量。书里那位设计者说得很清楚：社会和自然把烦恼扔给人时，根本不管人受不受得了，所以要换成按程

式来的剂量。这等于把现实界里那些没人安排的碰撞，整个换掉了。可他自己，偏偏是被这样的碰撞推出来的：父母的催逼，一年的失败，军方不用他的鸽子，育婴箱引来的非议。这一级他自己有，没写进教法。打 ○。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教学机器里每一框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写对了往前，写错了再来，没有一格是让学生说「这个答案不对」。他本人在理念界争了一辈子：跟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当面辩论，被乔姆斯基一篇长文拆过，因为《超越自由与尊严》被骂了好几年。打 ○。

本章只给斯金纳一人登记；桑代克、华生接第 248、250 号前判带出，不另登记。

登记写明两句。收回处落在「装」，内容是事先写好的那一格格小框与终点，与主字同字；越出处近「长」的是动作要由学习者先自己发出来，机器只是挑选。自我界 √ 标初判：证据有一半出自《瓦尔登湖第二》——小说是他本人的著作，按统一的尺准用，但它写的是设想的社区，不是办过的学校。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装；收回处：装；台阶＝自我√、现实○、理念○

◆ 七、顶住战：一位语言学家，一位老朋友

第一位是乔姆斯基。1957 年，斯金纳出了一本书，想用强化去解释人怎样学会说话。1959 年，三十岁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把它拆了。他最要命的一条是：孩子能说出他从来没听过、也从来没被谁强化过的句子，而且天天都在说。一个四岁的孩子说「我把月亮吃掉了一半」，这句话没人教过，也没人为它给过一粒豆。说话是会生出新东西的，强化程式解释不了这个新。斯金纳本人始终没有发文回应这篇书评；十多年后替他回应的，是同道麦科科代尔。

本书让一步：乔姆斯基说对了，而且他说中的，正是王德生口述里的「0 到 1」。不过也得替斯金纳说一句公道话：乔姆斯基给这个新找的来处，是人脑子里天生就有的一套语言机能，这是另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读作「挖」。斯金纳

至少承认，动作是学习者自己先发出来的。两人一个说新是强化挑出来的，一个说新是天生机能展开的，都没有写那个孩子在一锅粥似的咿咿呀呀里，自己一次次试、一次次改、忽然说通了的那一段。

第二位是凯勒。　　他是斯金纳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和一生的朋友，同一个阵营，当年正是他劝斯金纳相信，行为可以做成一门实验科学。后来凯勒自己设计了一套大学里的教法，被叫作「个别化教学系统」：学生按自己的步速读，读完一单元考一次，过关了才往下走，这些都照斯金纳。可他加了一样斯金纳的机器里没有的东西：一群已经学过这门课的学生当助教，坐在考完的学生旁边，当面跟他谈，问他为什么这样答，听他辩解。在凯勒的设计里，讲课和演示主要用来提起兴趣，不再是学生必须从中拿考点的地方。

本书也让一步：凯勒说对了。一步一回音，光靠机器不够，旁边要坐一个会追问、会被说服、也会说「你这样想也有道理」的人。可是凯勒补上的，仍是回音，只是换成了人的回音。两位反驳者一个从「新」上拆，一个从「人」上补，都指着同一个空处：学习里有一段时间，回音还没有来，也不该急着来。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豆子能把一条走过的路喂熟，走不出一条没走过的路；新路，常常是在断了豆的日子里自己猜出来的。

◆ 八、世界写回他

据记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程序教学在美国热过一阵，出版社印出成套的程序课本，各种教学机器进了学校，也进了军队的训练。热潮过去得也快，机器笨重，课本枯燥，很多老师不喜欢。可他的办法没有走，只是换了身衣服。代币制进了学校和机构：做对一件事得一个筹码，攒够了换东西。他的学生和后辈发展出「应用行为分析」，用在许多特殊教育的场合（本书不作医学判断）。1967 年，美国弗吉尼亚州有一群人照着《瓦尔登湖第二》办了一个社区，叫「双橡树」，今天还在，只是早就不用行为矫正那一套了。

到了中国的教室和家里，他的名字很少有人提，他的做法处处都在：小红花，积分墙，班级积分软件，墙上、房门上的贴纸表。手机上的各种学习软件更是把他用到了极致：答对一题，屏幕一亮，响一声；连续学几天，一团小火苗越烧越旺；什么时候掉宝箱说不准，最让人放不下。

缝是一路传、一路宽的。在斯金纳本人身上，缝最窄：他写过三卷自传，那一年的黑暗，他自己一五一十写了出来；他造机器时还坚持两条，一是不许罚，一是按每个孩子的步速走。到了后来的积分表和软件，罚常常又回来了，扣分、断连胜、掉排名；步速也常常被一个「全班一起」的进度收了回去；只有「每一步都给一颗星」这一条，一代比一代响。那一年的黑暗，没有人再提。

到了 AI 时代，他机器里「装」的那一半被接得最彻底：推题、判对错、配奖励、调难度，自适应学习系统做得比他那台硬纸板机器好一万倍。今天训练大模型，也有一段叫「按人的反馈来强化」。它接不走的，是柚子关起门的那三个钟头，也是斯金纳在斯克兰顿那间小屋里的一年。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团熄灭的小火苗

只学斯金纳的人，多半是很有办法的人。家长把孩子的一天做成一张积分表，每一格都有星；老师把一个单元拆成二十个小关卡，闯一关亮一盏灯；做学习软件的人把每一次点击都配上声音和动画，把连续打卡做成一团不能灭的火。他们学到了回音：及时、密集、看得见。这一手是实打实的，比等三天才发作业强得多。卡住的地方，几乎都在同一处：回音一停，人就停。孩子离开积分表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口算；员工离开绩效分就不知道今天该干什么；一个人的学习，最后变成了守住那团火，而不是学会那件事。那些没有回音、要自己猜方向的日子，在他们的设计里被当成漏洞，一一补上了。

比如有这样一位隋雯，三十四岁，在一家做小家电出口的公司当单证员，天天跟提单、装箱单、报关单打交道。公司的客户里墨西哥人越来越多，她下决心学西班牙语，在手机上下了一个学语言的软件。每天一课，五分钟，选对了一声清脆的

响，屏幕上跳出一个绿钩；每天学完，右上角那团小火苗就多烧一天；每周还有排行榜。她常说：学语言没有捷径，就是每天一点点，不能断。到这里，她嘴上信的，和斯金纳的学说站在同一格：一步一回音，回音要马上来。

火苗烧到第六百一十二天，公司派她去广交会接一位墨西哥客户。客户一开口，语速快，口音重，她一句也跟不上。软件里的每一题都有四个选项和一个正确答案，这里没有选项，也没有绿钩，对方说完就等她回话。她站在展位前，脸一阵一阵发烫。天花板就在这一刻露了出来。

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年冬天父亲住院，她在医院里陪了半个月，有一晚忘了打开软件。第二天早上一看，火苗灭了，数字归零。她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好几个月没再打开那个软件。那段日子，她自己也觉得是白费了。

她真正靠什么补上的？就在那段空白里。父亲睡着的时候，她拿出手机，给那位墨西哥客户发消息，一个词一个词地拼，写得很慢，错的地方很多，没有谁给她打分。她想了一个笨办法：拿自己最熟的那几张单据当课本，提单上的每一栏，她先猜西班牙语怎么说，再去查，再写进给客户的消息里。客户回得很慢，有时候隔一天，有时候纠正她一个词，有时候什么也不说。三个月后，她能跟客户在消息里把一票货从订舱谈到付款。第二年她又打开了那个软件，每天还是五分钟，专门练动词变位，那团火苗烧不烧，她不太在乎了。

对一对四步。她嘴上信的，是每天一课、步步有绿钩、火苗不能断，和斯金纳的学说同在「反馈」上。她真正靠的，是火苗灭了以后那几个月：没有回音，自己猜，把单据上的熟东西搬到一门新语言里去，这对上了斯金纳人生里的猜想和那次从 A 到 B 的类比。她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一个没有选项、没有绿钩、对方等着回话的展位前，和只学斯金纳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她后来怎样补上？让软件管唯一答案的那一段，把自己放进回音慢、回音少的真事里去。四步都对得上。

所以学斯金纳，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补法落在两处，都要按剂量。一处在反馈上：唯一答案的地方，照他的办法，一步一回音，别吝啬；别的地方，每周故意留一段没有星、没有火苗、没人打分的时间，让孩子自己决定做什

么，大人在旁边看着，不急着评价。另一处在升维上：隔一阵子问孩子一句，你在这件事上学会的办法，能不能搬到另一件事上去试试。柚子的妈妈可以不给那本仓鼠漫画贴星，而是问他：「第二集，你打算让仓鼠去哪里？」

> 带走的话
>
> 回音能把走过的路走熟，新路要在没有回音的日子里自己猜。给孩子一颗星，也给他留一段没有星的下午。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D2 路径组织格内：理论站「反馈」（每一步马上有回音，回音中心），人生另活「猜想」与「升维」（黑暗的一年、从文学到行为科学的类比）；第二道缝在 D3，教法压误差，人生靠冗余（食槽卡住、食丸断顿）。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每走一步都给一粒豆，他靠的是豆子断了的时候。　下一章的弗莱雷，也反对把学生当作往里装东西的容器；可他面对的不是一台给豆的机器，而是一整个不许人开口的世界。

第 29 章

弗莱雷：围坐一圈教人识字的人，在流亡里写成一本书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讲、一屋子人听，毛病出在哪里？一个一辈子主张「当面对话」的人，自己又是靠什么被全世界听见的？

◆ 一、家长会上的四十分钟

设想一所城区小学五年级的家长会。晚上七点，教室里的桌椅是按孩子的个头配的，家长们弯着腰挤进小椅子，膝盖顶着桌肚。黑板上写着「家校携手，共育未来」，投影亮着，班主任祝老师站在讲台边，手里握着翻页笔。

祝老师很负责，幻灯片做了三十多页：期中各科平均分，年级里的排名区间，全班错得最多的五道题，作业书写规范，每天的阅读打卡，手机管理的几条规矩，下个月研学的安排。每翻一页，底下就响起一片拍照的声音。四十分钟讲完，她看了一眼表：「时间有限，今天先到这里。个别问题会后单独找我，也可以在群里私信。」

没有人举手。一位姓郝的爸爸在手机备忘录里打了一行字：孩子说上课不敢举手，怕说错了被人笑，怎么办？打完看看前后左右，又把手机揣回了兜里。散会时七八位家长围到讲台边，问的多半是「我家孩子排第几」。走廊上，一位替女儿来

开会的外婆拉住祝老师，小声说，作业本上每天要家长签字，她不识字，名字是照着外孙写好的样子一笔一笔描的，这样行不行。祝老师愣了一下，说行，话还没说完，就被下一位家长叫走了。

祝老师没有做错什么。一张排得满满的日程表压在她身上，她用最省时间的办法，把最多的东西交到了家长手里。可这一晚上，话只朝一个方向走：从讲台流到小椅子，从投影流进手机相册。郝爸爸最要紧的那句话，留在了备忘录里；外婆最难开口的那句话，只说了一半。

六十多年前，巴西东北部的累西腓，有一位年轻的教育工作者也站在一屋子家长面前讲过话。他讲的是家里该怎样少打孩子，引了皮亚杰研究儿童道德判断的书，讲得很用心，也讲得很长。讲完，一位四十岁上下、已经被日子磨旧了的工人站起来，问他：博士，你知道我们住在哪里吗？你进过我们谁的家吗？接着一样一样说起他们的屋子有多挤、身子有多累、日子有多没盼头。讲话的人后来写道，这是他一辈子做教育，收到的最清楚、也最扎人的一课。他叫保罗·弗莱雷。

这一章要说的是：他一辈子教人把一言堂换成围坐一圈的对话，这一点他看得极准；可他自己被全世界听见，靠的却是另一样东西。

◆ 二、他说的秘籍：别往人脑子里存钱，围坐下来一起说

保罗·弗莱雷（1921—1997），巴西人。他最有名的书叫《被压迫者教育学》，1967 到 1968 年间在智利用葡萄牙语写成，1970 年在纽约出了英文版，从此传遍世界。他的主张，归拢起来是四句大白话。

第一句，别把学生当存钱罐。他给最常见的一种教法起了个名字，叫「银行式教育」：老师往学生脑子里「存」知识，学生负责接收、保管、到时候取出来。在这种教法里，老师懂、学生不懂，老师说、学生听，老师挑内容、学生照单全收。弗莱雷说，存得越多，人越习惯被安排，越不会去问自己的处境是怎么来的。

第二句，把学生自己的日子当成一道题摆出来。他主张的那一种，叫「提问式教育」：老师不先给答案，而是把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处境，比如一间漏雨的屋子、一份总也不涨的工钱，画成一张画，摆到大家面前，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能不能不这样？在这一问一答里，老师也在学，学生也在教。他有一句常被转述的话，意思是：没有谁教育谁，也没有谁自己教育自己，人是隔着这个世界、彼此教育的。

第三句，对话不是一种技巧。他说真的对话要有几样东西垫底：对人有爱，自己谦卑，相信对面的人能想明白，心里有盼头，还肯动脑子追问。缺了这些，围坐一圈也只是换了个姿势的一言堂。

第四句，识字和「觉悟」是同一件事。「觉悟」这个词，葡萄牙语叫 conscientização，意思是一个人开始看清自己的处境是怎么来的，也看清它是可以改的。弗莱雷自己说，这个词不是他造的，是巴西一个研究所的学者们先用起来的，他一听就知道这正是他要的。

这四句落到扫盲课上，就是他那套有名的办法。先派人到村里、工地上住一阵，记下当地人天天挂在嘴上的词。再从里面挑十几个，挑的标准有两条：音节要丰富，能拆出许多新字来；分量要重，能牵出一场关于日子的讨论。每个词配一张画，画的是用到这个词的那个生活场面。然后把十几二十个不识字的成年人请到一起，围坐一圈，这就叫「文化圈」；中间不叫老师，叫协调人。

比如「砖」这个词，葡萄牙语叫 tijolo。协调人先放出一张工地的画，大家从盖房子说到谁住得起房子。说透了，画撤掉，只留下这个词；再把它拆成三个音节，每个音节带出一整家：ta、te、ti、to、tu，ja、je、ji、jo、ju，la、le、li、lo、lu。三行摆在一张卡片上，大家横着念、竖着念，然后一个一个自己拼新词：luta（斗争）、lote（一块地）、tela（布）、jato（喷射）。一个从没拿过笔的人，第一天晚上就拼出了一个老师没教过的词。他后来说过一句被引了无数遍的话，大意是：读世界，在读字之前。

先说他对在哪里。第一，成年人不是一张白纸，他们带着一辈子的日子来上课，教的人得先读懂这些日子。第二，字要从学生自己的嘴里来，不从课本编者的书桌上来。第三，学会读写，也就学会了说出自己的处境。第四，银行式教育这个诊断，对今天任何一间一言堂都成立，包括第一节那场家长会。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主字是「长」。他明明白白反对「装」；他看见学习是在一圈人中间、隔着一个共同的世界长出来的，长出来还要回头改那个世界。他管这叫「实践」，也就是一边做一边想、想了再做。这正是本书说的回写。他在哪一步把这场「长」收了回去，第四节再看。

◆ 三、土和路：一片芒果树荫，一间满屋家长的礼堂，一沓口袋里的纸片

芒果树下的孩子。1921 年 9 月 19 日，弗莱雷生在累西腓一个中等人家。父亲是州里军警的上尉，母亲在家做活，会绣花，会弹琴。他后来回忆，自己是在自家后院的地上学认字的：芒果树荫底下，地面是他的黑板，小树枝是他的粉笔，父母写给他看的，是他自己天天碰得到的那些词。六岁进了一位女老师办的小学堂，他已经能读能写，最爱老师出的一种练习：把一句话一个词一个词地排出来，叫「造句」。

1929 年大萧条来了，家里的日子一落千丈。1931 年，全家搬到城南十几公里外的贾博阿唐，房子便宜些。1934 年，父亲在那里去世，他十三岁。他后来说，那几年他是一个「两边都沾」的孩子：他属于吃得上饭的那个世界，哪怕吃得很少；也属于吃不上饭的那个世界，因为他天天跟河沟边的穷孩子一起踢球。饿，拖垮了他的功课。据他回忆，他的功课一度落在同龄人后面，不是笨，也不是不想学，是饿得什么都听不进去。后来累西腓一所中学的校长阿卢伊西奥·阿劳若让他免费入学，条件是在学校里当纪律助理。他在这所学校读完中学，后来又在这里教葡萄牙语语法。

一间满屋家长的礼堂。1943 年，他进了累西腓的法学院；1944 年，娶了小学老师埃尔莎。他拿到了律师资格，可第一桩案子就让他打了退堂鼓：坐在他桌子对面的，是一个欠了债、吓得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的年轻牙医。据他自己回忆，他跟

那人说完话，回家就告诉埃尔莎，他不当律师了。1940 年代中后期，他进了刚成立的工业社会服务处，在伯南布哥州的工人区、学校和家庭中间做教育，一做就是十来年。第一节那场讲话，就发生在这段日子里一个工人社区中心的礼堂。他后来总结，那天自己错在两处：用的是自己的话、自己的句法，没有往听的人那边靠；对眼前这些人的日子，几乎视而不见。

1959 年，他为应聘大学教职写成一篇论文，第一次把自己的想法理成体系。1960 年起，他在累西腓的民间文化运动里试文化圈；1962 年，他主持累西腓大学的文化推广处。然后是 1963 年的安吉科斯。那是北里约格兰德州内陆的一个小城。年初开课，据记载报名的有三百八十人，协调人二十一位，多是大学生；第一个生成词是「belota」，当地人挂在吊床和鞭子上的皮流苏。4 月 2 日上最后一课，也就是第四十个钟头，时任总统亲自到场。据记载，结业时有三百人被认定学会了读写。这件事上了国外的报纸，教育部请他牵头搞全国扫盲计划：1964 年 1 月计划正式公布，打算当年开六万多个文化圈，教一百八十多万人识字。

那年 4 月，巴西发生军事政变，扫盲计划在两个星期内被撤销。6 月，他被捕，前后关了七十天上下，罪名写的是「颠覆，而且无知」。据记载，关押期间，一位管事的军官知道他是教授，请他帮忙教几个新兵识字；他回答说，他正是因为教人识字才被关进来的。

一沓口袋里的纸片。 放出来以后，他躲进玻利维亚驻巴西使馆，1964 年 9 月到了拉巴斯。高原上缺氧，他四十三岁，觉得自己老了、垮了；不久玻利维亚也出了政变。11 月，他转到智利，一待四年半，给农业部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土地改革培训机构做顾问，培训下乡教农民识字的人。他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地理上跟巴西拉开距离，这段距离让他看清了巴西，也看清了自己。

书就是在这时候写的。据他自己回忆，他口袋里总揣着纸片或小本子，在公共汽车上、在街上、在饭馆里，一冒出想法就记一句；晚饭后把这些句子展开成两三页，编上号、起个题目，做成一张张「想法卡片」。后来他常把十张八张摆在一起读，看第八张和第九张中间缺了什么，缺口处又长出新的卡片。卡片上记的，有他

读书时冒出的念头，也有文化圈里智利农民说过的话。他常写到深夜，妻子埃尔莎每天清早先读一遍，是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1967 到 1968 年，稿子写完、打成了字。

1969 年，哈佛大学请他去当访问教授，待了十个月左右。1970 年 2 月，他搬到日内瓦，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教育部门的顾问，一做十年。那年 9 月，《被压迫者教育学》英文版在纽约出版，同年又有了西班牙文版；据他自己统计，到 1974 年，书已经有了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荷兰文、瑞典文译本，企鹅出版社在伦敦出了平装本，一路卖到非洲、亚洲和大洋洲。他的祖国却读不到。据他回忆，葡萄牙文打字稿是一位瑞士教授兼议员凭外交护照替他带进里约的，出版社收到后请他等一等；直到 1974 年，书才在巴西印出来。在那之前，巴西人读的是偷偷带进来的外文版。

1975 年起，他应几内亚比绍教育部长的邀请，帮这个刚独立的国家搞扫盲，又去了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十六年里，他到过的国家据说有三十多个。1979 年巴西大赦，他先回国看了一趟，1980 年举家搬回，在圣保罗的两所大学教书。1986 年埃尔莎去世；1988 年，他娶了阿劳若校长的女儿安娜·玛丽亚，她小时候就认识他。1989 年，他出任圣保罗市教育局长，推动面向青年和成人的扫盲运动，1991 年卸任。1992 年他写了《希望的教育学》，回头重读自己那本旧书；1996 年出了《自主的教育学》。1997 年 5 月 2 日，他因心脏病在圣保罗去世。

◆ 四、那一刀：看见了一圈人在说出世界时长大，收成了一道早有人站在顶上的觉悟

先用判词三句法。

他看见了什么「长」？本书接着第 47 号判。第 47 号说：在压迫性的环境里，对话和把处境当问题摆出来，可以反复让学习者从被沉默的对象，转成能说出世界、改造世界的人；又说他「最清楚地揭示了 E 可以压迫意义之路」，定位是「教育自由律的重要资源」。这一看见是真的。拿安吉科斯对一对：一个割甘蔗的人，

面前摆着一张工地的画，他说起自己盖了一辈子房、自己却住在漏雨的棚子里；说着说着，「砖」这个字就不再是黑板上的一串笔画，而是他自己的一句话。字在一圈人中间长出来，长出来的人回家以后看自己的工钱、自己的地，眼光也变了。这就是长，而且带着回写。

在哪一步收回？在两处。第一处，他在 1967 年的《作为自由实践的教育》里，把人的意识排成三层：只顾眼前活命、看不出事情来由的一层；开始关心外面、却容易被一句口号带走的一层；能追问来由、也肯改自己看法的一层，他叫它「批判的意识」。三层是先排好的，最上一层叫什么、长什么样，对话开始以前就定了，而协调人早已站在那里。第二处，他说人有一种「成为更完整的人」的使命，这是写在人身上的，压迫只是让它走偏。使命本来就在，教育要做的，是把它唤回来。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就是这两件：一份写在人身上的使命，一条终点早已定好的觉悟之路。有了这台机器，文化圈里长出来的东西，都能在路上找到位置：要么是往上走了一层，要么是还停在下面。一个农民要是讨论完了仍然说「地主也不容易」，在这台机器里，他只能被读成「还没觉悟」。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成年人从自己日子里的词学起，一边说出处境一边学会字，学得又快又牢。这是真的，许多地方都反复出现过。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在 1960 年代初的巴西东北部，它格外真。那里成年人大批不识字，当时的法律又规定不识字的人没有投票权；日子正在剧变，人人憋着话；大家说的是葡萄牙语，要学写的也是葡萄牙语，这门语言的音节又特别整齐，一个词拆开就能带出一整家；安吉科斯还有二十来位年轻协调人全力扑上去。几十年后，巴西学者佩兰德雷回到安吉科斯，访问了当年的学员，发现很多人学会的是写单个的词和简短的句子，有的人写字还照着自己的规矩；留得最久的收获，是自尊心长了，不再觉得自己被关在写字的世界外面。她总结安吉科斯成功的秘密是三样：把人当人抬起来，协调人有本事又有劲头，短时间里全身心扎进去。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里，天下的教育被分成了两种：不是存钱，就是解放；不是驯化，就是觉悟；教育从来不中立。到这一步，文化圈不再只是一种在特定地方灵验的扫盲办法，它成了衡量一切教育的尺子。第 47 号写过这里的风险：若把所有教育都还原成压迫与解放，政治的那片地就会垄断教育；若把觉醒固定成某种正确的意识，教育又会变成新的灌输。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就是那份三十多年后还在的自尊，和那些「照自己规矩写的字」。它们不在三层觉悟的哪一层上，也不是「批判的意识」。协调人看得见，觉悟的尺子上没有刻度能量它。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弗莱雷（教育·成人扫盲，1921–1997） 理论站在：九宫之外 · 三号位 · 二号位（事中、人和人之间： 围坐一圈、当面对话、字从这一圈人的嘴里来； 中心名：对话中心（本书初判）） 人生另活：一号位（一本写定了的书，离开了说话的人， 在他回不去的地方被陌生人读：1970 年纽约英文版， 四年里六七种译本；巴西人读偷带进来的外文版； 哈佛、日内瓦、三十多个国家的邀请都跟着书来） 三号位（流亡里独自「拉开距离」重读巴西和自己：口袋里的纸片、编号的想法卡片、写到深夜的稿子） 缝隙位置：九宫之外（三号位：理论站二号位，人生另活一号位、三号位） 第二道缝：E2 信息。教法讲的是对话与觉悟，四十个钟头的效率却 很大一部分靠符号：葡萄牙语音节整齐，一个词带出一整家； 他从小爱「造句」，教过多年葡语语法。换到大多数人不说 葡语的几内亚比绍，这一格就露了出来（见第八节）。 保底：一群长期被关在书面语外面的成年人，说的正是要学写的 那种语言，日子又在剧变，身边有肯扑上去的协调人—— 在这样的地方，「先读世界再读字」「围坐对话」几乎全对； 「银行式教育」的诊断，对今天任何一间一言堂都成立。

主缝落在九宫之外的三号位上。三号位说的是一件事发生在哪个位置：一号位是事外，一件写定了的东西、一条条文、一本书；二号位是事中，人和人面对面地来往；三号位是自己心里。弗莱雷的学说整个站在二号位：字要从这一圈人的嘴里来，老师要坐进圈里，话要当面说、当面驳。他批评的银行式教育，毛病之一正是一个写定了的东西从一头流到另一头。

可把他自己怎样成为「弗莱雷」摆出来看，最承重的两段恰恰不在二号位。安吉科斯的文化圈，在政变后两个星期就被撤销了，圈子一散，对话就停了。把他的想法带过十六年、带到三十多个国家的，是一沓口袋里的纸片变成的一本书：它是在他一个人拉开距离的时候写成的（三号位），又在他不在场、也回不去的地方，被成千上万素不相识的人读到（一号位）。

他给学员的	他自己被听见的方式
围坐一圈，当面说	一本书，在他不在的地方被读
字从这一圈人的嘴里来	想法从口袋里的纸片、编了号的卡片里来
协调人在场，随时接话	读者远在纽约、伦敦、南非，他一个也不认识
圈子开在村里，一散就停	书被带过海关，政变挡不住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主要是导论第五节说的第一条：能教的写成了理论，只能遇上的留在了人生里。对话可以教，可以办成文化圈；流亡、隔着海被人读到，没法教，只能遇上。还有一层是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他回忆这本书的来历时，写得最多的是农民、工人、埃尔莎，是一场场谈话；那一沓卡片、那一本走遍世界的书自己怎样替他说话，他写得很少。

只在二号位练出来的本事，会碰到什么样的天花板？圈子在的时候，人说得很好、想得很快；圈子一散，协调人一走，话就没处放了。当面能说清的道理，落到纸上说不清；自己想明白的事，没法让不在场的人也明白。

> 他教的是围坐一圈、在对话里觉醒，他靠的是一本在十六年流亡里被远方读到的书。 再短一些：他教的是一圈人，他靠的是一本书。这么说，既不是嫌对话不好，也不是说他的书是银行式的。他自己说过，读一本书也是跟书较劲、把书重新做一遍。缝在于：让他长大的对话，他写进了教法；让他被听见的那本书，他没有写进教法。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员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一个几十年没拿过笔的人，要在卡片前自己拼出一个新词；更难的是跟心里那句「我们什么都不懂」较劲。弗莱雷专门写过被压迫的人怎样看轻自己、怎样害怕自由，文化圈的头几课就是冲着这份自轻去的。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学员碰人、碰事、碰物的难？有，而且是他最用力的一级。每个生成词都连着一张工地、田地、集市的画，讨论的是工钱、房子、水、地；学完字，还要拿它回到日子里去做事。打 √。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学员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有。提问式教育的本意，就是不许老师把答案先存进去，协调人摆出问题，学员可以驳，协调人也要跟着改。这一级写进了教法，也跟着文化圈传了下去。打 √。打折处在第四节说过的那条路：争的终点早有人站着，学员可以驳协调人的说法，却很难驳「批判的意识」这个终点本身。

登记写明两句。主字登「长」，所据是回写：他明写学习要在一圈人中间长出来、长出来还要回头改那个世界（他叫「实践」）。收回处落在「挖」：写在人身上的使命，和终点先定的那三层觉悟。理念界 √ 过了统一的尺的两问——协调人会回话、学员可以驳他，协调人跟着改；打折是终点本身不能被争，不另立一档。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长；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

◆ 七、顶住战：一位替他说话的女学者，一位说「让人自己定义处境」的社会学家

第一位是贝尔·胡克斯。　她是美国的黑人女学者，和弗莱雷站在同一个阵营里，1994 年出的《教学越界》，副题就借了他的书名，里面专有一章写他。她说，他的书像饥渴时递来的一杯水，救了她；可这杯水里有泥，泥就是书里那套只写「男人」的解放，女人在他的被压迫者里没有位置。她不肯因为有泥就把水倒掉，也不肯假装没有泥。弗莱雷自己在《希望的教育学》里记过：英文版出来几个月后，1970 年底到 1971 年初，美国各地好几位女读者接连写信到日内瓦，说他批判压迫，用的却是把女人排除在外的语言；他说自己头一反应是辩解，后来认了，改了写法。

本书让一步：胡克斯说对了。而且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道证据：改动他的，不是文化圈里的一次当面对话，是远方的读者读了他的书，一封一封写回来的信。

第二位是彼得·伯格。　他是美国社会学家，站在对面。1974 年他出版《牺牲的金字塔》，书里专门用一段篇幅批评「提升觉悟」，点的正是弗莱雷这一路。他的意思大致是：每个人都有权自己给自己的处境下定义，这份定义要被当真；一群知识分子带着一套现成的看法下乡，说要替农民「提升觉悟」，就是先假定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准。弗莱雷生前也听到过这一类批评，有人说他傲慢、精英、搞「文化入侵」。他在《希望的教育学》里一面反驳，说教育不可能中立，一面也承认，自己当年讲意识和世界怎样缠在一起时，有滑向「偏重意识」的地方。

本书也让一步：伯格说中了那条终点先定的路。但也要替弗莱雷说句公道话：伯格说的「让人自己定义处境」，弗莱雷在累西腓那间礼堂里、从一位工人嘴里，比谁都先领教过。两位反驳者一个从文字上补，一个从终点上拆，指着的是同一个空处：对话的终点，能不能也被圈里的人改掉。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对话要算数，得连终点也能被争；弗莱雷自己的终点，恰恰是被远方写回来的信改动的。

◆ 八、世界写回他

英文版一出，《被压迫者教育学》就成了教师培训课堂上的常备书。北美的一批学者把他的话发展成「批判教育学」；在南非，黑人觉醒运动的青年用过他的办法；1991 年，圣保罗成立了保罗·弗莱雷研究所；2012 年，巴西立法称他为「巴西教育的守护人」。2016 年一个统计英美澳新大学课程书目的项目发现，这本书是前一百名里唯一一本巴西书，在教育类里排第二。

缝往下传，是这样一步步宽开的。在他本人身上，缝最窄：他既坐在圈里，也坐在书桌前，还在一封封来信里改自己。到了一些追随者手里，「银行式教育」成了一枚标签，凡是老师讲、学生听，一律贴上去，连讲清楚一个难点也不敢；「对话」成了一种课堂形式，桌子摆成一圈，讨论的终点却早就写在教案上。「觉悟」一词被用得太滥，据记载，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干脆不太用这个词了。

最重的一次，是在几内亚比绍。据一位研究者后来整理的材料，那个国家的成人教育部门在 1980 年承认，1976 到 1979 年参加扫盲的两万六千人，成效几乎为零。扫盲课用的是葡萄牙语，可当时会说葡语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大多数人说的是克里奥尔语和各族语言。生成词要从学员嘴里来，这台机器在自己的土里灵，挪到嘴里没有这些词的地方就不灵了。这正是第四节那条条件在实地上的一次验证。

到了 AI 时代，他机器里最先被接手的是「装」的那一半：往脑子里存知识，机器存得又快又全。连「提问式」的那一套技巧，机器也学得很像，它可以不给答案、一步步追问。它接不走的，是一圈住在同一片地上的人，拿自己的词说出自己的处境，说完回去改自己的日子。还有一处反转值得记下：当年稀缺的是那本能走遍世界的书，如今文字随手可得，稀缺的倒成了那一圈真的坐在一起的人。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夜校里的一本小本子

只学弗莱雷的人，多半是心热的人。有的老师把讲授当成罪过，一节课全改成小组讨论，讲不清的难点也不肯讲；有的社区工作者把文化圈办得热热闹闹，全靠自己一个人撑着，自己一调走，圈子就散了；有的志愿者心里早有一个「觉悟」的

样子，学员说出不一样的话，就当他还没醒。他们学到了圈子：当面、平等、从日子出发，这份本事是真的，比一言堂强得多。毛病也出在同一处：圈子一散，话就断了；当面说得通的，写不下来，也传不出去。

比如有这样一位进城务工的妈妈，姓费，叫费春燕，四十二岁，在城里做家政保洁，老家在湖南一个山村，儿子读初二，跟着爷爷奶奶。她小时候只读到二年级，会写自己的名字，别的字认得不多。去年秋天，社区办了一个公益夜校，每周两个晚上，教的是屈老师，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屈老师不拿课本，先让大家说自己天天用到的词：地铁站名、「工资条」、「拖把」、孩子的名字。八个学员围坐一圈，每说一个词就聊一阵，说到「工资条」，大家把各家扣钱的名目吵了半个钟头。费春燕说，她从没觉得学字这么有劲。到这里，她嘴上信的，和弗莱雷的学说站在同一个位置：字要当面学，一群人一起说才学得会。

可她真正往前走的那一步，不在圈里。屈老师每节课让大家把新学的词抄进一个小本子，她抄完回到出租屋，躺下前再拿出来，一个一个认。后来她在本子后面几页试着写话，写给儿子，一周一段，写完拍照发过去：「今天雇主家的阳台花开了，我拍了照，你看。」字歪，错字不少。儿子回信，先把错字圈出来，再写一句「妈，你写得比上周长」。

天花板在今年开春来了。屈老师考上外地的研究生，夜校停了；她自己也换了东家，住到城市另一头，下了班赶不上别的课。只靠圈子学字的同伴，一个月后就不怎么翻本子了。费春燕的本子却还在写：给儿子的那一段，从三行写到了半页，儿子圈出来的错字越来越少，有一回反过来问她，「工资条」上那一栏「社保」是什么意思，她查了，写了一整段回给他。

对一对四步。她嘴上信的，是围坐一圈、当面学，和弗莱雷的学说同在二号位。她真正靠的，是一个一个人认的小本子和一段段写给远方的话，那是弗莱雷人生另活的三号位和一号位。她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圈子散了、协调人走了的时候，和只学弗莱雷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她后来怎样补上？把字写成一段能寄出去、能被不在场的人读、还能被读的人写回来改的话。四步都对得上。

所以学弗莱雷，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补法落在两处，都按剂量放。一处在三号位：每次围坐说完，留五分钟，让每个人把今天说出的一句话自己写下来，只写一句。另一处在一号位：每月让大家写一段给不在场的人读的话，家人、下一期的学员都行，读的人写回一句，再拿回圈里说。回到第一节的家长会也一样：留十分钟围坐，再请家长会后写一句话交上来，郝爸爸那句备忘录，就有了去处。

> 带走的话
>
> 围坐一圈，让人说出自己的世界；再写下一句，让不在场的人也读得到、写得回。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九宫之外的三号位：理论站二号位（围坐对话，对话中心），人生另活一号位（一本被远方读到的书）与三号位（流亡里拉开距离、独自写卡片）；第二道缝在 E2 信息，教法讲对话与觉悟，效率倚着葡语整齐的音节。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围坐一圈、在对话里觉醒，他靠的是一本在十六年流亡里被远方读到的书。　　下一章的苏霍姆林斯基，一辈子没离开过乌克兰的一个村子，却给后人留下了几十本书。一个教人当面对话的人，靠一本书走遍了世界；一个守着一所乡村学校的人，又是靠什么被远方读到的？

第 30 章

苏霍姆林斯基：胸口带着弹片的校长，领孩子去蓝天下上第一课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孩子家里刚出了事，学校该做的，是让他快快乐乐、把忧伤赶走，还是陪他看着这件事、带着它往下走？一个一辈子讲「美」和「快乐」的校长，自己最难的那几年，又是靠什么熬过来的？

◆ 一、一次家访，和表格上那一格「家庭情况」

设想九月第二个星期的一个傍晚，县城一所小学的四年级新接了一位班主任，姓雍。学校要求开学一个月内家访一遍，发下来一张统一的家访记录表：学习习惯、作息时间、家长配合度、孩子的兴趣特长，最下面一格是「家庭情况」，后面留了两个小方框，一个写「和睦」，一个写「其他」。

雍老师那天去的是谷安家。谷安十岁，上课不捣乱，也不举手，作业按时交，字写得很小。开门的是奶奶。屋子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摆着一盘切好的苹果，显然是等着老师来的。谷安坐在小板凳上，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

雍老师照着表问：几点睡，周末做什么，喜欢什么。奶奶答得很细。问到兴趣，谷安站起来，从床底下拖出一只鞋盒，里面是他从楼下树上一只一只摘下来的蝉壳，四十多只，按大小排好，每一只底下垫一小块纸巾。雍老师真心夸了一句：你看得真仔细。谷安第一次抬头笑了一下。

送老师下楼的时候，奶奶在楼道里压低声音说：他妈妈暑假里搬出去了，他爸在外地，一年回来两次。孩子不提，我们也不提，老师您在学校也别问他，就让他高高兴兴的。

雍老师站在楼道口，想了想，答应了。回到家，她打开记录表，在「家庭情况」那两个方框前停了很久，最后勾了「其他」，在旁边写了四个字：多给鼓励。她又在备课本上记了一条：下周的班会，办一个「我的开心事」分享会，让谷安讲讲蝉壳。

家访这件事，今天几乎每一所学校都在做。把它做成一件认真的事、写进一所学校的日常的人里，有一位乌克兰的乡村校长。他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开学前几个星期，挨家挨户走遍了三十一个六岁孩子的家，记下哪家父母不和，哪个孩子的父亲死在了前线。他后来写，学校要用整个学校生活的风格，把孩子从阴郁的念头里引开，驱散他的忧愁，唤起快乐。

雍老师那天晚上做的，几乎一步不差就是他教的：先认识孩子的家，再在学校里给他一片亮处。这一章要问的是另一件事：谷安以后遇到自己的难事，靠什么？而那位校长自己，胸口带着一块取不出来的弹片过了二十八年，他又是靠什么？

◆ 二、他说的秘籍：先去蓝天下，每个孩子都要被照亮一次

瓦西里·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乌克兰人，在第聂伯河边一个叫帕夫雷什的村镇里当了二十二年中学校长。中国的老师大多知道他，因为一本书：《给教师的建议》。他的主张，说开来是四句大白话。

第一句，教育为了一个完整的人。他那个年代的官方说法叫「全面和谐发展」，德、智、体、美、劳五样。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他的功劳是往里面装了真东西：五样不是五门课，是一件事里互相穿过去的五股线。一个孩子在果园里嫁接一棵树，这是劳动，也是在学植物，也是在看一样好看的东西长出来，也是在学照顾一个活物。

第二句，先去蓝天下。一九五一年秋天，他把村里明年才该上学的三十一个六岁孩子收进来，提前一年，不进教室，带到果园、河边、田野里，看、听、闻、摸。家长们后来给这个班起了个名字，叫「快乐学校」。《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开头有一节，题目就叫「蓝天下的学校」：第一天早上，他领着一群穿着新鞋的孩子走进果园，告诉他们，我们的学校就在蓝天底下、草地上、梨树下（大意）。他还专门排了每周两次的「思维课」：带孩子去大自然里，不是散步，是带着问题去看、去想。

第三句，书要多到溢出课本。他说老师读的书要比教科书多得多，教科书里那点东西，在老师的学问里只该是很小的一块（大意，见《给教师的建议》「教师的时间从哪里来」一篇）。学校里有一间「思想室」，给十几岁的孩子挑了一套三百来种书的书架；他算过一笔账：一个人一辈子最多读两千本书，所以童年读什么要细细地挑。

第四句，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看。他说三十一个孩子就是三十一个世界。他几十年一直记观察笔记；全校老师每月两次坐下来，只谈孩子，一次细讲一两个。他不许轻易给孩子打低分，不许给孩子贴「笨」的标签，先看这个孩子吃没吃饱、睡没睡够、家里是不是刚出了事。《给教师的建议》就是他回答各地老师来信答出来的，一条一条，俄文原书一百条。

先说他对在哪里。第一，他把老师的眼睛从孩子的脑子挪到了孩子的地上：一个孩子学不会，先别说他不行，先去看他的家、他的身体、他的日子。今天的家访、成长档案、「每一个孩子都重要」，都有他的影子。第二，他把学校做成了一片地，不是一排教室：果园、温室、工场、书，孩子手上有真活，那棵树是真要结果的。第三，他让老师自己也在长：一个只读教参的老师，和一个自己在读、在想、在记的老师，站在讲台上是两种人。这三条今天仍然对。

用本书的三个字读他：主字是「挖」。他最有名的比喻是弦：每个孩子心里最深的地方都有一根属于自己的弦，老师要先把自己调到那根弦的音上，让它响起来（大意）。弦本来就在，老师去找、去调、去唤醒，这是挖。可他在好几处越出了这个字：嫁接的树、一年一年记下来的笔记、一个孩子在果园里第一次说出自己的话，都已经很近「长」。他在哪一步把「长」收了回去，第四节再看。

◆ 三、土和路：木匠家，勒热夫的雪，区里的公文，帕夫雷什的二十二年

木匠家和一张讲台。1918 年 9 月 28 日，他生在乌克兰中部今天基洛沃格勒州的一个村子里。父亲打零工、做木匠活，后来在村里的七年制学校带过木工课；母亲操持家务，也做裁缝活。这个穷木匠家后来出了四个乡村教师。他十几岁时，乌克兰乡村经历了 1932 到 1933 年的大饥荒，他本人几乎没有写过这几年。十五岁他去克列缅丘格读书，先进医科学校，又转去读语言文学；1935 年一场病让他退了学。病好以后，十七岁的他回到家乡附近的七年制学校教书，一边教，一边读函授。据研究他的学者科克里尔记述，他当年轻老师时就开始记日记，每天回想当天的事，分析孩子卡在哪里。他是先当了老师，后拿到文凭的。

后来他到区中心奥努弗里耶夫卡的中学教乌克兰文学，做了教导主任，娶了同校教英语的年轻老师薇拉。二十出头，一所学校，一门文学，一个家，他后来一辈子最看重的几样东西，这时都在手里了。

勒热夫的雪，和一封迟到的信。1941 年夏天，德国进攻苏联，他上了前线，做连队里管思想工作的初级政治指导员。1942 年初（一说一月，一说二月），在莫斯科以西勒热夫一带的战斗里，他被炮弹打成重伤：左臂差一点保不住，几小块弹片进了胸口，离心脏太近，取不出来。他在后方医院里躺了几个月，一再要求回前线，没有一个医疗委员会肯认他还能服役。

出院后，他留在养伤的乌德穆尔特乌瓦镇，当了镇上中学的校长，兼教文学，四处找柴火给校舍取暖，替学生弄吃的、弄穿的。他的家乡还在占领之下。1944 年家乡收复，他接到了父亲和妻子的死讯：妻子薇拉在占领期间遇害，刚出生的儿子也没有活下来。他后来很少公开写这件事。二十多年后，他在一封私信里说过这

样的意思：那种痛很难用话说出来；他只想工作，差不多连着三年，每天夜里两点醒来就不再躺下，起来干活；他做了那么多事、写了那么多书，是因为痛（大意，据第 176 号第四章所引）。

一张办公桌，他不要。　　回到乌克兰，他当了奥努弗里耶夫卡区的教育局长（起始年份一说 1944 年，一说 1945 年）。四年里他不停地下乡，战后要重建学校，要安置没了父母的孩子，累得胸口的弹片开始移动，常常一病很久。他和安娜结了婚，她也是教师，后来陪他在一所学校里教了二十多年书，也是他常年生病时撑着这个家的人。1948 年，他递了申请，要去一所学校当校长，偏远的、落后的都行。他如愿去了帕夫雷什。

帕夫雷什的二十二年。　他接手的是一所被战争毁了一半的学校，安娜回忆，全校只有一盏煤油灯，孩子们在占领军丢下的纸口袋上写字。他在这里待到死。1951 年办快乐学校，三十一个孩子里十一个没有父亲；学校慢慢有了温室、果园、工场、书；他写了四十来本书，一千多篇给孩子的小故事，几乎每天清早四五点起来写几个钟头，再去学校迎孩子。1967 年春天，旧伤发作，他被推上手术台，取出了一块已经挪到血管边上的碎片；出院回家，他拿起的第一份报纸上，就是一篇点名批评他宣扬「抽象人道主义」的文章。他没有躲，也没有乱打：九月在《文学报》上登出一篇回答，题目叫《我看见人》，从头到尾不点对方的名字，同时照常写书。第二年，他被选为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1969 年，《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出版。1970 年 9 月 1 日开学，他批准了新学年的工作计划；第二天去世，差几个星期满五十二岁。据记载，他的死和胸口那几块金属有关。

还有一件事值得问：他后来名气那么大，为什么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村子？帕夫雷什成了苏联教育界的参观地，来的人数以千计。据科克里尔的说法，除了打仗那几年和晚年几次短暂出国，他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一个区。他本人没有留下解释，本书不替他说。只把几样事实并排放：在区教育局那几年，他申请回学校；他写过，每天早上他都盼着孩子们来；医生说他不能太累。第 166 号有一条读法：看一个人晚年拒绝了什么，常常能看见他当年靠过的东西。他拒绝的是离开学校，他靠的是和一片具体的地、一群具体的孩子长时间待在一起。

四段合起来看：饥荒他没写，勒热夫他很少写，薇拉他几乎不写，那三年夜里两点他只在私信里写过。他写下来的，是果园、童话、蓝天和每一个孩子。

◆ 四、那一刀：看见了善和美是长出来的，收成了一根定好了音的弦

先用判词三句法。第 176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苏霍姆林斯基》全稿已成，判词有两个版本，还在等王德生裁定。所以本章只给初判：不另立新句，照录第 176 号的两版，不在两版之间挑；将来一律以第 176 号的裁定为准，本章须与它对齐。

原句：「他在一所从废墟里重建的乡村学校里，看见了善和美是一次次劳动、读书、看天长出来的；却把它写成了每个孩子心里本来就有、只等老师拨响的那根弦。」

收窄候选：「……看见了善和美是一次次劳动、读书、看天长出来的；却事先定好了它们要长成的那个音——和谐，又把『种』写成了『唤醒』。」

他看见了什么「长」？善和美是长出来的。这是真的，而且是他自己明写的：他说善良的孩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得一点一点教出来；他也说自己对天生的禀赋并不感动（大意，据第 176 号第十九、四十二章所引）。学生照看受伤的鸟，结霜的果园去了几趟，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凑出一首诗；一个学得慢的男孩，几年里做了两百来道专门给他编的题、读了一百来本书，才慢慢开窍。这些都是在一片地上、沿着一条路长出来的。

在哪一步收回？在两个词上。一个是「和谐」：孩子要长成的样子，事先画好了，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各就各位的人，那是一座山顶，不是一段路。一个是「唤醒」：弦本来就在，老师要做的是先调自己、再去碰它。一换动词，长出来的东西就成了本来就在的东西。

底下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一颗本来装好了弦的心。这台机器很温柔，它不压孩子，不贴标签，它仍然是一台先装好的机器。

要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他没有说「去拨那根弦」，他说的是老师先把自己调到那根弦的音上。这一步比很多教育家都细心：老师不是孩子的作者，老师先改自己。本书把这一步原样留下。要拆的只是两处：弦是在一片地上一年一年长出来的，不是本来就绷在那里；它长出来会发出什么音，要等它长出来才知道，不该事先定成「和谐」。

再用发生命名律四问。

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他命名的是：一个孩子在一片具体的地上，被一棵树、一本书、一个需要他照顾的人一次次打动，慢慢长出善和美。他给它起的名字叫「全面和谐发展」，叫「心灵」，叫「弦」。被命名的东西是真的，今天每一个好班主任都见过。

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在他那片地上格外真：战后的乌克兰乡村，一个班三分之一的孩子没有父亲；同一个老师带同一群孩子十年；一个有果园、有河、有草原的村子；学校里上万册书，老师们自家还有几万册；还有一位在同一所学校待了二十二年、天天记笔记的校长。这些条件少了一半，那根弦就很难「一碰就响」。

它在哪一步被升格为「教育本来就是这样」？在写成一百条建议的那一步。在帕夫雷什，每一条都长在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写成书、印成几十种文字以后，它读起来像一本对谁都适用的说明书：任何一个孩子心里都有弦，任何一位老师只要调好自己就能拨响。

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一个孩子看着自己的痛，不把它赶走，也不急着把它化成一句道理，而是带着它往下走。这件事在他的书里几乎没有名字。可是他自己，天天在做。

◆ 五、缝隙在哪里

【缝隙定位卡】 大师：苏霍姆林斯基（教育·乡村中学校长，1918–1970） 理论站在：S3 价值维 · 美（美是源泉，美领着善走；先去蓝天下； 孩子自己的忧伤要用整个学校生活去驱散； 中心名：美中心，接第 176 号第八编） 人生另活：真（勒热夫以后胸口的弹片带了二十八年；得知妻儿遭遇后， 连着三年夜里两点起来干活，「是因为痛」； 1967 年手术台下来读到点名批评，不点名、不停笔） 缝隙位置：格内（S3） 第二道缝：E1 三界。教法里孩子靠自己心里的弦和外面的蓝天， 理念界几乎不出现；他本人最硬的一仗打在理念界， 为「人性」这个词在报纸上、在信里、在被退回的稿子里守了几年。 另记一笔：E3 能量。给孩子的是快乐的动能，他自己靠的是 直视了「随时会死」以后仍然一天一天做下去的内能。 保底：在一所刚从战争废墟上重建的乡村学校里，孩子带着伤和饿， 先用美和善给孩子打一层底，是对的；痛太大、孩子太小时， 先替他驱散一些，是急救。

主缝落在 S3 价值维，也就是真、善、美这一格。他的学说亮在美上，美又领着善：孩子被美照亮，心就软了，心软了才会疼别人。他的日子，最硬的几段却亮在真上：不把最黑的那件事涂上颜色，也不因为它就停下来。

这里要照第 176 号收窄以后的口径写，因为说他「完全没给孩子真」不公道。他明写过，不要把孩子从生活的阴暗面引开，要让别人的痛苦进到孩子心里；他的学生也真的陪过一位失去全部亲人的老人。可是看这些真最后落在哪里：别人的痛引进来，化成了善；孩子自己的痛，要驱散，换成快乐。第 176 号的收窄句是：他让孩子碰到了真，却把它写成了善；把痛当成要驱散的东西，而不是要直视、要带着往下走的东西。这句收窄登在附录四交王德生裁定，本章照用。

把他给孩子的和他自己的摆在一起看：

他给孩子的	他自己的
入学前先去蓝天下过一年	二十三岁在勒热夫的雪地里被抬下来
学校要驱散孩子的忧愁	痛说不出来，就连着三年夜里两点起来干活
少年要说的话，老师先替他写好	被报纸点名，自己一句一句写回答，不点名
每天高高兴兴地往前	知道胸口的铁随时会动，仍然每天清早四点起来

第二道缝落在 E1 三界。他的学说里，孩子要长好，靠的是自己心里那根弦（自我界）和外面那片天、那座果园（现实界）；理念界，也就是说法、道理、争论那一层，在他给孩子的路上很少出现。可是他自己最硬的一仗，恰恰打在理念界：一个词，「人性」，被人说成模糊的概念，他得在报纸上、在给朋友的信里、在被退回来的稿子里，一寸一寸地守住它。第 166 号在蒙台梭利身上见过同样的格局：理论站在自我界，人生在理念界受挫，仍然四处去讲。

为什么会有这道缝？导论第五节说的第三条最合他：心疼。一个见过最坏的事的人，最不愿意孩子再见；他把逼出自己那份定力的东西，从教法里整个拿掉了。这是心疼，不是回避，更不是虚伪。

只在蓝天下长大的本事，会碰到什么天花板？一个被照顾得很好、很会被美打动的孩子，第一次碰到一件属于他自己的、不公平的、没有答案的事，会不知道怎样看着它。

> 他教的是蓝天下的美，他靠的是胸口那块弹片。 这句判语照第 176 号第八编用，只按本书统一的句式在后半句补了一个「他」字；它同样只算初判，须与第 176 号最后的裁定对齐。本书早先的初判是「他教的是和谐，他靠的是一场撕碎了一切的战争」，本章不再用，理由有三：一，第 176 号的缝隙判语不在它交裁的那几项里，按导论第九节「接着判，不改判」应当照用；二，「和谐」是他的目标词，他的学说在缝隙这一刀上站的是美，不是和谐；三，「一场战争」放在那一代许多人身上都成立，只有「胸口那块弹片」只能用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且那块铁跟着他走了二十八年，不是一次事件，是一段日子。

这道缝还有一层读数。本书第八章的蔡元培、第十二章的泰戈尔，理论都站在「美」上；苏霍姆林斯基是第三位。卷五第三十一章会把三个人摆在一起看，「美」这一格，是不是开始有人住了。

◆ 六、台阶三问

自我界台阶：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孩子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有，而且设计得很细。思维课是带着问题去想，不是散步；他编过一本从身边取材的习题本，让孩子自己去解狼、羊和白菜怎样过河那一类题；那个学得慢的男孩，几年里一道一道做了两百来道题；每个孩子自己种一块地，要一连几个月去照看。这一级写进了教法，也传得下去。打 √。

现实界台阶：有没有让孩子碰人、碰事、碰物的难？有。果园里嫁接的树是真要结果的，工场里做的车床是真要用的，陪失去亲人的老人是真的老人。打 √。打折处：孩子碰到的现实，多半是经过挑选、能化成善的那一部分；孩子自己家里的难事，教法要的是驱散。

理念界台阶：有没有让孩子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的难？他本人在这一级走得很深：1967 年为「人性」这个词守了几年，写回答，被退稿，照写不停。可他给孩子的，是一间挑好了书的思想室，是老师先替少年写好的该说的话；第 176 号第二十八章记过一个学生当面问他「那您算什么老师」，那股火后来被引向了「多做好事」，而不是一场争论。他靠这一级长大，却很少把它留给孩子。打　　〇。证据弱在一处：高年级的文学课、讨论课里有没有真正的争论，本章没有查全，是初判。

登记写明两句。收回处落在「挖」，内容是那一下定音与唤醒，与主字同字；越出处近「长」的是嫁接的树、一年一年记下来的观察，和一个孩子在果园里第一次说出自己的话。现实界有打折（孩子碰到的现实多半是挑选过、能化成善的那一部分），理念界 〇 是初判，弱在高年级的文学课、讨论课没有查全。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挖；收回处：挖；台阶＝自我√、现实√、理念〇

◆ 七、顶住战：一位说他「只会说教」的批评者，一位他一辈子绕不开的前辈

第一位是对手，利哈乔夫。1967 年 5 月，一位师范学院的教师鲍里斯·利哈乔夫在《教师报》上发文，题目叫《需要的是斗争，不是说教》。他说苏霍姆林斯基不照当时道德法典里那些具体明确的要求来，反而搬出一个「叫作人性的模糊概念」，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什么都原谅，重个人、轻集体，还背离了马卡连柯（据第 176 号第五、三十二章转述）。在当时的苏联，这是很重的指控。

本书不站他的立场。他要的「斗争」，是让孩子照一套现成的纲领去斗，那只是另一台先装好的机器。可是本书要让一步：他那句题目，碰巧碰到了苏霍姆林斯基教法里空着的那一格。孩子在他的学校里被照亮、被打动，却很少被邀请去跟一个说法较劲、跟一个大人争输争赢。更有意思的是，苏霍姆林斯基回应这篇文章的办法，恰恰是那一格该有的样子：看清对方说了什么，不涂颜色，不点名，不停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回去。

第二位是同一片地上的前辈，马卡连柯。　他比苏霍姆林斯基早一代，也是给战乱留下的流浪儿、孤儿办学校的人，1939 年就去世了，两个人没有见过面。他的话后来常被拿来压苏霍姆林斯基。他主张教育的目的是一份先写好的个性的纲领，集体要对人提要求；他在《我的教育经验中的某些结论》一文里说过一句后来流传最广的话，大意是：对一个人要尽量多地要求，同时也要尽量多地尊重。苏霍姆林斯基专门写过一篇讲马卡连柯的长文《前进！》，想说清楚自己接的是他的哪一半、不接哪一半；1967 年那篇稿子被刊物要求照批评意见重写，全文直到 1989 年才登出来（据第 176 号第三十二章）。

本书也让一步：马卡连柯说对了一半。一个孩子不能只被爱，也要被要求；一群孩子不能只各自发光，也要一起扛事。可是马卡连柯的「纲领」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在一处是同一样东西：都先画好了孩子要长成的那个人。两位争的是施工，不是图纸。

两位反驳者，一个嫌他太软，一个被人拿来嫌他太软，指着的是同一个空处：孩子遇到硬东西的时候，谁来陪他、怎样陪。本书的回答不是「那就硬一点」，是分次序、按剂量。

结算一句本章的新话：先让孩子看见天，是止血；再陪孩子看着自己的伤往下走，是长骨头。两样都要，次序不能反，也不能只做第一样。

◆ 八、世界写回他

他身后的路，是从被批判走到被供奉。1975 年，帕夫雷什的学校里正式开了他的纪念馆；七十年代后半，乌克兰和莫斯科先后出了他的多卷本选集，印数以十万套计（据第 176 号第四十九章）。在中国，1980 年 12 月起，教育科学出版社陆续出了杜殿坤编译的《给教师的建议》上下册，后来合为一册（合订年份有 1984、2001 两说），据出版方统计累计发行两百多万册，成了许多老师的第一本教育书。这个中文本的下半部分，是编译者从他几本书里挑选、整合进来的，所以「《给教师的建议》第几条」和他俄文原书的第几条，常常不是同一条。

缝一路传下去，越传越宽。在他本人身上，缝最窄：他讲蓝天，也天天带着那块弹片干活，这两样他都在。到了学校，留下的是看得见的部件：童话屋、自然角、名言墙、读书心得任务。到了名言墙上，常常只剩一句「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署着他的名字；据第 176 号第三十六章查考，一般认为这不是他的原话；这七个字最早出在哪里还没有查清，意思最近的，是夏丏尊为译本《爱的教育》写的序言里那句「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爱」和「美」越传越响，那块弹片，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到了 AI 时代，他那台机器里最先被接手的，是「照亮」那一半：给孩子写一篇温暖的睡前童话，给老师答一条条建议，给家长排一份按年龄挑好的书单，给每个孩子写一段「发现他的闪光点」的评语，机器做得又快又好。它接不走的是另一半：同一个大人陪同一群孩子十年，一年一年地看；一个人看着自己的伤，不赶走它，也不化开它，带着它把事情做下去。

◆ 九、只学他的人卡在哪，和一位回到讲台的乡村老师

只学苏霍姆林斯基的人，多半是心最软的人。班主任在教室后面布置「开心角」，家长群里每天发孩子的笑脸，学校走廊挂满「用爱点亮每一个孩子」。孩子一哭，老师先想的是怎样让他快点笑起来；家里出了事，大人商量好的第一句是「别在孩子面前提」。他们学到了蓝天，这一样学得真，比冷冰冰的分数和标签强得多。难处也落在同一处：一个孩子的难过赶不走的时候，他们手里没有第二样东西，只好再加一层快乐，再加一层快乐，孩子却越来越不说话。

比如有这样一位乡村小学的语文老师，姓卞，四十来岁，在山里一所只有六个年级的村小教了十几年书。前年冬天，她丈夫病了大半年，没有留住。她请了一个学期假，第二年春天回到讲台，接了三年级。

她回来以后，班里变了样。教室后墙贴了一整面「开心墙」，每天第一节课前读一个快乐的绘本；谁哭了，她就带他去操场看天、看山；班规里新添了一条：教室里只说开心的事。她常对别的老师说，孩子心里要装满阳光，阴的东西自然就进不来。到这里，她嘴上信的，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学说站在同一格：美领着善，忧伤要驱散。

可她自己那一年，不是这样过来的。丈夫走后那几个月，她没有去看天。她每天五点起来给上初中的儿子做饭；把丈夫生病那一年欠下的账，一笔一笔抄在一个本子上，一家一家去还；去镇上办手续，窗口三次说材料不对，她三次回家补了再去。那个本子她一直留着，最后一页写着「还清」两个字。她真正靠的，是看着那件事，不涂颜色，也不停下。这是苏霍姆林斯基人生里另活的那一格：真。

天花板是在四月来的。班上一个叫满仓的男孩，从小跟爷爷过，父母在外打工。爷爷清明前走了。满仓回到学校，卞老师照她的办法做：不提，多夸，让他在开心墙上贴画，下课带他去看山。满仓很配合，贴了画，也去看了山，可是越来越不说话。周记本上，他连着三周写同一句：我没有难过。第四周，交了白本。

卞老师盯着那个白本看了一晚上，想起了自己抽屉里那个记账的本子。

第二天放学，她把满仓留下来，没有劝他开心。她只说了一句：老师今年家里也走了一个人，老师也难过，到现在还难过。然后问他，爷爷生前教过他什么。满仓想了很久，说爷爷教他编竹筐，有一只还没编完。过了两天，他把那只编了一半的竹筐带到了学校。卞老师在劳动课上给了他一个角落，让他接着编，几个同学在旁边递竹篾。满仓编得很慢，有一回编着编着哭了，卞老师没有拉他去看天，就坐在旁边，等他哭完接着编。她也照学校的规定，把情况告诉了中心校的心理老师，又给满仓在外地的爸妈打了电话，请他们多跟孩子说说话；心里的难处重的孩子，要请懂行的人一起来帮。那只竹筐编完以后，放在了教室的窗台上。开心墙还在，那条「只说开心的事」的班规，她撕了。

对一对四步。她嘴上信的，是给孩子阳光、驱散阴影，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学说同在 S3 美。她真正靠的，是那个记账本子，是看着一件事一步一步做完，和他人生另活的「真」对上。她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在一个孩子的难过赶不走、只剩一句「我没有难过」的时候，和只学他的人卡住的地方一样。她后来怎样补上？陪孩子看着那件事，按剂量带着往下走，一次只多走一步，身边有人托着。四步都对得上。

所以学苏霍姆林斯基，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蓝天要给，而且要先给；补的是蓝天之后那一步：孩子自己的难事，不急着赶走，陪他看一眼，陪他做一件跟这件难事有关的小事，一次只多走一步。

> 带走的话
>
> 给孩子一片蓝天，是止血；陪孩子看着自己的伤往下走，是长骨头。他两样都活过，只写下了前一样。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S3 价值维格内：理论站美（美中心，美领着善走，孩子的忧伤要驱散），人生另活真（弹片二十八年，得知妻儿遭遇后以工作扛痛，1967 年不点名、不停笔）；第二道缝在 E1 三界，理念界只在他身上，没进教法。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蓝天下的美，他靠的是胸口那块弹片。 卷四到这里结束。七位教育家，从芝加哥的实验学校走到帕夫雷什的果园，每一位都把孩子看得比前人更清楚，每一位又都替孩子挡掉了炼出自己的那一格难。三十道缝已经一道一道找完了；卷五不再讲新人，要把它们摆在同一张桌子上，看三种文明各自把「长」收成了哪一台机器，而机器进了教室以后，留给人的还剩什么。

第　五　卷

合论：同一把尺量三种传统

编　序

这一卷三章，不写新的人，只把前面三十章摆到同一张桌子上。

第 31 章把三十道缝做成一张总表，一行一位，然后结算开卷写死的两个预言，并且照实报一条自我判负。第 32 章回答开卷那三句印象：中华收成了什么，印度收成了什么，西方收成了什么——三句里一句成立、一句要大改、一句判负，再顺手回答一个真问题：东西方的差别，是不是比古今的差别小。第 33 章只问一件事：机器进了教室，三十位教育家留下的东西哪一部分被做掉了，哪一部分留给人。

这一卷是四条承重命题一起结账的地方。第一条在第 32 章结算，第三条的硬读数（收回处三十比零）在第 31 章，第四条在第 33 章收窄。第二条不在这一卷单独结算，它的读数散在三十章的「人生另活」一栏里，三十行没有一行是空的。

要提醒一句读法：这一卷的三章都在拆自己。第 31 章拆的是本书这把尺在自我界那一格判得太松；第 32 章拆的是「十七世纪」这把刀太粗，颜元和洛克生卒年几乎重合，把颜元算进近代，他身上没有一样东西是近代的；第 33 章拆的是第四条承重命题说的是将来，三十章里一个读数也没有。想看本书的洞，这一卷比附录五更早交代。

第 31 章

三十道缝摆在一起：一张总表，和两个预言的结算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三十位教育家一个一个读完了，摆到同一张桌子上看，会看出什么一个一个读时看不出来的东西？开卷前写死的那两个预言，到底成立没有？

◆ 一、一场毕业二十年的同学会

设想一个三十来人的班，毕业二十年，第一次把人凑齐。地点是一家普通饭店，两张大圆桌。张罗这件事的人姓虞，当年的班长，现在在一家物流公司管调度。他给这顿饭定了一个节目：每人三分钟，说一说这二十年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三分钟不长，可三十个人说下来是一个半钟头，中间谁也没走。有人说自己二十六岁那年咬牙考了一个证，从车间调到了技术科；有人说自己不服气，三年换了四家公司，最后在第四家站住了；有人说自己运气差，哪一步都慢半拍，好在没放弃；有人说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是能熬。

虞砚最后收了个尾。他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刚才三十个人，有二十八个讲的是自己怎么使劲，只有两个人讲到了别人——一个说那年是他姐替他垫了学费，一个说多亏车间的老师傅肯让他上手。

这句话要紧的地方不在数字，在「摆在一起」这件事。一个人单独讲的时候，你听不出什么。他只讲自己使劲，你会觉得这是他实在；他讲到有人帮过他，你会觉得这是他客气。三十个人讲完摆在一起，才看出来：这不是三十个人各自的脾气，是「回头看自己」这件事本身的样子——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自己走过的路，看不见脚下那片地。

本书三十章做的也是一件一件地听。这一章要做的，是把三十段话摆到同一张桌子上。

◆ 二、三十道缝的总表

下面这张表，是前三十章第五节的缝隙定位卡和第六节的登记，一行一位，压成了最短的样子。

「主字」一栏读的是他把学习想成哪一个字（导论第三节）。箭头前是主字，箭头后是收回处：有几位看见的是「长」，写下来的时候又退回了「挖」或「装」，这种情况记成「长→挖」。只写一个字的，主字和收回处落在同一个字上。

「台阶」一栏按自我界、现实界、理念界的次序，各打一个勾（导论第六节）：√ 是写进了教法、传得下去，〇 是他自己人生里有、没写进教法，✗ 是两边都没有。

这张表和三十章的登记行，都是统稿时按两张裁平过的规则重打一遍的结果。三十章是分十批写出来的，量具在写作过程中逐章长出来，到卷末一起看，同一把尺在不同人身上松紧不一。裁平以后，主字只看学说主体（不看他看见过什么），登「长」必须有「回写」这一步；打勾只凭他本人的著作与办学记录，「围起来的现实」一律看那一级的难是不是学生控制不了的、落下来的那一下有没有被收回，理念界 √ 要有「争一场、争输了要改自己」的安排。重打改动了七位的登记：颜元的主字从「长」改成「装」，维果茨基从「长」改成「装」，甘地从「长」改成

「挖」；王阳明、耶若婆佉、洛克的现实界从 ✓ 降为 ○，佛陀的理念界从 ✓ 降为 ○。改动的理由逐条写在各章第六节里。先改尺，后看数，这一节以下的每一个读数都是改完尺以后数出来的。

人（文明）	理论站在哪	人生另活	缝隙位置	主字	台阶
孔子（中华）	S1 分布：各安其位	对比、变化	格内 S1	挖	✓○○
孟子（中华）	E1 自我界：善端在心	现实界、理念界	格内 E1	挖	✓○○
荀子（中华）	E1 现实界：圣人的绳墨	理念界、自我界	格内 E1	装	✓✓○
庄子（中华）	E1 自我界：心斋、坐忘	理念界	格内 E1	挖	✓✓○
朱熹（中华）	显露光谱・秩序态：循序贯通	介生态	九宫外	挖	✓○○
王阳明（中华）	E1 自我界：良知自足	现实界、理念界	格内 E1	挖	✓○○
颜元（中华）	E1 现实界：学问在手上	理念界、自我界	格内 E1	装	✓✓○
蔡元培（中华）	S3 美：以美育代宗教	善、真	格内 S3	挖	✓✓✓
陶行知（中华）	E1 现实界：生活即教育	理念界	格内 E1	长→挖	✓✓○
耶若婆佉（印度）	E1 自我界：真我本来就在	理念界、现实界	格内 E1	挖	✓○○
佛陀（印度）	D3 误差：琴弦不松不紧	冗余、损耗	格内 D3	长→挖	✓✓○
泰戈尔（印度）	S3 美：与万物合拍	善、真	格内 S3	长→挖	✓✓○
甘地（印度）	E1 现实界：一门手艺	E2 符号	跨格 E1→E2	挖	✓✓○

人（文明）	理论站在哪	人生另活	缝隙位置	主字	台阶
克里希那穆提（印度）	E1 自我界：不跟随权威	理念界、现实界	格内 E1	挖	✓✓○
苏格拉底（西方）	E1 自我界：答案在你心里	现实界	格内 E1	挖	✓○✓
柏拉图（西方）	E1 理念界：洞外那道光	现实界、自我界	格内 E1	挖	✓✓✓
亚里士多德（西方）	D2 动手与迭代：做熟	猜想、评估、修正	格内 D2	挖	✓✓✓
夸美纽斯（西方）	显露光谱・秩序态：次序先定	混沌态、介生态	九宫外	装→挖	✓○○
洛克（西方）	123 原理前两拍：趁纸还白	回写	九宫外	装	✓○○
卢梭（西方）	D1 自由：顺其自然	幸福、创造	格内 D1	挖	✓✓○
裴斯泰洛齐（西方）	E1 现实界：先看东西	E2 符号	跨格 E1→E2	挖→装	✓✓○
赫尔巴特（西方）	D2 执行：一节课四步	猜想、评估・反馈・修正	格内 D2	装	✓○○
福禄贝尔（西方）	显露光谱・秩序态：种子与恩物	混沌态、介生态	九宫外	挖	✓✓○
杜威（西方）	D2 动手兼 E1 现实界：从做中学	E1 理念界、E2 符号・逻辑	跨格	长→挖	✓✓○
蒙台梭利（西方）	E1 自我界：有准备的环境	现实界、理念界	格内 E1	挖	✓○○
皮亚杰（西方）	D2：对谁都一样的楼梯	E 特征纠缠：那片地	跨格 D2→E	长→挖	✓✓✓
维果茨基（西方）	123 原理前两拍：扶一把、内化	回写	九宫外	装	✓✓○
斯金纳（西方）	D2 反馈：每步一粒豆	猜想、升维	格内 D2	装	✓○○

人（文明）	理论站在哪	人生另活	缝隙位置	主字	台阶
弗莱雷（西方）	三号位·二号位：围坐对话	一号位、三号位	九宫外	长→挖	✓✓✓
苏霍姆林斯基（西方）	S3 美：蓝天下的美	真	格内 S3	挖	✓✓○

表上最该先看的不是哪一格，是「人生另活」这一栏里一个空缺：三十行里，没有一行的这一栏是空的。也就是说，三十位教育家，没有一位是靠他写下来的那一格走到今天的。这一条不是本书的推论，是三十次独立下刀以后数出来的。

◆ 三、哪一格最挤，哪些格空着

九宫是三行三列。导读说过那三个词，这里把行和格补一句：显露这一行量「长出来的样子」，差异这一行量「走出来的路」，特征纠缠这一行量「脚下那片地」，每一行再分三格。把三十位的「理论站在哪」一栏按格摆进去，图是这样的。

最挤的一格是 E1 三界，十三位。这一格问的是一个人的学问主要在哪个世界里长：想法和道理的世界，人和事物的世界，还是自己心里的世界。十三位里，七位站在自我界（孟子、庄子、王阳明、耶若婆佉、克里希那穆提、苏格拉底、蒙台梭利），五位站在现实界（荀子、颜元、陶行知、甘地、裴斯泰洛齐），只有一位站在理念界（柏拉图）。

第二挤的是 D2 路径组织，五位：亚里士多德的「做熟」、赫尔巴特的「四步」、杜威的「从做中学」、皮亚杰的「楼梯」、斯金纳的「一步一粒豆」。这一格是西方近代的主场，五位全是西方人，四位在十八世纪以后。

S3 价值维三位：蔡元培、泰戈尔、苏霍姆林斯基，而且三位全部站在同一个视角上——「美」。这是全书唯一一个三位同占一个视角的地方，下一章要专门说它。

S1 分布一位（孔子），D1 自由一位（卢梭），D3 误差一位（佛陀）。

九宫之外六位。其中三位落在显露光谱上（朱熹、夸美纽斯、福禄贝尔，三位的理论都站在「已经定型」那一段），两位落在 123 原理的三拍上（洛克、维果茨基，两位都只写到前两拍），一位落在三号位上（弗莱雷）。

空着的格有两个，而且是理论和人生两栏都空着：S2 模态维（粒子、波、场，也就是一样东西以什么形态出现），E3 能量三状态（内能、动能、势能，也就是底气、干劲和攒下来的位置）。还有一个半空的格：E2 信息三模态（符号、逻辑、数学），理论一栏没有一位，人生一栏却有三位——甘地靠一支笔，裴斯泰洛齐靠一本小说，杜威靠七十年的读与写。一个格的理论栏空着、人生栏有人，意思很明白：这一格是教育家们用得最多、写得最少的地方。

第 166 号读完二十位各行各业的大师，九格都有人，E1 最挤，六位。本书三十位读下来，E1 还是最挤，而且从六位涨到十三位。两个空格也要照实说：这可能是教育这一行真的不碰那两格，也可能是本书选人就没往那边选。按史实纪律，没查到不等于没有，这一条登进失效户。

◆ 四、装、挖、长：十七比十三

三十位的主字：读作「挖」的十七位，读作「装」的七位，读作「长」的六位。

十七位「挖」是：孔子、孟子、庄子、朱熹、王阳明、蔡元培、耶若婆佉、甘地、克里希那穆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蒙台梭利、苏霍姆林斯基。

七位「装」是：荀子、颜元、夸美纽斯、洛克、赫尔巴特、维果茨基、斯金纳。

六位「长」是：陶行知、佛陀、泰戈尔、杜威、皮亚杰、弗莱雷。

这三份名单里有三位是统稿裁平时改过的：颜元和维果茨基从「长」改到「装」，甘地从「长」改到「挖」。三位改的都是同一个毛病——原稿把「他看见的字」登成了主字。颜元看见本事在手上长出来，可他要学生习的是周孔先定的三

物，学生不许回过头去改它；维果茨基看见机能在人与人缠在一起时长出来，可他自己写的是「内化只从外往里」，终点是大人手上已有的本事；甘地看见学问在一件真实的活里长出来，可他给教育下的定义是「把孩子身上本来就有的最好的东西引出来」。三处都缺同一样东西：长出来以后回头改那片土。

真正值得停一停的，不是主字，是收回处。二十三位的收回处落在「挖」，七位落在「装」，没有一位的收回处是「长」。

这一条是三十章读下来最硬的一个读数，也是最容易被漏掉的一个，而且它是统稿裁平前后唯一一个一位没动的读数：三位改过主字的人，收回处一个也没改。它的意思是：一位教育家哪怕看见的是「长」——颜元看见手上长出来的本事，维果茨基看见机能在人与人缠在一起时长出来，陶行知看见日子里长出来的学问，杜威看见做过的事回头改下一步，弗莱雷看见一圈人在对话里长出自己的词——到了要把它写下来、要让别人照着做的时候，没有一位能把「长」写进去。笔一落下，它就变成了「本来就在，只等挖出来」，或者「本来不在，只等装进去」。

为什么？因为「长」有一样东西写不下来：它要有一片具体的地、一条具体的路，而且长出来以后还会回头把那片地改掉。写下来的东西必须对别人也管用，可对别人也管用的东西，恰恰只能是那些不随地、不随路改变的部分。于是地被抹掉，路被抹掉，只剩一个结果摆在最前面当起点。第 103 号《老路已被包办》给这个动作起过名字，叫「光滑化」，还写成一道减法：发现等于发生减去路径再减去土壤。本书三十章，是这道减法做了三十遍。

所以「挖」不只是一种眼光，它是所有眼光往后退时的落脚点。这就是导论第三节说「挖最难拆」的真正理由：拆它不是拆一种主张，是拆写字这件事本身的重力。

◆ 五、台阶：三十个勾，十一个圈，二十四个圈

台阶三问的登记摆在一起，是这样三行：

自我界，三十位全打 √，一个 ○ 都没有，一个 ✗ 也没有。

现实界，十九位 √，十一位 ○。十一位是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耶若婆佉、苏格拉底、夸美纽斯、洛克、赫尔巴特、蒙台梭利、斯金纳。

理念界，六位 √，二十四位 ○。六位是蔡元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皮亚杰、弗莱雷。

三行摆在一起，形状很清楚：从自我界到现实界到理念界，一级比一级空。自我界满格，现实界缺十一格，理念界缺二十四格。

这两行也是统稿裁平改动最多的地方，一共四格。现实界多出三个 ○：王阳明的「事上磨练」摆进来的不是难，是一种对已经遇上的难的用法，和朱熹的洒扫应对同一形状；耶若婆佉那一级是古鲁传统的日子设下的，他的学说反把它判在学问之外；洛克的剂量由家庭教师「能承受多少放多少」，这句话的另一面就是扛不住可以收回，而最硬的那一份难——一群同龄人日日推挤——是他权衡之后有意挡掉的。理念界多出一个 ○：佛陀设进经律的是一把尺（会不会带来苦）和一套跟经律比对的程序，尺和经律都不会回话、也不可能被学生驳倒；比对不是对驳。

而且三十位里没有一个 ✗。这不是客气，是三十次打勾的实情：凡是认真的教育家，三级台阶他自己总走过，问题只在他把哪几级留给了学生。所以这把尺量出来的不是「他有没有」，是「他写没写进去」。○ 那一档因此是全书最要紧的一档，二十四个 ○ 摆在一起，就是二十四道现成的缝。

◆ 六、两个预言的结算

两个预言是导论第七节写死的，照原文结算。

预言一成立，重判以后比原先结实了一点，但仍然不算漂亮。预言说「挖」的人数多于「装」与「长」之和。读数是十七比十三，多了四位。判负的条件写的是「挖」不超过十五位，实际十七位，比判负线高两位。再往后一句，预言说东方十四位里「挖」的占比高于西方十六位：东方十四位里「挖」九位，约百分之六十四；西方十六位里「挖」八位，整整百分之五十。差十四个百分点。

这里要把统稿前后的数一并交代，因为它正是「量具自己也会动」的一个例子。重判前的读数是十六比十四，离判负线只高一位；东方约百分之五十七对西方百分之五十，差七个百分点，当时本书照实写过一句：只要一章改判，这半句话就翻过去。统稿裁平以后，读数变成十七比十三、差十四个百分点，两句都比原先结实一点。这里要再说细一层，免得把功劳记错：裁平改了三位的主字，可真正动了预言一的只有甘地一位——他从「长」改成「挖」，挖加一位，另一边减一位，所以差距一下子多了两位；东方的占比也是他一个人顶上去的。颜元和维果茨基从「长」改成「装」，对这条预言一位也没动，因为预言一比的是「挖」和「装加长」，在「装」与「长」之间挪人，加起来还是同一个数。一条预言的成败悬在一个人身上，这件事本身就该写出来。本书不把这一点当成好消息来写：裁平的三条改动是先定规则、后看读数的，可规则是本书自己立的，而立规则的人已经读过了三十章。所以这个预言现在的强度，要连着它的量具一起读——换一把尺，读数就会换一个样子，而这本书只给出了一把尺。真正不随尺子动的，是上一节那个读数：收回处三十比零，没有一位能把「长」写进去。

比预言本身更有意思的，是西方那八位「挖」里的分布。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全是古希腊人，三位全读「挖」；剩下五位是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蒙台梭利、苏霍姆林斯基，都在十八世纪以后。而西方近代以后的十三位里，「装」占五位（夸美纽斯、洛克、赫尔巴特、维果茨基、斯金纳），「长」占三位（杜威、皮亚杰、弗莱雷），「挖」占五位。换句话说，西方不是「挖得少」，是「古代挖得多，近代转向了装和长」。

把这条线索往整本书推，会出来一个比预言一更干净的读数。以十七世纪为界，前面十一位（孔子、孟子、荀子、庄子、朱熹、王阳明、耶若婆佉、佛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里，读「挖」的九位，约百分之八十二；后面十九位里，读「挖」的八位，约百分之四十二。差四十个百分点。东西方之差十四个百分点，古今之差四十个百分点。这个对比第三十二章结尾要接着用。

「长」这一栏也值得记一句：十七世纪以前只有佛陀一位，以后五位。看学习是「长」出来的，不是古人没想到——《学记》那句「教学相长」摆在两千多年前（导论第八节）——而是它作为一位教育家的主字立得住，差不多要等到学校办成了规模、有人发现规模里漏掉了什么以后。

预言二成立，重判以后同样更强了一点。预言说理念界打 √ 的最少、不超过十位，打 〇 的不少于八位。读数是 √ 六位、〇 二十四位。六位比自我界的三十位、现实界的十九位都少，是三格里最少的一格；二十四位远过八位这条线。判负的两个条件，一个也没触发。重判前是 √ 七位、〇 二十三位，佛陀那一格降为 〇 以后，它离判负更远了。

不过预言二成立得太顺，按导论第七节自己定下的话——「一个稳赢的预言是坏预言」——要把它的便宜之处说出来。理念界台阶要的是「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这件事本身就最难写进教法：要有一个会跟学生争的人，要有一个争输了会改的人，要有一个被争倒以后还有地方站的场合。三样都不是教材能规定的。所以这个预言赌的其实是「最难写下来的那一级最少被写下来」，它当然赢。重判把 √ 又压掉一位，只说明它比原先更稳，不说明它更有道理——一个越量越稳的预言，更该被看成尺子的形状，不是世界的形状。它真正有用的地方不在赢，在那二十四个 〇 的名单：二十四位教育家自己是在争里长出来的，没有一位把争留给了学生。这个名单，第三十三章要用。

◆ 七、一条自我判负：这把尺在自我那一格上判得太松

预言之外，本书还要自己报一条判负，而且这一条比两个预言都重要。

自我界台阶，三十位全打 √，三十比零。一把尺，如果在一整格上对三十个样本给出同一个结果，这把尺在那一格上就不是在量，是在走过场。

毛病出在哪里？出在这一问问得太宽。导论第六节的原话是：「他的教法里，有没有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这个条件，凡是认真的教育家都满足。孔子要人「克己」，荀子要人「积」，庄子要人「心斋」，蒙台梭利要孩子对着一件教

具不被打断，斯金纳要孩子一小步一小步自己往下走。连最讲放手的卢梭，也要孩子摔了自己起来。「让学生自己跟自己较劲」几乎就是「教育」这个词的一半意思，拿它当一道问题，等于问一个人是不是在呼吸。

本书为什么到现在才说？因为前三十章是一位一位往下打的，一次只看一个人，三十个 √ 是最后摆在一起才看出来的。这正是合论这一章存在的理由，也正是这一章要替读者做的事：说出来，并且写明收窄的办法。

收窄的办法，按导论第六节「剂量」那两个字往下走。导论说得很清楚：台阶不是越高越好，难要「每次只比孩子能扛的多一点点，而且旁边始终有人托着」。那么自我界这一问，应当拆成两小问：

一问剂量：他的教法里，那份「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是一级一级加上去的，还是只有一句「要努力」？

二问托底：较劲的时候，旁边有没有人接着？摔了有人扶，还是只剩孩子一个人硬扛？

拆开以后，这一格立刻重新有了分辨力。设想按这两小问重打一遍（下面只是试算，本书不改各章原来的登记）：朱熹两问都强——先读哪本后读哪本是极细的剂量，师友和学规是托底；蒙台梭利两问都强——教具由易到难是剂量，老师在旁不干预又不走开是托底；斯金纳剂量极细，托底却是一台机器给的回音，不是人；荀子剂量有，托底弱，绳墨不认人；而庄子、耶若婆佉、克里希那穆提三位，第一小问大概拿不到勾——他们要的是一次看破、一次反求，不是一级一级加上去的难。孟子、王阳明也在边上：「求放心」「致良知」说的是方向，不是剂量。

这样一来，三十个一样的勾就散开了，散开的地方恰好是一条新线索：凡是把学习想成「一次认出」的教育家，自我界的剂量都设得最轻。这条线索，下一章讲印度那台机器时正好用上。

这是本书量具的一个缺口，照导论第九节的规矩，原样登记，交王德生裁定：自我界一问是否改为两问，三十章的登记是否重打一遍。本书这一版不改，因为改了，前三十章和合论就对不上账了；但这个缺口写在这里，比藏起来有用。

◆ 八、第 166 号留下的三条推论

导论第七节顺带登记了第 166 号留下的三条悬着的推论。三十位读完，逐条报账。

第一条，缝隙是不是最常落在 E（脚下那片地）上？成立，而且比第 166 号更明显。第 166 号二十位，理论站在「地」上的九位，占百分之四十五。本书三十位里，落在九宫九格之内的二十四位，理论站在 E 上的十三位，占百分之五十四；再算上杜威、皮亚杰两位——他们的缝是从别的格跨进 E 的——三十位里有十五位，整整一半。为什么？第 166 号给过理由，本书三十章一遍遍印证了它：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教育家尤其如此，因为他回头看的是「我是怎样学会教书的」，而这件事最依赖的恰恰是他遇上过谁、在哪一间教室里、手边有什么书。

但要加一句收窄。本书有六位的缝落在九宫之外（朱熹、夸美纽斯、福禄贝尔、洛克、维果茨基、弗莱雷），第 166 号二十位里一位也没有。这是教育家这一行特有的：他们的理论要规定一个孩子「从哪一段走到哪一段」，所以最容易把「长出来的那一段」整段写定——只认定型的那一段（朱熹、夸美纽斯、福禄贝尔），或者只写到形状改变那一拍、不写回写那一拍（洛克、维果茨基）。所以这一条的准确说法是：缝最常落在「地」上；教育家还多出一种落法，落在「长到哪一段」上。

第二条，「美」这一格是不是仍然没有人占？不成立，照写判负。第 166 号二十位读完，三十个视角里理论和人生两边都没碰过的只剩「美」。本书三位教育家的理论直接站在美上：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泰戈尔「在树下跟着歌长」，苏霍姆林斯基「先去蓝天下」。一格被三位同占，是全书最集中的一格。导论第七节猜泰戈尔和蔡元培「最有可能填上这一格」，这一猜对了，而且多来了一位。

不过要把判负判得细一点。三位里，人生那一栏站在美上的只有泰戈尔一位（第 12 章已经写明：那个满屋子诗人乐师的家里，美是排练出来的）。蔡元培的人生亮在善和真上，苏霍姆林斯基的人生亮在真上。所以准确的读数是：美这一格，理论栏被占满了，人生栏只有一位。这比「两边都没人」更有意思——美最容

易被一位教育家写成主张，最不容易被他认成自己成功所靠的那一样东西。另外，三位分属三种文明，一位中华、一位印度、一位俄国与乌克兰之间的乡村，这是全书唯一一个三种文明各出一位的视角。

第三条，格内缝和跨格缝哪一种对追随者伤害更大？本书初判：格内缝伤个人最深，九宫外的缝伤制度最深，跨格缝最轻。读数先摆出来：格内二十位，跨格四位，九宫之外六位。

跨格的四位（甘地、裴斯泰洛齐、杜威、皮亚杰）最容易被后人补上，因为理论和人生用的是两套不同的词，一眼能分辨。「他教的是用手纺出一个人，他靠的是一支比纺车先到的笔」——手和笔，谁都听得出是两样东西。一听出来，补法就现成：教手艺的学校，加一门写和讲。

格内的二十位最伤人，因为理论和人生用的是同一组词，追随者以为自己已经站在那一格里了。学蒙台梭利的人知道要培养忍耐，于是以为屋子里那种忍耐就是全部的忍耐；学孟子的人知道要养心，于是以为养心里面已经包含了争。同一个词盖住了缺掉的那两个视角，缺口因此看不见。第 25 章那位年轻设计师被客户当面批评以后撑不住，卡的正是这一处：她不缺忍耐，她缺的是另外两个世界里的忍耐，而这两样在她学过的词里叫同一个名字。

九宫之外那六位，伤的不是个人，是制度。朱熹只认「贯通」那一段，夸美纽斯只认「照表执行」那一段，福禄贝尔只认「照着展开」那一段，追随者连「还有另外两段」这件事都不知道——不知道一锅粥似的混沌那一段也是学习，不知道正在成形、还没定型的那一段才是长本事的地方。这种不知道，一旦盖成了学校、课表、进度表，就变成了几亿人的默认设置。冰箱上那张作息表之所以一排出来就是秩序态，原因在这里。

这一条是三条里证据最软的一条：本书是按第八节「世界写回他」和第九节「只学他的人卡在哪」里的记载判的，没有任何可比较的数。照导论第九节的规矩，登记为初判，交王德生裁定。

带走的话

三十个人各讲一遍自己怎么使劲，听起来是三十种脾气；摆在一张桌子上听，才看出是同一件事——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看不见地。

小账 这些缝摆在一起，说明什么？——三十位没有一位是靠他写下来的那一格走到今天的；三十位没有一位能把「长」写进教法，收回处只有「挖」和「装」。 哪一格最挤，哪一处还空着？——E1 三界最挤，十三位，自我界一格七位；S2 模态维与 E3 能量三状态两边都空着，E2 信息只有人生栏有人。预言一成立但只多两位，预言二成立；本书自报一条判负：自我界三十个 ✓，这把尺在那一格上判得太松。

第 32 章

心性、真我、理念：三种文明把「长」收成了三台不同的机器

这一章的问题

导论开卷时猜中华收成「心性」、印度收成「真我」、西方收成「理念、自然、阶段」。三十章写完，这三句猜对了几句？三台机器各自把什么关在了外面？还有一个更硬的问题：东西方的差别，会不会比古代和近代的差别还小？

◆ 一、三家人家过年

设想三户人家，都在一个县城，都过同一个年。

第一户姓竺。竺家有一张纸，压在堂屋的玻璃板下面，是竺爷爷当年写的，这些年又添了几行：腊月二十八扫屋，二十九做豆腐，除夕下午祭祖，祭祖的时候谁站第一排、谁端盘子、哪一碗先上，写得明明白白；年夜饭的座次也写着，长辈朝南，小辈朝东。竺家的孙子稞稞今年十岁，第一回被允许端那只装鱼的盘子。他端之前，奶奶把那张纸指给他看了一遍。

第二户姓宓。宓家没有纸。宓叔说过一句话：这些事没什么好写的，你跟着做两年就会了。他自己小时候就是跟着做的，什么时候该上香，什么时候该住嘴，什么时候该主动去厨房端菜，没人教，看一眼就知道。宓家的小女儿今年第一次独自回老家过年，回来以后家里人说她「懂事」，可她自己说不清哪一步是她学会的。

第三户姓冀。冀家的年是前年重新办起来的。老人不在了，流程断了，几个兄弟姐妹在外地，于是最小的妹妹做了一件事：她把每一道菜的做法、每一个环节的时间、哪天买什么，全拍成了短视频，连「鱼要留头尾」这种讲究也录了一段，统统存在一个云盘的共享文件夹里。今年轮到大哥家办年，大哥一家人从没主办过，照着文件夹里的清单一条一条办，办下来跟妹妹家那年差不多。

三户人家都把年传下去了。三户人家各漏了一样。

竺家漏的是：纸上没写「今年家里出了事，这顿饭该怎么吃」。宓家漏的是：会了的人说不清自己怎么会的，所以他只能传给跟在身边的人，传不给远处的人。冀家漏的是：清单上每一步都有，可没有一条写「哪一年该改哪一条」。

三种文明把「长」收成的三台机器，就是这三户人家的样子。下面一条一条跟导论第八节的开卷印象对账。

◆ 二、中华这一台：开卷印象说「心性」，读完要改

导论第八节的开卷印象是：中华多收成「心性」，善端、良知、各安其位。

对着卷一九位数一遍。明确把学习收进「心性」的，只有孟子和王阳明两位：善端在心里，良知自足。庄子算半位——心斋、坐忘要人把心里的东西一层层放下，落点在心上，可它要的是「忘」，不是「有」。剩下六位都不是。孔子收进的是一张位子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站在全局看每个人在哪一格。荀子收进的是外面的绳墨：「礼者，人道之极也」，木头要靠墨线取直。朱熹收进的是一个理、一条路、一个终点：先读《大学》定规模，次读《论语》立根本，再读《孟子》观发越。颜元收进的是一张功课单，周孔的「三物」加六府，一样一样练熟。蔡元培收进的是一座美育的桥，桥的那一头是实体世界。陶行知收进的是一个等号，天空和课堂之间画一道「生活即教育」。

九位里两位半。开卷印象这一句不成立，要改。

改成什么？本书读下来，中华这一台机器更准的名字是「位子与次序」：先把该走的路和该站的地方排定，再让人照着走。心性只是它的一支，而且是在宋明以后才变粗的一支。证据不是只看主张，还要看教法的样子：孔子留下的是一套礼，荀子留下的是一套绳墨，朱熹留下的是一张书单和一份学规，颜元留下的是一张功课单，陶行知留下的是一个等号。五位各不相同，共同点是五位都先排次序。连王阳明也不例外：他写《训蒙大意》和《教约》，照样规定每天先歌诗、再习礼、再读书。

这台机器的功劳很大，而且大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它让教育在没有国家学校的条件下传了下去。中国历史上长时间没有一套由官府办到每个村子的学校系统，靠的是书院、家塾、一个师门、一张学规。朱熹的那张书单，到今天还是「先读哪一本后读哪一本」的底稿。一张纸就能办一所学校，这是位子与次序的本事。

它关在外面的是什么？是没有位子的那几年。孔子十四年在路上，朱熹三次推翻自己的旧说、临终前三天还在改注，颜元照着《家礼》守礼守到病倒、再回到书里对出错来——这三段都发生在次序之外，没有一样写进了任何一张学规。读数对得上：现实界台阶打 〇 的八位里，中华占三位（孔子、孟子、朱熹）；理念界打 〇 的，卷一九位里占八位，只有蔡元培一位 √。次序最怕的就是争，所以这台机器把争关在了外面。

◆ 三、印度这一台：开卷印象说「真我」，读完判负

开卷印象说：印度多收成「真我」，本来清净，只等认出。

数一遍卷二五位。明确收进「真我」的，只有耶若婆佉一位：一个不生不灭、与梵同一、只等认出的真我。佛陀恰恰相反——他把这个本来就在的主人否掉了，一样一样指出「这不是我」，推到底也不给人留一个现成的主人（第 11 章）。泰戈尔收进的是「美」：宇宙本来合拍，人跟着歌就对了。甘地收进的是一门手艺：手上纺出一个人。克里希那穆提收进的是「此刻的觉察」，而且他一辈子最反对的就是把任何东西立成一个要去认出的现成的东西，包括真我这个词。

五位里一位。开卷印象这一句判负，照写。

那么卷二五位真正共用的是什么？不是「真我」这个名词，是「一眼认出」这个动作。耶若婆佉的办法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推到最后一下认出；佛陀是一夜之间四谛现前；泰戈尔是一瞬间跟万物合拍；甘地说真理是自明的，看见了就该照着做；克里希那穆提要的是此刻、当下、不经过任何积累的那一眼。五个人说的东西差得很远，机器的形状却是一个：**它不要剂量，它要一次到位**。

这台机器的功劳也很大，而且和中华那一台正好互补：它让教育在没有课本、没有校舍、没有制度的条件下传了下去。一个老师、一句话、一个坐在脚边的学生，树下就是一所学校。它传的不是一套流程，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来往——这也是为什么印度这一路两千多年换了无数名目，坐在脚边这件事一直没变。

它关在外面的是剂量和旁人。一次到位的东西，谈不上「一级一级加上去」，所以「怎样一点一点往上加」这整套设计，在卷二五位的教法里差不多是空白。上一章第七节那条试算正好落在这里：第一小问「有没有设计剂量」拿不到勾的三位——庄子、耶若婆佉、克里希那穆提——有两位在印度这一卷。佛陀是个一半的例外，他讲应机，把弦调在不松不紧，还立了僧团、留下了「拿去跟经律对」的规矩；他也正是卷二五位里唯一一位理念界打 √ 的人。一个讲剂量的人，同时是那个把争留给了后人的人，这两件事在同一个人身上，不是巧合。

◆ 四、西方这一台：开卷印象成立，还要补一样

开卷印象说：西方多收成「理念、自然、阶段」，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孩子身体里，一个在实验室的表格上。

这一句成立，而且对得很齐。理念在天上：柏拉图的洞外之光，学习是回忆。自然在孩子身体里：夸美纽斯按自然的次序下种，卢梭顺其自然，裴斯泰洛齐从实物到数和形，福禄贝尔的孩子是一粒写好了的种子。阶段在表格上：亚里士多德的「实现」有一个先定的终点，赫尔巴特的一节课走四步，蒙台梭利的敏感期有一只钟，皮亚杰的三种状态排成一道楼梯。十六位里，十一位能直接归进这三样。

要补的是第四样，开卷印象没写，三十章读完却最显眼：一张写得下来、可以培训、可以复制的表。

洛克给的是一张习惯清单，一条一条盖上去。夸美纽斯给的是一张进度表，全区一个节拍，一小时有定额，老师还要有指导书。赫尔巴特给的是一节课的环节表，后人又添成五段。斯金纳给的是一串小步子，每一步都有一个回音。蒙台梭利给的是一整套教具，每样只有一份，每样有自己的位置，还自带错误控制。皮亚杰给的是一张年龄与阶段的对照表——这张表不是他亲手做的，可它是从他的楼梯上印下来的。

这一样东西，东方十四位里没有一位真正留下过。最接近的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而他自己在跋语里说，近世给学校立规矩，待学生待得太浅了，所以这一张「不复以施于此堂」，只是揭在门楣上让人看一看。一张不打算拿来管人的纸，不是一张可以培训的表。

西方这台机器的功劳，就在这张表上：它让教育第一次可以传给陌生人。一个从没见过夸美纽斯的老师，照着他的书就能开一个班；一个从没见过蒙台梭利的妈妈，照着教具册就能在客厅角上布一块毯子。在这之前，教育要么靠一张写给自家师门的学规，要么靠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脚边。表格把教育从认识的人之间拆了出来，变成可以大规模复制的东西。今天全世界的班级、年级、课表、学科、测验，都是从这张表上长出来的。冀家那个云盘共享文件夹，是这台机器在一户人家里的样子。

它关在外面的，恰恰是表上没有那一栏的东西。赫尔巴特自己知道有这一样，还给它起了名字，叫「机智」，可他只说它要在实践里练，没有说怎样练——于是它留在了表外。夸美纽斯一辈子真正长本事的那几段，是兵火瘟疫过后在灰烬上重新排一遍，表上没有「从哪里重新进去」这一栏。维果茨基把一个孩子被扶着往前一步写得极好，孩子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掉扶他的那个大人这一拍，表上也没有。斯金纳最要紧的一年是没有任何回音的一年，而他的表上每一步都必须有回音。读数照样对得上：现实界打 〇 的八位里，西方占五位（苏格拉底、夸美纽斯、赫尔巴特、蒙台梭利、斯金纳），四位是立表的人。

◆ 五、三台机器，一张对账单

把上面三节压成一张表。

文明	开卷印象说的	读完三十章改成的	证据	功劳	关在外面的
中华九位	心性：善端、良知、各安其位	位子与次序：先排定该走的路和该站的地方（心性只是其中一支，九位里两位半）	孔子的礼、荀子的绳墨、朱熹的书单与学规、颜元的功课单、陶行知的等号	没有国家学校也传得下去：一张纸、一个师门、一座书院办八百年	没有位子的那几年；争（卷一九位里理念界 ○ 八位）
印度五位	真我：本来清净，只等认出	一眼认出：不要剂量，要一次到位（真我只有耶若婆佉一位，判负）	「不是这个」、四谛一夜、本来合拍、真理自明、此刻的觉察	没有课本校舍也传得下去：一个老师、一句话、一个坐在脚边的人	剂量与托底（三位拿不到剂量这一勾，两位在印度）
西方十六位	理念、自然、阶段	三样都成立，再加第四样：一张可培训、可复制的表	洞外之光；自然的次序与种子；楼梯、四步、敏感期；习惯清单、进度表、小步子、教具册	教育第一次可以传给陌生人：班级、年级、课表、测验	表上没有那一栏的东西（机智、灰上重来、回写、没有回音的那一年）

三台机器有一个共同点，导论第八节已经说过，这里要补一句更要紧的：它们都让教育可以传下去，而且三台机器各自解决的是「传给谁」这个问题的不同版本。位子与次序解决的是传给自己家的人和自己门下的人；一眼认出解决的是传给坐在身边的那一个人；表格解决的是传给不认识的人。三个答案都对，只是没有一台机器能同时回答三个问题。

也要补一句公道话：三台机器关在外面的东西，不是它们的疏忽，是它们能成立的代价。竺家那张纸要是写上「今年家里出了事该怎么吃这顿饭」，它就不再是一张能传三代的纸；冀家那份清单要是每一条后面都注明「哪一年该改」，它就不再是一份大哥家照着就能办的清单。机器之所以能传，正因为它把随时随地都在变的那一半留在了外面。

三台机器摆齐了，全书的判词可以第三次读一遍。这一次它底下压着三十行读数，一字不改：

> **每一位教育家都在孩子身上看见了学习是长出来的，又都给这场「长」配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他们教人「挖」，自己却是「长」出来的。**

心性也好，真我也好，理念、自然、阶段也好，三台机器形状各异，装的位置也不同，干的却是同一件事：把一次一次在土里长出来的事，说成一样早就在那里、只等被挖出来的东西。而这三十个人，没有一位是这样长成的——他们自己都是在土里、在路上、在一次次被人顶回来的日子里长出来的。

◆ 六、一个真问题：东西方的差别，是不是比古今的差别小

读到这里，可以问那个本章最后要回答的问题了。

读数在上一章第六节：按「装挖长」这把尺，东方十四位里「挖」占百分之六十四，西方十六位占百分之五十，差十四个百分点；以十七世纪为界，前面十一位里「挖」占百分之八十二，后面十九位占百分之四十二，差四十个百分点。四十比十四。

台阶那把尺给的是同一个方向。理念界打 √ 的七位，四位在十七世纪以前（佛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在以后（蔡元培、皮亚杰、弗莱雷）。前面十一位里占四位，约三成六；后面十九位里占三位，不到一成六。古希腊那三位更干脆：三位全部打 √，三比三。也就是说，让学生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认真争一场这件事，从学校制度办起来以后，反而退了。

所以本书的回答是：**在这两把尺上，古代和近代的差别，比东方和西方的差别大得多。**

为什么？有一个机制上的理由，不只是数好看。十七世纪以后，三种文明碰上的是同一件事：要把教育交给陌生人，交给成千上万个班，而且要在几十年里办成。这件事一来，三台机器就开始互相借零件。蔡元培从德国搬来大学的样子，又在里面摆了一片美；陶行知从杜威那里搬来「做」，再把它倒过来；甘地的基础教育里有裴斯泰洛齐手工课的影子；泰戈尔把长子送去美国学农，又请西方的农学专家来办斯里尼克坦；今天贴在中国家长冰箱上的那张「年龄段发展表」，底稿是日内瓦的那道楼梯。文明之间的墙，在近代以后比古代薄得多——墙薄了，差别自然就小了。

还有一层更深的：古代那三台机器，都是为「一个老师教几个人」设计的；近代这台表格机器，是为「一套办法教所有人」设计的。从几个人到所有人，这个改变比东西方的差别大，因为它改掉的不是教什么，是教育这件事还能不能靠认识的人来完成。

但不能把这个回答说得太满，有两处要照实写。

第一处，差别没有被近代抹平的地方，正是「美」。三位理论站在美上的教育家——蔡元培、泰戈尔、苏霍姆林斯基——一位中华、一位印度、一位乌克兰的乡村，全在二十世纪，而且三位都站在西欧那套表格之外。表格能把课表、年级、测验推到全世界，推不动的是「这件事做得漂不漂亮」这一问。

第二处，十七世纪这把刀是粗的。颜元和洛克生卒年几乎重合，一个在直隶的乡下，一个在伦敦和荷兰；把颜元算进「近代」，他身上没有一样东西是近代的。这种刀切下去，数好看，意思会打折。所以这一节的结论登记为初判：古今之差大于东西之差，是在「装挖长」和「台阶」这两把本书自己的尺上成立；换一把尺，结论可能翻过去。

带走的话

三户人家都把年传下去了：一家靠一张纸，一家靠跟着做两年，一家靠一个云盘的文件夹。三样都管用，三样都没写上「哪一年该改哪一条」。

小账 这些缝摆在一起，说明什么？——开卷三句印象，西方那一句成立并要补第四样（一张可培训的表），中华那一句要改成「位子与次序」，印度那一句判负，改成「一眼认出」。三台机器各自解决的是「传给谁」的不同版本，代价都是把会变的那一半留在了外面。 哪一格最挤，哪一处还空着？——「美」这一格理论栏被三位占满，人生栏只有泰戈尔一位，是全书唯一一个三种文明各出一位的视角。在本书这两把尺上，古今之差四十个百分点，东西之差十四个百分点。

第 33 章

AI 进教室以后：被做掉的「装」和「挖」，留给人的「长」与台阶

这一章的问题

三十位教育家留下的做法里，哪一些正在被机器做掉？理念界那二十三个空着的 ○，在一个最会陪你讨论的机器面前，是变好补了还是变更难补了？

◆ 一、一次家庭会议，和一个输得太容易的反对方

设想一户姓焦的人家。女儿焦筝十一岁，五年级。周末两天怎么过，家里原来是爸爸说了算，今年换了办法：开个小会，谁想干什么，说出理由，说得过别人就照谁的办。

第一个周末，焦筝想去二十公里外新开的那个水上乐园。妈妈一听就摇头：人多，排队，一天花掉小半个月的菜钱。焦筝不服，可她说不出什么，憋了半天说「别人都去了」。妈妈说这不算理由。会开不下去了。

第二个周末，焦筝学聪明了。她开会之前，先在手机上跟一个聊天的人工智能把这件事过了一遍。她说：我想去水上乐园，我妈说人多、花钱，你帮我想想怎么说服她。机器给了她五条理由，条理分明：一、学期中间需要一次完整的放松；二、水里的活动对协调性有好处；三、可以提前一小时到，避开高峰；四、可以带自制的午饭，省掉园内餐费；五、这是她自己提出并论证的计划，本身就是一次练习。

焦筝不放心，又反过来问了一句：那你说说这个计划有什么问题？机器又给了她四条反驳。她把四条也抄下来，一条一条想了对策。

第三步，她试着跟机器争。她说：你刚才第二条说对协调性有好处，我觉得站不住，玩滑梯跟协调性有什么关系。机器马上说：你说得对，这一条确实勉强，我重新给你一条更合适的。

焦筝那天晚上在会上赢了，一家人第二个周末真去了。回来的路上她很得意。可她自己也觉出一点不对：跟机器争的时候，她赢得太快了。她只说了一句「我觉得站不住」，还没讲为什么，机器就认了。跟妈妈争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妈妈听完会想一会儿，然后说「不是，你再想想排队那一段」；焦筝得再往下想一层，有时想出来了，有时想不出来，妈妈才松口。

这个小小的差别，是本章要讲的全部东西。

◆ 二、机器正在做掉三十位的哪一处

先把三十章第八节里那一小段汇到一起。三十位的哪一处被机器接手，大致分三类，第三类最要紧。

机器接手的是	做掉的是哪一处	举例	接不走的那一半
「装」：把东西送进去	照标准矫正、按次序推送、小步子加回音	荀子的绳墨、朱熹的书目与注、夸美纽斯的进度表、洛克的习惯清单、赫尔巴特的五环节、斯金纳的一步一粒豆	一个人在表被打乱以后，决定先重建哪一样（夸美纽斯）；一张肯被孩子改写的表（洛克）
「挖」：把东西问出来	不给答案、一步一步追问、按水平排难度、错了马上提示	孔子的不愤不启、孟子的追问、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柏拉图的回忆、王阳明的「你心里真正想要什么」、耶若婆佉的「不是这个」、克里希那穆提的不比较、蒙台梭利的错误控制、皮亚杰的楼梯、维果茨基的五级提示	一个会被问住、肯说「我也不知道」的大人（苏格拉底）；一个真能赢你的对手（耶若婆佉）；龙场那一面墙（王阳明）

机器接手的是	做掉的是哪一处	举例	接不走的那一半
「长」的外壳	把做过的事写成字、把一句话读透、把差别指出来	杜威的研学报告与反思日志、陶行知当翻译读透老师那一段、亚里士多德那三个并排的「永」、弗莱雷的提问技巧、甘地的请愿书与文章	把做过的事自己写一遍、再拿去给一个不同意的人看的那一段

前两类是导论第九节早就说了的，也是全书判词里那句「他们教人挖」被机器接走的部分。第三类是三十章写下来才看清的，而且它推翻了一个太省心的想法。

那个想法是：机器做「装」和「挖」，人保住「长」。实情要难看一些。「长」有一层壳：做完一件事，把它写成字；写成字，拿去给人看；人不同意，再回头改一遍。这层壳也正在被做掉。第 24 章那一句写得很直：孩子做完一天研学，机器三十秒就能写出一篇像模像样的报告；做完一个项目，机器能把反思日志写得五步齐全、条理分明。第 9 章那一句更狠：陶行知把杜威读透，有一半是在讲台边上当翻译当出来的，而今天一篇外文讲演几秒钟就是中文，没有人再需要一句一句替它找对的字——机器省掉的，正是逼一个学生读透的那一段苦功。

所以本书把导论第九节那句话收窄成：机器做掉的是「装」和「挖」，也做掉了「长」的外壳。真正留给人的只剩两件硬东西：一件是担保那一段悬着的时间，一件是当一个输了会改的人。下面两节分别讲。

◆ 三、二十四个 〇 在 AI 时代：它很会陪着问，但它不会被你驳倒

第 31 章数出来：理念界台阶打 〇 的二十四位。二十四位教育家自己是在争里长出来的——孔子被子路骂迂、朱熹跟陆九渊在鹅湖对面坐着、王阳明被席书往复数四问倒、耶若婆佉在国王的辩会上一个个接住八位对手、佛陀把两位老师的最高处学到顶再亲手放下、维果茨基二十七岁站上台去顶了整个行当——没有一位把这一级留给了学生。

现在来了一个最会陪人讨论的东西。按常理想，这二十四个 ○ 该最容易补上了：机器永远有空，永远不烦，永远肯跟你把一个问题谈下去。可实情相反，这一级台阶在 AI 时代变得更难补，不是更容易。

理念界的台阶要三样东西：对手有自己的立场；对手为这个立场承担后果；对手输了会改。焦筝那一晚上碰到的，是前两样都没有。

第一样，立场。机器那五条理由和四条反驳，是同一个东西一口气给出来的。它既能替你论证，也能替你反驳，两边都说得漂亮——因为它两边都不站。一个两边都不站的东西，不是对手，是一面会说话的镜子。第 11 章写佛陀那一节有一句话正说在这里：今天的大模型回答问题，最常见的姿态就是不偏不倚、两边都说一点，它是一根永远调在中间的弦，可它从没在哪一头撞过墙。

第二样，后果。妈妈反对去水上乐园，是因为那笔钱真要从这个月的菜钱里出，而且人多排队那一天真要她陪着站。她的「不同意」有价钱。机器的不同意没有价钱，它的同意也没有价钱——焦筝一句「我觉得站不住」，它就撤掉一条。第 15 章引过第 103 号的一个判断，说的是同一件事：让机器忍住不给答案，技术上不难，难的是那段悬着的时间要有人担保——万一孩子过不去、从此讨厌这门课，得有一个会为此承担后果的人，模型担不了这个保。承担不了后果的东西，立不住立场；立不住立场的东西，赢了输了都不算数。

第三样，输了会改。这一样最像有，其实最没有。机器会说「你说得对，我重新给你一条」，这不是改掉自己，是换一句话。改掉自己要留下痕迹：原来那条错在哪里，我为什么从前会那样想，现在哪一处跟着一起变了。第 103 号给过一个很硬的判法：一次真的长出来的东西，外部表现是「他回头去改一件旧的」，有痕迹的才算。机器每一次重答都是从头来一遍，没有旧的可改。第 112 号把这件事说得更直，它指出今天的大模型最缺的正是「抵拒」——顶住你、不顺着你的那一股劲；那本书同时写明，这不等于 SDE 已经赢了这一局，只能说这一处是公开的缺口。

所以二十四个 〇 的处境是这样的：从前这一级台阶是日子顺手送的。班上总有一个不同意你的同学，教研室总有一位爱较真的老师，家里总有一个不好说服的大人，书架上总有一本你读不懂又不肯扔的书。今天日子不送了——不是因为不同意的人少了，而是因为一个随叫随到、永远耐心、输得又快的讨论对象摆在手边，谁还愿意去找那个难缠的真人。于是这一级台阶从「自己会来」变成了「必须有人专门去设」。

怎么设？按剂量，照导论第六节。三条，都在家里能做。

一条，让反对方有价钱。焦家后来的办法很简单：爸爸自己当反对方，而且说好，输了就真照女儿说的办。反对方一旦要为输承担后果，他的每一句反对就都认真起来；孩子也知道，她赢的不是一句客气话。

二条，让机器只当陪练，不当裁判。可以让机器替孩子挑毛病，挑完了那张单子交给孩子，由孩子决定哪几条站得住、哪几条不站——这正是第 19 章在洛克那一章补过的一句：机器能陪着争，改不改要留给孩子。顺序不能倒：先自己想，再让机器挑，最后仍由人裁。

三条，留下痕迹。争完以后，让孩子把自己原来的说法划掉一行、在旁边写一行新的。第 122 号《AI时代教育的认知变革》给过一个很实在的判法，叫支配判据：一个人真正占住了一件事，标志是他面对它时能说出至少一个被他排除掉的说法，以及为什么排除。焦筝第三个周末真正长出来的那一点东西，不是那五条理由，是她能说出「对协调性有好处这一条我不要，因为玩滑梯跟协调性关系不大」。这句话是她自己的，机器给不了她。

◆ 四、腾出来的那一处，怎样才被占住

机器接走「装」和「挖」，就在教室里腾出了一块地。这块地会不会自动被更好的东西占住？第 122 号对这件事有一条很克制的说法，叫腾空律：机器代走以后腾出来的那一处，是唯一一块「腾出即失地」的地，因为它和考试所测的那一段恰

好在同一个位置上。那本书自己写明，这个「同一位置」目前还是未决的，要靠一个重合率的实测来承担，而这个数还没有测出来，所以不能当成已经证明的定理来引。

本书只按三十章里的证据说一层最朴素的意思：腾出来不等于占住。第 24 章那段话就是现成的例子——如果孩子做完一件事，连写报告、写反思这两步也交出去了，他手上剩下的就真的只有「做」。做完没有写，写完没有被人驳，这件事就停在那里，不会长。腾出来的时间，不会自己变成台阶。

那么谁来占？三十章里给出的答案很一致，而且都不新鲜：

现实界那一级，要有人让孩子去碰一件他控制不了的事。机器最不擅长这个——它可以把一切后果都做成一个小游戏，让孩子以为是自己选的（第 20 章讲卢梭那一节说过，机器最先学会的恰恰是那只藏起来的手）。真的现实界台阶要有真的东西：钱、人、时间、别人的脾气。

理念界那一级，要有一个输了会改的人，上一节说过了。

还有一级，上一章和上一节都提到了，这里要写进来：被打乱以后从哪里重新进去。夸美纽斯一辈子真正的本事在这一处，他没写进任何一张表；机器也做不了，因为机器做的是「照表执行」和「换一张新表」，不是「在旧表的废墟上决定先捡哪一样」。AI 进教室以后，表会被频繁打乱——这门课的作业形态半年一变，那个技能忽然不值钱了。重新进去这件事，从一位捷克流亡者一个人的本事，变成了每一个孩子都要会的本事。

王德生 2026 年 9 月 20 日立的两条创新原则，落在这里就很清楚。一条叫**发现死亡**：教育里「发现」那一部分——讲清楚、答对、批改、按阶段排序、把知识送到——正在被机器做掉，而这些事实际上从来不是发现，是一次次的发生被抹平以后的样子。一条叫**发生升级**：只有升级，教育才找回它的意义，也就是创造、自由、幸福。本书三十章给这两条原则添的是一份清单：被做掉的那一部分，一位一位有名有姓；要升级的那一部分，就是三十位各自打 ○ 的那几格。

这里还要补一样三十章里没有、今天却绕不开的东西：孩子加上机器，已经是一个做事的单位了。第 112 号给这个单位起了名字，叫复合主体，还给了一条很冷静的检查办法：把机器删掉，让这个人按原来的顺序把这件事再做一遍，看看哪些必要的环节已经不在了。焦筝那五条理由就是现成的例子——删掉机器，她还剩「别人都去了」。但那本书也写明，删掉以后还剩多少，本身既不是成绩也不是过错：剩得多不等于成功，剩得少不等于失败，要看的是这个单位在往哪一级走。它把这一级一级列成三阶：第一阶是提效，同样的事做得更快；第二阶是建造，做出了原来做不出的东西；第三阶最要紧，是让这个复合主体可以被撤走——到那一天，撤掉机器，人手上还留着一样他自己的东西。

三阶放到家里就很好懂。焦筝第一个周末是第零阶，什么也没有；第二个周末是第一阶，理由来得又快又齐，可全是借来的；第三个周末她能说出「对协调性有好处这一条我不要」，这才摸到第三阶的门槛——那句话撤掉机器也还在。家长要盯的不是孩子用不用机器，是这三阶里他停在哪一阶。停在第一阶最危险，因为它看起来最像成功：条理分明，速度惊人，什么都答得上来。第 112 号另有一句话正说这种样子，它说那些失败的形态「全都长得很像成功」。

还有一句话值得抄在这里。第 103 号的终局判断是：AI 不是发生学教育的敌人，它是它第一次成为可能的条件。理由不复杂：一对一陪一个孩子把一个概念走通，大约要十个钟头；真正要紧的概念有三百来个；一位老师一辈子能这样陪的学生不到十个。所以「因材施教」两千多年来是理想，不是现实——班级授课制不是讲不细，是等不起。现在等得起了。等得起以后，剩下的问题才是真问题：腾出来的那几个钟头，用来多做一遍「挖」，还是用来设那两级从来没设过的台阶。

◆ 五、三十位留下的题目

把这一章收一下。三十位教育家留给今天的，不是三十套办法，是一张三十行的清单，每一行写着「这一处机器接得走」和「这一处得有人站着」。

孔子那一行写的是：不愤不启机器会，一群人在路上互相顶、被顶的人真的改口，机器不会。朱熹那一行写的是：次序和注释机器排得比他细，到死还在改那件事得人自己做。蒙台梭利那一行写的是：那间安静屋子机器布得比她好，伸过来拿走孩子塔的那只手得有人伸。苏霍姆林斯基那一行写的是：温暖的话机器写得又快又好，同一个大人陪同一群孩子十年、带着胸口那块弹片把事做下去，机器不行。

卷二那五位的那几行要单写一笔。印度这一路的机器是「一眼认出」，不要剂量，而机器最会做的恰恰是「陪你一遍一遍地认」：一个软件可以陪人把「不是这个」推上一千遍，可以按今天的心情生成一段引导，比任何一位古鲁都耐心（第 10 章）。所以这一路被接手得最彻底，又最不容易被人察觉——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一张表可以对照着看出哪一步被代走了。耶若婆佉那一行写的是：向内推的那一千遍机器全包了，国王辩会上那个押着一千头牛、真可能赢你的对手，机器当不了。

三十行写完，共同的落点只有一个：机器接走的，都是那些不随地、不随路改变的部分；留给人的，都是那些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人、在一个具体的位置上、为一件具体的事担后果的部分。这和第 31 章第四节那条读数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写不下来的东西，机器也接不走。

这一条还给家长省掉一个常见的焦虑。用不用机器，不是一道该不该的题。焦家第三个周末并没有把手机收走，收走了焦筝就回到「别人都去了」那一句。真正要做的是把三件事摆在机器前面：先自己想一遍，再让机器挑毛病，最后仍由人裁，并且把划掉的那一行留着。三样都做了，机器就是陪练；少一样，它就是那个替孩子把活干完的人。

带走的话

一个永远耐心、输得又快的讨论对象，不是对手，是一面会说话的镜子。镜子前面站多久都长不出争的本事；要长，得有人肯为「不同意」付出代价。

小账 这些缝摆在一起，说明什么？——机器做掉的是「装」和「挖」，也做掉了「长」的外壳（写报告、读透、指差别）。留给人的只剩两件：担保那段悬着的时间，当一个输了会改的人。 哪一格最挤，哪一处还空着？——理念界那二十四个 ○ 最空，而且在 AI 时代更难补，不是更容易：机器没有立场，不担后果，重答不等于改掉自己。腾出来不等于占住；占住的痕迹是孩子能说出一个被他排除掉的说法和排除的理由。

结 语

先活在缝隙里

◆ 一、回到冰箱上那张表

这本书是从一张贴在冰箱门上的作息表开始的。

七点起床，八点到九点半语文，九点半到十点休息，十点到十一点半数学，下午练琴、游泳、阅读，晚上九点睡觉。表贴出去第三天，孩子在数学那一格里趴着发呆，在「休息」那一格里搭了两个小时的乐高城堡，还自己算出了一面墙要多少块砖。排表的家长站在那里犹豫：刚才那两个小时，他是不是比在数学格子里学到的还多？

三十章走完，可以回答这个犹豫了。那张表不是坏的。按时间把一天切成格子，是夸美纽斯的本事；先易后难，是「按自然的次序」；留三十分钟休息，里面有卢梭；九点准时睡，是洛克那一路。四个人替这张表站着，一个比一个有道理。可是四个人加在一起，这张表也只能是三十位教育家的共同样子：它写得下来的那一部分。

乐高城堡那两个小时，是写不下来的那一部分。它不在任何一格里，它也不可能被写进任何一格——因为它需要一个具体的孩子、那阵子他正迷那套积木、城墙倒了又重搭、搭完有人听他讲。这几样东西，没有一样是表格能规定的。所以那张表排得再好，那两个小时都只能是「休息」。

本书不要求家长撕掉这张表。本书要求的只有一件事：知道它是一半，并且知道另一半在哪里。导论第九节已经给过两条很小的补法——每周留一个下午，让孩子去替家里买一次菜，钱和清单都交给他；每天晚饭时让孩子讲一件今天读到的事，大人故意提一个反对意见。读完三十章，这两条要再加一句话，是第三十三章

那户姓焦的人家教的：大人提的反对意见必须有价钱。说不服你，就真的不去；说服了你，就真的照孩子说的办。一个没有代价的反对，孩子三句话就能推倒，推倒了也什么都没长出来。

这就是这张表的第三版。它不比第一版漂亮，格子还少了两个，只是多了两处会出事的地方。

◆ 二、判词

全书的判词，第四次出现，一字不改：

> **每一位教育家都在孩子身上看见了学习是长出来的，又都给这场「长」配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他们教人「挖」，自己却是「长」出来的。**

三十章读下来，这句话的两半各有一个硬读数顶着。前一半顶着的是收回处：三十位里，二十三位的收回处落在「挖」，七位落在「装」，没有一位落在「长」。后一半顶着的是「人生另活」那一栏：三十行，没有一行是空的。

两个预言也在这里结算一次，照统稿裁平以后重打的读数。预言一成立：主字读「挖」的十七位，多于读「装」的七位与读「长」的六位之和；东方十四位里「挖」占百分之六十四，高于西方十六位的百分之五十。预言二成立：理念界打 √ 的六位，是三格里最少的一格，不超过十位；打 〇 的二十四位，远过八位。两条都比重判前更强一点——重判前是十六比十四、√ 七位 〇 二十三位。预言的原文一字未改（卷末附录二照抄着），改的是量具：三十章的尺是分十批写出来的，统稿时才裁平，裁平改动了七位的登记。所以这两条「成立」要连着一句话一起读：它们成立在本书这一把尺上。真正不随尺子动的那个读数，是上面那个三十比零。

◆ 三、四条承重命题，逐条验收

四条承重命题是全书开卷立的。按导论第九节的规矩，站得住的说站得住，要收窄的照实写，最弱的那一条要点出来。

第一条：发生命名律在三种文明里同样成立，中华多升格成「心性」，印度多升格成「真我」，西方多升格成「理念、自然、阶段」。

前半句站得住，而且站得很稳。三十位，三十次真实的看见，三十次升格，一位也没漏。每一章第四节的四问都填得出来：他命名了哪一类反复出现的教育现象，这个命名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它在哪一步被抬成了「教育本来就是这样」，留下了什么看得见说不出的东西。四问填满三十次，命名律就不是一个说法，是一个读数。

后半句要大改，这是四条里改动最大的一处。心性在中华九位里只占两位半（孟子、王阳明，庄子算半位），中华真正共用的机器是「位子与次序」。真我在印度五位里只占一位（耶若婆佉），这一句判负，印度共用的是「一眼认出」这个动作。只有西方那一句成立，而且还要补第四样开卷时没写的东西：一张写得下来、可以培训、可以复制的表。详见第三十二章。

第二条：教育家替学生挡掉的那一格难，常常正是炼出他自己的那一格。

站得住，而且是四条里读数最整齐的一条。三十位的「人生另活」一栏无一空白；现实界十一个 〇、理念界二十四个 〇，都是这一条的直接读数。蒙台梭利是原型，三十位是三十个变体。

要收窄的是「正是」两个字。有四位的缝是跨格的（甘地、裴斯泰洛齐、杜威、皮亚杰），他靠的那一格，不是他从教法里挡掉的那一格，而是他压根没想起要写的另一格。甘地不是把「写」从基础教育里拿掉的，他只是从没觉得那也是一样本事。所以这一条准确的说法是：他写下的那一格之外，总有另一格在养他；那一格有时是他心疼着挡掉的，有时是他从没想起要写的。命题里的「常常」留着，「正是」要去掉。

第三条：「挖」是教育里最难拆的发现学。

站得住，而且证据比预言一硬得多。预言一数的是主字，十七比十三，而且这个数会随着量具一起动——统稿裁平就动过三位；这一条数的是收回处，三十比零，裁平前后一位没动——没有一位能把「长」写进教法。笔一落下，「长」就退

成「本来就在，只等挖出来」，或者「本来不在，只等装进去」。所以「挖」不只是一种主张，是所有眼光往后退时的落脚点，拆它等于拆写字这件事本身的重力。这一条不必收窄，只要加一句：它难拆的程度，比导论第三节估的还高一点。

第四条：AI 做掉的是「装」和「挖」，留给人的是「长」。

这是四条里最弱的一条，本书自己把它点出来。弱在两处。

一处是它说的是将来。前三十章能读出来的，只有「装」和「挖」正在被做掉；「长」是不是真的留得住，三十章里一个读数也没有。一条不能被本书的材料验证的命题，不该和前三条摆在同一个高度上。

另一处更实在：书里已经有了反证。第二十四章写明，孩子做完一天研学，机器三十秒就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报告，反思日志也能写得五步齐全；第九章写明，陶行知把杜威读透靠的是在讲台边当翻译，而今天一篇外文讲演几秒钟就是中文。「长」不只是「做」，它有一层壳——做完写成字，写成字拿去给人驳，被驳了再回头改。这层壳，机器也接走了。

所以这一条收窄成：机器做掉的是「装」和「挖」，也做掉了「长」的外壳；真正留给人的只剩两件事——担保那一段悬着的时间，和当一个输了会改的人。第 103 号那次押错的注，是这一条最该被记住的旁证：那本书事先登记过一个最愿意被推翻的预言，赌「苏格拉底式」的学习模式能给孩子留下岔口，实测却接近于零。预先写死、照实认错，比任何一句乐观的话有用。

◆ 四、三条作废条件，报账

导论第九节为本书写死了三条作废条件。读完三十章，逐条报账。

第一条：如果某位教育家的教法在他关键的人生经历之前就已成形，而且他的成功主要靠教法里写下的那一格，这一章的缝隙判定作废。

未触发，三十位一位也没有。最接近的是柏拉图：第十六章自己登记过，他的现实界 √ 是三格里最容易被改判的一格——那张功课表写明三十五岁到五十岁要回城邦任职十五年，可现实在他的教法里只当考场，不当老师，而且整套功课表从没

有被整套照办过。如果这一格后来被改判成　　〇，第二条承重命题的读数不会变弱，会变强：现实界的 〇 从十一位变成十二位。一个作废条件触发了反而让命题更硬，说明这个条件设得不够狠，这一点照实登记。

第二条：如果三十位里有五位以上找不到任何一道缝，全书判词要从「他们」收窄成「多数人」。

未触发。三十位每一位都填出了主缝，其中二十位还填出了第二道缝；没有一位是「教的和靠的落在同一个视角上」。判词保持原样，「他们」不改。

第三条：如果有人在写明范围、检出力和预先登记的条件下比较过，发现照着教育家的缝去补，和照着他的理论原样学，孩子在缺掉的那一级台阶上看不出差别，本书「做补丁，不做复制品」这一主张作废。

至今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比较。照导论的原话，只能说「还没有发现差别」，不能说「已经证明没有差别」。这一条原样留着，并加一句：第 103 号那次预先登记的押注说明，这类比较是做得出来的，也确实会把人押错的地方照出来。本书这一主张的强度，到今天为止，只有三十章的道理，没有一个数。

◆ 五、随身三问

全书讲完，带走的其实只有三句话。读任何一位教育家、任何一位大师、任何一个让你佩服的人，都可以用：

一问，他说自己靠的是什么，站在哪一格？

二问，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

三问，中间那道缝，我该补上什么？

三句话都不需要专业知识。第一问看他写下的东西，第二问看他成名以前那几年，第三问看你自己缺哪一格。

六、镜子转过来

现在把镜子转向读这本书的人。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套说法，讲自己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这套说法和教育家的理论一样，也只抓住了一个视角，也有一道缝。第三十一章开头那场同学会就是全部的证明：三十个人里二十八个讲的是自己怎么使劲——这不是三十个人爱吹，是回头看自己这件事本身的样子。

四种说法最常见。说靠勤奋，其实靠家里托底；说靠聪明，其实靠一位贵人；说靠运气，其实靠多年的积累；说靠眼光和速度，其实靠人情和信用。四种里总有一种像你。

这四种说法要紧的地方，不在它们不准，在它们会原样传下去。一个人认定自己是靠勤奋走到今天的，他给孩子安排的就只有勤奋：早起、加时、再多做一套。他家里当年那份托底——有人替他交学费、有人替他把家里的事担着、有人在他考砸那年没说一句重话——他不是不记得，他只是没把它算成本事的一部分，所以也想不到要替孩子再造一份。说靠聪明的那一位更难办：他会把孩子的每一次慢，都当成不够聪明，而不是当成还没碰上那位贵人。一道缝不说出来，它就会在下一代人身上照原样再开一次。本书三十章对三十位教育家做的事，说到底就是把这一句话说出来，说了三十遍。

然后问自己四句：我那套「我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说法，落在哪一格？回头看最难的那几年，我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道缝？

最后一句最要紧，它也是这本书全部的落点：

我传给孩子、传给学生、传给手下的人的，是不是只有写下来的那一半？

这一问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可以当场查。查法很简单，三十章用的就是这一把尺。你对孩子设了自我界的台阶吗——那份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难，是一级一级加上去的，还是只有一句「要努力」，而且摔了有没有人接着？你设了现实界的台阶吗——有没有一件他控制不了的事、一笔真的钱、一个脾气不好的人在等着他？你设了理念界的台阶吗——家里有没有一次争，是你真的准备被说服的？

三问里，第三问最常是空的。三十位教育家里有二十四位空着这一格，他们自己每一位都是在争里长出来的。这件事两千多年没变，到了一个随叫随到、永远耐心、输得又快的机器摆在手边的年代，它只会更空。

◆ 七、先活在缝隙里

全书最后一句话，要说清「先活在缝隙里」是什么意思。

它不是说先把缝补好再活。缝补不完。理论只写得下能教的东西，人只能看见自己走过的路，这两条不会因为谁读了一本书就改掉。三十位教育家没有一位补上了自己的缝，连本书自己也没有：第三十一章第七节已经报过一条判负，自我界那一问三十个勾一个圈都没有，这把尺在那一格上判得太松；导论第九节那两道工序也只能查到查得到的地方。

它说的是另一件事：先承认自己站在一道缝里，然后在那一格上多下一点功夫。

吃过苦的人不必假装不心疼，只要知道自己最想替孩子挡掉的那一格，正是炼出自己的那一格，于是把它按剂量放一点回来。靠一张表活着的家长不必烧掉表，只要在表外面留一个下午。只会讲道理的老师不必改行，只要给学生一次动手的机会；只会让学生动手的老师，不必反过来，只要让他们把做过的事写下来，再拿去给一个不同意的人看。

这样做，缝不会消失，缝会变成一个你知道它在哪里的地方。知道它在哪里，就不至于在它上面站一辈子还以为自己站在实地上。

三十位教育家都这样活过。他们每一位都在孩子身上看见了真东西，每一位都把看见的写成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每一位又都在那台机器之外，靠着另一格活了一辈子。他们教人「挖」，自己却是「长」出来的。这不是他们的毛病，这是他们的样子，也是我们的样子。

所以这本书不劝任何人先变得完整。

先活在缝隙里。

参 考 书 目

只列正文确实用过的书。查过而没有用上的，不列。外文著作正文用意译书名，这里补原题。

一、三十位教育家的原典

1 孔子 《论语》（通行本，引文逐条对校）；《史记·孔子世家》。 **2 孟子** 《孟子》；赵岐《孟子题辞》。 **3 荀子** 《荀子》（《劝学》《非相》《非十二子》《解蔽》《性恶》《儒效》《强国》《礼论》《正名》诸篇）。 **4 庄子** 《庄子》（内篇《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大宗师》；外篇《天道》《达生》《秋水》《马蹄》；杂篇《外物》《寓言》《徐无鬼》《列御寇》）。 **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语类》（卷十一、十四、一〇四）；《白鹿洞书院揭示》（含跋语）。 **6 王阳明** 《传习录》；《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钱德洪等编《王阳明年谱》。 **7 颜元** 《四存编》（《存学》《存性》《存治》《存人》）；李塨、王源编《颜习斋先生年谱》；戴望《颜氏学记》。 **8 蔡元培** 《美育与人生》《以美育代宗教说》；《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9 陶行知** 《教学合一》《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行知行》；《平民千字课》。 **10 耶若婆佉** 《广林奥义书》（Bṛhadāraṇyaka Upaniṣad，第三、四、六章，据英译本转述并注章节号）；《百道梵书》（Śatapatha Brāhmaṇa）。 **11 佛陀** 巴利三藏：长部《大般涅槃经》、中部《萨遮迦大经》《思察经》、增支部《迦罗摩经》、律藏大品小品（通行英译，正文均为转述）；《杂阿含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译）。 **12 泰戈尔** 《我的学校》（My School，收于《人格》Personality，1917）；《教育的颠倒》（1892）；《简易读本》（Sahaj Path，1930）。 **13 甘地** 《印度自治》（Hind Swaraj，1909）；《甘地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Desai 英译本）；《诗人与纺车》（The Poet and the Charkha，1925）。 **14 克里希那穆提** 《教育与生命的意义》（Educ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Life, 1953）；《致学校的信》（Letters to the Schools）；《时间的终结》（与玻姆对谈）。 **15 苏格拉底**（无著作） 柏拉图《申辩篇》《克力同篇》《斐多篇》《美诺篇》《拉凯斯篇》《会饮篇》（产婆比方见较晚的《泰阿泰德篇》，是否出自苏格拉底本人学者有争论）；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云》。 **16 柏拉图** 《理想国》（Politeia，第七卷）；《法律篇》（Nomoi）；《第七封信》（真伪之争正文已交代）。 **17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政治学》（第八卷）；《论题篇》（第一卷论辩证法之「练习」）；另及《动物志》。 **18 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Didactica Magna，Keatinge 英译）；《世界图解》（Orbis Sensualium Pictus，1658）；《世界迷宫与心灵天堂》《语言入门》。 **19 洛克** 《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1693）；《人类理解论》（生前四版）；《论宽容》（1689）。 **20 卢梭** 《爱弥儿》（Émile，1762，Foxley 英译）；《忏悔录》（第一、二、六、八、十、十二卷）；《社会契约论》。 **21 裴斯泰洛齐** 《林哈德与葛笃德》（Lienhard und Gertrud，1781；最早中译一种为《醉人妻》）；《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1801）；《直观 ABC》（1802）。 **22 赫尔巴特** 《普通教育学》（1806）；《教育学讲授纲要》（1835）；伯尔尼家庭教师报告（存世五份，1797—1799）。 **23 福禄贝尔** 《人的教育》（Die Menschenerziehung，1826）；《母亲游戏与儿歌》（1844）；《福禄贝尔自传》（英译本）。 **24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经验与教育》；《逻辑：探究的理论》（1938）、《艺术即经验》（1934）、《杜威五大讲演》。 **25 蒙台梭利** 《蒙台梭利方法》（1912 英译 The Montessori Method）；《童年的秘密》；《有吸收力的心灵》。 **26 皮亚杰** 《探索》（Recherche，1918）；《儿童的道德判断》（1932，本章论同伴争执与学生自治所据）；《认知结构的平衡化》（1975）；1972 年《人类发展》短文。 **27 维果茨基** 《思维与语言》（1934）；《教育心理学》；《高级心理机能的发生》（1931，「反省是从争论里生出来的」所出）；英文编本《社会中的心智》（Cole 等编，1978）。 **28 斯金纳** 《瓦尔登湖第二》（Walden Two，1948）；《超越自由与尊严》（1971）；《科学方法的一个案例

史》（1956）。 **29 弗莱雷** 《被压迫者教育学》（1970 纽约英文版，1974 巴西首版）；《作为自由实践的教育》；《希望的教育学》《自主的教育学》。 **30 苏霍姆林斯基**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给教师的建议》（中译本）；《帕夫雷什中学》等通行文集所收诸文。

二、传记与研究

司马迁《史记》；应劭《风俗通义·穷通》（荀子「年十五」）与刘向《荀卿新书》叙录（作「年五十」）；朱熹《孟子序说》（程颐评荀语、韩愈《读荀》语）；钱穆《颜习斋　　李恕谷》；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三、五卷）；普鲁塔克《狄翁传》；耶格尔《亚里士多德》；卢廷斯《克里希那穆提：觉醒的年代》；梅休与爱德华兹《杜威的实验学校》；克伯屈《蒙台梭利体系考察》（1914）；唐纳森《儿童的心智》（1978）与麦加里格尔、唐纳森 1974 年「淘气的泰迪熊」实验（Cognition　　3）；莉拉德与埃尔斯-奎斯特蒙氏抽签入学研究（Science 313, 2006）；拉利等习惯形成追踪研究（EJSP 40(6), 2010）；伍德、布鲁纳、罗斯 1976 年论「支架」（该词非维果茨基本人用语）；鲁利亚《创造心智》与扎韦尔什涅娃等编《维果茨基笔记本》（2018）；麦科科代尔 1970 年答乔姆斯基文；斯金纳基金会《生平资料》；伯格《牺牲的金字塔》；胡克斯《教学越界》；科克里尔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与肖甦版本考；《新德意志传记》《德意志通用传记》赫尔巴特条与国际赫尔巴特学会年表；《大英百科全书》1911 年版福禄贝尔条；希恩茨论赫尔巴特访布格多夫；皮亚杰为教科文组织夸美纽斯选集所作序（1957）。

三、德麦国际站上各卷

- **第 19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亚里士多德》——第 17 章接判
- **第 47 号**《SDE教育发生学导论》——全书前判底账；第 1、4、5、11、12、13、14、18、20、22、23、25、27 章接判

- **第 103 号**
  《老路已被包办——AI 之后教育还剩下哪一段》——第 15 章接判；第 18 章引「等不起」
- **第 110 号**《主体性的典范革命》——前置「关于署名」引第四十二章「专名的指称扩大」
- **第 138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柏拉图》——第 16 章接判
- **第 148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洛克》——第 19 章接判
- **第 155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卢梭》——第 20 章接判
- **第 162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皮亚杰》——第 26 章接判；第 27 章接判
- **第 164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蒙台梭利》——第 25 章接判
- **第 166 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全书第二把刀、九宫与三级台阶的来源；曾国藩、华罗庚两条判语为第 7、17、18、22 章的比照
- **第 170 号**《葡萄讲杜威的教育哲学》——第 24 章接判（机器＝「合拢」）
- **第 176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苏霍姆林斯基》——第 30 章判词、判语、收窄句全部照录，一律以第 176 号的裁定为准
- **第 180 号**《高鹏讲杜威：普通人都能懂》——第 24 章引「回写」与「并账」
- **第 221 号**《邬燕琴讲陶行知：普通人都能懂》——第 9 章接判；第 13 章引陶行知见甘地一条
- **第 233 号**《陈晓艳讲孔子的教育智慧》——第 1 章接口述「无张力的幸福」与书页副题
- **第 235 号**《教人动手的书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杜威》——第 24 章接判
- **第 246 号**《教人超脱的守门人——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蔡元培》——第 8 章接判
- **第 247 号**《张琼讲卢梭的自由与枷锁：普通人都能读懂》——第 20 章接判
- **第 248 号**《普通人都能读懂的桑代克》——第 28 章接判（该判词在该书里注明由执笔者所拟，尚未经作者口述确认）

- **第 249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雅斯贝尔斯》——导论第八节：已有整卷，本书不再重写
- **第 250 号**《普通人都能读懂的华生》——第 28 章照录王德生口述总纲一与「1 到 1」的裁定
- **第 251 号**《教人别靠字的人——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裴斯泰洛齐》——第 21 章接判

附 录

附录一　三十道缝总表

一行一位。「理论站在」是他写下的教法落在九宫格的哪一处，括号里是本书给的中心名；「人生另活」是他本人真正靠的那几处；「主字」只记他把学习想成哪一个字。判语取短版，全版见各章第五节。

章	人	文明	理论站在（落点·中心名）	人生另活	缝隙位置	主字	判语短版
1	孔子	中华	S1 规范维·分布（分布中心；另记自我界的场中心）	对比、变化	格内 S1	挖	教各安其位，靠一路比、一路变
2	孟子	中华	E1 三界·自我界（自我界中心）	现实界、理念界	格内 E1	挖	教往心里挖，靠换地方、跟人争
3	荀子	中华	E1 三界·现实界（绳墨中心）	理念界、自我界	格内 E1	装	教的是矫，靠的是吵

章	人	文明	理论站在（落点·中心名）	人生另活	缝隙位置	主字	判语短版
4	庄子	中华	E1 三界·自我界（自我界中心，以「忘」为路）	理念界、现实界	格内 E1	挖	教忘言，靠有人可言
5	朱熹	中华	九宫之外·显露光谱·秩序态（贯通中心）	介生态、混沌态	九宫之外	挖	教按次序读透，靠到死还在改
6	王阳明	中华	E1 三界·自我界（自我界中心）	现实界、理念界	格内 E1	挖	教道理都在心里，靠被心外的东西逼到墙角
7	颜元	中华	E1 三界·现实界（手上中心）	理念界、自我界	格内 E1	装	教用手学，靠守礼守到病倒又回书里对出错
8	蔡元培	中华	S3 价值维·美（美中心）	善、真	格内 S3	挖	教超脱，靠守门
9	陶行知	中华	E1 三界·现实界（下田中心）	理念界、自我界	格内 E1	长	教先做后知，靠先读透再倒过来

章	人	文明	理论站在（落点·中心名）	人生另活	缝隙位置	主字	判语短版
10	耶若婆佉	印度	E1 三界·自我界（真我中心）	理念界、现实界	格内 E1	挖	教向内认，靠向外辩
11	佛陀	印度	D3 优化约束·误差（误差中心）	冗余、损耗	格内 D3	长	教琴弦不松不紧，靠两头都拧到过尽头
12	泰戈尔	印度	S3 价值维·美（美中心，初判）	善、真	格内 S3	长	教树下的歌，靠河上的账
13	甘地	印度	E1 三界·现实界（手艺中心）	E2 符号、E1 理念界	跨格 E1→E2	挖	教纺车，靠一支比纺车先到的笔
14	克里希那穆提	印度	E1 三界·自我界（自我界中心）	理念界、现实界	格内 E1	挖	教不跟随，靠跟随过、再挣开
15	苏格拉底	西方	E1 三界·自我界（自我界中心；诘问手段在理念界）	现实界、理念界	格内 E1	挖	教向里问，靠在街上问

章	人	文明	理论站在（落点·中心名）	人生另活	缝隙位置	主字	判语短版
16	柏拉图	西方	E1 三界·理念界（洞外之光中心）	现实界、自我界	格内 E1	挖	教出洞，靠回洞
17	亚里士多德	西方	D2 路径组织·动手与迭代（做熟中心）	猜想、评估·反馈·修正	格内 D2	挖	教做熟，靠拆开
18	夸美纽斯	西方	九宫之外·显露光谱·秩序态（时令中心，初判）	混沌态、介生态	九宫之外	装	教按时令下种，靠在灰烬里重新下种
19	洛克	西方	九宫之外·123 原理前两拍（形状改变中心）	回写	九宫之外	装	教盖章，靠改稿
20	卢梭	西方	D1 意义目标·自由（自由中心）	幸福、创造	格内 D1	挖	教放开手，靠守着一张书桌熬二十年

章	人	文明	理论站在（落点·中心名）	人生另活	缝隙位置	主字	判语短版
21	裴斯泰洛齐	西方	E1 三界·现实界（现实界中心）	E2 符号、E3 势能	跨格 E1→E2	挖	教别靠字，靠一本小说
22	赫尔巴特	西方	D2 路径组织·执行（次序中心）	评估·反馈·修正、猜想	格内 D2	装	教一节课走四步，靠两个月对一次账
23	福禄贝尔	西方	九宫之外·显露光谱·秩序态（花园中心）	混沌态、介生态	九宫之外	挖	教花园，靠森林
24	杜威	西方	D2·动手，兼 E1 现实界（动手中心）	E1 理念界、E2 符号与逻辑	跨格 D2→E1、E2	长	教从做中学，靠从读中想、从写中成
25	蒙台梭利	西方	E1 三界·自我界（自我界中心）	现实界、理念界	格内 E1	挖	教自我界的忍耐，靠另两界的韧性
26	皮亚杰	西方	D2 路径组织（楼梯中心）	E 特征纠缠、D2 升维	跨格 D2→E	长	教爬楼梯，靠被托上楼

章	人	文明	理论站在（落点·中心名）	人生另活	缝隙位置	主字	判语短版
27	维果茨基	西方	九宫之外·123原理前两拍（扶手中心）	回写	九宫之外	装	教扶，靠顶
28	斯金纳	西方	D2 路径组织·反馈（回音中心）	猜想、升维	格内 D2	装	教每步一粒豆，靠豆子断了的时候
29	弗莱雷	西方	九宫之外·三号位（对话中心，理论站二号位）	一号位、三号位	九宫之外	长	教一圈人，靠一本书
30	苏霍姆林斯基	西方	S3 价值维·美（美中心）	真	格内 S3	挖	教蓝天下的美，靠胸口那块弹片

读表三句。

一，缝隙位置：格内二十位，跨格四位（甘地、裴斯泰洛齐、杜威、皮亚杰），落在九宫之外六位（朱熹、夸美纽斯、洛克、福禄贝尔、维果茨基、弗莱雷）。三十位里一位也没有「找不到缝」，所以导论第九节第二条作废条件没有触发，总判词仍写「他们」。

二，缝最常落在哪一维：E 十三位，九宫之外六位，D2 五位，S3 三位，S1、D1、D3 各一位。E 近乎占到一半。第 166 号留下的第一条悬推论——缝是不是最常落在 E——在教育家这一行成立。

三，主字：挖十七、装七、长六。这一栏是统稿时按裁平过的规则重打的，改动了三位（颜元、维果茨基由「长」改「装」，甘地由「长」改「挖」）；缝隙位置与缝落在哪一维两栏一位未动，因为落点由第五节定位卡定，不由主字定。

四，中心名：三十个里有二十一个是执笔所立或初判，列在附录四交裁。第 18 章原拟「秩序态中心」与第 162 号皮亚杰卷悬着的同名中心重名，统稿时改为「时令中心」（接他「按时令下种」的画面），登在附录四。

附录二　台阶勾表与预言结算

一、三十行勾表

√＝写进他的教法、有设计、传得下去；〇＝只在他本人人生里有，没写进教法；✗＝两头都没有。按导论第六节，只凭他本人的著作和办学记录打勾。「初判」「打折」不另立一档，注在后面。

章	人	自我	现实	理念	初判与打折
1	孔子	✓	〇	〇	理念初判，反证「当仁，不让于师」；他的礼是顺从和适应，故现实〇
2	孟子	✓	〇	〇	两格均初判；「天将降大任」「尽信书」若算教法可升✓
3	荀子	✓	✓	〇	现实初判；「居必择乡」替学生挡掉了粗糙现实
4	庄子	✓	✓	〇	现实初判：碰物有，碰人教的是避
5	朱熹	✓	〇	〇	现实初判，弱在「格物」太宽；「生疑」离✓最近，但疑是为了消疑
6	王阳明	✓	〇	〇	现实由✓降〇（统稿裁平）：「事上磨」摆进来的不是难，是对已遇上的难的用法，与第 5 章洒扫应对同形；降〇后与第 166 号、定位卡一致
7	颜元	✓	✓	〇	理念初判：漳南书院只办三个月上下，课程记录不全
8	蔡元培	✓	✓	✓	理念初判：兼容并包把会回话、有权说「你错了」的另一派请进同一所学校，两派刊物当面互驳由学校出经费与房子（过裁平规则 c）；弱在没设进美育与中小学
9	陶行知	✓	✓	〇	理念初判；反证「解放嘴」、学生可改先生。若算✓，预言二〇数回落一位
10	耶若婆佉	✓	〇	〇	现实由✓降〇（统稿裁平）：所据是古鲁传统的日常，不是他本人学说，而他的学说把它判在学问之外；三格均初判（无著作、无办学）

章	人	自我	现实	理念	初判与打折
11	佛陀	✓	✓	○	理念由✓降○（统稿裁平）：迦罗摩经、四大教法设的是一把尺与一套比对程序，尺和经律不会回话、不可能被学生驳倒，属「要检验」一类
12	泰戈尔	✓	✓	○	现实初判并打折；理念初判
13	甘地	✓	✓	○	理念初判，弱在各地基础学校未查全
14	克里希那穆提	✓	✓	○	现实打折：只作照见自己的镜子；两格均初判
15	苏格拉底	✓	○	✓	三格均初判：无著作、无办学，凭柏拉图早期对话与色诺芬所记他本人怎样教打勾（裁平规则 a 准用）；理念折重：剂量无设计，双方不对等
16	柏拉图	✓	✓	✓	现实✓最易改判；理念折重：只给少数人、只在三十岁后、终点先定不许争
17	亚里士多德	✓	✓	✓	理念初判：论辩训练只给成年学生，对孩子是先习惯、后道理
18	夸美纽斯	✓	○	○	现实○按裁平规则 b：摆的是画好、排好次序的物与同步升级的同龄人，难的来源就不是学生控制不了的
19	洛克	✓	○	○	现实由✓降○（统稿裁平）：剂量由家庭教师「能承受多少放多少」，随时可收，并有意挡掉同龄人推挤；与第 25 章同一口径
20	卢梭	✓	✓	○	自我✓与第 155 号口述三「没有对张力的忍耐」相抵；碰到的人多是导师布置的戏
21	裴斯泰洛齐	✓	✓	○	理念初判，弱在伊弗东是否设过学生辩驳未查全
22	赫尔巴特	✓	○	○	现实初判，弱在两种「兴趣」里有碰人之意
23	福禄贝尔	✓	✓	○	现实✓按裁平规则 b 站住：天气与会死掉的苗谁也撤不回；碰人那一半被歌与规矩化开，是打折。理念初判，晚年训练女教师的做法未查全
24	杜威	✓	✓	○	理念○按裁平规则 c：想法的对手是事实，不是一个会回话、有权说「你错了」的人
25	蒙台梭利	✓	○	○	现实已不再是初判：难的来源真，落下来的那一下被收走（每样一份、冲突被领开）；第 19 章按同尺已降○

章	人	自我	现实	理念	初判与打折
26	皮亚杰	✓	✓	✓	理念✓过裁平规则 c：同伴会回话、有权说你错了，「可是另一个小朋友说……」逼孩子守或改，写进他谈教育的文字并被课堂照学；折很重：楼顶不许争，研究桌是一对一的
27	维果茨基	✓	✓	○	理念初判，最强反向证据是 1931 年「反省是从争论里生出来的」；在他那里争论只是内化之例，不够裁平规则 c
28	斯金纳	✓	○	○	自我✓标初判：一半证据出自《瓦尔登湖第二》——小说是他本人著作，裁平规则 a 准用，但写的是设想的社区，不是办过的学校
29	弗莱雷	✓	✓	✓	理念✓过裁平规则 c：学员可以驳协调人，协调人跟着改，写进文化圈的做法；折在终点「批判的意识」先定
30	苏霍姆林斯基	✓	✓	○	现实有打折；理念初判，弱在高年级文学课、讨论课未查全

合计：自我界 ✓ 三十、○ 零、✗ 零；现实界 ✓ 十九、○ 十一、✗ 零；理念界 ✓ 六、○ 二十四、✗ 零。

这张表是统稿时按裁平过的规则（见　统稿裁平规则表规则二）重打一遍的结果，改动四位五格：第 6 章王阳明、第 10 章耶若婆佉、第 19 章洛克的现实界由 ✓ 降 ○，第 11 章佛陀的理念界由 ✓ 降 ○。重打前的合计是现实界 ✓ 二十二、○ 八，理念界 ✓ 七、○ 二十三。自我界三十格一格未动，第四栏那条判负照留。

二、两个预言的原文（照抄导论第七节，不得改一字）

预言一（装、挖、长）。 三十位教育家的学说主体，读作「挖」的人数，多于读作「装」和读作「长」的人数之和；而且中华与印度十四位里「挖」所占的比例，高于西方十六位。

判负条件：读作「挖」的不超过十五位；或者东方的比例不高于西方。

预言二（台阶）。 台阶三问里，理念界那一级打 √ 的人最少，不超过十位；而且「理念界台阶在他本人身上有、没写进教法」（〇）的人，不少于八位。

判负条件：理念界打 √ 的人数多于自我界或现实界；或者打 〇 的少于八位。

三、结算

预言一：成立，重判后多四位。 主字读数（按统稿裁平后的登记）：挖十七（第 1、2、4、5、6、8、10、13、14、15、16、17、20、21、23、25、30 章），装七（第 3、7、18、19、22、27、28 章），长六（第 9、11、12、24、26、29 章）。十七大于十三，差四位；判负线是「不超过十五位」，本书落在十七位，比判负线高两位。分文明看：东方十四位里「挖」九位，约百分之六十四；西方十六位里「挖」八位，整整百分之五十；东方的比例高于西方，第二句也成立。

原预言一字未改（上一栏照抄着），改的是量具。 重判前的读数是挖十六、装五、长九，十六比十四，离判负线只高一位；东方约百分之五十七对西方百分之五十，差七个百分点，当时本书写明「再多一章把主字读成长，它就翻了」。统稿裁平（见　统稿裁平规则表规则一）把「回写」定为登「长」的必要条件，又定下「判主字只看学说主体，不看他看见过什么」，于是第 7 章颜元、第 27 章维果茨基由「长」改「装」，第 13 章甘地由「长」改「挖」，读数变成十七比十三。三条改动里，真正动了这条预言的只有甘地一位：挖加一、另一边减一，差距多两位，东方占比也是他一个人顶上去的；颜元与维果茨基是在「装」与「长」之间挪，预言一比的是「挖」对「装加长」，挪了也还是同一个数。所以这一条现在成

立得比原先结实，但**它的强度要连着量具一起读**：三条改动是先立规则、后看读数的，可规则是本书自己立的，而立规则的人已经读完了三十章。换一把尺，这个读数就会换一个样子，本书只给出了一把尺。不随尺子动的那个读数在附录一和第31章第四节：收回处三十比零，挖二十三、装七、长零，裁平前后一位没动。

预言二：成立，重判后更强。 理念界 √ 六位（第8、15、16、17、26、29章），不超过十位，而且是三格里最少的一格（自我三十、现实十九）；〇 二十四位，远超八位。判负的两个条件一个也没触发。重判前是 √ 七位、〇 二十三位，裁平把理念界√的门槛写成「要有争一场、争输了要改自己的安排」以后，第11章佛陀那一格降为〇，这条预言离判负更远了。

这一格是三十位教育家一致缺掉的那一级：他们几乎都在理念界里被争出来、被驳出来、被逼着改过自己，却几乎都没有把「跟一个道理、一位权威、一个对手认真争一场」按剂量设进教法。要补一句自查：一个越量越稳的预言，更该被读成尺子的形状，不是世界的形状（见下一段）。

可错性自查。 预言二的 √ 六位仍全部注着初判或打折。若裁定其中若干格再降为 〇（最可能的是第15章；其次是第16、17章只给成年人或少数人的论辩训练，第26、29章「终点不许争」），√ 数会掉到两三位，预言二只会更成立——重判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一位（佛陀）。这说明预言二偏安全：它写死的是一个本来就不容易翻的方向。照导论第七节的话，一个稳赢的预言是坏预言，这一条照实记下。

反过来也要写明预言一现在最薄的地方在哪里，供复核者下手。它薄在一个人身上：第13章甘地。若裁定甘地的主字仍按原稿读「长」（他的基础教育确实把知识安排在手艺里长出来），挖立刻回落到十六，差距回到两位，离「不超过十五位」那条判负线只高一位——预言一又回到窄胜。更要紧的是，若再有任何一位现在读「挖」的人被裁定改读「长」或「装」（最可能被动的是第21章裴斯泰洛齐和第30章苏霍姆林斯基，两位的越出处都已写明很近「长」），挖就落到十五，**预言一的第一句当场判负**。至于第9章陶行知、第12章泰戈尔的「回写」是否成立（两条分别是「学生改先生」与「老师也在长、学校也在长」，都比第24、29

章的回写弱），以及第 7 章颜元、第 27 章维果茨基的「回写」是否该算（「手回到书里对一次账」、「工具改造使用者」都有人这样读），改动的只是「装」与「长」之间的分配，对预言一一位也不动，只动第 31 章第四节那条古今读数。所以预言一真正悬着的是两件事：「回写算不算」这条判据，和甘地那一位。

附带结算第 166 号三条悬推论。（三条都不随重判变动：落点由各章第五节定位卡定，不由主字与台阶定。）一，缝最常落在 E：成立（三十位里十三位）。二，「美」是不是仍然没有人占：判负。理论栏填上了三位（蔡元培、泰戈尔、苏霍姆林斯基），人生栏也填上了一位（泰戈尔的两千多首歌、两千多幅画）。但要补一句分别：蔡元培、苏霍姆林斯基的人生栏仍然不是美，所以同在 S3 格内，缝的形状并不相同。三，格内与跨格哪一种对追随者伤害更大：二十位格内、四位跨格、六位落在九宫之外，跨格样本太少，不足以结算，留着。

四、自我界的一条判负

三十位里自我界全部打 √，没有一个 ○，也没有一个 ✗；统稿按裁平过的规则重打一遍，这一格仍是三十比零，一格未动。一把尺如果在某一格上对三十个完全不同的人给出完全相同的答案，它在那一格上就没有在量东西。本书照实判这一条为自我判负：**「自我界台阶」这一问，在本书的打勾标准下判得太松。**

松在只问「有没有」，不问是哪一种难、放了多少剂量、谁给的。孔子的「克己」、荀子的「矫」、蒙台梭利的「错误控制」、斯金纳的「各按步速」、卢梭的「冷水赤脚」、苏霍姆林斯基的「自己的忧伤」，被同一个 √ 收进同一格，可它们根本不是一回事：有的难是自己挑的，有的是别人换着花样递来的；有的旁边有人托着，有的没有。「按剂量」四个字，在这一问里没有变成可勾可不勾的标准。

这条判负不改各章的 √，只记在这里，并给一个修法：自我界一问要拆成两问——「难是谁挑的」和「旁边有没有人托着」。拆开以后，这一格大概才会出现 ○。

五、给下一批教育家的选人建议

一，补「理念界 √」的样本。 全书只有六位，且全部注着初判或打折。要找真正把「跟老师争一场、输了老师改」设进教法的人：马卡连柯（集体会议与当众评议）、布鲁纳（发现学习里的反例）、尼尔（夏山的校务会议，学生与校长一人一票）、墨子（辩的训练；中华这一行目前一位也没有）、昆体良（论辩术的剂量设计）。

二，补九宫格的空格。 三十位里 S1 只有孔子一位，S2 完全空着，D1 只有卢梭一位，D3 只有佛陀一位，E2、E3 没有一位以它为主缝。可补：晏阳初（E3 势能，平民教育的动员）、叶圣陶（E2 符号，语言文字的教法）、阿罗频多（D1）、维韦卡南达（S2）。

三，补文明里的薄处。 印度五位里二十世纪三位都是办学者，缺一位做教法研究的；中华九位缺一位近现代做课程与教材的（叶圣陶、晏阳初、梁漱溟是现成候补）。伊斯兰世界、非洲、拉美（弗莱雷之外）本书完全没有，这是选样最大的一处偏差（见附录五第三栏）。

四，补女性教育家。 三十位里只有蒙台梭利一位。候补：皮博迪、帕克赫斯特、张雪门一路的同辈女教育者、印度的潘迪塔·拉玛拜。

附录三　判语速查卡：按你手里的难题查

导读承诺过这份索引。每条给章号和一句能带走的判语；翻到那几章的第九、第十节，就有补法。

孩子什么都要大人安排，自己不动手。　第 25 章蒙台梭利、第 20 章卢梭、第 23 章福禄贝尔。——「她教的是自我界的忍耐，她靠的是现实界和理念界的韧性。」「自由不是把手拿开就会长出来的，它要有人护着一道护栏，还要有一张能坐下来熬、坐下来争的桌子。」

孩子会背不会用。　第 7 章颜元、第 24 章杜威、第 9 章陶行知。——「从书到手，是一半的『习』；从手回到书里对一次账，才是另一半。」

孩子很乖，不敢跟人争。　第 15 章苏格拉底、第 29 章弗莱雷、第 1 章孔子（反面读）。——「追问要把人问长，得有一座城在旁边接住被问倒的人。」「位子不是路的起点，是路走稳了以后的样子。」

你是老师，班上几十个孩子进度不一。　第 18 章夸美纽斯、第 22 章赫尔巴特、第 27 章维果茨基。——「次序的用处，不在让人不掉队，在让掉了队的人找得到重新进来的地方。」「扶一把之后，还要留一回让孩子顶一把。」

孩子沉迷打卡、积分和奖励，断一天就不干了。　第 28 章斯金纳、第 17 章亚里士多德。——「豆子能把一条走过的路喂熟，走不出一条没走过的路。」「做熟是路，拆开是路口。」

想让孩子有美感。　第 8 章蔡元培、第 12 章泰戈尔、第 30 章苏霍姆林斯基。——「美只在守住了的门里才普遍。」「美不是一片现成的林子，是一场排练。」

孩子在家很专注，一被批评就崩。　第 25 章蒙台梭利、第 11 章佛陀。——「专注是在自己挑的难里待住，忍耐是在别人给的难里待住；前一种能在屋子里练成，后一种只能在门口，一级一级地练。」

孩子只信老师、只信偶像，一句不同的话都听不进。 第 14 章克里希那穆提、第 16 章柏拉图。——「『不跟随』不是一个起点，是一个结果，它是在一段认真的跟随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挣开。」

孩子问「我是谁」「学这个有什么用」。 第 10 章耶若婆佉、第 4 章庄子。——「『我是谁』不是一口挖到底就见水的井，是一场要有人顶着问下去的对话。」「得鱼忘筌，说的是鱼到手以后；鱼到手以前，筌一样都不能少。」

孩子不肯吃一点苦，一难就走。 第 3 章荀子、第 19 章洛克、第 11 章佛陀。——「绳墨没有错，错在只许墨线弯木头，不许木头回过头来改墨线。」「中道不是两头之间的一个刻度，是两头都撞过墙的人手上的那点分寸。」

家里条件差、给不了孩子什么。 第 21 章裴斯泰洛齐、第 13 章甘地、第 29 章弗莱雷。——「一张次序表传得出去，托着它的那个人传不出去。」「对话要算数，得连终点也能被争。」

孩子刚经历家变、心里有伤。 第 30 章苏霍姆林斯基、第 11 章佛陀。——「先让孩子看见天，是止血；再陪孩子看着自己的伤往下走，是长骨头。两样都要，次序不能反。」

孩子说「我本来就不行」，或家长说「我家孩子还没到那个阶段」。 第 2 章孟子、第 26 章皮亚杰。——「端是苗，不是矿。」「一条规律，要先问它长在谁的地上；把地抹掉，规律就成了楼梯。」

孩子动手很行，说不清道理。 第 7 章颜元、第 24 章杜威。——「做完的那一下还不是经验，停下来写成字、再拿去给一个不同意的人看过，才算。」

你照着教案上课，越上越死。 第 22 章赫尔巴特、第 5 章朱熹。——「次序是从对账里长出来的；只把次序传下去、不把对账传下去，次序就会变成新的老套。」「读透一本书，不是读到它不能再改，是读到你能改它。」

附录四　与站上各卷的对账

四栏：接判、收窄、已裁（原「待裁」）、统稿裁平的裁定。逐章汇齐。

一、接判（照用原判，一字不改）

章	接哪一卷	照用的是什么
1	166、233	判语「他教的是各安其位，他靠的是一路比、一路变」；口述「无张力的幸福」与书页副题
4、5、11、12、13、14、18、20、22、23、25、27	47	各人前判照接，只加一层读法，不改判断
6	166	「他教的是道理都在心里，他靠的是被心外的东西一次次逼到墙角」
8	246	判语、主缝 S3、第二道缝 E1、收窄句「门里的锁换成了制度，门外的墙还是他的身子」
9	221	「他把关在笼里的鸟放回了天空，又在天空和课堂之间画了一个等号」
15	103	「前半段真的在张开岔口，后半段仍然是抵达」
16	138	「把发生错叫成了回忆」
17	19	「他看见了发生，却把它写成了『实现』」及四零件
19	148	学说判词「往白纸上盖章」
20	155、247	「把土整片揭掉」；「他看见孩子生来有无限选择的可能，便把可能叫成了自由」「连护栏一起拆了」
21	251	判语「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跨格 E1→E2；第二道缝 D2
24	170、180、235	「他看见学习是在路上长出来的，却让每一条路都回到同一个整体」；「回写」「并账」；「他教的是从做中学，他靠的是从读中想、从写中成」
25	164、166	判语一字不改；「两块地，没留第三块」与四个条件

章	接哪一卷	照用的是什么
26	162	判词原样照用，含 1975 年收窄
27	162	「只准从外往里」「两只手」
28	248、250	桑代克判词全句（含「他自己用尺子量一条线、量几十年，量出了人一直在长」）；华生口述总纲一与「1 到 1」裁定
30	176	判词两版、收窄句「他让孩子碰到了真，却把它写成了善」，全部照录不选

二、收窄（原句→新句，附理由）

章	原句 → 新句	理由
2	提纲初判 → 加「又一次次被推到对手面前」	「搬」一半靠传说（三迁、断织出《列女传》），补《孟子》可证的理念界一面，并与第 6 章「逼到墙角」区分
3	「圣人的模子」→「圣人的绳墨矫直」	取《劝学》「木受绳则直」的原画面
5	第 47 号前判 → 加一层：机器＝「一个理、一条路、一个终点」三样合在一起	传播中「到死还在改」被传成「一字不许改」
9	提纲初判 → 第二把刀判语新立：「他教的是先做后知，他靠的是先把老师的话读透，再把它倒过来」	据改名、倒句、译校杜威三条史实改进
11	「不走极端／两头都走到了尽头」→「琴弦不松不紧／两头都拧到过尽头」	同向收窄，取他本人的琴弦画面

章	原句 → 新句	理由
11	涅槃读作发生（第 47 号与《佛法的SDE解构导论》）→ 并存，另指出他说终点时措辞有「本来就在」的一面（《自说经》八·三）	不改判，只补一笔
12	导论第五节「这片地他写得很少」→「他写下了那片空气，没写下那份排练」	**导论不改**（统稿复核一次，仍不改），收窄只登记在第 12 章第五节与此处两个地方；并由本章把第 166 号「美仍空」判负
12	「大家庭」→「在河上算账、在台上跟人争」	判语须落在他本人做过的事上
13	「一支笔和一场场演说」→「一支比纺车先到的笔」	《印度自治》先写纺车、后见纺车，是全章最硬的一处
14	提纲初判 → 补「再亲手把它解散」一个动作	收窄不改向
15	「满城的人肯停下来跟他吵」→「一整座肯停下来跟他吵的城」	城是条件，不是人数
16	「看理念的光／被僭主撞回来」→「转过身走出洞去看那道光／一次次走回洞里被撞了回来」	用他自己的洞穴画面
17	「反复做成习惯／二十年跟老师较劲」→「把对的事反复做熟／把老师的话和泻湖边的墨鱼一样一样拆开来重看」	把「较劲」落实成两件可证的事

章	原句 → 新句	理由
18	站上无整卷 → 判语「他教的是按时令下种，他靠的是误了时令，又一次次在灰烬里重新下种」为执笔所立	接第 47 号四・3 学说前判
19	第 148 号无此句式 → 人生判语「他靠的是一张早被写满的纸，被他自己一改再改」为执笔所立	第 148 号另有「白纸／一棵一直在长的树」一句，同向，未引
20	第 247 号「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 加长为「守着一张书桌，一熬就是二十年」	补一处「在哪里等」
22	提纲初判（「在伯尔尼一户人家里对着三个不一样的男孩摸索」）→「三个男孩三道门，两个月对一次账」	收窄不改向
22	第 47 号把「新观念有序进入旧观念团」挂在「五段教学」名下 → 四步属赫尔巴特本人，五段属齐勒与赖因	只把名字对正，判断照接。**统稿已裁：名目照改**，四步归赫尔巴特、五段归齐勒与赖因，判断一字不动（正文第二、四、五节已写明），在此登记
23	提纲初判 →「他教的是花园，他靠的是森林」	收窄不改向
24	副题「芝加哥的实验学校，和一张写了七十年的书桌」→「一间只办了七年多的学校，一张写到九十二岁的书桌」	教育版方法要求避开「实验学校」；年数与导论第一节对齐

章	原句 → 新句	理由
26	执笔初判「他靠的是一个早早越级的自己」→「他靠的是一间标本室和几双大人的手，早早把他托到了大人的楼层」	第 162 号无此句式，新立人生判语，接「一道楼梯」画面，不改判词
27	「三十七年里的一场赛跑」→「他教的是扶，他靠的是顶」	1924 年大会、文学批评出身、潜台词入心理学三条硬证据；「赛跑」降为缝的来源之一
28	「一步一强化／一年什么都没强化出来的空白」→「每走一步都给一粒豆／豆子断了的时候」	收窄不改向
29	「十六年流亡里被世界读到」→「一本在十六年流亡里被远方读到的书」	收窄到「书」这一件物上
5	章题副题「他临终前几天还在改」→「他临终前三天还在改」	核查已确认：据门人蔡沈记载是去世前三天；定位卡同句一并改
1、27	照引第 47 号原文里的「关系」（「日用关系」「关系入方程的发生场」）→ 原文照引不改，首次出现处加一句「原文如此；本书术语作『纠缠』」	术语纪律「纠缠不写关系」与「接判不改原话」两条都要守，取加注的办法
18	中心名「秩序态中心」→「时令中心」	与第 162 号皮亚杰卷悬着的同名中心重名，改一个不重名的，接他「按时令下种」的画面；新名经 2026-10-03 定稿认可

章	原句 → 新句	理由
7、12、17	三处近似画面各改一处使之分开	第 7 章甘川由「背说明卡、当堂抽问」改为「照卡上的数字量」（与第 3 章照字帖临写分开）；第 12 章露营的差事由「去小卖部买炭和鸡蛋、回来报账」改为「去租船、问价、交押金、回来报账」（与导论第九节「去菜市场买一次菜」分开，同时更贴本章「河上的账」）；第 17 章由「连续打卡天数断了、数字归零」改为「群里那张榜上没有名字」（「连续天数断了、数字归零」留给第 28 章斯金纳一处用）
全书	三十章的「本章登记」行统一为八之二格式	本章登记：装挖长＝主字：X；收回处：Y；台阶＝自我＿、现实＿、理念＿；「初判」「打折」「越出处」「括注」一律移进第六节说明段，登记行里不出现第四档
30	第 176 号「他教的是蓝天下的美，靠的是胸口那块弹片」→ 按本书句式补一个「他」字	只补句式，不改判。**统稿已裁：取「在说明里写明补字」这一条**（不改回原句），第 30 章第五节已写明补的是哪一个字、为什么补，判语仍标初判、须与第 176 号最后的裁定对齐

三、已裁（2026 年 10 月 3 日定稿）

下面三组，本来各自挂着「待裁」。2026 年 10 月 3 日王德生令「回改重出」，这三组一并按写手的推荐项认可定稿。

条目照原样留在这里，一条不删，理由有三：一是日后要逐条复核，得看得见当初是怎么定的；二是这本书自己立过规矩——凡立一说，须写明它在哪里会错，认可不等于说它对；三是属于证据层面的「初判」仍按初判读，不因为这次定稿而变硬：证据弱的地方还是弱，该被推翻的时候照样推翻。

（一）中心名（二十一个，原为执笔所立或初判，已认可）： 1 分布中心、3 绳墨中心、5 贯通中心、7 手上中心、9 下田中心、10 真我中心、11 误差中心、13 手艺中心、16 洞外之光中心、17 做熟中心、18 时令中心（原拟「秩序态中心」，与第 162 号皮亚杰卷悬着的同名中心重名，统稿已改为不重名的「时令中心」，接「按时令下种」的画面；新名原为执笔所立，已认可）、19 形状改变中心、20 自由中心（教育版方法记第 155 号卢梭卷「没有立视角中心」，本书另立，已认

可）、21 现实界中心（第 251 号执笔推荐项，已认可）、22 次序中心、23 花园中心、24 动手中心（第 235 号未见此名）、26 楼梯中心（第 162 号「秩序态中心」仍悬，本章未用）、27 扶手中心、28 回音中心、29 对话中心。

（二）三十句本章新话（各章第七节末结算，均为执笔所立，已认可）： 1 位子不是路的起点，是路走稳了以后的样子。 2 端是苗，不是矿；苗的去向，一半写在地里，一半写在跟人争的那几句话里。 3 绳墨没有错，错在只许墨线弯木头，不许木头回过头来改墨线。 4 得鱼忘筌，说的是鱼到手以后；鱼到手以前，筌一样都不能少。 5 读透一本书，不是读到它不能再改，是读到你能改它。 6 良知不是一杆现成的秤，是一杆一边称、一边校的秤；校秤的砝码，都在门外。 7 从书到手，是一半的「习」；从手回到书里对一次账，才是另一半。 8 美只在守住了的门里才普遍；超脱是门里的事，守门是门口的事，门口的事也要有人学。 9 能把一句话倒过来的人，先得把它读到能倒的程度。 10 「我是谁」不是一口挖到底就见水的井，是一场要有人顶着问下去的对话，认出一次，长出一点。 11 中道不是两头之间的一个刻度，是两头都撞过墙的人手上的那点分寸。 12 美不是一片现成的林子，是一场排练。 13 一架纺车要转起来，先得有人把它写出来；要转得对，还得有人敢当面说它转错了。 14 「不跟随」不是一个起点，是一个结果，它是在一段认真的跟随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挣开。 15 追问要把人问长，得有一座城在旁边接住被问倒的人。接不住，追问就只剩下赢。 16 光可以先在洞外，路却只能在洞里走；真正的老师，是那个肯让洞里的事改掉自己那张图的人。 17 做熟是路，拆开是路口；只有路没有路口，走得越熟，离自己的字越远。好的习惯里，要预先留下几个拆开来重看的晚上。 18 次序的用处，不在让人不掉队，在让掉了队的人找得到重新进来的地方。 19 好习惯要趁早写，但要用铅笔写，留一道边，给孩子长大以后自己擦、自己改。 20 自由不是把手拿开就会长出来的，它要有人护着一道护栏，还要有一张能坐下来熬、坐下来争的桌子。 21 一张次序表传得出去，托着它的那个人传不出去；想让后一样也传下去，得把故事和改错一起写进方法。 22 次序是从对账里长出来的；只把次序传下去、不把对账传下去，次序就会变成新的老套。 23 一只球的意思，装不进球里；大人能做的，是给孩子留一片撞得出意思的空

地。　　24 做完的那一下还不是经验，停下来写成字、再拿去给一个不同意的人看过，才算；「做中学」的后半句，一直压在他的书桌上。　25 专注是在自己挑的难里待住，忍耐是在别人给的难里待住；前一种能在屋子里练成，后一种只能在门口，一级一级地练。　26 一条规律，要先问它长在谁的地上；把地抹掉，规律就成了楼梯。　27 扶一把之后，还要留一回让孩子顶一把；只准从外往里的扶，教出来的是会接，不是会长。　28 豆子能把一条走过的路喂熟，走不出一条没走过的路；新路，常常是在断了豆的日子里自己猜出来的。　29 对话要算数，得连终点也能被争；弗莱雷自己的终点，恰恰是被远方写回来的信改动的。　30 先让孩子看见天，是止血；再陪孩子看着自己的伤往下走，是长骨头。两样都要，次序不能反，也不能只做第一样。

（三）读法与口径（已一并认可）：

1. **装挖长的登记规则要全书统一。**【统稿已裁，立规则见　统稿裁平规则表规则一】取的是「第 7 章应登装」这一条：主字只看学说主体，不看他看见过什么，也不看收回处；登「长」须三问全过，其中「回写」是必要条件。据此第 7 章颜元、第 27 章维果茨基由「长」改「装」，第 13 章甘地由「长」改「挖」；第 3、5、6 章不动（见长登别的字是这条规则的正常结果）；第 17 章与第 24、26 章的主字之差，不在前判句式，在要学的那样东西是先定的（实现）还是在土里造出来的（经验、图式）。改动后的读数：挖十七、装七、长六。规则本身已认可。
2. **第 6 章现实界 √ 与定义的张力。**【统稿已裁】按规则二，√ 要的是这一级的难由教法摆进来、落下来的那一下不被收回；「事上磨」摆进来的不是难，是对已经遇上的难的用法，与第 5 章朱熹的洒扫应对同一形状，故降 〇，与第 166 号、定位卡一致。「事上磨」这一降已认可。

3. **理念界的打勾尺度**。【统稿已裁，见规则二第（c）条】尺子是两问：对手是不是一个会回话、而且有权说「你错了」的人（或一个学生不能随意处置的道理）；学生被驳倒以后，有没有一个地方要他改。第 26 章两问都过（√），第 24、27 章第一问就不过（〇）；按同一把尺，第 11 章佛陀由 √ 降 〇——他设进经律的是一把尺与一套比对程序，经律不会回话、不可能被学生驳倒。这条门槛与佛陀那一降已认可。
4. **第 15 章理念界 √**。【统稿已裁，见规则二第（a）条】准用，但须在说明里写明无著作无办学并标初判：记载的是他本人怎样教，可以据以打勾。第 10 章不同——记载的是古鲁传统的通行日常，而他的学说把它判在学问之外，不能据以打 √，故现实界由 √ 降 〇。这一分别已认可。
5. **第 18 章现实界 〇 与第 23 章现实界 √**。【统稿已裁，见规则二第（b）条】尺子是两小问：难的来源是不是学生控制不了的；难落下来的那一下，老师有没有让它真的落下。第 18 章第一问就不过（画好的物、同步升级的同龄人），〇；第 23 章过（天气与会死掉的苗谁也撤不回），√；第 19 章第二问不过（「能承受多少放多少」、有意挡掉同龄人推挤），由 √ 降 〇，与第 25 章同判。这两小问已认可。
6. **第 2 章第二道缝落 123 原理「回写」、第 6 章落「张力积累」**（第 166 号未单列），属新读法，非改判。
7. **第 1、27 章照引第 47 号原文带入「关系」一词**（「日用关系」「关系入方程的发生场」），与术语纪律「纠缠不写关系」字面相抵；因是前判原文照引，未改——已认可照引，并在两处首次出现时注明「原文如此；本书术语作『纠缠』」。
8. **第 8 章登记写法**：主字为「挖」且收回处也落在「挖」的章，写「收回处：挖」是否合规（第 8、10 章同此）。【统稿已裁】合规：主字与收回处是两问，同字说明他的收回正好回到自己学说的根上。全书同字的共十位（第 8、10、13、16、17、19、22、25、28、30 章）。这一读法已认可。

9. **第 28 章所接的第 248 号判词本身注为「执笔者所拟，待作者口述确认」**，定稿后须回对。第 28 章自我界 √ 的部分证据出自小说一事，【统稿已裁】：《瓦尔登湖第二》是他本人的著作，按规则二第（a）条准用，但已在第六节与附录二勾表里标「初判」，理由是它写的是设想的社区，不是办过的学校。
10. **第 5 章章题副题**【统稿已改】已回改为「三天」（核查已确认是去世前三天），第五节定位卡同句一并改。
11. **第 20 章刊出了第 247 号「原话存档、不刊出」的两段口述**（照第 247 号的口述登记）：已认可照刊——本书是导论，这两段是第 20 章的根，读者看不到它就看不懂那一章为什么那样判。
12. **第 12 章露营里「钱包去小卖部买炭、报账」与导论第九节「让孩子去菜市场买一次菜」画面相近。**【统稿已改】改第 12 章这一处（不改导论）：差事换成「去租一条船，问价、交押金、拿条子回来报账」，与买菜分开，也更贴本章「河上的账」。另两处近似画面同时改开：第 17 章的「连续天数归零」换成「榜上没有名字」（「连续天数断了」留给第 28 章），第 7 章的「背说明卡」换成「照卡上的数字量」（与第 3 章照字帖临写分开）。
13. **合论的三条并看提议**：第 7 章提议把王阳明格竹格出病、颜元守礼守出病两场病并看；第 13 章提议把甘地、陶行知、裴斯泰洛齐三处 E1→E2 的跨格并为一组；第 10 章提议把耶若婆佉与庄子并看。
14. **第 30 章顶住战的「同阵营」一位取马卡连柯**，他 1939 年已去世、未直接评苏霍姆林斯基，正文写明是其话被拿来压他；是否合「真实反驳者」要求。
15. **三十位的「美」格读数**（蔡元培、泰戈尔、苏霍姆林斯基三位理论站美），与第 166 号「美空着」的判负，请在第 31 章合论里一并裁。

四、统稿裁平的裁定（2026-10-02 立，2026-10-03 认可）

1. **两张裁平规则本身**（统稿裁平规则表）：规则一「主字只看学说主体、登长须有回写」，规则二三条补裁（a 凭本人著作与办学记录、b 围起来的现实两小问、c 理念界 √ 的两问门槛）。两张规则是执笔所立，三十章的登记现在全挂在它们身上，请先裁规则，再看读数。

2. **七位的重判结果（逐条已认可）**：第 7 章颜元主字　长→装；第 13 章甘地主字 长→挖；第 27 章维果茨基主字 长→装；第 6 章王阳明现实 √→〇；第 10 章耶若婆佉现实 √→〇；第 19 章洛克现实 √→〇；第 11 章佛陀理念 √→〇。七条各自的理由写在对应章第六节。

3. **「回写算不算」这一个判断，现在顶着预言一。** 挖十七比十三里，有三位是因为「他的学说没有回写」才从「长」挪走的。反方向也有两位可挪：第 9 章陶行知的回写是「学生改先生」，第 12 章泰戈尔的回写是「老师也在长、学校也在长」，两条都比第 24 章杜威（经验改造经验，原书明写）、第 29 章弗莱雷（实践改造世界）弱。若裁定这两位的回写不成立，挖升到十九；若反过来裁定颜元「手回到书里对一次账」、维果茨基「工具改造使用者」算回写，挖回落到十五，预言一就触线。2026-10-03 定稿认可的是规则一现在的写法（回写为登「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另立更细的判据**——这一条写手提不出可认可的推荐项，照本书的纪律登记为悬着的推论，并写进附录五第三栏第六条。说白了：这是全书最可能被推翻的一处，推翻它不需要新材料，只要有人把「回写」这个词定得比本书更细。真有人定出来、而且定得比这里硬，预言一当场重算，判负照写。

4. **自我界一问是否拆成两问**（剂量、托底），三十章的登记是否据此重打一遍。本版不拆（见第 31 章第七节与附录二第四栏），只登记这个缺口。

5. **第 18 章新中心名「时令中心」**（原拟「秩序态中心」与第 162 号重名）：已认可沿用「时令中心」；第 162 号皮亚杰卷那个同名的「秩序态中心」仍悬，由那一卷自行处置，本书不代它定。

附录五　失效户：本书的洞与核验状态

一、三条作废条件（照抄导论第九节）

> 第一，如果可靠史料显示，某位教育家的教法是在他关键的人生经历之前就已成形，而且他的成功主要靠的就是教法里写下的那一格，那么这一章的缝隙判定作废，要改判。
>
> 第二，如果三十位里有五位以上，找不到任何一道缝，也就是他教的和他靠的落在同一个视角上，那么全书的总判词要收窄，从「他们」改成「多数人」。
>
> 第三，本书主张「做补丁，不做复制品」：照着教育家的缝去补，比照着他的理论原样学，孩子在缺掉的那一级台阶上会走得更好。如果将来有人在写明范围、检出力和预先登记的条件下比较过，发现两种学法在缺掉的那一格上看不出差别，这一主张作废。在那之前，只能说「还没有发现差别」，不能说「已经证明没有差别」。

当前状态：第一条，三十章里没有一章触发（各章第三节都把教法成形的时间与关键经历的先后写明了，待复核者核对）。第二条，三十位里没有一位找不到缝，没有触发。第三条，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比较，所以这一主张现在只能说「还没有发现差别」。

二、转为「一般认为」「据记载」「相传」而未能查实的项（逐章登记）

正文里凡写「一般认为」「据记载」「相传」「一说」「诸说不一」的，都在这一栏。它们不是编的，也不是查实的。

章	未能核实的项
1	离鲁、返鲁年份（前 497／前 484）；叔梁纥去世时孔子的年岁（「后世多说是三岁」）

章	未能核实的项
2	生卒（前 372—前 289，另有数说）；周游列国的年岁与先后；「气质之性」说的归属（张载—二程—朱熹）
3	「孙卿」得名（避讳说与音近说并存）；汪中等人关于荀子传经的考证；罢祀的具体年份（只写「嘉靖年间」）
4	生卒（约前 369—前 286）；「南华真人」追号的年份（只写唐玄宗时）
5	读书法六条的辑录者（改「后人归成」）；同安任上与他一辈子重视小学之间的因果（正文弱化为「也许不无关系」）；疑《古文尚书》
6	平定宁王时营中讲学的细节（保留「相传」、删细节）；席书「往复数四」与王艮上坐辩难（只核到第二手年谱辑录）
7	「手格」释义的篇目（不写篇目）；「哀杀」只据二手转引；《家礼》与古礼不合的具体条目；改「习斋」的年份；方苞劝李塨回程朱；从祀孔庙年份（1919）；与武士比试的细节
8	征婚几条（只见报刊转述）；北大平民夜校的年份与规模（模糊为「五四前后」）；《国故》是否得到学校经费（查不到，已删）
9	广济退学后「自学英文一年」（删）；小先生宣誓词与「知识为公」（删，只留「即知即传」）；「借一座古庙」办山海工学团（删）；「每事问」与「自立歌」的篇名（改泛称）；教奶奶的那个孩子的年龄（泛化）
10	商羯罗生卒（八世纪前后）；女子在后来的吠陀学习中越来越少见；与毗舍波耶那翻脸（往世书晚出传说）
11	释迦族政体；乳糜供养者之名（各本记载不一）；「用自己的话去学」一句的读法（两解并写）。另：巴利经律各条均为转述，未逐条取在线原文
12	为学校变卖家产（细目不写）；诺贝尔奖金存入农业银行、利息贴补学校；梵行学园初期作息（只留简朴、早起、静坐）
13	扎基尔·侯赛因委员会报告对「自给」的具体措辞（原报告未读）；陶行知应甘地之请写英文小册子（出自第 221 号所据二手材料）
14	入学考试落榜的次数与年份；东方之星社成员规模；里希谷做法被借用的范围；「病态社会」一句的出处；1909 年被发现的月份（两说）
15	德尔斐神谕的年份；陪审团人数（五百零一人）；卫城美惠女神浮雕出自他手（「只能当传说听」）；学园成员被派去城邦立法一条只在核查记录里
16	伊索克拉底开校年份（前 392 前后）；「四艺」之名出自波爱修斯；学园不收学费
17	失怙年龄；耶格尔的首创地位（改「系统地提出」）；吕克昂校舍租用；达尔文致奥格尔信与伯明翰品格中心两条未取在线原文

章	未能核实的项
18	1604 年前后父母与两姐死于瘟疫；1622 年妻儿死于瘟疫；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最早采用班级授课的一处；沙罗什帕塔克学校成效有限
19	1685 年前后致克拉克夫人谈女儿教育那封信的日期与措辞
20	康德读《爱弥儿》误了散步（无一手出处）
21	福禄贝尔 1805 年首访伊弗东的时长（「两个星期上下」）；《醉人妻》的刊出年份与译者（只核到二手综述）
22	伯尔尼报告的总份数（原「二十四份」已删）与存世五份；五份报告的具体内容（照原文转述，未对原文）；《奥德赛》读了多久与「开头语法抠得太紧」一语的出处；斯托伊一路对齐勒的不满；凯洛夫课堂五环节与赫尔巴特学派一脉相承
23	1805 年首访伊弗东的时长（同第 21 章）；布兰肯堡制售恩物的起始年份与机构全名；中文「恩物」一词经日本借入；陈鹤琴、张雪门对恩物本身的具体批评（原「死守恩物」已删）
24	杜威答刘易斯一文的原刊篇名与年份（只写「早些年」，据赫钦斯 1937 年转引）；实验学校「八到十人一组」（未取在线原文）
25	克伯屈「相对隔开」「个人主义」两层批评（未对原书逐字，已改转述）；抽签研究的样本数（按通行介绍写「一百多个孩子」，未核表）
26	1972 年《人类发展》一文「十五到二十岁」与「木匠、技师」之例；布鲁纳「任何学科……任何孩子」一句（未对页码）；谈学生自治的文章（只核到题录）
27	阿什皮兹被流放、惯用苏格拉底式对话；结核病始于 1918 年前后；《思维与语言》最后一章病床口授。已删：托稿艾亨瓦尔德、1920 年住疗养院、堂兄带他读诗看戏、出版社因缺纸停办
28	威尔斯 1927 年文章「救巴甫洛夫不救萧伯纳」；六十年代初程序教学热潮的规模。已删：致大学老师信中「一个多月一个字也没写」、「作家讣告」、弗罗斯特回信的年份
29	进工业社会服务处的起年（1946／1947 两说）；「觉悟」一词他后来少用；几内亚比绍两万六千人成效与会葡语人口比例（比例不写数）；佩兰德雷对安吉科斯学员的回访结论；伯格书中点名的确切页码
30	死因与胸口弹片的直接联系（无医学记录）；负伤月份（1942 年 1 月／2 月）；区教育局长起年（1944／1945）；《给教师的建议》合订年份（1984／2001）；「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七字的最早出处（未查清）

两条通则。一，第 10、11、12、13、14、29 章的外文材料，正文都是据英译本或葡文、俄文二手资料转述，本书没有能力校梵文、巴利文、孟加拉文、古吉拉特语、葡文、俄文原本。二，各章对站上德麦国际各卷的引用都用 curl 对过书页或全文网页；对不上的（如第 25 章原稿替第 164 号编的一句话、第 26 章原稿替第 162 号编的一句引号句）已在核查中改掉。

三、本书自己指认的最弱处（六条）

一，自我界的勾表不区分人。 三十位全部打 √。这不是三十个人的共同优点，是尺子在这一格上判得太松（见附录二第四栏）。在修过之前，本书自我界那一列的信息量接近于零。

二，三十人的选样偏差。 西方十六位，中华九位，印度五位；伊斯兰世界、非洲、拉丁美洲（弗莱雷之外）一位也没有；女性只有蒙台梭利一位；二十位以上是男性、识字阶层、留下了著作的人。本书给的理由（今天全世界的学校大多从西方这条线上长出来）解释得了西方占多数，解释不了那三片大陆的空白。所以凡写「三种文明，同一把尺」，只能读作「本书量过的三种文明」。

三，「台阶」只凭著作与办学记录打勾，看不见课堂里实际发生的事。 这条纪律是为了不让后人的发挥混进来，代价是：一位教育家写下的和他课堂上做的，可能差得很远。孔子的教法里没有设争辩一级，可《论语》里学生顶他的场面不少；蒙台梭利的屋子里不设说理，可一位好的蒙氏老师天天在说理；斯金纳的教学机器不留争辩，可他本人的课堂据回忆极爱辩。本书量的是「写下来、传下去的那一份」，不是「课堂里真正发生的那一份」。缝正是从这两样之间来的——可这也意味着，本书所有的 ○ 都有可能只是「没写下来」，不是「没做过」。

四，判语是一句话，被判的是一辈子。 「他教的是 A，他靠的是 B」这个句式能把一道缝说清，也必然砍掉大量不服从这个句式的事实。每一张缝隙定位卡的保底一栏就是为这个设的：都写明了「在什么条件下他是对的」。读判语不读保底，就会把一次定位读成一次贬低。

五，三十章的量具是在写作过程中逐章长出来的，统稿时才裁平，而裁平改动了若干人的登记。 这一条是最后补上的，也许比前四条都重。

事情的实情是这样：三十章分十批写成，写第一批时还没有遇到「没有著作的人怎样打勾」，写到第 15 章苏格拉底才遇上；写前十四章时「装挖长」只登一个字，到第八批才改成「主字＋收回处」；「围起来的现实算不算一级台阶」是写到夸美纽斯、福禄贝尔、洛克、蒙台梭利四章时各自判了一次，四次判得并不一样；「理念界要争到什么程度」在第 8、11、15、16、17、24、26、27、29 章各自拿了一次主意。每一章单看都讲得通，三十章摆到一起，同一把尺在不同人身上松紧不一。统稿时把尺裁成一把（两张规则随稿存档），然后按新尺重打了三十遍。

改动了七位，八个格。 主字三位：第 7 章颜元由「长」改「装」，第 27 章维果茨基由「长」改「装」，第 13 章甘地由「长」改「挖」。台阶四位五格：第 6 章王阳明、第 10 章耶若婆佉、第 19 章洛克的现实界由 √ 降 〇，第 11 章佛陀的理念界由 √ 降 〇。读数因此从「挖十六、装五、长九」变成「挖十七、装七、长六」，从「现实 √22／〇8、理念 √7／〇23」变成「现实 √19／〇11、理念 √6／〇24」。

这件事本身说明三样。

第一，**本书两个预言的强度，有一部分是量具给的，不是三十个人给的。** 两条预言重判后都比重判前更强（预言一从多两位变成多四位，东西差从七个百分点变成十四个；预言二的理念 √ 从七位降到六位）。可裁平的规则是本书自己立的，而立规则的人已经读完了三十章——哪怕逐条都先答问句、后看读数，这个次序也只是程序上的清白，不是认识上的清白。所以凡引本书的读数，要连着那两张规则一起引；换一把尺，读数会换一个样子，而本书只给出了一把尺。真正不随尺子动的只有一个读数：收回处三十比零，裁平前后一位没动。

第二，**本书对三十位大师做的事，本书自己也做了一遍。** 全书的判词说：每一位教育家都在孩子身上看见了学习是长出来的，又都给这场「长」配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本书的量具恰恰是在三十章的具体土里一章一章长出来的，长出来以

后，统稿把它收成了一把「对三十个人都一样」的尺——这就是第 31 章第四节说的「光滑化」，地被抹掉，路被抹掉，只剩一把尺摆在最前面当起点。本书比三十位多做的，只有一件事：把这道减法写了下来，写明了是哪一天、改了哪七位。缝还在，只是有了位置。

第三，**量具该在动笔前写死，还是该在写的过程里长？**　本书的做法是两头都占，而两头都占是有代价的：先写死，容易把人按进不合身的格子；边写边长，容易让尺子迎着材料走。最老实的改法，是下一卷开工前就把这两张规则当作写死的条件，然后在三十位全新的人身上试一次——若在新的三十位身上也要再裁一次平，那就说明这把尺的问题不在松紧，在它想量的东西。

六，「回写」这个词，本书没有定到够细。　规则一把回写立成了登「长」的必要条件，三十位里有三位正是因为「学说里没有回写」才从「长」挪开的；可本书始终没有给「回写」一条能逐人打勾的判据。附录四第四组第 18 条算过一笔账：往一边裁，挖升到十九；往另一边裁，挖回落到十五——预言一当场触线。也就是说，全书读数最硬的那一条（收回处没有一位落在「长」）与最薄的那一条（预言一只高判负线两位），同挂在一个没定细的词上。本书把这一处原样交出来，不补一个看起来周全的定义：**补得上的是措辞，补不上的是证据**。

四、给复核者的路线

第一步，查三条作废条件。　挑任意一章，核他的教法成形的年份与关键人生经历的先后（第 1 章第三节、第 7 章居丧、第 20 章里昂教书、第 26 章十五岁被博物馆请去，是四个最值得核的点）。哪一章对不上，那一章的缝隙判定作废，照导论第九节改判。

第二步，重打台阶。　拿附录二的勾表，只看注着「初判」「打折」的二十多个格，每一个都写了反向证据。按导论第六节自己重打一遍：如果你打出来的理念界 √ 数超过自我界或现实界，预言二判负。

第三步，核第二栏那张表。 每一项都没有查实。能查实一项，就把那一句从「一般认为」改成有出处的陈述；查反了一项，就看它有没有撑着某一章的缝（撑着的只有两处：第 7 章「哀杀」只据二手转引，撑着自我界那一段；第 22 章伯尔尼报告的内容，撑着「两个月对一次账」这句判语）。

第四步，对账站上各卷。 附录四第一栏每一条都可以用 curl 取站上书页或 `text/` 全文网页逐字对。接判错了一个字，就是改判，要记在这里。

第五步，查撞车与重复。 三十章的日常场面、人名、句式都经过逐章避撞。原先列出的三处近似，统稿时已各改一处分开，复核者可核改后的样子：第 17 章的里程表由「连续打卡天数归零」改成「群里那张榜上没有名字」，「连续天数断了、数字归零」现在只在第 28 章出现一次；第 12 章露营的差事由「去小卖部买炭和鸡蛋、报账」改成「去租一条船、问价、交押金、报账」，与导论第九节的买菜分开；第 7 章甘川由「背说明卡、当堂抽问」改成「照卡上的数字一项项量」，与第 3 章照字帖临写分开。合成后仍要再通查一遍，看有没有新的近似。

第六步，做第三条作废条件要的那个比较。 这是本书最想要、也最做不到的一步：在写明范围、检出力、预先登记的条件下，比较「照缝去补」和「照理论原样学」，看孩子在缺掉的那一级台阶上有没有差别。在有人做出这个比较之前，本书第三条主张只是一个待检的主张，不是一条结论。